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四九册目次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 （元）陳高撰 附録一卷 清鈔本（四庫進呈本） 〇〇一
覆瓿集七卷 （明）朱同撰 附録一卷 明萬曆四十四年歙邑朱氏刻本 一六九
胡仲子集十卷 （明）胡翰撰 清初鈔本 二五三
白石山房逸稿二卷 （明）張丁撰 附録一卷 清初鈔本 三六四
趙攷古先生遺集六卷首一卷續集一卷 （明）趙撝謙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銘西堂刻四十年增刻本 三八九
草澤狂歌五卷 （明）王恭撰 清鈔本 四五七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

（元）陳高撰

附錄一卷

清鈔本（四庫進呈本）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陳高撰。高字子上、溫州平陽人。至正十四年進
士。授慶元路錄事。未三年、輒自免去。平陽陷、棄妻
子往來閩浙間、自號不繫舟漁者。至正十六年、浮
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庫庫特穆爾（原作擴廓帖木兒今改正）於
懷慶、密論江南虛實。庫庫特穆爾欲官之、會疾作
卒。蓋當國祚阽危、猶力謀匡復、明太祖稱王保保
眞男子。（卽庫庫特穆爾）如高者、事雖不就、其志亦不愧王
保保矣。不但詩之足傳也。明洪武初、蘇伯衡訪其
遺集、釐定成編、題曰子上存稿。此本題不繫舟漁
集、不知何人所改。文格頗雅潔、詩惟七言古體不
擅場、絕句亦不甚經意。其五言古體、源出陶潛、近
體律詩格從杜甫、面目稍別、而神思不遠、亦元季
之錚錚者矣。元又有嘉定僧祖柏、其詩亦名不繫
舟集、見顧嗣立元詩選集中、有題倪瓚芝秀圖詩、
蓋與高同時、然其詩不及高遠甚。今未見其本、以
集名相亂、附著其異於此、庶來者無疑焉。

陳子上存稿序

東甌陳君既沒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為四言為五言為七言為古為樂府為律為絕凡若干卷文為記為文為序為銘為贊為箴為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為釐為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家叙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

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于亂世臨患難生死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汚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未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聞無乎此予於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為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于理者蓋鮮矣自為舉子時其所作已為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于文章靳許可讀歎竟子上再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朝廷施諸典冊相與論薦之而子上以親老顧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上未二年度時不可

為輒自免去擅兵柄而強強州郡間者爭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為其用因流東西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脇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于懷慶尋以疾卒既卒而其文亦不能為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於天成其學已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

幸也至於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於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予之所以重有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鋟板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豈其不猶予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防稱子上之文上同還本下獵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而論可謂知言矣後何所庸

吾喙哉前翰林編修眉山蘇伯衡序

書子上先生存稿序

予任監察御史時因嗣居霽山林景熙先生藏修之地迺爲收拾所詩若干首所存文若干篇既鋟板以廣其傳矣尋陞按察副使使通歸省有鄉儒張君明復葉君元鼎各出所藏先生陳子上詩文告于予曰子刊行林霽山之集俾人得以覩誦不惟見林之錦心繡口吐露其忠肝義膽抑亦

知子之景行先哲能發潛德幽光也且吾邑之繼林者又有陳先生子上其忠貞猶介亦非尋常可及觀其爲文上同還本下獵諸子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蓋君秘書監丞揭公伯防稱之如此人皆以爲知言既而國史編修蘇公伯衡訪其詩文放失之外得若干卷題曰存稿特爲序而付其友謝復元蒐鋟梓未就存者反失終

竟厥事非予而誰予是時本未知先生詩
文之詳乃以事冗稍萌爲辭及閱其所序
近山軒燕集詩謂至正十二年四月八日
會於張思誠之軒時孔正夫呂敬中輿高
十人皆能文之士酒酣正夫曰茲集不可
無紀予是分韻賦詩十首所謂敬中者乃
予曾伯祖州判府君在任元行中書省照
磨也又閱其所識至至癸卯十二月二十

七日自郡城同至州南澗平陽失守倉卒
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間舟山徑泥塗中
崎嶇逃遁所謂銓即予曾祖母王安人之
父也由是而觀則知先生與予先世有通
之好存稿之所刊爲得而辭哉予是具紙
墨命學童一一錄出嘱眷兄徐君以敬會
友人陳君存謙張君思廣重加訂正次爲
卷帙予則捐俸命工鋟板印行將與海內

能詩文之君子共觀覽之庶俾先生之文
不泯沒于世若其族散失之稿倘有得者
收綴以爲別集則有望於將來也先生之
陳世爲平陽金舟鄉祖諱高字上其字也
棄家適世旅寓他鄉因自號不繫舟漁者
凡其出處行實則詳見于蘇揭諸公之序
茲云

皆

成化元年龍集乙酉冬十月吉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雲南按察使司副使同
邑後學呂洪書

不繫舟漁集卷之一

元慶元路錄事平湯陳高著

明　八世孫保宮一元較

四言古詩

采蘭

采蘭采蘭于彼江滸悠悠我思在彼山下
采蘭采蘭爰采其杞我之所思可以晤語
采蘭采蘭以葉以蘂以葉以蘂以贈君子

漢水贈別也

瞻彼漢水其流潺湲之子于邁言采其蘭
嚶々好鳥集於林間娟々美人可以晤言
我思美人在漢之水我心允臧威儀楚々
聿求厥德將子是與慎爾優游成爾譽處
南山有玉琢以爲瑤北山有梓規以爲輿
君子好修始終弗渝

樹風堂

宵貌而詞其人之形父母遺体宜以全生
鞠育拊復恩莫與京乾覆坤載莫可以名
相彼烏矣反哺而鳴夫何人斯而敢忘情
竭力振德惴弗勝戚溪萬鍾顧彼餘齡々
年歲弗與日邁月征辟樹欲靜風乃日停
人子之心曷其自寧美哉沈君獨惕競回
予祿將仕將以親榮以日老我靡志成歸
築我室耕我上膝菽水朝夕其樂則贏嗚

呼况君古人是徵養志爲大奚庸三牲我
願當古卑由以行

送徐勉之爲慈湖書院山長

北風蕭々冬日荒々之子振轡歲暮有行
子行何之于甬東鄉維甬東鄉慈溪湯々
有嚴先哲厥廟煌々往正其詞文教以昌
懿彼先哲其道允臧如星在漢耿々其明
尸而祝之千載有光伊世之昧小替偃々

乃多其岐而亡其羊孰法孰師以往其前
嗟嗟遺文湮鬱弗揚之子之往春秋薦饗
翩翩佩瑶來游來翔之子之往淑其儀良
蔚彼鳴鳳宜集高岡胡戢其羽而下于隅
維唐乃伸有弛必張弄爾令聞終優康莊
高也作詩其言匪狂式慰予懷予以送將

息菴爲孔魯茂先生賦

維山之河由由其室有美君爰息而逸子

其息伊何爲美實多以寢以興以居靡他
倏然之世匪避而逃時止則止聊以舒慹
昔游而驅今息我車昔往而迫今息我軀
我息我交我友日遠我息我心我慮斯遣
庸庶我生我息云營屢愚遂遂我息乃寧
澗有鳴泉棡有啼鳥我息而聽遠有脈擾
庭有嘉樹巖有停云我息而觀謝彼紛紜
坐則怡怡卧則熙熙如丸在匜如水不波
息而弗息中爲物役息焉而息息乃真得
人耄弗息我息是耄在古賢達或與同好
行者止蔭倦翼知還於茲息焉永久弗諼

不槃舟漁集卷一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二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儀官一元較

騷體詩

南有山思友生也

南有山高惟崖矣其上伊石不可以與兮念子之遠莫我愉兮南有水清惟流矣其津伊陸不可以舟兮念子之遠莫我傳兮

商風淒淒兮木病悴我行吳會曷其底居二三君子眷我寡類勉進厥修終始令譽

題蘭竹

懷美人兮南浦倚踈篁兮慧予佩嘉言兮同心期歲寒兮容與

思遠寄諸友生三首

水之廣兮不可以涉舟則可航兮我舟云楫伐木為楫兮孰與操我思我友兮心為切切

路之修兮不可以往車則可載兮我車云輿伐木為輿兮孰與駕我思我友兮不忘晨夜

翼于風兮寓往以飛鵠于湍兮寓群以隨我遠我友兮我友我思我思我友兮我友不知

蘭涓為易尚賢賦

爰有嘉卉所性貞兮乾剛坤柔中稟精兮綠葉蓁蓁叢而不蔓花翩花俱何金英粲兮擢其婉婉懷正色兮表淡有絕香可服兮媚于眈節守志俟命兮寒茲脈高不可連遠兮吁嗟人兮莫滿知兮說間棄正何疑兮避世不悶聖所題兮彼美君子其德可與比兮

題道原所作墨蘭蕙四首

有草維蘭兮在彼中阿上蔭幽篁兮白石峩峩雪霰交零兮歲冉冉其幾何百卉憔悴兮爲累孔多嗚呼保此貞節兮其心靡他

蘭之花兮有蕊其馨蘭之葉兮其色青青嗟蘭之生兮獨耿介而幽貞我思古人兮言擷其英有草維蕙兮生於林坳與荃爲類兮與蘭爲曹蕭艾離羣兮不復混淆其

敢自棄兮化而爲茅蕙之花兮叢而生藹蕙之葉兮可紉以佩擥芳菲兮勿使蕪穢題鴂鳴兮不遑有害我思靈修兮歲月其邁

不繫舟漁集卷之二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三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八世孫　　侯官一元較

五言古詩

寓興二首

入山采瓊瑤雲深白石堅瓊瑤不可采心中抱悄悄悄悄思美人青青見芳草芳草在空山美人隔長道

種花種蘭蕙取士取君子蕭艾不馨香小人混臧否如何此芳草零落在山林古人不可見悵悵傷我心

澗居四首

今歲厭羈旅歸來田里間棲遲涉春夏居幽心自閒遠市絶喧啾閉門謝衣冠云禁免塵外守拙非懷安晨興微雨霽課僕往西園嘉蔬摘翠葉時菓收朱丸何能謀生

[library seal]

理聊紆盤飡
近舍畝數田深耕藝黍稷日以茂青青滿
阡陌鋤耘去根蔓經營待秋穡農事果艱
辛勞生念衣食雖有服力勤或免饑寒迫
豐歲或可期優游度朝夕
暇日過南隣田父喜余至為余具酒漿坐
間雜老稚若言無敬饉但見園蔬味草率
見真情酬酢感深意白日忽已暮頹然覓

成醉所遇聊足懽何用計餘事
陶潛冲櫝士棄官樂田園於世百無營唯
愛滴酒樽來化知無運賊詩多達言我今
解簪綬歸來分所安荷鋤向荒徑種菊榮
已歎住居方去隴未日想衡門前修誰敢
企及以避時喧

出門

出门尋微徑獨行繞荒村荒村居人少草

居武畝間雜大隱深竹桑麻被長岡方春
農事興耕者日已繁鋤耘愧力弱詎知衣
食原入山虎狼怨涉海波濤翻徘徊異所
適俯瞻生永嘆抱拙守閒門里日日如流
凡今昔賢與哲懷懷不違安懷居豈余心
時乎復何言

掃室

日日掃居室既掃塵復生性癖尚愛淨去

塵心乃請居閒雖事少慮四豈無營弱子
在家孫幾時堪使令嗟吒嘆先崇周守恨
户庭非無四方志遭隅未休兵遂闈宮單
出从毀徐州城朱門與碧牖同有成榛荊
江淮及閩越託迹之所經人民苗五語余
不得無睹蘊違廬下棲遲聊慰情但當勤
洒掃讀書飽藜羹萬事委天運何必求榮
名

送竺上人歸很山

飛雲無定跡有時亦還山飄飄方外侶倦游終念安晨興振衣起登舟泝江湍適意且賜休及此歲未闌狼山近誰楚中有屋數間蕭坐古樹陰濯足滄波寒時臨白雲鳥永日共雲閒

戊戌新歲感懷二首

青青庭前柏晴日照顏色枝間巢衆禽朝去暮來息中有烏尾烏能生反哺雛歲新憶慈母獨立意躊躇

北風吹江樹舟舟江雲度隔江山嶺高雲行遏山去野鳥逐雲飛力盡不能隨新年憶親友極目望天涯

晚歸

西嶺日初沒遠樹生夕陰晚步草露濕獨歸松徑深入室載言笑稚子牽衣襟尊中

有酒聊可以酌復斟坐來窗牖白佳月出東林雲清寄聊詠適意忘華簪自得閒居理寧憂外患侵

雨中有懷李申伯楊彥祥二文友

雲室隱几卧覺來聞雨聲聞窗上痕濕井邊春草生旅窗惜芳草閒居抱雲情美人期不至誰與共持觴相思各南北如隔萬里城

客吳中述懷三首

歲暮旅懷深憂思怨宵永謀生計何拙悠悠去鄉井百歲無一成壯志欲灰冷寄形天地間爭舟度光景青年詎長留綠髮變俄頃感嘆起中夜危坐心耿耿雲窗寂無聲明月照孤影

疏竹冬生筍內花知其因而我為人子乃猶違其親親年逼衰暮問安聿晨昏當門

惟弱予耕稼敝力勤瘠土所入薄何以奉
甘珍負米愧前哲漂梗漸一身覓心奚所
托仰視南飛雲
弱質難任重晚學終寡得努力希前修駑
馬追騏迹羈旅既荒蕪衰老况侵迫為人
生世間所貴能有植倏爲同物腐豈不深
可惕剽摩賴友生庶幾成令德群居以游
談於我竟何益矢同君心志願言疑昕夕

山居

凝暉林下居抱病山中卧家貧酒屢空性
懶詩慵課翁聳隔樹嘹雲影當空過獨有
采樵人時來慰衰情

還居

遷居南城村由情憶所適室廬倒厓敝結
構自疇昔倒檜蕿周垣修竹蔭奇石消〻
井泉清瀉〻簷中白去郭二三里迴與囂

塵隔於茲戴寢與朝暮所迫讀書南窗
下奉食老親〻側祿塞感童稚者若待賓
容身河谷亦佳幾忘心已寂旋種園中蔬
春夜庶堪擷時危幸安處生理寧復識難
非曠達夫孰世邪自得

過俞嶺

劉山行已過俞嶺仍崎嶇木橋渡水滑石
徑臨洞危墜目惟膽悚俯首不敢窺道途

所担者相問各言度嗟乎亦何事跋涉無
已時去年此登涉今日復來茲行役豈無
傾倚門云乃心人生宇宙中勞逸雖所爲
既云有形累安能息驅馳

泊館頭步

朝發芳林鎮夜依館頭泊厭茲跋涉勞懷
哉田園樂生理苦艱難歸耕嘆遊遨貪宴
何足覓耳肯爲所托棲〻道路中素心負

郎歷行年三十餘齒牙半搖落良由筋骨
疲豈但質衰弱憂思耿不寐起視衆星白
群鷄鳴江臯已復戒行客

夜泊臨平山下有懷衍道原上人

泊舟臨平下夜出湖水白村墟警群犬風
林振伏翼游子多愁思僕夫倦行役開尊
欲日醉對酒不能食緬懷吳中游詎念飄
梗迹衍公與我諧交誼比金石別未逢相

望何以慰岑寂輶鶯東歸棹郎理西征旋

歲首自廣陵入高郵舟中作

北風吹湖水遠行當歲徂孤舟去同中相
依唯僕夫遂歸高郵城彷彿十里餘落日
去地遠飛鴈與雲俱悠〻思故鄉邈在天
南隅慈親倚门望我身猶道途羈旅豈足
恤但念骨肉踈何當脫行路歸卧山中廬

己丑歲元正二日發

昨日初献歲今晨高郵發飄蓬去鄙廓此
身真若浮晴日照野外好風順行舟〻人
為予祝新年去百憂自笑道路中奔走何
時休朝為去鄉客暮向誰楚游安居豈不
願況乃非人謀乾坤去終極江海成淹留
仰有睨黄鵠奮翅何遥〻

晚步

雨霽野色淨杖策步殘陽度橋尋遠徑沿

溪遶西庄朧麥微生秀籬菊見清香行吟
未復往寒露忽沾裳

近山軒燕集

至正十二年夏四月八日會於張思誠之
近山軒時君孔正夫方自吳回曾伯大陳
德華徐顯德全士名呂敬中盧文威鄭子
敬咸在而高亦與焉皆能文之士酒酣正
夫言曰茲集也不可以無紀乃命賦詩分

韻取陶淵明孟夏草木繞屋樹扶踈之句
凡為詩十首也嗚呼朋友會合而歡宴詠
歌亦古人之所重也然平居無事時而援
盃觴弄筆墨此特文人才士之常耳當茲
海内用武之日而吾與諸君居左邑下州
得以恬然安處相與飲酒賦詩為樂豈非
幸歟夫樂而不知其樂者衆人之情也樂
荒而不以文者荒于樂者也今也樂其樂

而不以文亦可謂不失其正也敘而錄之
所以不忘也
出軒迎青山層巒蔭高木茲晨天氣佳凉
雨破律縝鳴蟬度新聲叢蕙散餘馥几席
俱列陳籩豆進殽蔌故人吳中歸載酒喜
相屬微酣歌忘形起坐命棋局好樂初匪
荒笑語勝絲竹人生百年内光景猶轉轂
况當艱虞際歡會情無篤酒闌復何言長
歌茶芝曲

青楓嶺王貞婦祠

哉々青楓嶺其下溪流駛昔年王貞婦抱
節向茲妾婦本家赤城從夫誓終始國破
罹百憂因奴隸戍士何哉千夫將悦色思
亂已良人被殺戮稱延萬姑氏殘生雖無
依大義敢安毀一死誠不難執濤未有以
詭詞告軍將妾豈負君子苟妾能事夫事

君亦如此敢妾忍經除終當侍休弟單將
聞此言防虞稍為弛行々至斯地回顧行
且止悲風滿青山落日啼青兕矢誓身我
心青石鑿我指精誠動靈祇血染石為紫
躍入千仞淵魂飛魄沉水至今立祠廟鑄
斑著哀誄生懷貞淑姿死為節義鬼我來
拾遺跡淚下不能已因悲大夫子食祿昧
廉恥堂々衰班卿授城猶棄蹝視此豈復

愧生存孰如死嗚呼千載下風化賴綱紀

途中遇雨

出郭天始晴入郭雨仍洒農夫且怨咨況我行道者前途上修嶺四顧迷廣野登陟極煩倦遠思何能寫軀體父母遺非敢輕牛馬立身若木遂勞形亦天假豈無舊田廬隱居事耕稼垂釣清水濱讀書茂林下歲晚成斯願今茲未遑暇

感寓二首

慈烏在巢時相依子與母因風出巢去顧影獨千里千里何悠悠天高露如水烏飛還故知遊子悲別離

中原有高山檻泉出其隅涓涓入溪澗所性良已殊奔流無日夜去東趨尾閭逝水無回波少壯能幾時

遊馮公嶺

絕壁倚霄漢千峰勢如馳何年五丁士鑿石連天梯縈紆上不可攀躋登戴肩白石齧我足霜風吹我衣前途政迢遞我已筋已疲寒花道傍開遠鳥林間啼彷徨倚自歎少而日已愁得生退奔走因路胡爾為他年履坦道慎勿忘嶮巇

感興

自漢以來五言之作多矣其言善者大抵

皆直致無華飾之辭簡淡而意味深遠下是則雕鏤綺靡不出乎風雲月露花草禽魚之間而理趣蔑如也昔唐陳拾遺嘗作感遇詩詞格高而心妥朱子則病其淫于仙佛怪妄之說故夫子齋居感興之作乃一寓於理扶樹道教而辭之要妙特其餘耳殆未易于古今詩人律之也予容居無事讀書餘暇操觚染翰適意于詩得二十

五音亦命之日感與率皆托興成章鄙俚無文固不敢窺作者之藩籬而視朱夫子之扶樹道教者又何敢忘獨于陳古適今引物比類意在微勸不習于雕鏤而不淪于怪妄則庶幾其萬一焉或可以俟觀民風者之採擇云爾

混沌既分裂乾坤遂開陳九重不可測八紘渺無垠邃思天地先一氣應絪縕自從

開闢來不知幾千春朴太一以散智巧方紛紜至化日鑿蕩誰能反其淳我行遠斯世羲皇與爲鄰

兩儀辨清濁萬物紛迴互斡旋造化機豈不以理故無形爲有像彷彿隨所寓太極祇強名鑿說無巧固誰能窮其原逝與游立圖

茫茫上古初斯人若麋鹿野處食猩猩虎狼共馳逐皇天降神聖爲民去荼毒羲農與軒轅奮起相接足乘馬穿斧牛揉耒種嘉穀皮毛作衣裳巢穴變屋廬元功被萬世蚩蚩遂生育古來無聖人吾其久魚肉唐虞邈亦遠禹湯亦悠悠周轍一東狩王綱遂隳流春秋更五霸日日尋戈茅陵夷逮七國斯民豈無聊戰血滿溝塹星入雲霄裔君佐羸秦變法開田疇積強至六世

虎視吞諸侯宰割天下地群縣羅九州焚書任法律儒生咸虔劉漢皇起豐沛三尺誅氏嬰開基四百年烈烈壯鴻猷偉哉英明主不學遺遠謀一時繪狗徒替業非伊周道使皇王跡廢墜不復修此机一以失餘恨空千秋

孔孟起衰世棲遲走諸國一身辭邱墟斯文尋古册淵然洙泗流浩若江海澤伊人

一以遠異端用茲息詖氏猶有瑣篤奇言
勝揚墨之羊多岐徑周道長荊棘塞世醒
既深何以挽沉溺上帝司民歎而乃相淫
過天意而如痴諂〻誰與昆崙凡千仞
王母當中居縹緲三神山画宿飛仙徒禁
瓊以為根蟲虬以為輿壽命等天地出入
乘空虛此事古相傳不知真有無但傷世
迫沉百歲猶須臾之人果可見吾欲齊吾

車
有生必有死苦〻歸其根靈魄既入土何
所藏吾魂世愚不曉事妄說相循環人物
互變幻形散神猶存死生信如此有身乃
寅緣不用男女構軀體應自完茲理至昭
晰可與智者論
羲和鞭靈車去〻一何速昨見升扶桑俄
然入崦嵫光陰既如許人世誠局促胡為

有限身乃逐無涯欲夸父矜其能走遠不
知復至今西海上青〻鄧林木
策馬吳城西攬轡姑蘇台寒林噪鳥雀故
址叢蒿萊登高忽悽愴懷古思悠哉夫差
藉世烈起土殫民財曲木構華館離宮蔽
廣崖嬌娃醉越女歌舞還吳娃視樂方未
畢爭霸心已灰不須百歲後已見麋鹿來
興雖古有窮欲乃先摧覆車不自戒長從

後人哀
青山或可移白石尚可轉志士懷苦心九
死不願返首陽餓仁賢至今激貪懦
況楚纍千載悲忠蹇人生誰不死身沒名
常顯胡為草玄人更新世苟免
楚人慶醴酒穆生不復留申公眷恩德終
為楚市囚貴保身貴明哲知几諫莫尤後
來賢達士誰能繼前修

豪家列華第被金飯珠玉茅屋耕田夫衣
食常不足昀為羲皇民胡為異榮辱遠懷
雍熙世寧復有茲俗誰興閭井田吾思食
其肉
乾坤奠高卑設位終不易聖人定民志貴
賤有常式云胡世道衰習俗奸慝興台百
金聚賑賈八珍食賈生久不作誰為長太
息

縹緲浮圖宮儼若王者居列廷徒二三十
僮僕數百餘飽食被紈素安坐談空虛秋
來八租稅鞭朴耕田夫不恤終歲苦徵求
無錙銖野人不敢怒泣涕長欷歔
五侯住于華弱冠乃高舉承藉代閥功官
爵紆青紫五馬躍春華一麾守王土誅求
肆狼貪立威嚴箠楚斯民天所眷視之如
草履道官擢賢才茲事胡由來古君舜與

黃何嘗有門戶
邊城將家子十歲亦華冑腰懸金虎符萬
夫擁前後上馬來勝甲引纓猶脫肘日々
驅宮革指麾縱鷹狗生當太平世無復事
爭鬪夫家賜高爵膂力吾何有但問祖父
資不問能事否
客從北方來少年美容顏滿衣白玉帶駿
馬黃金鞍揺鞭揖豪右意氣郎山自云金

章冑註又皆朱襦不用識文字二十為高
官市々共咨嗟夫道紛驛覯何如窮巷士
埋首書卷間年々去射策臨老猶儒冠
步出城門道忽見犀馳車々中何所有文
貝光陸離炙娃戴後乘錦金燦裳衣間之
何如人云是宮滿閒者交嘆息清名復奚
為
水生隋侯山出和氏璧隋珠光照和氏辟

白璧人皆世以為寶連城售其直者寒不
可衣飢者不可食珠璧之所存莫夜尋戈
戟所以君子人其寶在乎德
為此更比為節依直道美女事新妝入宮
私妒以中心苟不美顏色有何好朝來枝
上花日暮萎芳哉慎頌容谷人自潔以終
老
大江日以東耀靈日以西在世關光景倏
不繫舟源矣　春　三　二十
忽流駒馳繁花向春開落葉逐秋飛榮枯
有常理人生猶若茲思夫昧遠識荒淫逐
耳疲訛者斷神仙不死今有誰何如安吾
分委而以從時
大夫重意氣不為兒女悲得喪非浮云戚
戚竟何為君看松與柏不負青不移槐柳
過霜露斷頓無光輝懷哉古之人永與今
世違。

東風二三月桃李滿花園及時得其所獨
愛陽和恩英英羅間菊開花當寒歲已云
雨露濡兼有風霜惡君子力為善窮達寧
復論紛紛說是非得直何足言
明明室中月浮雲能蔽之我心忽不樂清
夜有所思古人既云遠古道日已非後生
采爭華春世居誰歸戰風烈照至吹我裳
與衣恨無與歲葉遠遊淒風飛感傷復奮
不繫舟源矣　春　三　二十一
激沉吟以徘徊
悲風西北來樹木聲蕭蕭鐘蟬鳴四壁鴻
雁飛霄時光忽已易四序如更徭人生
無百年蟬鳴未須潤胡不崇明德早使勛
業照寶悲千載下身死名寂寥
喜聞友人來訪
感逝而荒郊容身如繫維良朋不我顧出
門何所之故人漢水上悠悠無懷思連來

忽有約風雨会從期終夜喜不昧天命起
披衣命僕掃齋室拂拭牀與帷臨河望舟
楫行道遠遠遠我有一樽酒〻味甘如飴
久藏待君至盡爵共君醲飲酒豈足貴眞
情意在茲

送錢思復二首

雨晴〻春正佳潮生日初上出郭送歸人江
皐咲蒲柴之子文章同儒識同羈歡三年

留海邦聲名動官長故鄉忽在念東書送
長往上官再三留終焉不可縶白雲繞孤
嶼晴煙連雁鳥東風花滿城好鳥鳴三兩
字去我獨居幽景負心賞見面方喜歡離
別苦多情人生聚散猶如雲根萍我送
渊海歸春〻長友生子音尚淹海今朝余
我白駒不可縶何以能含弁春江波濯〻
李花所貴在芳潔爾子勿擲棄歲晏保幽
貞

送陸有章分題得蔣山

蔣山如屏台積翠俯城郭古木秀松楮雲
鳥隱樓閣雨散飛素雲風靜語丹鶴遊人
日躋攀杖屨相徜徉洛陸郎吳中來雅志好
邱壑吟詩松間題攜酒石上酌我性亦愛
山方期結幽約弦爲送子去登陟慘不樂
遠別已傷懷直境況寥落佇立睇大江孤

舟入冥邈

江節婦詩三首

彼美江家婦早年喪其夫煢煢抱弱女上
堂奉舅姑舅姑深見憐詢婦意何如懷然
秉大義之死矢靡他託身事良人豈爲存
歿殊寧將如花顏甘隨秋草枯夫婦個風
化自古有孀居
采桃南山下桃實何離〻瑩夫未有子夫

死身何依旁人若相勸艱々甘言辞自排
失所天一身将事誰伶仃奚足恤但恐節
義虧白石尚可轉圭璧有瑕疵此心循松
柏歳晏終不移
烈女雲異志兹事今罕聞風俗日已降朝
露暮求媚寒々出谷中乃有如斯人二十
守孤幃白首良苦辛旌表未及門敢勞使
者勤嬬居寔有為風勵豈雲因我歌節婦

詩庶以敦彝倫

寒江分韻

冬雨昨夜霽落日江水寒天影浸澄碧霜
風動微瀾飛来白鷗浄點々下江汀更雲
無釣者獨立縦遐觀

觀稼

觀稼往西郊徐歩循畝澮離々實方堅或
或黄乃茂挙浪翻風動緑雲連野春藹穮
蓁亦尽除蝗蟲幸無害功雖人力成根由
甘雨大豐年在今兹已飽已堪頌

瓜園

園瓜有秋實引蔓亦已長曼長實自大甘
美以内藏可以解肆熱入口心清涼底言
奉玉食未許他人嘗

送朱雖敬奉使還京十首

南風吹海水白浪高如山張颿引大舸千

里瞬息間紛々南来使多從海上還早晩
至京邑復命趨朝班
桓々朱将軍丞相所掄擇才通千人俊勇
决百夫特徴兵来海東泛舟近燕非覩其
磊落懐終當献奇績
重臣居省臺銓衡権清選州郡富官僚将
帥崔踈遠君側措不留渇排廠軒冕麒麟
使可羈大寔畀羊大

將軍有双劍吐氣光如虹元是龍所化一
雌與一雄指揮走妖魅奮擊生秋風何時
同神武興國成殊功
盜賊起襄穎延蔓梗江淮徂伐六七載逭
逃猶未闲孰為豪傑士首義羅群材共成
中興業紀功于雲臺
昔在有虞氏修文格三苗孰知荷戈甲敵
愾咸請纓行師不負糧出没如風飄寄語

不繫舟漁集　卷二　二十六

山西將功高会自驕
吴郎甲天下誠郭何崇〻倉粟数百萬犒
戮能群山諸將未平賊朝廷已論功將軍
有保計何不覓封侯
眉鋒疾多死扁鵲應居闲犀工毀大木巧
匠在傍观進奔策鶩蹇擊隼合鷹鸇嗟哉
米將軍懷才空自吟
新垣欣帝秦魯連邑蹈海片言解群紛高

風凛千載自古有豪雄而今竟安在君去
當努力吾將逐樵采
離別最傷懷况兹風塵際日〻送行人為
君獨酹觥浮生多北飛江流向東挹手
謝青天英雄豈終帶

留別諸友分韻得日字

寒色满大江北風吹落日停舟別諸彦中
懷抱渾蕭颯緣結金蘭深同比膠漆佳會

不繫舟漁集　卷二　二十七

不可常歲晏以寒怏居者戚淹留行者念
家室分携在俄頃東西永相失俯視流波
去仰看飛鳥疾人生如浮萍乾坤渺蕭瑟

同題作餞歸江東寄居彦德得東字

歲暮送行舟冥心胼胝〻同懷平生友寂
寞背山中豈吾松柏姿乃在檽棋叢經年
戰淡別千里夢寐多通邊城多鼓鼙志士
異世同劇談令終夕適遠去由進浮云隨

風至江水日夜東思君何時來樓下望飛
鴻

題畫

天高白露下空山秋寂寥尋真入谷口
景如見指白石可礪齒古木堪懸瓢為愛
琅玕淨不知歸路遥

送董仲仁

我歸自京師萬事成懶拙棲遲衡門下不

出動經月非厭漫浪遊時事與曩別世路
多榛棘旋賊殊未滅誰徊天漲歷汝穎地
流血光戎犹貔貅冬夏猶薄伐徵需遍郡
邑供億到貧乏百物價騰湧貴雜珠璣埒
持錢入廛市所索每空缺如今三月暇詎
免糧絕斯時為窮旅章甫適諸越壯哉
董氏子出門志軒豁想覽山水奇經往度
西浙嗟我有暫息長于與菜還作詩送遠
行極目江海濶

村居

村居遠城郭來往絕雜賓讀書茅屋下絕
營存道真蔓藜飯脫粟聊以度昏晨自予
入京華歸來屬風塵州里經變故親舊多
漂淪安全亦以幸荒僻詎敢嗔晴〻東園
竹冉〻南山雲虛簷噪乾鵲方池躍游鱗
閒觀契心賞靜處與物親明年繫官守懷

此夢應頻

送吳有犨提舉台州醫局

嶄〻天台山玉立東海湄芝草生其河碧
色甘如飴昔年劉阮輩采之療長飢邱陵
變深谷窮思未歸神仙竟何事絕物祇
自怡今君捧檄去遥與猿鶴期優游有僊
府白日如天悅山中閒云樂民實荷春恩

寫真筆三館

性本愛邱壑宦遊違素心所寓得幽勝亦
足散襟懷娟娟泉石淨曲曲松竹深晴煙
破嵐影層雲結崖陰誰信居城市有有佳
山林處曠晴以適冲寂道所任持觴玩嘉
卉欹枕听鳴禽匡時苦無策于世且浮沈

渡沂

昨日渡河陽今晨渡沂水驅車遠行邁計
程行未已曠野人煙稀朔風塵沙起蕭條

歲華暮慘淡日色死悠悠望京國悒悒念
鄉里功名亦何為行役信勞止乃知達道
人不慕外榮異守真始全天御物固忘己
春風舞雩樂懷哉曾氏子

遊白雲山

呼春衣證辭與隆然集佳友坐席旁花展
折枝插瓶罐摘蔬泛盃淺娛情詠詩章入
耳謝竿阮念茲時事艱日聞叔兵燹東瀕
舞蛟龍中州皆豺犬征伐勞將帥奔走困
冠冕吾徒布衣士憂患聊喜免且尽花下
樂亦足慰屯蹇

游鳴山寺

久聞鳴山佳近郭青可挹朋雲屢有期杖
屨未能辦茲晨動佳興勇往躬前慢同行
八九人亦有提角非穿林入小溪越水揭
危棧雖時今十月北風歲將晏清茶蘭菊

在秀色松竹間楓葉黃欲落杞實紅始綻
石罅寒鳴蛩峰頂度鳴雁觀覽亦足欣登
陟亦喜攜巖根古提招殿宇輒溪澗移屐
苔蘚餘虛室麗風烟回觀真鏡空愈悟浮
生幻陛問非椿松逍遙等鵬鷃此身渾塵
網何日逃世患懺悔始自今往者不可諫

登蒼峴嶺

年時愛遊覽客居局促苦閑攝青藜杖步

統山之麗哉〻蒼峴崙躋攀信吾足芒屩
石崎嶇林深徑紆曲勇往指前岡忽嵩出
函谷西日映泉垂杞杓黃花吐寒菊徒倚
翹巖端顧指反與僕須臾至絕頂太湖在
我目白波何茫〻翠與蒼海層北聳平楚
洞庭田布棋局澄江杯杓水句容帆封伏
天地信寬廣吾身渺如粟因思去年秋出
游壯興轅志將渡江河歷覽徧坤軸速遲

陟陽華適運登涿鹿躡雲上泰岱尋仙人
王屋遊覩嶽扃雪遂采崑崙玉屬兹時險
艱風塵滿平陸群偷起淮潁官軍向潰潰
淹留經春秋未遂償所欲朝廷尚要屢我
何能拘束回首望南越華蓋倚天祿草堂
在其下石田猶可芟悠然動歸興何當泠
黃鵠

送彭仲愈歸江東

平生湖海間長天亦云衆知君苦恨晚剛
然鳥中鳳論心一論合結交萬金重去年
來吳門夜宿我同安春秋談王霸功烈畢
管仲許章頗偶和出語或嘲啁居才千里
驥奔風勒飛鞚手持谿子弩百步靡不中
既我乘鶩飈追逐勞纏送別離每與懷神
交屢形夢閑山草木落雨雪作寒凍遊家
有程期舟楫請晨速我亦東南歸淮會從

此壑豈不念留連時節傾酒壑風塵起淮
潁干戈滿梁宋蕭條羈旅中日夜成憂悲
鄱陽冬魚肥豈登皇朝供讀書餘時請懷
才豈無用深廣須淳漓藩籬在禽種臨分
肝膽胥為兒女哭他時還見思持此章吟
飄

庚子八月游苕湖登東岸觀新龍湫
時同游子白修撰一初上人

適意訪林泉尋幽入山谷緣崖上嶔嶔披
榛轉屈曲俯首神龍居萬丈淵坤軸空虛
穴立竇鏇錚溜寒瀑陰晴變須臾靈旅淵
幽獨窮源倦躋攀坐琪縱遊目矚々石上
泉娟々澗邊竹飛雲渡前岡鳴禽在高木
於茲得蕭散悠哉遠欒辟任達遺外紛布
眞公芳躅未遂琴高期其遲紛平牧

次日同諸公游西瀨舊龍湫

昨日陟東巘食今晨窮西瀨徑路稍平夷崴
石亦奇怪泉源注何來飛流宛如帶龍居
餘舊跡窟穴分小大遷徙自何年詎測神
靈會胡爲數變化無乃厭汚穢至今適吾
室只示未嘗居淸遊因佳朋景物固有待
又聞石罅間迥出煙霞外暫歸想疲倦登
覽朋當再纓簪久已投卯壁素所愛於世
復何營道遥以終歲

爲章以元題扇

章生方少年奮負英鋭氣咸絶非凡姿驥
子有遠志出言如抽絲時好在文字訪我
谷城下殿未見眞意我甚自無能邑々還
城市歸田是本懷塞叢樹塵累時事爲多
根天游嘆踈棄念昔與若寄款篤金蘭契
斯人不可見對女亦顧慰操不就方圓剖
鏃出銛利努力事詩書他年看成器

濯翠亭閒屋上人賦

孤亭依山構松竹環蕭森霏々洒空翠翳
翳生涼陰獨坐湛以寂幽棲鳥而深高人
久忘世於焉冥道心

葡萄泉

潘遊孫草湖栽酒葡萄泉中流滴徹沐何
處通靈源出竅皎珠迸浮波魚目圓勢幫
秋探上纍々佳實懸實象物形有類託名

美斯俾我欲醞滾，而飲之應得仙々今濯
塵足污此請且速

寓興

采葉莫采葛摘花莫摘李葛葉能庇根李
花能結子何草不生葉何樹不開花從君
自采摘不怕損繁華

征婦怨

征夫出門時征婦淚盈々把酒勸夫飲執
不察丹浪集　卷三　三十六
手問歸期歸期今已過更無消息歸朝々
倚樓空只見雁南飛

落梅曲

梅花開滿枝無奈曉風吹風吹花落盡爭
似未開時花開終有落非關曉風思慈殺
愁花人城頭復吹角

商婦吟

嫁夫嫁商賈重利不重恩三年南海去[illegible]
信云回音妾身為婦人不敢出閨門縫衣
待君返請君看淚痕

白紵詞

美人裁白紵製為身上衣塵垢那能污霜
雪映冰肌綺羅非不敢背隨時變顏色何
如白紵衣着破絲猶白

野菊花

埜菊生籬下開花一何遲晨霜白滿[illegible]金
不察丹溪集　卷三　三十七
菊蕊離々香空自嫣佳色無人知不如
桃與李花發正逢時

題臨清亭

出亭瞰清洪翠巘環嶽涵波闌檻淨遠簾
花木深遊魚弄微影好鳥度輕音惟樂酬
芳景欣然會當心

題滕王閣圖

飛閣臨流構華棟浮塵起感慨古今同登

眺江山美詞翰隱三王笙歌懷帝子寂莫千載餘長天映秋水

岳陽樓圖

巴陵地殊勝洞庭波渺綿層樓碧霄上雕欄綠樹边想像对画圖游覌阻風煙何由踏黃鵠遥望遠天

行路嘆

禽鳥各有巢我行獨无家蔓草野多露渺

渺天之涯親識不在傍四顧長咨嗟豈无多鄉念兵革叹交加豈无骨肉情節義乃所嘉白日照青天此身庶无瑕陽林翳柔條出壑破芳葩方春各自媚争研競繁華佇立愴傷感憂心復如麻淒淒日將夕迮途路暗悲風颯然至滿目驚塵沙

種藥軒為仲孫誨賦

層軒構虛敞隱居山谷深繞簷種名藥鋤理力所任拘杞生夏苗宮窮長春陰泫炯蘐紫木翠雨滋多參出脊既可處灵根亦易尋養性延壽命攻疾驅邪淫活人醫國手濟物仁者心佳卉滿園植彼哉奚足欽

會徐元彬家食櫻桃

含桃初夏熟繁顆綴柔條映日映耀晴午凝露明初朝采之青眼眩縈若朱唇嬌瑪瑙照水梳驪珠絢紅綃奇姿比阆苑美珠

似江珧佳人玉齒寒文園書渴消念我困羈旅觀物心搖搖摘鮮想山園寵賜懷天朝兵戈遶屯塞身跡双寂寥主人酷好事有酒即見招當新偏坐客分甘及壺盤丹入吾口可殫朱顏潤泛痃化凡骨遐征隨子喬

讀徐君雲松小稿二首

雨霽石壇淨出篁生綠陰微風東南來涼

氣敵衣襟拂苔坐青石焚香對碧岑細把
新詩詠朱弦有遺音
歌詩本情性風雅宜寥寥去古益以遠衆
巧競諠囂華木鏤蟲篆綵叢翦冰滴邀哉
雲松子孤鳳鳴清朝

長行歌

守節豈為名秉義不顧身於心苟無愧毀
譽從他人我生髮垂白干戈適遭逢衛門

久搪避故土俄湮淪鳥逝舊巢魚遊避絲
緡但知君臣義寧論骨肉親行道靡朝夕
知我唯蒼旻王師在河上四野猶戰塵南
征一何緩忠順奚由伸仰看双飛翼涕洏
沾衣巾

送孔州判得代歸鄉

出仕本行志去官豈沽名進退古所重禮
讓以為榮孔君受代歸挽留車不停白車

何皎皎飛鴻獨冥冥南山有叢桂東籬榮
黃英念我久辭祿遲予結同盟

懲忿

生晚構屯蹇性真離禍尤祿仕以為養庶
貽父母憂一身被疵累懲忿豈無由木才
任咒職分是內恒戶斯民困瘡痍鞭撻忍
誅求從利志枉守廉節懷請修獨離衆所
忌終構生戈矛覺然空屋中經月成淹留

潛被絕內外孤坐自吟謳朝看白日出夜
覩明星流西風木葉下四壁蛩聲愁感茲
時物變肅條悲索秋念昔賢與哲艱危尚
拘幽夏台粤羑里乃稟周屈平忠見放
楊胯贅而因縲絏苟非罪於人吾何譽知
哉昧前訓有躬思是獻安得叩天達吾道
方憶憶

遠觀

古今世忽易生死人所同百年駒過隙矣
考非椿松胡為極心意分毗爭長雄貴賤
竟何為愚哲各有終或為樹名譽可以盡
無窮誰知身既沒倏忽猶飄風天地終有
盡人物終澌融先榮孰是非畢竟成虛空
所以達觀上乘化遊區中誰能與茲理吾
與訪崆峒

題陶淵明歸去來圖

天棻丹溪集 卷三 四十二

榮名世所逐好爵人易縻孰忘軒冕貴而
有田園思陶公令彭澤明哲照幾微晉室
日陵替周鼎將遷移歸來間衡宇盡情托
妍辭松菊三徑懷舟車郊壟期沖襟邈調
曠遠識超棟義其人既云遠作者今有誰
聞風夙所慕披覽方自茲覽圖嘆息永言
以為師

戊戌歲旦日方謝事閒居

復端佳節至消旭散寒威習俗競來往消
居先驅馳咸茲歲時過念我筋力衰求名
恍柱已避世起遲思誰云事高尚聊以避
艱危白梅綴新花翠柏長舊枝覽物自適
意傾觴遠賦詩俯仰不愧怍沉淪盈復辭

西旅獒圖

牧野定周命鎬京開辟雍九服成懿德遐
敝被皇風邈〻西方國語言重譯通慕義

不棻丹溪集 卷三 四十三

不辭遠貢獒隨同會四夷既賓服周道信
昭融聖心豈逸後老臣敢忘忠但恐九仞
山虧此一簣功遂〻訓誥辭煒〻簡冊中
胡為千載下畫史誇畢豪功將丹青筆極
茲摹寫工徒起玩物志誰有肯雖恭頻戴
旅獒篇持之獻九重

戊戌歲端午寓居戀謀有感

三載滯遊宦荏苒度芳辰屢茲端陽節復

来慈水濱居閒謝人事過從云雜冥酒杯泛菖蒲于以壽尊親渊门有山近霽色晚来親園翻假紅花淡草鋪綠茵對物固可樂感時復酸辛原野半荆棘江淮尚風塵蕩滌未有期安居涼云困举世政沉湎誰為獨醒入載歌哀郢章搔漸思天均

發嵊縣

行役苦無粟戒程當夜闌臨覺呼僕夫出

不黎丹滌集　卷三　四十四

門路漫漫明月照人影跌星掛樹间流螢照衣袂寒露濕巾冠朝遠剡溪水俄入新昌山屬疊干戈際愈覺行路难慨云經世資何以濟險艱悒悒抱遠思綿綿起懸端東方忽已白林鳥鳴间閑前瞻石嶺夔嵋兀從長嘆

整書冊

閒居云所營暇日整書冊蠹魚生脊蕃困悲久為客雜失亂次序損壞加補飾深好不知疲朝飢至忘食昔在手所置經日猶處惜披閱備餘年豈為子孫積山妻向我語衰亂日侵迫一身尚為累挟此竟益何拮卷賴然笑欲應還復默汝言自有理終难已吾癖

秋成大水傷稼憫農有作

農人藝黍稷生理在西疇終歲事耕耨勞

不黍丹滌集　卷三　四十五

勤望有秋鎮閩既已築倉庾方期收大風連日雨原野漲洪流萬頃坐淪沒比屋盡悲愁公私急租賦何以備徵求既云伏臘儲寧免溝壑患飢饉乃薦至兵革仍未休民生病方悴天道邈以悠三復下泉詩慷慨念京周

過廣福寺石屏山房懷曾子白修撰陳伯清侍講

遊行澤春雨憩息依碑林寺門閑寥閬居
石聳嵌巖出翕飛復上修竹何森森霄寂
屏壓廬觀空起遐心分榻坐雲影迴廊步
晚陰緬懷玉堂彦曾此共登臨惆悵指道
遥石徑蒼苔深

郊行

郊行日遲遲風和氣維穆溝渠水方漲隴
麥秀以綠荒村兵燹餘蕭條歎家屋農夫

重困事偶耕及春慎老嫗餉其夫稚子叙
芻犢我本疎散人出遊康拘束已無絛縶
累但望木葉熟逍遥樂吾生奚復憂禁錮

入郭

久矣居荒村偶然入城郭疎懶性所成俯
仰心言應酬非壯士山中來群行競趨躍
市人盡趨避寒喧爲齒爵我背廉簪纓今
茲釋羈縛知止免殆危杯籠嘆零落斯理

世咸昧道訓仰先覺相知恰契淵出酒共
斟酌千百詠從横盤餐亦蕭索南山簡可
當西圃參初穫何能久留澤歸家眾且爲

題高士煮茶圖

古皇嘗草木脉脉惠吾族百藥濟夭死五
穀養其生維茶亦地産青青柯葉榮錄匯
急世用以療道芳馨後來競採摘紛紛事
煎烹詞品所俗尚輸貢官有程錙資困民

力堪皆爲國經何人繪高士別味試鼎鐺
細睨烹函工今我感慨再口腹豈足貴思
古心怦怦

爲農

代耕久辭祿爲農乃學生既有体形累詎
免衣食營薦土易荒穢鋤理戀弗勝晨出
露未晞夜歸月已明避世敢求逸力作非
取羸飢餐有脱粟美味止藜羹屢以爲

肯奚心膳宰杜玩華狗物役養真忘外榮
陶潛信脩達千載仰其名

擇穀種

力穡已就斂嘉種及時收辛勤手自擇預
為來歲謀秕稗悉遺棄稀稗無復留去穡
曝以日入窖藏諸去及春農務興荷耒向
西疇持兹播隴畝所以望秋生理在農事
朝夕不遑休躬稼聖彼尚素餐賢所羞耕

作𢘉艱食俯仰辰寧尤

白露

白露凋野艸天氣慘以涼思親感時節悲
哽淚其旁乞者負米歸馬以奉高堂寢養
豈不顧耕耘奚時康風木動哀想遠遠以
偷已歲月東逝波去懷路茫茫遊魂何所
之終古隔容光瞻彼迫哺烏翩翩載飛揚
審我不忍誦仰視天蒼蒼

治圃有感

晨興荷鋤出蔬圃聊自治去草絶其根勿
令生蔓滋嘉蔬日以長惡草日以衰手植
蔬與韭青青满秋畦盤餐豈不足采摘有
餘悲昔日為甘具今兹將奉誰倚鋤向蔬
立淚下沾裳衣

同蔣伯威朱穉常遊青王山

春晴煙靄潤地勝林泉迥杖策隨諸彥尋

僧訪古景古逢人影稀落日松陰冷徜徉
谷鳥散臨望山房靜無嘗詎能忘塵慮從
兹屏

寄張籌

遠游違親戚懸意頗佳朋蕭條荒郊外喜
于來相仍雖歎詩書好恩與骨肉并夜語
凡寢暇晚步每同行以遨敖淹留靡知歲
月私非慕別我去攜琴適西坰一日為九

秋咫尺有蓬瀛豈無二三子肺肝與誰明
久客非所樂況兼貧病增西風吹庭樹百
感聚中腸盜賊滿滄海官軍尚縱橫東歸
無羽翮棲〻悅微生願予數相過庶几詶
我情

觀湖

勝日積佳友出郊眺長湖積波何微茫巨
浸爭奔趨隱耳驚萬雷喧空撼千夫上下

宇宙混東西根蟠無角蘇之百里彷彿吞
三吳坤輿折不合參柱傾崑扶晶光浴秋
日蔵弄琉璃珠帆旋吳中山黛色青模糊
大椒擬其作林屋在南隅風雨漁舸狂烟
深歸帆泛去浦出菱芡漫渚生蒹蘆灌〻
見白鳥汎〻浮青鳧雙時帶雁接宿酲蜀
之蘇倚掛與不淺哦待神欲祖欲昔天地
開水府開玄都禹功定震澤周官考具區

于今几千載灌溉無時枯吳越爭戰地慶
典尋樓蒲嗟我與諸君勝覽得自娛不須
感千古臨風且傾壺

薛扶元墓

晚步出西郊遠望郎畝松林何蕭森流
水在左右深墳隱其中爺封循培塿剝石
蒼苔深積土冨葉厚老父向我言茲墓田
來久其人在前世獨抱文章手較藝多士

林精光動牛斗桂折南國多芳草所守蕙
與蘭流芳霄露中門生屋石間青〻綠葉
茂叢〻紫英繁含風散芬馥映月淡盈闕
既保貞素節永免芟夷患我欲斷騷客揚
舲弄相元朝攀倚闌枝夕攬芳蕙根雖無
遠人寄佩服不弗諼

乙亥六月五日趙彥名鄭立成追寫

所欲而

城居侍郎磨去往類神仙佳朋得閑暇来
此埜林泉布席無殊古解衣隨所便蘭香
透風至好鳥鳴尊高談雜諧謔清吟代管
絃且尽今日醉聊以樂吾天

雜詩十首

涼風何蕭蕭吹我庭前樹落葉辭舊枝飄
颻逐風去時節從已變榮息忽流光驚人
生少復老朱顏日非故獨居待盡期思君

歲将暮
東園有芳草叢生滿平地昨日葉青青今
日已憔悴榮枯豈足惜容香委萎歲佳人
在空谷軒車何時至
明明天上月燦燦河边星讓讓白零[露]嘟嘟
草蟲[鳴]耿耿夜不寐憯憯悵多情迢迢思故
鄉奇奇懷友生闊河路修阻歲月忽已徂
安得如泡酒長醉無時醒

昔者子車氏西狩獲麒麟麒麟乃傷死誰
知此獸仁反袂泣魯叟梟鏡方成群麟兮
非時出不死奚足珍
死直伏青白此道吾所敦蹇蹇屈大夫乃
獨為其難世方服蕭艾誰復佩蘭茞遠遊
懷故都抱石沉江湍身隨流波逝名與白
日存千年羅川水不愧首陽山
荊卿適燕市恨恨無人知飲酒對屠狗擊

筑遥漸離如何因光子進前獨見推匕首
入咸陽一去不復归雖死秦王死無扶燕
國亡
豫讓匿智伯報之以國士吞炭思報讎高
誼與青史大夫千金軀一死為知己獨憐
齊王橫衆客無同死
有客山中来遺我青色銅欲鑄菱花鏡空
照妍媸容儀之為莫邪可以斬蛟龍世無

歐治子謳思委庸工

精衛填東海御土無時休東西填不乾口
血如丹流人皆歎精衛勞力何拙謀胡爲
反從物營營春復秋

天地生衆人豈無賢與愚殉名乃烈士貪
殖唯爺夫白日催容顔朝榮暮已枯倏然
隨物化處世竟何如種蘭滿出室領同君
子居

不系舟漁集　卷三　五十四

懷交川諸子友

積雨閉霧色知氣散微烟存情深層巘凝
渺望交川青天何漠漠白鳥去翩翩遥思
群居集從之路渺綿

題張子房歸隱圖

平生三寸舌乃爲帝者師雄響既已振漢
爵高能靡辭逸豈忘世明哲諒知幾獨有
鴟夷子千載共幽期

石菖蒲

石上種菖蒲盆中蓄清泉託根不待養翠
葉何鮮鮮沃土生蕭艾青青當路邊蕭艾
人所惡菖蒲人所憐

悼慈童

慈童我愛子聰慧殊可憐五齡解人事頭
角何崭然朝餐待我食夜宿就我眠群兒
競嬉戲端坐舒以安有時弄筆墨塗抹笑
且言我族日衰冷似汝無吾門胡構虐爲
疾疹兩歸重泉幼稚何所依哀哉彼蒼天
娟娟秀眉目夢想在我前能親舞鼓升羊
袖憶遺環汝魄尚有知令我當未還再生
爲父子慰痛哀暮年

不系舟漁集　卷三　五十五

種植花

炎方有種樹衣被代蠶桑會西得閒園種
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時科理晨夕恒揮鋤

向夙日洒汗戍沉梁培根洗灌類高者三
尺強鮮〻綠葉茂燦〻金英黃結實吐秋
蕊皎潔如霜雪及時以收歛采〻動盈筐
持治入杌杵截爲屑蒙傑寒頹損瘵老
稚免淒涼豪家植花卉紛〻被垣墻於世
竟何補爭先翫芬芳棄取何相異感物增
慨傷

漁溪隱居爲俞希聲作

不參丹泉集　卷三　　五十六

出人事隱遯結屋溪山居浮波繞澗極白
鷗戲庭除沿溪画潭者日〻漾中迴東風
二三月綠水泛蘋蒲潭舟倚南岸無綸得
嘉魚臨流買鮮鯽無復煩招呼徐傾缶中
酒旋摘舍後蔬采鮮且盤餐慙鱸對妻孥
催然醉自請葉名竟何如信知軒冕貴不
及隱者娛

贈薛相士

客有薛相士訪我高士廬謂我有殊態耳
面白不如伊昔歐陽子有相與此符嘉名
動天壤千載沉聲〻我聞〻天且謝造化成
吾躬窮通及壽夭賦予終不渝惟有文字
功可以勤力圖無揮汲世從貽映前簡書
非敢望前哲庶免同下愚素心自所願子
意云乃腴滋言如果售吾生更何須

花圃

不參丹泉集　卷三　　五十七

嘉木各自媚敷榮塏光輝根異葉亦殊花
開不同時鮮〻映出戶一〻含妍姿乃知
造化功榮華浪有期芳菲如可采勿令傷
暮遲

客春軒

辟軒結構出當窗蒔花木屠云棲夕陰庭
鳥鳴晨旭四時景物佳早晚風氣淑主人
頗解事洒掃置書籍攜琴來往賓朋尊溪

醲春微酣有餘情谐笑春意足無知城南
居秋風滿茅屋

對菊

佳菊性所友金英霜後敷見之開旅怀林
杖向庭隅置无杯物出賞與誰共分晨佳
友過花下共催娱西含新酌足以供所須

題蘭

幽蘭石澗生自與庸艾異開花中露中顔

色靡憔悴空山无人知誰携筐筥至終爲
挹國香百草不敢嚴冷風飒然來芬芳滿
天地

陸景周東園隱居

陸生東園隱風景亦何佳既栽陶潛菊亦
種邵平瓜於焉適真趣寧復慕榮固顧殉
名者ゝ籍纓何足誇

送章鍊師

山城値相歲羇思樹難宣出人從何來笑
言接清臨出游同策杖相過輒傾樽飄然
忽辞去寥廓表孤鶱

惜別

江山無行人天寒元風雨出门无反生情
深別良苦奈无民從緣豈不念當居高堂
想別期歲冉月不我與停舟且無過傾樽
出肯沽酒短衣更長含凄我云情

天水懷何汝模

立冬降大水高原流仍洪出门无舟楫念
子抱沉疴空懈乘與反歲寒心靡他不能
裏飯往孰聽鼓琴歌世情日退阻四郊淵
魚飛雉出龍蛇藏皆人術網羅逆生固無
運天意竟如何我身久行役暫喜归林河
交朋各異患逢軍旅往適感時少娱樂索
居嘆蹉跎妝得向鶴術趁子同婆娑

松泉舊隱

彼美佳遯士築室山之陽山根多松樹源泉出其傍歲寒色青青雨霽聲浪浪飲水解我渴餐松以為糧已無軒冕念寧復事紛攘丈夫重出處隱顯各有方豈其愛松泉而與世相忘懷才成蘊蓄適㝠聊倘徉當知衡门隱不似接輿狂

畫鷹

淮公所藏鷹年代不可校惟於绡素中彷彿見形貌骨格特蕭森神氣張雄鷙古人毫端妙今世豈能到掛之空壁间雀不敢噪秋風天雨驀呼啁欲騫騰我觀英俊姿威激成憤慎鵰梟羽連翩狐兔影顛倒非無鳳與麟潛伏在深奧借尔双翮健為我作司䳍

送甫時雨

昔我到黃巖日與乃翁游汝時在襁褓索栗聲咿嘎別來十八年相逢向東甌汝才正英發我已霜滿頭客居喜邂逅朝夕樹竊愁吟侍出處向窮陲企前修將逆無虞日札数一何優奇毛覩鸞鷟名駒見驊騮忽來與我辭歸逆戒清秋前日送乃翁作典猶未療今晨汝復去我亦难久留淮時尚艱危武臣奮干戈王師過淮甸指日清

遐陬偃言蘊奇璞磨礲待搜求崇山實簹精源水盈科流期汝在霄漢顧我终林邱臨令曷為贈婉云探驪球采蘭江之澨聊以寄綢繆

出吴门有怀聲公

牽舟泝滄波回首遠城郭人家渺煙靄佛塔倚寥廓曠埜鴻雁飛吟沉西日落怀兹物外侶白云何悠邈

山陽詠懐三首

平陽高世志耿介去俗情自予出山来始為塵網縈强飲事俯仰内愧常交并立身自有道胡為日營々朝飲淮河水暮宿山陽城淹留非所樂覊旅竟何成

旅寓意多違百感中夜集本来麋鹿性誰甘白駒縶絨縲非忘言枘鑿恐難入榮名亦何用令德苦未立念兹日月逝少壯懷

靡及歸哉復歸哉江湖風浪急

淮水清且長远天望冥邈野草正萋々出花何灼々春来百物榮禽魚亦飛躍淒然獨客懷有酒共誰酌故人同鄉子異縣共漂泊朝夕屢往来諧笑慰寥落

不繫舟漁集巻之三終

不繫舟漁集巻之四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候官一元較

七言古詩

題空明道人巻

委羽之山東海東空明洞天山之中乾洞坤闢幾千載異境不與人間同日月常明天藹々風雨不到春融々丹霞翠霧相掩

映瓊樹玉宇開玲瓏碧桃自花自結實紫芝長葉還成叢其中居者冬仙子安期羨門與韓終儔揮麈立鹿使朱鳳左右玉女前金童洞門深鎖隔塵土凡人欲至尖由通神仙所都信幽秘灵奇詭怪誰能窮傳聞當時劉道士遯世尊此收丹功丹成几轉火候俾身騎鶴背摩滄穹鶴翎飛墮雨白雪至今異事驚聾蒙因諗滿几變化白

鶴一去何匆匆空明道人學仙者志慕輕
舉追遐風生未風骨迴自別瞭然碧眼明
方瞳少年漢書送吏役一旦衣冠追楚翁
肄方已耆宿王子問道直欲登峒崆黃庭
誦罷白日靜步虛聲遠青色空鈍蒼朝霞
飲沆瀣肌膚不老腰而豐軟離船永嬋態
虎夜半射光流九宮終當羽化上仙去親
朝玉皇躡彩虹世人紛紛恨生死追奔利
不褧丹淵集　卷四　二

欲勞其躬非無嘉禾與灵草桂蠹蝕生
螟蝗嗟哉斯人不可及青天萬里飛冥鴻

題十八學士圖

弘文學士十八人風流儒雅何彬彬瀛洲
高步擬仙客争從鳳翼攀龍鱗一時秦府
風雲叶三百餘年開帝業就中房杜才最
優簡册功名光煒燁天生英賢何代無委
棄還同草木枯明良相遇古難得觀圖成

長吁

題取履圖

子房取履圯橋下納柔何人巧摹寫忽看
圖畫又眼明英雄之心孰知者俯徒呵責
不敢嗔老夫自是非常人素書一旦授兵
法佐漢與王課慕秦愾昔報讐事狙擊壯
氣何曾受摧抑他日運籌帷幄中方知豪
俠非良策漢家三傑垂無窮蕭繫韓誅平
不褧丹淵集　卷四　三

方從全身獨棄人間事務藉當年進履功

山中讀書圖

遠山如藍近山綠前門蒼松後門竹出人
讀書棲石根有客挐舟訪溪曲白雲冉冉
落虛窗清風紛紛散飛瀑林泉深處滿紅
塵便欲相依結茅屋

牛圖

立牛嚙草古樹傍卧牛枕石眠牸隱半剔

不動欲眠極山去猛戟烟蒼茫春耕已畢
以閒暇無復驅馳勤服箱昇平滿牛尚云
樂物類更何民物康年来㭬槍照中野原
隍郎後多虎狼食人之肉以為糧草間況
有肥牛羊楊家背座久零落渤海今汎流
淒涼臨風覧畫長太息莫說桃林更斷腸

題太白納涼圖

六月炎天飛火烏上焦石爍河流枯逐来

衰病更畏熱呼吁欲狂揮汗珠欲氷𡎺藕
度朝夕小感動天公知置身台衡几霄上
介窮富貴雖在天禍淫福善非偶然重瞳
矣以甘暴死堯湯削除多聖賢如何逐来
事非昔天意蒙蒙真莫測規行矩步厭藜
羹陰小𦐂𦐂付内今王生王生良苦辛我
歌寫聽慎勿嗔不如歸山讀書史飽食飯
精看白雲

青山白雲

山齒齒兮雲溶溶山之谷兮維吾之宮我
行兮四方思青山兮心怦怦歲既晏兮吾
將歸從覧白雲兮倚孤松暫歸未兮山中

促織鳴

促織鳴鳴唧唧惻惻不驚客心悽惻秋夜
月明露如雨西風吹涼遠飾学惻惻云震
終惻織遠客衣惮恨砧杵促織促織云従

悲鳴客心良客惻婦不驚

螳螂捕蟬

螳螂捕蟬蟬聲悲悲捕我一何急令我不
得飛將我同類初不爾疑爾獨不仁捕我
將食之我室如炉眠不得間將圖畫題四
壁泥堪深山外泉石就中此図尤絶奇青
林飛瀑吹涼飈何人展广坐蒼蘚乃是謫
仙初醉時露裸裎頂拭羽扇仰看雲生白

成練秋陰如雨毛骨寒豈識人間祥瑞徒倦
衹食匡廬道阻脩雁蕩天台近可游浪説
致身郎壓裏推巾石塗徒可流

啄木鳥

啄木鳥啄樹枝頭紅如血口如錐終日啄
木長苦飢木心有蟲不肯啄天生爾禽復
何爲吁嗟乎木啄鳥任木蠹盡知不知

贈相士王伯善

王生年少有奇術江海周流走霜露胸中
記得許負書眼底閲人不知數忽來見我
見倜儻戲紛綸辯口輕風生自言將相入
京邑曳裾甲第于公卿我聞古人想有道
相形不如相心好大官大邑推論德業間
顔腴色枯槁君不見李將軍援臂舍矢追
飛雲一劍降辛化爲血口頭不立封侯勛
人不見張丞相半世飢寒苦飄蕩還孱身

云雨不能充飢我休云血啗我不肥吸風
飲露終日棲高枝嗟哉螳螂爾胡捕我
爲嗟哉螳螂爾胡捕我爲

云絃琴與鄭玉孔正大劉景玉周元
浩分題席上賦

我有綠綺琴而云朱絲弦云絃何以彈盡
餘底孔穿軒轅鈞天久不作有虞南風竟
茫然越裳岐山嗟寂寞猗蘭將歸複誰傳

自從鍾期死伯牙絶之今幾年太音聲本
布至樂樂具天妙理云成虧鬼神不敢窺
幾先何用勞指爪移宮轉羽揮商弄徵錯
雜室喧嗔兒女喋囁訴恩怨百禽啁啾春
風前听之徒令人悲不如云音音自金琴
云絃无絃乃真琴秦箏聾耳琵琶盡心桑
濮上國鄭衛哇淫亂若无絃琴中有太古
音終日聽此不知倦但覺世上萬物皆聾

瘖嗚呼我琴无絃我琴有聲不調自和不
鼓自鳴大聲塞天地小聲殷雷霆百怪辟
易魑魅驚而方之人步天許安得秦之天
帝庭琴无絃〻非无知者誰羲皇徒

白頭吟

試听白頭吟慢飲尊中酒古來悲白頭人
情苦難久結髮爲夫妻百年期白首容顏
衰落相棄擲何况君臣與朋友漢高寬大

王蕭何開國功讒言一以入幾死天獄中
陳餘張耳與刎頸同生死一朝爭相卬讐
讐世无比周文呂望不在見管鮑結交無
後闡主德孔明若魚水膠漆似如雷與陳
斯人自此一以少今世求之更无有談笑
尋文爭那能託身後听我歌〻白頭劝君
飲君莫愁日月有時而剥蝕世態誰能終
不易

折楊柳

折楊柳送別離朝〻送人遠別離门前楊
柳折送柳今年折楊柳來歲復生枝奈何
離別子一去无回時

我馬黃

我馬黃君馬蒼君馬不如我馬彊黃馬終
日嚼枯萁蒼馬食豆能不飢我馬不如君
馬肥莫把兩馬相馳逐肥馬行遲瘦馬速

折花詞

遶傍海棠花顏色如顏脂美人花下遥信
手折花枝長枝既折今短枝仍折歸好花
不令開滿路非但損枝還損樹

食蓮詞壽同年諸公

朝食盤中蓮忽思水中藕蓮菂苦如荼藕
甘能爽口甘苦雖不同〻生泥水中得藕
薦遵寶采蓮歸藥籠奈何蓮有菂貴人終

不食藕絲雖長難縈蓮〻抱苦心空自怜

別林文愁

我昔山中來墻梅花正開我今別居去枝頭實芸散光陰東逝波百歲能幾何有酒且酒飲莫听別離歌聲使腸斷欲醉千愁散但令酩酊忘分携明朝相憶各東西

海日出東方

海日出東方照見十萬里飛騰到中天晶

輝正无比端〻躍〻三足烏何年飛向日宮裏奮翅生雲煙啄物成滓渣朝引群烏天上來飛騰日光靄颸颸高同鳳凰不敢鳴鴟鳶爭啄來將起可怜羲和為御在日旁不能擊烏今之死我有利矢新到磨手持長弓彎几弦欲抑射天恐傷日吁嗟奈爾跋烏何

題牛圖二首

耕牛息樹陰身名筋骨疲牧夫鞭之起強起力不支噫嗟哦世无葛盧哀鳴徒爾為道傍聞喘今有誰

牧子晨出牧原野露未晞牛齧松下草露甘春草肥草肥食飽牛力強城南飢牛遠復瘠

海水波問友人

海水波〻茫〻漫若木兮淪扶桑河伯沿

嗟空望洋海波无時乾賈客來往愁斷腸海水波連天河海上行人舟楫多馮夷奮怒驅蛟鼉海波高如山嗟爾行人愁奈何

元日醉歌

今日元日風雨不可以出门苦寒坐對椒花尊〻中有酒飲不辭醉裏凍色回春温浩歌張眼望天地〻遠无極天高難捫天地生我為人在世間胡為碌〻乃困獄觸

鶱既不能高飛逐黃鵠又不能退化逈鵬
鵾門徑折桂檐宮逶迤間戎馬彌中原鮮
杭簪纓棲泥土五年養滴向上因我思古
未豪傑士卑〻帶〻不與時俗渾或攀龍
鱗附鳳翼致君堯舜上手擎日月扶乾坤
或懷瑾瑜潛棲巖旁穴聲名輝赫照耀人
目如翔瞰古人已矣不復見世上餘子紛
紛奚足論東西南北滿地長荊棘逸莛何

處推吾轅我將駕赤豹乘之鶴渡弱水登
崑崙長揖西王母笑攜赤松羨門與之相
攀援天圖去天終尺咫馭風直上叩天閽
將有玉帝甫數祇既陳忠奮攄頌光帝為
萬方主胡乃降淫虐久困吾黎元願遣紫
麾與豐隆掃蕩八極烟塵昏盡殲豺狼驅
虎豹鷹鷙要使騶虞鸞生育蕃滋霧降厭
浥〻萬國沾天恩四海蒼生既濟乎壽域

我乃歸臥青山根一年釀酒一年醉日〻
醉飲羔烹豚人間此樂不可言人間此樂
不可言

雲松巢為許雲隱賦

昔者太古初木當構棟宇巢穴以為居羽
毛茹樓處自有宮室我年年棲台廈屋鋒
房解丹楹藻棁刻華巧誰復雲巢青樹顛
我聞翠山中乃有巢居者危巢紛〻似樓

巢雲影松陰在其下高當物表凌玉清五
月六日寒風生游龍晚出山雨灑白鶴夜
歸秋月明聲塵不到喧啾隔神仙來時作
賓客何邈子晉吹鳳簫邀安期靡麟脯
世間滄海成桑田迷來滿地驚烽烟誰似
山中巢隱士長年松頂伴雲眠武陵桃源
已無路商嶺豺狼不知數吾將從爾結巢
居更覓雲松最深處

不繫舟漁集卷之四終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候官一元較

五言律詩

懷友

作客黃山下思君漢水濱愁牽清夜夢吟
瘦老天身漂泊誰知我交遊獨此人春來
尋小艇江上問通津

寄劉仲宣

還憶劉公子才華孰與俱昔時樽屢對此
日信全無月上潮生海樽開雪滿湖客懷
應不惡詩筆想頻呼

坐嘆

坐歎黃昏後愁生白髮新情實誰共語明
月自相親江海成何事乾坤謾此身故鄉
無信息歸計尚因循

元日客黃巖懷何汝執三首

今節催吾老新年憶汝深江湖同汗漫書
問久遲沉舊事真如夢何時還盍簪相知
多滿眼誰與細論心

漫把椒花看情將竹葉傾親朋各異處天
地此浮生多士紛冠蓋吾儕尚梗萍太湖
春水闊思爾欲西征

蹤跡同羈旅東西各滯淹儒生計拙久客

僕天嫌道路何時已年華故自添定〻知
村見遠乾鵲不須占

寒食寓興次黃宗魯二首

諸葛乾坤大羈棲歲月深他鄉對寒食愁
思滿淮陰詩句慚孤詠春花孰共尋相逢
同郡子時復一論心

去歲清明節天台看杏花淒涼今日事漂
泊野人家淮楚風塵暗鄉山道路賒倚門

親白髮反哺愧林鴉

夢同彭仲愈劉几成會廣化寺

地僻交遊絕情親夢寐通盍簪遊古寺呼酒向新燈火相依語云萍一笑同覺來方驚異縣庭樹起秋風

夜半舟發丹陽

舟子今風順開帆半夜行天寒四埜靜水白大星明長鋏歸何日浮萍笑此生柁樓眠不穩起坐待雞鳴

家書不至

久望家書至不聞南雁聲幾回愁烟漫直欲淚縱橫骨肉三年別鄉閭萬里情且勿拘束苦即問擬歸程

太湖

浹漭吞吳會微茫接洞庭流應合萬水勢欲小東溟天宇浮空闊風帆入杳冥岐疊

成屋宅白浪曉吹腥

遊天香院

小遊入深竹出戶入上方洞空山日靜布席午陰涼細々雲生石鮮々菊繞時得逢高士語渾與世相忘

醉後在林長卿家戲作

醒時遠秩々醉後舞傞々爾汝忘形甚喧譁出語多兒童紛笑舞婢僕空嗔呵戒酒從今始親朋永无過

初十夜月

映水銀杯缺澄空寶鏡分光能洗太白觀卻倚行雲出沒何時已團圓自古聞佳人侭離別倚檻淚紛々

潯子

潯子雖云杞開懷好自今敢誇萬事足聊慰一生心微祿有渠長其裘康望深俞家

渴飲具獨有與瑤琴

水竹軒

軒盈如意𢿌水竹近人出波影浮蒼雪林
光映碧流釣魚供客饌復留引龍遊巖晚
枝棲勿閒居不百憂

送林景元

雨後驚秋木江頭送客歸孤舟行近水鳥
惜映斜暉到屋看黃菊過庭服彩衣不能

隨法去目斷白雲飛

竹屋

竹屋何年構筠篁四面圍簟鋪涼氣集簷
孫竿陰來靜可排書卷出宜具酒杯王猷
令但好俗駕幾番回

獨客

獨坐悲清夜高秋況異鄉月侵窗影白風
度角聲長野戍生新思邊烽照近聽歸耕

吾計決不出問行藏

遊西虎跑寺

石勢虎蹲伏山形龍虎盤寺開唐殿閣晴
掩宋衣冠出澗泉聲細斜陽塔影寒近城
多戰鼓棲息此中安

悼劉庸玉二首

死別成終古游從記昔年才名方據髮魂
魄竟黃泉水調臨池墨堂空坐客氈斯人

早凋喪誰與問蒼天

杜〻化跡之舟於亡者孔郎諸兄臨作穴遠
母雪照頭日夜川不返乾坤世若浮小屏
山下路風色晚颼〻

鑿井

伐山移白石鑿井當清泉冷浸天光碧深
通地脈並澗低收橘易圍近灌蔬便亂世
謀生理何能慮未然

寓懐
経世慚无策歸田且避喧干戈随地有故
舊几人存餌藥扶衰病持盃慰弟昆不同
未往客終日閉柴門
贈章以元昆仲
相見談経史江楼坐夜闌风声吹屋響燈
影照人寒俗薄交遊尽時危出處難衰年
逢〻妙亦得闲懐寛

歳暮客中二首
今年五十二客鬢已蕭〻天地孤蓬轉江
山萬里遙望鄉愁白日怀友夢清宵那復
回看月論心坐石橋
自歎孤蓬轉年随爆竹残人烟兵後少风
雪夜深寒愁酒愁裳弱思家得信寛墙梅
空自好不似故園看
送鄭伯尚使還山東
勝春山東使相逢海上林賢勞行百里勛
業话中原地入南溟远星环北極尊别離
情黯〻鵬鶚看孤騫
惠達寺談懐
古寺夜沉〻残灯什夜深老僧谁共语客
子自成吟霜重悲城角风迴乱水禽吴山
逢歳晚愁折故鄉心

近山樓
樓居元自好況復近青山雲氣簾櫳外松
聲几席间倚闌宜雨過拄笏及朝闲酒與
兼诗思空扉夜不闭
送胡布元歸江西
落日烏沙嶺西风白布裘吏才兼翰墨羇
旅亦风流听雨留僧寺看雲憶故丘他鄉
同泛棹那忍送歸舟
舟偕蘭溪

水逆恍風順舟行不用牽寒林紅自媚飛
鳥白相鮮澗轉疑无路山開別有天往來
今覺老湖海嘆経年
丙午元日
元日居山寺梅花照酒樽病餘三髮少醉
後壯心存天地腥膻隔江誰蜂蟻屯誰洗
兵施雨無欲叩天閽
題劉元芳只如是齋
萬事只如是百年能幾何乾坤旋磨古壘
觸構兵多結屋依松樹鳴鶬在澗河澗居
遲日月雲影共娑婆
四月十六嵩玉環喜家童來往至
數月思家信今朝喜汝來妻兒怜我遠怀
抱而誰問山亦多烽燧田園半草萊大軍
淅息近故里尚堪回
病中遣懷五首

卧病三久半露棲岩海边風塵方滿野妝
馬已壯年丁色只單叁何時勝清船許才
尺寸補自合臧蹊田
亨衢通碧海此日嘆崎嶇遠憑陶謝遣那
同寅武愚菊英寒不落暮色草全枯愁至
思請酒无錢何處沽
買人來海舶日日拉佳音藩省東南大朝
廷倚望深金樽春蟻泛寶劍夜龍吟籠鶴
來天上寕孤振國心
生理居官廢空閑祿代耕僕嫌裘褐敝妻
笑甑塵生欲去乾坤窄无成歲月更故人
清安地應解樹勳名
久卧思登眺扶衰謾倚樓山紅霞日映江
白晚煙浮行直書空雁帆歌入浦舟病身
斷食祿長羨五湖遊
乙未歲元日三首

元日晴堪喜今年戰定平天心占節候人
事厭干兵君虎征淮甸周王在鎬京遥思
鴛鴦集北闕望馳情
獻歲同諸弟庭闈喜色新禮儀循習俗來
往有比隣處世為儒拙還家勝客貧去年
元旦與行道憶茲辰
暖氣向州早梅花滿屋房春隨椒酒至雪
向鬢毛添烽燧今猶警山林未可潛平生
不棨丹涵集　卷五　十一
處書冊多病亦須拈

樹拙

樹拙泥人棄行藏與世違閑潛辭米去歟
蘚侍蕨歸甚釣翁春水看花爱夕暉便須
樹竹徑還裂芰荷衣

入山

入山蹬道險上嶺覺天低日礙危峰過雲
依翠壁棲畫花如血朵恠鳥學兒啼遁世
須未此桃源路已迷

過李家坑

鳥道高千丈雲山入萬重汗流愁赤日力
倦倚青松群僕頻相失行人竟不逢人家
何處有僧寺隔前峰

覽鏡

覽鏡吾衰矣飛霜入鬢毛乾坤戎馬遍淮
海戰塵高性僻謀生拙時危涉世勞遽棲
不棨丹涵集　卷五　十二
無賴甚遣悶猿揮毫

閒愁

日、聽春雨閑愁遍卸春亂雜書樓處多
而藥村親溪柳青傍竹園花色灼人家庭
元旦諸空負物華新

讀常比成長辭

吏治刑還折人情自易訐終今嘔血死誼
兒支金琯道事澤南土遊魂逍故都但今

公論定世道尚堪扶

立秋後送竹扇與陳穎達太常

竹扇台州出新裁作工織文生翠浪入手起清風蔗節殊難棄蒲葵迥不同勿嗔秋後棄著氣近稿淮

戴元載送野翁以詩酬之

故人無復至猿蟬而出翁雖在樊籠裏終懷霄漢心羽毛真可愛鼎鑊思相尋縱爾

不繫舟漁集　卷五　十三

隨鷗鷺前村春水深

浮生

浮生近五十老病多相將諸事今年懶閒居白日長春陰連月臘殺氣遍遐荒何日干戈靜衰殘意不忘

新歲懷陳子白

經月愁陰雨新年苦憶君青華為客久白髮著書勤兩共論傳飲疏從野老分何時共登眺整屐待晴雲

贈周元帥

經濟人才重功名伯仲齊驅馳朝上馬感激夜聞雞淮海剿燕北王師出陝西橐弓今日有更望撫遺黎

遊唯山寺二首寺乃吳德大長者建

野寺春仍靜僧房晚更幽山花將雨落松影共雲流悟法知生幻觀身是夢遊池蓮

不繫舟漁集　卷五　十四

如吐句茲酒亦何愁

上方殊勝地長者結孤園掛壁袈裟淨生階秀苔蘚凝花棲晚照樹色映前村法食千文降真知愛敬尊

孔宜人挽章二首

配德神明胄宜家婉娩姿能供蘋藻職早賦柏舟詩令子榮王爵台臣重母儀鸞章來没後風木有餘悲

孟姆杞能斷陳姑餌必豐今名今古並貞
操雪霜同老德中州遠身悲逝水東海邦
封馬鬣松柏起凄風

琴書所

一室清如許琴書樂意長調絃康日靜閒
杏雨天晴俗客那容入机心自覺忘心重
偏解事洒掃薰爐香

懷昆山諸浙友六首

又癸丹成具　卷五　十五

老病仍羈旅妻兒總異鄉賣文長困乏生
計總農商青燈書猶著憂深世未康兵戈
何處避辰望海雲黃　右陳公潛先生

襟期曾德共離別亦愁何作客經年往題
詩近日多風塵經浩蕩歲月漢遙跎舊宅
青松樹春來施女蘿　右鄭李明先生

近得吳中信傷懷獨倚樓故人逃野外盜
賊滿江頭老盡妻孥累閒尋蔬岸遊道傍
爭按劍明月向誰投　右曹新民

夫子詩話妙秋下首曹親與南俄往歲光
陰似轉輪春來多戀盜海口激沙塵錫秋
知何處悵思属摘神　右莊家具上人

久旅過江左仍聞入海漏坂薛雲畔岸亦
田萬畝已來幾種居久青雲志豈移吳城
樓上月別後几回思　右林盾伯先生

故人江海上似汝戎歷險羈旅風塵際生
不癸丹東長　卷五　十六
涯斜兜邊年華添白髮家業僅青氈親老
双雛小未歸理石田　右林布顏先生

題彭氏雲松亭二首

亭座依先壟雲松齋永思昔年嵩所好此
日志宜觴觸石漱春雨中霄長舊枝九泉
呼不作感物流如絲

尚在親在觀松長三自栽夜古人去遠華
表鶴歸來細剔生青石寒陰護碧苔歲時

陳酒食瞻望思徘徊

寄竹趣

五月不見面幾回思寄書琅危人事虚懶拙友朋踈白權閒池畔黃梅熟雨餘成時驚久客何日訪幽居

悼圭姪

圭姪吾猶子温良幼稚莊侍身池容植似語近人前驅殞空良馬雖傷失彩鶴吾宗

東已甚爲汝每潸然

懷德信中

中山風雨夜憶汝夢頻生灯火陰淋坐詩章孰與評交遊都造次春事又清明早晚南歸日相過兩話情

送別

平生几雨夜正壓毎嵞探訪鶴青田出穿岩底蕩南去戎群革服姓氏衣人訣相見

復料別題許與不堪

橋上

落日清灤上涼風梓樹秋北來船竟泊南去水空留宇宙終元極干戈未肯休野人无盡諸獨立數歸鷗

送益上人

一雨新秋爽千山細路遥林泉歸此日天地颯驚飈訪鶴穿松樹觀魚滞石橋幽棲

輸滿樂高隱肯予招

舟中風雨懷鄒文伯

冥雨晚淒淒臥舟出郭西翻風行浪急迫地黑雲低客計真漂蕩離怀重惨悽思君那得見閒凄几新題

送馬彦遠彦德敎諭

山縣流泉碧嵞宮杏竹青春風出夫漢白日坐淡座郡兩酢小燕胡魚鮐研鮮當晴

應不令覓句榻欲醒

元日

元日風兼雨蕭條野外村過門車轍遠記節酒杯仍戒從看今歲換定且故園兵戈如木來身世豈須論

重登近山樓

羇旅歸來日危樓得再登山如前歲好雲向小窗凝種木看分長藏書比舊增題詩成感慨老我愧何能

題顧文學書居三首

書構郭墟迴清陰竹樹連隔江山近脩遠座水通船篆後前朝成詩書世澤綿何年居此地近自建隆前

廬老南山隱淵明栗里居紅收瀾外果青種舍傍蔬喜客頻沽酒辭官獨著書黃塵滿城市來往近全疎

齋室東偏樹書室北向明竹沐宜夏曾游泛風春帆雖市同居興游翁至不猜吾廬稍迫遲秋履數能來

不繫舟漁集卷之五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六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五言排律

丁酉歲述懷一百韻

屯蹇悲吾道蕭條客異鄉謀疎多迕俗性
直遂違時鳥纏羅網魁材受斧斤世元
知己者誰識此心誠悵望天同遠疑來水

共長百年千變態一日九迴腸憶昔丘樊
壯居曾學業荒隨書魁老大操筆欲顛僮
從惰光陰逝研思寢食忘雨天燈火夜冬
晚鬢毛霜書案跪頤嚴教詩玉韻斷心懷
氷蘗苦風沾董蘭芳免笑株守蛙怜尹
底藏稀衣走道路伏劍遠遊方景趣多佳
麗江湖信遊莊吳頌秋浪白淮暮楚雲黃
野寺金鋪座樓船錦繫橋台荒麋引子上
暎虎成行時眺覽嵩勝交遊得俊良適雖
箪棹泛名藉漢間揚古道槐花綴清秋桂
子香標高雲路迴啟廣月華流進逐英髦
後跡攀翰墨淵然啟之郎時亦得步康莊
上國春光早明時帝運昌皇居誠萬雉禁
苑楙千章對天枝閶闔凍忠補袞裳臚傳
天咫尺朧化海汪洋玉陛聯班序瓊林賜
寵光花簪紅映綺酒綠浮觴草色沾寒

寒葵心映太陽委身忘此身憂國未渠央
造化功深厚雲霄志激昂和非康好辭亦
足韜高堂奉舒藥民粒宜嵐到海旁鄉郡
傳甄籍甬同重金湯江抱今城轉山合近
樹暮天烏連太白日出上扶桑王俗何多
俗編戎半是同雨未遊招字先後除勵勵
習出星當戶宵迴月滿墻勤勞非敢憚倚
仗最難量漕居屯戍甲田穴出糗糧但聞

從無楚不顧之穡擾南北修途楼滄溟臣
艦航貴人紛往返終歲貫運將分省官軍
感行台池律張聯翩驄馬至絡繹使車煌
既衬僉處苦惟肥燕樂擒貞花簇綺席疎
椒嬙紅妝下節萬錢費揮金一笑償珍珠
藁水陸雜台酒姬美風靡瞻儀來譏頗缺
禮行近人跳亂獺當道豺狼多詭惟金
錢無闕迎象來紛紛莫瞠饒褒褒轉九馳

添栲蜿蟆棘吞圖雀捕螟負荊庚蒲遠例
獨耳餘猶清白甘飢餓輕肥澀陸洪膚橋
吾獨拙柄謷家晉妝緬同遭蜡蟻鴟翔迎
鳳凰去師惊飈飈欲贅悵悵公治竄廩魚
哭打放逐湘一身棄足恤萬事馮謡諑傷
舉目群山起十分七載張榮萌汝頓溺覺
兩荊來處處蜂屯成時時承笑狂食人肝
作蒲棕野犬驅豺露羈車座暗雷轟磯石

傍途中明烽火白骨積叢岡天街紛騰喙
換捨晚吐苦奈田宅出卑賤樹大如楊天
府惟吳全皇州流遠康寧術共濟曹杓列
濼台紛踏設鐵相繼分崩遂當重臣誰抗
節方伯竿勤王將帥雅門謝謀漢出廟廊
捷音音空陸續賊勢愈跳踉夜靜吹笳急
衡寒擊鼓鐘徒黨黔首肉飫斧赤眉吮險
歎連城失全陰壯士亡闕河天漢漢江漢

水湯湯海卒成文鷗苗軍蹲躊躇立功期
克復無銳尚仿徨疾蒼終成痼瘠指不療
為民生逐運庭況洲浸苞根厄遭丁陽九
何時見一匡淳龐懷昊頊指掖想虞唐鋪
仰窺今昔酒吟長慨慷乾坤記歷去歲月
述波臣露白兵照涇秋高雁來翔盛時愁
易集逝世間何好駿足悲槽櫪珍禽謝枋
渠春莽徒失馬臧穀總亡羊朊器千金重

滴瀝百泉鳴澗壑許暫遣病倚藥爐寄閒
散思校繙潛賞梧桌陶公能委運梅對
蚕知彰故土多薇蕨春江有鯉魴歸與理
簑笠從此釣滄浪

題周氏二代碑銘

籍甚周康惠才猷衆所欽致身居顯要是
國秉忠沉介特猗山立騫騰肯陸沉鼇磯
江失險破械獄無淫岐寮人〻頌甘棠慶

延陰揚名先父祖承訓守規箴諸老朝章
異推恩帝澤深追封榮三代報本遂初心
形言書勳業豐碑照古今慶延於陵遠有
子孫徽音

讀茂林徐處士墓銘賦十韻

處士邑之彥典刑之人宗立身當猶識護
姓犯鋒平羅滑亂色推財元斬蓍彭耕
抔向暮梧沉與泛遊生達契玄理死期之
令終龍湫千丈瀑玉瓢萬尋峰畫覽成陳
迹清遊恨莫踪遊川何日返玄室白雲封
考德現賢子鐫銘對古松歌詩續哀誄嗚
咽和元宗

同諸友遊晏豐山

至正戊子春正月七日甲辰永嘉陳高
與黃巖尚敬施謙訪朱君伯賢于蘇海
之鳳嶼越翼日乙巳偕賢與其季伯良

特攜酒榼延予登豐山時黃君同德亦君
子詰陳君大章欲從遊已而陳師聖
孫子村偕弟子溫亦至遂相與上絕頂
望巨海還飲浮圖寺席地散復擎盞松
樹間酒酣同賦詩二十八韻

新歲多幽興清遊出縣城故人留款曲友
好復逢迎整屐當清曉登山寄遠情嵐光
寒不起樹色寂無聲徙倚巖邊想逍遥谷

底行路溪窮歷折峯頂上峰巉俯瞰滄溟
閒搏毀把軸傾天光連浩渺海氣變陰晴
沙鳥雙〻白鳳帆葉〻輕波瀾春浩蕩島
嶼見分明宇宙真元極蜃浮嘆此生俗堪
拔若木可擬鄧蓬瀛跳躍移時立稽留半
日桂那知身是客但覺思遍清古寺藏深
竹禪窗壓白檀修倚林梅坐靜所古鐘鳴
高論窮千古彈棋漫一枰旋呼茶滿椀騰

出酒盈罍珍重閒華席頻煩勸兒曹蔬
羞蔬韭異味雜螺蜆浩飲俱就敞沉醉及
老成狂吟驚虎豹至樂謝笙簧忽追青林
與其如白日征扶攜重峯盡真舉遂班荊
自笑何爲者空傳浪名梗萍嘶獨容冠
動群英滕賞真堪紀高懷孰與并明朝歸
北郭回首漾雲平
闈故同年吳善卿書悲傷賦十二韻

介倚猿虎日人推郭義雄志期吞逆賊憂
忽起狂童風塵烏群厭鱗湯獸穿中乾坤
含怒色日月映孤忠萬里長城坏東風保
障空血濺應化碧柱立木攜銅怪滿江湖
水悲生草木風三軍空編素隣郡遂巾紅
憶昨歸宮步曾追驥足同死生成永訣交
道交入腹窮魚腹緘題在銀鉤字畫工丞
將秋雨淚灑向剡溪東

桃園春曉圖

武陵原上景自古澗幽邊風物圖中見烟
雲洞口追藍錐山色近律捲春流針蘇茵
萋〻碧春桃樹〻花舟移昇曉日紅錦紫
川霞野老衣冠古何人殿宇華漁郎迷舊
路歷世隔仙家榮扉槐柢燈紛爭直底驕
此地如堪覓孤舟便欲攀
不繫舟漁集卷之六終

不槃舟漁集卷之七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校

[seal]

七言律詩

丁亥冬感懷時聞雲南有捷

溪上梅開花可憐看花祇欲臥溪邊非關景物他鄉異自是愁思處處觸聿南鄙賊戎當此日中原饑饉已連年吾徒漂轉成

何事只合滄江買釣船

寄黃山三首

自到黃山十余日終日飽飯只昏昏誰家鵝鴨不停軒俗吏抱書長在門天寒鴻雁滿南國歲晚梅花開故國客裏還將詩斷藉遣懷不用酒盈樽

山高又晚不見日海近晴天多出雲何處魚蝦爭到市小溪鵝自成群農家三政古微雨多晴更還開出郭勤独坐出寃生百戲風前落葉更紛紛

政於山頭石寄秋俄覗細雨下霏霏他鄉作客經時久滄江買船何日歸堂上愁親鬢髮白天末故人音信稀似聞西橋風景好擬將愁顏看鷗飛

送王公毅請流尉

琅琊之山滁郡有清風千古醉翁亭故人

作討休不忍施盈于今兄已盈畫舫入淮來夜月明弓行道見秋星到官尚想多盃與白一金難執玉瓶

利江舟中

利江系夜來雨由漆舟離上風力強老夫船頭看山色何人煙際歌滄浪紅桃幾樹開映水白鳥一双飛過牆作客天涯恰三載深慚桑梓送還鄉

送鄭此玉歸莆陽

莆陽深入海東南日光先看曙色酣李歷乃耕盤吉土杜陵思樂百花潭到家三月出碧白入鍬千林竹筍甘愧我天涯尚羈旅鄉愁因爾不能堪

懷賈陵州

凄然作客海東頭几度登山憶賈侯在昔文章家許可祇今詩句費賡酬五湖原水村村長三月吳花樹樹幽還憶畫船頻載酒此身那得伴清遊

不禁舟魚集　卷七　三

送孔子充赴戊子會試

先師之後盡賢良今子秋闈復抵揚勝喜飛騰同大阮更吟文采继元方天高金榭星辰動春暖瓊林雨露香尚想東風得意日宮花斜插照杯觴

正旦

正旦每年長作客今年新歲得還家鄉閭祀數生疏甚故舊過從笑語譁椒酒慢來尊屢冬菜盤醉後味偏嘉南州地暖春光早怪見紅桃滿樹花

次易明中韻二首

腰帶都因病裏寬晨與元頻濟流湍轉蓮獨客空滄海折桂群公在廣寒白酒可令終日醉青山那得故鄉看期君與買雙溪艇高掛風帆上碧灘

不禁舟魚集　卷七　四

年年湖海歌長鋏渺渺乾坤寄此身近到荒村經數月得逢佳士作比鄰東風將落花千樹涼夜新年月半輪策杖好來同煮茗題詩何用苦懷人

落日

秋郊慘淡落日微西風蕭蕭吹客衣殘霞紅葉自相映獨鶴孤鴻何處歸中州壓暗

鼓聲急滄海浪高舟楫稀回首東山月未
上旋在星影弄輝〻

易剛中來訪

一月適門元妍容故人底事到茅齋相看
薜梗悲華鬢與語千歲容怀羅菊有花
堪對酒盤餐無物旋煎鮭情真故擬留君
宿童僕灌歸怱滿階

元日括溪舟中

不繫舟漁集　卷七　五

元日卅口眠後生澀漿下灘多北風嫩花
柏葉自生節行簡布衣隨短蓬溪山可人
室滿眼歲月催我些成翁臘底还家今未
到新年思歸情最濃

雲松巢為曾東白賦

雲松深處何人住東白先生結構处可但
巢君同太古棲凝仙隱是丹邱涼生牖户
濃陰合氣潤琴書曙色浮不有歸來玖白

觴月明催倚清秋

江亭獨坐圖

老翁獨坐江上亭遠山近山青復青白波
東流天渺〻碧樹自古天溟〻目送飛雲
渡水去嘯引神蛟出穴听此意世人誰到
得除是謫仙初醒酒

甲午歲濱州道中

驅車北行值歲新濱州城西官道長遠山

不繫舟漁集　卷七　六

残雪映日白曠野飛沙如霧黄身世百年
從汗漫頭顱四十愈踈狂已判今夕到元
辰搁把酒杯澆客腸

三月十三日錢成夫壽旦諸公會飲

城南文秀園

城南園館小橋東樹梛青〻花樹紅此日
杯盤追勝事一時冠蓋集群公美姬舞罷
歌金縷醉客歸遲並玉驄莫遣春光空老

去明朝惟會吏須同

羈思十首次謝純然韻

霜風吹帽鬢全枯多病兼愁懶步趨身寄
他鄉年又盡吟看衰草日將晡故園消息
沈天表舊日交遊滿海隅祇有濁醪堪遣
興擬從濤舍典羅襦

山旨倚天霜落後湖光沃日雨晴初何緣
碧樹十尋起誰遣流波萬頃瀦眺望豈云

佳景致羈棲不似舊詞閑草堂憶在清溪
曲竹裏書堂可讀書

夜中見月渾忘寐晚起看山祇獨吟那得
文章無不朽已知衰老故相侵天寒大澤
龍蛇蟄歲晚荒郊雨雪深有客可人吾邑
子往來時得一開襟

客居无事日從容只有傷心似酒濃金馬
玉堂成寂寞田莉漁子慣逍遙坐看同聲
名起羞見催諸生記數恭淮北道偉兵甲
滿且須歸去指孤松

晚來濯足向清湍遠客元朋揔不惟彈鋏
高歌還自笑開樽一醉未能拚散材豈必
同樗櫟節俗誰今老苣蘭交老相逢情更
悉々言租稅未輸官

盛世賢才皆進用野人疎拙更何悲无由
省闥聯鴛序且向江湖食肉糜劉向重登

天祿閣荀公再入鳳凰池腐儒只解談今
古豈有功名勒鼎彝

淮西盜賊成群起攻奪城池殺害多保障
誰能爲尹鐸折衝未見有廉頗南來羽檄
時々急北向官軍日日過賈誼治安空有
策兒童深遠欲如何

落木飛鴻冬月暮短衣烏帽五湖濱思親
夜々生歸夢作客年々笑此身犬吠鷄鳴

南遊當驚啼未聽上林春世間誰是知音
看青眼相看只故人
雁蕩還恰天台秀兩過群峯翠黛濕崖瀑
高懸千丈雪洞門深積萬年氷几同夢想
題詩到何日歸來狂秋登擬狂仙人謫仙
酒酣看明月海東升
漢朝儒雅江都相唐代文章吏部郎萬古
斯人如日月祗今俯于但青梁蕭條自恨

生乎晚追逐何日到汝旁俯仰乾坤一長
嘯不知身世在他鄉

懷信州彭仲愈

盜賊攻破信州城傳聞殺戮到孩嬰故人
往年無信息此時無地避刀兵風雨每驚
鄉夢短鶯花偏喚客愁生蘭溪船上看江
葉長憶同歸載酒行

桃山小港

江流淚入亂山堆山隨江轉勢縈迴天雨
未晴龍出沒潮夜潮生舟往來遠看縹緲
雲相起疑是神仙洞府閑聽虎嘯横不可
到行盡水源空復迴

寄題葉寺皆山樓

聞道君家樓絶奇青山重疊開翠嵐氣
能令窗几濕日光映出樹林遙二月三月
雨晴後千峯萬峯雲起時想見登臨足遠

賞倚欄留客共題詩

寄子元峯

見說元峯亦有年墨名儒術最堪怜山中
到老應長健筆下能文非浪傳習隱往存
問今菊尋盟社結遠公蓮何時釋我塵纓
縛來伴閒雲聽說禪

辛丑元日至正二十一年

新年覽鏡白髮多老將至矣可奈何雲霄

集319 06.1

飛騰无壯志山林懶拙抱沉疴江西江東
地流血村北村南人荷戈生逢此世有何
樂屠蘇飲罷強高歌

詠雪三首

連年臘月不見雪今日開門對雪山勝六
飛花自天上仙翁種玉滿人間淮西戰士
无消息對曲扁舟誰往還試看梅花故无
恙且將濁酒破愁顏

積雪經旬白未消紛紛又見六花飄野鹽
滿熟堆千頃雲鶴飛輕散几霄草屋晚來
寒凜冽江村歲暮景蕭條題詩最苦无佳
句那得騎驢過灞橋

昨夜苦寒不可當晚趁雪侵三尺強江上
光搖瓊玉樹空中碎剪白霓裳征夫貴客
廢行路草舍扉門楚絕粮來歲豐穰頗可
卜吾儕猶及見時康

寄陳彥卿

樓臺近水山海頭翠雲影落小窗書卷臨
昔日同諸彥羈旅經年憶舊遊故園經花
春入夢滄江風雨夜生愁不堪老去悲離
別歲月无情入水流

寄顧仲明教授

長憶清華翠色寒北窗對酒几回看鼎煎
浦口留魚白盤簇蘆頭樹黑舟去往正期

娛晚之亂離俄歎失清懽故鄉回首江山
異落日門南獨倚闌

題中峯樓

中峯之樓風景幽山花滿屋翠雲流海天
日出蓬萊近月夜清煙沅澧浮澡上松陰
歸晚獼麈前花樹語春鳩嬉州渺·黃鹿
裏此日登臨是勝遊

贈陳性初

蘇米别後正作惡忽見吾宗喜欲狂他人
何如同姓好流俗都緣薄利忙道友交遊
追古昔文章品藻出尋常青雲期爾飛騰
早辭閣諸公鬢已蒼

寄高晦叔東簡竹道源

每憶西齋竹色深東風新筍想成林一春
彈鋏梁溪上何日移船漢水陰高子平生
偏愛客行公與我最知心相期白首交情

在歲晚鷗盟可重尋

送馮升伯航海歸

江頭木落晚蕭蕭送客滄江萬里潮過海
青天纔咫尺調帆白雁共飄飄故鄉霜後
魚蝦熟十月山中蒓菜饒思爾到家无限
樂歲寒清隱可能招

獨坐

獨坐東南日向晡風高雪冷雁行孤青山

天際連孤越白水秋來滿太湖海内干戈
猶擾攘漫令西囿近荒蕪文章未必能違
世深慨飄蓬歲月徂

挽許慈父處士

射虎縱橫瀟灑郎少微星殞避旄頭肯仙
生托雒陽夢羽化今從長使遊池上鳳悲
春雨里松間鶴去暮雲愁誄公賴有燕公
筆解使清名身後留

贈醫士陳宗正

吾宗雅愛北山居几上常攤素問書橘葉
秋浮石井杏林春綠滿庭除宋清楚客誰
能很扁鵲回生信不虛海内即今成痼疾
問君醫國計何如

送陳與公入京

掾郎文彩吾宗彦謾柯之京意氣雄碧海
五更北斗歸帆六月掛南風九天宮闕祥

云合萬国車書此日同看海飛騰方綠髮
煙簑應笑白頭翁

題聚禽圖

畫禽无数雜雌雄畫筆能追造化工白鷺
彩鸞洲渚上班鳩錦雉樹林中双双上下
飛相逐箇箇分明態不同安得小亭依綠
水朱欄盡日倚東風

濯足秋風圖

千峯翠影落涨舟高人濯足滄江流遠天
光動玻璃碧西風木落瀟湘秋渺渺乾坤
大瀛海悠悠今古一浮漚亮斋之圖在何
處從此乘風萬里遊

謝戴文質僉院惠草帽

細結夫須顔色新使君持贈意偏真王川
使易煎茶帽元是逃地漉酒巾影值水波
浮晚照黑遮霜鬢濁秋塵深慚欲振元覽

玖感戴盛忌拂拭頻

遊靈山寺

舊聞海上有神仙今見樓台島嶼間鰲背
千年開佛國鯨波十里隔人寰風吹僧影
浮杯渡雲送龍身聽法還遮世擬從支遁
隱塵籌吾已交投閒

東林院在陳家埜

佛子神功世莫論空中擲把作峯巒貝宮

萬疊金銀爛琪樹千章紫翠屯白日風雷
生樹底青天化雨散雲端何當律我烟霞
際一榻盛辞野閣寒

送孔正夫赴會試

冬日江頭梅蕊新鹿鳴歌罷送嘉賓杞天
南省已驚俗对策明堂亦絕倫桐樹朝陽
彩鳳鳴桃花春水化金鱗高堂白髮俱強
健早聽泥金出紫宸

趙氏祖墓大樟木

翠拂蒼穹蔭綠煙地靈一氣萃山川孫枝
直聳三千丈爽葉曾經幾百年詩禮語根
資伯仲衣冠庥蔭續曾三立槐門巷應相
似何似君家庥澤綿

黃河

河流幾折自崑崙海內川流此水尊概之
東南元日夜聲喧雷雨動乾坤禹功曾鑿
不繫舟漁集　卷七　十七
三門險漢使宣窮萬里源千古英雄爭戰
處舟人指點尚能言

自明回温留寓郡城不得遂歸田之
願述懷有作

西風落葉送清秋力疾凭欄寄遠愁政慕
陶潛歸來里翻為王粲客荊州山峯遶郭
東西起綠〻白髮纔中生年來分病添衰
老節物閒懷能酒杯

過青華山訪曹子白不值留宿僧舍

青華山根紫石洞僧家結構林泉幽為憶
看書生白日相從策杖來清秋煙霞滿目
共誰賞猶鶴有情邀客留尚攜有灯对今
夕逢君煮茗話離愁

冬月夜夢中得句因續成之

今日冬至陽始回客中元輔廣持盃乾坤
萬里風塵滿南北何時道路濶白髮頻添
不繫舟漁集　卷七　十八
遼繡渠壯心都冷剩殘庚中興早看云台
築居去何妨臥草萊

劉山驛

馮公嶺頭樹可數劉山驛前花正開白日
同行如夢寐長年作客暫歸來生涯偶
青藜杖窮思都遏渴酒杯野店老翁驚再
至自怜不是棄儒才

題白鶴寺瀑布

白鶴寺前看瀑布丹霞洞中生蘚苔千古
萬古流不盡前山後山何處來風吹散作
晴天雨客夢几聞半夜雷我欲挽歸霄漢
上徧今六合洗塵埃

客南塘作四首

亂離作客最閒閑目送歸鴻去復潛咫尺
家鄉成異域朝昏烽火映前山學仙无路
遊三島避地何時到百蠻獨立風前杌短

髮懶將明鏡照衰顏
春來日日趂西風吹送浮雲過海東花落
名園荒草滿燕歸華屋故巢空陶潛解印
閒居久王粲登樓作賦工旧日交遊多白
首時時相見慰途窮
雨霽南塘春水多日光浮動綠生波風前
无數蜻蜓舞柳底成羣白鷺過垂釣老翁
真可畫盪舟女子最能歌恨看景物渾依
舊飄泊風塵奈老何
江頭元計問刀舟扶病寓樓古寺畫風雨
鶯花成寂寞干戈詩酒廢賡酬衰年白日
愁邊度故國青山夢裏遊見說王師向淮
甸早頒傳檄定南州

和陳君從中中秋對月二首

海風吹月上江頭碧落沉沉白露秋對酒
何人聞綺席題詩有客在江樓一天星斗

光全淡萬古山河影不收極目南溟仙島
近來槎欲放釣鰲鉤
鄉恨中秋對月難天時人事極堪歎几年
愁向他鄉見此夜欣從故里看光射玉龍
鱗甲動影翻翠鳥羽毛寒已拚醉倒金樽
側百歲光陰若逝湍

楊建德名其居曰竹泉求予賦

繞竹流泉帶草廬眼中得此稱畫居荷節

移蘇清无比閒往穿渠計未決書吠翻風鷺翠羽鈎絲牽雨出文魚棲遲自得邵園樂不羨人間駟馬車

不繫舟漁集卷之七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八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校

五言絶句

思親詞

淚滴東甌水，思親欲見難。水流終有盡，見淚幾時乾。

送興量都事還京三首

家臨東海住，身共白雲閒。不為瀛洲客，終年不出山。

出山連日雨，送客大江湖。天陰開晴色，雲帆去影遙。

日照離筵酒，風吹去客舟。不如東海水，相送到神州。

題畫二首

桂樹高低綠，泰山遠近青。僧歸雲外寺，客

集349-071

坐水邊亭

晚嶂青螺起，晴雲白練舒。林間茆屋小，與舉似吾廬。

乙亥四月十九夜夢中作二首

芳草滿平地，暮雲生遠天。空將舊時淚，洒向落花前。

烏鵲鳴宗樹，椒花送瓦尊。双親堂上坐，執爵有諸孫。

題画四首

山圍桃與李，春日競繁華。石上幽蘭樹，秋水自作花。

茅舍當初满，幽窗夜方静。美人期不來，月映梅花影。

愁來生白髮，門滿復何愁。應被春光惱，多情雪滿頭。

芳草綠净姿，開花媚長夏。蛱蝶自飛來，豈是忘憂者。

題水仙花圖

草木凋零盡，風霜逼歲華。湘江寒夜水，獨照月仙花。

訪楊汝楫遇其飲酒不相見

為是揚雄宅，頻酒暮往來。草玄人醉卧，惆悵把琴回。

題丹邱生柯敬仲竹不

雲煙迷紫閣，風雨暗丹邱。仙客今何在，凄涼竹樹秋。

題子昂折枝竹

帝子啼痕濕，湘江暮雨寒。絶憐根底後，留得一枝看。

絶句

地避泉流礎，庭虚石卧雲。丹楓行小蟻，蛛網掛飛蚊。

雲含紅腰斷風回雨脚斜淺灘屯宿鷺高樹繞棲鴉

雁字

橫折成午点行間見八分書空有底恨落日映回天

紅葉

片々染秋霜枝々映夕陽從繞紅勝錦只是惱愁腸

題王景略捫蝨圖

頭岸烏紗幘身穿白布衫英雄如不遇捫蝨對誰談

禽名詩

遊子歸心切提壺看落紅告天々不語愁殺白頭翁

藥名詩

天大懷遠志兒女苦參商過海防風浪何當歸故鄉

六言絕句

贈諸葛東山

丞相名傳萬古遠孫學足三餘試問東山高臥何以南陽草廬

不繫舟漁集卷之八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九

元慶元路錄事平湯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七言絕句

送章好德還京二首

滄海天影落波間使者樓船六月還水底蛟龍眠不起晴風打鼓過成山

北望燕山倚舵船水程十日到通州宸居縹緲青霄上閶闔門開拜冕旒

題蓀菜圖

粟里田荒舊日歸手栽蓀菜雨根肥只今客裏看圖盡惆悵江塵滿目飛

赤城春晚圖

晚日雲光映赤城瓊台天近碧雲生世間車馬紛如蟻誰聽仙人弄玉笙

清港渡

清港風頭坐夕陽蕭蕭隻影寄他鄉天邊不盡青山色若比離愁々更長

題獻俘紀圖

西域狻猊百獸尊照人冏冏紫金毛當年入貢來跣勤誰向明堂諷旅獒

戊子元日客中有感二首

烏鵲繞樹聲啞啞新年已過更思家弟妹堂前稱壽酒吾身飄泊海天涯

生平若有文章癖老大仍悲歲月增館閣祇今持隱逸吾曹何日見飛騰

題花竹翎毛四首

棠梨三月吐花稀布穀飛來樹上啼想見小園微雨過春光都在石榴西

梨花木雨帶嬌羞獨立枝間一鳥啼若遣美人初睡起定應無處着春愁

秋林物色晚淒淒寒雀飛來棘上棲最處

石根青竹好天空不見鳳凰啼

乾坤費盡歲將闌竹葉梅花獨好看可惜畫禽棲不穩霜風日暮羽毛寒

題梅花二首

夜宿羅浮酒半酣霓裳夢裏舞毿毿覺來月在梅花樹雲限情愁落海南

西湖載酒負幽期想見梅花似舊時曾憶倚窗清夜香雪晴月照過橫枝

東坡遊赤壁圖

石壁懸空樹影空江船載月鶴鳴孤須知蘇子登臨地不是英雄戰鬥場

題畫

夕陽殷紫滿秋山松下茆亭只數間獨棹小舟溪上去何人得似老翁閒

白蓮圖

佳人翠袖玉為容淪落清波恨最濃千載香魂消不得至今化作白芙蓉

溪山秋色圖

古木槎牙夕照間蕭蕭秋意滿溪山東風擬覓王真子不見漁舟繫石灣

題戴悅齋兄弟墨迹

戴家伯仲舊知名聞道臨池筆意精今日晚窗看墨迹風流髣髴見平生

王子猷訪戴圖

月照清溪雪滿山孤舟乘興只空還一時未住同兒戲風事流傳滿世間

即事漫題十首

日日西山黃氣昏時時戰鼓響江村愁看春色隨流水那得閒懷對至尊

年年花發可憐春今年見花愁殺人不是風光近來別祇緣兵戰此時頻

連年鐵騎向山中晚起傍看野火紅三百

壯夫同日死千家居室一時空
老翁憶子哭聲哀媍怨征夫去不回前日
山中新戰死昨宵夢裏見歸來
悍吏登門横索錢人家供給正憂煎官糧
預借三年後軍食尤居兩稅先
農夫江邊立荷戈去入南畝種嘉禾今年
妻子愁飢死活到明年更奈何
疍海居人不種田捕魚換米度長年釣船

漂泊都狼藉老稚流離哭向天
將軍披甲氣如虎猛士操戈命若絲高坐
談兵真莫敵前軍戰死竟誰死
江海波濤日日生山林豺虎復縱橫老夫
僻在深村住恰似春蠶繭裏行
兵革相尋十余年十人九死一生全近聞
閩漢王師出何日南來掃瘴煙

煙江疊嶂圖

煙波千里楚天長疊嶂青青入渺茫江上
漁舟原不繫祇應枉我釣滄浪

八月十六夜憶何汝樵林布顏追思
往事悵然傷懷二首

月滿階空獨自行思君偏動舊時情少年
相見今頭白幾度中秋看月明
廿年曾憶夜相過共賞清光對酒歌天上
月明還似舊故人分散奈愁何

貞婦詞五首

處之麗水葉氏女嫁為潘家婦處潘葉
女歸家從父母居白巖岩中興弟婦王
氏以死自誓賊至王先自經死葉與其
妾新葵相隨投大甕中甕破因投崖
下死鄉人為立祠焉

白巖山若白雲根翦紙那招節婦魂澗水
流乾巖石爛精靈終古在乾坤

女子歸寧婦有夫妾知事主肯逃遁策家
一旦三人死同门節烈絶世無
玉質追隨捐絶壁悲風蕭瑟起松杉舊傳
古蹟青楓嶺今見高樓白石巖
紅巾攻破處州城多少男兒入虜營何似
婦人能守節千古英氣死如生
白石山頭貞婦祠鄉人時節薦香粢諡
收入春秋筆節義堪為後世師

題蟹

昔年作客到淮陽飽食霜螯一尺長几度
秋風橙子熟樽前空对菊花香

子昂圖

風動秋山日色晴舊時林苑盡荒荒王孫
去國猶无恙解寫江南竹樹圖

秋雨四首

九月以來天色晴一朝風雨洞還生客鄉
白苧那禁冷浸海歸舟未可行
籬邊黃菊開正好晚來雨過盡離披客裏
寧悲秋色老還怜損打故園枝
雨腳斜分萬點々夲只々愁入夜更凄々家書
可忍題燈下歸夢那能到屋西
老親億于海城邊舍弟思兄風雨前秋水
夜來添一丈枯藤應望下灘船

棘上雙禽

山禽並立羽毛齊日落風寒棘樹低擬待
洛陽春色好牡丹枝上伴鶯啼

劉景玉贈蕙花口占絶句謝之

故人晚寄盆中蕙遺致双枝几葉前祇恐
孫根句引慣朝々準擬送新鮮

景玉和韵未覓荷花復成二絶送花
與之

荷花々落蓮房在不似蘭蕙須風前漫遣

數朵供玩賞深恰佳賓語芳鮮
覓花仍許爲閒從瓶罐應籌置席間但得
双樽詩徑蟻不須多品競紅鮮

贈星士陳光大三首

有客布衣紗帽鳥相逢華髮更清癯胥間
歷卜青雲士他日還應到我无
憂汝讀書不作吏少年蹉跎今老成日々
閒簾肆中坐高談禍福使人驚

底用麤糧去遠遊只將奇術動公侯京都
春色濃如酒三月桃花滿御溝

題水仙

深冬滿雪送年華野草全枯未作芽賴有
小園春意在新闢无數水仙花

送牛德大三首

送別都門酒半酣綠楊芳草憶江南故鄉
三
閒道風塵起欲寄家書不忍函

四月西湖景最奇使臣行役到家時画船
載酒輕々蕩江柳籠煙細々吹

蘆溝曉月圖

蘆溝橋西車馬多山頭白照日青瓏瓏蘆
亦有江南賦愁聽人出塞歌

翎毛

幽鳥毛翎也自奇竹邊孤樹立多時祇今
何處无羅網落日空郊怪所之

陶隱居畫像

註就神農本草文高風欲繼大茅君羽衣
不受人間聘句曲山中多白雲

李息齋竹

薊邱墨蹟重今時一尺琅玕價不貲想見
小窗秋雨後酒醒貌得過墻枝

覓熏香

君家自造熏香品絕似番禺船下來謾道

小詩從汝乞已遍微吟待人回

乙巳元日客中二首

去年新歲客東甌今年新歲泊海頭北望
家山三百里南風何日送歸舟

老鬢𩯭梳添白髮客樽强飲對新年此身
那巢山中鶴夜々歸棲碧樹顛

久雨二首

新年新雨連殘臘一月渾无一日晴晚起

鶯聲都寂寞寒深柳眼未分明

春來殺氣連天地海内民生寄甲兵獨客
倚欄愁更老隔墻時听午鳩鳴

藏春亭四首

倚欄祇見四山青竹外墻扉盡日扃絕處
園林風景好韶華都在水邊亭

亭前花木滿園栽李白桃紅樹々紅春色
惱人渾欲醉双々飛蝶過墻來

細听流鶯宛轉歌對花不飲柰春何日斜
醉卧階前草不覺沾衣柳絮多

好花園裏四時開誰道春光去復來但得
玉壺頻送酒不妨日々共御杯

春日送別

昨日相逢今日離東風回首日遲々春深
應有梅花在別後何妨寄一枝

題顧仲華扇就送之京

好向山中草屋居晚涼隨意到溪流憑君
為問金臺客何似漁翁不繫舟

題明妃圖

明妃出嫁離長安撥盡琵琶悲遠天自是
生為延壽誤至今死後畫圖傳

不繫舟漁集卷之九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

元慶元路録事牟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序

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別宗支叙昭穆定長幼辨親踈也流派雖分而其原同出乎一子孫雖衆而其祖未嘗有二以吾祖之一身而

而爲子孫之千百非譜曷以明之然觀今世昌盛之家族之无譜者固多矣有譜而泝及乎遠者亦多矣族而无譜則不知其本始之自所忘其祖有譜而泝及乎遠則指他人之先以爲吾之先誣其祖也爲子孫而忘其祖非仁也爲子孫而誣其祖非智也二者君子之所不與也陳氏有虞帝以來不知其幾百世矣而吾祖則在吾季時自閩之長溪岸避亂遷居平陽今已四百余年入宋爲鄉之望族〻舊有譜已失于大德丁酉風潮之變高生也後志在修輯而无所考見乃廣詢諸族之故老及搜尋先世遺簡殘牘略得其宗派流傳之一二因次序之以爲陳氏之族譜爲失其名者則闕之而猶著其字傳疑也得其寔者則謹而書之傳信也斷自始遷以下而又

及夫居閩之世而不忘其祖而亦不敢泝其祖也嗟夫先王之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至於陸其族在上者既立其宗以統之又有不陸不陸之刑以糾之故服雖有降而凡同族之人无有不相親相愛而未始相背棄也降及後世流偷日滋而上失其政富貴日驕賢力而爭其而手足同氣猶相視如途人而況於服之窮乎況于千

教世之遠者乎吾族之子孫者盍亦思法古人之厚而戒今之世薄乎此高所為作譜之意也

易書二經通旨序

予友趙君若易書二經旨通取經文意義之旨似若比類而條析之或會而同或別而異大而為天文地理細而為物微而為性命道德陰陽鬼神以至於先儒之訓詁

凡有所疑靡不辨決嗚呼力亦勤矣朝廷設科以明經取士而試以經義之文易用程氏朱氏書用蔡氏之說二經之傳疏數十家言學者記誦尋繹或自少至老不能究一經及就試場屋主司發難則握筆瞠視不敢措辭者往往有焉趙君獨能研精探賾貫穿融會辨其肯綮剖其蟠錯使習是經者得而觀之如獲指南之車不待問途而能究可至其餘於主司之問也何有然則是編之有益于學者固不少矣雖然士之明經豈專為科舉計哉聖人之道非經不傳學者讀聖人之經則當求聖人之道是故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機而動不違乎是則深于易者也觀二帝三王之心唐虞三代之治而以之修己治人則深於書者也若夫逐溺于文字之支離

而徒以是為進取之媒者亦豈趙君之所望于後學也哉

四書管窺序

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于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于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

貫戴諸方冊宏深簡奧而其理寔具于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視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視則鹵莽而疏略以僻而求則穿而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于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為集註章句發其義理究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世其辭詳以密其趣懇以長天下學士所

共尊信至于受業私淑之徒又為之發其緒餘傳釋廣紛然間見而層出背為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辯日起政愈多是以明朱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為道也庶幾矣

顧氏文録序

顧君仲文録其先世雜文凡若干篇編次成帙題曰顧氏文録而俾為序其端序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之君子死而不死者有所立也立德立功尚矣而言之可傳於世夫豈易乎哉言之不文則其傳也不遠此君子所以貴乎文也文之載乎道者蓋難言之矣指事陳辭摛章摘句雜若異乎古之立言者然其稱述論議往大唱剛藻思縱橫才華發越有以夸異才人而流溥于後固亦當世之所重也吾鄉

望族蓋非一姓而顧尤為時所宗自他姓而現其任固有顯焉者矣其貴固有厚焉者矣其小姓支派亦有蕃衍者矣然而文人才士彬彬輩出未有盛于顧氏者也嘗聞之長老言其在前朝時試藝場屋者比肩聯首策名進士前後不乏而通經博古聯號詞翰為鄉人所推重者乃至八九十人然則顧君之所録特存一二于千百耳

繇漢世族務以爵位相高一再傳後泯沒
于元聞其有可稱者鮮矣蓋顯榮于一時
者卒不免于草木同腐而垂聲後世在此
而不在彼也觀文錄者亦可以自廣矣是
篇以錢塘王節君上蕭侍郎書為首書中
所論朋黨事著明深切直氣凜凜足以廣
頑立懦使讀之者千載而下猶可以想見
其為人此又顧君托始垂訓之深意也豈

徒曰文詞云乎哉

王季修字序

王君福慶其字曰季修翰林承旨巙巙公
為作大字書當代名公敷繹其義以為說
言夫修德致福之道詳矣季修揭諸座右
以朝名觀省焉夫男子冠而字所以尊其
名而貴其以成人之道則為之字也得不
寓夫儆戒之意乎於字而寓乎儆戒之意
則聞朋友之稱之也其心豈不惕然思有
以踐其實乎古人盤有銘几席刀劍戶右
有銘蓋所以自儆也今也耳稱己之字而
目諸公訓之告辭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比
之銘盤几席刀劍戶牖以自儆者矣以其
若以朋友之稱字為尊乎己而衒諸公之
文以夸于人夫豈季修之意哉

吳氏世譜序

古之人尊祖而敬宗敬宗而睦族民族之
所以序也夫自一人之身支分派別而為
千百及其久也有富有貴有貧有賤敗與
親疎于是相視如塗之人歷世愈遠疎者
益疎甚至于富而役隸之為其故何哉由
圖譜之不明也是故世族有譜然後知夫
派之別也而其原同支之分也而其本一
貴而不敢遺賤富而不敢忘貧則民于是

乎不偷而俗且歸于厚矣然則族譜之作
乃所以序昭穆辨長幼別親疏而尊祖敬
宗睦族之道舉在於是其所繫顧不重歟
嗚呼王政不行宗法廢久世道下偷日趨
于偽薄纓冑胥降為皂隸故家舊俗有譜
存焉寡矣而凡同姓之中或貴且富則以
貧若賤者為非其族而遠焉不知恤故吾
每觀人之族譜未嘗不興感於斯也吳氏

之自閩遷平陽今十有六世矣其顯名於
世則有太常博士白齋先生蘊古及登仕
籍者若干人世譜所載支派非一而疏遠
非遺後世子孫于山吉合族之際考諸圖
譜以明尊卑夫豈有富貴貧賤之相棄而
而不相睦也哉此蓋古者敦厚民俗之遺
意固君子之所尚也因為之序使覽吾文
者或有儆焉則孝悌之心豈不油然而生
乎

徐氏族譜序

譜所以紀世系也氏所以辨宗族也族久
則世遠世遠則親疏非譜以紀之則同宗
相視若途人曷知所自之本于一原哉晉
宋以來遂分差次歐陽公用漢年表法蘇
老泉取禮大小宗為自高曾至孫五世而
一遷蓋以上下雖或不可見而知之亦可

以推而知之庶不失于虛无之消也坊郭
徐氏一十七世孫士琦明蔡氏書肆進士
業古家譜屬予序之予惟故家舊族之子
孫所以歷年愈久而愈繁者皆由祖先吉
慶累仁而致之也徐氏自晉天福間于閩
之秦川徙居平陽縣西其後散居不一獨
邑之繁衍登名仕籍代不乏人故志稱昆
山下孔徐多貴盛則其世族可知矣今士

培殖能修葺舊墦使根株枝葉燦然〻後人溯流水源所生而致是亦孝之大者也呼祖宗以孝義之構而致族祭子孫以孝義之推而修典備古人致重于斯誼不信乎若士靖者可謂賢矣于是乎書

山中白雲詩序

天下之物凡可以適意娛情者苟非其所有則必竭盡心力以求〻而且不能必得

苟得矣又慮夫掇禍之患重因而鈐惟恐有竊而伺之者而人方且因而肆爲爭奪使之不得以有其有是則物之可愛可玩者適足以累大人耳若夫不勞心而得不用力而有得之而人不嫉有之而人不爭此山中白雲所以爲可貴也然世之人鮮有知愛之者矣惟方外詩畫之士時有取爲吟圃君子南居玉環之靈山遠塵垢絕世紛全璧珠璣之寶錦綺羽翠之華象齒犀角珠貝外國之珍乃世之所愛所玩者舉不足以易其性情詞其心貴而獨爲所居室曰山中白雲其好尚可謂異矣且夫雲之爲物其來無方其去無迹舒卷自如變化靡常或隱而藏或散而雨千態萬狀若有若無可玩而不可執可望而不可即昔南澗居是室結跏而坐因禪定起

現白雲往來于山谷中謨〻乎與身同虛退〻乎與世同寂諳〻乎與之俱遊于鴻濛之上悠然獨得其趣而豈知世俗之所能知哉今南既以之自樂又能求歌者歌詠之且徵言于予故爲之序引使知所南者觀于是詩而又以見其志之所在其不知者亦可因是而得其爲人矣

望雲圃詩序

凡為人子之愛其親也在乎左右則敬養
之禮備違乎膝下則思慕之情深故雖顛
沛流離之際耳目不及夫形聲之接而所
以思其親者曷嘗頃刻忘哉昔者詩人于
行役之勞而不得終養也則有陟岵之篇
蓼莪之賦發之于性情形之于歌詠使後
世讀之者感慨之意猶不能已又况于身
處其地而親履其事者乎常熟繆侃叔正

世居海虞山之陽至正丙申春二月江城
陷叔正避地荒野時父仲素君為掾江淛
故父與弟皆寓居杭秋七月寇犯杭城二
弟皆歿于兵若疾叔正携妻子入杭者
覲居无何三閱有警乃奉母度浙江僑居
会稽之柯山既而杭城克復母氏復迎父
所叔正方從事浙東即府廉於職守勿獲
歸侍而仲素君于己亥歲丁大父憂自杭

歸常熟之故里明年庚子叔正且自四明
從居來溫去家千里道途阻兵父子相望
各天一涯十余年間其得在侍側者僅留
杭數月耳叔正每以不獲奉溫凊進修滫
為恨對人言之則欷歔太息乃取唐狄梁
公望白雲思親舍故事俾與元質畫其故
鄉雲山之景及所居之室曰猗猗堂者以
為圖題曰望云而士大夫之相知者又為

賦詩以述其志并寫於上叔正朝夕掛圖
寓所想像白雲親舍之似而諷誦朋友所
賦之詩儼然若身處乎虞山之下而聆謦
欬于父母之前可云不忘其親而切于思
慕者矣嗚呼孝者百行之本而身者父母
之遺体也叔正之思親如是則孝敬之心
常存而所以奉父母之遺体者必將无所
不至矣况勵其行以脩身親乎子孫為之

題薛抑亦古人序詩之意云爾

太史家譜序

自周生賜姓之後生齒日繁而居族日衆由是以字為氏遂以為族周末秦漢乃用氏族為姓或以國或以官而姓氏之流源益雜別矣故有同宗而異姓亦有本異而末同若虞陳胡田之同出於姚閻殷宋孔之同出于子與夫周魯鄭衛同出于姬之

類凡此皆同宗而異姓者也王姓出周太子晉而魏信陵君之後亦為王馬姓出趙馬服君奢而馬矢氏之後亦為馬劉出劉累為堯之後而項伯婁敬賜姓曰劉〻聰亦自姓為劉至元魏烏桓後周隋唐以逮于今或賜以國姓或改從華姓或往隨母族凡此皆本異而末同者是則族之屬者益多混淆而莫考其實矣又況近世家乘族譜之作往〻憑緣攀附誇其先而冒其祖吾豈敢盡信乎若太史者其更為譜以辯雜句完而族亦稀少然初未嘗有雜而亂之者也按太史得姓自齊于餘始見載記其後蒯者戰國有齊大夫敫三國時有建昌吾都尉慈吳郡太守亨蕭梁時有揚州文學叔明郁討初從江南文學居吳興傳至承事府君基復遷臨安承事之子孫

日立出其所著家譜以示余且曰自吾先世得姓以來今已二千餘年矣文學之後逵元聞人且世次之微久將湮沒而後嗣無所考見此譜之所以作也嗚呼立之用心亦可謂遠矣夫盛衰相長理若循環太史之微也久矣為有微而無著異日蕃衍盛大其必在立之子孫乎

送陳國英修譜詩序

溫之平陽瀕海爲州，州之南爲長岸，岸之南有田萬餘頃，皆膏腴也。當山斷處，津渠通潮汐，所往來並海之鄉，田不可耕。宋嘉定中，鄉人林君居雅始爲隄八十丈于津流入海之衝，外障海潮，內蓄清流，敷鄉之人咸賴其利。元至正三年，隄圮，屢修治，勿克完，農民失業，歲以荐飢。越五年，安侯伯仁夫知是州，將白民致其役，州人陳君國

英素有孝義名，惘之，奮然爲己任，乃率衆趨事，散財募工，晨夜戮力，勞之適時，隄成而弗復圮。舉衆且來于君，傾心殫慮，百計作治，至于不遑寢食，不避風雨，靡怠益勤，竟獲脩防舊隄，克復于是。鄉人之父老咸曰：其自今歲且有望，吾無患飢矣，陳君之惠其可忘哉。而文士遂相與爲詩以稱道之。予既美陳君之勞，而嘉吾鄉之榮，其

利澤也，故爲序之，而系以歌曰：隄〻厓崖兮，渫〻洪波。山斷交兮，潮汐奔河，流于川源兮。甘泉爲醨，自古有田兮，不可以禾昔。人往始兮，堙以沙土，隄以其安，衛以防以傑。是潟清流兮，溉我禾黍，食我農兮，寔我庾歲。既遠兮決圮，飢饉荐至兮，爲我農害。思昔人兮，誰復繼續，疾有土兮，爲我興患。沈土築壘兮，下石千艘，再毀再生兮，其役

孔勞，隱以金錐兮，既完且牢，斷截屹壁兮，捍遮歸鼓，謂是爲此兮，利我農畝。前有林公兮，陳君在後，自今以始兮，歲其大有。吁嗟斯人兮，惠我孔厚。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拾一

元慶元路録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候官一元較

贈送序

送林希顏歸永嘉序

余少時不知論學取友年弱冠而得林希顏氏既又得何汝梅氏陳允心氏凡余在鄉井所與為友者僅止此耳而余知讀書

為文不自暴棄而流于鄙俗者則希顏之助余者居多焉其後余辭親戚去故鄉而來游於浙之西羈旅數歲思向日所相好者則邈乎其懸隔千里而不可得見也六年冬十有二月希顏來吳中然適余于舍館握手道故感慨疇昔而相視則已俱壯大侵尋入于長老之域矣余以學無成功行不加進將欲廣游道廓見聞蘄有所樹立是故孟浪江海日復日月復月歲復歲不自知其年之邁也可勝嘆哉希顏之來志亦且有所為而以其念親之故不從契濶于溫凊之奉也居無何復轉而東歸余雖愛慕欲挽留之然于義焉可得哉大凡士之學古道思以自別異于庸衆者雖身在困約而出處行藏之際至不可苟也蓋出游則以充耳目之接泄胸中之所蘊蓄

賢士大夫名人鉅公以成其材而居鄉則供養父母篤于宗族親戚閭里以周其行二者之勢常不能兩全然亦若何而可哉蓋亦較所輕重而行之耳使居鄉而父母之情樂居焉可也出游而親之志安出焉亦可也視其孰為輕孰為重而為出與處之計焉夫豈苟哉今希顏之歸誠有得其重者第其跋涉道途乍往乍返為勤亦至

矣吾猶將何語之哉林氏世多文人而賢
之從大父碧梧先生嚴父伯與先生皆能
學篤行君子也若歸而朝夕侍焉而又窮
究經籍尚論千載則所以成材者又奚必
千里之外也耶予其行姑序以為别善于
詩者歌以系之

送吳起元之金陵序

金陵當大江以東古稱佳麗地至今為士

大夫淵藪朝廷耳目之司在焉其達官仕
往知礼遇賢才拔引士類是故士之俊萬
之能畀日奮者不知京師之金陵也永嘉
吳君起元以壯歲耿介之氣知讀書習律
令抱負所長憤不見知于時發然去鄉邑
浙淛江道毗陵方且適斯士將以覽江山
之盛發泄其胸中滋褐侯門蘄有所樹立
夫豈流俗落落所可比耶起元伯父韓文
先生季父近仁先生皆嘗與教于常兄起
東久職教成均多為賢者所識使起元而
無所挾也人猶將愛敬而樂先道之而況
其為人又如此哉以起元之耿介若是抱
負若是而今中丞公及諸僚屬又皆時之
選汲汲求諸遑遑追逐之不暇不吾之延
元之往果有所遇也已余與起元同里居
又同為客于其行而果微言也故送之序

而係之詩曰白白日照綠水蘭蕙發馨香游
子有遠行采之以為糧手捉大阿劍被服
白玉璫無當途士致致汝青雲傍

送高彥平知高郵府序

知府位四品視一府為長官凡政事無大
小必決簿書不得署不敢奉行予奪譴呵
唯意所向得其人則一境安否則吾民受
荼毒其為職亦甚重矣五年秋大名高公

以無錫知州轉知高郵府高郵界長淮以東轄縣三上隸大省舊稱有魚稻之美俗厚而勤稼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民困以饑俗浸以渝奸盜滋熾其為理殆難當道者重其選故屬之公蓋以公之能為也予嘗慨今世士大夫鮮自砥礪率以官為生相與語則曰某所沃壤可為也某所瘠土不可為也民瘼利弊一當不問惡乎所謂敬

其事後其食哉夫國家設守令為民師帥崇其秩祿而責以六事若利病一已如吾民何吾知向公之不為此也公嘗由泉胥民敬歷中外往往有聲為無錫三年民安之既秩滿而居是邦家無羸皆其為人可知今之往吾又知高郵之民之受其惠也公雅重儒士無賢否皆以禮接故咸樂公之美而歌詩以餞其行

送林伯和歸鄉序

予昔年嘗試黃文舉于鄉愛其才奇崛卓犖志大不竊為文若詩率不事故常語遂與之相好也前年春來句吳始識林伯和氏則黃君之門也人伯和為人大率如黃君而歌詩又似爲余既與黃君友善故亦與之游然伯和抱負磊砢為客幾十年未嘗一旦少得志每令有識者悵之歲五

月揖而東歸過予言别予誰知伯和最深然亦頗齟齬於世顧力不能推挽既惜其去而獨深喜其歸也凡士之懷蓄利器出而無所合往往困心衡慮知自磨礪求是乎內堅其志于世故矣然後所就者遠大宏達雖夫壯歲得意而暴用其氣以無所樹立者相去何如哉今伯和之不遇時惡之非天之欲福之耶子歸力取聖賢書讀之

與若師相敦以古道自任勿以外物戚戚
攝于中孰他之所成必有大過人者將于
是乎余志乎此而未能余有愧于子矣子
是行知伯知者各為詩以餞予故引而序
之

送膺上人序

道原衍公主德藏之明年賓膺為典客事
其七月歸吳乃辭于常往來者皆歌詩以

餞之予不可無言也膺出于天泉澤法師
一門法師賢也來游于衍公之門衍公賢
也二師之文游多四方之士皆賢也膺于
法師為嫡孫于衍公為從游于四方之士
日與交接則其膺又賢也而與為方外友
予得無言乎夫蓬生于麻而直曲木生松
柏間而連卷詰屈物固有化有不化可也
豈非以剛而自持不若柔而自勝者乎故
夫人之與賢居而能如易之所謂順以巽
卑以自牧者雖愚尚可得而化而況以賢
哉今以膺之賢而所與從事者又皆賢苟
能會志匯衆善以充其學其庸可量乎昔
宋有賓膺師以文行為蘇長公所重至今
人稱道之人恐知繼之者不在子耶勗之
而已耳于其行故以此告

送曾子白員外序

天下賓興之士由賢而貢之禮部者歲大
比不過三百人其與九部之選而升之天
子之廷獲奉大對授官爵者不滿三之一
焉夫以區宇之廣億兆之衆總南與北之
所生日月出入之所近所取之士若是其
少也而一科之中又能灼灼以事功顯著
為時所稱道者又不過數人焉是則人才
之難而不易得也較然矣至正十四年左

右榜進士及國子生之中選者凡六十有
八人是科最號為得士其散于四方赫然
有聲聞者蓋班班可數也而求其學問之
精深文章之富麗秉心之方正持己之端
恪未有曾君子白者焉十八年為朝廷命
官廣東臣從僉江南憲閫僚屬以為之輔
曾君于是以江西省左右司員外郎為秩
事官趙明年君以襄贊功績之命自閩來

温之平陽宿留久之予與君有同年之雅
時方臥病家居當兵革艱難之餘而處海
濱遐僻之鄉喜君之至于此也乃數數過
其所寓講明道理商榷古今暇則相從杖
屨訪林谷之幽覽泉石之勝而君無談及
天下事未嘗慷慨太息而欷歔也大抵儒
者之在今世得柄恆輕而任責恆重方其
無事之日固有以先見夫成敗之幾可以

有為而曾不得其柄言之于人則見以為
迂闊而聽之藐焉及夫海內多故紛擾勛
動其勢日趨于壞爛而不可救然後始求
儒者以為用而又動輒有所牽制使不得
以盡其才則復從而咎之曰多論議而少
成事儒者蓋不足與有為哉嗚呼士大夫
之生于斯時也其肝卷而懷之耶亦出而
任其咎耶曾君蘊才德之美抱設施之行

且其籌策謀議亦足成就勳業而共事者
所見每主異同卒不得伸君之志故知君
者咸為君惜之雖然有猷有為之士有列
于顯位言聽而計從則能康天運之來萃
人心之渙今朝廷方更張以亨太平之治如
君之賢必見優禮而尊用由是而行其所
學進思謀于廟廊之上而下膏澤于寰宇
之內此則吾黨之所深望于君者矣君之

還京師也州之人士咸不忍其去相率為詩以餞而高為之序

送周南文歸吳序

吳郡周尚文侍其父來平陽平陽之學者無不友而愛之予向日游吳盡得與其賢士大夫接今以兵革道梗歸耕于鄉離群索居之餘而得尚文焉故尤與之相親厚一日過予愴然而告曰旦日將奉親以歸

且與先生別願有以進之也予既與尚文親厚于其行也悪得無情乎情動于中必形于外又悪得無言乎夫士之所以自重者由其有礼義也交際之無失有礼存焉且出處之不苟有義存焉耳世之昧于廉恥者不知擇其所從蕩然失己而不顧蓋非迫于飢寒則誘于紛華而已然亦鮮有不貽有後日之悔而取當世之譏者也尚文材質甚美而恭謹有文居貧困之中未嘗苟有進取是其賢固可尚已今茲之歸其鄉也養鄉之暇其心勤于學而礪其行堅確其守而不易乎其初非礼之舉雖細勿為非義之得雖大勿舉也夫如是則充乎内者既至而其所就必將有大過人者也

送顧仲華督漕入京序

國朝歲漕東南之米數百萬由海道以達京師米之所出多仰吾郡數年以來盜梗化吳郡之米不輸海漕之舟不發京師外饋軍旅内給百官俸祿粮餉之絕上貽廟堂宵旰之憂江浙行樞密院判官周君以省之命分領平陽給降討逆境邑以寧粮勤累歲克底成績乃謂京師天下之本而國用以食為重為臣子者豈容以避僻

方外而弗究弗圖若得漕運之達無閒多
寡庶幾可以濟先遠近守土之日咸仗饋
餉以成戡定之功乎由是哀諸境內得米
若干石載之巨艦浮海以漕爰命顧君仲
華曰吾以職守所縻不可以親往子其為
我行哉仲華毅然承命初無纖毫難色越
裝戒程略不以家事為意涉風波如履平
陸真可謂男子也哉君子謂周君子是舉

也忠愛不忘乎國顧君子是行也義勇不
圖其私使為臣者皆能如周君其有不盡
其忠者乎為士者皆能如顧君其有不勇
于義者乎忠也義也人之所尚而天之所
佑者也仲華到京之日朝廷必有以嘉其
勤而寵賚之韋布而往衣錦而歸其在茲
役矣于是鄉之文士咸壯其行相率歌詩
以餞而陳高序之

送劉景玉赴金華縣學教諭序

仕于今之世其有位卑而任專可以推行
古道化民善俗者唯學校之職為然凡郡
縣皆有學學皆有師師專掌教養子弟事
郡守縣令治其郡若縣之民以事刑罰成
出守令而教之以詩書禮樂使知廉恥退
讓明孝親弟長之節則必由于師故有賢
守令無賢師儒雖能為治不能為善治賢

學之師日謝諭矣衣、斯小乃職亦重矣
然其秩祿曾不得比書院之長是故上以
輕授而下以慢為居其職者鮮能盡其職
苟延日月以希書選甚者至靡廩廩之委
積而據其贏以為己私是豈皆其人之過
亦其勢然也間有一二知所當務而所以
為教者不過循當世也師旅徵斂固不可
以不給而凡出乎民者必使之均平無所

偏頗而又推惻隱之心以取之則民雖重
困而不吾怨竭其背力而禍變不生可
以保境可以全名此誠有職者乎州縣者
之所當知也里人張子文將爲簿于興化
莆田子文之從事非無意于民者也而過
遇持之多故則其推義十倍于平常之日
矣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鈍之器子文
可以盡心乎哉莆田爲邑瀕于南海不罹

兵燹之患而供億之繁夥蓋有不能免也
當斯民困弊之餘而賦斂之必均撫摩之
必至使之興吾同其利害休戚豈非近民
者之責歟子文之于爲政閔不待予言而
知矣而予又以是告者憫夫世之居職者
不知恤乎民隱以致若是之紛紛也故因
子文之行有感而發焉

送道士邵潤泉序

江陰道士邵潤泉來永嘉永嘉之大夫士
凡與游者皆稱其可與游而潤泉之與人
也不問賢記誦詞章之習月課季試以舉
子程文第其高下而已固能令俊秀之士
爭先科目絶于進取出爲國家之用然而
奔競之風以熾德行之懿靡聞舍本而趨
末其于古人教學之意何如也如是而望
化之行俗之美也不亦難乎哉嗚呼弊矣

同里劉君景玉以帥府檄爲婺之金華教
諭景玉明經而富于學其智足以謀其强
足以立敏足以行之文足以發之推其才
必能易時之弊盡己之職而興今共興善
治者矣景玉嘗抱利器試于有司屡爲其
所抑而居茲職宜若有不屑爲者然官無
大小皆可以行其志不可以其所處之卑
而不敬其事君子之道也景玉往而加勤

爲俾敎彰于一邑聲流于四方豈非子之望于君者哉而亦豈非君之所優爲哉夫庠序之教世俗以爲迂而有識者以爲急頑者易盜煽孽赤子化爲蛇蚖有司以文法治勝卒至用兵戈獮薙之若使衆之有素則民有恒心莫不知尊君親上而各安其分孰有入於邪僻以犯非義乎立民防而導其善其于治化夫豈小補哉景玉之

行也士友饒吉咸相率爲詩予故言教人之事以贈之亦以白夫世之主學校者焉

送子文張君之莆田主簿序

州縣之職最近民而親爲凡民之理亂肥瘠恒必由之自寇盜擾攘以來兵革日用兩根器械之所需咸于民爲取其武將悍卒惟暴戾恣睢是務不顧民之荼毒動輒迫乎有司有司或應之稍緩則凌辱備至故州縣之官雖名令剛果毅不畏強禦者亦莫之能抗也由是不得不移其疾于民以紓己責日施鞭楚于瘡痍膚体之上而嚴督之所出食墨之輩又並緣爲奸則民于是乎重困往往弱懦者流離強梗者反側遂令安靖之區凡吾赤子皆化爲敵者良以此也然則居當今之世任州縣之職而欲其道之行志之伸也不亦難乎矣雖

然君子之爲政未嘗無其方也苟設心以愛民民亦未嘗不愛其惠不貲與之游者必與親狎予今冬始自澗泉旅邸視其藐粹然而和聽其諧談猶炙轂輠而出不窮其行其居適己自如不拘拘于形骸之內而爲世所桎梏者予甚其異爲人然求其能則不能得叩之則笑而不予應詢之人亦莫之知也其學莊周氏之道者也或

曰澗泉好修煉蓋明于內金丹藥術者也夫自老子著道德經五千言有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牝玄之門是謂天天地根而後世為老氏學者祖述其語以為煉形保生之説其法以吾身精氣為藥物用火候煅煉養之謂之內丹丹成者可以長生推原其術蓋出神仙者流方士所謂老子之道本然也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為根柢

恬淡寂寞為門戶守雌抱一勿推其精勿滑其神則自然久生此其要妙者也澗泉學老子之法亦嘗得其要妙矣乎如得其要妙尚假于金丹修煉之術為又考莊周著書推崇老子大較齊死生一彭殤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反其真貴在于達生適化周之論與老子雖若少異然善學老子者莫如莊周後之欲學老氏者求之于

周斯可矣澗泉之迹似學周者由其外以觀其中抑亦有得于周乎予少時嘗讀老莊書今則業於儒術既于澗泉不同道而澗泉之來求予言以以為歸鄉之贈者亟請而愈勤澗泉矣所冀于予者或予道不足以裕乎己予文不足以振乎人澗泉得吾言以歸無益也雖然世有知予者因予之言以可以知澗泉矣

送族弟祥游金陵序

族弟祥早歲在庠衆中能自標異頗涉獵書史于醫方星歷尤所精究向年為樂清陰陽教諭治職之暇則從師學問與諸儒生講明經籍縣尹杜君宗儒甚器重之比歸見予聽其吐辭論議乃知所趨向識見文采皆非昔日比予深歎美其質者化而喜其習之益也今春予自吳門忽過予言

曰祥之濫壯矣馳騁乎鄉里勝擾乎塵俗其何以廣聞見而能有所樹立哉聞金陵為江東名都邑朝廷風紀之司所在其達官往往能礼賢引薦士祥將適茲土庶幾其自今乎予聞其語而壯之且告之曰世之人能自奮拔而致通顯者不可一二數也雖其無所挾負苟有難挽之力猶且成就況以汝之多能哉然予所見則有異于

是固不容默默于汝也凡士之求遇于世者求在外者耳不知君子固輕乎外而重乎內也予將語汝以所重而進汝以為人之道乎為人之道其必由學焉予將語汝以為學之術乎為學之術力諸己而資諸人今汝之往而游也其必資諸人而力諸己乎是故人之資而有道者汝則師之其有文者汝則敬之而友之虛而之志以求

進其知識而之言以求踐其實讀古人之書而觀其行事與其用心勿悅于紛華而易其守也勿習于便佞而濟其氣也勿以為禮度而心實違之勿貌為恭莊而中則肆焉聞人譽己必反而思曰吾誠有美矣于聞人毀己亦必反而思曰吾果有失矣勿少得而盈毋自急而畫夫如是則日求充于內不暇計乎其外內既充矣人不知

吾不信也人吾知矣不遇于時無有也故車之堅可以任重也而人斯載之故弓之良可以射遠也而人斯發之苟汝治車而堅矣為弓而良矣焉往而不為人所求不此之務而急急焉以求人知為事則非予之所望於汝也祥尚勉之哉祥行之吳吳之故人有問予者試以予言質之其必有發汝

贈周元帥序

兵者所以誅暴禁亂不得已而用焉者故善用之則亂息而民安不善用之則民受其禍然用兵之善無他焉在乎將而已矣將得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有度攻守有教勇有大懲芟兇逆宥脅從故雖盡天下而民從之將非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無度攻守無教殘民以逞以至于失律亡師

而殃及其身嗚呼為將之道其可以易言哉自盜賊梗化以來有年于茲矣吾視其將之賢者千百中不獲一二焉其不賢者肩背相摩踵趾相接也是故城邑之隳壞地之失人民之糜亂流離奸宄之縱橫滋熾皆由乎將之不得其人焉耳然所謂將賢者非專善戰鬬之謂也宅心之不忠孚民之不仁若是者不能已亂而徒以長亂

嗚呼古之名將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僉都元帥府事周君守仁抑亦可謂賢將者歟君佐其伯氏僉樞公分守平陽總制瑞安而軍旅之事君寔專其任焉嚴部伍明號令必賞罰信恩威馭士卒如嚴師之訓弟子而愛其民猶慈父之于子也不爾命者俘而戮之有撫降者撫而育之二州之境寇而殄之而人以寧君之力居多由是當

臺交上功於朝自同知平陽州事陞溫州路總管府判官未幾而復受茲職寵以節機之榮重以閫外之寄功澤被于黎庶聲名達于遐邇豈非當今之賢將哉使世之建將旂握兵符者皆能如君之賢則禍亂之勘定也久矣雖然平陽為州介在遐僻四鄰皆虎狼蛇豕之區而截然中處保障無虞用力倍而功難夫以君之果毅謀畧

若統率其師旅以馳驅乎中原其勛業所就豈止若是而已哉吾又未嘗不爲君憾也今朝廷更張庶事以開治功汲汲焉求文武士以備內外之賊而供西行省平章察罕公下兵河南收攬英雋以成中興之烈其獨于避迹罷乎君君其慎守志貞之節以副國家之倚任哉顧君仲明君之氣歲來徵予言爲君贈予故論良將之不易得

而道君之美以致其顧望之意云

送劉仲彬序

往歲予在四明樂清劉仲彬自鄉中來以善數學能推人生年月日時多中上官有倨權者万騎排得意甚仲彬布數爲言不避去將敗未幾果敗人咸神之予始知仲彬之精于術也後數年予歸永嘉仲彬亦自杭回會于真華玄館爲仲彬爲予言序

爲當道推擧授官東歸予且知仲彬之有所遇也今年秋予來城中寓杜氏館命一日卧病招吳元麗胗脈而有著道士衣冠者冀如而來徑入宀室中握予而坐予左不識其何人怪而問之曰吾國章俗而爲黃冠矣始吾以術動公卿謂富貴可立致往來吳越之間七年經涉世故亦嘗溷于而今吾觀世之榮名利達猶春花秋葉耳

吾毋年老奉之隱居因作養真道院于玉環山風林之奧中極嶼將以終吾身焉孔子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吾子所賦于造物者既有定分吾已知之矣君子世果何求哉予聞其言始而甚駭之卒而深喜之而又知仲彬之異于人也今夫奔走乎要津請謁乎權門大可以獲爵位小亦不失潤屋而肥身擧一世莫不皆然也而且相

習以為常其不能然者則衆嗤笑之而謂之迂仲彬乃獨背馳于當世不顧人笑已而甘為迂焉豈不甚可駭歟雖然予乃一世之所共笑以為至迂者仲彬之出處雖不與予同而為世俗之所笑以為迂則與予同此予所以深喜仲彬也予聞玉環在海之中昔之方士以為海中有三神山仙者居之不則畀有三神山與吾若玉環者豈即其地耶方悲世俗之迫阨傾軋擧而遠游他日予或訪仲彬于海嶼之上而要安期羨門以與之接則亦將從子而終老矣因叙以贈之

送繆應龍入京序

臨川危公恭甫大政以其王大父嘗受薦于故宗知臨江府平陽縣公因魯仲衍來官平陽遂俾求訪其子孫今至京師于是

知府之曾孫應龍航海以往以在鄉人皆以為常蓋知生之必有遇也予唯昔人于同年僚友舉主門生世篤通家之好雖遠而不忘俗與世遷此道之廢為日久矣今危公獨能敦尚古道念先世之交誼而思拔擢其子孫傳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使天下之人聞公斯擧而感發興起風俗其有不厚者乎然吾于生則不容無以告也吾聞古者學而後入政故君子不患其無位而患所立今生之意方壯也志方鋭也其質秀以良其氣和以充進取有其階梯抱有其人奚患爵位之不至哉所未至者學問之功也生至京師拜危公之後勸其功業之成文章之懿言論風旨之詳密而就學焉吾又聞成均之内人才所畜生其往而游焉書碩之儒吾尊而師之俊秀之

士吾親而友之而又日讀古聖賢之書以明其理以成其才由是序爵而論官以列于有位豈不與爾祖爲有光乎若然則生之受之于危公也爲不忝而公之峇生也爲無愧矣生尚勉之哉

送林子植入京序

閩家用兵以代猱累十有餘年矣從進師卹凡俊秀之子弟其所業者孫矣攻戰之

書蘇張揣摩之策也以是馳騖乎當道急功走權勢至于聖賢六藝之文乃爲不及之用而莫之習焉夫自道學不明于天下世之爲學者不能推究本源然而枕章家誦人詣古聖之經講求賢傳之旨如有豪傑才是由是而興起焉豈不可以造夫高明之域而盡修己治人之方乎假令不得豪傑才士而使之興起然其心術抗知慎

所趨養生理自足出游貴不假移家九龍山泉石趣仍雅尋山登巖巒采朮瞰幽澗予藥或焚蓉種杏當滿埜吾衰苦多病坐久瘵反髂肌膚日已枯顏色何由赭刀圭倘可分相依作講社

青田山房爲劉養思賦

幽幽青田山積翠高千尋大溪經其南白雲在山陰下有隱者居卜築邃以深開門

面石壁結搆倚松林擣古薜荔長砌閒苔蘚侵眉間戲馴鹿戶外鳴幽禽花卉春佳治竹木夏蒼森秋宵月照牖冬晨冬明今塵坌詎能到車馬絕過臨其中何所有乃有書與琴逍遙足忘世俛仰可娛心酒熟聊自酌興來時獨吟永謝城市喧何用懷纓簪

荼蘼花下宴集時以古人詩莫道春

歸有遺恨興刑挖在此杯中爲韻分得興字

名花閒雨中幽姿媚春晚紛披被高樹的皪映林苑白玉巧雕鎪縞素亂裁剪韶華良在茲紅紫況已鮮忍看落晴雪清芬委苔蘚携酒高才向不專以詐謀權變爲先而習俗頹敗未必若是之甚也雖然此其失有自其化有機能幹其机斯可以見其

失矣要在乎上之人舉措何如爾故夫從秀之士有能不爲習俗之所移者則擧而用之以風天下天下之人其有不從風而化者乎今作茲說戮文教復興所以正人心所以易風俗蓋維其時矣操時之柄者思可不用乎心哉林先子植自幼從其師讀聖賢之書探性命之理當仰尚委靡之日而守之愈確爲之愈勤探討之言未嘗入乎心也名法之編未嘗經乎目也行輩之得志者群笑而譏誚之子植少恤也故予每稱道其美以論夫人爲今將往游于京師子植之爲人非衒其能以求售于人者也京師之大夫士詎有知子植者哉予因言之以爲之先容使在上者知而擧之以厲夫從進之爲學者其于正人心而易風俗也亦庶矣其宜乎

送徐天常入京序

青山引幽蹊攜朋來游歌攀枝徑是樹遠近上坡陀山空無鳥天闊北風多黄菊餘秋英紅葉辭霜柯入林得禅宇結構依嵓阿此僧具茗饌似喜人相過淹留竟日暮談笑仍嫉娑人生若物役適意能幾何來閒數登眺一切用能蹉跎

怡雲軒爲茂上人賦

白雲非可說自適靜者心上人依雲住閑軒石松林生從何來雲歸無出處霏霏靄光影露靄度輕陰含風乍承宇散空低作霖終日覽變態不知飢渴侵至樂得冥契坐默寂沖襟於雲豈有意寓物隨所任真趣秪自解欲言遂成癖傍人有問者微笑撫瑤琴

贈醫者俞明遠

俞君昔儒冠讀書明四下簡冊夜鐙瀾詞章畫揮灑苦厭功敘性迂緩世所舍閉門習方伎探賾非苟且貫穿岐黃篇出入盧扁治業成無全牛閒戶庭求者投刺始下咽愈疾猶解厄活人術有神利物功豈寡聲名在公卿邀請致輿馬同郡士徐天常將之京求予以自壯予語之曰予亦嘗聞夫釣之說乎世有慕得魚而業于釣者其始也曲針以為鉤斷蚓以為餌投竿洲渚之中而魴鯽鰷鰍日充乎庖廚矣既而聞有釣于江湖者其所得之魚乃有大于此焉于是乎以錐鍛為鉤以鮹鱔為餌投竿于江湖之士而鯖鯿鱸鯉日滿乎舟車矣既而又聞有釣于溟海者其所得之魚復有大于此焉于是乎懸數尺之釣用全犗之餌投竿于萬仞之波而垂綸于千萬丈

之沉渤澥吞舟之巨鱗引橫山之修鬐然後知夫昔之封其所得者陋矣今予以儒士史于郡自唐府以至于行府非釣于洲渚而得魴鮒鰷鰍者乎由是而從事郎幕貳大邑非釣于江湖而得鯖鱸鯿鯉者乎今茲之入京師也大官高爵可掇而取之吾見予之釣于溟渤巨鱗修鬐思乎可進乎之釣餌哉子往矣吾且拭目望子之得魚

而進矣然予亦猶波之釣徒也泛不繫之
扁舟垂无餌之直鉤釣于寂寞之濱而求
希有之魚于茲有年矣未始有得也子之
京師而河為有能特竿提吾而釣者吾斯
與之為友矣

送棲學録序

予嘗往來遊縉雲縉雲在萬山間其山之
環縣治者盤欝美秀其藻自山中来經平

水清而流湲意夫風氣所鍾生于其間必
有文雅淳謹之士前年棲君景辰來録溫
郡學與之接察其辭氣信乎挹淳謹之風
而又雅之懿者也不待覩其行事固已燒
得其人矣今春予入城日至學宮時四明
楊君仲如教典之初三衢程君思齊為學
正始所以協力作興者具條理思齊為予
言景辰在職嘗複豪民所侵田及正士田
籍使校舊于學校爲有功然後知古人行
事果有可祀者爲予言而稱頌之以爲
文學師儒官皆賢者庠序之設其庶幾乎
居无何景辰以考滿代衆咸惜其去者乎
則以為士之法為也才之屈為者多矣如
景辰者徼令可得專之勢其友施宜有出
于人特以職之微而建用未甚磊落耳今
四方武備未弛國家以用賢之急藩臬大

臣往、起人于布衣而加之不次之位楷
者獻之渠勇者奴之力景辰自茲以往豈
無知而舉用之者則其將位之顯榮声勢
之流布始泰易量也區區校官惡足久爲
景辰海我于是皆相率為詩以餞其行而
予、為之序

送阜氏二生游國學

朝廷稽古以建國學其師儒皆及天下選

下自公卿大夫士之子與凡民俊秀咸入而學焉絃誦之教必勤肄習經傳之旨必反講明周旋轉避必中規矩祭式獻酬必正儀式月季考試必嚴其程度屬辭角藝必課其殿最故其入而學焉者率有以化質而成才由是四方英敏之士不遠數千里鼓篋而逐志為其出濟膺任立功業者往往而見國家所以造育人才之地而子

弟之欲就其業者不可以不遊也章氏二生善少而知讀書為學當其長矣處鄉里間苦于聞見之局而行藝之墮也將往京師而國學是遊二生之志亦可尚也矣然京師繁華之會萬方之所輻輳也達官貴人其出入則車接轂馬外國奇貨川委而山積名倡異技雜處通巷靚修靡之色則目眩于視聆曼衍之聲則耳熒于聽其中為有物搖者乎故成均之內雖可以化質而成才而志之未堅定者亦以易遷已況自大學之道廢而未修為教為教記誦文詞之外无為為學果為己乎聖賢之言人无不口若翕泰之何為哉術也善也其亦往而慎之矣貴而崇高吾所慕為也縱嗜遊吾所狎為也道德之遵者吾師為行業之懿者吾企為內為義理之求而外為感

武儀之習夫如是吾將見其質之速而才成之易也爵祿之至乎何有今天子弟在家多恭謹以自持而其出也或流蕩而無檢是故業成于居而學墮于游世之若是者眾矣然則吾與二生之行也忠得而忘言耶

不繫舟漁集卷十一終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校

記

平陽州儒學增田記

凡學校之經用有師弟子有廪膳士之當者有養春秋釋奠有簠簋俎豆之實苟咸之所入無以為出則庶事闕遺師曠業而

學校廢矣平陽舊為縣學之田素寡後陞州吏設教授員廪費倍昔而田勿加多歲所收穀以石計者不過三百二十春祭之贏教官之祿且勿給是故訓導之師恆虛其席而絃誦之聲未有也嘗聞前後之嘗教及官士雖或病之而其力不足以為至正十九年天台陳鑑翁來為教授慨然興起以學校為己任越明年春南臺監察御史易晉金刺孔訥行部閩廣取道于溫三月之吉適臨是州乃蒞學宮虔謁于先聖先師遂登講堂慰勞多士宣布德意環列峴視罔不欣肅因覩學師缺員生徒稀鮮乃詢其故鑑翁具以膳廪空匱告二公惕然曰崇學尊教寔我國家盛而勉厲作興之豈非吾職所當先乎乃言于副元帥周嗣德曰自吾入茲境民苦不知有干戈

者為子之保守撫綏斯土厥功茂矣然當海內用武之日吾民得以安居無事心洞庠序之教使之明人倫而知禮節匯為治之急務歟州之有學蓋以教民而田勿充以贍士教奚由興盍圖之元帥曰諾爰撥在官之田若干畝歸諸學且籍其入專為師弟子廪膳費而俾來徵記于余余唯學校育才之地凡士弟來游于是者將以漸

摩乎理義之訓涵泳乎道德之源少則習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長則業夫修己治人之術始之爲士終之爲聖賢其所以爲教而學者關大如此則其養而食之也庸可問乎而凡師弟子之食其食者得不思夫爲教之本歟與夫爲學之道乎異時吾見禮樂之教行俊秀之才成居則有以孝親而悌長出則有以化民而善俗是則增

田之功有補于學者豈小乎哉蓋非御史之賢無以成其美非元帥之賢無以拓其規陳君之志由是而獲遂然則書之以昭示久遠夫孰曰不宜至正二十年秋七月望記

棲雲巢記

人有居于巢者上古之世其民蓋嘗爲巢而居矣自上棟下宇之制興易營窟以宮室于是乎高堂邃宇重屋廣廈而猶不足以居也詎肯處危巢以居躑躅哉予來華亭乃聞有巢居者意其必遯世俗離人群而與鸛鶴並棲于叢木之上也乃往窺其居則爲屋數楹深廣丈餘而表其名曰棲雲巢怪而問之主人王人曰若豈欽吾之名實乎夫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而人之寓形宇內俯仰一室者亦若是而已

日堵九埏千門萬戶窮勝巧而極壯麗其自處也不過膝又有異乎鷦鷯之巢者哉然則吾之蝸室豈非吾巢乎且吾之居是巢也除風雨絕塵囂俗慮不至鳥唯白雲往來其間與吾同處同休吾游而嬉雲兮我隨吾倦而息雲兮我即我臥雲衾我坐雲席吾依雲而棲而雲之與吾未始相離也是故有棲雲之名若以吾之巢爲小乎

大而視之而萬物以天地爲巢天地一巢也寄吾巢于天地之内六合八荒皆吾户牖也吾又泛觀乎天下之物苟可以玩目娱心者非有力不能致彼造物者從靳于人惟雲也出入無常變化無方不與我貧而獨與我親取之以自怡而人莫與争吾將始終與雲棲于是巢之中淡泊乎相安逍遥乎無爲世之知我者必且我爲有巢

氏之民吾于是釋然而喜謂主人曰子之言似有道者吾爲之筆之遂書以爲記巢之主人楊君伯成也記之者永嘉陳高也其時則至正甲午八月朔日也

碧山堂記

自平陽州治西南行七十里其地爲鳳奥凰奥之野多山其最高大而特起者爲許峯許氏世居焉故山以許姓許份景文所居之屋曰碧山堂環其屋皆山也故堂以是名堂之前正面許峯若屏障羅列去屋可三百步左右之山翼附乎其旁若虎蹲鳥騫鸞判圭峙其近可挹而撫也卉木春榮松柏冬秀朝暮飛雲白夕陽凝紫奇態殊狀且萬萬變景物之勝咸萃于斯堪極而視凴几而睨不待登高涉險而鳳奥諸山舉在乎目中矣大抵因勝概于邱壑者

多在寥闃之境崎嶇狹隘人迹所罕至誅草莽懇荒穢然後築室而居苟自非遯世絶俗之士未有久而不厭者也今斯堂在衆山之間而宅乎曠爽許氏之族蕃衍父子昆季蘭輝玉映賓游之士亦復數有至高者早晚會聚時節燕飲歌詩諷書弈棋鳴琴寢處游息衎衎如也與夫居岑寂而進虚空者豈不相去遼絶哉嗟夫碧山之

幽與斯堂之美世之好奇喜異豪貴有力者雖欲以千金致之而不能得今景文獨擅而有之然則前之來登宇而貽孫謀者亦可謂弘遠矣許氏其先由閩來居此已數百代有聞人在宋時有自進士至郡守太學生入仕者前後相望蓋鍾淑之氣又有鍾乎人非但所居之勝而已也景文有才幹能保障其鄉里又數佐官府討賊有

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將于是乎在

水竹幽居記

福城東門之外一里爲金鷄山山之陽爲東禪報恩光孝寺寺之左右其地多閒曠雖習城郭無異坰野川順師來主是寺于兵兵之後重建梵宇不再期而成瓦煠之墉煥然金碧衆屋既脩田規復完乃營寺西南隅隙地休憩之所其門三間中廣尋丈旁闢兩間疏櫺容膝涼燠咸宜又作小樓僅容臥榻及置几案面其前有池方可三十餘步積水泓渟色黝以碧色環其側植竹數百竿玉幹翠葉亭亭猗猗復垣其四圍穴垣爲小門以出入内外迴隔市囂俗紛靡接于耳目因名之曰水居幽居云予嘗偕客過之俯池而玩則瑩潔可鑑倚

檻而咏則清標可挹明月東出微雨南來寒光隱映爽氣交襲脩脩乎若脫塵壤而游虛空不知日之夕身之寓也客謂予曰吾聞爲佛氏教者道存冲寂心與世寞而猶留意于物若是耶予未有以應也乃相與質之主人曰子以物觀物而物于物不若以非物觀物而不以物于物今夫湛然而澄徹者水也挺然而涓淨者竹也水猶

法性本空法身無相作如是觀則水非水而竹非竹雖有是居寔無所住非幻而幻我且忘我而況于水乎況于竹乎又況水竹之居乎于是賓主相視而笑釋然玄契遂記于壁俾觀者祛焉

遠山軒記

凡世之遷居而去其故土者其始也未嘗不思久而安焉居而忘其思矣是故君子

于斯必有以寓其思于耳目之所接觸焉有感而情愈是乎生則雖歷久而不能忘也予友何君汝樵自將軍里遷某處去山甚近而于遷望之東偏為軒扁曰遠山夫其蒼翠之色朝在望烟雲吐吞松柏森列晻然于眉睫之間則山豈遠乎哉蓋以以寓夫故土之思焉爾君田居括山下列總峙于崖石踈磡瞰乎深澗岩竹園卉芘樹清泉可憩可眺君髫齓日嘗侍其大父后溪翁寢于是絃誦娛游是時序移改陵谷變遷昔之棟宇今即墟矣而君乃能卓然有立艱勤締構以成室廬初欲從其祖居相厥遺址榛莽蕪沒四顧寂寞又無與為鄰者乃舍其田宅而于茲爽塏堅密不陋不華燕處奉膳爰有其所儒者之居亦云美矣然君身雖居此而心未嘗不在于

括山之麓也是則茲室去山雖近而視昔負山而居者間詎非遠乎嗟夫篤行敦仁之士不忍輕鄉邑以忘其本忠厚之至也而放曠者雖適千里之遠樂其處則終身忘歸其鄉今君之去故居無千里之遠而能忘情若此信乎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居之不忘蓋不忘其祖也為人子孫而可以忘其祖乎然則君之居于是軒不

唯思其故居之近乎山而已也將必思而先世有文章之懿德業之盛而求所以繼其美矣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其是之謂歟君名岳隱居不仕以孝行爲衆所宗云故爲之記

林氏祭田記

古者田以井授由是而上祭皆有田然之法之廢壞久矣近代朱氏著家禮乃教人

取附墓田以奉祀蓋生者之于既死日忘子孫霜露之思弗保其久而不急徒有田焉則不惟可藉其資于給用而歲祀因田以存所以竭虔享豈不可繼于無窮哉福寧林君宗望孝其親親既沒而哀慕不已時思之祭必恪恭如式于是乎圖所以爲久遠計也乃謀于兄之子謀合出田若干畝籍其入以爲祖禰春秋之享蒸忌日之獻祠且刻其數于石以示後人而求余文以志夫報嚴祀禮之大者去古既遠習俗寖渝而世人于奉祀之孝漫不以爲事者蓋有之矣或孝子慈孫而有能致其追遠之念者則施田釋老氏而立祠于吾儒考之靈非類不享而況托于虛空怪誕之說也哉嗚呼道教之不明而斯民之蔽惑亦大矣也已然則林氏祭田之舉誠今世之

所當法者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歟是宜書之以示勸故爲之記

鍾秀樓記

天地之始闢也其氣絪縕鬱積盤錯紆紛則凝而爲山流而爲水是故山水者所以鍾夫天地之秀者也凡天下山水之美衆南房多層峦疊嶂清湍飛瀑極變化奇特之態有不可以名言而幽人逸士欲擅山

水之樂則必為樓觀亭榭以居其間然後所謂鍾夫天地之秀而為變化奇特之態者不待窮搜遠攀可以安作坐游目而得之矣信之貴溪山水之鄉也方外士吳季彬居焉坐作樓以為休息之所而名曰鍾秀蓋以山水固鍾天地之秀而茲樓又有以鍾夫天地山水之秀也季彬遇予淮南而徵文為記予未嘗至江以東若茲樓之勝固

不可得而知然試言以聞于季彬者言之則琵琶鎻其前臺山擁其後瓊林屹其左應天峙其右而沂溪之水又廻環乎四向爭奇獻惟合輝呈媚陰晴異狀四時殊象交乎目者皆蒼翠之色入乎耳者皆清泠之聲燕閒無事而日延覽其上有足絕塵埃遺世紛若徜徉于物之表而心焦稜與食也季彬誦書之暇仰而眺遠俯而瞰近豈覬邪既應接不窮于以舒幽情發天趣倚几而吟詩則若有助其思據席而揮絃則若有暢其音蓋茲樓既鍾山水之秀而季彬又有以鍾夫茲樓所鍾之秀也季彬為老氏得淡泊無以為寂寞以自持而招赤松王喬與娛或謂仙人好樓居季彬之意毋乃在于茲乎予不可得而知也已

義田記

三代之世同党相救同州相賙而在官又有不恤之刑以糾其斷當是時凡民皆知分有餘補不足而急人之急也逮乎世道下降王政不行人各私其富錙計銖較惜于施予甚者至于骨肉同氣雖極凍餒瀕于死亡猶藐然不知恤而人亦恬不為怪于是而又推其財以惠困乏者非有仁人之心不能也已桃源陳君思禮買田其鄉

爲義田幾若干頃以贍恤宗族鄰里之貧者予有常數貸有常給喪葬嫁娶各有常給而又以其羸即所居之旁建書塾招致經師教鄉之子弟嗚呼陳君之用心亦仁矣哉昔先哲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姑蘇迨今數百年遺業猶在而鮮聞有繼而行之者陳君茲舉蓋聞正公之風而興起歟雖規模有所不逮然亦各隨其力之所至而

用心之仁則一也若使世之富者用皆能如君之用心而人人賙宗族恤其鄉里則施之所流者廣遠而溥博豈不可以厚民俗而有補于王政也哉君字義甫嘗以帥府辟教諭翰榆縣儒學秩未滿而隱去以善稱于鄉去云

三友軒記

至正甲午冬十月予過王伯尹氏伯尹以客燕于三友軒屬予而言曰斯軒也前郡守趙侯之所名也往歲趙侯來撫綏南海南道經吾里先人館焉一時游從皆冠知蓋知名士多先人之友于是趙侯嘉其取友之端也乃以三友名其軒親爲之大書俾揭諸楣今先人没而軒未有記顧得子一言庶使我後人朝夕覩望無忘先生美而嗣志勿怠予其勿辭予謂孔子稱益者三

友而孟子論友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蓋唯爲人能取直諒多聞之友而直諒多聞之友庸非善士乎嗚乎朋友道廢已久富貴有所挾賤貧者有異上下之之交非諂則瀆又人之常情喜諛而惡聞其過飾詐而靡尚夫誠以己之不知而忌人之知故在諒多聞之士每見擯于時而便辟善柔便佞者恒爲人所狎然則能取

益友于今之世者不謂之賢矣哉因軒以斯名而伯尹先人之善得以不泯趙侯其知言者于今伯尹處斯軒覩斯名而思所以繼志述事而益覩益者之友通古今論道理切磋刮劘以成其德視其先人蔚然有光使世之取友者皆以君家父子為法為顧不偉歟伯尹名埜其先人名某字凫民趙侯名鳳儀字瑞卿

如愚齋記

華亭彭伯玉扁其齋居之室曰如愚邵文伯為之求文以記予謂顏氏在聖人之門終日不違如愚夫顏子亞聖之資聞一之十領悟如賜猶曰不敢望况其下者乎今伯玉以是名其齋抑自處于顏子歟文伯曰吾伯玉之為人也外和而內專去華而務寔故常自以為愚為人亦從而思之其知伯玉者則曰我伯玉豈真愚者哉伯玉于世間事無不通曉其耳目心思皆出于人而乃以愚自守耳若伯玉者豈真愚哉予于是而得如愚之説矣昔在太古群氓蚩蚩款龐倥侗以相生相長相老相思于智巧乎何有世降愈下太朴散而為澆漓于是乎有愚智之辨公卿士庶靡然日趨于機變以相詐相敗有不同于俗不合于

世而淳質少文者則咸指而為愚焉甚矣世道之古不古也然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彼為小智自私行險僥倖徼于物而喪乎已謂之智可乎老子有言大智若愚若窮武子邦無道則愚吾夫子以為不可及若二子其果愚也哉予未嘗知伯玉而文伯稱之其為人亦可知矣然予乃世之真愚者他日或過伯玉生如齋愚中相與論况

濛混沌之初必將有以語我乎

蒼翠軒記

夫人之好尚不同而其取于物也必以類豪華之士娛情乎花卉清修之士適意乎松竹是皆其趣有所合非可強而予奪之也故君子觀人之所好亦可以知其人矣浙之西土腴而民佚俗尚侈靡廊其居飾其宇者皆是也蒔名木蓄奇石以奉燕遊

不繫舟漁集　卷十二　十九

資觀賞者十室而九惟顧宗元獨能不移于俗而所好出乎庸衆宗元居嘉禾漢唐所處之地一闤而市也構一室不陋不華寘書其中而讀之室之前則鑿小池累甓為垣于垣之外叢植修竹碧竿離立綠葉茂衆陰映几席可愛可翫而其室之幽邃恍若在深林邃谷中遂名曰蒼翠軒云夫植物之幽者莫如竹而軒之幽也又假竹為幽宗元懷清修之志脫豪華之習偃仰于是咏歌于是待賓客朋友于是無日不處乎蒼翠之間其神情以正其氣爽以豁其發為詩也從遠而深長夫然後知竹之為幽居其最宜而世之知此者蓋鮮矣雖然竹之可愛獨蒼翠之色乎哉今夫冬夏有變有貞介之節為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者挹道之器也直其外音阜

不繫舟漁集　卷十二　二十

行之表也故竹有類乎君子比德焉宗元年壯而質美精學而懋行吾見其德之成有日也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衛人美武公之德也宗元尚忠所以似之至正十五年五月五日記

忠敬堂記

傳稱臣事君以忠又言為人臣止于敬樊遲問仁孔子告以執事敬與人忠忠敬之

道大矣哉是故以之事君則敬臣道為以
之自治則盡人道為君子于忠敬不可斯
須忘也斯須不忠則邪慝之心生矣斯須
而不敬則怠慢之意起矣忠也敬也甚為
人之大端乎同知元帥府事天台賈侯名
其居室曰忠敬堂昭其志也侯世家子好
礼知學問沈毅有謀自汝潁肩孽海用兵
候敵背嶋義旅保鄉擧至正戊戌從軍来

溫每有征伐未有不行在路撫溪守安同
入橫陽皆躬擐甲冑率先士卒卒以成功
他師有異謀者使來誘侯侯曰吾惟知忠
于門者是與遂發其奸夙夜在公小心惟
密至于交際朋友必盡其情處事不苟而
競畏謹然則侯與事君與人之忠為臣執
事之敬亦可謂能勉焉耳矣堂以是名夫
何忝乎哉君子曰忠德之基也敬德之輿

也基積而立輿載而行賈侯之德也故記
之以示其子孫使夫居斯堂者必以忠敬
而存心焉則侯之德益傳于永久矣若夫
景概之勝廈屋之美泉石村林之幽茂則
固不待述也侯名高字伯嵩至正二十四
年七月八日記

清芬閣記

溫城環千八里居者二萬家甍連棟接簷

簇若蜂房跬尺空隙地不易得故各為重
屋以處層樓飛閣翼起相望于湫隘喧閙
之中而有閒靜幽雅之趣足肯叶罩憑哭
稍遠于耳目可以舒懷抱集賓友游為而
文藝樂為而絃歌則非特凭而高眺遠而
已妻鎬鼎周宅城之西南隅居臨巷道且
近市為閣堂屋之上名曰清芬蓋其先祖
所建而名則鼎周所命也閣之為間者五

術廣六尋縱一尋有半中可坐數十人南北各列牖望見遠山壁立其左右兩間設茵榻蓄圖籍鼎周之先子竹近處士某性雅好士遇佳士友至則延而居之讀書鼓琴投壺奕棋觴咏相樂以窮晰夕鄉之先達進士鄭君僖項仲升章君仕堯彭君庭堅皆嘗游憩是閣者至正甲辰之歲黃巖高君復來正郡學鼎周能繼處士志而觀

之志如鼎周然則斯閣也所以致賢士來游而相與誦先人之清芬以見于斯文者其在茲乎吾聞婁氏之先世有諱寅亮者登宋甲科高宗時為御史論建儲事連疏請選立太子天下稱其賢是其清芬之遠播愈久而不泯者尤可誦也觀來請記故書之以示後人云

蒼雪軒記

蔣君文質舊居括之青田慕其先世閒三徑故事于屋旁蒔竹厥茂林如乃名讀書之室曰蒼雪軒其後僑居永嘉城外有竹數竿故名亦因其舊今年秋予至三山訪君于郡庠之寓在奎文閣後宅室空曠四壁蕭然而蒼雪之扁復署焉環視其傍則前垣荒枝址猗猗之枝青青之葉無有也方深以爲疑而君且徵予記之予謂君曰

名本無名因物而有有是物斯有是名有是名未有無其物而有其名者也故曰名者實之賓也今君之居未始有竹焉乃獨揭斯名以示不已迂乎君笑曰子知吾室之名而不知所吾之所以名也自吾去其鄉而居溫居閩今三十餘年矣吾每念祖宗之垅塋與先生之敝廬閒居燕坐其心常往來于青田山中涼陰碧色若在左右

至于瞑目而寐則其身忽處故鄉之屋而竹尚無恙蒼雪飛洒爽氣襲人吟詩誦書其下如舊時所習及其覺也吾之身初未嘗往而吾之居亦未嘗易也抑不知蒼雪之在彼乎在此乎為是而名吾室惡可謂無其實哉予因悟曰我以迹求故不見其有物君以心會故不泥于無形然則宜書之以告疑者遂為記

聽鶴樓記

予同年進士薛子顒氏名其樓曰聽鶴樓始予聞之意夫鶴之為物羽毛潔白可愛異乎衆禽而其聲清亮故喜聽之耳否則鶴鳴夜半審于知時予顒之出處蓋以時進退者或有取于是也既而徵予為記乃得以質其故焉予顒曰易不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吾夫繫傳則以言行為君子樞機出乎身而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善與不善隨感而應可不慎哉故吾每聞鶴之鳴而必以自警焉此樓之所以名也予曰善哉子之學易乎因斯樓之名而知子之深有得于易者矣夫易之為道至廣至大精至深天覆地載天地吾易也盈天間唯萬物萬物皆吾易也君子以一身而體天地萬物之易必觀其象而自諸躬故天

行之健也我則以自強不息地勢之坤也我則以厚德載物觀山澤之損而以之懲忿窒慾觀風雷之益而以之遷善改過易為之象變化不窮而反之于身無非道人所在也然人之反身修省求其至切而尤不可不謹者言與行而已故君子觀鶴鳴子和之象夫至誠感通之理無有間于幽遠也則必致察于言行之間而言也者必

之聲也行也者德之見于行事者也言行動于跬步之內而應于遷千里之外是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唯恐其有失口于人而失足于人也寡尤寡悔其機豈在外哉非深于易者奚足以知此若子顯可謂善學而深得于易者矣雖然子顯之于言行豈獨鶴之聲而後致其謹也哉蓋將無時而不謹閒居獨處寂然閒然之際而所以

自警者必常若鶴鳴在乎耳矣予益少長而言不知訒行不知修方將從子于鶴鳴之樓相與共論羲文周孔之易庶幾其有益乎

重建東禪報恩光孝寺記

粵自佛法之入中土其教漫衍招提之宮徧乎海宇而閩越尤多東禪在福州城東三百步倚郭近市而左右乃背負山林麓邃幽是宜仙佛之所宅梁大同三年郡人鄭招勇者始捨其居立淨土院唐中廢爲白馬祠咸通間辯才大師慧筏以神定之力咸通避去復建爲層更賜額今之報恩光孝則宋紹興十七年所賜也旧有大藏經刻流布京鐘又有東野青陰之亭芙蓉之閣昔賢名人往往于是游觀吟咏之爲閩之望刹云至正壬寅平章燕赤不花公

由江浙被命來鎮閩自島夷據城以拒火殷寺公詔兵討平定之其日言之寺之燬也喟曰寺燼廢存以我之故其可勿圖乃遣使諭溫起前歸元寺住持法性圓辯禪師智順爲之主而囑以興作爲先是禪師嘗造浮圖于淨江山公適溫見而嘉之故有是舉至則掃穢除燼土購材僦工千指並役而行宣政院副使倜寔世鑒役婦可

以佐其費肇事于癸卯之五月越明冬告成覺皇之殿演法之堂三門兩廡僧堂鐘樓悉復其舊像設咸備庖湢有舍僚功功之丞槐者咨駭既乃求文以記營構始末予釋氏之道以色相為虛幻是故古人桑門卉衣木石林止岩棲唯究觀夫空寂初奚有慕于外乎至于後世徒衆寖繁叢林日廣于是崇屋大廈而不以為侈施彭五采而不以為華其或庳陿簡陋則為之徒者且不能一日群聚而處矣故有廢必興而起廢之功不免于壯麗者豈獨以欣動流俗而夸耀乎人哉亦欲輯學徒使之行坐臥于中而修為證為以廣夫教之傳焉耳然當四方用武之日歲艱物匱而斯寺之構朞月完煥金碧于瓦礫之墟而幻寶剎于劫灰之後何其盛歟向非禪師願力

弘深規猷有素孰能成之若是之易而落自大臣為之紀綱而相其成者盡閩西方像成靈赫奕必能贊延丕祚而陰隲黎元非但直福田于己而已也禪師嗣法鐵關樞得其宗要辯說無礙踞辯才之世凡七十一傳方將遠紹遺風以接來學締造經畫乃出緒餘其道蓋不在是也至正二十四年十一月甲子記

竹西樓記

溫之平陽有地曰炎亭在大海之涯東臨四南北三面負山山環之若箕狀其地三四里居者數百家多以漁為業循山麓而入峯巒迴抱不復見海之中得平地有田數百畝二十餘家居之耕為以紀食有潛光院在焉潛光院者明教之始相傳以為自蘇都國入流中土甌閩人多奉之其徒齋戒持律頗嚴謹日一時晝夜七時咏膜

拜潜光院東偏石心上人之所居也有樓焉
曰竹西樓當山谷之間下臨溪澗林樹環
茂樓之東植竹其木多松楢檜柏泉石烟
霞之勝而獨以竹名焉者盖竹之高標清
節學道者類之故取以自況云鄉之能文
之士若章君慶何君垚林君齊鄭君獬咸
賦詩以歌咏之斯樓之美與竹之幽固不
言而知也石心修爲之暇游息于是山雨

初霽泠風徐來如搖琅玕之色聽環佩之
音焉而又仰觀天宇之空曠俯瞰林壑之
幽深翛翛然若游于造物之表而不知人
世之爲人世也石心素儒家子幼誦六藝
百氏之書趣淡泊而習高尚故能不汩于
塵俗而進夫虚空其學明教之學者盖亦
托其迹而隱焉者歟若其孤介之質清修
之操真可無愧于竹哉樓建于某年石心

之師曰德山寔経營之石心名道堅至正
十一年七月望記

本石居記

居必以群群必以類群則相合類則相親
故非其類者不可以群而況之與之居乎
人之于人類也余歡之于人非類也麟也
鳳也龜龍也非不靈且瑞也然與人群而
則未始可者也會稽生予之同姓而氏曰

胡者乃號于衆曰吾之所以居者木石也
衆豐然異之曰胡子首圓居方耳目口鼻
四肢人也心明乎理義智通乎古今出言
有章動作有儀又人中之秀也而胡爲乎
與木石而居也予因是而居之胡子之意
盖有所激歟而異而飛四足而走毒螫利
爪鷙悍觸齧若弱肉强食若是者吾可與
之居乎淳化澆漓朴變虚偽狙狡獪詐内

藏坑穽貌人心俞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
鳥獸非吾群類雖與居也然而天地之間
可與同居者莫若木于石矣木石雖非吾
類而有得于吾心者焉今夫木自生自長
自榮自植其才脩器用充桴棟而其高至
于百尋上于霄漢未嘗撓折然則物之直
者有是于木者乎今夫石屹然巍然其大
盤然經天縈布世之寶或韞于其中水之

不繫舟漁集　卷十二　三十三

而不屑火之而不烈擊之而不缺然則物
之剛者有過于石者也乎直也剛也君子
之德也胡子之性既直且剛固與木石有
合焉耳與之居不亦宜乎且木之直也而
抱美材焉石至剛也而亂至寶焉胡子負
才而懷寶方將出為世用又豈終于山林
而已哉或者以告胡子胡子以予為知言
即名其室遂請予記之胡子者溫其名尊
遵道其字也

瑞榴記

至正二十一年林君伯恭所居之園榴生
五實並蒂其四在下四向相對大小如一
其一居上而稍加大焉端正美好置諸籩
筐巧若人力之為者秋七月辛未伯恭以
客宴在坐者監察御史孔泗世川浙省左
右司員外郎李伏子庚江浙省都事林彬

不繫舟漁集　卷十二　三十四

祖彥文江浙行樞密院都事俞仁德元台
潤汝可學江浙行宣政院照磨崔仁智適
明江東憲史方源明與高凡八人伯恭出
榴示客客咸雖傳觀之咸嗟歎稱賞曰此
瑞榴也不可無述伯恭乃請客賦詩而屬
高為記予謂禎祥兆福妖孽兆禍氣所感
召有開必先吉凶善惡必以類應大抵嘉
瑞之生未有無因而至者也維茲和氣薰

蓋達于厚地發植于植物積善所致夫豈偶然也哉且榴之為物也內蘊精華其房多子非子孫衆多之象乎其教五者五為五行人得五行之秀者為賢非子孫之賢哲象乎子孫既多而又賢也福慶之盛孰過于此九莖之芝連理之木異同穎之禾載于簡冊世所罕見茲榴之瑞可與並紀曰國曰家厥應則一林氏之大其在茲乎

伯恭以文魁江浙登進士第授休寧尹辟南臺椽除福建省管勾今為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第常為樂清主簿嘉誠各從仕福府二子本東皆清俊端茂確以才舉為文學者華蕚相輝喬梓並秀所謂禎祥之兆蓋驗之人而已見之矣伯恭學問才藝衆所推共推而心甚坦夷于物無忤善與人交樂道人之善吾知天所以報伯恭者殆方昌而未艾也永錫祚胤世濟其美他日符瑞之應豈有不徵而可信者哉伯恭名溫所居在永嘉郡城之南三里

明遠樓記

吳子中居平陽之夏口里作樓三間題其額曰明遠而求予言記之予向日嘗過子中子中邀予登樓飲酒乃游目環視見夫川源平衍峯巒羅列南抵龍山霞嶺之幽

北瞻清華墨城之聳西覽岩雁岩玉蒼之秀而東則極溟海之廣大靚日月之所所出與夫客帆漁艇之往來上下鳥風四向山水之奇烟景之勝數百里外所有之物舉不能逃吾瞳矚閒信乎其明之所及者不近而遠矣雖然明遠名也必有義存焉吾誠子中言之子中當試為吾聽今夫人之有目所以視也視之有明所以見也而

明所見之遠近寔繫乎所處之高下故登高而望則雖千里見者遠身之所處者卑目之所及者近理固然也故君子自修之道必立身于崇高之地使夫私欲無以累其中則本然之明物莫能蔽而無遠勿照矣是故君子之視也必用夫明焉君子之明也必獨夫遠焉書曰視遠惟明其是之謂乎子中平居暇日俯仰於斯樓之上

而加省修于延覽舒眺之餘則其為益也大矣夫豈徒曰居明高遠已哉子中曰子之言甚善吾請終身用之勿忘于是書之以為記

農樂堂記

清河王文瑞名其所居之室曰農樂堂而為予言曰吾家有田若干頃播種其中足以資伏臘近舍圃數畝樹桑以蠶植麻以績而有餘布帛蔬果時食其新畜雞豚以供膳膳吾春秋課耕藝督斂穫徜徉乎隴畝畦圃間與與如也穡事既畢租稅畢輸則為酒醴其甘旨以朝夕奉吾長老而洽比鄰吾亦優游無事以卒歲焉意人世之樂無過此者故以吾居顏請子言記之夫當天下治平之日而耕井以食以衣帛身不能加其自利害不能嬰其心民所謂

憂患者皆無與于己庸非可樂之至者乎然世之人莫不慕千駟萬鍾之樂至決性命而求必得之不汲汲焉則戚戚焉終夜以悲終日以奔趨而于畎畝稼穡之事則以為太勞而莫之為也夫乘人之車可以鈇鉞之誅食人之祿可以淹皺朴之辱較之二者之間果孰得而孰失耶今文瑞不樂于彼而樂于此哉可謂得其樂者矣雖

然農固可樂也若夫奪其時而使之不暇于耕耰其居而使之不安其業剷剝其財而使之不得以生且養則雖欲樂其樂有不可得已自非爲政者能推是心以及人人又惡使天下之農皆得其所樂哉吾故重有感焉于是乎書以爲記

蒙齋記

予友李鼎景章名其讀書之室曰蒙齋而

來求言記之予作而言曰嗚呼蒙之義大矣夫物生之初混沌初開空侗顓愚昧昧蚩蚩而莫之知所爲人之與物均若是蒙也然人雖在于蒙而四端之德五典之常萬物萬事之理蓋已無一不具于吾性是故君子之所貴者養蒙而已當其未發純一無偽外物之未感情欲之未動能養其正而無害自其固有之善而充之以至于盡性踐形之極則必明睿而通達篤實而輝光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若夫蒙而不知養養而不以其正亦終于蒙而已矣是之謂自棄雖然欲養蒙以入聖易觀易之象而求之乎山下出泉泉出遇險未有所適蒙之象也夫水之爲物流下而其勢必行及其行也則盈科而進放乎四海其孰能遏之是故君子瞻泉之出未有所適也則

務學以敦本觀水之勢必行而不可遏也則行莫以達其志故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景章居是齋也誦聖人之書古聖賢之用而誠身窮理以育其德見善必遷聞義必徙不爲通塞易操以果其行夫如是則于作聖之功其庶幾乎景章曰善請書之吾將以自勉焉于是書以爲記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人而能言之也然求其能行者千萬人中不得一人焉間爲有一事善則責報于天曰胡其不吾福也又望之于人曰胡其不吾與也再而不得報于人天不見知于人則怨矣三而如是則棄其善而莫自爲矣自非篤信之士患予行善而無倦哉淮水之南有隱君子焉曰潘君思誠擧岐黃俞扁之術君蓄藥于

家有疾告無貴賤輒予藥遇危篤則趍之貧之者不責其售至十數次無厭色嘗曰吾聞君子爲善不唯善其身而必有利益于人吾旣不用于時無能利人以醫愈人疾濟人之生亦仁者事也吾從事于此以歲月計則亦庶幾其善之積乎于是名其所居室曰積善堂云嗚呼造物之人于者因未嘗屑屑于應感然亦未有久而不通者也福善禍淫皆非朝夕之所致必有積漸而然譬之穴土不已則井必深而泉出矣覆簣不已則山必高而物生矣今潘君之善惟能積之而不已也則彼造物者豈無感應乎哉況天報施善人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知潘氏之後必大也使爲君之子若孫者皆思所以襲行君之善則爲天之所祐助豈不益綿遠而易昌乎哉予

旣美之而重勉之而又欲其後人之知繼也故記之

梅灣小隱記

梅灣在樂清縣治之東三十里其地旁際大海山環海岸若屏障然世俗謂水之支流而滙者爲灣昔有居是者植梅其處故以命名梅今無存者而名則因其舊云梅灣之上凡山水可游覽者曰鎮嶼曰明山

曰龍門山巔嶼正當海口捍朝夕之衝或洶洶作聲則久晴必雨舟居人以占候常驗山脊有龍井井畔小穴視不見底投之石良久乃有聲鏗然然能井之北亞有立石高可三丈許廣如之石紋理若窓櫺狀修竹窓松明山上蕭相國祠莫知其所從始水有赤水一名白龍港中有白龍天陰雨則見長老相傳云昔有婦人不夫而孕

天紫舟漁集　　卷十二　　四十三

破腸產龍子龍奔入海所經成瀆數回顧其母故水勢多曲折有淞瀾泉泉甘洌以煮茗甚佳至正甲辰之歲予友趙新彦名來卜居為飯座教閒日洒掃居閣畫琴書畜小童一人令其拾薪汲水彦名隱庵其中教授子弟暇徜徉泉石間以自娛取景之佳者凡八俾詩人歌詠之好事者以彦名故事多來訪由是梅湾之名遂傳于士大夫間矣自有天地來不知幾千百年居者益非一姓而景物之勝今始昭彰豈地之顯晦固有其時耶抑待人而然也彦名尚志節問學才器出于人遠甚況其善藏懷抱待用其所謂隱者豈真長往而不返哉予以鄉邑淪倫義不受污棄家遁迹又從彦名居數日盡梅湾小隱之趣世所離俗者初未易語此也彦名求予記之遂為記

大紫舟漁集　　卷十二　　四十四

趙氏書塾記

古之為教也立學于國序于術庠于黨而家則有塾師儒之職官所設置田以井授又無甚富甚貧之民故人生于其世者無貴無賤皆得以學而其教人之法自洒掃應對進退以至于修己治人本末精粗復無不備是故賢才盛而禮讓而風俗美淳

及後世先王之治晦而不明學校之政隳師儒之官廢井田之制壞于是乎惟富有力者其子弟乃得從師學業而力或不贍雖有俊秀之質亦終于無成而已矣梁清趙君士正世居蒲岐至正甲午始遷于壺山之下而宅焉乃謀諸從子潤塾于家延致名儒盡聚其族子侄而教于塾帛饔膳之費咸出于己趙氏故名族支庶蕃衍來

就學者凡五十餘人而趙君析寔主之紀誦之聲揖遜之榮問辨之習濟濟如也君子謂茲塾之設一舉而三善備焉收其宗族而不遺昧遠非尊祖敬宗之義乎訓以德義而使之興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於其匱乏而教之知學非作養人才之道乎没而不書則何以示勸若夫子弟之學于是者循大小之序誦六藝之文講明乎理性之原審察乎義理之辨而從容乎道德之歸可不勉焉孜孜以毋負爾父兄教迪之義哉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甲戌記

江東王廟碑記

江東王本顓雷澗之神也在秦時有其祀神姓石名固有舊志載漢灌將軍嬰略地江南道出祠下捷還祭之由漢以來昭祈丕闡寵錫之典代有褒嘉國朝屢加封爵

爲江東聖濟顯仁元慶忠烈威應寶惠王今所在有祠而江東尤盛詞吳孟君拭總制樂清之明年始立廟花山上廟成于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先是君臨于集慶虜中義不屈計欲自拔避去潛禱神卜之而吉遂脫身間走姑蘇穿達于溫因誓爲廟立廟及蒞茲邑戴政布條興革奸平民既順令乃致力于神暨尹李光相厥攸址爰涉

茲山尋清輝寺左殿亭故蹟得石筍之微以定其居蓋韓之廟中故有石筍鐫刻神像至今在爲顯異示祥若有孚契于是焉嘗飭工鳩構塗墍肖像其中率吏若民而虔事焉君又尋山麓見具罅汍沫如綫令去穢堙令石而沼之甘泉溢出爲良咸曰此神惠也因請名泉君曰諾名始清漲之掙數清漲自韓抵萬安灘積之險十有八

舟遇旱則滕神每出水以浮轉輸及應行客之禱者故名清漲云邑人以廟之始立厥有兆祥感曰休哉奕祄必穫牲醴日至靈貺來下報以禎嘉神惠昭孚民用益敬高甍往造祠下俳細顧瞻見岡岩之勢蜿蜒南來奔走翔躍而止于此是其氣之盤欝浮圖所宮蓋未足以盡當之而神之于茲爰宅其英臺靈盼嚮必將禦菑捍患福于吾民者無有窮已刻石筍之應惠泉之感已有以開其先者乎余來彼邦以刻詒石乃紀以詩其詩曰

詩曰

維古有神于韓開紀越鼎而劉明祀於赫祐迄今禩祠宇相望封錫代加褒冕煌煌其在皇元褒寵崇極秩禮勿替昭哉令式樂成有祀始自孟君君來蒞治百廢以新

昔君在昇矢死靡靡陰隘爾終怵倚無掃屢虎而咥伊誰之庥立祠報貺正直是求幽幽花山風氣磅礴妥靈有嚴厥廟奉作石筍之址神則定之清漲之流泉復應之歲祓我瘥秋祈我穡耄走稚趨來薦膠食父老有言君牖我祇俾神我福我誠以寧神惠于民神祐于國天子萬年景貺無斁

坦巷記

人心其天地乎至坦易而仞險巇也至坦
明而靡幽昧也苟有險巇幽昧之心則非
君子之心矣令夫高而在上者天也日月
星辰風霆雨露天之所有也卑而在下者
地也山水草石土木百物地之所載也有
目者舉得而見之愚夫愚婦皆得而知之
君子之心亦若是已彼莊周氏之書有曰
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噫此豈君子之

心哉自聖賢之道不明于天下士大夫不
自治其心而習于詐謀功利之末于是乎
游心于至險至幽之域者若將使鬼神不
能窺其奧者然厚貌深情難門難知而哉
中形外卒莫能掩不足欺人而適以勞己
究其所由蓋非人之本心平易明白而已
矣易曰履道坦坦傳曰君子坦蕩蕩非知
道者孰能與于斯天台某君祥卿名其居

曰坦菴蓋有慕于聖人之言而取以自為
者子明而深美之祥卿出仕于時歷宰樂
清永嘉二邑其為政也不煩苛徽律故能
獲乎上而逆乎民抑亦自坦而推乎太子
替善陳君穎達為作飛白書俾揭諸楣予
故為之記既以廣卿亦以告夫世之學者
焉

重建靈山壽聖寺記

溫之樂清東南為巨海有山曰玉環在巨
海中島嶼紆袤亘八九十里山隈多平
地居其隈者凡數千家有佛氏宮所八而
靈山壽聖寺為之冠其山背負大峯隆起
翼而常對峙翔伏而拱抱乎其前處乎內
者祗不見外望之隱莫知中有寺也故地
之勝為最寺始建于唐咸通間相桑門公
公者芟屏薈翳結茆居庵西日課妙法華

經朝夕鳴鐘磬聲殷嵌谷里人異焉進聲所地創蘭若迎爽居之聞于朝朝廷以爽能宣布靈山會上大乘之典故錫今額其徒曰誠公曰竟公隄海為田由是乃啟而處用世嗣以甲乙傳次主之更唐及宋以迄于今或茂或微若巨公之匡復真公之振發皆有功于寺者也至正壬戌燬于災金碧之悉化灰燼僧一源惠宜咨詢其衆

曰事不為無成成之不成在為之力與力不耳吾屬勉之力之所至而相繼以復舊規奚患無成哉僉以為然而善來者遂以營構為己任銖累其衣鉢之資得千七百餘緡倡立佛殿及嚴像設又粥地百五十畝有奇為寺之經用至正庚午一淥成三門兩廡元統癸酉惠宜善來成大殿演法大堂及觀音大士殿則一准成于至正乙未藏經之室則可興成于至正庚子而多寶洪藏乃甲辰嚴明釋所成也若智康一沂德壽賢惠起或替之皆或頭之力以竟厥事鐘樓僧廬庖湢衆屋次第完美室庭雄麗甍宇綿聯丹雘炫燿輝映林壑舊規復還而加壯麗昕鐘昏鼓法音梵唄寒暑罔替悠若大方殊勝叢林嗚呼近年以來像教陵夷加以南北用兵江東西浙閩招

提巨剎隳十九興者百無一二焉而茲寺乃能恢廓堅緒非獨其地之升絕幽遐虖全所為蓋亦有人以維持之也向非得人以相承繼孰能視惕厲荷而究心以圖永久哉雖然得人以興不得人以廢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後之繼今者圖前人之經畫之艱勤益思增廣而弘大之則庶乎愈久愈盛而凡其徒之遊居于是安食于是亦

勤修梵行究竟大滅寂毋生之學以無忝爾大雄氏之雄乎明釋請記顛末以示來者故為之書寺僧思寧能奉正宗惠然永亭祖珠文琛如岳皆濟以次嗣主是尚能紹續厥志云

游羅源縣蓮花山記畧

羅源負山而邑縣治左有蓮花山不甚高大而多清泉怪石予偕紅邑閘省左司郎中書君理問王者要與同游始上山百步至聖水寺中有鑑池泉自池中出石龍頭注池內其聲泠泠然佛殿旁走室有白玉蟾題詩壁上書大草字頗雄偉出寺旁石徑行二十步至眠鶴亭望連山重疊若屏障市廛居屋歷歷在目中至亭轉行寺後有石室室之中有金鍾潭其前有方池池之畔為壺春亭行稍倦坐憩亭上仰望見

補陀峯因上至峯所大石巋然下瞰空洞有觀音大士閣自石壁而上可三十步至龍虎巖高廣四五丈許勢如虎蹲龍蟠狀泉水自岩罅涓涓流出如綫名曰仙源大旱未嘗竭鑑池金鍾方池其源皆出于此龍虎之山有筆硯峯二石相並其一立色白其一偃色黑而上平筆硯之間有仙跡路險塞莫能窮大抵山水之可游者多在遼遠幽僻好事者必裹糧以往又多深窮峻拔雖有心目之適然其為勞也亦至矣茲山去縣治不過一里無躋攀登陟之疲而泉石幽雅嘗翫不厭亦可謂奇絕也時同來者六人彭城葛良仲溫永嘉陳高子上靈武王翰用文渤郡朱希文仲綱東萊大史玄子玄安鍾元子和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記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二終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侯官一元較

傳

胡孝女傳

胡孝女泰房之海鹽武原里臣氏女也母沈氏患手足攣不能行動舉持積年不愈家人倦疾者斷厥後泰尚幼乃慨然自悲曰吾力稍能任豈令無人養母哉及長即日夕侍奉母側飲食藥物必手進之盥櫛必躬爲之溲矢起臥必親抱扶之父及兄日出傭業藥饍皆其所供具凡母所需者未嘗不給遇風雨皸瘃痛增劇則終夜不寐人若有不堪其爲者終未嘗見厭怠色或勞苦之則曰親天也不幸至是吾爲子義當供養何勞之爲兄後取嫂嫂難于事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姑乃謀析居而泰遂及其壻留母家以養母為至順間歲荐饑泰夜作傭織紝給食至剪髮鬻之以贍足泰傷母病無瘳時乃剔股餌母不效後又聞郡人戴某親有疾刄胸療得差一日俟家人出即引刀刄胸取肉雜他肉以進因病瘡沈氏今年且七十疾如故泰侍疾三十餘年矣愈益加謹不衰初泰少時父以其人宋氏養為贅子

壻已而羸病或謂泰曰宋氏子病弗良弗不托終身宜未及婚别圖配無貽後悔泰曰父母為我擇偶志在宋氏久矣吾知從父母之命而已豈可以其疾故有他志耶卒嫁之事夫甚得婦道夫亦順而化其義眡外姑如母論曰竭力事親人子之職耳世教下衰民不興于行有能孝于親則以為奇特異常而供稱述之然所聞于今世者人絶尠何哉若胡氏之三十年艱難奉母士大夫由問學欲自樹立者有所不能而一腐女反能之彼豈知植名要譽而為是哉然世之烈女固有能為人所難者要皆強感奮于一時至如胡氏之女蓋出天性真可謂難能也已胡氏之同里人倪大可為予言其事甚詳且信予重恐其湮沒無聞故録之為世勸焉

王伯顔傳

王伯顔字伯敬滑州官化人性倜儻好義既壯入京師駙馬荆王一見奇之與議疑事剖決無凝滯深加愛重王拜湖廣行省丞相署為知印補宣使考滿為蘄陽尹調烏程尹所至有聲遷信州推官平反冤獄民為立祠至正九年朝廷選守令用上官荐為福寧尹政教大行民愛而敬之十二

年秋春除福建益運司副使將行會鄰境
賊起勢殊頗張州民群爲擁馬拜且曰公
吾之父母豈容舍我去哉方今盜賊蠭起
公去吾民將誰賴乎父老百餘人詣太府
乞留伯顏伯顏復留是年秋賊自邵武間
道迫福寧伯顏募民兵得一千五百人爲
守備又遣吏諭鄉民令各自爲守十一月
庚辰賊至青皎屯楊梅嶺伯顏與仲子相

引兵直抵賊營與戰破之賊益衆復兵民
兵僕千餘人伯顏乃還守州治壬午賊衆
數萬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衆奔潰伯
顏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墮地爲
賊所執賊酋王善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
相屈遂尹此州伯顏厲聲曰我朝廷守臣
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矣賊怒令跪伯顏
曰我爲人臣當爲國死乃嚼舌血出噴賊

酋面罵曰反賊殺何即殺毆我何也會賊
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刺至詰之曰汝何敢
起兵拒我阿撒都刺恐懼不能對伯顏曰
吾起兵殺反賊耳因大罵不絕口且曰我
死當爲神以殺汝曹賊怒遂害之臨死色
不變立而受刃頸斷不僵仆出血皆白時
年七十矣死後數日肉色如生百姓無老
稚皆慟哭賊亦悔之子相亦被執賊欲官

之相曰汝國之逆賊又殺吾父不共戴天
我忠臣子詎能從賊即人殺之相妻潘氏
氏聞夫惡少欲污之不從者誠賊自學哭
慟哭吾既失所天義其受辱乃絕不飲食
及其二幼女皆死焉贊曰群盜之起首釁
河南延蔓于江淮閩浙將帥忠臣敗死降
死道竄者不可勝數而死之士蓋少見爲
若御史張伯江州守李黼固可稱述而伯

顏之死其節亦偉傳所謂舍生取義者非斯人之謂歟至其子爲父死婦爲夫死忠孝節烈萃于一門尤足尚哉

墓誌銘

處士彭公墓誌銘

至正己亥冬予自四明歸與友何君岳過處士彭公時年七十六年矣筋力堅强衣巾楚楚見客至大歡遇夜留客飲命諸行酒饋食而公坐對客欵接殷勤甚恭予出謂

何曰爲長者耋其禮貌人不茍如此是以見公平日爲人可敬也夫明年公沒予聞大戚曰鄉之老成人從此不可見矣又明年將葬其諸孫以狀來乞銘曰先生知吾祖敢以爲請嗚呼其尚得而辭哉翁諱仁翁字如山其先自閩遷之溫之平陽金舟鄉曾大父弘大父旦父直道公昆仲三人而

公爲季聰敏通略遇事勇重然諾有幹濟才不出求用于世而能以善治其家兄濬翁早卒其子珙甫始生孫六月公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字育訓誨之俾成人與己之子均養齊愛珙甫死撫其諸子與子之子如一及諸孫長分財珙甫子四人子之子一人公析貲產爲五器無纖偏私厚薄人以爲難鄉黨宗姻稱其義故家人化服公

訓長稚欵睦無有閒言嘗遇歲饑設粥食餓者鄰里之不能濟給者賑之粟人多德之或解衣以濟貧人甃路以便行旅蓄藥以惠病者其好施予不吝嗇財多類此至正二十年三月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配鄭氏庶生子一人曰瑩甫早卒孫男一人曰文震從孫四人珙甫之子也長文從次文明慶元路奉化州判官次文定次文旦

勿寫此廿篇

宗人以二十二年二月壬辰葬于其鄉梅奥之原予聞天報施善人必大其後公之後其將大者乎銘曰

冀衍禹疇九以福終克享厥福世罕其逢在公之躬寔兼而有畀予自天亦孔之厚爰振厥緒乃裕而昌之啟其承乃奕以光友于其兄以及孤幼化行于家睦爲靡疚均財之義州里賢之人多德之或解衣以

天繫舟漁集　卷十三　八

濟貧人甃路以便行旅蓄藥以惠病者其好施予不吝嗇財多類此至正二十年三月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配鄭氏庶生子一人曰瑩甫早卒孫男一人曰天震從孫四人珙甫之子也長文從次天明慶元路奉化州判前府文字樣此崇卜以二十二年二月壬辰葬于極鄉其鄉梅奥之原予聞天報施善人必大其後公之後其將大

宗人以二十二年二月壬辰葬于其鄉梅奥之原予聞天報施善人必大其後公之後其將大者乎銘曰

冀衍禹疇九以福終克享厥福世罕其逢在公之躬寔兼而有畀予自天亦孔之厚爰振厥緒乃裕而昌之啟其承乃奕以光友于其兄以及孤幼化行于家睦爲靡疚均財之義州里賢之人多德之或解衣以

不繫舟漁集　卷十三　八

濟貧人甃路以便行旅蓄藥以惠病者其好施予不吝嗇財多類此至正二十年三月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配鄭氏庶生子一人曰瑩甫早卒孫男一人曰天震從孫四人珙甫之子也長文從次文明慶元路奉化州判官次文定文崇卜以二十二年二月壬辰葬于極鄉其鄉梅奥之原予聞天報施善人必大其後公之後其將大

乎銘曰

箕衍禹疇九以福終克享厥福世罕其逢在公之躬寔熏而有畀予自天亦孔之厚爰振厥緒乃裕而昌爰啟其承乃奕以光友于其兄以及孤幼化行于家睦焉靡疚均財之義州里賢之贏贏于人積而能施生逢其居歿臧其宅梅山之原幽幽松柏松柏幽幽淑氣萃焉式祜爾後厥慶綿綿

梅隱處士章君墓銘

處士章君卒于至正十五年三月乙未葬于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乙未其孤德來請銘于覲同進士將仕郎前慶元錄事陳高謹為之銘諱成字叔寔自號梅隱處士曾大父溢如博父季倫娶黄氏子一人德也孫男六人以所以信以道以齊以周以儀

銘曰

章之裔繇浦城練氏功活我派施奕葉彌昌榮郎國奮業以弘遠伯歸仕永寧居白沙後以興世傳十壽士生性克敏識斯明抱材器嗜經史孝于親友于兄弟齒方壯慕簪纓遠周覽北如京浩然歸爵奚榮篤為義閭斯行奉唯約家則贏周人急衆所徯嚴壬辰盜以猖氛曰張誅勿勝君感憤疾乃嬰壽七袠踰三齡天不慭遺以傾維

處士載德簪質耿介韞光英志在群善可程身勿享在緒承子克肖孫有成華蔚嶺祔先塋考厥美視茲銘

故宋學士徐公墓誌銘

公諱詵行千四八姓徐氏其先閩之秦川人始祖諱贇者石晉天福庚戌徙居溫之平陽坊郭至公一十三世矣歲至正庚子其子孫德一一日請于予曰吾曾祖學士

公既葬雖久而吾所誌蓋以吾祖與父皆
歷簿官適丁世變而不暇及今幸叨遇隆
平敢不泣血而白祖宗之遺德懇乞予辭
不獲乃按狀序而銘之公祖諱旻高州通
判父諱淮江東主簿母夫人鄭氏公生自
幼天資聰敏度量弘達儒言經旨夙有聞
知既而以明經擢授正字尋命集賢學士
居官謙謹不失矩度上甚禮遇焉而公

未嘗少有懈志嘗謂人曰士君子讀書明
体務在適用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方寸
事事方正有可對人言者則施無不達用
無不可故公德器成就言隨所行人皆以
古君亦不過也茲因德一之請而暴白厥
幾前人之德無不失矣吁讀書而明聖賢
之學入仕而行聖賢之道草詔鑾坡張煌
國命一出于上之寔意而不媚浮辞其何

負于平昔之學者歟公生于宋嘉定庚午
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宋咸淳辛未九月十
五日享壽六十有二以是年十二月十三
日葬于薛家堂之原夫人宋氏子男四長
公權四川節幹次公撫州前稅務大使皆
孫二十三曰山壽處稅務大使玄孫二十
六是非天道之餘慶者歟宜為之銘銘曰
光岳之英文物之盛篤生大家餘慶所宜

其度學伊何維孔是師其道伊何維周是
歟孫韜璧坡蛟騰亦有子有孫書香維禎
今德若斯誰其似之用傳斯銘以昭潜揮

瘞殤子慈童銘

慈童陳高子上之次子也至正十八年戊
戌之歲三月二十三日未入而生二十二
年壬寅九月十六日既出而死慶元之慈
溪故名慈童甫三月高自慈溪揭家附舟

海還鄉里歷涉風濤幸無恙慈童方丱歲頭角岐然嶷慧而厚重與群兒嬉戲則競爲挑撻獨凝坐不動容更飄迎揖入索茶酒舒舒徐徐見者咸謂陳氏有後予亦異其成立能大吾門也是歲高居母夫人喪每朝夕饋奠必隨拜于後夜寢苫次亦來同寢不肯去以是感寒熱疾若死死之日歛以小棺瘞屋東竹塢上寔平陽之玉丹

鄉咸里銘曰

天之生民或夭或壽胡爲其然殤子果夭耶黃耇果壽耶夭耶壽也同歸于盡而已又何足悲乎骨月復于土魂氣散何之也生爲父子死竟何爲也

愚翁墓誌銘

温平陽鳳江之南曰夏較里顧氏世居焉其先李唐末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始遷族從蕃衍在宋時擢科第致通顯者前後相接又多以文學儒名爲鄉之冠紹興初錢塘主簿同潭州監獄碩連翩出仕秦檜用朋黨傾趙相鼎主簿君貽書譏蕭侍郎振不當阿檜辭氣激烈觸廢閣主簿之從孫任知撫州從曾孫冀夫通判隆興皆由進士顯著一時撫州之從弟諱大齊學優而仕不偶生子曇以明經教授鄉里爲碩

儒生四子俱有聲殤屋其第三子諱力行才特從邁學者宗之號南江先生適宋革命文運未興齎志以歿有詩萬餘篇曰小懶集尤工駢麗語多爲人所傳其弟諱某號牧坡先生爲詩文亦清麗伯仲間聲譽籍籍南江先生無子以牧坡次子後是爲處士諱某字某爲人質直不能曲意隨順人而好趨人之急性喜竹屋傍栽竹數

百竿每與賓客奕碁下飲酒其下醉則陶然若有所得嘗曰竹吾友也因自號爲竹友云年若干以疾終于其家且死謂其子曰吾生勳業無所成死而無以傳後世之愚者若我莫也已我死必以愚翁易吾號庶幾表吾之志乎哉故歿而以愚翁稱遵遺命也娶鄭氏子男一人曰世標温州路永嘉縣尉女一人適曾瑾孫男二人某某

處士生于至元二十九年十月某日卒于至正六年七月某日以至正二十一年四月某日葬于鳳林鄉鳳奥之原世標來以銘爲請嗚乎處士生簪纓士族浮沉于世不爲聲利逐逐死而托其迹于愚豈真愚也哉要之所以爲賢乎銘曰

與竹爲友清可則也以愚爲名晦其迹也嗟乎處士類有德也鳳林之邱爰安宅也有考吾銘過必式也

淨居寺圓鑑智覺禪師塔銘

淨居寺之主者圓鑑智覺禪師示寂于至正二十年十月庚戌荼毗于至正二十一年正月壬午遂以是日葬其舍利若骨于寺之東偏而塔焉越明年其徒之上首文曇以逕川順公之狀來請曰凡葬浮圖氏有塔有銘所以表其行業而昭勸後學若

吾師之超詣勤劬可紀者敢乞文以誌諸塔石按狀禪師族姓周氏諱慧定字常照始生之夕母夢云云禪師生于前至元戊寅九月四日世壽八十三僧臘七十三住山三十有九年度弟子一百六十人自楊岐四傳而爲大慧慧七傳而爲禪師師鉄舟海海嗣了堂達達嗣佛照光光嗣大慧大慧杲泝流尋源其由來也遠矣禪師儒

家子世為官族以其顯于釋也故畧而不
書銘曰
圓明藏宗炳星月法席紹承續靡絕顯彰
幽昧絲智屶海也追宗騁軌輒有美厥嗣
定維哲寶珠無類鑑圓潤厥生而有異死
死昭晰誕登彼岸證寂滅窮源本始自前
烈曰岐曰慧派匪別後來繼者啟以法欲
求其真視茲塔

大典卷[illegible] 卷十三

倪母墓誌銘

倪氏子壻郜炳泣告予曰炳之妻之母趙
氏無子惟生一女炳妻及死炳為其具凡
葬事又為築廬側以奉歲時祭炳惧其後
世一旦隳壞則死者且不瞑于地下敢為
銘以貽後將無以詔焉敢請予謂古者墓
有銘非為俾姓名傳以所以示後人無敢
傷墓然則茲墓也其可無銘趙氏系出宋

十七

宗室世居嘉興之海鹽祖某父某年及笄
歸華亭倪伯玉卒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
日葬華亭之泖灣銘曰
水流而潴林茂而腴藏也有穴祭也有廬
是為倪母之墓也乎銘示來者其勿毁諸

行狀

鄭處抑先生行狀

先生諱昂字處抑一字崇陽其先自高密

永樂[illegible] 卷十六 十八

遷閩之長溪赤岸石晉時從溫之平陽清
鄉世為望族曾祖諱時祖諱符父諱公顯
先生為人清敏詳容清慎猶介貌壯毅若
不可近而即之甚平易少豪俠與富貴子
弟田獵馳騁為娛及長乃痛自激厲刮磨
悉棄去舊時習讀書為文尤長于歌詩年
四十九始游郡城一時諸公莫不斂衽推
服而願與之交稷趙棨庭為郡學師前後

居庠序且十年薰陶甚衆凡四方之來游
是宦者有知先生必造謁聽受言論惟謹
苟非其人先生未嘗與接而亦無敢犯先
生者至正十年冬盜寇竊發犯州郡明年
山獠起先生挈幼稚往來避難崎嶇山澤
間備極困苦而未嘗憂戚顧謂家人曰我
命盡爾其安之十二年冬温之戍卒戕主
帥據城以叛氣燄熾甚先生度其亦當知

我必且浼己遂逃之山中而求者果至已
失先生矣居久之回城而款門求見先生
辭或謂先生曰聞其人且有寵授爵矣何
拒之深先生曰彼若縱虎僥倖獲免可以
汚我哉及判卒誅人始服先生之為高也
十六年春僉浙東廉訪司事宋伯顏不華
分司至温復請先生師郡學先生固辭不
獲留歲餘一旦翻然歸家堅卧不出衣寬

衣岸幘巾獨行孤坐徜徉自適悠然不與時
背人往來見者或以為古逸民之流近年
以疾卒先生晚年始為學而篤于自信所
守雄然不為外物奪性疾惡不能容人故
于世俗人寡合後進有才士則數責之若
不及家至貧饘粥不能自給妻子嘗至寒
餓他人所不堪而先生處之晏然吟詩誦
書應接賓友終日言笑怡怡如也非其義

所當得一介不取雖顛沛流離未嘗放肆
故至老守愈堅嘗謂人曰吾幸處世為人
使明日所為或有愧于心不若今日之死
之為愈也其自力不怠如此所謂詩老益
工非得驚人語不苟棄筆有藁若干藏于
家先生生于至元乙丑九月卒至正戊戌
二月享年七十娶林氏先二十五年卒繼
余氏生三男果異集早卒高昇與先游且

久而知先生深用述其行之梗概以求銘于當世言之君子而傳之不朽焉謹狀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四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候官一元較

銘

三復齋銘 并序

高君名其子而之讀書室曰三復旁有古于南容三復白圭謹言也謂其言出謹其行矣尚也而可不謹其言哉而父欲而之戒之也故命是名以誨亦欲而之識之也故為之銘以告銘曰

言之易矣踐之孔難言之危矣躬之匪安言之巧矣寔之匪存言之肆矣眾之所怨嗟言之玷磨之寔難謹言慎行入德之門

棲雲精舍銘并序

同郡陳光祖字用賓葬其母于祖塋之側在吹笛臺山下距城二十里構屋于墓左

用賓居恩讀書其中集賢學士陳公扁之
曰棲雲精舍以飛白法作大字書之孟西
南之山吹臺最高其上嘗有雲氣膠轕故
以名云然用賓之構茲室而居焉者豈徒
愛吹之雲乎哉蓋不忘其母也不忘其母
者孝也孝子之道不忍死其親故親殁而
不忘焉親殁而不忘則不必思所以顯其
親矣思所以顯其親惡可以他求哉反諸

己焉而已用賓讀聖賢之書以修其身以
善其行身修行立而聲譽流聞斯有以顯
其親矣因銘其室使之朝夕覩省而加勉
焉銘曰

吹臺之上衆阜所宗維岡崔嵬其雲溶溶
趾攢迤延風氣盤礴厥草離茂叢木沃若
有斧者封于山之陽依其先塋陳母之藏
陳母有子孝思勿替爰築我室爰居爰熱
爰詩我誦爰讀我書敬親遺体永矢弗渝
鬱彼嘉樹曰松曰檜秀色干霄雲蔭其下
猗歟茲室棲雲是名匪雲之棲廣學以成
嗟陳氏子旦夕警惕式顯其親令聞令日
無斁

容膝軒銘

高昌錢賓臣氏名所居之室曰容膝軒昭
其便也使高為之銘曰

繄古處巢穴神聖有作棟桴設蔽風雨禦
燠寒日從以侈土木繁世之愚狥奢欲乃
高廣豐其屋曰賢哲約以自奉丈之室居
則無維茲軒大容膝君子處焉詠遊爰矣
語載寢興吉祥萃至和且平体斯胖心孔
碩若居廣居宅安宅

世學山房銘

禮部郎中楊公名其室曰世學山房門生

陳高敬為之銘曰
成人之道惟學是力學傳于家君子之澤
澤綿不斬世學永存猗歟楊氏積慶之門
自昔先人代濟厥美訓其義方貽謀于孫
蘊久而發芳遠而彰從私部公綱大且藏
曰匪于能教由祖考世世續承學以為寶
其學維何讀書念茲伊尹吾志顏孟吾師
學而不世奕葉則猶孰克象賢弗替而引

我維我述無愧在茲嗟爾後嗣其敢有違
弓治之良箕裘其繼翊茲學業無忝先世
藏修有室刻銘于楣嗟爾後嗣庶其勉之
散木散銘
上清道士鄭無用名其室曰散木斯為之
銘曰
良木之產楩梓松柏產為器中于繩墨
擁腫拳曲伊櫟與樗可不勝任戕陰逆闊
彼材何堪斧斤是伐用資于人而已則維
折茲不材故以散名匠石勿顧乃全其生
不適于用不嬰于害無用之用其用為大
吾觀于物道其茲人不用於我且質前智
巧辯慧剛勇利捷其資其能能鮮不蹈跲
支離權實疏懸顛家為世所器惟各異役
猿狖文采不如泥潭首靈龜灼畐若曳尾
有鄭樗氏老子之徒自處以拙退然若愚

榮茲一室識名散木蒙莊是師誰其桎梏
以散見廢庶終天年與造物游無為自然
聽雪齋銘并序
齋者燕居之室也歐陽氏曰齋之為言若
于此而齋戒也四明應成立以聽雪名齋
成之義惡乎在蓋淡泊之安者遠華靡之
習稚素之尚者絕淫佚之好況乎窮冬冱
寒霰雪紛集貧賤者有凍餒無聊之憂而

富貴者惟晏酣歌舞之樂于斯時也燕坐乎一室之中而獨以聽雪為事非安淡泊而尚惟素者不能也以此而致其齋戒于以養其心于以檢身亦庶幾乎其有得哉故為之銘曰

五官異用耳則司聰聽溺于淫中失其正絲竹之韻舉世所耽飄厭喧譁寂寞是甘霰雪之聲匪宮匪商氣肅其聽而欣生黃

惟彼好修勿惑于度寔嗜清幽是存沖素冥心端坐靜而聽之屑分若思淡乎無為有如聞韶乃忘肉味心焉之樂原在其在是儆戒有道人矣鮮克知哉作斯銘以闡其微

休休室銘并序

溫樂清之玉環山有劉元芳氏年且五十屏家事于其子謝絕世紛于居宅旁構屋三間而闢東西為燕居之所乃名其表曰休休室來徵予銘予聞其休休之說元芳曰人之生也寓形宇宙視光景之迅速猶駒過隙耳而舉世營營役役未至于死則未有休息之期既貴矣而益思其位崇其班資是貴者不知休也既富矣而復思富其貲日廣其田宅是富者不知休也賤不安分而至慕乎貴乃汲汲于形勢之

途則賤者不能休矣貧不受命而欲求其富乃逐逐乎刀錐之末則貧者不能休矣是故自少而長長而老老而死而莫有休者焉吾觀古人之達者避名遺榮土金芥玉淡泊以自推逍遙乎無為中心誠慕焉吾故休息于茲以終吾暮齒或有以事世相及者則應之以休休而已嗚呼元芳之志亦足尚也哉余愛其言有以警乎世者

故為銘曰
宵範堪輿有生蠢蠢百歲駒隙倏忽而盡
情蕩慾肆心役于形狗物展轉形亦靡寧
攘攘熙熙苟狗純營自稚及耋晨起夕走
富貴貧賤鮮不有求就知止足未耋而休
日休斯休有劉芳氏曠焉遠覌迥矣高蹤
于利勿訹于爵勿靡珠璧沙石軒冕塗泥
莊周我師向乎我友盤桓一室于世是取
寒翁誓穴宵翕息巢休休無營永逸勿勞

虛白室銘 并序

虛白室者釋文琛名其棲禪之所也莊周氏曰虛室生白然所謂室者豈上棟下宇材木之所構乎曰虛曰白又豈謂屋室之空洞而晃朗者乎室也者心也虛也者心之不累夫物也白也者心之無所不照也心無物累則靜靜極而明道之所在也琛棲是室而有得乎此則其于道也幾希銘曰

室之虛孰室我廬之室白不昏以墨白以
虛生維虛乃明虛若太空白如皎日有廓
其居吾之茲室

贊

焦味道像贊

貌同乎人服異乎今彼何人斯孰知爾心

是其好古而尚志者邪懷瑾握瑜而將為用于世者邪內明而外和默專而言辯寔而求益美而不衒夫是謂之焦榮

天宇序

俞子以天宇號或者疑其大而未當也而不知以道觀之則天也人也夫孰為大而為細邪以吾心觀之則天之于人也其猶同于匡廓之間也李存子既為之說矣陳

高後推其意而贊之曰蒼蒼然其窅冥者者夫孰擴而闊耶眇眇乎而有生者伊孰梏其形耶忧兮惚兮孰小而大渾兮沌兮孰見其外八極我區六合我廬方寸之中廓乎太虛

箴

自警箴

義利之辨理欲之分靜存畏慎動戒紛紜學不可已過當喜聞老將至矣敢不憂勤

明誠齋箴

明誠齋者華亭邵叔居室之名也子思子曰自明誠謂之教蓋學者之功必先明乎善後然後能定其善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武叔以是名齋其知所不進脩者乎因作箴以遺之箴曰乾父坤母受生我軀我性所有洵美且都上智盡性靡喪厥初伊予何人其敢希聖豈遠而學焉可至自明而誠于茲從事曰唯明誠先哲先所示予既有聞敢不自勵曷以明善講學是資必窮其理以周其智曷以誠身固執勿移乃充其善以去其私我善既明如鑑斯淨反身而誠如璧斯瑩明誠曰教誠明曰性殊塗同歸何有賢聖

跋

劉忠憲公遺語跋

遺語云關怒大臣誣搆就獄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廝膝引對且于冤夫之前且宜身為臺臣義不受辱即當引決無累後人嗚呼蒼天定鑑此素心云至正十六年寇陷金陵憲臺重臣入賊中受偽爵者往往有之或不幸死亦爲亂兵所戮鮮聞有伏節死義奮不受辱者若劉忠憲公以

中丞言事被誣構尚不肯就獄吏對詞慷慨引決視死如歸況肯偷生苟免失身于賊耶嗚呼死生之于人大矣非剛毅明決孰能舍生而取義乎忠憲以身為臺臣屈膝辯訟為恥而今之屈膝事賊者曾不以為羞人心之相遠固如此哉觀公遺語重有感焉

顧文主簿上蕭侍郎書跋

秦檜當國勢焰可畏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士大夫雖素有樹立若蕭振者亦附麗為錢塘主簿顧君獨貽振書讓以不當附檜反復千數百字使檜聞之禍且不測而君乃毅然勿顧豈非所謂見義而勇者歟主簿之職微且當是時據高位食厚祿者固不乏人而君獨為朝廷深遠慮其忠君愛國之意何如也崗為侍從同里人氏孰不稱誦其美以相攀援而君則愛人以忠告之道不為世俗兒女態抑可謂直諒君子哉勇于義忠于國直于朋友此皆人之所難者非賢且能若是乎使主簿君立朝當路其功名必有可紀惜乎居下位而不可施也書中所謂堂堂社稷反為諸公快意之地深可痛愍三復其言直足以流涕而慟哭矣歷觀自古暨今奸邪誤國未

有不由乎此者蓋奸臣執柄于不同乎己者不問其人賢否必擠而去之然後有以快其意賢者既去而國以危忘隨其後如王荊公安石亦本號為賢士及為相與新法之行當時諸君子義不合己悉加貶竄而引用同己之小人卒以快意基靖康之禍嗚呼主簿君之言不亦信而有徵乎是書宜載諸史以為世戒臨不及見餘幸其五

世孫仲明能表章之求當代名公書以示後又將刻之石庶幾有以垂不朽爲仲明亦可謂賢孫也矣

趙子昂學士帖跋

吳興趙魏公以善書名當代凡紙遺帖人爭寶之而流落在人間固亦不少近歲兵燹蔓延書畫圖籍殘毀殆盡前人墨跡此後蓋不易得也起潛上人出示此帖乃公

得意之書尤可寶也

富鄭公手帖跋

前史著高鄭公以不與策立英宗與韓魏公絕聞見録亦載鄭公爲樞密相怫魏公不關報徹簾事因力辭執政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絕每歲生日魏公常遣使致書幣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今觀此帖乃鄭公賀魏公書也首云伺候答教則知前此又有書矣書中辭勤懇出于至誠且曰終爲蒼生再起亦天下之心也可見其慕望之重然則所謂鄭公與魏公絕者豈其言于按神宗即位魏除鎮安勝武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鄭公稱書司徒判府侍中當在此時韓富皆一代偉人言行爲世楷則若使富以私憾絕韓至不通書問豈不爲盛德累哉昔人紀録蓋難盡

信大抵類此此書之存猶足徵焉必有能辨之者恭政危公得此帖以歸魏公之遠孫致用致用出以見示故爲題其後

諸公贈趙夫人卷跋

昔巳寡婦清以財自守秦始皇帝爲築臺而禮之作史者列之傳記以爲美政今觀諸公所贈趙夫人語稱其聰慧貞烈蓋出天性而守志之後乃托迹于老子法中以

詩文著題獲召至京師見主上名動公卿
與清之以賞殖見重于時君者有造庭矣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涵濡之澤蔚然文治
故雖亡國之餘而宗室婺婦其志節詞章
猶有若斯之表表者況士大夫乎展玩再
三為之興慨

陳太常飛白書跋

天台鮑君錫琡為行書盜分院判事官蒞

不繫舟漁集　卷十四　十六

温郡大得民心歲行惠流信義孚著其居
官大抵以廉為本于是太常陳君顏達作
飛白書廉若鮑叔四字以貽之昭其寔也
予每觀天下之人莫不知廉為可貴也然
而鮮能以廉自守者蓋人有血氣之性則
不能無欲不能無欲則不能不為利之所
不為利之所動則智以之而昏正以之而
邪公以之而私以曲為直以是為非雖有
聰明之極威斷之至未有能行善政而服
民心矣此廉之為善所以難能而古今之
論吏者必以是為尚矣鮑叔輔桓公名著
于齊國嘗與管仲賈分財不較以義見稱
載之前史照耀千載今君復能繼美前人
發聞日章使士大夫咸嘉稱而樂道之他
日太史氏書其勛業必將有徵于斯云

春濡菴詩卷跋

不繫舟漁集　卷十四　十七

親之于子也生之愛之其為恩也大矣君
子念夫親之所以生我愛我者不可以莫
之反也故必思報之其報之也若之何曰
盡其情焉斯可矣故生則敬養之死則禮
葬之既葬而遠則為之祭祀以追享之所
以盡其情焉是不忍于親之死而思報其
親也雖然親其往矣容色不接于吾之目
矣聲音不聞于吾之耳矣人子之思不能

無怠以忘也是故君子以天時之運而啓于陰陽之變履雨露而怵惕焉履霜霜而悽愴焉雨露濡于春陽之發也則來而伸者其神可得而求也霜露降于秋陰之斂也則反而歸者其鬼不可得而恍惚也于其反而歸而哀以送往孝子蓋有所不忍言也已而于神之來也能不惻然象其親之生存矣乎是故嚴其主位則若親之所

之也潔其几筵若親之安之也奉其酒醴饌奠則若親之飲食而所飽之也其所以交于神明而盡其情者于是爲至由是而擇焉則著存于心無日而忘之矣俞氏之兄弟珣與瑞也墓以葬其母而屋于墓之側爲時節展省而奉祀之所名之曰奉濡其不忍于死其親而能盡情以報之者歟嗚呼世教日衰蓋有親死而不與于哀麻哭泣之哀者矣又況于追遠欲民德之歸厚德乎求如俞氏者可不謂難哉宜夫人述之之而歌之文詩也乎故爲之書于卷末

蔡氏族譜跋

蔡氏之在平陽者或居腸奧或居步廊或居新城唯步廊爲最顯在趙宋時登左科者五人特科二人補入太學二人免解一

人請漕試者三人號右科者一人凡十四人焉其不由選舉而以恩資叙者不與是數嗚呼何其盛哉況自石晉天福間遷居于此蓋十有五世四百餘年矣至于今繁衍豈祗視他姓之宦達前朝一再易世而陵替凋零者爲何如哉今考其譜三府君唐德宗之時由光之固始入閩居赤湖其子分處平陽蕭田居蕭田者六世而爲端

明殿學士忠惠公諱襄以文章德業爲宋名臣居平陽者十世而爲光禄大夫諱必勝以武舉廷對第一扶立度宗功于明著于時苟非先世積德厚何以能致顯光盛大如是耶今二派之子孫又皆血食端明光禄之報世古人所謂德厚者流澤遠詎不信乎光禄之六世孫彥忠讀書好善而于族譜之修特加詳焉其意蓋曰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睦族否則五服之外視同路人此古人之所重吾固不敢忽也將使後嗣子孫觀譜系之所載攷前人之所行可不思所以繩祖武而裕後昆哉若彥忠之用心抑亦可謂忠厚深遠矣故爲之書

羅氏家乘跋

昔者籍談舉籍而忘其祖君子識之夫爲子孫者非席祖宗之餘澤未有能傳其世者也席其澤而忘之則忘其本矣焉可也迹君子之訓然士大夫不幸或其言行不得紀載簡册則雖後嗣子孫之賢欲特其原夫祖澤之所自亦可不行己是豈子孫之咎哉無所徵也四明羅順舜言于羅氏譜牒之後悉録其先世之行狀墓誌又夫垂没之訓哀挽之辭所以不忘祖宗之善而使後世子孫得以推原其澤之所自其

用心之忠且厚可謂志矣今觀羅氏之先自宣義府君以好義顯宋宣和間而其後由學文學進士揚名者班班輩出蔚爲慈溪著姓其遺澤之厚固足以及乎久遠今舜言諱畏有文其所以光顯宗者既在乎此而繼繼承承勿替引之有寧不有望于後人歟然則是集之編豈徒述其家世之盛已哉

孝丐傳跋

鄭君宣伯作孝丐傳曾君子白寫爲三帋以配之予三復其文而悲焉曰天道福善禍淫若孝丐余三豈非所謂善人哉而不免于行乞寒餓蹴蹋於疾彼有田廬之業負士人之名于父母生不能致其養死而忘其哀者乃反輕裘肥馬厚祿顯榮若將終其身安在而爲福善禍淫嗚呼世道之

偷盖亦無論而天道之茫茫昧其果無知耶抑未定也耶吾固不得而推也

不繫舟漁集卷十四終

不繫舟漁集卷十五

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

明　八世孫傒官一元較

說

菖蒲說

菖蒲生溪谷間或根于石上而葉織綠可喜醫書稱其主開心明日補五臟通九竅益智輕身得九節者服之乃能延年不老

夫辛與蓀相類惟菖蒲葉有劍脊爲少異耳然世之人多以蓀爲蒲是乃昧其同不知其寔不同也凡植之者必以石以水滋之置諸淨處則可歷久或被汙穢必萎以死有類乎士之貞介者予惟恐乎蓀之能亂真也故著其說

仲恒字說

吳氏子性剛莊賓而字之曰仲恒求予著

其說書云若有恒性者昔者孟軻氏稱人之性善其恒性之謂乎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與生俱生出乎天而畀乎我不以知羸不以庸乏斯其恒也非襲而得非外而鑠者也聖人君子之爲聖人君子無他焉順之不失其恒而已矣反是則戕于人而拂于天也僞也非性也然則性之不失其恒者烏乎可修曰學哉學與不學恒性之

存否所由繫也聖賢愚不肖所由判也是故鏡之明也塵翳之拭焉而斯瑩水之深也土渾之澄焉而斯清性之恒也物汩之學焉而斯復嗚呼子盍慎乎其所以爲學也哉

虛舟字說

道士葉德容揖予而請曰容之字曰虛舟虛舟之說可得聞歟予應之曰子不獨見夫大澤之與尾閭乎大澤之水加之以雨潦時降川谷委輸則漫過泛溢不能蓄也而尾閭之瀉海也無時而盈知乎此者其知虛舟之說矣是故寘其中而時容者未之有也今子有是虛舟吾將與子載混沌駕鴻濛而乘虛空而上下吾將令子揚白然之帆繫不爭之楫以玄爲篙以靜爲舵而游于寂寞之濱無爲之海不知子其能

若是乎否也能如是吾將見老子法中有異人出矣

雜喻

雜喻七首

鰜鰈之行也不比不行鶼鶼之飛也不比不飛目不具不可以行鰜鰈之目不比不具也翼不完不可以飛鶼鶼之翼不比不完也水母之無目也而托之蝦以爲之目

爲若夫人而無友則不知其過則其行有不周行有不周行有不周則不得爲全人其爲日與異也大矣寧顧其行而勿求輔于友者不亦蔽甚矣乎

雉之瑋也以其羽之文也象之殛也以其齒之美也虎豹之殺也以其皮之飾也與凡鳥獸蟲于人之取也必其肉可以充滋味塞口腹也若無雉之羽無象之齒無虎

豹之皮以至鳥獸魚蟲之肉又不足以充滋味塞口腹而不免其生者必有害于人乎哉是故君子保身之術亦惟審于是而已不爲利汨不爲物害則何犯禍難之有

蝍蛆甘帶食虵虵啗蝍蛆也之三物者之相與處也苟有先發其願焉者必不能逃其生也已故先欲動而後害隨之而況于人之先利而動者乎人之先利而後動者鮮有其能免也水之中有魚焉其名曰河豚羞味甘而有人毒吳人嗜之中其毒以死而莫之戒故味之甘者毒于人之身言之甘者毒于人之口是故孔子惡夫佞

鼠蟲之微者也而齧夫物爲人之患之甚無不欲殺之也聞其聲未有不情叱瞠而眡者也雖其素有愛慈惻隱之心亦無不變色矣彼竊以蘖食以賈怨者非人而鼠

乎是故觀人之惡夫鼠也其毋若鼠之爲人所惡哉

人有之山而與虎遇者其窮也則謂之曰虎而且止吾將與之鬭而死也虎聞其言而若有懈焉止以待之其人間則伐樹以爲梃執焉而呼曰虎前來與之合而折其前之左足既又合而折其右足以死虎惟恃夫勇也而不知卒以其所恃而斃于人

哀哉

昔子車氏之獲麟也而麟傷焉麟之靈夫孰不知其靈也孰不知其靈而猶傷之何蓋不知其麟也知其為麟夫豈有傷焉者哉然則人君之于賢者其猶麟也夫

書

與張仲舉祭酒書

四月二十一日門生陳高頓首再拜奉書于祭酒張先生閣下甲午歲先生主文衡辱以高之愚不肖舉而措諸進士之列一謁謝後即隨隊南還曾無幾少侍燕閒親炙誨諭繼以兵革日用道途阻艱咫尺之書亦無因達于左右其負罪可勝言哉而性直而謭陋學膚而才拙不能與世俯仰往者備員四明潔身奉職唯恐獲戾于民以沽名教而無以報閣下甄錄期望之意適時多故衆醉獨醒棄官歸田今五十矣徜徉乎山谷之間或浮游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所繫留當道者雖欲牽挽而不能羈絆因自號為不繫舟漁初非敢為高也揣己之無能處俗之不偶故以是而托其名焉耳閣下倘取其志而畧其迂賜以詩若文以張大其說俾得以稱其名焉幸

甚幸甚參政危公不敢以書請願假閣下之重并求一文昔坊者乞衆福托鄭子不之傳而名垂于世今若得二先生之述作夫豈不可與坊者比數乎然士之有所抱負者其走書于京師干請于名公鉅卿非獻陳萬策以匡時則衒鬻智能以求用而高獨以不文章為事亦可謂愚而不知時務之甚也無任忧悚伏唯時察不備

答友人書

辱書及示以詩文斷篇壘壘數百言灝瀚而意奇深而隱其光彩璀璨而文錯若鶩汭之奔激若崖石之峭聳又若蛟螭之騰搏而左右前後莫不其分合也足下之為文至此夫豈高所致而及而來書詞謙乃反過情衮許豈其然乎且高焉足以論文哉高之文非幼少而習之也非師授而得

文之也數年以來始知讀書為學初也而求之古人之言但見巍乎其高而已耳皆而乎其深而已耳而不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之也則雖欲强措一辭而不可得也繼而情悱會勵之心遂彼之志則所以高所以浩蕩始若彷彿有以僅見其一二然而不能盡也夫然後操翰染墨勉强于措辭而卑淺庸陋其不見笑能言之士無幾矣奚可謂之文哉年邁日長視今所為猶前日也尚復能進乎思欲大肆吾力于其中而有未暇焉者辟吾之文猶凡問道之担夫而不能由之又安能至也若高焉者足以論文今足下之文已至矣而足下之才宜不止此而于是又峻其峯遠其流揚其波以求至乎高深浩蕩之域豈易量哉勉之勉之相去無百里舟行不日可到能

一來慰我岑寂否高再拜

與鎮鑄僉院書

自内家用兵以來内外之臣有能捷卒戎出奇制勝以為王室之干城西邪之保障者蓋不多見而同年之中乃得閣下以忠義之質奮英武之略整肅師旅征討叛逆其聲威赫然震動為朝廷之所倚奔走近之所稱詡使當世之人知夫為將帥者必

說詩書而敦礼樂不專出于猛夫悍卒也
其爲吾黨之光榮何如也高雖篤㾑卧病
田里處士聞之避僻喜躍中夜不寐私心
自念若得如閤下者數十人布列海內則
賊何患其不滅而太平豈難致哉然竊有
惟進爲古之良將能臣以功名終始有出
人之志而不自用蓋世之勳而不自矜事
上則翼翼小心處己則惴惴如有失此所

以勒銘于鼎彝而流聲于竹帛也閤下勉
下期之深故輒陳鄙悃伏惟亮察不宣

上達秘卿書

六月四日陳高謹再拜奉書于先生閤下
夫物有以類相感者固不待問居狎處而
後通也而人之相孚又奚俟于交面接目
然後心合而可以言哉高耳閤下之名服
閤下之德而立閤下風有年于茲矣雖未
嘗交面接目而心固已知必合矣又得以
未見顏色而辯其言乎高嘗以爲文章之
氣與世變上下而亦有累夫上之人與夫
作者之爲倡也故有世道方盛而與文章
不振者非世之然也倡之者無其人也非
無人也有其人而不爲文章之倡以爲
文章之司命又循常習故而而莫之變焉
此文氣所以日卑而下而其勢固不能以

振起也凡今世之爲進士以取科第者工
鼎篆之雕飾粉黛之語緝陳言夸記問闒
後靡寢寖爲競起乎蕃蕪類僅肯取腐爛
之鄉而莫知其所止以合海宇混一際古
所未有沖厚太和之氣融融焉熙熙焉而
君上方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當此之世其
盛矣乎而文章之氣獨爾卑下何與然則
世之盛也若此而文氣之不振也若此非

無其人為之倡歟為文章司命者尚得以逃其責哉天下之好尚視上之趨向何如耳又于祿位之存焉者乎今如是焉則進而得禄與位不如是焉則退而黜伏人亦孰不樂為去為彼耶設有以賈生太史公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班固之文而試于今其有不見退黜者乎其能見拔擢而採擇者乎否也十數年前進士之文章猶時

有渾朴敦厖之氣亦其一時諸老先儒先知所以造就故也假設其轉而試于今亦必黜焉不為主文衡者之所屑顧矣嗚呼世之盛而文之卑文章司命者之憂也高之不才而病此也蓋久然往出已意以語人則見嗤笑耳詆譏耳甚者增怨而嗤罵耳雖不能不隨俗而習以于于時以求升斗以為貧而養之計然其志不見信于人

亦何足以恤使盛世之文卑弱不振豈不亦可悲乎每欲持此而吐之于主文章之司命者顧以身處微賤姓字無聞言不足為人所信又恐所好不與吾拉祇取嗤笑詆譏增怨而嗤罵焉而已是以噤而不敢發諸口而今始為一宣布之也伏惟閣下抱雋才質寔學擢巍科躋于膴仕其文章其節操其政事當世孰可與比者而其名

譽昭聞日久言而人信之倡而人和之而今咸執文章司命之柄者又在閣下故高敢以說進焉以為非閣下則高之言不能售非高則亦無有能以此為閣下言者高非有所私使也特以悲世之盛而文之卑懷其清而不容以自嘿耳夫朝廷以文章取士其立法之意至善也其取人之道至悉也其責之文章司命者至深且重也是

故問之疑以觀其明理盾之義以究其通經試之賦以攷其博物習之詔誥表章以觀其代言獻納之方策之時務以明其政事設施非徒以華前代之弊也將以求真才之用也其得人與否則皆寄之二三主司爲任茲責者苟能執其公不私其見衆其文必要其實則亦庶乎可以得人矣若徒以抽黄對白之爲工柔筋弱骨之爲美

綴舊聞習成說之爲華則前代之弊猶在且若是則小子後生口乳臭蓋齪亂舉能爲之而由以進而豪傑之士抱磊落負奇偉者思從以得哉今試能變更積弊使所試之文必欲其理明而詞確議論有餘格律高古典雅而精深一切屏去浮華儷麗之習如是爲而取反是爲則退而黜若此則非豪傑之士不克進而小子後生不能

以售決也作養當代之人才之振起當代之文氣一變而之古也豈不美哉高也性質頑鈍學疎而才卑僅僅爲驅丞于鄉貢進士之班列者于今秋爲再矣其得失是有所爲高之愚尚何敢望爲區區之慨哉俯感世之人氣一變而之古于吾身親得親之則雖退伏田野黯黯爲終其身無復聲光之聞于人亦且愜然以無恨矣或曰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居下而思出其位無乃非所言而言歟冗瀆于大君子乎高竊以爲不然夫不可謀者政也若人則吾志之所好而天下之公器耳又況閣下之志與吾同者哉且不我罪而唯我寵矣冒瀆尊嚴下情不勝悚慄惶恐之至伏惟亮察不宣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五終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六

附錄

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蘇伯衡撰

先生諱高字子上世為永嘉平陽著先生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謂聞即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錄事明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赫赫一旦忽易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所得矣

再授慈谿縣尹亦不起方明善與平陽周宗道擁兵當一出而解兩家之難平陽尚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浙陷明年先春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于懷慶論江南之虛寔陳天下之安危危當何以排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聞疾發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至皆願與交丞相亦喜即欲官之知其非志亦不強數月而疾以八月十八日卒于邸以是月二十日葬于懷慶城南其疾也丞相留河南遣醫往問其卒也遣官致祭賵賻甚厚其葬也中書平章政鎖銖先生同年也寔經理四方之士凡自南來者皆會哭先生先生生于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為文上本遷固騷下諸子先生為詩上遡漢魏而齊

梁以下勿論也先生為行潔已而不同于俗抗節而不屈于物意所與悟悟焉而不奮赴其急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合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蓋曰志非不在于用世才非不足以匡時是何節之苦而懸之肥果人之為耶抑天之為耶

祭陳子上先生文　前人

嗚呼先生有高世之志而不得遂有匡時之才而不得施抱耿介而莫屈負榮而贊寫悉悉乎追古之作佛佛乎疾今之為當早年而少試即擢第于當時任錄事于四明乃僅歷乎兩期方政平而訟理忽解紱而去之及再授而不拜竟東遊而西馳戎排難而一出又翩翩而秋還金頹波之日雁故作合而作離當于丁未之仲春論總

兵而北來謁天下之大計閩浙之安危無一毫而已為豈好爵之可縻自徂暑而得疾雖藥石之日進竟擢謝而勿至望故鄉而萬里魂悅悅而何依嗚呼先生猶有似于仲清有慕于伯虎法遷固以為文社漢魏以為詩仁者而勿壽賢者而其奇豈世道而致然抑天道遠而難推吾儕昔同處乎中上今一旦而別孰式素慕乎高義或常接乎容儀或托交于金石或見及于文詞共再拜而哭酹用致導乎靈輀

跋陳子上書

嗚呼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投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于身所愛者甚于妻子所不可忘者甚于墓墳所不可去者甚于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

有重于身者為妻不非不愛也而有愛于妻子者為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不忘于墳墓者為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不去于鄉里者為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之人亦嗚呼能之吾讀陳子上遺謝後元書未嘗不嘆其于輕重也明其于取舍審而又悲其適于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

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取去若尋常
矣嗚呼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
同薦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
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楊兵部伯何得
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
志今讀此文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
雖去二十餘而生氣猶凜凜焉嗚呼子上
真賢乎哉錢用壬傅子敬趙時泰唐元

嘉嘗子上同年進士也彼唯重所重而不
重其所不可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
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不忘
不去所不能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殉
身忘家墳墓無主而為鄉里羞然則子上
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
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
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

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
然向微復元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
子之獲保障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
護之也嗚呼復元真丁上友哉復元亦賢
乎哉

寄陳子上錄事詩　金華胡翰

東甌有一士周游吳楚間一歲一歸養四
十來作官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嘆芳蘭

委蔓草霜露復摧殘寸心欲為托相望隔
山川出門道路惡起伏千萬端直性不得
遂此道日古然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子上自識

至正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平陽失守余
時在郡城回至州南閘變倉卒同江浙行
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經泥塗中崎嶇
行六十餘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

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海浬道途隨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年守拙耕田將以終者而罹此變間關道逃非有所爲求無愧于心而已矣困危顛沛之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冊以示不忘間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媸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乙丑朔旦書

不繫舟漁集卷之十六終

覆瓿集七卷

附録一卷

（明）朱同撰

明萬曆四十四年歙邑朱氏刻本

覆瓿集七卷附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同撰。同字大同、自號紫陽山樵、休寧人。翰林學士升之子。明史附見升傳末。是集末有范準跋稱洪武中以人材舉、爲東宮官、尋進禮部侍郎。而同時范準作吳漢歸隱圖跋、則云由吏部員外郎歷禮部侍郎。準字平仲、嘗受業於升、與同交至契、所記宜得其實。又明史但載同坐事死、而不著其詳。蔣一葵堯山堂外紀乃云同以詞翰受知、宮人多乞書便面。一日、御溝有浮尸、帝疑之、遂賜死。其說頗荒唐、未可信也。集凡詩三卷、多元末之作、爽朗有格。文四卷、議論純粹、不愧儒者之言。惟編錄者不解體裁、知有拗體律詩、而不知何者爲拗體。遂以七言古體之八句者、列爲律詩、舛陋殊甚。今姑仍舊本錄之、而附糾其謬焉。

梓禮部侍郎朱大同先生覆瓿稿

引

嘗讀吾鄉汪公仁峯文集內有新安師友序專述理學諸儒稱許簡嚴而楓林學士之後繼以禮侍朱先生同大同先生字也學士之胄

也是父是子家學相承即宦業亦自表表後以遺誣蒙難未竟厥施而懿行遺編則揭日月而行者矣涞以訪古仰止鄉先達曾跋涉至其仁里瞻謁先生遺像會其裔孫郡新茂才問有無文集知久失咨嗟者久之逾月茂才搜錄先生覆瓿稿詩文各數卷余歛容讀之文則羽翼六經詩則盛唐風致猶可想見

國初渾渾噩噩之景象焉又何其幸也雖篇章散落十不存二三而得

窺一斑亦可測其全體矣迴洙泗而嗣徽音是在箕裘與私淑之君子

萬曆丙辰後學林下范涞盥手敬書

黃叔吉刻

覆瓿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伯元宅閱故書有感示彥珍
始生日有感
送吳允堅嘗儀入閩省親
樓居翫月偶成
贈副使丘克明
舟行分韻得臨字

舟行分韻江彥銘得九字復賡之
題蒲石軒
贈馬則賢
俞恕道掾即入閩贈別
瑞蓮詩贈李子才
題姚智伯仲凝霏軒
題杜休寧溪行圖
江孟恩求題季弟欽教諭季用挽章卷
送白悉常王德中

七言古詩

春歸曲
雪中書懷歌和范令仲韻奉寄陳黃二親
黃親和前韻見示因用韻奉寄
雪後書懷二用韻奉寄陳黃二親　笑
耕田歌
醉歌行贈唐侶衡
題鄭以仁府林南山堂
有宋牛黃山採藥歌

送吳彥才之京
程節婦
送黃彥輝之官長洲右
激清軒歌為呂旭作
李溪汪茂卿求寫溪山小景圖因題圖右
送儒醫淇毅夫
散步至楓林
古木寒林歌
萬松道人空山圖

卷之二

五言律詩

感懷
其二
送人歸後有懷
次韻馮伯昂同發姑蘇
次韻伯昂見寄
可惜
題畫

端午中黃親招飲齊明坡分韻得欄字
舟過石崇湖次韻彥銘
其二
贈王若霖
其二
題折枝梨花兼寶圖
題自畫扇贈曹子純
贈智惠憶歸南泉

七言律詩

西村畫山水爲羅傅邑令題
次韻馮伯昂見寄
其二
上巳苦雨呈王養蒙
大雨
夢中渡江之作
登子陵釣臺有感
題畫
題自畫喬木古松圖贈程伯齡

應　制作瀟湘八景
山居述懷
春寄陳東初
夢歸梅花初月樓
過永樂田家有感
嚴君誕日
七月登吳山感去年離家之作
雨中寄李仲昌員外敘子華二契兄
奉寄山陰縣尹陳大用

過嘉興三塔寺分韻得門字
宿嘉興道濟院題壁
至日登吳山
次韻高德初述懷
其二
奉酬唐佐衙老師
次韻楊思齊感懷
由姑蘇過吳江抵錢塘舟中有作
吳江即景
吳江思歸
次韻馮伯昂見贈
九日有感
慈親花甲之日是夜夢中猶辞覺後有感
次韻萬壽塔長老贈天真藏主天真宜人
題冷起敬如此江山亭
發錢塘至餘杭城阻雨三日題城北樓
其二
過昌化次前韻

度昱關宿老竹田家及抵家述懷
次韻李仲吉見贈
奉簡敬道兄長見顧
題自作山水
其二
過瑞溪訪俞敬道不遇因留宿是時敬道有
金陵經商之行
贈別鮑尚絅赴人才選
施桂瑞三使君見訪索贈
秋雨感懷
寄葉實夫
輓江尚書澤民
歸故宅
同友遊叢山絕頂松林
冬夜
題白雲樓
題登源綠照亭
贈項子全

山中書懷寄葉賓夫
五月十五夜對月
同董伯和登砂子嶺觀聖潭瀑布
上江山中即事
至楓林登東山後有感
曹操楊修祀曹娥碑圖
嚴陵舟還寄贈陳大用
其二
何士明以詩求作雲麓書隱圖不果為作步

韻奉答
題端木葵友送行詩卷
題王悅中長司林泉歸隱卷
發新城至江浙書懷
卷之三
七言律詩
十月十六夜嚴陵城下翫月
送邑阻雨書懷
其二
杜休寧秩滿將行以李生畫鶴留別江彥錦
今余為題
宗家成仲以先子所題墨竹求詩
鶴明樓
題希陶詩卷
其二
贈別趙省郎
同休承應叔原屯溪泛舟至溪東贈別
遊觀崖亭圖

題自畫臨清樓圖
題菊堂
江節婦
夢別陳彥珍
為江孟和題棲碧樓
題自畫
題金山寺
題宣上人棲碧軒
題自畫榆溪清隱圖寄程國輔

其二
陸春官侍郎遣鶴郎歸寄陳姊夫德銘
其二
遣謫得罪賦詩以見志
其二

五言絕句

爲范平仲寫雲溪歸隱圖成題詩一絕
題畫馬手卷
其二

六言絕句

題琴趣軒卷
其二
其三
其四
題浯溪清隱圖贈吳甥
題五城程均敬畫

七言絕句

小園栽菊
其二
卽事
其二
畫扇
題錢舜舉海棠白頭翁
題宋太祖蹴毬圖
墨菊
畫扇贈董伯和
宿江頭不了寺

訪祥雲谷首座不遇
送人寄歸
其二
其三
至赤岸
題畫扇
其二
題畫
其二

其三
其四
除夜有感
其二
雪霽
題自寫山水
花朝登砂子岑
睡起偶書
泛舟嚴陵

其二
其三
其四
開閘道士求題息齋竹
小景
簫
楊妃上馬圖
白描湘妃圖
楓林牧隱圖

雲溪歸隱圖
春江送別圖
其二
墨菊寄方山程德明
墨菊寄陳彥珍
題自畫寄陳親
戲問龍筆架
答
題畫

錢塘歌
竹枝詞十八首

卷之四

序

重編新安志序
送閩使丁士温赴召詩序
杜休寧遊龍岡序
黄山同詩序贈歙尹皇甫遵道
送歙尹皇甫遵道考滿序

送杜休寧秩滿序
又代休丞應叔原
題邵思友瓜圃錫雲圖序
舟行分韻詩序
送鄭居貞之肇昌序
贈地理汪煥章序
卷之五
記
聽泉樓記

石門讀書園記
休寧縣重建譙樓記
練溪閒居記
橫洲書堂記
退思軒記
罷釣軒記
自得軒記
東綦亭記
卷之六
記
容膝山房記
閔口觀音堂記
壽春堂記
說
貞白軒說
程庭輔二子字說
天遂子說
野航齋說
率東程顯公墓說

銘
唯齋銘
平率齋銘
跋
書先子臨䀟菴夫子書尊德性齋銘後贈胥子純
書閔彥名先生道傳錄後
跋程治永為范明可起字說後
[illegible]

跋釣隱詩卷尾

卷之七

賦

雪賦

琴書樂趣賦

送楊汝翼携家臨濠侍覲

悼女賦

雪麓書隱賦

書啟

達李同知書

達張太守書

傳

孫上舍元京傳

墓誌銘

皇甫氏五世墓誌銘

祭文

生日祭先考文

卒哭祭先考文

小祥祭先考文

祭叔父東父文

卷之八

附録

唐仲實贈朝京序

呂德昭贈朝京古風二首

孫傑贈朝京歌行

俞忠贈朝京詩

馬則贈朝京詩

曹懋贈朝京詩

汪和贈朝京詩

范平仲書雲溪歸隱圖後

范平仲賀繼嗣詩

其二

范平仲賀見子詩

張羽賦梅花初月樓

周孟攸題梅花初月樓

曹倬贈詩

覆瓿集卷之一

紫陽山樵朱同著　裔孫時新閲輯

歙陽居士范淶校　時芳叅閲

五言古詩

伯元宅閲故書有感示彦珍　丙午

鄉里昔承平甲第爭相高十年羅兵燹充學生蓬蒿
君家全盛時池館集羣豪揮灑共談笑綠衣照青袍
借問創業難昔人無暇勞勤勞未易道勸君未終保
架上多羣書片紙俱可攷微倖不可求青霄未易到

有源斯有委毋爲役行潦好風自東來悠揚吹百草
及此愛日遲莫負青春早與君爲兒童篇編貯卷舒
廻頭二十年舊學日已疎韶光速流電那能少躊躇
君子與小人所趨不相如遂之良不難慎勿迷厥初
作詩示同志因之重欷歔

始生日有感　癸卯

天馬辭月窟飄然來沙場飛鴻失其羣哀吟得南翔
我生胡不辰三十時[illegible]首屢四望雲[illegible]出長
男子[illegible]

所志有雙親白髮垂高堂溫凊誰當共甘旨誰當嘗
所以中夜起愴然悲以傷由來忠孝節千古垂綱常
大罪既違天細事胡足量登高觀大荒大荒何茫茫
白日懸蒼穹不照遊子腸

送吳允堅掌教六閤省親　癸卯

海鳥挿羽翮翩然獨南翔楚人不識鳳焉能知高岡
我本黃山人仗劍遊錢塘見君恨已晚盤桓倏與杭
忽動定省念告言駕海航我親亦念我白髮垂高堂
未遂終養心中宵不能忘豈無負郭田與君濯滄浪

男兒百年間事業不可量努力在少年莫令鬢毛霜
我有清樽酒爲君舉一觴酒酣發長歌中心愴以傷
莫辭今夕歡可以訴衷腸明發片帆去雲海蒼茫茫

樓居翫月偶成　戊申七月

久棲乃向西不知月出但怪窗外山潑文何歷歷
倚欄夜向分疲極暫偃息夢破五更寒滿樓[illegible]
呼童急開牖當窗掛圓璧清氣灑襟懷皎月何[illegible]
半吟[illegible]須臾[illegible]天空[illegible]四山[illegible]
[illegible]

贈副使丘克明 并序

義府織染局副使丘克明居官時有毀之於上
官者折挫抑鬱歿焉不復出門待斷歸袁州與
之友者裒詩贈行僕賦此

木落長空高霜風凋百草此時新安客夜夢安介道
絲繡乃欲展歸計一何早昔無五色線黼黻衮龍好
所悲本素絲彰施非我抱自從居官來衣裳履縷倒
變變成貝錦危機固難保況以飢病羸當此百憂擣
故山松菊晚三逕復誰掃歸耕當在茲嵓穴聊養浩

夔龍集　卷之一　三

不聞堯舜世巢由亦高蹈勖君青松心永保水霜操

同余子韶等十人赴省選舟行分韻賦詩得臨
字 辛亥秋

明月出東海餘輝照衣襟持月苦炎蒸受此清夜深
況有群賢俱將消相與斟其院會同難抑鬱發長吟
傲親既我棄道路將授遺了復遠行何以慰母心
聖朝無棄物四海同君臨貧以衰絲術而始知往
君當發此我當歸故林努力崇令德翳有作霖
右［illegible］九字夜磨之

車間本非遙如何別來久今日獲同舟相看慰兩敵
車朝起山林內觀何所有仰事猶未終固辭非敢後
文昌富文藻雲夢吞八九觀此琳琅篇豈同草木朽

過蒲石軒

青青水中蒲磊磊澗邊石託根因依由適同所適
託根各有定出處亦有時昔也偶象形亢礫沉乃進
今登君子堂璠璵等奇觀滌以清冷泉積之青玉案
蒲根劇潤石石節劇雲陰磊磊相將舉偏免矣君子心

夔龍集　卷之一　四

贈馬朋賢 并序

馬朋賢呈原民傚先生子也叔傚儒而能醫與
先子友善朋賢受府帖辟為吏不得辭奇以母
老棄終養之請而歸其邦人江孟思訓導為裒
詩以贈因賦此 壬子

男兒草若木終秋霜一何早母恩那可忘寸心欲奚報
難有白日輝巳缺條輝好飲假抱案牘方寸想如擣
陳倩巳科蒲几筵駒髮歸忍泥不敢揮幾親亦云老
志養巳自衛況乃傷懷抱我親亦念我棄指兩秋草
八年被軒泉遠涉金陵道慈親日倚門眼枯髮如皜

孚恩來天寵放還喜絶倒雖無二谷養叔水甚蘋藻
與君本通家世學所當致以名既如斯生者期終保
文昌衰詩篇今我宗枯槁我辭亦良苦木易泉人告
但願各勉旃嬌首望穹昊

俞恕道掾即入閩贈別 時王駙馬辟之 壬子

君子務行道仕隱非一途胡爲斯世人視如氷炭殊
醉心軒冕場有若桎梏拘放志丘壑間自謂與由徒
俞君通濟才況乃世業儒端居益儆時宦遊益榮躬
駙馬王貴卿好賢當代無閩徼開大藩一夫寧何闕

君方居幕下贊畫多良圖俊彥集 時肯紫咸拖紺
進取寧我心慨然思尊鱸歸來且憩息山水亦足娱
知已終未酬明當戒伏夫秋風動征旆朋從餞城邪
二山遥天涯興至成斯須賤子亦感恩未能効驅馳
送君千里行所冀當路衢

瑞蓮詩贈李子才 并序

李子才宰昌化於凋瘵荒蕪之餘撫字深至民
多歸之昌化舊有東坡池植紅蓮子才採蓮實
種居後是年仰放花變青色明年花旅開中有
並頭者子才喜其瑞自賦詩屬者盈卷歲壬子
冬來[illegible]守徽郡癸丑又會于郡齋以瑞蓮實及
詩卷示余索賦詩乃次韻 癸丑

昔年李宰蓮花發何如今日所以開孫池嬌紅變水上
方當移種郡蓮房綻新綠香改猶滿當發華果神速
舊巢由乃泥亭亭起初潔無郊甚宴密甲煙合族叢
趙事若子求邪復今類歷瑞氣集前臨雙鷺並有宿
益唯感落風攻爾勵澆俗既消貴淡流復嶄練江曲
勳名在廟堂聲此淹縣是吾當獻斯歌前挺汗青錄

題姚習伯仲凝翠軒

濛濛煙霧姿霭霭山嵐影氤氲盈太虛伊誰為收領
高人搆僧軒欲此後求拱爭集琴書潤氣使衣裳冷
花霧融今雲林氣擁秋鏡已藏軒中人欲寫軒中勝
詩以詩滿編擬卷發深省

題杜休寧溪行圖

溪行足佳興暮樹煙中列天光蕩林莽石發見毛骨
會者越中行邑趣山林巨皆謂精飾翁亦有彭澤澄
有懷田亭上依然與尋入邪本陸已寧理癸雖當來

懸虬發長吟箏柎臨中流何當獻斯圖一解蒼生憂

江孟思求題季弟欲教命季用挽章卷

維南有祥鳳文彩華羽翰好音鳴朝陽來集紫陽泮方當瑞盛時一往不復返空有五色雛翠從巴星散世路多險艱勞生足奔竄蓋棺事即終何用計脩短元方哀獨深淚向詩箱滿淚秋眼亦枯當以情自游

題自畫贈王德中

月出城東頭闤闠上明鏡古樹何朱樓棲烏驚未定小星淡已無大星遠相映草露發夜光徘徊拭秋淨良朋喜同遊清賞寄高詠安得白玉繩為人繫清影

七言古詩

春歸曲　丙午

春欲歸庭前小園花亂飛杜鵑聲聲口流血喚春春不住空山月小橋流水人家有水面遊魚吹動花春風蕩漾人自醉草深池暖生蒲芽亂紅堆逕君莫掃明年花開春又好但恐不酒登高樓不用花前嘆春老四山雨過翠光流春歸不知蜂蝶愁野花看開已結子如何不令人白頭

寄中書恨歌和范平仲韻奉寄黃陳二親庚戌

幾年不見麒麟[illegible]今夜[illegible]長空六出[illegible]是隨地化作水[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意妙巧如此非人工赫日[illegible]伏閒探石合[illegible]炎炎淨無滓那有許物留蒼穹似夜春[illegible]風[illegible]玉滿界琪樹冰柱交玲瓏已[illegible]色乾坤同[illegible]下庭除此[illegible]當[illegible]明窗[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其清[illegible]

我欲策蹇驢路危梁不通凭欄作詩寄遠目廢細
咏毋匆匆
黄親和前韻見示因再用韻奉寄 立春後一日
君不見少陵愁坐方吉空亂髮遊耳徒蓬鬆蒼天欲
留千載名故遣起偃令詩工又不見天山六月雪未
融平砂莽莽連蒼穹漢家人將不覆命直使絕域歸
單風失意騎驢京華春得志金鑾擒玲瓏丈夫升沉
每如此古今一致誰能同大鳥振衛跡乾坤猶樊籠
恐以萬里姿倚戀春草豐黄州風景吾愛惜奈嶺高

詠與途窮昔賢俱同黄屋愛寧爲一巳心冲冲用之
夜驚鵝鴨池不用曉訪梅花叢歲寒始知松栢堅肯
逐浪蓋浮花紅臘凍成春泥泉動土脈通元氣巳復
行周旋與君靜守毋匆匆
雪後喜晴二用韻奉寄黄陳二親一笑
畫舫樓前高挿空遠樹如髮氷龍松義和鸞馳海上
來淨掃豐隆藏雨工平地瓊瑶一尺強斯須巳作春
泥融乃知幻物徒爲耳變化神速由蒼穹有同治歲
熟萬里鳴天風玉山夾蓉明初日金碧照耀光芒瓏

生斫仟一桐消與誰能同初平鞭羊起行石仙骨肯
安蹲笑絕亦有躭將人虬易如旋豐一仙俱爲方內
遊妙宿元化知道窮根詞趣枝尚人自心中冲我欲
乘風一山行更向逝仙探究最人門富貴等幾何使
我不得童顏紅利山太華只目前澗水原與滄溟通
廢謝不盡登臨與君笑倚筆徒匆匆
耕田歌 春日史館 丙午
林藪宿雨稚聲急老農扶犁待簑笠田多不知牛力
疲驅牛叱叱喚牛遲野鳥隨人啄飲鷦鷯飛鳴喙桑

樹巔耕罷平田水如鏡涵空倒浸芽茨影白鷺雙飛
不怕人香雪無塵羽毛淨野老田間自相語秧少傳
聞好禾黍辛勤不敢望饑餘輸向官家奉明主
醉歌行贈唐佐衛
君醉烏程酒我挽烏嘷弓飲酒非儀狄挽弓非逢蒙
君不見陶令一醉北窗下陶然直與羲皇同又不見
鼎湖龍去不復返獨留遺跡千古存蒼穹神物會有
時不用悲途窮飲酒須飲二千石坐令四海還浮空
挽弓向天九烏落但見一輪正日當天紅嘆君將奈

男兒蹤吳越中擎筑西湖上眼前四海空丈夫但保
千金軀不患不遇真英雄嗚呼不患不遇真英雄

題鄭以仁府椽南山堂　癸卯

谷口鄭子貞雖非陶處士彭澤歸去來未必不同志
古人論心不論跡今人論跡不論心曾子武城子思
衛出處一致非升沉築堂悠然對平疇若與過南
山遠孰謂今人非古人淋漓文字見題看

看雲生黃山採藥歌

看雲生黃山採藥行黃山之峯三十六採藥行行遍

山谷有時有雲宿大都下有鶴穴穴狹飛上壁尺
星飛地當空皎皎秋蟾孤天鷄何鳴海光赤下窺仙
動時既呼白雲撒浪拔滄海蕩滴鵝卵旭食爲乳時
有日雲使欲扶輪登天衢浩然　日暮　洗足鬼谷
生甦靈芝與丹草下以療疾上以學仙雲布
解凝煩惱天札俱令歸　域有其不自由動心解將
學人轉醫國功成依舊歸黃山採藥看雲老山間有
朱夜濕洞雲宿芝草晚節東風還紫陽山人睞猗同
有時不識黃山道安得采此秋風草與子相期拾瑤
草

送吳彥才之京　己未

吳郡休陽人每念休陽樂一朝挾策辭休陽回首白
雲滿山郭紅日皺皺升天衢五色雲中朝帝居男兒
有才當大用何必儒生空讀書

程節婦

玉可裂劍可折貞婦之心不可奪山可摧陵可移貞
婦之操不可移蒼蒼松柏有歲件貴與苔冉同衰盛
唐虞三代曾比屋其後以來能幾姓程家遺孤得所

關保幼孤蘭心堅勤慈孫曾子不忍說沐秋霜託
後人

送黃彥輝之官長洲丞

朝發京都城暮下姑蘇道姑蘇今何如搖槳
風有芳草芳草萋萋接長洲居民商旅何其稠大船
如屋連平地滿歌妙舞多商賈此地民風尚華藻
農不似爲商好商兒鼓枻任所適貧民科徵當終保
理民平政在斯行慎勿遠効藍田生

激清軒歌爲呂旭作　壬戌

左史脅孫東籬子策守先塋衛清泚分東擁護儼昔
人高揭軒名掇窓几憶昔趙宋自南渡國計每彼秦
臣誤忠臣烈士何代無裂眥衛冠向誰訴賊臣專制
無敢言左史奏檄盈書編僉言宜論破鬼膽文子肆
訣相後先桑田久矣淪滄海賊子如臣復誰在大義
長行天地　白日懸空永光彩爾孫傳家有真跡寶
愛不啻連城璧每言傳跡不傳心祖孫何曾與今昔
當年邂逅遊芹宮樽消幾度良宵同長夜挑燈誦遺
業義氣凜凜横心胷攜書自我來京國兩年不見登

清色夜深回首黃山雲風露滿空秋月白

莘溪汪茂卿求寫溪山小隱圖因題圖左

漸江天際來如絲委蛇下遶孫莊兩岸青山如走
馬勢與江水俱馳下跡煙遠近見村墟茅屋竹籬總
堪畫隱士家居溪上村雲煙水石供晨昏田園歲入
了官賦足跡不到王侯門豁魚入市充盤餐啄黍有
雞穿有豚論文稱飲醉方已高朋滿座無容楷秋風
蕭蕭歲云暮求士之[illegible]見公務乾坤如許慨身多何
況昔賢之門戶[illegible]長獨苦夢魂想像無由通

我欲作詩○明上挽此高風還淳古四海蒼生乘安
堵

送儒醫洪毅夫

松蘿山頭雲氣横落石渡口滄江平舟人纔棹童子
候欲別未別難爲情洪君不獨醫國手千金秘傳懸
肘後蘇家有井不自將授劑一一醫開風走江樓有酒
君莫斟酒斟不盡離人心杏花成林春風深花屏山
下來相尋

散步至楓林

信步尋春不知遠小逕委蛇繞平麓雨餘翠滑石磴
危青梅如豆低垂枝屋上青山壓落重風裏幽禽時
一弄主人不歸柴門閉山犬認人自迎送花落鳥啼
白日閑依微機杼鳴林間徘徊不覺歸來晚淡黃落
日啣空山

古木寒林歌　甲寅

遂邑將存中以戶家子選爲稅務官得請而歸
求余寫古木寒林賦此題之

遂陽山城舊家邑古木參天蔽原隰虎踞老石龍遶

空宙崢嶸蒼崖起孕毓故人結茅溪上居日臨流水上
扶疏內懷萬牛棟梁直乘且留歸不明雖滄海無限
百川趨挂席欲進空躊躇故山喬木逸何許但見荒
壟遠荒墟秋風江山客衾海夢到家山舊丘土青林
白日誰共門遙望有人高倚闌解印翻然歸故丘匡
觀古幹交蟠虬擬梁無用枉樗散與衛老爲同了[illegible]
紫陽山人筆如舌爲寫向我溪螢堂上今亦生相
對安得長歌繼前哲

萬松道人吹簫圖　甲寅

爲松道人者三衢之開化人也宗李氏學有專
外鈸好吹簫其鄉人汪彥脩與余會於遂邑彥
脩簫簫音頗能曉奏法自號指聞老人道人因
彥脩求作爲松道人吹簫圖值連日苦雨不能
出因爲寫以遺且併題數語以贈之

萬松道士持洞簫吹作鈞天鳴鳳韶海月初上萬松
頂清影滿地風瀟瀟[illegible]寒餘音縹緲隨
入風青鳥前導[illegible]平采[illegible]使仗凌青雲玄丹已熟
九霄大白[illegible]執役當也走卻盼此
斗羣招搖拍闌老人眼如電每向燈窗究黃卷清癯
已是地行仙識君知心曾知向求我爲寫萬松圖千
奔參差自相娛晚意欲寫撮復止曾以色相舉太虛
我亦吹簫獨月窗金丹未能換毛骨知老誰能識簫
仙大鵬九萬同超忽

覆瓿集卷之二

紫陽山樵朱同著

番陽居士范涞校

裔孫 時新閱輯

時芳參閱

五言律詩

感懷 癸卯二首

報國空懷策，思鄉懶上樓。家山千里遠，湖海二年秋。世態須青眼，羈棲自白頭。倚門思子淚，應寄浙江流。

其二

不作東山臥，空登王粲樓。丹心朝對日，病骨夜驚秋。

故里頻來夢，新霜步上頭。恨如江水闊，漭莽接天流。

送人歸後有懷

歲月懷桑梓，霜風到客衣。思親方寸亂，送客淚痕深。此去望鄉信，何時聞好音。神光應變化，寶劍莽龍吟。

次韻馮伯昂同發姑蘇

齊酒不可飲，須傾二白盃。君恩猶未報，丹寸肯成灰。自有鯤鵬路，可令鷗鷺猜。長江波萬里，誰負濟川才。

次韻伯昂見寄

家山不可望，南國因時嗟。猶讀登樓賦，長吟伐木詩。[illegible][illegible]汀樹遠，人濶湖帆遲。鄉思同舟夜，何如載雪時。

可惜

可惜碧桃樹，孤根遠日華。綠紋枝成葉，紅淡雨餘花。傍水含朝露，照人生晚霞。明朝重去看，一一暗泥沙。

題畫

嵓樹深藏寺，輕舟縱獨嶼。藤蘿掛石上，草閣倚江邊。高岸立峭壁，歸帆來遠天。平生江海志，付與畫中傳。

端午中與親招飲齊明樓分韻得招字 戊申

九月春花盡，端陽有火榴。情因親故重，酒為俱酬留。

山色入窗滿，溪聲繞座流。何須問蓬島，只此是丹丘。

舟過石崇湖次韻彥錦 辛亥 二首

山勢內來盡，波中拔太湖。地連大樹市，名號石崇輕。鏡淨空無滓，風翻浪忽驚。權迷與回首，何異故鄉情。

其二

舟行堤漸闊，閒影浸空青。浪蕩四山動，帆飛葉輕。望遠心如醉，思親夢亦驚。君恩天廣大，那可不陳情。

贈王若霖二首 并序

王若霖欲之信王也，秦夫之歲回自鍾山適值

同行時若霖新授江南奉新丞至靖嶺之北月
馮村將别自爲起句求余足之以贈别因再用
韻以勉之云　辛亥　二律

日酌樽中酒重逢不有期欲南看月夜江右望雲時
路逐溪聲轉山隨行處移明朝登嶺後回首倍相思

其二

幼學壯行志書生本自期方當勤苦日莫負聖明時
雨過嵐光重雲開樹影移祇應崇令德千里慰遐思

題折枝梨花兼實圖　癸丑

秋日梨花詠道園曾有詩有枝已秋實仍守尚春姿

蘇子非今夢杜陵憶少時不因良友筆誰重昔賢思

題白畫扇贈曹子純

野樹秋容老昏鴉曉氣殘孤舟如隱隱江水自滔滔
舉世悲傷足何人樂曲肱抱琴林下者好結洛沂朋

贈智惠憶歸南泉

欲破愚癡障須懸智惠燈三生慢吳越一汲盡西江
泉石曾共眼雲山故入窻祖燈期再續已見外魔降

七言律詩

西村畫山水爲羅傅道邑令題

飛泉千尺垂長虹嵐氣故作烟容濃秋林高下見村
屋古寺如聯雲間鍾樓臺依約煙樹裏溪橋野艇行
人小西村畫稿嗟余同對此興與秋天杳

次韻馮伯昂見寄

君在高樓對山坐我向蓬窻對山臥湖山收雨作晚
晴山色滿簾窻外過茶煙石鼎松風送半枕梨雲春
夢破起來便作春山遊莫待早梅如豆大

其二

錢塘江頭看潮水錢塘江上聽潮臥潮聲半夜捲海
來震雷遶枕驚起來倚劍看青天月光出海平
輪彼笑問龍鍔氣衝天曾知世上乾坤大

上巳苦雨呈汪養晦

三月三日苦淫雨春遊無計令人愁雲低綠色逝無
地風捲濤聲遙撼樓青天白日果何處急雷轟霄方
未休最憐桃李花開時零落誰披不自由

大雨

三月廿八苦炎蒸客子解衣如餓中忽驚雷雹繞庭
户已見風雲盈大空雨聲倒挽銀漢落水勢奇與滄
溟同前村咫尺斷來往令人倍憶濟川功

夢中渡江之作

東風邪顛怒濤驍百尺危檣排天表張帆破浪追流
星萬頃茫然一葉了半生慣見風濤險登岸汗流愧
沙鳥回看煙際波連空青山一點江南小

登子陵釣臺有感　癸丑

清曉扁舟維岸陰百年幾度來登臨遊人仰扱石磴

險飛臺倚縣崖波深客早常座一時盡江水雲山千
古心哲人去矣不可見聲伯容作秋龍吟

題畫

老虬參天勢欲動古楫錯立交峯趁濟溪雨過生翠
雲隔岸嵐光入簷重小亭臨水清且漣怪石琴湍若
群妍倚樹讀書兩悠言從應未了黃庭篇

汶口程伯鱗所居曰容膝山房求余寫登容
古木圖因題以爲贈　己未

老以[illegible]文淸溪濱卓立道由凡木[illegible]百年生[illegible]

路一百變化超風雲雲溪故家足矜木容膝山房更
清淑知君每愛林下風故寫幽人坐溪腹

應
制作瀟湘八景　甲子三月

洞庭秋月

岳王樓前秋風起碧波夜涼天在水纖雲捲盡四望
遙一色澄清幾千里爛爛銀盤海上來金光蕩漾鏡
中開洞簫依微碧煙外應有羽客凌風廻

瀟湘夜雨

三湘再湖碧雲暮岸帶江蘆不知數孤篷夜半驚夢
廻四顧茫茫昏回互乍疎乍密還瀟瀟浮被枯橋翻
大飄江湖皆無廟堂心思深不知千里遙

煙寺晚鐘

重巖疊嶂生虛籟碧煙隱寺橫如帶老禪出定月照
廊數聲忽度長林外西來大患非頑空要將耳觀開
愁蒙洪音浩蕩無遠邇播揚萬里賁　皇風

江天暮雪

層巖凍洲雲布地遠浦中林失蒼翠飛鳥剪水作飛

外一色遥漫滿天際孤舟釣緡猶未收蓑衣清興勝
猶奚自但有豐年兆一身饑寒何足憂

平沙落鴈

秋色澄空碧霄遠落收氣肅寒汀捲波聲祭映天外
來低落平沙水清淺烈已獨備知隨陽意為饑腸慄
稻粱啣蘆不煩避矰繳鮮緝今已同商湯

遠浦歸帆

瀨氣滿空秋混混凈盡澤清木葉下片帆幾點天際
來破浪乘風如走馬江漢今為鴈鳧鴻商船釣艇從

所之暮歸晨出會有時愼勿縱欲令人嗤

漁村夕照

茅屋人家小門逕紅蓼白蘋從齊壓收緡曬網插疎
籬短渚長洲遮相映紅輪斜照懸遠空水村澤國俱
春融飯飽不知身外事欸乃一曲歌淳風

山市晴嵐

平岡遠接青山麓尾屋布帘煙簇簇朧朧海日出山
頭驗靄林霏淡平陸鮮鱗可買醪可沽醉歸不省傍
人扶　皇風萬里被海隅漁樵樂土無處無

山居述懷　王鉞

投跡窮山休便休閑身猶抱古今愁百年自分田園
樂萬里誰思社稷憂郭令豈無陶令志董生寧有賈
生籌經綸本是男兒事莫理雕蟲到白頭

奉寄陳秉初

欲寫揚范報所知楚天雲闊鴈書遲按領已辭皆公
力側席應勞聖主思舊俗雖忘周社稷危時空望漢
旌旗投鞭何日踰天塹晉拜元龍會有期

夢歸梅花初月樓

劍新從死地來夢魂長繞故山隈青輝萬里秋光
老寒影幾枝春信回但覺親恩天廣大豈知世事日
塵埃片時枕上團圝樂無奈城頭畫角催

過未樂田家有感

移舟暫泊釣魚磯一逕委蛇入翠微落日園林雞犬
富秋風平野稻粱肥農翁但道征徭重啼鳥那知世
事非莫怨棲遲身是客家山亦有舊柴扉

嚴君誕日

年年稱壽梅花月今日淒涼想故扉堂上有親垂白

鬢[illegible]前無我戊斑衣溯江秋老人容瘦回首峯高雁
過稀安得元戎先士乘洗天風雨早同歸

七月登吳山感去年離家之作 癸卯

江上秋風吹客衣江頭寒雁又南飛報君寸鉞曾無
補作客一年猶未歸黄菊未沾新雨露白雲應鎖舊
柴扉登樓莫惜去年事且向欄杆看落暉

雨中奉寄李仲吉員外戲于華二契兄

與來欲訪戴安道詩好長懷李謫仙客裏風光渾是
夢雨中官舍小於船已知生死同今日莫使才名愧
古賢世上英雄誰是主與君努力中興年

奉寄山陰縣丞陳大用

奇才本自東南金未許相逢興隆汎里路共霧千里
客故鄉誰念五更心海門日上天光近江浦雲歸樹
色深莫道遊門風致盡扁舟正擬過山陰

同年仲翔參謀高德初過蕭興三塔寺分韻賦
詩得門字

風急舟輕如馬奔楚吟又動望鄉魂暮雲三塔林間
寺茅[illegible]淘上村[illegible]隊送衝霜浦冷地[illegible]逢殘戍

[illegible]平生無愛逢僧話帶月何妨叩梵門

宿蕭興通濟院題壁

過盡平湖擬問津忽驚林尾傍湖濱竹陰風細疑無
若花落鶯啼別有春身世不逃真妄想飄零長作別
離人行時一了平生願歸去家山拜老親

至日登吳山

開道春從地底還望春獨上吳山顛海帆幾點落天
外塞雁一聲來日邊彈鋏敢求還作舍[illegible]未許賦
歸田男兒出處關風化不用推窮問老天

次韻孫[illegible]初述懷 [illegible]

夢破梅花夜不眠滿床明月正中天一聯用舍與兒
戲千古興亡著簡編身老自堪歸杜曲詩成誰使効
張顛平生心事何人解擬向王門一上箋

其二

雨勢驚起海龍眠造作江南雨滿天世上風雲閒老
于山中燈火廢殘編窮身欲海悲啼[illegible]
大顛自是卓然無意回不須米[illegible]

奉贈馬佑衡老師

平生每愧朱公悞歲晚忽逢唐子西上國未聆鄒鳳至故居容聽夜烏啼談詩抵掌嘶壺缺把酒臨風江月低他日卜鄰何處好黃山高與白雲齊

次韻楊思齊感懷

自鍊水清任斷魂吹竽無意上王門三年未有匡時策一飯總成明主恩獻賦得金真易與草玄投閣不堪論頭顱鏡裏今如許莫遣秋霜鬢上存

同馮伯昂泛舟由姑蘇過吳江抵錢塘舟中有作

連床夜聽姑蘇雨柔櫓晚搖吳江雲大地北來山勢盡長江東去浪花分知君久抱屠龍技歎我空懷封禪文安得扁舟早歸去故山高臥謝知聞

吳江即景分韻得池字

平湖萬頃去帆遲遙見孤村列戍旗一塔已無當日影三高猶有昔年祠風掀急浪飛橋動霜滿高枝古角悲欲訪鴟夷何處是望中煙樹自參差

過吳江思歸　甲戌

[illegible]秋憶故園片雲猶隔路三千長歌作客從今下拔劍出門思去年古欲春歸梅似雪吳江風靜水如天雙親欲望兒歸日無奈南來有瘴煙

次韻馮伯昂見贈

扁舟載雨夜沉沉好語盱衡咳唾音彈鋏作歌知客恨論功坐樹見臣心無緣可結三生夢有志終成百鍊金江左幾時休戰伐與君攜手步園林

元日有感　壬寅

萬國衣冠拜袞衣兩年元日負歸期江雲剩捲千[illegible]碧海日暗驃五色旗江上雪消春水長山中寒重早

梅遲莫思鄉黨常年會寶劍當酬國士知

慈親花甲之日是夜夢中稱壽覺後有感　壬寅

夢中稱酒壽慈親夢覺登樓望白雲四海尚聞悲戰伐百年何計樹功勲服枯自混孟宗淚情裂誰憐李密文但得寰區歸上國便當萬死報明君

次韻萬奇塔長老贈天真藏主天真官人　[illegible]

萬奇寺前古木森繫舟聯遠復相尋詩成不作人間曲琴好誰聽世外音棋樹風生驚夜雨法壇雲靜龍含陰敬亭山色何年別日暮江東千里心

題岑起敬如此江山亭

[illegible]捫天山百尺梯更闌時聽海雞啼絲桐夜雨清猿
夢[illegible]傷鄉春風送馬蹄雪漲海門天[illegible]闊潮回江浦月
痕低登臨若問登臨句如此江山如此題

發錢塘至餘杭城阻雨三日題城北樓　二首

一載江淮奔戰塵[illegible]騎吟貧百年身青山尚是來時
路城郭今非舊日人追信已無嵐相問泉[illegible]似留
胥臣明朝又上新安道回首錢塘淚滿巾

其二

百雉孤城流水東青山掩映片旂紅蛙聲日夜亂城
柝嵐氣作雲漫碧空暑雨[illegible]兵火後關河千里戰
塵中鷗鷺自有天涯路莽後[illegible]中舊阿蒙

過呂化次前韻

未拂征衣滿面塵[illegible]何計乞閒身荒村白日有啼
鳥廢屋頹垣無住人大厄豈應終破碎蒼天誰為正
君臣高堂自有[illegible]往往向晨昏事幽巾

度崑關宿老[illegible]家及抵家述懷　甲辰

[illegible]是[illegible]傷此理百年生死一毛[illegible]任知[illegible]

寸[illegible]今非杜北征茅屋蕭蕭牛共卧山溪夜渡[illegible]
[illegible]行歸來已喜雙親健莫遣秋霜上鬢莖

次韻李仲吉見贈

千里還鄉已到鄉故人應是更淒涼珠還合浦神[illegible]
在鳳叫寒雲別恨長滄海桑田心不變山林鐘鼎事
何妨雪深山徑藥苗小何日林間過阮郎

奉簡敬道兄長見顧

林間終日坐蒼苔有客過從此地來厚愧遠稱慈母
詩好懷今為故人開黃昏燭盡雲山出半夜詩成風

雨催莫厭田家供奉薄杏花村塢當啣盃

題自作山水　二首

小閣獨坐日無事幾回飛夢到天台一時風雨眼前
過萬里山河筆底開林下何人閒白髮世間無地不
黃埃便當辦取九節杖劍閣[illegible]顛任迴

其二

誰剪吳江半幅天滄洲詩思便悠然長江萬里雲無
迹錫杖一條僧上船在石定從天上落倚松勢與身
相[illegible]

過䇿溪訪俞敬道不遇因留宿是時敬道有金
華經商之行

故人別去忽三月乘興今然御曉風避客本非段干
木泛舟憑擬陶朱公窗間月影生林外壁上燈花落
酒中自是過門不相見只應雜興昔人同

贈別德尚劉廷人才選

五月炎天金石熔故人何事買行舟淇陽奥問烏衣
巷瀟詠應過白鷺洲幾放焚膏傳世學一朝束帶應
時求欲知別後相思處月上梅梢夜夜樓

送杜端三使君見訪索贈

驄馬三騎出城東此日追遊清賞同但向梅花説初
月肯隨楊絮逐春風稍收平野郊原驅鷹叫滿宿宇
宙空先後歸還京闕近夢中料釣有隙中

秋雨感懷

雲鎖千巖翠不開攬衣小閣獨徘徊風飄翠色紛紛
下雨送寒聲陣陣來竹葉已空前日醉桂花莫負[illegible]
霜催製中千古興[illegible]非然向爐中鐵筋灰

[illegible]之行令人重增悅嘆短章奉寄以

兄下懷

春首過從僻徑廬談詩消夜剪閣燈文知衡宇能容
膝學羿玉門所思猶見志但知孫綽賦濟時莫上賈
生書眼中故舊飄零盡過首西風欺索居

汪尚書輓章　澤民

敬亭秋色何人敵天挺奇才出上休問學始膺先代
君恩寵終見老臣心乾坤推轉有興發賢聖扶持無
古今德業已再南史筆却令後死重哀吟

歸故宅

曲曲清溪來往頻故園又得見先春筍穿舍北竹繞
屋梅倚牆頭花笑人泉石幾家供客眼江山萬里贍
兵塵由來軒冕多翻覆凋零松竹本是貧

同鮑氏諸公遊靈山絕頂松楸

大地山河一覽中登臨[illegible]古今同片雲又作人間
雨萬里自來天外風肖有虎突盤下界全無纖芥礙
虛空吹萬上女雲中下指點蓬萊滄海東

冬夜

下[illegible]道統已漸周茂

[illegible]遊竹霍棕桃亂山明月涼如雪半夜狂風怒
仍教白面書生成底事莫將身世老漁樵

題白雲樓

自作蘭窩人已仙白雲名在尚悠然登樓作賦傷今日荷鍤攜壺思昔年樹倚長空秋見雁林藏積雨夜啼鵑九齡帝與誇當日白髮重看繼世賢

題登源綠照亭

登源洞裏石如屏綠照亭前水作渦溪聲遠度驚風雨山色入簾供畫圖身世幾時歸潤谷林泉何地不

逢壺高閑盡日追遊樂莫厭沾衣雨濺途

贈項子全

三衢項子全宦遊江湖爾常勤勞王事已而以醫學自娛乙巳歲於其子訪宗族於貴溪過門求見索詩遇以他出不及拿迎走此爲謝

過門未識子全面久羨逢人說項斯宦志已灰[illegible]後宗枝還念未分[illegible]近古無神[illegible]有[illegible]日[illegible]尚擬好風[illegible]淥深[illegible]延[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六　丁未

投迹深林有念休春花秋月與追遊雨餘山色綱當户風外溪聲夜滿樓已挹歸時辭虎口還思結友效能頭吟餘獨上南岡望猶自登樓把國憂

五月十五夜對月　丁未

正愁苦雨作梅霖向晚雲開見遠岑天淨已推圓鏡上山高猶隔半村陰清光本自無間缺人世果誰分古今明夜陰晴不可斷惆悵獨倚發沉吟

同黃伯和登砂子嶺觀巫潭瀑布　丁未

小逕穿溪斷復通叢林陰翳失西東重巖直上九霄

上山劇深臨萬壑中白日忽驚飛急雪青潭鎮刻怒潛龍誰知一勺靈湫水解與人間作旋豐

上江山中即事

山上青山樓上樓結樓尚下倚丘通幽一逕苔蘚滑傍檻西山容翠流松竹濃霧作疎雨風氣入篇生平秋我來許下陳蕃榻一洗平生今古愁

至楓林登東山樓有感

楓林[illegible]林白日長村花不斷四時香山蒸嵐氣作朝雨竹引[illegible][illegible]

詩狂東山一爲蒼生出瘋得人間詩幾場

曹操揚脩說曹娥碑圖　己酉

江水溶溶照岸浮古碑如娥立江頭誰知千撚吟詑日已是心疑國士秋好計不逃人物議豈鬪解寫古今愁活才鬪傍因應爾更有同時鸚鵡洲

嚴陵舟還喜晴贈陳大用　己酉　有

幾日濃陰慘朔風今朝新霽早推篷山頭積雪連雲白海上明霞照水紅身世已知歸計穩舟行況與故人同通家喜有朱陳舊努力躬耕待歲豐

其二

霜寒水落石如林篙壁直下三千尋迴流急瀉上灘遊到家不厭尋源深片片浮雲成聚散衮衮長江無古今此懷只有陳搏解故喜扁舟浴系心

何士明判簿以詩求作雲龍書隱圖不果爲作

步韻奉答　己酉

十年江上憶茅廬故託毫縑寫舊居濟世可堪終採猶范民無計樂樵漁久知心遠懷桑梓已喜身閑樂[illegible]雲龍真山應會見莫看圖畫賦歸歟

題送行詩卷　[illegible]

游木孝友孝思從先子遊寧後侍尊人之官江西有送行詩卷余未之作今歲又侍親在朝偶會於鳳凰臺下求補此卷爲賦此

江西未有送行句此日方逢再賦詩定省羨君多伯仲飄零憐我獨孫遺愛同在水滄文夜落見余潸門禮時後會茫茫又何地但須努力慰相思

題王悅中長司林泉歸隱詩卷

王君歸隱林泉志先了當年亦有詩身老可堪奔走

獄子賢不復聖明時夢回雲海蒼波遠春到園林化日遲我欲携書訪泉石白雲已有宿年期

發新城至江浙省　八月

夜發新城望淅收行風[illegible]一[illegible]船月天心小舟中[illegible]從[illegible]由不[illegible]今悄[illegible][illegible]人同[illegible]明

覆瓿集卷之三

紫陽山樵朱同著

晞陽居士范淶校

裔孫 時新同輯
時芳參閱

七言古詩

十月十六夜嚴陵城下翫月 癸巳

誰送冰盤上九天清光不減夜來圓雲連迷峽橫天外山擁孤城枕水邊重鎮已容前日夢棹歌猶恐去年船半生未了滄洲願安得再給繼昔賢

遂邑阻雨書懷 甲寅 二首

一春多事羇遂陽處處水漲如望洋青山雨歇鳥啼急白日門閑雙續帳倚門無復念遊子思親空自摧衷腸慈烏中夜驚獨宿爲爾涕泣沾衣裳

其二

凝雲一月翳朝陽四望平無盡海洋對魄嘆春容自苦足躡作繭爲誰忙一身淹滯歸回首萬事空𥨊易斷腸…知已…流涕淚沾裳

文昌自是文章伯令我題君畫鶴詩翹首登無霄漢志潛身猶待羽毛期李生昔記重逢日杜老今當借別時好仍與際應有意林皐容動故人思

宗家成仲以先子所題墨竹求詩

先子手筆故家竹蟠虬鼓龍墨尚新典則喜存三世物文章猶見百年人修莖已傲風霜晚敵葉還沾雨露春欲繼短篇題紙背披圖令我倍思親

嚮明樓 甲寅

庚戌之冬先子爲宗家子敏作嚮明樓記道其移孝就忠之意因得疾歸不起今年賤子省家林子敏邀宿是樓求題斯卷次早倚欄雲山萬變曉光中誠爲勝槩復念斯文先子之絕筆也謹賦近體以寓傷感之懷

嚮明樓上乍登臨對景興懷感慨深爲疊雲山迎曉日一庭煙樹接春陰獲麟自念當年筆報主誰知此日心準擬東西根本在每飛魂夢到家林

題希陶詩卷 甲寅 二首

易亦好飲自號學易碎錄其志可嘉求題茲卷
爲賦
其年鹿去不可尋靖節慨然何其深亦松終遂博浸
嘐孤竹肯陟西山心百年事與何與殘壞代志同無
古今希陶果解前人意逃酒雄篇時一吟
其二
奕世宗家不乏賢衣冠猶見璧珠聯甘爲彭澤歸來
後欲究庭積未盡前酒熟但邀隣舍飲書成應付子
孫傳思鄉遊子情何限安得相從濯淵泉

贈別趙省郎　乙卯
趙璧連城舉世知紫陽一見又分離莫辭遠客長征
日正是男兒報主時山路春明花隱隱驛庭煙暖柳
垂垂定知公館多詩興好寄雙魚慰所思
同休邑丞應叔原由屯溪返所至溪東賦別
時丞受運漕船木　乙卯
屯溪渡頭春水生孫王山下漲波平斷云過由有民
昔日寄山低限情送別已深雖作別船程郡收斂
由山日分人二十過客大時與君同眼明

遊觀崖亭圖　有序
爲石文舉長司通遊觀崖亭圖是亭杜休寧所
創今夫年嘗同杜公遊有詩
落日溪頭倚畫船新亭俯瞰碧波流當時酣飲偶然
會此日題詩思舊遊天際遠涵清鏡曉齊雲平接野
煙秋少陵醉後雄篇在蘇府還能爲爾留
汪谷賓因李雪齋求余寫臨清樓圖併詩
野人未上臨清樓作圖題詩神預遊題詩不盡登臨
興作圖還寫兒樹秋水南樓錢入簾小松蘿容翠當

意流想像賦成終未穩安得乘興來上頭
題菊堂　有序
戴榮仲以菊名堂因春家程孟德求題以不知
其爲人未之作也而孟德作促來守因賦
菊堂詩債已年餘孟德重催始就書欲寄淵明篇下
何未寄安道雪中居清香獨傲秋霜老樸守猶流夜
月虛甲子千年誰解得爲題君卷倍躊躇
江節婦　并序
節婦孫氏女人江彥功之母也先子爲之傳今

林紹公背秀品題今復彥功復求使吾歌時孫
氏已棄深養而先子亦捐館矣傷今感昔爲賦
蒲江節婦先君傳著採雄文照亂離操定不隨天地
改文傳空使古今悲平原渺渺春暉遠關樹依依擬
日遲把卷欲題當日事嚴親又動九京思

夢别陳彥珍 并序

臘月十日夢陳彥珍判簿考滿而歸方樽酒談
笑間復有長安之除促使已在門矣惆然别去
夢中作此覺後急書之

握手相逢喜未闌又遷西日上長安江山千古形容
壯戈甲十年民已殘路遠誰憐行役苦情深自覺别
離難下車早報平安信白髮高堂淚未乾

黟山江孟和以其祖居樓碧樓作圖求賦爲題
之時爲府吏

謫仙去我日已遠誰復結樓棲碧山韶華一逐流水
去碧桃幾見春風還能無每懷鼻祖重興驥肯放胡
孫闢蹊徑不盡歸歟意安得與子窮躋攀

題自畫

[illegible]倚谿雜千尋時碧落滄皮大道極滴翠軒
小雲鎖重嚴積翠多一聲已唯鐵錫百年只合老
消遣偏用寄對相看首一高眠狀乃歌

題金山寺 次韻

種拂塵埃到上方白雲深處自生凉金爐香細輕浮
座貝葉陰濃静歸廊十二樓臺餘寂寂三千世界杳
茫茫流傳今古爭輸拔獨有文公眞感傷

題宜上人俊碧軒

謫仙不落俗人間此是西來第一禪究竟本無文字

教品題猶有短長篇軒門淨几雲生座樹聯清溪水
漲用忽憶門前車馬声欲留宜君卻青蓮
青蓮居士謫仙人自稱□名三十春湖州司馬
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李謫仙詩也大慧
語錄云歸宗門宜祖師下部功甫友善功甫時
任生子尉宜舒黃云注托生君家六年復君見
衙功甫待相鱉落中及見官入內畏果有斑及
生即名宜老才逝哉忘問如肯之哉白其
[illegible]

幾年宦屆指云四年端云在甚處宦云自邊塞
上吳油粃忽門外推車過端云門外甚麼聲宦
作推車勢端云過後如何答曰平地一条溝云

題自畫榆溪清隱圖寄程國輔 庚申 一首

榆花飛處杏花開盡是高人手自栽古寺晚鍾僧出
定平林春雨鷺飛迴傳家幸有藏書屋報主慚無濟
世才何日許辭金殿仗杖藜莫訝客頻來

其二

初月梅花近水開滿林仙杏爲誰栽雨晴採藥穿雲

去風暖尋詩步月迴身近玉墀膺寵渥手調金鼎定
何才殷鳳池上頭回首會見鵷班接踵來

陞春宮侍郎遣筍郎歸寄陳姊夫德銘 乙丑

憶昔家居溪上村青山爲郭石爲門姻親賴有朱陳
舊門學誰知道義尊君守園林承祖澤我膺廉祿荷
天恩疎慵若有歸田日世學還須重討論

其二

自携琴劒別幽居魂夢無時適故廬訪遠已知親誼
重趨朝還念非才疎白年宿旅遺先牒萬卷牙籤欲
舊書歸到楓林頻護念時傳消息報何如

遭訴得罪賦此以見志 乙丑三月 二首

四十趨朝五十過典筆事業歷研磨九重日月瞻依
久一代文章制作多豈有黃金來暮夜頓銜白髮老
風波歸魂不逐東流水直上長江訴汨羅

其二

自知廉潔可臣君豈料顛連更殞身七載儀刑多制
作百年經史豈無聞人情洶洶何時定世事悠悠總
莫伸萬死一生何足報盡將心事付蒼旻

故友汪口范平仲寫雲溪歸隱圖成題此

疊嶂青螺擁開雲白練舒林間數椽屋彷彿似吾廬

題畫馬手卷 二首

八駿去已久驊騮未易逢君看七十疋若箇是眞龍

其二

塞北平如砥沙場五月寒驊騮不受馭爲用置笺守

六言絕句

題琴趣軒卷 四首

攜琴已趣琴趣寫懷更頼詩腸一採九皋鳴鶴仙風吹逸天香

其二

賞子誰傳悲操汾亭空寄餘音獨有杏壇玄聖乾坤今古同心

其三

混世漸離淳古九疑望斷重瞳寄詩軒中高士□泣彈作南風

清虛物婉音節小齋花氣春酣莫作商聲秋調□□三月江南

題浯溪清隱圖贈吳甥

山下半篙春水溪頭幾樹疎煙爲問故人閑處聽松應是高眠

題五城程均敬蓋

雲散山連翡翠江空樹倚高秋天外歸舟何處山中十二峰接

七言絕句

小園栽菊

菊苗移向小園中好雨初晴上脉通不是陶潛耽野趣欲留晚節待秋風

其二

老菊叢根寄小盆也知春到長兒孫扶持已費栽培力長育全資雨露恩

即事 二首

菊自離披蝶自愁道人無事獨悲秋多情昨夜三更雨洗盡□山青屋頭

其二

結茅深住白雲窩人迹何知鳥迹多村塢月明閑犬吠定知山虎夜深過

畫扇

是處青山好結廬杜陵無愛野人居亡雲不作蒼生雨長向林中伴讀書

題錢舜舉海棠白頭翁

翻起嬌紅映綠紗春風籬落一枝斜山禽自是頭元白莫向花間怨歲華

題宋太祖蹴毬圖

龍未興雲虎未風一包元氣聚英雄等閒蹴向陳橋驛白白山河舉步中

墨菊

二徑秋香不可無伊誰描得影模糊只愁醉倒陶彭澤故着當年阿舒扶

畫扇 癸卯

時余與道伯和同寓越與作此圖以寓思歸之[illegible]迫之如此

棹滄浪烟霧深古松陰底自沉吟家山只在青山下重疊暮雲何處尋

宿江頭不了寺

分得禪房半榻眠澗谿因悟靜中天隔窓一夜江頭雨忽憶春山好種田

訪群雲谷首座不遇

竹鉏欲訪群雲谷雲出天涯貴寂寥擬念過從知姓字秋深何處有芭蕉

遣人歸寄 二首

年餘始報平安信萬緒千端下筆難但得雙親頭健在不須流淚倚欄杆

其二

甲辰之冬十月望行客此時應到家想得雙親淹淚眼問兒何事在天涯

其三

兩字平安報細君勳名未了百年身但令自潔如關月不用春閨夢遠人

至赤岸

一葉忘來以小舟又叫楚歌過泉頭遥見六和
塔在數青山隔岸來

題畫寄錢葉省郎越中行　自

三月錢塘春漸濃老松長吼海門風故人一别知何
處天外青山是越中

其二

清明時節雨霏霏客子新裁白紵衣日日江頭閒消
息洗天風雨幾時歸

題畫　四首

溪上青雲好結居午陰不用廢蒲葵松風吹醒江湖
夢猶道潮聲撼草廬

其二

老樹亭間翠影疎遠山煙外淡糢糊扶筇閒向滄溪
水還句長江作浪無

其三

孤泉獨立誰家翁悵望天際來秋風蕭瑟不收卜
淡海潮初落淦江空

其四

老松解倚亭樹靈物那無鬼神護只愁一夜風雨
來化作神龍學崖去

除夜有感　自

椒盤明早頌椒花又是新年革歲華却憶去年當此
夜吳江霜落夢歸家

其二

大地久曉風土異吳天終見歲時同水朝拱上南山
壽安得封詞付曉風

守歲

曉分梅影天花白夜引蟾光玉色明臥對軒窗迷近
遠忽聞鼓枕刻船行

題自寫山水

岸上青山山下雲孤舟潮落繫江濱却看江上風濤
險何似林間自在身

花朝登砂子嶺

山上白雲山下溪雨餘石磴淨無泥幽禽不管與人
事盡日林間自在啼

睡起偶書

六月茅齋八面開書屏窗外綠於苔竹床籐枕涼如
水所熱不知山雨來

泛舟嚴陵　己酉　四首

江水環山觸處開長歌輕撥浪花回舟行轉盡疑無
地又擁雲山一簇來

其二

雨聲微聽收不住船頭水高一尺強只須多買好平
酒中流擊楫歌滄浪

其三

千灘水沒浪花浮鼓楫乘濤一瞬流兩岸青山看不
盡桐廬五日到嚴州

其四

來時水沒千灘平歸去水落石崢嶸却看岸痕思前
日舟在垂楊樹頂行

開關道士求題息齋竹

楚山脩竹不可致誰寫秋風筆底開疑是道人吹紫
竹月明引得鳳凰來

簫聲今是誰家樓隱松篁石逕斜記得繫船溪上
日依山重疊鎖煙霞

簫

紫管何年玉刻成宮商隨指自分明夜深喚起湘雲
月十二綠鸞天上鳴

楊妃上馬圖

錦韉銀鐙映綺羅開元猶是舊山河海棠春暖嬌無
力寫向生綃恨轉多

自描湘妃圖

苦竹叢頭啼鷓鴣瀟湘江上是蒼梧月明猶記當年
夢仙佩珊珊淚欲無

楓林牧隱圖為吳子

松蘿遠削青芙蓉鐘聲又起秋原風牧客醉歸牛欲
倦黃葉滿地霜楓紅

雲溪歸隱圖　有序

洪武壬戌范平仲以事之京持圖求補前序為
題絕句於圖上以見意為後會張本云

雲溪歸隱終成隱客館栽詩未是詩待到柴門重掃

春江送別□□提學伯成容郎使回　乙卯　首

三月江南細雨晴杜若洲沒滄江平輕舟短棹又相
別花落鳥啼難爲情

其二

王程幾許路遠近山色自與帆相迎想得皇華歸使
日日邊遙拜五雲明

墨菊寄方山程德明

方山處士別我久每把尚風曉節香賴此我將三尺

雪寄君日日作重陽

寫墨菊寄陳彥珍

挑燈乘興寫秋芳寄與幽人挽節香聚也尚遺三徑
在何時同予醉重陽

題自畫寄陳親

柴門舊日經遊駐留得咸烟在故居爲問槃中陳處
士溪山清興近何如

代周處士架

[illegible]

老低首低回筆硯間

答

頑軀幾望風雲會素質長懷鐵石堅待到文明開聖
治負圖也學出河邊

題畫

紫陌紅塵沒馬頭人來人去幾時休誰家有酒身無
事長對青山不下樓

錢塘歌

錢塘兒女向郎言錢塘兒女腳如鐵販鮮海上不歸

來夜夜吹簫坐明月

竹枝詞　十八首

錢塘兒女不學針月明窗下理絲逢人但道新番
曲不識奴愁海樣深

十八嫁郎眉未開郎便離別重來時借船一逐江潮
去日日潮來郎不來

郎去從征不見來門前小草已生苔願得海門高萬
丈倒流江水送郎回

郎在湖頭儂在西[illegible]遠山得梅花月冷[illegible]

枕半夜夢郎郎不知
湖上兒女宮樣粧小舟蕩漾芰荷香逢人便唱相思
曲不道儂家有阿郎
郎去從軍二十年花開花落任春妍門前有箇垂楊
樹不着遊人繫畫船
十五十六月正圓樓頭買卜問青天月如照到吳江
水郎在吳江第幾船
儂家住在湧金門青見高峯白見雲嶺上已無松柏
宅湖邊猶有岳王墳

葛嶺東頭是相門當年甲第入青雲樓船東入裏湖
去何曾望見岳王墳
郎心恰似江上蓬昨日南風今北風妾心恰似七寶
塔南高峯對北高峯
勸郎莫上南高峯勸郎莫上北高峯南高峯雲北峯
雨雲雨相隨愁殺儂
芙蓉葉底雙鴛鴦飛來飛去在橫塘人生多少不如
意水遠山長難見郎
阿儂隨郎上釣舟郎作釣絲儂作鉤釣絲無鉤直似
傷釣鉤無絲隨水流
湖草青青湖水深畫船撐出斷橋陰畫船無柁是郎
性斷橋有柱是儂心
茜紅裙子縷金紗多在湖船少在家黃衣年少不相
識白日敲門來索茶
阿儂家住第三橋白粉牆低翠竹高春光一日老一
日怕見花間飛伯勞
望郎一朝又一朝蕭郎今似浙江潮錢塘潮信有時
失臂上守宮無日銷

小姑擬郎去不歸爲郎打片復錢飛青山尚有飛來
日豈有人無相見時

覆瓿集卷之四

紫陽山樵朱同著

睠陽居士范涞校

裔孫 時新閲輯 時芳叅閲

序

重編新安志序

洪武九年春有　旨令各府州縣纂輯圖志知徽州府事臣張孟善復關同知徽州府事臣金石提督之於是期集儒宿摭採庶務而命布衣臣朱同類輯成編同竊伏自惟郡縣之有志猶歷代之有史也山川

人物之繁夥制度典章之錯綜因革之故古今之變靡不具焉是故不可以易言之也況比年以來干戈底定所在版籍百不一存今乃搜求捃拾於焦土灰刼之後而欲盡夫典故記錄之詳其亦難矣而新安則自宋之南渡郡人羅願博考遺書網羅衆說輯成一書臣細推該綱目備舉其學問之博探索之勤固有非他作者所能企及後六十年四明劉炳守郡日俾教授李以申續之又八十年至元之延祐郡守朱濟又俾郡人洪焱祖以再續焉是三書者幸猶不泯

自仙如梁蕭幾王篤之記唐之圖經宋太平興國之廣記祥符之書以至姚源之廣錄則已不可得而見矣然而三志之續作者非一是以體制大綱雖以粗適羅願而紀錄之法重復駁雜不無有焉今又續之則成四書首尾一事而繙閱檢討已不勝其煩蓋必變而通之提綱舉目錯綜比事芟繁摭逸旁搜總核合爲一編然後可以爲不刊之典成一代之言斯豈陋學淺識所能纂定固辭不獲於是黽勉奉命條疏總會四閱弦望始克成書深媿編次倉皇不無挂漏

而疏抵則抉補缺正訛則有望於當代大人君子云

洪武十年丁巳冬十有二月既望新安布衣臣朱同謹序

送副使丁士温赴召詩序

詩之爲教與政通夫言之精者爲文文之精者爲詩甚矣詩之未易言也明良賡起之歌由來遠矣古之聖人以法制禁令不足以止人之邪心也是以二南之詩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用之鄉人邦國使夫人之感發興起心於詠歌之間滌蕩消融涵泳洞徹而不自

知其遷善遠罪此上之所資以爲教者然也下而至
於閭巷小人女子亦莫不有作爲雖未必當於理而
發於情之天有不能自已者其文理音節之高下有
關風化之盛衰是以天子巡狩則命太師陳詩以觀
民風昔吳季子觀周樂而知諸國爲政之得失雖其
聰明絶識有過人者而要之音韻節奏有不純在文
字之間是以聲入心通若是其神妙而非後世之所
能及也後之爲政既不能如三代則其詩亦與之俱
中然將有治忽政有汙隆則詩亦不能不隨之升降

其亦囿於氣化之中而不自知其然耶間有傑然而
出者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韋其冠也然數子者皆
獨長於詩哉有其才而未盡用於世於是發而爲詩
向使推其緼以庸於時則其政事之美必有絶出人
者後之學者徒知步驟其句讀而不知所以爲高者
有不在乎句讀之間是以學之愈工而愈不能及也
歟吳郡丁君士溫官於叙者二年矣儀以僻處山野
弗得時見以奉高論而間見其詩清麗溫和發於性
情之正知其得於詩之本旨非徒善學數子而已則
其知教化之原皆政通之道而佐　聖朝之至治以
鳴國家之盛者不有望於斯人歟士溫以奉省部之
召戒道有日郡之士友祖以餞之而求文以爲贈儀
是以發詩之道義而道其欣慕與待者爲之序

杜君游觀圖序

柳柳州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
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
是以邑之有遊觀者實爲政之一助也休暢䑓榭數萬
由閒而平衍縈迴秀拔開出清粹奇麗而無靡雄峙

力戰鬬之勢是以其俗儒而淳其民文而秀號稱易
治兵興以來勝負相尋居民逃散城郭丘墟官乎是
邑者猶役奔走以供奉之不暇而往昔遊觀勝景率
泯沒摧頹於荒煙野草而不可復識洪武四年會稽
杜侯貫道以儒士擢守是邑侯日躬庶務政通則抉
時雨霽東作方興則杖屨郊遊撫序勸勞與文士
者皆探松蘿之幽谷陟層巒之高巔構亭斷石之崖
搴衣凌雲之上以發慮怡神訪跡稽古尚民俗之
泯沒摧頹者莫不洗濯振挺奇特

其方凡枚閭以通神思而得視聽是以其臨事也
之惡而見之明舉措適宜增損得所事繁而民不怨
蹟乎門下樂趣柳柳州之言於是從信侯今秩滿而
朝　京師其邑民某等命繪士吳芸拜寫其平昔勤
勞遊觀之勝景為圖求余序其去思之情以紀之余
謂醒心豐樂醉翁之亭黃溪西山鈷鉧潭袁家渴之
記昔賢為政游觀之勝發前人所未發者固未嘗不
同而亦未始能同也歐陽公當宋之隆平是以惟宣
上德化與民同其樂子厚則娛情山水以忘其放絀

而肖其抑鬱若吾杜侯則撫字之情不能勝賦役之
重累民之樂與歐公之時固有間矣且以強仕之年
始於自畀之寄方將甚縕與展經綸於時寧有柳柳
州之條哉趣州名郡公所居處有山秀水於是焉攀
登高丘望遠海上會稽探禹穴以大其視聽廣其心
胸而助其文章政事者不為少矣而邑民之為此者
豈非以紀公行政於惠之所暇則游游物之所興與且
爲　朝堂之要而猶晚退以及急其民之初者
耶是爲序

黃山圖詩序贈歙縣尹皇甫遵道

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必首之以山鎮泰山嶽嶽
形於詩人之歌頌其來尚矣豈非以毓靈鍾秀與雲
雨產庶物澤被一方爲斯人之所仰者歟黃山居歙
之西北百二十有八里東南近歙西南界於休陽其
西北則儼於寧國之太平縣山之高千仞二十有八
似其峯三十有六水之源如峯之數合流爲溪者二
十有四洞之數半乎溪巖泉洞而少其四靈異之迹
殆不可勝紀此黃山之大觀也奴雲霧晦冥則有登

洲勝當其仕下秋高氣清奇峯倚空神光射日羅峯
崢嶸崢嶸峙立如武士千尋快劍長戟森羅天表延
大絕澗谿捫躋蘿絲青雲而登天都之高巔以望遠
海則東俯滄溟西連華嶽南窮百越北接幽都蝸蟻
蟻垤際乎四宇宇宙混茫茫乎一氣身超物表神遊
太初下視萬象之起滅者真醯雞之在甕也且其靈
之仙草藥餌丹砂可以卻老駐齡驅邪起疾惠周乎
品物利達乎大都是以方外之士多於是焉幸而官
道乎是邦者未嘗不親觀而平陽皇甫侯遵道宰是

邑二年矣罷民困於徭役已久公力奔走撫摩以躬
庶務是山以地遠而僻非有公事未得縱覽常以爲
歉今且政成而朝　京師同郡休陽士友綸是圖寫
詩贈別而求文以叙其首僕以謂斯山之勝萬變而
不窮騷雅筆力以舉之誠退之所謂壯一而漏萬者
也豈區區丹青所能彷彿哉公以儒搢是戢於律
已肇立萬世人不敢干以私其自樹立如此其臨政
也不立異不要名而誠意之孚惠澤之被愈久而愈
深交接士友謙和如不勝引進後學獎勵如不及其

育才成人之美又如此則公之有樂於此山也實所
謂仁者之樂豈徒爲觀游之具而邑民之倚賴於公
也亦豈有異於是山之瞻仰哉今以淺近之言而形
容公之德政又豈非以丹青未技而臨摹黃山之巨
鎮也哉雖然僕之於公辱知最深不可以不能辭也
乃書之以爲序

送欽尹皇甫遵道考滿序

昔先王之任官也必首之以德行九德之分自可以
所以設爵稱[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德者也[illegible]

爲材之可以集事哉從以取備用於一時猶若扶危
常於千古是以終不能以此而易彼也世教日衰功
利智力之說興以爲德之美不足以共經綸之用於
是始有惟才之任於下而至魏無知之儔白面書生
之纖束之高閣之習又下而至於雞鳴狗盜之輩一
切以取快於一時不復爲教道人心待久之慮矣
聖天子以神武一海内始盡取諸儒以任牧民之職
騎平陽皇甫遵道得守歙之欽縣公之爲治也嚴以
律己恕以待物不飾外以邀人不欺中以利己而誠

意之孚惠澤之被於人者愈久而愈深是以軍國之
需不能不取於民而民未嘗以爲病也樸朴之威不
能不加於民而民未嘗以爲怨也夫豈無故哉今公
秩滿而朝　京師郡之士友備其別而索贈言於僕
僕故首發德行之說爲斯人告或疑之曰聖人之理
天下猶梓人之構大廈也材之大小高下各適其用
而後備君今子之言毋乃守一偏之見而悖於時乎
僕曰不然天壹之功非無其人也而卓茂是求誠以
而[illegible]人心[illegible]世教有非一材一藝之所能集也

聖賢所以用儒之至意其不在茲乎司馬君實有
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俱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
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噫愚固無庸於世矣聖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與其得小人孰若得君子若公者
其庶幾乎君子者歟此非僕之私言士民之公議也
是用直述其說以為序

送休寧縣尹杜貫道秩滿序

會稽杜侯貫道宰休陽之三年秩滿朝京有日徽
郡士大夫及僚佐交徒惜其别者咸有言以贈邑民李

某亦請文於余曰某也庸居無似兵燹以來官廨廢
於嘹突竭力憊於奔馳而靡所底止者二十年於茲
矣侯之至也驗民力以任役政平而事舉如某者始
得以少蘇焉孟氏所謂猶解倒懸者果身親見之侯
且行矣惓惓之情既不能達之於上則述其德政以
道其去思而宜其所望者皆為某一言乎余嘉之曰
子之意則誠善矣然下之屬吏也為公家也為私人也
爰徙厚於子而其上也[illegible]其才大其用而舍其
名於上士民受[illegible]之深者乎[illegible]之一人得不然矣

于公民者固不少矣然物有定數限有程期驗其
私而均輸之寬其期緩其罰夫人得而集之也惟力
役之征或不容海及於民者必專有所委而役可於
是點差之政與焉之役也官無定法則吏緣為奸甚
之輕重或相什伯而家之肥瘠內之登耗才之高下
萬有不齊擇其力以任事者少有不當則家破而事
不集下疲而上不知斯人之弊於此者相藉矣公之
治邑也以是為政之先務周知乎閭里之情偽剖微
乎物力之厚薄人才之高下責任之重輕莫不各當

其可令人情安土俗是以民不重困而官事以成某
之所以得少息肩者以斯故之善也侯豈徒厚於某
哉甘棠之詠見於召南騶虞之歌形於漢宦皆發於
情之不能自已者也二公者亦寧有待於人言乎哉
余聞有善錄而嘆曰是亦都正之公天理民彝之著
孰謂今人不如古乎古之為政也世其士子其民甘
利用知奸僞無遁故自年必周之期有所責而後之
守令視其地猶傳舍目其吏民猶木禺而民爾[illegible]
其[illegible]人已成雖欠孰有精明剛介處官如家[illegible]

侯者乎以侯之才假之以歲月則其所就又豈止於是而已乎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而無怨非私怨也魏刑氏受代民吏泣擁馬首不使去者非私恩也陽城爲刺史月官不敢按者從官如家也子賤浮琴而單父治者得任人之術也夫開誠布公處官如家任人而不全任乎法者爲政之要道也侯之行政施惠自視爲所當然耳而民之不能自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斯非人心天理感應之機之極天固隣者耶於今集之僑見侯之爲政不可以莫之書也遂錄其說以爲序

又代徐天應叔陽作

學者將以行之也古之君子幼而學至四十而始仕其所以爲學之道即其所以治民之法未始有二途也後之學者方其爲學則狗乎詞章記誦之習及其出仕則理乎簿書期會之規所學所行判然二道於是學而後入政之說遂視爲虛語矣嗚呼學之與行豈誠有二致哉必也真有傑出之才推其所學措之爲民政事然後知古今士之時雖殊而聖賢維持萬世之心未始有異也洪武四年掄材之選盡取諸儒海内多士考按約盡於是會稽杜君用道初宰徽之休寧越五月而侯亦承斯邑時號者以侯不閑吏事而循儒雅騃難之政上既爲　聖朝求治得人之累下且爲政事者負失措之憂而侯亦深懼未有實學以副責任之重既至則杜君理庶務均徭役條條同兄弟之義處民盡撫字之誠處官如家知無不舉雖以傑之不敏亦得承風宣化用底於有成焉則君之傑出於常人者不既多矣乎君今秩滿而朝於　京師

且道有日掌銓衡之任者考殿最必有知人之鑑登黜要以盡所蘊固不待於人言矣而傑之不能默默者蓋上爲　朝廷得人之賀下爲多士出類之光且知幼學壯行初無　道德出之才古今　致使如某者亦得以分光借潤於下風也於是乎言

題鄧思安瓜圃鋤雲圖序

南門生自號以瓜圃鋤雲求紫陽山樵圖而序之者屢矣因語之曰某侯聞君家皆好仕而終隱者也今子方處序序有其才皆高以有爲而遂爲隱

曰否又詰之曰樊遲學圃夫子非之子學聖人之學
者也而乃是之好豈非背馳大道者耶曰否又詰之
曰灌園之論固興端憤世疾邪有激而發者不足以
訓況書所以道其情之所樂文所以道其志之所存
予之所樂者情耶情固不可縱也將以道其志乎志
亦未易言其獨也試有以語我乎吾門生乃莞爾而
笑曰是非爾所知也是非爾所知也子獨不讀大詩
乎瓜瓞唪唪者后稷肇基之原也綿綿瓜瓞者古公
來岐之始也耕鋤種植其培之也深耘灌扶持其達

之也遠則其忠厚而仁及草木者夫豈一日之故哉
業其業誦其詩而思其人以感發乎千載之下不知
身之在唐虞之時歟在商周之時歟紫陽山樵聞之
喜曰士固有曠百世而相感者其吾門生之謂乎乃
爲之圖而記其問荅之語於上洪武十年日南至前
十日朱同書

　册行分韻詩序

皇帝有天下之四年有　旨盡取羣儒以選行之四
方多士雲集輻輳徽之先在是行者十人維時所次

南陵之毛家湖蕭館風生東溟月出雅頌流傳翰
墨和其唉人生出處之難而聚會之不易也於是以
杜工部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之句分韻賦詩以
紀之且以寓夫後見之意有令僕序其首僕以爲唐
虞三代之隆處君師之位以政教臨民者皆眞儒也
心法之傳教養之道政刑之具咸在方用世變日下
風氣日漓於是政教判爲二途若人者有崇儒之美
名而未得眞儒之實用爲儒者窮約賤貧而未得盡
行其道於時下於是者或拘古今與變而不適於用

或學非所守而反悖於經先王經世之大法幾乎息
矣今
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龍飛江左掃蕩羣雄不數年
而天下定於一乃能黜百家一用純儒豈非世道之
將隆斯文之大幸而爲儒者所宜彼思乎夫學貫天
人功被萬世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撥亂者眞儒之學
也學有淺深而不可以強致者也有爽素之存而無
場屋之習知廉恥之義而無汙下之爲不可以是求
之不倦道有大小行無異況一鑑乎在我而無一定

[illegible]校之私者與儒之守也守則吾儒之所當令者也況新安考亭夫子桑梓之邦道德性命之學禮義廉恥之行漸磨既久幼而學壯而行今也遭 聖明之世沾教養之澤當世綱紀以身將守節以律已而無負乎

聖天子用儒之意則豈徒斯文之幸而已僕也不孝罪重父喪未期母疾未愈而衰絰以隨諸公後斯綱常之重政教所先必當得請而歸者是以不復辭而致其學守以爲諸公別且將踐足林下以復所謂好

消息者將吾邦斯文之變幸也公其尚有取於愚言乎同是行者婺源四人胡原脫江道全江道原胡德祥休陽五人余子韶朱曰可汪銘德汪德懋江彥名余歙人朱同也是爲序

送鄭居貞之羅昌序

鄭君居貞與余俱爲新安人余者長一歲自幼趨庭時聞其先府君梧庵翁名播縉紳間於居貞未識也洪武十有一年梧庵翁致政歸田余因獲拔以得侍敘游於林壑山水間翁純厚謙恭凡所以引進後學者惟恐後日聞居貞好古博雅聞學孜孜不怠特族貞各以喪居門中獨恨未之見也既而余以有司貢至 京師而居貞亦以賢良舉會於天官潛十月頗之恭也聽乎其言之沖也[illegible]之西鄉情道話[illegible]季子之於鄭子產宗元之於解存義不是過也居無何余以典教郡庠歸居貞亦以母喪未終過門中明年梧庵翁以疾終於家越四月而居貞奔喪至雖哀毀含垕間以事至郡城必會會必留宿論事物析文理切磋辯難若河決東注亹亹至內夜不

休然後知其非惟學之美且以見其守之篤而才之賢哉非余子之所可企及也冬十月居貞既克襄事選[illegible]山又明年冬余以非才[illegible]以大官趨一歲而居貞亦以道明賢之舉將至夫居貞之於余也居同而邑里同心爲而道義同[illegible]而世學同仕宦而出處同然則猶不同乎者其寡矣乎今居貞行有日復言於余余可以無言[illegible]之生於世也出處之大節有二忠與孝之謂也[illegible]之可後焉成德之士列於[illegible]之外哉然[illegible]以成叔皆人謂也

君不忠爲非孝而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故孝而思竭其忠則必能立身而揚名其爲孝也大矣忠而思盡其孝則必能脩身而謹行其爲忠也全矣余與君貞之未出也其事君之大節爲政之先務所謂如戒知爾若講之非不明計之非不熟在今日俱所當勉者然而家世積累之勤詩書付托之重繼述之未遂問學之未成松楸桑梓之懷臨深履薄之戒其可不思所以盡其孝而全其忠者乎余與君貞爲通家子弟其鄉上英莅之降有非他人所可倫故於臨別之

贈道其所以同於始而異其所以同於終者爲君子告焉洪武十有四年八月既望紫陽山人朱同書

贈地理汪煥章序

先子存日於經籍註述之暇多留心於術祭每風日佳好必策杖縱覽乎山川之勝以爲葬書雖非聖人立教之道亦造化之奇妙格物君子所不可不究者也剝地之是非關乎體魄之安否爲人子所以仁其親者不容不致意焉非特爲後裔謀富貴也然自揚筠松遷沒是術裂於閩越判而不合者三百餘年於岐派別支分互相矛盾其爲人之惑反有不可勝言者孰有能山川之情探造化之本優游厭飫融會貫通以濟人爲心繼斯業而利斯世者乎一日歸自外郡間頃遊休邑之南山塘觀汪煥章自葬其先隴而知其必有得於是術矣向所謂繼斯業而利斯世者其在斯人乎無何煥章來請見偕先子省家林而余以疾弗克上下其論議於山水間今春煥章又至而先子已捐館矣追思往昔摧裂肝腸叙即其歸九京不作又知煥章身甘淡泊心慕佛乘與世俗挾是術

以誑人而利一已者相萬萬益思先子知人之明於是杖屨登臨言英意合將別索贈言於余余以適丁家禍百感熏心忘慮荒迷豈有意於文辭者然得過庭之遺訓因不可不爲煥章告也大塊分而兩儀立氣化之流行形質之布列俱不離乎五行也五行又不離乎陰陽大之三光其極清者也地之居濁其重濁者也然地囿乎天中寒暑晝夜之斬爲物生成之故而所以成造化者皆由乎日是以因其行度所至而時其方位立爲探造化之原者不可不深究也門

川之流峙起伏向背高下形體也而有性情焉求其情之所聚氣之所鍾合形體何以哉是尤不可不深究者也斯說也二途而一致均於五行而已矣五行又一陰陽而已矣眞是之歸無不脗合此先子有得乎窮理之妙而悟夫銬松以前未判之術者爍章誠能精求熟玩用力之久自當有得則先子之所以有望於爍章者殆不虛負而斯世之賴於子者詎可量哉是用書以爲贈言且以告夫求是術者里人朱同書

覆瓿集卷之五

紫陽山樵朱同著
驂陽居士范淶校
裔孫　時新閒輯
時芳參閱

記

聽泉樓記

石門爲歙南之奇觀其山之高而雄者則有方吳危峰嵯峨突兀出其上峻而奇者則有寶金峰砂子嶺森羅環列立其旁其水之出也則羣峰攢立擁蔽周廻百折繞其後其中則平原曠野阡陌縱橫煙樹桑麻欝然而蒼蓊然而春不知有山之高深之深也陳氏世居焉以樓名者曰此山曰環翠曰先月曰臨清其他齋閣池亭不可歷舉伯仁陳君又構小樓於大瓶上有年矣而未有名之者粲兆敦牂之歲延其從子彥珍課童家於其上因道其子私夫求名於余余七年前嘗宿是樓展卷披吟終宵不寐聽夫泉之逼樓下者其聲泠泠歷歷錚錚琅琅如羽衣仙客環佩丁東深有可樂焉者於是名之曰聽泉在易之蒙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象傳之繇曰山下出泉

實君子以果行育德山腹之下初出之泉清瑩香潔不汙不滑有類乎童蒙之本心良少男也故曰童蒙又坎為耳耳者聽之司也然則伯仁以斯樓課童蒙而余以是名之得無意乎夫泉之出於山也翁然雲根鏘然石隙泓乎其出於中涓涓滴滴不息不竭激於石也則金石其聲匯於坎也則玉璧其形津津源源以達於江海之茫洋浩蕩而人不能窺其涯際者此泉之本也聽者於此有契焉則有以知夫此心之虛靈明洞澂靜則一於敬以養育其所得動則勇於

義以果敢其所行孳孳不息以至德被生民功加後世者抑此童蒙之心而非有假於外也雖然不可以吳論也迨夫春霖驟至眾涂畢集則斯水也自高而注勢如建瓴西射東衝而來於兩岸之隘不得逞其欲於是滂湃激怒聲如奔雷咫尺之間驚心駭目若是者乃溝渠之涔潦雨後之洪流而非泉之本然者也善應者於斯必有所擇矣既以名樓遂書而記之

石門讀書閣記

淵之逆流徐公一歲歸木下孝友孝思侍其尊人以善公官於鄉安受業於先子以怡怡之情熏切偲偲之道資敏而志堅學勤而行篤方將交相資勉而期其底於有成也俄而先子歿受　朝命往來在道辭而入翰林知制誥不得卒其請授之業於家而孝友孝思亦且從其尊人之宦江右矣居綿件歲先乎始得請而歸明年以疾終於正寢又明年僕不能辭鄉邑之貢斬焉衰絰而來　京師復會其尊人於朝餘而訪孝友於書室慰問惻怛之誠與磨懸對之意溢乎言表於是乎以見其志愈堅行彌篤而誠無負乎師友期待

之意也居無何僕得終喪之請歸且有日孝友別於客卿謂僕曰頃自侍親江右寓居浙右於今七載疇道里悠遠書問濶疎然教誨諄勤猶存耳石門書樓環山帶水講授之所几案之間未嘗不日接於目而存諸心然猶慮夫不克承業以隳家聲而負先師遺訓是懼子能為其閣而記之俾日見而猶省乃是亦庶乎為學之一助歟僕於文固所不能而於蓋危非素習加以衰感熏心奔馳少暇豈有心乎管硯者然孝不得辭因其長兄孝芳訪僕林下而書以寄焉

大學者窮理致知以爲脩己治人之本也天地萬物之理具乎性分非學以究之亦何由周知其說以爲力行之地哉故既博學於文矣必約之於踐履之實焉非徒操觚弄筆抽黃對白而已也子之學人以其問學文章措諸行事踐履務方歷練周悉通達成知於過庭之際講之明而守之素矣又何待於他人言乎昔子貢以文辭倚夫子教以一貫之道及其方人則自以爲不暇斯言也究聖之道訓而子之家學也敢衆是說以爲附學者以其一術修習之務而節

人者官履之也不暇問學而往來經紀其家斯誠待爲學之本云

休寧縣重建鼓樓記

會稽杜君貫道宰休陽之明年政平廢舉民悅使服題即其故址重建鼓樓於官署前其邑民某等其進公重創之故與夫經營施設之方徵文刻石以告來久使嘗稽之周官挈壺氏軍事縣壺以叙棕則司寤掌之鼓人軍旅夜鼓鼜則司徒掌之二者俱施之軍旅之也至司寤氏掌夜時禦晨行禁宵行夜遊而屬之司寤是則王城之宮宜若當時侯國亦必有是而後世凡城若邑必有壺漏之水昏夜之鼓樓於署前以總之者蓋本是職復兼二者而有之歟夫明時聽政禁暴禦姦一視聽齊衆庶皆王政之先務也重黎分司羲和分職聖人所以順天時授人事不爲不重矣後世乃視爲不急之務亦獨何哉此公所以構樓之意也蓋之數若干高若干延若干袤若干因故址仍舊制不華飾以美觀不因循以就圮此公構斯樓之宏規也考民之趨事而掌其役最明約束罰息頑

以供瓦木石工之費不動編民不廢官用政舉而勸懲立樓成而民不知一樓而兩得焉此又公設施經營之有道也右對仙右嘉乃按舊拱其北頹公時其南前乎此未嘗見也今始登樓起伏吞吐雲煙四平野接青茂若將環繞時立以攢合於斯樓者闤闠之集蜂房蟻垤僅一覽萬狀呈露此樓成之勝槩也斯樓也固足以見公爲政之大端矣彼食焉而怠若事吏胥之弊不載貧富之役不均一有所欲事來集而民已病觀公之事舉不惟恥於中乎斯樓之設者

尸方歲乙酉前朝吳興唐子華來守是邑遂鼎新之
有幾載而復毀至今始遇公焉二公俱浙產也斯樓
之遺蓋偶然也耶昔子游宰武城以得澹臺滅明為
喜僕於是邑爲桑梓之鄉於公固所敬慕然竊取昔
人遺義非公事未嘗一見又公昔政之施民有頌聲
上有大比亦非僕固陋所能悉書第此一舉亦足見
公知爲政之先務得以施之民法且因邑民之請不
可以莫之記也於是乎書

練溪閒居記

中菴余公信卿承世胄之貴秉鈞夢之權亦既有年
洪武六年以老得請奉　旨居新安練溪大源
即揚之水也出績溪縣大尖山[illegible]西滙湧曲折東流
繞郡城西會四水南流以入浙之江郡城之立跨山
依水以爲固公之居在城之西偏南而不陰之山曰
陽城唐方外許宣平隱所也遠望喬松數本在山巔
之回遺址存焉重岡疊嶂枝聯秀拔踴躍後先以列
乎前古寺樓觀於陰於[illegible]風光翠靄入戶使居不知
有城郭之喧[illegible]邑公平居無事[illegible]花凡

探火指緯以養性情而消永日客至則整冠對坐淡
今古論人物道典故銷金戛玉足以廣見聞發觀聽
令人傾耳不倦每風日佳好則幅巾野服杖屨逍遙
與二三友士循練溪之滸泛舟水西之梵刹探城陽
故址以求方外之遺蹤眺紫陽高巖以訪考亭之餘
韻或據怪石或坐長林哦和吟嘯日移忘返人遠而
望之但見其形超興逸若寓神仙於司昆而其中所
存之洒然者固不得而知之也僕門當造其居公輒
設綠蔬美[illegible]酒[illegible]不自勝飲而[illegible]作不厭其寬和

拔物類如此殆懸針覘之實而尚道義之高者歟斯
劉野中素慕公高風因令邑士求其閒居之趣
與文士歌咏之而公又俾僕記之[illegible]僕惟紫陽公昔
鎮也覘山高陽進昔人遊觀之勝景特倚杖於練溪
而公獨眷戀於是者何哉蓋其陽形勢之雄英絕之
所必爭是以南北有事則往往爲名流[illegible]
蜀之門戶控江漢之領袖[illegible]規中原之咽喉[illegible]
公之勝緣有而孟德之遊[illegible]迹並稱可以不[illegible]
[illegible]

客感今懷古之壯觀而非端居索遯之所也徽之爲
郡介乎萬山僻在一隅豪傑之所不屑而山秀水環
泉清石潔足以清心娛目全身避世是以黃山之嵯
峨紫陽問政之宏衍多爲仙逸棲遊之地公見先斷
果勇退急流在昜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視功
名富貴何如也然則孰使其盤桓眷戀於斯而忘故
土之勝者其必以是也夫既爲記已又從而歌之歌
曰綠之溪揚之永源淙淙流瀰瀰紆茅屋臨清漪泛
余舟兮漁梁振余佚兮城之陽望岷首兮愼無懷乎
故鄉

橫洲書堂記

孔子稱子賤之賢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又曰里
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甚矣學之不可無父兄師
友鄉黨閭里之助也自吾鄉晦庵夫子紹周程道統
之傳時則有金華東萊呂先生道同德合天不假年
厥後文定何公受業於晦庵高弟文肅黃公以至文
憲王公仁山金公相繼而起而許柳黃公前後相望
今[illegible]雲[illegible]所不敢企文雖曰閒氣所生而父
兄師友鄉黨閭里之傳受原委的的乎不可誣也應
君叔原亦金華之蘭谿人洪武四年擢二縣之休陽
時民猾察於徭役已久時之爲守若令者求事之速
集則假嚴刑以立威求民之歸已則行小惠以沽譽
事雖少快於一時然利已而病人者於人心天理之
公果無愧乎君之爲令則不然刑不能不施而不倚
以立威惠不可不布而不假以沽譽守儒素推至誠
平易近民始雖無赫赫名久而誠意相孚有不忍舍
其去者因有以知其必得鄉黨師友之助矣暇日以

其橫洲書堂求記於僕曰某之曾祖諱湘字潔之居
蘭谿縣南十有五里曰橫洲嘗第進士以處州清庫
提幹秩滿致政歸隱於家時稱曰橫洲先生若張子
厚之橫渠然構堂面洲以爲訓子弟之所因以是名
洲水之溢涸天時之晴雨汀蘋岸草列岫叢林與煙
雲相吞吐萬變而不窮有足觀者鄉先輩自然何先
生景賢朱先生皆爲品題今百餘年矣墨跡尚新兵
火之禍所不能免而斯堂巋然如舊日曾孫二十餘
輩亦多知向方某不敏際時休明佐治於茲凡所以

律已治人與夫職業有所設施者皆祖父遺訓猶恐後人不知祖宗積累之勤流慶之遠而無以遵守也子孫為其記之於是又知其非徒有得乎師友鄉黨之助而家學之所由來遠矣僕自幼誦父書蒙過庭遺訓已聞金華師友講授之盛顧彼無替先人早世遺書未能盡讀老成凋謝霜木殘星朋舊交遊天涯地角自恐孤陋寡聞而卒為庸人之歸今乃聞是堂子孫相承不替復如此則斯郡文學之盛如吾槙洲者猶必有其人而未盡聞於世也安得躬親執經問難

於其間乎是以不復辭而書其芳慕之私以為記

退思軒記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天下之定理也然為君父者豈必待臣子之忠孝而後仁且慈為臣子者豈必待君父之仁慈而後始盡忠孝之道哉斯又各盡其職之定分也昔舜之於瞽瞍號泣旻天必至於底豫不格姦而後已以為不若是不足以盡夫人子之職分殊處流君孟文佐戎幕於新安以不合於時究大杜門反躬自咎因名其燕居之所曰退思而求文以為記僕以忠孝雖一事而實一原聖人教人以孝事君則忠故曰臣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忠也過也由乎己故當思盡之補之美也惡也本乎君故當將順而匡救之四者咸己之責也而退思為尤為何則忠有所不盡美有所不將而惡有所不救俱非己之過乎是以審既往以勵方來而盡夫臣子之職者俱退思之事也若夫任用之輕重恩遇之淺深事幾之利害他人事也於我何有哉唯自思補己之過而已噫彼食君之祿惟恐其不厚

與君之爵惟恐其不高尸君之位惟恐其不久且冒聖人所謂無所不至者斯固不足言矣上焉者才矣而惟恐不盡其用功矣而惟恐不酬其勞言聽計從矣而惟恐勛名之不已彰事遂身退矣而惟恐是非之不已白斯韓信楊惲輩之所以不能免者又其上者以直沽譽而無忠君之誠以退為高而無憂世之慮其於退思之義何如哉是豈徒斯人之不幸而要非國家之福也若施君名軒之義其庶幾乎彼盡臣子之職者歟雖然臣子之自處者固當如此矣天之

所以生斯人而用之者夫豈無意於其間哉艸木之質必飽風霜烈日之苦而後堅其材聖賢之生必備艱難困苦之嘗而後成其德昔人以少年登高科爲父兄之勢爲美官有高才能文辭爲三不幸者實以銳其進驕其志恃其才而滿其量不能致遠大之業也然則孟軻氏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此余所以商其退思之名而樂爲之記也

罷釣軒記

由新安郡城西南行可三十里有市曰巖鎮其地衍沃其川清徹可耕可釣其民智巧善技藝凡有所爲必精絕過人其水由黃山三十六峯懸瀑奔流湍激澎湃至是則漸爲平川汪洋迤淪白砂青石與踈篁茅屋相隱顯誠好道君子之所樂也友人呂德昭氏世居之德昭居汪溪之西先世祖墓之側茅屋可十許楹中藏書史圖籍庭之東編短籬蓺藥數十本日哦其間自號東籬生周環繞以幽篁古木參錯庭戶間寂空冬積雪蔽篁低亞青白交加於是又顏是軒曰卷雪是皆所擬軒中之勝以自樂者此外又以罷釣軒卷不遠千里求余記其梗概豈以其東籬卷雪猶未足以盡其軒之勝耶余因思四年前嘗道過其居當盛暑中剖瓜行酒與其鄉老一二輩道漁樵閒里間遂醉卧是軒中及覺則庭戶寂然月影穿林清輝散布挽席問林外人謦咳呼因躡跣出行溪上見能解舟以歸者即之乃德昭也曰漁翁曉釣呼取得之斗酒未盡其半當爲是再飲於是携酒與魚復釣溪上於時波光浸山林陰翳月籍草而坐飛鳥交錯

嘉歎乃罷不知清宵之溺身也既歸即欲爲文以紀之而未果今德昭復以是求余記余竊有疑焉夫釣隱者之事也德昭以茂才擢司郡庠教諭之職有年矣躬講授親燈火督課童冢日不暇給間有家事且輒而歸藏星而往豈復有昔詩人之所云者哉然則罷釣云者政以見其無復有暇時之事也古之君子學則優於有爲守則甘於窮困其未遇也板築魚鹽賤隸之役因所不讓有莘之夫渭川之叟蓋可徵已方今 大明中天賢哲萬國俊髦則郊野無遺才斯

有志之上激昂稱報之秋也然則德昭之欲保其豹
者其亦有見於世處之大義歟德昭自幼即以文學
稱詩尤清麗不苟吾又以知是地不獨拔萃之猶
絕邁人也於是不辭而書其所經歷者以記之
洪武十有陸年歲在昭陽大淵獻七月既望嘉議大
夫禮部侍郎朱同書

自得軒記

余畏友江君彥功構軒於南溪居後扁曰自得其術
長江面撫方池中之延袤可方丈不華不飾而明潔

可愛名卉假山列乎池上圖籍書畫秩其座隅而又
蔭之以屏蕀之以垣方盛暑中流金爍石一入是軒
則嘉種旁羅奇峰高挺清陰蓊翠鮮沫游若身遊
乎天台廬阜大華岱宗扳香爐倚日觀而上青天也
若枕清溪坐長林嘯傲乎白石清泉而不知有人間
世也且遐衍幽遐非佳賓不得入余嘗屢過而喜之
因求文以為記余論之曰世傳軒轅夢遊華胥而怡
然自得李以登遐子路有意於方外者耶莊生之自
得自適釋氏之冷暖自知皆其自有悟入而不可以
語人者乎其有得於是耶曰否僕之少也蓋嘗有志
乎學矣中遭世變播蕩流離數年而歸故址則先人
奥區已為蓁蕪瓦礫之墟乃闢荊棘芟蓬蒿築室耕
稼給公上奉甘旨處鄉黨和上下里役之劇日用之
繁莫不身歷而審處之晨出夜歸不遑暇食然猶慮
夫有所疎略而不得盡吾心者况復能從事於經席
乎乃構斯軒以為息偃休逸之所蓋夙有志乎雲臥
林居而不得也故為是以當大庳遊息知方外釋氏
之說哉雖然方其應接紛紜伸揆目眩而憩乎此登

心息念危坐反觀則萬慮冰消乾坤定位豁然若有
所得若然後審度往則方來高下淺深必期曲當是
以酬酢萬變解或獲戾此僕自有得於是軒而因以
名之他固不知其說余聞而歎曰是固庖丁之善刀
達磨之面壁而吾儒之所謂尚絅非潛心乎聖學而
旁通乎釋老者不能也子乃欲踐其實而逃其名乎
大學無精粗事無巨細積力之久俱有自得是物也
臣不能獻之君父不能傳之子孔聖之上達顏氏之
卓爾喻輪之斲輪不其信乎然則可以為教者又為

度人之所同不可以傳者默識心通已之所獨故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蓋深造以
道所以教其爲學之功欲其自得不能授以獨知之
妙能造之深足以自得後之學者未嘗盡下學之功
躐等謂得上達之理吾考亭夫子力排而深救之至
訓自得爲自然而得其矯當時之弊也深則其釋本
文之旨也略勢固不能以兩得欲君子之於學無適
無莫期於是而已矣余既嘉彥功之能達是理又文
義之不可以不究學學之不可以不明也故書是爲
記以貽之

永慕亭記

汪氏之盛於新安由來尚矣支分派別各有攸宗其
始居黟之黃陂者謂之黃陂汪氏傳四世而又有下
宅中巷中宅上宅之分爲枝繁則勢分理固然也中
巷有大公者始居休陽之瀦溪子孫蕃衍尤盛他族
其十六世孫有曰桂字煥章者懼其世愈遠而愈疏
也於是溯其源以譜之又倣老泉親其所自由之義
作其族之勇於義者於其六世祖諱某某墓前構亭曰
永慕[illegible]以祀[illegible]者若干春以升[illegible]秋以爲新而寓
其[illegible]思之意於是尊祖敬宗之義庶幾乎備矣猶恐
其後無以遵守也命工立石徵余文以記之余謂古
無墓祭惟宗子在他國庶子無廟而居者有望墓爲
壇而祭焉由其不敢祭於家也迺形而往迎精而返
時祭之外薦新之禮無月無之而時思之義至矣又
何假於墓祭乎世教日衰禮法寖廢爲孝子慈孫者
既不能稽諸典禮以盡夫追遠之誠則於其中有不
能自已者於是有假釋老之教而立所謂庵若觀者

於墓旁而附祭焉雖非先王制禮之經而衰薄之極
人倫陵者於此亦可見矣況乎宗法久弛姓氏混淆
德位匪躬禮樂時作甚者[illegible]父
子天倫壞亂極矣奚俟[illegible]爲途人乎其[illegible]於
煥章之事不能不[illegible]有感也君子創業垂統以爲可
繼爲子若孫者[illegible]之心爲心而[illegible]行焉進
兩俗易風移民[illegible]
獨[illegible]一御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

新安之汪十姓居九功崇德深克昌厥後清泉同源一本分枝因地立名有曰黃陂緜遷休陽瞀溪之上族處尤繁並敦義讓有孫曰梓惺述厥初冏爰咨詢作譜畫圖復謀同宗親所自出僉曰義舉事奚敢忽我宗我田我築我亭木立是崇惟祖之寧春雨既濡采拓斯桑率我同宗祭于故丘七月流火霜露既降薦其時食絜我粢盛黍稷非馨惟德之馨庶或饗之鑒我微忱漸江湯湯東馳千里孰溯其源以達於委目昕耳聽揔揔林林釋其本原彼獨何心無源無流

身從何生有衛君子祀茲墓亭

覆瓿集卷之六

紫陽山樵朱同著
裔孫時翀閱輯
時芳參閱
晦陽居士范淶校

記

容膝山房記

海陽為徽之屬邑山水率多奇峭秀拔回縈清麗衍為平川融為村墟層巒聳翠巑岏峭峻馬交馳與雲煙竹樹掩映迴環蹄躅萬山間而頗有江湖之思非他邑比由漸江旁門而入者迴泗溪而入十有五

里一水孔流曰雲溪山水奇秀於是為最僕少游而樂之今二紀餘矣兵興以來人無寧日喬木池館接棟連甍俱摧頹於荒煙宿雨中令人慨然興今昔之歎程君伯齡於是為游息之所不事華飾而明潔可愛凡雲溪山水之勝於是乎萃先子嘗過而喜之為之名曰容膝山房且命為之記而未暇歲在癸丑復假館於僕以先君所命乃敢以斯文自諉然終[illegible]志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得有大古之君子[illegible]

有餘哉不能然即萬鍾五車於身心果何補也軒冕之榮金玉之貴有識者咸知其為外物至其臨利害決去就而斷斷不惑者幾人由其不能熟融精體躬行實踐而真知其味云耳在昔陶彭澤以經綸之才冠世之學而丁時顛沛不事異代安貧樂天風節之高人莫不知至其子房報韓之心孔明扶漢之志卒未白於後世而履見於詩其賦歸去來辭也有審容膝之易安門常日扐亂之熟而驕之微矣堂高數仞於我何加留侯之翻從赤松卧龍之躬耕南陽謂非灼見實踐而能之乎夫惟能守貧賤之素而後能安節義之閑能安節義之閑而後能盡經綸之用聖賢之事固非常人所能知也伯齡山房之稱能矯時俗之浮華而先予容膝之名足以表其深趣矣余又聞伯齡之尊父曰辰齋翁敦厚篤實方承平時鄉里以甲第相高而翁獨仍其舊非無見者尤足以觀家學之有自矣等而上之於聖賢之域若彭澤今者不有望于吾伯齡也耶遂書是以為記

閔口觀音堂記

由安浙江源出[illegible]流休寧縣南過小門口閃口實為歙達西江之閑道浙江山水率多峭拔急狂案莫安至此則少緩府平川溝洑涣漣漪雲沫日顛有江湖之思然源淺流疾每緣雨不崇朝而洞潦四集洪流狩至舟楫莫濟人私病之至正己丑休陽吳公望之先府君曰其常造舟於是且欲構亭以憩待渡而壬辰兵亂不果歲庚子上人邵永遠謀於其兄永成捐貲伐木造梁以便往來時先人過而喜之且手書疏語俾求斜緡於邑之判簿而助其底於成未達亦欲構亭又以疾卒不果洪武七年甲寅冬永成復念其季之志未就也乃謀於公望求廣旁地於里人畢子敬子敬施其地公望亦以所得之地以步計者八十中分之售其半於永成而施其半其為堂址且助其几僻之費未成於是身任其事遂其趣構其季永和永安旁助其勞中像普陀花境而附二家之先於其旁且招他竹捲聚欲者為經久規模而求書其事於後夫建[illegible]其[illegible]致所述實前人用之不可[illegible]吾人之致而去聖遠

涉慶壞之後孝子順孫之心有不能自已者若多假
既以致意焉固可以見天理民彝之極天因隊者矣
先人嘗曰德不在大功不在多惟欲心之勤於善成
人之美類如此余才質疎庸詎敢以斯文自詭重念
斯舉也永成能率其難弟之志而公望能繼其尊人
之心孝友之篤斯為備矣且先君子嘗勸勉之知事
之的莫我若也奚可以不能辭故爲書其概於右贊
其成者程仲悅黃彌高朱伯仁吳宗甫共武十年歲
在疆圉大荒落仲春既望里人朱同記并書丹

壽春堂記

壽春堂者休陽汪與士明昆季奉其親之所也士明
父曰伯圭母張氏年俱過耆士明盡友恭之道以和
其家而奉其親喜其親之其慶而家之克諧故構堂
而以是名之壽以人稱春以時名者年之壽本爲稀
有四時之春於我奚與而取以名堂何爲得乎之[illegible]
其親也壽居稀有[illegible]先以爲人生之[illegible]
於是也孝子於其親之年一則以喜一則以懼[illegible]
[illegible]親之壽而已四時之序春居其首[illegible]
[illegible]壽乃生育天地和同生氣之元而將亨之時也若
人敢聲所謂秋日淒淒冬日烈烈者叔世之喻也春
日載陽春日遲遲者斯世將隆之比也其在人也亦
然春秋未富血氣方盛身之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
婦和家之春也泰運將亨文明聿啟者天下之春也
一時云乎哉然則能約身伸以永天年者身之壽子
孫繩繩以克永世者家之壽德被生民功加後世者
澤之壽撫安黎元培養邦基者世之壽建中立極守
先傳後者道之壽一身云乎哉大化流行寒暑更代

萬物之生必有得氣之先者是以雖草死於盛夏寒
梅花於隆冬方今運啟大明業垂正統開泰運於否
極甚隆平於方來者固斯世之壽天下之春也而士
明父子昆弟卒勤於積累孝友於家庭當發散未甦
發疲未復之時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同心協力以
克有家非得當代之運而得氣之先者乎則夫盡友
恭以奉甘旨睦家[illegible]以大公上子孫[illegible]
[illegible]和氣於一堂之上[illegible]
有[illegible]而上之者乎[illegible]

嘗命余嘉其孝友得其道名堂得其實且幸其符泰運之開而得氣之先也故爲記諸壁以示同于其子若孫俾家祖父之陰字承平之福而知所自耳堂居休邑之東市洪武丁巳孟夏既望朱陳村民朱同書于愛日軒

說

貞白軒說

遂陽碧川道人宗老氏學而尤工詩書札自扁其軒居曰貞白新安朱同讀儒書而亦溺志於是三者

是爲學不同而所好則同故爲之說以諗之其辭曰聖人作易內卦與不變者皆曰貞貞者得德之一先儒所謂正而固者也白者五色之一聖人以之比於白潔則所謂涅而不緇者也貞之義於是爲冬冬之爲水其色黑斯一說也至洛書尤貴之一則已白矣古先垂教若忠貞貞潔潔固白之異名也然則貞與白同於所當守之位而行則脩潔於其所當脩之行致柔從而行斯可謂之貞江漢以濯之[illegible]於白矣此一[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氏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得一以[illegible]天一[illegible]其所謂萬物之母者也其說以白爲之本爲月道而以久不[illegible]原爲[illegible]其反觀內[illegible]復命歸根者俗所謂貞者[illegible]其知雄守雌知白守黑[illegible]之謂也若然則貞者因其分內事而自分其所不自居者豈非皆進德修業何必涅而不緇深藏自晦何必自彰其潔乎碧川以是名軒其本於吾家之教耶抑亦有得吾儒之說也若書札詩畫之習在吾儒爲玩物喪志在君家亦有妙乎爲道日損之說均所當戒者故余既爲發二家貞白之義而并以是告之亦以自儆云

程庭輔二子字說

海陽程庭輔翁名其二子長曰和次曰義而字於先子先子爲俱字曰德而別之以孟仲且屬以字說未之作也歸家罔之後復謂從日獲述者人子之事也姑措一辭以終了先君子之志俟不敏不敢以斯文自諉然姻婭之家道契誼之隆[illegible]名字之義俱及我者也旣可以不能辭爲之說曰天理流行付與萬物得其全而盡於物者人也物於氣而不能推者物也人之所以尤靈於萬物者以能

□□書之擴而充之以全其所賦者耳聖人作則因
義立名爲爲物準是故以天賦與言則謂之命以受
於人言則謂之性以人所當行言則謂之道以得於
心言則謂之德命也性也道也德也何非有二物也
夫人之得於天者未嘗不同而人之所受而行之則
或有異故德有大小厚薄逆順吉凶之不齊焉聖神
文武堯德之廣運也伊尹之一德所以總其凡皐陶
之九德洪範中庸之三德所以詳其目仁義禮智斯
德之大者矣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曰智仁聖義中

和而總之曰六德獨遺於禮以其別於六藝故德之
義其薄矣乎程翁之名其子而先君以是字之者其
義不在茲乎應物中節而與乘處事斷制而合宜發
之躬行心得所以間於家邦者則不待於人言矣然
性命則本其所自出之原而立德則立其所當爲之
理道猶爲衆所當行之路而德則行而有得於吾心
之實所謂誠身守約窮盡性以至於命者獨非有德
之一字歟然因名而立字字以求義顧名而責實務
進德[illegible]文之助

天遂子說

凡有間以有生者小而草木禽獸大而聖賢君師總
總林林是非物也之物也既生乎天地之間矣然能
不斬喪夭折以遂其生者何其鮮也草木之生不附
於牛羊不伐於斧斤不戕於水火以至於合抱連尋
者實千百之什一也人之生也幸而不爲異物矣然
或夭於殤或折於暴或斃於疾患斯皆天之不遂其
生者也今幸而不夭於殤不折於暴不斃於疾患則
所以遂我者不既多矣乎然而百年之中老弱疾疢

居其半學道行義之日殆有限也古之君子惟自知
其若是難得而易失是以夙夜矻矻不敢少怠盡心
乎博文約禮之功推而擴之達巽而措之家國天
下之廣立天地心生民命繼絕學開太平皆以爲
吾職分所當爲夫如是可謂不負乎人矣何爲不然
非耕於自暴自棄者乎友人洪君獨中號之遂陽人
資敏好文其鄉先生令以天遂子自號求說於余余
雖不復知其所以號之之故然其勸勉之至意有不
在茲乎否不自[illegible]是爲天遂子說

率東程顯公墓誌

墓以藏體魄也墓之有誌以垂遠也有宋程先生顯字允彰號南墩東晉太守元譚公梁將軍靈洗之後先生生宋雍熙丙戌幼志于學長授鄱陽令以清節自持士民愛之清聲達于朝道未幾解印歸思以光大其先業世家黃墩因亂從避宿脊祖墓之側先生發遷黃墩構屋居焉不忘祖也立祠塋垅歲時祭祀修譜圖重本也立庄由溪觴田五頃備根役備荒年凡先世所欲爲而未舉者先生一一以爲己任也慶曆

丁亥十二月十二日戌時疾作遺言囑子毋墜先業毋違母命毋戾于義讓言訖而卒距生丙戌正月十一日午時享年六十有二葬草市竹林頭艮山坤向配鄭氏賢能內助生雍熙丙戌沒庚寅與先生同穴子二長永次求孫男二[illegible]夫士居子立身大地洞其大忠有三一曰樹[illegible]在一曰紀先忠三曰[illegible]全先生始而出爲[illegible]而歸隱建業立祠克光前烈既而考終[illegible]又居全三者備而立身之大節[illegible]余與[illegible]仁[illegible]

雅有舊因次第其說俾勒石于墓用垂久遠云

野航齋說

曹君從吾壯游江上亦既有年歲在重光大淵獻歸新安結廬郡城榜曰野航諸鄉先輩雄文叠出所以發揮之者亦云夥矣君猶欲有言於余余以比遘內艱先子傾背已及二年焦心於傷感之餘瘁形於奔馳之際筆硯素習日以荒蕪雖强勉制窮亦何所發明固辭不獲因復杜少陵詩而悟曰洞哉乎吾從善所以名齋之義非知道者不能也君子之涉世也機愈深則禍愈酷備彌至則患彌多理之必然無足怪

者夫舟所以行水而已世之人以小舟不足以涉大川也於是有青雀黃龍之艦雲簇日之舫備之之道亦云周矣然而濟江渦經巨浸而猝遇風濤之變幾何不葬身於蛟魚之腹其幸而得免則往往號呼神明而求全於萬死之餘者何可勝數今以秋水纔深四五尺而獨恰受兩三人之野航以遊乎白沙翠竹之村風濤所不能驚險阻所不能害怡神風景適凡詩篇觀向之心皆目快其□□□若觴何如哉從吾之□□□□其□□□□□□□□

有無羨乎彼者歟聖人之□固以先覺之賢而尤以逆億為戒齋舟之觸人不之怒垂門露居者不之顧而乘圖堅載者多不自保然則無人義之施而從吾心於預備者果何益哉雖然抑有說焉不可不為從吾告也操舟於水水之逆順忽於水者得之人之居世世之利害忽於世者見之夫惟其忽之也故野航不足小巨艦不足大遊心乎物表措身乎太初而不以身與乎興廢存亡之變焉能得之然則滿其欲於舸艦之大者適足為覆亡之機放其志於野航之小

者亦未足以語至道之妙若內外兩忘行所無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其惟聖人乎此吾雖以從吾之敏固不敢不告而納諸聖賢之域也識者是于卷尾以復焉

銘

唯齋銘 并序

會稽杜君貫道扁其燕居之所曰唯齋人或疑之曰聖人一貫之旨曾子子貢咸獲聞之獨曾子能洞達無疑而唯子貢則猶未也今吾子貫道而以唯名齋

則已能端木氏之所不能者耶新安朱同應之曰子亦知夫子之告二子者有異同歟告端木氏之一以貫之者貫夫所學之理也其告曾氏者貫夫道也子貢多學能識以為聖人亦猶是也故夫子門人啟之曾子所守者約躬行實踐因將悟夫萬殊之原於一本矣故夫子以是告之而即應之曰唯天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聖人非有所偏也三千之徒參以魯得堂堂之張侃侃之賜雖各有所長也道統之傳曾氏獨得其宗然則後之學聖人者舍曾子將奚師杜

君之字貫道而以唯名齋夫何疑之有龍以釋或人之疑杜君請銘諸座右遂為之銘曰

昔在孔聖學徒三千曾氏之魯獨得其傳實踐躬行反求諸己一貫之道無疑無所求悉師何賜也多而去道愈遠各得其偏顏氏之子未達一間如有所立幾於一貫貫道其字以唯名齋曾子是師學乎之階散為萬事歸則一理列聖相傳如斯而已其於有所凡[illegible]予聽我銘

淡東胡公明善守新安扁其齋居曰平率命郡民朱同銘之同維公以文學政事備歷朝著而守是邦所以名齋之義宜有深旨而同見聞寡陋學識疎庸豈足以發明公之蘊奧而揭諸座謹述其義於左而銘之以質於公按平字之義於六書無所考先儒往往以平衡平准為訓其見於經傳者如平章百姓稱物平施之類是也率字為大索之象形上下兩端象所用絞率者中象索兩旁象麻枲之餘因為率帶藻率之率又借為率循率領率畧之義率循如率循大卞

率德改行之類是也同以為凡物得其平則明物之生莫平於水為準者取則焉惟其平也故凡鑑於水者妍媸巨細各肖其狀而無毫髮之遁一有微風草芥之動其平則不能明矣而況狂瀾怒濤不平之甚者乎不獨水然也木石當角之適於用者切磋琢磨之工至則莫不皆明瓊封之車可鑑平之至也鏡之明也微有凹凸之不平則物之來鑑者莫不喎斜醜異而不得其形之似況不平之甚至於顛倒於中者乎人心亦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萬理咸備率之而

行謂之道惟其聲色臭味四肢百骸之欲交於前[illegible]動於中故不得其平而邪正是非顛倒錯亂不能[illegible]而不知所以率矣聖人作則定之以中正仁義静於於未應物之先省察於將應物之際是皆切磋琢磨之功所以去不平而致其平者也是以此心之明如水與鑑上下四方今來古往爲明爲不具於我夫然後泛應曲當始能平其心率是性以率物矣聖經賢傳之旨內聖外王之學未有能加於此也公以是名齋則日用之間所以治民者可知矣嗚呼豈獨治一

郡之道哉又豈一行　事之沾沾者所可同日語哉若夫以平易率界爲公名齋之義者固不足以知公也

銘曰維皇上帝降衷下民稟之以生爲我天性物我相形純一以散不平於中是非錯亂聖神設教以致其平涵養省察率性而行惟平故明惟明能率水鑑之空萬理攸出明明我侯治心以平平心率物因物賦形琴堂之敞萬事咸理孰知其由乃本於是齋居閒閒有[illegible]斯軒[illegible]鑑[illegible]教之原

題

書先子論晦庵夫子書尊德性齋銘後贈曹子純

右考亭朱夫子爲程允夫書齋銘一紙先子所臨玄黙困敦之冬余友曹子純所寫寄倩　門以是留之而書其所以然于左呼嗚[illegible]庵之[illegible]而先子之于筆也余奚敢輕以界人哉先子[illegible]不爲不多而與言受教超邁[illegible]始遇子純子純雅質而[illegible]

者也至其隆師親友之誠好[illegible]之篤則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是以先子[illegible]得人於[illegible]年而惓惓則其成於成也未本今[illegible]而先子[illegible]矣使[illegible]不敏奚可不[illegible]過庭[illegible]子純[illegible]乎到[illegible]心宜尼[illegible]大成[illegible]之[illegible]參以魯得子思中庸之書原乎曾子其曰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者存心之要而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者致知力行之事也[illegible]濟之學至吾考亭而集厥大成[illegible]

[illegible]

獨用之守顔子服膺者不能勝合諸如此類雖翕將
與向於經文本旨不能無遺憾焉此陸氏之說所以
不能同歸而先子每為之長太息也此編此銘發明
經與啓廸後人者尚復奚加使予靜復生亦當斂衽
先子所以臨摹傳父之意夫豈徒以筆墨畦徑之故
而僕以是投予純而期待之者亦豈以為常情瓊琚
之報也哉

書周彥名先生遺後錄後

右同郡彥名周先生所撰遺後錄　卷周氏始居海

寧之周村其祖曰宣義公者始居郡城之南今已八
世家學淵源之懿皆有乎澤之何忽毀於其先生以
身老于幼懼後之人無以知祖宗積累之勤而為孝
思追慕守成之本乃紀其世德儀形服御遺文片紙
辭以成編又取胡家明從全公遺墨附其後以詒于
將令汝恭以致其事先子既終之□年玄黙困敦相
月先生乃疾致簡問以是編不僕曰子為我一言俊
因伏讀再四掩卷太息曰先生之用心其深矣乎祖
宗之於子孫精神之融會一氣之貫通雖百世猶一

日之氣相傳以心而已然心者存乎中者也發而為
言動語默衣冠儀表文辭之傳札翰之著俱此心之
用見於外者也為子孫者不於是致意焉亦何由
見跡而知心哉先生□□苦學躬行實踐人孰不知
其在之中本枝以□□□歟者相萬萬是固非徒有
得乎祖宗之心亦□有以見聖賢之心矣昔歐陽文
忠公之尊人惟以心之厚於仁而知其必有後先生
以身承家世之遠而汲汲求遺文片紙於反覆壞斷之
除以傳不朽則後之發越於久積之餘顯揚厥祖而

知其來之有自者不有賴於是編也哉存乎斯先生之
所以用心而深望於爾者是□□□書

跋君洛水為范甥子思□□後

范為休寧望族世居邑南□□□有不廢輸□□洛
水程先生實歸嶽之甥洛水先生奠其嫡而撫其甥
因為之卜居萬段范氏之居役日自可走始其世孫
日準字平仲與余生同年學同業交同心淡武十□
年矣余由鄉序授天官□□明年季春平仲卸□□
緣非別於余□客□因以此卷示余俾綴其□□□

則平仲雅尊祖敬宗之意於其公自出者可謂盛矣然則推是心以仁其民愛其物待前人期待之深意而壽其詩書之傳者不有望於吾平仲也耶

洪武十四年辛酉春三月望前四日里生朱同拜手書

書錢舜舉畫後

昔人評書法有所謂龍游天表虎踞溪旁者言其勢其曰勁弩欲張鐵柱將立者言其雄其曰駿馬青山醉眠芳草者言其韻其曰美女插花增益得所者言

其媚斯評書也而余以之評畫畫之與書非一道也然書之為道性情則存乎八法義理則原乎六書昔之習書者未必不本乎此無他術也而善書者固不得不同而亦不能不異猶耳目口鼻人之所同而狀貌之殊則萬有不齊也畫則取乎象形而已而指腕之法則有出乎象形之表者故有兒童觀形似之說雖然徒取乎形似者固不足言畫矣一從事乎書法而不符乎形似者於畫[illegible]哉斯不可以偏廢也[illegible]

如[illegible]者觀筆法所自本乎小李將軍未有遒勁雖未之友而人物居室舟車服御之精巧殆可頡頏居吳興三絕之一其以是歟且其折枝啼鳥翠袖天寒別有一種嬌態有非他人所能及者禪家有正眼觀是畫者又別具一眼不可以沒骨律之也繆君仲禮得是畫於解紛之時因愴吳興舊游且有感於其時有所謂莫言倦客多牢落止是詩人覓句時之語欲得能言之士相與詠歌之而求余書其說於卷首竊謂仲禮之有取於是者益從以其精而已哉故不復辭而

書此以告觀者

題釣隱詩卷尾

嚴陵嚴均德以釣隱自號諸公於序若詩歌發明之者既已夥矣而猶徵言於不敏之僕僕以為公有得於家學之傳而傲乎鼻祖之為者人孰不知而其時事則有大不侔者猶足加帝腹動星象謂居今而有是事乎無是事而效其名孰曰可雖然斯皆其迹而非其心也獨不見夫水乎水之性惟趨下而已矣發[illegible]

之地然也方子陵之釣於富春豈有待於光武之召故爲是以沽名哉不以外境動其中而已今均德之以是自號者其亦具有得乎鼻祖之心而不於其迹者歟斯固魯人之學郷下惠者故特表而出是說以歸焉

覆瓿集卷之六終

覆瓿集卷之七

紫陽山樵朱同著　裔孫時新閱輯
晞陽居士范淶校　　　時芳參閱

賦

雲賦

客有指白雲而問於主人者曰山澤之隈滄海之湫翁然而升氣虛以浮不足而行非蛇而風與水爲偕匪蛟匪龍油然而興伊誰蒸之沛然而雨伊誰注之御空而遊誰其質之捲海而飜誰其怒之八表同昏誰其屯之一色晴旻又誰掃之乘風而馳姬滿之八駿不能追也凝然而止劉秀之六軍不能擬也塡山隘谷風雨淒淒當是時也大塊　氣不知端倪悅然旁止乾呈坤露於斯時也鳳翥鸞翔奇峰羅布駢日而霞孰染其形凝寒而霰孰結其充變化俄頃不知其端若是者懸河之口長虹之筆不得而殫也子盍爲我言之主人笑而應之曰子獨不見夫水乎一泓之少一勺之多澄之爲鏡撓之爲波渴者思飲垢者思滌用之而淸激之而白是豈足以盡夫水之跡哉

迫大天地之旅洋北漠之浩蕩湊日月而不以爲深
載山岳而不以爲廣鵾鵬之所不至而舟楫之所不
嚮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竭颶風振之而
不搖太陽沸之而不熱是其窮天地亘萬古而不能
磨滅者也而雲實祖之予又不見夫風乎蕭然南來
百卉斯茂淒其西至悉斯以斂人于斯民有雌有雄
嗒發和暢有春有冬若是者氣足以盡大風哉遇乃
細入無內大充無限吸之而寒噓之而溫蓬然而起
馳乎八極寂然而止不見其跡御之所仰人物之

所挾泠然而往倏然而還是其[illegible]而充乎兩間者
也而雲實乘之且夫太陽之精[illegible]千里絲天而行
周而成歲一北一南一寒一[illegible]日時由茲以起
萬物之生成二氣之降升[illegible]是適乃入脉谷淪
闔都載大地於一周[illegible]之東爲蒸水氣而上征
浮流灌於太虛此雲之所[illegible]出分解起山谷而升天
微也滿觀大五岳之巔四瀆之濱水無日而不降雲
無主而不與恍惚變化[illegible]紛紅果熟雪而孰君之
邪其有齊於人也則[illegible]及時而甘霖其有害於
人也則爲疵爲癘曰灾曰淫而雲亦何嘗容心哉言
未既客矍然而起長跪而謝曰往者徒觀其形未究
其理予發吾蒙至矣盡矣主人曰未也請爲予歌之
歌曰
水爲父兮風爲馬太陽蒸兮九之野出六壑兮浮蒼
天沛然而降兮油然而升去不知所歸兮來不知所
爲倏而合兮忽而離乘吾車兮高翔駕白螭兮驂鳳
凰豐隆先驅兮應龍奴與翺遊兮帝之鄉

琴書樂趣爲汪士素賦

若有人兮結茅茨昔城郭兮入林麓味往古之道書
兮奏瑤琴之雅曲耽二者以成趣兮判自處乎幽獨
昔彭澤之歸來兮尚樂之以消憂何時俗之沉溺兮
紛舍此而他求謂古學其不利於今之人兮謂操琴
其不可以干於王侯獨佽佽其莫之兮甘老死而無
九鶴鳴兮好音抑之兮素琴堯舜禹兮傳心熟觀兮
微吟皇天啟乎聖明兮則將歌南風以陶斷民致什
告於湯武兮授伊周以爲鄉虎豹九關其不可以通
雲兮同將樂二者而終身仰白雲兮蒼蒼俯清溪兮

有宣尼以爲師結伯牙以爲友因壯兮翩翩六
翮兮耳耳觸[illegible]往兮松之蘿求若人兮江之于

送楊汝奠攜家臨濠侍親（父爲[illegible]）

送美人兮濠濮水漸漸兮石齒齒秋霜染兮丹楓屏
蕭蕭兮木葉下柏舟兮杜檝帆揚兮棹舉浮錢塘
兮過姑蘇橫大江兮入淮浦于洗養兮從父父躬耕
兮戀王艱敢懷兮故都倒所莫非兮王土淮之山兮
楚之水禾黍油油兮魚唯唯望蒼雲兮思君倚門
兮愁余

悼女賦

珠零兮璧毀海氣空兮月光將精有物兮五陵令
忽歸兮何所玉爲容兮清楚中慧兮使言語大人
兮痘疹汝獨罹兮荼苦昔不能兮母旁令胡爲兮荒
土誰抱養兮誰憐空荒煙兮宿莽風淒淒兮夜深雨
寒蛩鳴兮哭山鬼露浸浸兮不可以久處飲汝兮食
汝有湛兮消酤高堂寂兮無人待汝歸兮恩王母出
不復余送兮歸不復余迎目不見汝容兮耳不聞汝
聲自[illegible]兮長思有淚淚兮泫零[illegible]兮几筵僾[illegible]

汝兮目前仰視兮蒼天天蒼蒼兮茫然均覆幬兮[illegible]
物胡於汝兮獨偏彼既苗而不秀兮始及夫理宜[illegible]
余身之尤愆禍遺汝兮九泉致汝夭兮實由我後奚
怨兮奚言垂日娟娟靜秀性仁孝兮夭年[illegible]不碩
教兮嬉戲膝下語聲清兮北堂侍汝以慰情兮猶有
制淑期永久兮天步孔艱獨罹此咎兮音容目前自
以往兮彷彿遐風堂兮想兮汝埋悲深泐窀穸兮魂
而有知莫匆離兮重闈白髮中心怛兮庶幾何人望
汝歸養兮

雲龍書賦送徐節何士明歸鄂州　并序

士明世儒先仕江西之陳後歸　本朝與令詞
懼憲綱令素貧發憤自薦死按者知節無幸欲
令重易抑字以自免不可後蒙恩擇選鄉里其
操守類如此純乎儒者可尚也

維蒲圻之豐秀兮緊何君之故居佩祖考之遺訓兮
咏聖賢之詩書因與時其相忤兮聊自樂於樵漁抱
將而深藏兮豈衒玉而求售慨斯世之莫余釋兮[illegible]
宦遊乎江之右[illegible]而束帶兮豈余心之所[illegible]

絜已以盡誠兮求余心之所安王事叢於一身兮紛總總其如麻領斯民之羽瘵兮豈撲朴之能加臣淚揿於溟渤兮歔泪望其淼淼欲凌波而徑度兮謂一葦而可航念趨利而避患兮非祖父之誨也寧濟人以自危兮雖顛躋而莫之恤也不以存亡易其心兮固同僚之義也或由此而南轅兮實余初之志也時矯首而西望兮雲蘢遐其悠悠條蘇莽予故都兮入兔交於荒丘感春秋之霜露兮驂騑騑其誰倚覺夢思於無間兮反歸路而無由忽　皇恩之浩蕩兮縱

去留於簡書非聖人之辭綱兮雖振羽其焉如棄青紫於浮雲兮羞僶反吾初服願耕讀以卒歲兮遵祖考之遺則白雲歸於故鄉兮本出岫之無心松菊荒乎二逕兮尚不改其清陰維拘書以歸隱兮固予心之所喜顧去位而西遷兮非邑民之所願固用不可以不供兮空杼柚而無窮嬰兒號於中路兮失慈母其焉從矧藐焉之小子兮每聽語於佯期乃一旦而遠離兮孰洗濯而弗悲雖同處於兩間兮邈後會之無由[illegible]兮明德兮庶以慰大人之去思

書

達李同知書

伏蒙閤下不以愚昧遐棄猥賜召命竊以下車以來不敢以無公事造謁今承嚴命敢不趨奉約束及時猥聽於範承背色然後我知所以下召之故敢以書達之箴吏道其排用賢閤下爲家爲同門學者所以致用也然明之差級必先由身及家然後可公而措之耳未有無形而影彰源而流者也同然似自幼至長承過庭之訓本師友之規凡所以爲學者未嘗不以致用爲先以踐實爲切今聞　朝廷取士自癸有不可不出者四有不可卽出者一致君澤民顯揚父母爲學之分內事一也方今

聖君勵精爲治思賢如渴一得之愚不妨此時獻其片膝以效尺寸之長尚冀倖乎二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懷土求安聖有明戒三也況比年以來海內多士搜隱揚仄殆無孑遺而同也能獨野處以求自適乎四也斯四者俱不可不出者也然小人有母今年[illegible]無學日前年衰經廳　召上

後終食之時然後退不起兩月而倚門慟哭免喪日
自至今飲食起居不能離側既無子息以侍目前
乏兄弟以代定省若役遠出難必歸則惟菽水之養
託之何人憂念之深必至不救學為忠孝反累及親
亦何面目立人世乎是以每念及此摧裂衷腸而不
知清濁之交願也斯所不可即出者也今閣下奉
朝命選良才將期得人以俾聖治若同升親不顧受
命即行則天地所不覆載王法所不容誅者也閣下
亦何取焉倘俯察四不可不出之勢必不久咨念其

一不可即出之情少延歲月俾得奉母以終天年則
陳力就列實所當為雖捐軀摩首以報
聖君亦所不惜且閣下爲民守土民之父母也而同
明后治下獲被政化之孫也豈有父母而不憐其子
孫者乎是以不避瀆冒敢以書言伏惟憫其昧
之罪鑒迫切之誠而曲從其請則風化所關豈同之
私幸而已哉無任懇禱之至不宜

達張太守書

竊聞古人有言士屈乎己者用又曰士詘於不知己
而伸於知己開自顧學淺才疎無庸斯世伏蒙閣下
不以其不肖而猥賜召命厠之文學之末處以郡庠
之任而責其成功之實斯皆同所敢當然謂之不知
已不可也開敢不竭駑鈍披一得之愚以爲知己報
乎雖然欲盡忠於所知而不得申其素志使其志之
不獲申而能責其報者均未之有也是故謹以尺書
布腹心於下執事惟閣下垂察焉夫學校乃風化之
本政教之原禮樂之所由生人才之所自出職是匪
道則尊秩輕而任則重此古之聖君賢相未嘗不致

慎於此也三代以上君即師也政即教也禮義所以
尊之於未形之前而法令則繩之於已見之後二者
相須以成治道不可得而偏廢也周官賓興之序崇
法之文燦可知矣奈漢以降教不如古士方從事於
學則惟務乎記誦辭章之習及登仕版則惟務乎簿
書期會之規所學所行判爲二道於是所謂學者遂
視爲太平美觀之虛文而爲儒者亦多安自菲薄而
叔不知經世之義以致武人俗吏直指爲迂闊於世
而[illegible]斷謂[illegible]隆之故者矣[illegible]

今
聖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建不世非常之業深鑒累
朝之弊而欲復乎唐虞三代之隆塾序庠學校布宇
內其於為學之規則必本之以德行而肄之以六藝
人才期於是焉出隆平期於是焉基掃卻虛文求歸
實效非斯世斯人之大幸乎閣下體　朝廷之意下
車以來拳拳以學校之未立人才之未得無以裨補
聖化而報稱乎　上意是寔乃過聽與言而委
之問問雖不敏佩先聖之言服過庭之訓而所為學

者未嘗不以德行為本經世為業亦未嘗放以山林
為高詞章為華也況遭昌運豈不思自奮勵以答
聖朝而報所知乎竊嘗謂任人者將必責其功之成
於終而任於人者尤必謹其綱之立於始閣下之於
同也必責其成而同也豈容不謹於其始耶古之聖
君賢相倚托以成事功者必畧繁文之細去嫌疑之
迹通上下之情肝膽相照然後事功可立而成效可
覩苟徇案牘之常處嫌疑之地尊卑隔越欲行次且
將有所顧而欲責其功之成者未之有也是以不得

不以其一見之愚為閣下告焉夫綱不患不立而患
守之不能固事不患不知而患言之不能從立事必
先於正名成功則由乎實踐同也毋服未終而預領
其職則不正其身何以正人將姑往來其間而講明
其設施之方則不居其位不謀其政況非躬行實踐
何以致事功之成是故欲速不達為政之經也閣下
幸寬其歲月俾終其喪然後請命於銓衡正其名以
督其事躬行實踐以先之誘掖漸摩以導之信賞必
罰以齊之畧其繁文去其嫌疑然後期以歲月而責

其成效同敢不策駑駘竭志慮以承閣下付托之重
而答　朝廷教養之意哉嘗見易合者必易離輕奉
承於其始者未必能成事功於其終是以不避可讒
而獻其衷曲惟閣下寔原諒之干冒崇嚴不任悚慄
之至不宜

傳

孫上舍元京傳

孫上舍諱元京楚山人狀貌怪奇趣尚幽潔以薦
入太學[illegible]山中自號艮山示不復仕杜

門賦詠淒斷淪絶以守其沒世無涯之悲於發源有
制幹許月卿先生者亦宋進士宋以歸隱製齊衰服
之以居月卿婿江凱及發源人汪炎昶皆絶意當世
俱從萬游其詩悲壯激烈讀者可知其爲人方回得
萬詩嘆曰持此以見朱文公可無愧矣萬㝡字次
章亦以詩名

墓誌銘

皇甫氏五世墓誌銘

聖朝有天下之四年悉取海內儒士以選任之時皇

甫遵道擢寧撖之歙縣公之爲治也嚴以律己寬以
待物不立異以矯時不違背以干譽而至誠惻怛久
而相孚民周知其非有得於忠厚之風世德之懿或
不能也閔逢攝提格狀其祖父家世以告宋同曰僕
平陽郡人也祖宗以來皆潛德弗仕惟以詩書忠孝
之道訓其子若孫僕不敏忝茲百里之寄凡所以治
民律己者皆守先誠不敢忽今秩將滿欽惟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許諸有職者得暫歸省親成掃
丘隴僕將請告歸重念先世皆厚積而不發拔培涵
蓄以至於其今不能發揚先德以暴白於後某之罪
也且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聖有明訓今欲立
石墓前歷叙始祖高曾祖考以告後人庶不就泯
沒以少塞其責而爲人子之心子肯爲僕誌之乎聞
惟歐陽公瀧岡之表照耀乎古與宇宙而不朽要其
心惟推原世德之所自以告後人報本反始之一誠
而已今公有命余何敢辭謹誌其槩而銘之始祖諱
某配某氏高祖諱某配某氏曾祖考俱諱某配某氏
世爲平陽氏昭穆以序俱葬於某地銘曰

厚其積博其施寄厥躬昌後裔平陽之原昭穆惟序
刻石發潛以告來者

祭文

準祔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去年是日親友來賀同姿欲先考權開門
官之戒以盡一日之懽不可日吾所以戒者正爲此
牛且日此事惟其殷者可爲汝輩好爲之此後無我
則不忍爲矣嗚呼孰謂今年果不見乎先考終身學
究見子其近既而有子甚喜所以托子者甚重而期

子孫甚遂嘗謂門曰吾高祖而下承繼宗祀者惟汝一身而已可不重哉每生辰必設奠悲泣曰吾生時親族隣甲莫不忻忭鼓舞來慶汝祖曰祖宗累世以來厚積而不食其報是子必能顯父母報鄉邦者今有此志而未能盡行貧親族周里之窮汝生時之喜亦猶是也吾不及爲者汝能繼之以不負祖宗以來期待之意則吾之志遂矣嗚呼孰知兒之不肖其能勝此任之重且遠耶先考平日孜孜汲汲於聖賢之學旁而於釋老百家之書莫不究其奧而鈎其玄嘗

力硏窮日不暇給議論折衷一歸於正嘗曰釋氏以生死爲一大事凡其脩爲惟求脫此而已猶有爲而爲者吾聖人之學則不然天命不忒脩身以俟生順死安行所無事又曰人物之生旣有形質之拘則有物我之間紛然萬殊由茲以起死生去來之感無形質則無所拘於彼此無所在也無所之也而無不在也無不之也無所見也無所聞也而無不見也無不聞也晩歲涉世之艱見有得死於家者曰若此時而役此死幸矣迨夫去冬之疾曰吾元氣消盡幾不能

支然所賴者藥力可扶耳今年秋不得令肝木乍受制而虛行以剋脾土故不能飲食四肢無所仰而消瘦今不能生水故一冬無雨而有嗽上氣疾不獨此也秋不收則冬無以藏冬不藏則春何以生不以此時急補肺金而生腎水以爲之本則來春必有消渴之疾愈不可救今藥一一至吾有十矣每痰涎上攻曰汝輩無恐此天時也但得一雨吾病解矣嗚呼雨則降矣而不得早救痰涎之攻藥則服矣而不得早扶元氣之衰吾自知其不可救故爲是以寬子女之憂

耶將其不自知其不可救藥也然其欲使人聞其察身而獨去耶將脩身以俟而無容心於其間也所謂形質則壞矣其本原之在者則無所在而無不在耶無所之而無不之耶無所聞而無不見聞耶所謂生順死安者果有得於生之道學耶果有以證平生之行業耶精誠之感通魂夢之交接曾不知其果有果無也嗚呼哀哉昊天罔極難報萬分一寃告哀庶幾來饗

右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流光迅速節序變遷卒哭在臨負增崩潰
按禮三月而葬今不能遵者泥乎葬書陰陽拘忌之
說此固先考平生之所留心者不能破其惑也嗚呼
哀哉先考於聖賢之學考六經之源味詞章之旨以
得聖賢之心究歷代之政以盡經綸之用含浮靡之
習以救斯世之弊日不暇給以終天年其於立身之
道博學以待時安貧以養志奉先以盡孝獻納以盡
忠恤閭里以盡仁廉取與以盡義自奉薄而待人厚
勵志苦而律己嚴嗚呼若先考誠不負天地之所生

誠不負聖賢之所成誠不負斯世誠不負斯時者矣
奔馳於曉歲刻苦於餘年而不得受子女安閑之養
雖先考之素志存其施而不望其報所以期待後人
者如此在子女之悲則何時而已耶紹箕在前孫子
在堂日暖風和宛然大歲而親之音容則不可復見
矣嗚呼哀哉繼志述事子緒為重思報劬勞昊天罔
極日月有限哀慕無窮尚鑒微忱歆茲一酹

小祥祭先考文

嗚呼哀哉日月不居倏至小祥追思去年五內崩裂

術如其生前之中處釋老之蔽曰淨曰寓自中處出
思求盡職視之如寓求超變滅此先考平日之雅言
也先考之生斯世也探萬化之原以達性命之道究
制作之始以盡名言之義發前賢所未發通百氏所
未通一以貫之幾無遺蘊著書立言垂教萬世雖使
未得盡行其志學未得盡明於時然而究所存為可
謂能盡中處之職矣莊老之自然釋氏之寂滅區分
索別索隱鈎玄原始要終潤澄洞徹而不肯身入其
中是蓋俯為之而有不屑者也於戲先考之生既無

負於中處矣而其逝也雖不求釋老之超滅寂與體
魄俱腐乎大中至正之道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滅
待同乎元氣案籥乎陰陽貫通乎四時而主宰乎萬
物者前後聖賢同一理也同一心也會人物於一身
通古今於一息何前後彼此之間之有獨子女之悲
終天罔極者鞠育之恩深劬勞之事劇垂老奔馳而
定省之道缺律身儉薄而甘旨之養疏付托之重而
力不任繼述之繁而志不逮泛帶筏於溟渤望津涘
其尚遠不知何日得副其負望之意以慰九原之心

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日月若隙撫節增悲𠛬酒陳
前庶幾來格

祭叔父東父文

嗚呼哀哉先叔父之生也承祖父之餘休値斯世之
隆平誦詩書之格言繼道脉於家聲攜簪紱而免之
新堂搆於軒楹其於棠棣之間孝友若與成可比倫
於洞道之於正叔東坡之於欒城矣夫何天歩艱難
否泰相仍于旣没於王事室復燬於兵燹僑寓流離
子孑惸惸念兄弟之異地日俯㑹而未能東西

情傷淪零此先考所以抱無涯之恨於終身也幸有
女之若男庶相依於餘齡雖東床之嬌攜長僕仮以
遐征念宗祀之靡依惟付托乎諸甥郎姑息之細人
苦誦誨之叮嚀所以期待而責望之者豈徒盡子女
之情而已嗚呼哀哉猶子不肖咎不自誠　親相繼
而背傾覆困極之深恩頭髮影之伶仃所以承付托
之重繼先世之遠而不絶如綫者固夢寐而魂驚也
仰家有子尚呱呱於襁褓立身未定猶閧閧於修程
恒馳騖乎東西每焦思而勞形夢家林之遙遙悵宿
𦶜之先塋奈何身拘事役累數月而　行其於鉞孝
養之道愧猶子之誼而抱終天之恨者何時而可平
耶嗚呼哀哉客歲之見忽叔母之先逝老景何堪擇
淪傷得人以奉朝夕奠某歲之康寧豈謂今春
一見遂爲永訣而竟隔於幽明乎歸哉之地陵以遠
於先志實以徽遠於塋圃徒憚乎途程今茲之下既
叔母之併遷而猶得乎佳城庶幾可以托體而安靈
於斯土也嗚呼哀哉身後之事春首已畢之矣使
同而有一男耶則將繼于先兄而叔父是承使同胞

止於一子耶則必奉二體之主而同祀于家庭此何
之所以遵先考遺命而報叔父之德亦以盡區區之
情而已蒼天茫茫丹旐亭亭一酹告哀尚鑒斯誠

覆甕集卷之八

紫陽山樵朱同著

裔孫　時新同輯

瑞陽居士范淶校　時芳參閱

附録

唐仲實贈朝京詩序

士有當世不相知與世而相慕者如沈諸梁不知
子陳蛩中不知程子所謂當世不相知者也如司馬
相如慕藺相如字曰相如陶淵明慕諸葛孔明名亮
元亮字曰淵明所謂異世而相慕者也昔魯直蘇子

瞻俱起於宋神宗朝子瞻西蜀人魯直西江人生既
相同居則相近當時魯直與見其容貌文辭奈少游
謂之蘇門四學士魯直然子瞻名子瞻嘗自謂讀魯直
詩若食海錯多則致嘔魯直若不滿意者及魯直古風
二首投見而自以有佳實托根桃李場眾相蔡從
子瞻以托物比喻得之子瞻有稽觴製教授朱大同訓導
呂德昭生同里又同學年相若道相似出則同出歸
則同歸揃觴相飲挑燈夜讀大同種竹數十竿通日
[illegible]同門合志有以此
與今人同朝京德昭賦古風二首以松比美大同兎
絲失於依附寬於知己也後有作者安採而錄之故
為文以弁其首端洪武庚申日南至同里唐仲實

敍

呂德昭贈朝京古風二首

長松何青青盤根據陵阜歷時自餘年幾日凌陰蔭
堅貞冰雪姿歲發色逾秀風聲聞九天嗣翩翠浪吼
兎絲乃小草托根相依倚纏綿引蔓長慮意在長久
明堂方搆求尋不遠來取陵阜不可留萬牛重回首

小草徒婁婁依依以滋茂故土有本根棄之復何有
幽居窮海濱未同金石壽

古劍何蒼蒼年深土花侵氣吞斗牛光與牛斗射
精拋無依華鄂澤散賞識有豫章劍客知價絕殊拭
淬之以江水礪之以砥石剛月懸雙環寒水網三尺
一敷蛟龍吟拔抑鬼神泣側客日相親提攜欲遠適
精清不得將回來拂高視用行舍則藏用防惧爾德
神物有變化際遇豈無日

折付曰朝京[illegible]

[illegible]不磐硯蜒紫陽之裔人中仙文光騰空射牛
斗聲陣落紙驅雲烟幾年典教賢宮秉清書弦歌夜
經史峩冠纚述玉堂人終難樂有青衿子閑來與在
山水間時將金碧圖巖巒宮室豪家俱不與只寄林
下詩人看落落才華出天性炯炯精神瑩氷鏡九天
龍耳知姓名一旦鶴書來帶聘鳳鳴麟見當　明時
男子要為天下奇坐使文風振寰海紫陽草樹增光
輝我生坐嘆寒窗雪但讀父書嘆才拙高蹤早結今
蘭心清談幾共松蘿月君今應　召趨蓬萊江天欲

雪梅花開眼底斯文少獨[illegible]長歌滿飲玻璃盃玻璃
盃酒與珠色可緩離愁壯行色行見豐城揭故人煩
君道我長相憶 朔君名禮字平仲時為新林學正

俞忠贈朝京詩 硯山人

盛世相催起隱淪先生從此上通津周情孔思能超
古晉帖唐詩逈逼真雪擁金陵梅破玉春回禾石水
生鱗會看瞻色趨朝早命服煌煌照眼新

馬則贈朝京詩 星源人

[illegible]但陽聲和五音協[illegible]彩彰翔覽德輝

九千仞一山象表　明時祥
麟振振性孔仁四海治化洽一由休祥臻　聖代昭
明見林藪淳風浩浩　明時禎

曹懋贈朝京詩 歙人

曉日光照浙江濱江濱喜見梅花新折梅贈別知心
人知心人作玉堂客得何還憶山中春

汪和贈朝京詩 休寧人

初月樓前梅正香青雲路上趨行裝聽依化日黃金
闕緘述清風白玉堂賢俊滿朝虞稷契文章鳴世漢

班揚先生從此興鴻鷺治世咸爭覩鳳凰

范平仲書雲溪歸隱圖後 名平

余與朱君大同程君伯靜生同歲大同最長伯靜次
之余最少自幼多鞠外家與伯靜孩提嬉戲不嘗同
飯七歲時舅氏延前翰林學士楓林朱先生于家塾
而大同侍其尊父來同硯席明年先生由鄉貢赴春
官越三年巳丑先生又來教雲溪明年先生官池陽
余與伯靜受業東山精舍又二年壬辰江淮兵起郡
邑為墟先生亦自池陽歸余與伯靜亦皆避地石門

山中雜業涉三載歲乙未又侍先生客瑠溪是秋鄉邑又復騷動遂逃難駭散而詩書之業荒矣又二年戊戌先生召余授徒石門曹氏與大同講學於家一歲之間燈火之聯詩酒之聚此幸殆未始有也自時厥後戶門征役之供衣食俯仰之給歲無寧日而大同則明家學以底于成然二人者雖相去有遠邇相見有疎數而此心之同斯道之契則未始有間也大同既優於學而機巧天成故精於書又善繪事凡音律技藝之事皆能稍焉嘗相謂曰吾儕自幼相處至

今垂四十年此後聚散未可知也欲繪圖作文以紀實庶使後來者知世契之有自也未果而余游閩矣越二年歸訪大同于石門相與涉谷往昔感慨咨嗟余乃請如舊約大同以余閩歸爲作雲溪歸隱之圖後四年丁巳大同過余雲溪上縱觀山川之勝乃曰向所作殊不愜意當再爲余以古定紙相授圖成而文未暇及也明年春大同舉明經典教郡庠余亦以文學見舉于有司既得辭乃就訓導縣學伯靜則以商賈每涉江湖脇有紫減越二年庚申有司舉原籍

人才而余三人先後被　召大同任吏部員外郎未幾陞禮部侍郎伯靜知衛輝之胙城余則備員延安之吳堡乃攜是卷請大同追補前作而余行速矣於是友人楊平仲爲序大同書之舒德介賦之以餞余行又明年以事之京復伸前請大同勤於公事不暇作文乃題絕句以見意明日別去假道訪伯靜餞余出西門二十里握手慟哭而別後三得胙城書而京國之問無聞焉去年夏友人胡士林復來官綏德能備道故舊之詳比秋則聞揭君之喪今春考滿由延

安入陝則始知吾大同之不幸也嗚呼悲夫　月自陝出汴涉河北汾胙城而伯靜以考最陞督府斷事矣余意以爲此雖不遇當至京必可同聯床以盡契闊比至則伯靜已獲罪被逮赴京獄不可得余又以爲今雖不可見事久得釋終可見也姑待之未幾余得除工部主事到任未及月而遭讒不復能自明因詠自訴以冀免而卒罹咎縲紲近五十日而伯靜猶未得解蓋皆不知其所終也嗚呼余與二子相知之真相去之遠相別之久大同已不可復見伯靜又

不可得見而余亦落陷別治非天乎追思曩昔嬉戲之同硯席之共出入相携寢食必偕自幼及壯四十年間終始如一日者豈偶然也哉豈可復得也哉因閱舊篋得是卷恐客中散逸遂述乎昔交親之厚與夫聚散去來之不可必禍福倚伏之不可知者于卷末寄歸遺弟深源藏于家庶後來之爲子孫者有徵焉　洪武乙丑七月念五日乙酉休寧范準書于官署之小軒

范平仲賀大同自杭歸覓程子尚爲賦詩

近聞返棹錢塘日有子嶼嶺若若何虹井千年怪穗澤歷樓三月溢清波螢花背北春宵暖燈火城南夜雨過家家公侯由此兆紛榆陰隔在人多

其二

不須古夢到熊羆綠服趨庭春晝遲杏作雲邊根自固桂分月窟種尤奇膏腴拔壤魚鱗集臭味同芳甚本知索飯門東啼止急杜陵翁有兩男兒

平仲賀大同見子

去年甫見嶼嶺了今日獻傳老蚌珠勝山深江南采異瓜生丹穴羽毛殊清風桂子秋香綻初月梅花孝意敷家學自茲應可紹城南燈火荒蕪荊

張羽賦梅花初月樓贈人同鄉人文常李丞

吾聞仙人好樓居乃在閬風之圃玄洲之墟雲窗霧閣千仞表青天十二金芙蓉風飄颻不可以逕度安能跨海騎鯨魚新安先生列仙儔卜居中生茅未詠晚攜青鹿向烟霧一徑初入于紫籽桃源忽向眼底見風物但是秦人餘卜吏何年運斧鑿石樞綢戶夾方中下舒紛紛適落弗敢說山君守護頻呵唁先

生結樓薦木杪迢若飛瓢雄且麗建瓴忽斷西南隅捲簾看月蛾眉初梅花下橫斜不知飛鶯舞月弄花影燭然身墮白玉壺壺卿結髮講父書十年佳樓山與娛一朝徵起青雲衢珮玉日向　君門趨樓前梅花自開落樓頭明月還盈虛南樓孤燭照歸夢覺來枕席非吾廬丹當致身作唐虞夔龍皆容混樵漁長丁又消然可消梅花如雪夜綠蕪神州月色天下殊何用區區惜故鄉花間明月紅塵人生花月何處無

周孟啟過梅花初月贈大同

昔公觀吾泉石退未築酒樓先種梅梅花高枝月相
映最愛青天初月來青天月出香霧開碧紗新席無
纖埃蚕叢太白古詩客刻此萬斛瓊瑤堆素娥行空
提飛鏡霓裳照影相徘徊徘徊玉立吟情起悅墨虹
光動冰水水部清狂東閣留庾公樓尺南枝喜紅椒
緑酒金叵羅坐招生璧吏吟詠詩成酒闌衆賓醉萬
事推挽卯公何公從承　恩寵
太子吏部文章五雲起蹤榮貴秩伍命官爵有聲名

在人耳上亦聽梅花照天涯望月清宵長閣十百
尺思故園剩水殘山漸于四座迢迢春夢還梅花
初月轉平安廣平花發未應去更長南枝爲掛冠

尊傳贈詩圖子

天葩昨夜煥南枝生魄浮雲分外圖自是主人待無
逸陰陽太極坐中收

禮侍朱公覆瓿稿跋

禮侍公楓林先生子也諱同字大同以
外家陳姓號朱陳村民又號紫陽山樵
志恭仰也公文才武略圖繪丹青無所
不精時稱爲三絶洪武中以異材見舉
備員　東宮
懿文太子崇重特甚晉禮部侍郎所遇亦

隆矣其以被誣得罪
太子救之弗及然非其辜也嘗憶族祖平
仲公師事楓林先生從隱石門三年後
舉明經以理學名世汪仁峯先生集擬
之胡雲峯陳定宇之儔及門之士猶然
況家學淵源如先生必無不殫悉要領
窮究精微旨其明哲不足以保身而顛

羅于禍天耶命耶於先生何尤耶詩有
之求忠臣于孝子今觀集中思慕之篇
不一而足數十年如一日所謂五十而
慕非歟世烏有爲孝而不爲忠者哉亦
足以徵先生矣嗣官其子夢祥公朔州
守則先生之迹信可白於天下後世而
高皇之心不亦深可亮乎先生爲不忘也

已標桑梓末學每勤仰止而欷歔乎往
事恨未覩其遺編今歲暮春展拜像下
從其後裔求舊蹟見畫菊題咏及是稿
數種文追兩漢書逼晉人詩儷盛唐洵
所謂三絶者也噫是皆先生之緒餘也
夫且若爾其他不尤可推哉茲裔孫無
垢甫將以遺稿壽之于梓後之慕先生

者因其文迴其人必有爲之扼腕而三
嘆又必有爲之深信而傳述者夫奚俟
乎余言特以膻見志其快覩云耳
萬曆丙辰孟冬海陽後學范標頓首謹跋

胡仲子集十卷

（明）胡翰撰

清初鈔本

胡仲子集十卷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胡翰撰。翰字仲子，一字仲申，金華人。洪武初，以薦為衢州府教授。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乃其門人劉剛及浦陽王懋溫所編，以洪武十四年刊版。今印本罕傳，惟寫本猶存於世。凡文九卷，詩一卷。史稱其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今合為一集，豈剛等所併歟。史又稱翰少從吳師道及吳萊學為古文，復登同邑許謙之門。今觀其文章，多得二吳遺法。而持論多切世用，與謙之坐談誠敬小殊。然嘗與修元史五行志，序論即其所撰。今見集中。於天人和同之際，剖析頗微，幾奪辨宗法論諸篇，亦湛深經術。則又未嘗不精究儒理也。詩不多作，故卷帙寥寥，而格意特為高秀。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金華承黃文獻溍、柳文肅貫、吳貞文萊之後，多以古文詞鳴，詩非所好。以詩論，吾必以仲申為巨擘焉。獨孤及之論曰：五言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盛於曹劉。漢魏作者，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弦疏越、太羹遺味之歎。誦仲申五言，正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庶幾哉升堂之彥乎。宜潛溪有學林老虎文淵鯨之目也。斯言允矣。

胡仲子集目錄

卷之一
衡運
正紀
尚賢
井牧
五行志
儀禮辨
卷之二
慎習
望初
廣原道
二生對
越人對
樂善論
醫前論
羅文質公集叙論
讀喪禮
卷之三
擇術
紀交
勗言
琴釋
筮後論
原芝
書常九成事
元憲宗論功臣誥
禡牙文
毅齋說
書聽香亭集句後
雲衆釋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荅汪秀才書
與孔元夫書

卷之四
歷代易覽序
古樂府類編序
王氏數學舉要序
風水問荅序
趙氏合族詩序
諸暨吳氏家慶集序
義門鄭氏三老圖序
缶鳴集序
居先生詩集序
送徐文昭序
送胡正辭序
黃岩戴氏合族詩序
鄭氏義門詩序
卷之五
心學圖序
華川集序
送趙子將赴北序
送陳仲經赴京序
贈楊栽序
送祝生歸廣陵序
送張傑夫序
送葉通判序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送袁知州序
送吳思道序
青霞洞天游記
卷之六
孔氏家廟碑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
越國公新廟碑
新脩廣濟廟碑

成趣軒記
天機流動軒記
樂道齋記
畏所記
趙氏思齋記
芳潤齋記
卷之七
義門王氏祠堂記
知本堂記
清風樓記
悅親堂記
安樂窩記
滄州趣軒記
白雲亭記
煮石山房記
樗菴記
為善堂記
香溪仁忠廟禱雨記

卷之八
嘉禾頌
瑞竹贊
文官花贊
南極老人贊
怡顏齋銘
處約齋銘
敬身齋銘
無逸齋銘
漢樣題研銘
居易齋銘
尚絅齋箴
嚴氏子字辭
楮士文字說跋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章跋
宋沈簡公告身跋
鄭北山復官誥跋
劉公亮誥命跋
范賢良帖跋
朱侍郎奏藁跋
文與可萬竹圖跋
東方朔贊跋
懷素墨蹟跋
米南宮書蘭亭禊帖跋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北山紀游稿跋
穆[illegible]仲誓言後跋
劉春浩饒歌鼓吹曲後跋
書中州和陶詩後跋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書賈節婦傳後
書王秉彝傳後
書尊生子傳後
書劉府君墓銘
鄭仲涵像贊

卷之九
謝翺傳
趙氏大墓表
胡義士墓表
何通山墓誌銘
輝紫甫墓誌銘
蔡基先墓誌銘
韓復陽墓碣
王子智墓誌銘
吳李可墓誌銘
商節婦誄
卷之十
弔董生文
憫貞辭文
東征詩
招鶴辭
白雁引
少梅賦

湘筠辭
于蔿于歌
風雷引
長清操
思沂操
越水操
長山操
曀彼日矣
之子于征
新城頌頌
南翼長好風
冬日何可愛
日出照高樹
鬱鬱孤生桐
人生苦偪側
維南有佳鞠
擬古
示順生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游仙詩
寄陳子尚錄事
樵與
卧龍岡觀賈秋壑鼓第五品
梁砥
夜泊梁山濼
益清堂為張伯高賦
寄黃贊州平蠻事後
西村老人港居
夜宿寶石精舍
京口紀行
南京過蘊編脩
歸鼓山
命童
青霞洞天偕章公觀石橋
張節婦
桐谷山房
贈鄭生赴車

胡仲子集卷第一

門人同郡劉剛編

衡運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既交為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為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為恒既交為益乾再索得男而為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為既濟既交為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為損既交為咸是為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畜也頤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為陽昌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為

陰盡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麗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麗父者也同人也大有也中女麗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麗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為造化待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也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為剛中健分之運陽剛之極

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為治是為柔兼從質之運質隨於陽為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為從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為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為或始滯天之運長男既息為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為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持而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為寡陽相持之運陽之持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而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為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決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為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為秦為漢為晉為隋為唐為宋重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況夢禁天下之生欲望其為王為帝為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憂也余閔之原法秦晚山西推明天人之際望帝王

伯之別定次于篇

正紀

六合之大萬民之眾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為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為臣人紀不正不足以為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周君受命於天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舜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命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于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于天故武

王政之天下不以湯武為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以勝乎得歷數也虞夏商周之取也豈皆推某而以有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為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分終南地絡之陰抵太華而北逾大河度太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于濊貊朝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含江漢至於荊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兖青徐荊揚豫梁雍之地上當天下之脊也弘衆

分俠而所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處自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何也而後世務勤遠略欲以紀帶右之始失天下之大紀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紹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以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名君而不能舉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汜水之上濟王即位郭司居子興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為非有愧於唐也楊廣弑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天下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以事於其父傳歸禍於乃歸自播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為之以攜其有處矣太宗承其後之後以有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黨拓西通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倚人之衆驁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論史之名且將棄户束卒從溫彥博之議處漢南之地挾其部落居之內地留其君長俾吾毛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剖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夫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

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羣雄前後維以援之奉獻帝為扶弘義不至公為當時之士如封孚周琰全諱默然之徒奪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視惕莫知其奸睢考不枉其劉恢佳孝子豈非多難未嘗不歸首接殺於當世兇鎮在前而不辭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其人之紀未嘗泯也有依正者豈難也哉然天下莫要於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

其二則三者衰矣漢不亂則操因漢之紀而也皆不殘
則淵因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壞
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
秦之變變而返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
三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為天下者尔法
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尚賢

人君萬天下之所有以責則天下莫與偉其勢也以當
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
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

可自用也人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
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
有所不負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
代王者或以不明而亮陰失祿或以幼冲而私度多紕
或負逆人之才強力辯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
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能
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為之輔佐故天下不
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
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
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為令
王不待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辯捷
負逆人之才而不免為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已
周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
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傅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閎夭
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
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適
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傅說太
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
之粟留不足以延搢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
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

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任之間故君為官擇人而任無
擇官士患德不脩不患無闕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
德脩而貴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眾庶者在
詢其能合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
諸侯貢乎天子之庭三貢者受上賞不貢者貶爵土則
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拔之以官大賢拔大官能者任之
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
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之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
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
猶以義相尚侯嬴鼓刀屠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

左坦之走逸趙丁士也而楚烈王猶奉社稷收細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為天下士也磐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臧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敬時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偈偈焉以推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獨數尺之竿縣尋丈之絲鉤緡為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鯢鮒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

其為術亦疏矣人主亡以其精神含廣興天地相酬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於下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係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係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之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矣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亦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為公卿大夫者亦以為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略混聖賢之道塞非以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為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將庸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為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辯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

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擇其名君子實則僞也辨之早去之不果植為朋黨既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扶護之語又既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也而帝獨以為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而皋陶為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與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乎必待而見之矣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盡天下之民蓋敝敝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孰無是心也而況處之極焉西漢承秦項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未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

貴富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至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皆累鉅萬居生產畜牧貲殖十倍上儗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孰所制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義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武平吳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又以品蔭其親屬佃客

[illegible]矣民無[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事[illegible]來之[illegible]不勞民騷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諭也殆不過為兼并之開耳井有[illegible]不足之[illegible]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illegible]之主也其[illegible]收[illegible]之時也以魏因之大亂[illegible]土[illegible]別世業魏人稍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illegible]天[illegible]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illegible]畝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illegible]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得推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

[illegible]者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然[illegible]妻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illegible]也當戶者[illegible]之二十畝[illegible]有田不可不[illegible]也以此均天下之田[illegible]不得兼[illegible]不[illegible]守[illegible]而乃[illegible]以[illegible]是以小不[illegible]大[illegible]於[illegible]也何惜而不為之[illegible]加[illegible]之禁抑其[illegible]者如宗則[illegible]又以魏[illegible]用[illegible]不[illegible]人稀其田[illegible]以給其[illegible]承平[illegible]以[illegible]多官[illegible]

附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以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故言漢事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同如法贅所謂時弊者孰制致也時散則法亦散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

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有鄉遂者以之為則亦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焉人民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至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都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皆居十之六其不為

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貢者什三三相什如井田之法八家相顧一夫稅入于公而行民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郊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以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覆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為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授而知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蒍掩為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

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之法當九夫之入備千乘之賦然中國之地無山林藪澤之阻無原隰溝澮之患原隰衍沃與同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殷人用之以為助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鄉國其法可考者在　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為封民為之核論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貴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庸役時三也借時不匱匱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少無橫斂取也比其居則單車其穀於是乎出有

事以足軍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溼少出危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祖先養老幼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居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紅向將都其制為井為溝洫者又萬計自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例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濟乎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

兼併之化哀功利之習勝經界之廢少僥倖之啟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奪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繁之時乎然歸於上好樂於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以足為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在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為不給也加之爾稍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承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尔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微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願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一戍者出將其吾民而友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豪近萬里移山堙谷累數三十萬而阿房之作對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兩徙遷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然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

令如流水之源用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令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使而民悅也亦何混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其治以安而不於此圖之亦前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休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得可致之執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居乎其深為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本生秋氣至則草本落羅與落必

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
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當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
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
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
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
亦可井也此無它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
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五行志序論

人與天地參為三極災祥之興各以類至天之五運地
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太極耳而人之生也

全付畀有之具為五性著為五事又著為五德備之則
吉不備則凶吉則致福而不吉則致極而徵之於天則
休徵之所應也不吉則咎徵之所應也天地之氣無感
不應天地之氣應亦無物不感而況天子建中和之極
為神人之主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流通
若桴鼓然故軒轅氏治五氣高陽氏建五官夏后氏脩
六府歷功既成有洛書之瑞是為洪範九疇箕子囚而
演之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
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固以來采為五行志又不
孜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之大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其
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而乃共辟厥德爰用
五事建用皇極後世君不建極任不加省頌乃拘拘然
類求其應感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論亦
過也天人感應之機豈易言哉故無變而無不備者者
上也因變而克自脩者者次之災變既形脩之而莫知
所以脩者之而莫知所以脩又次之其下者災矣罔至
咸已隨之既莫脩者者刑戮之民是已歷攷往古存亡
之故不越是數者元起朔漢方大祖而應兆端見于東
郊度為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是者天告之以止殺也憲
宗討八赤蠻于寬田吉思海大風吹海水水盡涸憲宗

以為天導我也帥師大捷以此見五方殊性其異天有
不待教而能者世祖奄有天下方地既廣郡邑災異蓋
不絕書而妖孽既告非有司言狀則亦不得具見昔孔
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智猶
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警焉乃本洪範倣春秋之
意攷次當時之災祥為五行志云

五行一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霧水暴
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
潤下其徵恒寒其色黑是為黑眚黑祥

五行二曰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為沴董仲舒云陽

火郡則火災出於是而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宫館雖興
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其徵以躁其色赤是為
赤眚赤祥
五行一曰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故生不暢茂
為變異者有之是為木不曲直其徵恒雨其色青是為
青眚青祥
五行四曰金從革金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冶鑄不
成變異者有之是為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古者以類
附見其徵以暘其色白是為白眚白祥
五行五曰土，中央生物者也而爰稼穡土氣不

養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之沴衝氣為異為地震為天
雨土其徵以風其色黄是為黄眚黄祥

犧尊辨

禮有犧尊郊獻尊也周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
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以犧為摩莎之莎非也
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
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
翡翠象尊以象骨其說亦非也或謂犧尊為牛形象尊
為象形皆因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
背為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
及背以出納酒亡家之言然也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
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而晉永嘉中青州盜發
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蓋以為
刻木安能久埋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
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然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義皆
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形則讀書者為
犧獻尊音如娑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
其象不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閟宫之詩朱子不取毛
氏沙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莎之音豈非惑乎況考
之家世以發冢之說有足信乎宋宣和中得著尊既完

胡瑗以其器有腹名之壺尊可也若地如其名著尊可也
未能知其主名及其長序見之始定為著尊以為尊皆
有腹惟其無足而底著地則禮之所言位所謂泰尊曰著
者是也後有著於者安知不以余言為然乎今故具著
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
世雖學者不得而盡攷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胡仲子集卷第二　　　　門人同郡劉剛編

慎習

天下之勢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夫人壞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漢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然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故者此豈其勢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啟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破壞之柄奪其忍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之烈也既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於上而亂起於下計無所出蓋制行而異說之焚詩書以愚民之耳目燬儒術以防天下之口凡所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既極其習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遺亂世指除其亡而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數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以其可爲矣然未嘗有取於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今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既非人主所能者矣何帝之有書如此而群臣不足循之創業之君後世可取法由是而文帝有舉之無其高之論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從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故雜伯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嚴守以耳目爲明察以法家而嚴任讞雜霸而用章帝雖從事儒雅救之其弊臨維拜者有解然篤厚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牧之援杜林陳囂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改所以啓永平之失也之數者在當時稱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可稍復然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焉之爲之而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於戎處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俗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爲雖知其美不能從之一例去其夷戎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其孰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俗左衽之習也其人民被髮椎髻之屬也與漢不侔矣然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帝都洛邑舉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制興崇祀建學用人亦不有悖心爲猶

排衆議而名之王肅李安世之流釋胡服而為冠帶絶北俗以事詩書王通氏曰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豈不信乎及隋之衰天下又大亂而唐承之太宗却封倫之對從魏徵之勸貞觀之初力行仁義其為化也得矣制官以六典制兵以府衛制民以均田制賦以租庸調其為制也有矣行之數歲家給人足行旅不賚糧外戶不待閉方制四夷之外太平之功可謂盛矣故家傳以為由文武之治千有餘歲而有太宗之為君方之於漢其寬仁孰與高帝其安然孰與文帝其所以致此者由其不惑於後世之論能自拔於秦漢之習也向使孝

文無卓然之見必為之去雖欲苟囿終於戎狄而止耳使太宗有躬行之實名世之佐樂唐之治又豈殷周之不若乎故俗之不淳不患也刑之不措不患也功之不遂不患也而患無必為之志躬行之實持之者未久也惟聖為能盡倫惟王為能盡制三代之興其王皆聖人也其所以為天下者莫不本諸天理要諸人心大法之則大治小法之則小治苟以為未則莫之法也其道固存其意猶可識也春秋戰國變法而大復古聖人豈好為謹哉憫後世不知有先王之法故假筆削力爭之然猶懼不勝況順而下之是猶決江河而放之陸孰必不溺而已耳故余不責斯之不師古而深悼況之法後王由其有以啟之也周乎唐已以後後人用耕夫與世遷徙而假御者戰國之遺習也鄉之意不過如此學術不醇而遂以毒天下太史公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天下有能知其意而相類者為不可法也卑而易行者為不可行也則秦人之敝去矣非聖人其孰能之

皇初

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冲〻冥〻由一而二二氣則一〻雖〻斯〻由二而三〻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

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實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人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地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為萬世制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始萌穴居野處雖蚑自蝡動之而不謂也而不以為褻至今知飲錐擊掌搏之屬不恥也而不以為〻崇以持草木而不以為野處以積薪而不以為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為懸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在隆後人復十有九氏

者何氏也九頭攝提被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
世果治也縱征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考其人於
顓蒙倥侗之域累數十百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
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
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二皇德著於五
帝法備於三王而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後同道也而法
不同道也所同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
古今之風氣不作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
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
物以　用民利賴之具其不適用器　而畋漁農父

之所好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　杵臼而工商
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困無所措其心思乎
以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為之為之不足必聖人而後
繼之同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
之治續之始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
於道淑乎其盛矣軒轅之後是為五帝歷少昊高陽高
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為堯舜聖〻相承時咨都俞而
面以臨羣臣其治猶漢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下有
與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倫以典之而又以伯
禹於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為哉
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乎有虞之後
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
既錫彝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
其子啟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
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後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
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
也夏德既衰商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而革〻攻
湯有慚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為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
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居位易位天
下不以為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　反之正天下

同歸於義〻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　乎虞而不及
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
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治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
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亦存乎其世焉爾為自
者機之微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
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
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機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
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
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為伯〻降而為戰國諸子
分裂聖人之道人竊其私智異説持擊是非集亂名實

世患去之雖為諸子者亦尚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嗇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聽棄仁義廢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樸於太古之時焉在儒淵之學而非大公至正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亦庶有効而非二帝三皇之時為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為日月闢之為雨露變之為風霆為此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為山川微之為草木為此其莫不由天地以成体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廷之遜禪久之子之繼立變之為征討居住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則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

肖之黜陟下至刑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稽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濟為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術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金虞之享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〻乎平〻可見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為不為皇猶當為帝為不為帝猶當為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廣原道

道何原乎不原何以喻諸人原何廣乎不廣無以達諸賢今於是猶多乎也稱〻書略數類而後為之對論韓子之言推本聖人之道究而居之其在三代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在古之世有皇道焉有帝道焉有王道焉有伯道焉之數者將孰從乎揚子曰道者無不通也通乎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吾取其正者言之高下者執也　者時也古今天

人之道一耳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且孰為之方体乎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且孰為之樞機乎形者有形而不知其所以形色者有色而不知其所以色其象不得之而化乎抑有宰之者乎性氣者化合氣者生非杳非冥其通復也甚真物因資之人莫不由之以修由之以親居位由之以正長幼由之以序夫〻婦　由是而別其為夫婦兄〻弟〻由是不失其為兄弟政教由是而成禮樂由是而興陰陽由是而和鬼神由是而〻天下國家由是而治否則亂蠻夷戎狄由是而服否則叛順之者吉背之者凶得之者

為聖為賢失之者爲小人爲愚不肖故曰大道易〻爲
曰其亂大道〻〻淚其傷知而至則好之矣行之至
則樂之矣樂之人既好之然行之不能知之董子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董子以人言天則謂之出於天可也
余以天言天則謂之不出於天可也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泉出於山火生於燧珠以燐而孚
金以鏡而産玉韞於石中草木之生非土不殖魚龍之
生非水不育彼皆形器之屬使道而滯於有也何以異
於是惟其無形是爲原〻〻之始是生天地天地既
立是生萬物萬物生〻不窮吾爰知其所終反而求之

吾得其要於躬爾曰心焉而已矣至虛而靈藏密而充
周是爲神明之舍統性統情而萬理無不具消天消地
而萬物爲之使是爲天君五官之宰也百體之所從令
也操而不舍則能養矣養而不忒則能正矣正則靜虛
而動直明亦生矣變化不測矣故至誠如神人以聖人
之心爲心則盡聖人之道矣聖人以天地之心爲心則
盡天地之道矣天下無二道皇得之而皇帝得之而帝
王得之而王五伯不得假之而爲伯故自太皞氏以來
訖于孔子由是道而傳者縣可見已孔子之所祖述憲
章者與堯舜文武同一轍也孔子既沒或傳或不傳而
傳以王通氏韓愈氏之學見不能究其大全望道有時
而息乎天地之化萬物之生往者過來者續未嘗息也
吾浮游其間不知今之爲古〻之爲今而疑〻乎老之
將至未有聞也漱〻乎力之不足而不敢不勉也若是
者補自云闕乎章知識下六籍先賢者聞見川泳餘
微以究於存亡得失治亂之可能爲然而近於自書而進
乎不已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云然

二生對

胡仲子居乎太末之墟四閱寒暑矣太末之人莫有知
者其形槁然而靡其容澹然而不怡力不能耕夫不耕

進扶兒圖之册而誦讀之視抑領日蔡意麦頻蹙如也
先生而之曰先生何用爲爲吾以先生爲有道之士也
聞而有乎爾夫有道者以天地爲物爲一體生之如聖
視之如日一隅〻然昨今殊曰明曰旦與天爲衍聖
人之睹有存自有暴如河如漢〻〻乎如金如玉雖
雖藏〻暫人也謂之天一經緯萬事而無方所萬變
而無體其神常用而常不用也故而藏之於密思神不
得以測其際而況於事物之靡者乎是以休其外其神
常不用而常用也子學聖賢者也今於而虛者久矣宜
有若心齋者得所養也今視子之形槁而容不怡氣顛

實如也因不得所養乎仲子憮然變色曰然何謂氣生以吾聞天地委和君得之以生天地委秉君得之以靈二者天地不有而吾有之人之上壽百歲中壽五七十歲而止矣爍之以暑未幾而條之以寒肌髮不變者鮮矣髮之以色不足而項之以聲視聽不衰者鮮矣而又遭世大擾五六不寧百疾萬變由是少者不能以不壯壯者不能以不老今子欲吾生色晬面如古聖賢者獨立於萬物之表不知黃髮台背年彌高而德彌卲者固君子之所貴也植槁剝於外不足而內有餘者非常之可議也吾庸未能焉夫豈以其外者為足恃邪先生

敬謝而退江生又過焉則曰吾不足以知君生吾友江生者龍丘丈人朱堯維之徒也其知先生者亦頗為先生貌之既成而見者皆以為似也仲子抵掌曰吾肖形於天地終身踐之不能天地之似而子一解衣槃礴之頃者得吾髣髴之真進乎技矣雖然子索吾於形骸之內而未能相忘於形影之外高山大澤有隱君子焉見者目擊意消其為人非吾若也江生未之嘗推宁道乎於是二生不相顧而抵掌余書其對詩歸而聞諸龍丘丈人

越人對

越大荐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哉大荐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己丑牽牛未中氣而雨倏然而下初驟其餘舒然而止其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間之稼穢白者靡靡矣雪作非時稼用大擊胡子曰天示儆乎哉天非儆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辜而降之今不旱而民荒不勞而民饑穀稍上丁變化百物將不有司其柄而馮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彌烖兵順豐年逆時雨禬禜以告攻說有辭是先王之制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司脩其禬禜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間有祀者矣享其

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溟溟者無以為也子視哉其乳褻其衣褥文閑而族華根者容貌瑰奇頎盼生輝闊言崇議動無不宜非在冥冥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害乘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來者乎信吾稼之不來且督而吏峻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飢且札者何哉吾患之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況此漠漠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猶令可得也則彼又何加焉乎

尚矣胡子聞之曰惟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而雹霜而雪則書之為蝝螟雨木冰極事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脩人事也王者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聞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與之而人取之是獨非吾民己乎何其戾也

樂善論

天下之有生者皆有知也有知者皆有情也情動于中物感于外天下之善惡判矣故善觀人者觀其所好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然好之不如樂之善觀其所樂所樂誠善也則君子也必矣今夫重都卿相之位食祿萬鍾繫馬千駟揖讓人主之前進賢退不肖以圖謀國家利安百姓人皆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家累鉅萬南金寶璐之珍魚乎山海良田廣宅畜牧之產擬乎封君烹羔擊鮮列鼎而食被胡短後挾弓矢臂鷹犬而縱之馳擊人皆知好而樂之而君子有弗存焉等而至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斯豈無耳目心志之欲哉求之而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皆足則其所取以為樂者未有不為吾心之累也且世之擊壤弄丸者雖至卑賤皆有以自適悅富貴而不免為吾

心之累則是弄丸擊壤之不若也然彼猶外也非內也天下有不肖可愛者求乎天命之微循諸日用之常格乎上下而放乎四海而準不集也而物不體也會而歸之不越吾神明之舍則吾固有之善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異名而同出者也苟不知好而樂之失其情矣失其情者失其性矣人性無不善其發也無不好善斯內也非外也求之而必得得之而皆足反諸躬而已耳反諸躬而求之不得得之不足取諸人而已耳天下之物雖取諸人者亦內也非外也舜大聖也猶取諸人以為善而況其下者一言之善吾聞之若舜之聞之訓也一行之善吾見之若舜之見之何也誠明以辯之勇以行之寬以居之從而自得之矣自得之則安之矣安安乎其有餘也浩浩乎其無愧怍也休休乎其有容也蕩蕩乎不知老之將至也善至是而內外兩忘矣王君重英樂善之士也嘗即其燕息之堂徵言于余　觀君之起家當以方有事之秋豈不能奮取功名娛情富貴之場乎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其得於天性者如此夫不以衆人之樂為樂而以聖賢之樂為樂不以一己之善為善而以天下之善為善余於君豈無望焉於是乎書

醫前論

昔之鑄焉之王易地是與之爭美者積習之所致也從前之射伯牙之琴舉世莫與之爭能者專攻之所致也天下之方術莫不有所本焉以為悟之天乃能自稱于世者蓋非也嘗觀太倉公之璧別決死生察人之脈與天地相應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其能熟加焉方之越人則有間矣越人書見人之五藏癥結不待色脈而知病之所在從其于視者無不全活其妙幾於神矣而使二人者無秦君陽慶之徒以授之雖不衆工用來必若是之至也然天下之如秦君陽慶者不嘗有也故天下之上工人然師之非可朝求而夕取也於是有名家者得一二術而世守之若徐成伯雄法術之在元魏之間工也法衛之等成伯之孫之才其出一時許智藏之在隋隋開工也其族人許及其父興兵著一時而智藏又得之善提去衛又得之隨仍李何得之李恩王須得之王安而使數子者不得其祖父之傳而傳之安能宣其悟乎此術之所以難也必得其人而後傳不得其人必世其家而後傳苟不得其傳雖古猶難也況後世乎古之醫者知標與本用之不殆今之庸者不知標與本足以亂經古之賢者知勝與伏攻之不失今之庸者不知勝與伏乃致雖決是師必自得者也雖有至人之心寧免為失人之忠乎故君子慎之余家大末吏十寅暑矣郎宜不得其任卧病者數矣郡無宗姻又非有禄養可致善藥亦惟故人衛生之家是賴往歲患痢故毒不除時積於頤頷間有陸君仁友者治之不假刲救之劑痊即愈今年夏又患積熱肺氣逆上為瘍有鄭君明德者偕陸君治之則從理其者年垂八十矣二人皆以醫世其家者也不係於授人之急而陸君之先子于表元孫長者人為其術余雖不及識之何幸獲被長者之風焉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三者得其養百疾不作苟失其養六分于之令余以瘠然無似之軀從事時畢間幼耽其勞老且不休日晙月削神疲質損計其口耳之所習矣形以陰事之設所謂瓦於生與若只而以矣於之身歸養會月又微傳元史以無執管以從事與系方技被戲于人守一如存守以而在下世弗知之乎於是得君之家以得君相與之晚猶庶幾其一遇乎太末地多名山古君人之所居宜必有神丹焉不知能致乎否也苟能致之則上之不能全性猶可以養氣不能養氣猶可以養形乎然於此人焉哉因書以諗於君作醫統論

周伯二集　卷二　十五

周伯二集　卷二　十六

胡文定公集叙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尤難顔子之不違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辨之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況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千萬倍蓰其所蘊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況世之相去又遠之持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楊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存又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胡文定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於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則又所不與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蜀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諭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為一矣嘗謂漢唐儒者雖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能至此其志為如何哉由是性明行究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籲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

間學者之所職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嘉傳古通今務以文章為學者非先生之學也[illegible]不為非義而行事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illegible]而但失之先生之學體用本末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未發之中[illegible]而極夫此之其仁所以其所則見天德之妙乎學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見非德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未常存乎天下遠世多故而義不足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慎之君子則貴接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至於今[illegible]其言既足以徵興學創制之具其授受之際又[illegible]以[illegible]學[illegible]理學之正則凡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間又以才質問之以大用所以行其緒餘乎余嘉[illegible]不第其家學以傳淵源[illegible]人之在德其[illegible]尚矣仲尼之門顏子[illegible]一辭而失之而況其義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畧云

讀喪禮

按儀禮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

者其降服父卒則為母父在則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為父屈而三年之喪母為長子得遂揔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葢施於母子之間則疏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猶為之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内存喪母之哀所謂服者何以表衷也斷亦僞而已矣後世之言禮者不以父沒 伸而使子得伸其尊

誠不足矣抑所本者何取於 又古者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減其月日尊尊而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月日亦同也今禮家定為曾祖父齊衰五月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其服同其月日不同矣以經殺之服之數盡於五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曾意其月日以是為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為父加隆三年則為祖但大功為高祖但小功前以齊衰之服後大功小功之月日亦若可為也古

之制禮者所以示此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寔無其義乎故尊尊而以殺為高曾三月猶後世不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為母齊衰期者雖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者也

按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女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三年鄭康成引傳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婦人不殊裳故但言衰 如男子衰下加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此蓋古者婦人之喪服也朱子定禮倣以上莫不未適乎古而婦人之服宜但以俚俗泰之若大袖適頭

竹釵布頭須之屬不知於古何服也古者婦人不殊裳非無裳也其裳之下與男子異耳非今大袖也檀弓云去纚而縿髽謂之露髻則以麻綫纈與髻耳非今適頭也婦人不冠布總箭笄傳云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猶今釵與頭須耳而今云竹釵布須亦非制也五禮廢從矣惟吳城民間尚多用之今家子斬衰齊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即位而有事于外家婦大袖適頭竹釵布頭須即位而有事于内何曾黃鍾大呂而間以師延靡靡之樂椒尊犧勺而置之瓦杯冢箸之間其消也甚矣汲汲外孫進也門人不答之道也問喪之記云親

始死雖斯洗浣說者謂雖斯當作笄纚夫纚以黑繒韜髮士冠禮所謂纚廣終幅長六尺者以之卽古可也而今事去之此又漢儒之不然也

胡仲子集卷第三

擇術

門人同郡劉剛編

胡仲子居于參直之里里之人多業醫咸負其所長以爲良而皆甚庸者庸者不以爲左亦夸其長而嘗之二者嘗徧而得不知其歸或召問於仲子仲子曰吾聞弗習也竊聞之禮有醫師焉終歲稽其醫事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爲下由是觀之上者爲良下者爲庸得失相形次當其中雖膝口說世莫能榜於大公問者曰是猶武也功有多寡可以知能事有難易不可以責備故藥有所不療病有所不知和緩爲難天下之善醫

也不幸而遇齊侯之疾則走而走矣是晉侯之疾雖欲治之而不可爲矣不可爲者十患而十負不爲而幸耳吾又安能以幸而處人之右仲子未之不得說而病斯執枕慄而寒殊而熱頸岑岑痛甚召醫視之醫者爲劑投之如沃林水于石弗相入也再投之如文春泰緩不救於鈞也又悟悟不與吾事者殷三易醫而莫能起乃謁于王君與權氏與權按脈之候以爲外邪相攻薄于腠理臟氣不平弗納穀水於是而陰陽升降熱熾汗既不及下則大還經曰熱者寒之溫者清之之曰或緩或急或燥或潤以所利而行之卜其法也當如之治也

二十餘日君日再至病少却鬭訌為毒癰發于顱突
如瘡髮面腫体痛飲食不下咽患錢且危君與瘍醫來
視瘍決其外君同其內雷證措劑稍日一至凡四月
而愈仲子乃謀所以報君者於伯兄伯兄曰汝好方術
今虞有疾彼嘻嘻謾汝之生者非庸也而此能起汝
之死者非良也邪與權良醫也汝行其賜歸於山之重
乃欲以芒忽之微報之耶不可也仲子悟乃恪厚告于
學有別者之客客曰吾固聞之矣是非其文質所為之
諸於乎其人固儒者也儒者人囊趙人之患不觀其材
推吾之仁不於其技呻吟痛苦視彼猶已恆乎其施故

與權以是行于州里貧賤不苟振姻友不苟取曳裾公
卿之閒不知爵祿之為榮而勢利之可慕非儒者疇臻
是乎仲子題而喜乃執筆曰世稱醫唐宋清之為人以
與權之事觀之非過也尚長民者人懷是心天下豈有
疾痛哉即今有人之子有不疾者乎獨何為而不知出此
也

紀交

和州王仲更性猵烈不娛嘗為小遊避兵渡江自英走
越又自越至婺閩閬數千百里與余遇於逆旅恆負氣
抗然人以是不敢親之余以為准楚俗固如此久而得
其為學蓋出於李晉仲俞時中二先生時中之論譏晉
仲之文行故余所教者君意不盡和而傳為虞江之初
微大疫死者相藉守約不相顧君獨與其宗族數人俶
裝以俗傳醫藥給患事無自任之由是其業亦發於上
遂無從學堂一姓自是整如也可笑且見諸生從問學
數有師法諸生不敢犯父兄不敢溺愛一惟為師之
行之叔伊之餘人無少長趨事維謹俯誦其行文略
當世利祿待其知所紀曰證當如是如是闕者意頗不
乃有所有山日而剖魯理可以寧其友交山中田翔
閑蕭既成公為日時之事有笑數十家皆賴其農家子

遂去之一日在郡郡閭喟然有賢人惜向甚君從容相
見敬曰事先生其之所所為故人當留之日別不為
東從蹤有於東南之事然不足盡如君言未能為之大患
世之言交者不以利則以勢耳從其落陷於一時而反
狀不相識者輕踪於天下識以勢利不常有故也於是
有相磨以術者然亦不能不彰於是有發於義者如織
國人以予解棧委輸於層軍之中擧天地對數刀之人
如之賓客之上意氣傾動遂成刎頸為甚烈也然不過
欲稱其用以身下之後亦不顧而以自許之耳豈道也
哉予故與君皆在衣也相去而不為風馬牛之不相及

幸而遇之悉心索跡不知於道合與否也唯不以貧賤動
其心不以禍亂沮其氣終始一節而終身霜日者固翰
之所傾訖文也作紀文君名字顧當以明經中鄉舉仲
良其字也

易言

士之初無有愛之也則必易之學之者道也有敬之也
則以儀之學之者亦道也非足人之善也須如斯而已
矣故敬而儀之者自生於道也愛而易之者進人於道
也道為至矣人不能舍何慕哉仰生卑境然後出吾里
中余見之未嘗不愛而生讀書好方技繼以天地之史

干出入五行之間推人之休咎通塞倚經學之者喙相
技也而余不能道之建除幻統之法猶之曾獲於秦始
皇漢武帝對多不驗人固有謗之者矣古之有道者得
則在將前事以知來物觸類之際降思絕一隅用嘗云
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且觀之又謂盡吾事依當方伯
無從見事之將蹤跡未生也此豈以元辰之支干所得
而識哉世亦不復知矣則見過之休咎也道家無備然也
吾何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其已然者如此未然者
如彼何所逃於天地之間數夫亦為其所當然者而已
矣精寓於小不存大神凝於身不在多失因余言而易
之求若古人而儀之其不進於道也則吾弗信

琴釋

始仲子學琴于東峴之從三日而得絃七日而成章不
習者循月而後於焉爰有進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
士無故不徹琴瑟吾見仲子之琴嫁矣亦有故乎仲子
曰無故也今門者前昔天子之琴也觸諸者語侍之琴
也皆古之制也未之俗降而為今省以今之琴體而醒之
檢之於古其制有曰八尺六寸正度者有曰七尺二寸
者又有法四時五行長四尺五寸者又有象三百六旬
有六日為朞之數者使有不同然後而準之五絃宮商

角徵羽大弦宜而君小弦宜廉而不亂故宮為首商次
之角又次之徵羽又次之未有以宮居中商居右宮
小大相次不失其序如序倡所得者習而不察就從而
王之五弦之外為少宮之王所加也少宮之外為少商
武王所加也未有為文王悼繼者武殺不以少商應大
弦如唐人所畜者此又琴之變也習之變者可也音上為
五加二為七弦卻之為九弦孫全稱之為一弦由一
以之為二倍而十倍之為二十弦有人以為好事者之
見而六十七弦之雖日不足此則由變音也故名之
離後世生是為斯奇者不如其非正也夫古遠史遷所

敘維當時之制當不由同人之舊乎桓譚蔡邕何謂好古矣未聞有取於是也歷數百年而至唐楊收奮其獨見之言以析安蔑生之徒而在是亦未之有及也以史逮桓譚蔡邕揚收之博物通類猶不能正之後世孰取彥高風雅音之別有經有緯有從其製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其妙窮本極幽待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手者不可傳以譜得之天者人不與力而求其如應連師曠師襄師文者爲之意矣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發生焉今夫高崖巨壑衆泉所出瀉然而鳴谹然而淒影湃者迸放乎江河之間瀰乎吞谷而自得足矣過大磬

自怡二集　卷二　六

大蹊然而相射回旋相蕩大者砰小者鏗然絕不可極者若神物憑之而莫測此非水石之聲也耶鴻濛厖莫之野噫氣鼓之或穆而清或淒而厲八方殊號其變也霅然而陰闢而內陽破出二氣未分若激故若是然動乎九地轟而磕磕颯然而天雨此非風霆之聲也耶會至德之光合生氣之序剛而不怒柔而不懾嘽緩而不肆幽深而不怨不隨不石不激殺不怠感其情深其文明其氣也盛其化也神洋洋乎風風乎非風非霆非水非石此何聲也惡得而為諸客悚而聽俯而怡畢服而是仲子援琴而歌曰高山之巔兮悲子之無儀兮去之千歲其人何栖栖兮沉水之湯兮曾不濡我裳兮去之千歲其人顯且長兮

醫後論

醫家者辨百藥之性味本之神農以察百病之消息本之軒轅氏而湯液則本之伊尹皆古聖人也聖人之世出其知周乎天下之物其道濟乎天下之衆民為飢寒於我而衣食之民為爭奪於我而牢制之民為賓禮鬻於我而制為人民而頒連為杵於我而打摩之可謂至矣然猶有不能遂其仁且壽者陰陽風雨晦冥感其外男女飲食之欲傷其內疾痛生焉聖人憂之於是而

自怡二集　卷三　七

制為醫藥以治之起死於倉卒之頃全生於沉痼之中其事可謂重矣而世之業其術者奈何上工恒鮮而粗工相屬也其智不踰中材之人而欲探聖人之用心是猶以燕使而麥鳥雀之任必不勝矣間有較敵之見則又惟利之視緩急不足賴亦鄙甚矣古之異人不居朝廷多畢隱於醫卜方技今獨不得見之乎借曰無之即今儒者俛而從事焉又安得自處其淺乎必不然矣余以客大末時有采薪之憂以勸衛生家二三君子不以老而棄余文是其謫鄰居明德故儒家其人長者能余舍館殷近僅急即以告不問晨昏寒暑即趨而至余以高

年長者不敢數動之則殺其二子爲故廷玉遇從父而益親其視疾猶其翁也洪武六年夏余卧病邪熱傳於藏理痛貫胃脇表不解中從白利不食者十有三日若醫者咸爲予危之益又交進其說無弗協而措療則廷玉任之日餔藥不怠酬以直輒謝不受古所謂骨而肉之者余德其賜寔有已乎明年別歸金華金華之以醫名者皆余故人也而余耕微山中遇有疾去城甫遠不能即致吾故人殆不若居太末時秋是益念太末多君子千戶張彥比患頭風不愈遣從者迎致廷玉彥即愈廷玉適余山中道舊故則其翁殁矣其兄弟無恙顧益

精甚會余弟之子祥感奇疾變而爲瘵久將爲療衆工治之交攻朝夕遂命其來拜廷玉于庭廷玉胗之灸以艾繼以湯劑俾如方服之逾兩月祥來見已能趨咊餘健撫視之壯一男子也因念廷玉之爲術宜惟太末推之雖吾鄉當在上工也士有志於濟天下者不居富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不得行其道是而在下寸祿末食民之飢寒寧制民之爭奪閑道將摩民之粃粵頒更得一術而工之紓人之急父兄有疾治之而愈子弟悅矣子弟有疾治之而愈父兄悅矣是父兄由吾而益篤於慈愛子弟由吾而益篤於孝敬其利澤豈直起死渤生

治被一人而已哉雖儒者之爲教不是過也而聖人之用心不相遠也吾於廷玉雖欲不軒而輊之獨能忘情乎廷玉素母曰號竹休不求人知也姑用是以寓在寄

泉芝

洪武十有一年七月己卯余遊香溪過故人陳如珪之舊隱覩瑞芝焉朱莖紫榮厥本惟一擢秀惟五如珪得之鄣山之先塋珍而藏之者數歲矣其色猶燁燁也見者異之有詰於客者曰此亦有根乎余曰醴泉無源靈芝無根使其有根則人得而植之奚足尚也又問何爲而生乎余曰古者珪光得則元芝生天道遠吾未之能

必也徵之於人王者仁慈則有是應養有道親耆老則有是應應各以類然非可尼也漢唐以來其見於甘泉之宮函德之殿定禮之門太同壽昌之柱者間乃有之宋祥符之間山林所産州郡所進登于龍圖出賜輔臣今計三萬餘本何其多哉是雖不俟要之皆瑞應也仁化溥而和氣暢兆於庶物蓋有不期而然者矣以今言之如珪不過一書布耳非有名德於世何以致之哉將以爲國家之瑞乎則不産於齋宮殿廷不出於名山奧壤而于如珪之先塋無乃孝感之所致乎大哉孝之道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

朝夕致維匪夫而可以感天地之和動神明之既於是叶氣鍾而嘉生應焉不拔而苗不耘而穀發而此華特為林植所以昭孝感也如琪往時與余東西隣其母高年與余妣令祖妣相好也而如琪長余數歲猶兄弟行朝夕相周旋見其奉母饒養而敦殊非閭閻年少未嘗不慊於心及更兵革之變如琪從兄吉溪之東而余從事四方之役聞相見鄉郎中則先世遷不可見者二人亦不知其老病實當為余言其先塋之有芝甚異未文余嘗而未之信也乃今見之狀使知其不我欺也雖其純孝之行未同足於人之視聽而天益昭有彼徵與

甬中子集　卷三　十

余觀前代所紀諸福靈瑞之物殆不一而詩詠之史書之將以傳信於人而人疑而惑之如歐陽子所云其故何也人情好生而惡死忌災異而喜聞禎祥傳會夸誕以飾亂真不驗其非耳今如琪之事則余與邑人並睹類寧非傳會也攈而傳之無愧辭也恥不敢歸美同家同宗人張寧祥有原芝之文乃作原芝以示其後昆不忘孝思焉

書常九成事

九成常氏集寧陽曲人以郡吏舉寧為康諮司書吏居越郡人嚴恨之為之語曰倒騎驢可上城不可見常九成妻守馬忠奴於府民財物甚迫今上官意只以縣告上官買不問輒捕治盡收其家產並籍其家則日懼禍集殖故吉服至其中空間不之遂將撥部遣吏以九成從九成至嚴省發其肆翦若干餘窮治一無所違聞者無是追成快於心獨當任上官不問者幽疑既去諸但使者於是以九成爲材且私於官人九成聲譽不自得以病乞免未幾官吏又爲九成所欺者亦棄闕帽爲訴情而九成已客在歐康一年其文疑忠毅傷九成之死爲折錢唐世合皆人言其死皆稱畏之則天下不知其冤者多矣乃令書者亦少之君無

甬中子集　文一　十二

以驗其日於地下寧望余言以酒之余約九成形天夫拜及問其家州事類狀之是時天益雪寒氣始肅劉君伯善好義士也乃託物相與歎謂今思數之意不異劉君經爵也與受不忘以如九成第今盡如此於臟何負同令自月斤表盡絕以訪靖勝搏不絕為患屬甚服其九成之康發憲一成百之義而九成以是不為仕途用吏獨有知時學生拜同學業拜日之官以盤時有了職同如是郡不服剛判者也祈其有不為九成者郡九成既用請以學為元知之則所謂天道福善禍淫者又果足徵耶劉君言九成知讀書自奉甚約方患讀氣上攻

厥位而幸河東山川風氣適勁固其宜也因諭左右
事以還思致子姑待之天將定矣

元憲宗諭功臣語

汝高祖赤老溫愷赤暨汝祖搠阿事我成吉思皇帝皆
著勞勣惟我皇祖實褒嘉之汝祖忙可撒兒自其幼時
事我太宗朝夕忠勤間有遺從咸從朕討定斡羅思阿速
別里欽察吾之域濟大川造方舟伐木通道攻城野戰
功多效諸將傳厥賞于大賚諸將則退然無欲厚於己
惟朕言是用修我邦憲治我覺田翦我國家罔不底乂
惟厥忠雖其私親與朕嬪御小有過咎一是無有所私

致朕皇妣匹朕昆弟罔不嘉賴邦之老臣宿將昔蓄罔
不嚴畏保其無勞命為禮罔忍亦治朕皇考受民布昭天
公以下獄慎民是作朕股肱耳目衆無諱言朕賴以安
自時厥後咨咨以何咎之係定宗闊出之子及其臣
民越有他志賴天之靈時則有克薛杰者以告于朕忙
可撒兒肅將天旅以遏亂略石烈門赤台謀是用底
[illegible]亂拘執朕取有罪者俾鞫治之忙可撒兒將朕之公
其刑其當克比于法又俾治也速不里獄亦克比于法
惟爾[illegible]亦自朕用爾父司法不倚兄弟親姻厥底于
寡今更用不忘曰爾亦有死邪莫不有懷志爾父雖死
朕躬不忘亦惟汝闔底終肆朕訓汝爾克明時朕言惟
天惟君繇禍福人惟天惟君是敬是畏省厥躬罔弗克正時
乃之福反是弗思將汝之咎繇用朕言則不墜爾父之
道人亦不惟聞汝矣不用朕言則人將伐汝伺汝闞汝
懋汝父者必曰汝亦與我讎矣汝則殆哉汝於朕志勿
慎擇人為朋有好克順繹之人將敬汝畏汝無聞伺汝
俾汝懋汝者奚汝亦承遵乃家汝祖汝父無替厥祀

此語見元史忙可撒兒傳中言也庸簡其言爾
雅有如此者中統至元諸公未之或逮也因表而
出之加筆削焉

禱雨文

維歲甲辰正月某日浙東行中書省右丞李某以清酌
潔牲禱于大禹之神惟國大事曰祀與戎比我有眾因
敵弗恭在普寧縣誕敷武功深慮稽農以野會庸取天
休命惟神是崇以皇遣祖庵起甫豐中嚴秩禮丕顯爾
軍寧百王雄魏膺上承宸伊于不寧爾國春寄於端
制相干東南引城劫順群醜暴義州日不保實神之賜
洪惟靈護道揚仲威天日清朗風雨順應修修萬目具
瞻指揮何惟不躍何指不披滯海內外日所出入瞻其
於[illegible]罔不震讋肆予將士一乃心力鞠躬將事不越咫

尺春酒既嘉潔粢孔腯是用昭假令典有則神其監之尚承我烟宜我神武祈我明德削平僭亂佑我民物如周如漢如古有國登于至治報祀罔極

敬齋說

余辱交於蔓侯最久方在太末館將莫不以馳馬試劍為能而侯雅好儒者崇問學恂恂習為禮讓足鎮金革屢從征伐平大敵進秩為　國藩屏余間率鄉人數謁其閫侯望見即肅容以入相與集退言論未嘗変其初志何其賢哉侯字敬齋觀於祭酒許君之辭璦君之箴其受教於君子非一貌也固知所養矣古之言敬者以余所聞其大要有二焉自其潜心以居至于出門承事處若大賓夫祭非僻之念弗萌於中怠慢之氣弗設於体此持敬也慎之而無不至踐之而罔不實以天命自度若中宗之寅畏以上帝臨汝若武王之無貳此克敬也純乎天不參以人成乎性不假以力若堯與文王人見其欽欽而不知其安安人見其翼翼而莫測其穆穆此聖敬也昔永嘉李季和嘗與余論此第其目曰聖敬曰居敬曰持敬余以上焉者為聖敬其次莫如克敬又其次為持敬故敬也者該動靜貫內外徹乎上下而有是三者之等余未能一焉唯是不敢日惴惴于心因侯之字附著二君之末簡庶有在仁之管致遠之志將階而進乎古聖賢之學則請自持敬始

書聽香亭集句後

吾里徐原父氏凡古詩之味梅者以為聽香亭集句客有語之者以香惡乎聽而詩悪在乎集也則非其能取非其有能無戾乎杓軒輿復而釋之者謂客之言未離乎迹也梅之有香在鼻不在耳以心言之鼻與耳其發一也古人之詩或唐或宋各會於心則古之與今其發亦一也由是雜言其後其言冥矣而原父更請於婢作子仲子曰吾何以語若哉吾居山中睨紫山之群木霜露既降榮者変衰衰者摧落其觴叔而特妍瑩然而有韵者惟梅而已耳當其山空歲寒積雪滿齋玉樹瑤英參差的皪雲階月地境與世別其羅浮耶姑射耶起而視睇而坐噫氣鼓而芬芳發盡徐而來悠揚而迸溢而不濃微而不冽冉冉藹藹韜之而非無挹之而不可得修焉而襲人酒焉而毛髮俱爽肝膈洞徹吾不知鼻之為耳耳之為目果有聽乎果無聽乎吾不知情之為性性之為真果有待於言乎果無言乎抑莊生所謂身驗者乎神凝者乎不知宇宙之大古之為今今之為古也何避也林逋也彼亦一也此亦一也顧見作者之機會

臕腹皆吾咳唾也吾嘗咀天地之粹飲天地之和採其精而玩其嚌矣陰陽相為消息陰為冬為殺陽為春為生而是梅也得春於冬變殺為生其孰禦與是乎古所謂太極之妙者亦有不能已者乎固無殺無息生而生体寔不累露乎子之亭亦有是哉鼓取集句誦之以究言表之其亦有學乎否也幸以復於梅軒要其亦有合乎否也且道此重為我解頤矣

雲泉釋

天下之物苟有可觀必有可取苟有可取必有可樂余嘗觀于雲泉油然而起圍然而行非細乎山澤之間流

綸乎宇宙之際變化倏忽望之而成色測之而不可為象者此非雲也耶涼涼而來混混而流洄洄汩汩不舍晝夜行乎溝瀆之曲放乎江海之大瀆漠澎湃之而成聲取之而無不得其欲者此非泉也耶之二物者或升而上或趨而下其勢若不同及其徧雨天下流潤四海其用等耳之二物者寔嘗有意於其間哉常行其所可行而止其所可止如斯而已也故幽人處子得而狎之而名卿大夫身兼富貴佐輔國家者無不得而取之也幽人處子得其細名卿大夫得其大易地居之則皆然也余生越之東鄙進不獲為名卿大夫之事退不能謝幽人處子之勤愧於雲泉者也余聞有一物之物有什百千萬億兆之物有一人之人有什百千萬億兆之人蓋以人該乎物而聖人該乎人也人該乎物則物皆我有也物皆我有而不系於聖人猶不能盡物也聖人與我皆物也不物於物者也是故天下之物無不可觀無不可取無不可樂者焉明之為日月震之為雷霆變之為風雨高之為山岳深之為河海微之為昆蟲草木為名器制度紛散在天地之間萬有不齊而吾可以擇而有之衽席之上此無他君子所觀觀其理也君子所取取其理也君子所樂樂其理也然則吾雲泉者其可

取而樂乎其不可取而樂乎余不知也知之者雲泉之人也雲泉之人前侍御史袁公也公入侍天子出肅憲度從容進退之間而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公之於雲泉蓋三而一之者也余嘗曩其為人而識其客陳子尚因為之言如此庶亦雲泉之徒也耶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繫于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為問者景翰參之甚辯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

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為別子為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繼別者為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為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

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見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為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為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宗子有守之之道乎抑自為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猶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為卿大夫遂以適士為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為後乎抑亦弗為後乎苟不為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為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為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孔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

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自為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天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族得民此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所緒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為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汪秀才書

辱勤書問自往歲至今一而再矣然時既久也以不敏服既遠於足下而勤懇之意終始不置則雖不承領於辭有以知足下之為學矣足下立志甚高讀義甚備不以世俗之笑侮所尊為所修笑雖行已以孝弟為本

進脩以古人為法讀書討論義理以洙泗濂洛之書為
主上有韓愈下有歐蘇何求而不獲宜無藉於人也雖
藉於人宜乎當世碩儒淵洽光大直如建瓴之日頃到
中心釋然吾與之切磋問學浸揭其不撓之氣發為其
有為之志肆其有而極其才之所至可比何敢於僕也
僕幼愚戇老更無故學殖荒落未嘗抗顏一日以為人
師備承校官之乏僑居於郡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
矣計其交游之士步武相周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
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以廣鄉
微又遠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為己事相告者豈一鄉

胡仲子集　卷三　十

一邑一郡之人皆憧憧擾擾不暇從事於是哉良以僕
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有所不屑焉臣下相去稍遠曾
不知之一旦過采浮譽以不足見為恨累數百言道其
願見之懷並其所以為學之意足下之志識篤矣僕義
識僕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於古之君子識
亦異於人而有合於古矣僕安所任於左右獨念人人
有儀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精神於聖經賢傳百家
之言甚勞也朝氣之氣弥宇宙而薄光景耿耿易化非
不勃然銳然未嘗朝而消夜安足恃乎故君子貴乎有
所養見聞之知不可以為真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
心其意斷可識矣之況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觀萬世
與天地並立相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見矣僕等指焉
自揣其不可偶而將以無用備通不展以衰病肆焉而
不加省其類學者如此專於文字既非所長且不樂為
也世俗不知者以其時嘗秉筆焉輒慕而來之僕亦
不得已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
主學吾我我安得不以正學相與言之至於可否意稍
未以為必也桐山魯先生僕所畏慕者也非足下之師
先生乎僕以余言為過幸從而質之因鄭生還輒布其
區區以答來意臨書薄遽不既

胡仲子集　卷三　十二

與孔元夫按察書

僕自去年夏獲望風采接言論於公署之側有以見閣
下之用心古君子之用心也僕鄙人耳何足以知君子
竊於易而得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剛而陰柔
陽舒而陰慘其氣相反其在人也似之嘗以是博求天
下之士其人正大剛明者也公平易直者也則其為君
子必矣其人深險柔佞者也回邪技戾者也則其為小
人也必矣陰陽之類也故小人難知而君子易見閣下
在省為端人按部為賢使者其謀猷言旨經緯獻替所
以蔚在帷幄措之中外者僕固不能悉聞之悉見之則

謂之〻知閣下可也今遽以古君子為蜀〻言者豈蜀
相慕悅哉閣下見人不修邊幅捏㬉陟之柄下視諸生
猶徒等夷與人言不存形迹曰是而是耳曰非而非耳
開心見誠譬之青天白日雖庸人豎子皆以為易落明白
則僕之於閣下有不待書問甚見而知其用心者蓋以
此也以閣下之剛明正大公平易直有古君子之風則
凡有懷而不吐有故而不能達者又安得自隱於左右
僕委巷之人也非有高蹈遠引之志以偃蹇傲俗又非
有良田廣宅優游卒歲以自足少嘗從朋學豈不知君
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耶顧性孱弱多病中年屢

更憂患顧領發一癰出膿血數斗卧而呻吟者數月親
友不忍其即死力治之始愈支離視息已近廢人口齦
偏哆齒牙搖落筋脈如中風狀出言蹇澀舉食久乃下
咽如是者十餘年矣比罹兵變竄身山谷憂懼迫於內
濕邪襲於外自腰及脚遂成重膇倉卒弗治則至足疾
幸其不發則周旋進退將武少壯間若無異狀或發而
不制則痛楚廹夕莫識有生之樂如是者又數年矣平
生迂拙百事墮人後今五十有九矣形影相顧子女無
一息慰左右先世敝廬楚蕩不存薄田歲入奉租稅不
暇自治每上先人墳塋則痛心疾首不知涕泣之所從

閣下視僕如此以為於世何如也往歲
朝廷急於求才思聽人言詔文見徵有司敦迫就道及
至金陵入覲
主上是詔令相國李公于中書一省之屬見之如知僕
誠癃疾人也留省署兩月察其學於才益又知其迂濶
不及事者也遂以學校之職授之特不欲以僞見棄耳
承乏既久虛糜廩食無補名教時取故讀書之日膠硯
粗未能終卷即已遺忘將欲次一二文字擬諸作者而
酬答累之亦莫就餘學業蕩然至此為甚今年士人家
見録至公文仕宦及司良人才殘病老病者容其乞身

不覺喜形于色及聞閣下將翔再旌東浙則又益喜癡
其陳列自明有投棄之日矣今乃有非所料者一旦欲
以不肖之名舉而進之夫亦過聽人言不探其實獨褒
病有大不可者乎此雖得之傳聞焉有一爲則僕之身
與家俱廢矣恐累閣下知人之明且令賢才望此沆
惋惆儻之士一切出其所長叱嗽功名豈少如僕者乎
幸察其情〻之心有非陰縱狙詐如世所謂小人者則
亦可家之甚也韓子云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豈欺閣
閣下者哉天地鬼神實監臨之閣下為時求才宜亦為
時保養人才可也夫壯而學而行老而休者士之常也

況加之以衰病何惜而不曲全之也人豈不自知以鄙
仲華之才自揆不逮鄙之學耳是也何人敢有過望才
薄而用大力小而任重古人所戒之況有大不可者存
焉

胡仲子集卷第四

門人同郡劉剛編

歷代易覽序

歷代易覽二卷馬公本初既纂以成書持從余請之始
周訖宋上下千數百年土宇之離合帝王之問華人物
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善可法惡可戒不待紬金匱石室
之藏而具見大較如指諸掌過為之叙曰史之為書自
左氏內傳司馬遷史記之後而編年紀傳之體常並行
於天下雖有作者不能易也二體之外或綜括以成一
家之言則唐志之所謂雜史也其事辭不備其義例不
分君子取其便文以嘉惠承學而已昔溫國司馬公既

修資治通鑑患夫載籍浩博未易盡閱通約之為舉要
曆又約之為歷年圖又於其中為稽古錄其言曰歷年
多而學其大要用力少而見其全功今本初是編猶
溫國之意也況內諸書今列行民閒者至通鑑耳其它
蓋不多見維表摭之節要使傳習之本末亦僅有存者
余每惜之言布之士處乎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而力不
足以致天下之書身都富貴者力足致之而或不暇稗
其歲月之勞一旦得公之書豈不深可嘉哉古之學者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徒守卓約之說而
不復攷求諸史以廣其見聞之益吾恐非廣大精微之

學也堂者生之意故敘書其端以告承學之士本初以
集士起家師事信安戴君迴先生君迴窺於春秋其傳
蓋有所自云

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為
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制
氏為博采官録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
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
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宜不難哉若聲詩者
古之樂章也雅鄭淫正存乎其辭繹其辭而意可見非

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風俗之歌謠詩人
之諷咏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而用之郊廟朝廷
被之鄉人邦國者特世俗之樂耳獨何歟夫詩之為用
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
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
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凝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
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流
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究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
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

体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
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
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為閨
門外之為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
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
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
吹鐃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拉之淫靡皆為近古其降
也為魏〻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〻之東其
辭麗至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
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

而不振雖人殊其才家尚其學追琢彫繪曾不能希列國
之風而況於反乎雅頌之正為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
則非有祖宗之事足啟後成功之實與朝燕享君
臣之間則非有齊莊和悅之實以發先王之德意辭下
之情性發里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辭涼伊之聲莫不
能止以為中用朝廷之用偏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
風俗之關夫民不樂於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
從古者厭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考於此見其風氣
之下〻皆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
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

志者則時之所同豈不猶史之事哉設令而論之以爲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爻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爾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奧於是有閏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科隸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爲教也後之於今而不可得方

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質不道其變以至粟稅積冪則無衰分少廣以御之高深廣遠則無重差句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率一算一術一程一度錢錢而束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匪聖人孰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達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猶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有言之者多多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足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之說哉故吾於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收之世所見者約而甚嚴可以均多寡比輕重校高卑準遐近或盈或朒或正或負紀一衍萬極乎兆京正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使之於人非使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廢興則是書豈不幾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者微後雖有人敢尚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

學則大矣

風水問答序

烏傷朱君彥修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嘗書經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究厥有司不合遂而業醫精章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皆諸古也遂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覽讀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體成在上其文著矣地體成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爲而

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〻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宮室以處當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足其私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弁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設委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椽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列周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　秦以昭穆　以族葬借

法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攷卜之議梅菴朱子以忠實禍夫以一世[illegible]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鄉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龜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討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著之日必能是正且說傳信於人而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寧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卯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依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趙氏合族詩序

天下之生皆同胞也而吾觀之一邑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為一鄉之間為秦越者不知其幾為甚則一室之人猶秦越也噫然畏之何其相去遠乎哉噫者不幸生今之時民不見德其少恩固宜則求諸古而觀之賈誼稱庶人父子之間借耰　帝遷有德色誶語以相責

則當時之為萬石君者蓋少而如誼所言者實自為秦越也吾猶以為漢承秦敝其少恩去禮義固宜則又益求諸古而觀之有周之世可謂美矣而葛藟之詩有終遠兄弟之歎杕杜之詩有獨行踽〻之慼其宗族兄弟既不足恃欲得他人而親之又終莫之顧而比焉以文武成康泰和之風速衰至於如此則所為秉彝好德者其心安在哉天理微而已私錮之耳吾宜以是誣斯世之民乎金華吾里也比歲與吾從事於外　而歸省先墓見其故人長老朋友聞未嘗不雍〻然過叔友家數相勞問見其長皆少者益怡怡也先生曰今趙氏

合族以居矣長曰伯明次曰叔友又次爲叔誠其先人
棄諸孤之日皆幼也家徒室指無埋寸足給又歲歉苦
兵革人思避難故其兄弟散而居之遠今二十年叔友
既買地合葬其先世之未積其所有卜居豐溪之南復
迎其兄命其弟同室廬以處合爨以食有無相通而
歡戚無間也既分名教昌有榮焉余聞而嘉之今天下
之人心習於故常風靡波蕩非有先王九兩之法以聯
屬之必大護大防入於禁網不得已而後有司舉刑罰
以繩削之焉不至是孰嘗之哉故富人之家不待壯而
出分貧者至老而無所歸　不如詩習里不見讓以
胡仲子集　卷四　八
是爲同財耳則今叔友之　也孰使之然則知其兄
弟之間將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秉彝好德之良心
乎人推是心天下爲公大道之行不在於古而在於今
矣吾猶得而見之乎今以孝義聞天下稱浦陽鄭氏其
後永康眉山三兄弟聞而興起焉鄉人歌誦之說蔑如
也伯明其尚以鄭氏爲法以斷人者爲戒則先生之言
傳信於將來余故取而書之以爲趙氏合族詩敘

吳氏家慶集序

家難而天下易傷者有是言也不難其大而難其小其
故何也人生不能無群群而居者莫親於父子次則夫
婦也昆弟也等而至於長幼朋友人間倫矣君師者治
之所德以儀之不協者有政焉政不協者有刑焉大公
之道也舉吾大公之道雖誅之可也有家者安得以是
而齊之十義之列自君臣以降有一不致焉將斷之以
道教之以正勝之以恩制之以禮且猶懼其相夷也相扇
也無倣傚也非有政刑之可加一道積至誠以感動之
自引其可也家國之相去豈遠哉而人情事變之難處
恒在乎骨肉之間能萃一家之衆篤爲孝友之行無有
閒言者吾見亦罕矣程侯自趙來西爲余誦其鄉人吳
氏之美其言曰吳氏自唐文翁先生家于越之山陰後
胡仲子集　卷四　七
又遷于諸暨之孝義里世數既遠至于後昆則有篤雨
翁爲翁隱居不仕勇於爲義赒人之急如弗足人以長
者稱之其子曰庸曰良皆以才克肖有事服勤于外趨
而反命則率其諸孫鎧等晨夕問安否而翁養以禮節
雅容表率行之男女百餘人尊不怠二穀謹曰吾翁之
教也翁年八十有七其五世孫蕭如生賀客趨坐翁坐
堂上婦抱肅見客顧瞻諮嗟咸起爲壽其事可繪而傳
也州大夫聞翁之風者樂仆境上必以禮就見
國家有造之初藥以風衣著州事有故不足其門則致
書嘗意若將邀然是時翁猶無恙今不復可見唯是四

方之上所以尊高年美善行者其辭固存傳示子孫固是益光其宗未為無所繫頫畀一言以叙之嗟夫人常以家為難治余觀浦陽鄭氏及今吴氏不遠千里之遙並以孝友著于二邑之鄙何其盛也余雖不獲造翁之閭登翁之堂如鄭氏相與之親且久而桂庭之言諸作者之辭可徵也猶念翁一布衣男子耳教行於家能為古人之所難者如此彼身荷爵禄沢藏其耳目以視聽處勢負勢又有閑之政刑在而化若易矣然未聞廣教於古者何哉桂庭儒者也方推其孝友之政以教于吾郡必知余言非屬天下亦因孝以勸忠焉

三老圖序

浦陽鄭氏由宋著孝友東南表今同居者十有一世余所見者五世為幼而同游老而相視無恙最久者惟伯陽兄弟伯陽兄弟二十餘而同母者三人而今年伯陽七十有一其弟仲德六十有七仲舒亦六十餘既壽且康人以為榮而林君子山繪之為三老圖仲舒以書道余曰古所謂老者將憲以乞言也吾兄弟素敦朴於言語無所取長而威儀動作亦未必可法也曷取而圖諸吾懼無以紹前美而垂後昆將益修敎愛以堅纖鄙則祈賴耳幸有以激其衷懦余辱命作而言曰天之所畀

智不能違天所不畀力不能取子何惟乎真元之氣人鍾其粹者鮮矣粹而際其會之鮮也今其會者鮮矣會而保其全又鮮也而况於家乃歷後益又鮮矣蓋古之君子言人之善不徒美之必叙之以多福為役其詩曰宜兄君子未稱才而其稱人之福不徒祝之必介之以壽考為役其詩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斯亦至矣而猶以為未盡其期望之心而於是而曰君子有孝子也於是而曰永錫祚胤也言之不足而又言之求其人果能有之于益亦難矣自成周已然非天固嗇於人氣之所鍾亦齊也漢前無庸辭之叙之為人仰之若龍鳳可謂

師其粹際其會矣而壽考其何如哉徐伯玠李仲黃人稱之為四皓何謂際其會保其全矣且作胤之詩如故蓋未聞也然則伯陽之得於天者全當天下政物之初伯陽偕處礦場一從一此觀當利之有棄開之心仲舒遠仕於上遭世傾覆殊鄉異井無期功之親誼處白首復有今日之集乎兄兄弟弟怡怡愉愉不待爵祿而多福叙之矣不事服食而壽考介之矣而又甘旨之奉不違於時則有孝子矣孫曾之衆歡其未艾則多祚胤矣凡詩之所言固備美矣自夫人處之逍遙山阿優游畢世何適而不可哉而仲舒侍其二兄欲手稱諸

生也君子知鄭氏之世德於斯在矣繼自今益篤不忘國家崇養老之義焉也乞言也必將有以取之余且望闈而趨采僕華之芝勵鮮濟之酒今群從收得人之辭咏而歌之以為三老人壽是亦異姓兄弟也試以諗諸于山鄭與故事猶存圖中客有此客否

金鳴集序

物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為之也豈易也哉述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於天地變之為鬼神與凡

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永歌之敷暢之不贊辭而及乎形容之妙化與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詩於金華旦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已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俊可以備史氏之澂勸其辭則宋之所欲模擬而莫之工者縱衡放發而曲折當如此果何自而得之方其未入版籍不幸為借竊者躬之穫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萬金閭季迪日峙之處曾不逸而橋乃辛其情獨何知乎山之崖水之濱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章伸膚鳴鶴呦呦又其得意之自以為天下之樂殊不足以易其樂而此其所得為何如哉今聞鐘鼓鏗而立醫石殺然而立下然殺哀而立廣竹鼓聽而立會鑿鼓之韻讙而立動若缶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大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有正始之音將從而比其北乎何為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乎迪不求於人而余知之者聲殺之歌不必出於己也而曾子聞之如出之頌不必豈辭也而後世稱之則季迪之集亦余之集也嗟夫嘖嘖往來

湖湘之思孰得而言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乎季迪田是未之其於道也幾幾矣

屠先生詩集序

屠先生彥德越之諸暨人也先生少事史開習為吏黃文獻公開州事見而才之拉令執學遂折節謝其故業專覃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久之學乃大進監書博士柯敬仲自京師歸過越吳中樂吳中諸生師事之吳為東南都會而敬仲致意名遂賓客至皆非中朝晉紳人則四方之奇士偉傑相長見國家之致賓前代之儀注成然有制當是時天下也如先生者非一盖黃公當朝

公卿大夫皆敬譽者往〻是也元有司自至元承平之後人尚孫文而器能多不足於用先生經術者所負甚厭而寬怡畫天下事出入古今成敗利害暸乎若燭照而校討近在日中貴人與之游者覺其言莫不厭於心然訖不引手援之以為國家用從偃不偶僅以春秋試有司取一教官反出白首少年下則其平生之情鬱悒怫悱憂思忼慨觸於物者宜有以為其詩而發之余始識先生於吳中先生長余数歲及再見于婺俱且老矣間相與言詩先生雖不自多乃曰子於詩可謂力挺虎射命中笑余聞之惡甚先生其訹我耶先生既沒余與

其二子亦久不見前年伯勤自越來言先生之詩已彙次成帙徵為之叙今仲敬又來邀徵余言旋死者為浮辭之古詩變而為選〻變而為律雖有作者恒窘於趣偶所拘之間悉不足馳騁以極乎人情物理之妙觀於先生舂容密栗得之自然時涉恢奇不失乎當然雖古人之所未言而達吾意之所欲言乃知先生昔者巧力之背於今見之矣夫詩者所以言乎其志也先生之志不伸於當代宜遂泯而不白於後世乎是用題其二子姑慎藏之天下當有采而傳之者矣

送徐文昭序

古之言吏者以治得民何治也正己之謂也不正乎己不可以正人矣不正乎人不可以得民矣故吏名之失行秦漢始賈誼深疵之今其從事刀筆以簿書期會為務不如此體也秦漢之制吏必試書法諷書不及九千字者不得為吏上書字不正者輒舉劾其失以秦人之趣簡便而不為如此是刀筆吏亦未嘗不學也況於古乎故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臨安之士徐文昭嘗從其鄉先生習舉子矣業成起家為吏〻大夫稱歲不待書稅執政者授而用之授廣信鎔烏傷由顏孝子得名百邑也文昭簡謹而知學良吏也付稽簿領之外

將有以得吾民乎舍正己才可也故爲人嘉其行而論為之序

送胡正辭叙

延祐初詔天下郡縣選用諸生為吏諸生多學官弟子習俎豆修詩書之業一旦起家持簿書筐篋與刀筆吏伍或不屑也即其願為者豈吾諸生哉即吾諸生為之猶不願也余嘗以是相天下士矣士有胡正辭者受詩於安陽錦先生學既通舉進士不利念其親則皆高年冀得祿以養自起來吾婺居歲餘去補吏台郡歲行李有日薦紳交游之士咸詩以餞之余同宗人也適曰工

辭是行也人將以為榮非吾安知子所不願哉子舉進士時吾見子已薪服矣今反用伍刀筆吏乎於子之親老矣不可以不仕然國家選用儒者非以簿書期會迎合上官為諸生能也又非以刑法食貨賦稅民為諸生習也郡縣久苦刀筆吏苛斂而諸生起學官良謹有循行且修詩書之業明先王之道可致太平之治子為吏幸無以刑法食貨簿書期會佐良二千石則吾宋人所望也。

黃巖戴氏合族詩叙

黃巖戴志道積貲為靈山大家分給諸子且二十年會有變志道父子避亂山中人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平始歸如故於是其子曰祐曰祗曰禧曰禮曰礼五人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骨肉幸脫虎狼之口而田廬貲賄幸不為強有力者之資追念山中日夜悲望恐無復平生歡則今何忍遺自携貳而不共此有乎乃合族數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髮不白精力不衰率其子姪習為孝友事朝夕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於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觀之乃為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者以類而聚火之為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為物也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火下澤其性不同故其卦為睽水在地上其勢必合故其卦為比物皆然鳥魚與鼈之生也其翔而集者必其群而後止其躍而潛者必其隊而後趨其或觸搏噬嚙而去者蓋必有異焉者至至於人亦然人之相與處者天秩也非偶此也國之君臣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為最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恒倒足危懼即有倉卒扶老携幼流離顛踣於道窘甚艱窮去不暇顧男女翦為俘囚殺戮相食吾恐生人之類且靡爛澌盡也於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青天皎日而人類不至靡爛澌盡者蓋有以也夫猰貐天

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為其所殘善人君子天寔相之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之亂而卒保有家族數世不替討其人在當時智不加於楊素勇不倖於賀若弼富不賢於為道積貲不富於衆鑄其所精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篤於孝敬友愛而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析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鬪進之始也登登之築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泊泊之流濬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擇歷心哉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異時寵遇所加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矣

刻此首

金鳴集序

物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
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
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為之也豈易也
哉足之於身達之於物大之於天地變之為鬼神與凡
古今政治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足其載者取而永歌
之咨嗟之以贊歎詠而極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
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也鄒禹李迪
少有俊才如余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
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金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已古

胡仲子集　卷四　十八

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備史氏之懲勸其辭則余
所欲模擬而莫之工者鏗鏘捷發而曲折宵如也果何
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為僭竊者據之擾其
利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為升斗之祿以自活寓金閶
李迪日與之處曾不逸而獨乃專其儔類倡和乎山之
崖水之湄取世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情鳴聲
咿咿及其得意之自以為天下之樂舉不足以易其樂
焉凡其所得為何如哉吾聞鍾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
立辨絲聲哀而立廉竹聲濫而立會鼙鼓之聲讙而立
動若金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
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
何為一旦而足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未知於
人者不得乎天李迪不求於余而余知之者為聲之歌
不必出於已也而曾子歌之商頌不必費辭也而
後稱之則李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憧憧往來朋從爾
思孰能為余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乎李迪由是求之其
於道也幾幾矣

鄭氏義門詩序

國朝旌表孝義著為甲令以風天下海內婺之浦江於是
列上鄭氏之行義中書報下如故事賢大夫士莫不聞

胡仲子集　卷四　十九

而異之鄭氏之以義稱者益達于天下矣予獨以予之
知鄭氏將詳於天下之人也幼從先生受學舍其家見
其二老人頗鄉嚴重愷樂動達倜儻不為邊幅然怡
怡如也皆有長者之風其下子弟數十人恂恂如也朝
夕出告入面隨才能授以事學至坐堂上左右執庖膳
揖讓拜降不敢離尺寸乎處其尊幼親疏閒既久乃之
所慮目之所察無可言也是時雖服而詞金環者乞數
世矣上承朝廷旌異且二十年家日以大族日以蕃至
今其義行益著男女冠婚嫁有其期死生葬祭有其
禮樹念以忠相接以之德如為義門以處凡號未之

爲從秉林從以及鄉鄰之人其事皆可紀乃會上有編
後之令僂羣又加爲予設諸生也東鄉而望將為二老
人壽而是鄉已不可作頃鄉高年耆德固無恙而予獨
不得與其子弟相周旋從事惟所以道上德而昔風美
者莫如詩歌賢大夫士既倡爲之乃可磨諸生之義微
諸隋唐以來孝友之家如張公藝宋與王丕李自倫之
流應錄三代之民設世威義之所以彰善癉惡樹之風
報者至矣狀郡邑齊民猶以財力相長豈不遠矣予故
論次其所知者以明國家之恩大夫士之言於茲爲楊
其亦風示之意云爾乃歌曰

嬋嫣鄭氏族夫以蕃既蕃且同義問弥敦思印祖父自
彤載德有田連連有廬冀冀以播以祀以修以藏以昭
孫子百度孔張世濟厥美人克荷負壽考在堂孔侯如雨
肅雝孝友莫匪爾親厥初有生不異爾身服以世除思
則同歸母傷樹別永憶依維乾餱之役由小失大不見
是圖敦事明叙推我同姓逮我姓甥曰居曰藏有所有
屋流風四征被于鄉閭歲既存兒我寧弗輸涌陽之江
其人淵淵高門有習旌命有煒小子作歌告應于曾禾
言保之祖武是繩

胡仲子集卷第五

門人同郡劉剛編

心學圖說序

心學有圖圖有說金華鄭彥淵之所着也彥淵之學務
得於己不求合於人設其言與先儒或異不敢於
人之是非余始見之而駭再而疑之久而不能已猶未
釋然乃詰諸彥淵氏上下反覆其說然後知其微意蓋
有在矣人同宇以生孰無是心哉中虛而神明寓乎五
官統乎性情經綸乎萬事其爲心豈有異哉可以參天
地贊化育而不係不囿於形迹於欲而撓於物風波之
民歟何叢之民歟何其相去遠也其其之中獨見曉者

何其少也幸而有之則又蔽中失正患外物之感求照
無物之地以有生之氣有于之狀皆幻也以有為之法
有言之教皆贅也而亦終不能去之於自私耳故曰氣
合於神神合於無吾心齋也無念無住一起頓悟吾明
心也見性也而於理未能全盡於物未能無外也人與
天地同出一本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彼惡知之哉
才調倚傍山林而然有高尚之趣嘗危坐一室適暑不
寐吾理其去各判塲而為斯人之語也恒若秦皇幽形
後悟高直上求叢皇心地而以稱坤儒皆數是非定可
吾於大公至正之域此其志豈苟哉鄭子曰心為太極

陸子曰宇宙內事即吾分事吾分事即宇宙內事其亦有得於此乎張子曰見聞之知非德性所知其所得者亦有出於見聞之外矣是自得也為自得之德方而議可也猶以所言可也不必同也不必不同也道一而已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行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以至觀不至易矣以不至觀至則難也若余者固奉壹氏也自離經辨志以至壯老曾不學即物以窮理則未之實也集義以養氣則未之充也而況元元本本有未易言者欲求之孰從而求之欲舍而去之孰從而定求之且誠心未忘也輟食經傳間以至於

胡仲子集　卷五　二

衰且老猶勉如也因如也觀於彥淵氏之圖說若得不勝且疑乎彥淵氏其將鐵硬我乎將啟我以天地之鑒萬物之鏡乎雖然天下之同余病者多矣天下之榮方有不在蘭室者人共傳焉而終不識之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余敢取而書之以冠篇端

華川集序

吾鄉以學術稱者在元中則金公吉甫胡公汲仲為之倡及仲之後則許公益之柳公道傳黃公晉卿吳公上傳胡公古愚卓立並起而啟公子長陳公君采王公叔善之學術和附於下當南北混一方地數萬里人物非可德計而言文獻之緒者以無為稱首則是數君子實未嘗為建至正以從黃公稍秉筆中朝於是論謝始盡而得吾子充紹其緒於是子充黃公里中子也嘗負其所有涉浙江游吳中者久之又自吳騎驢游黃河而北達于燕趙呂華散之下久之乃無所遇合偶收布衣耳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傳誦其是則其得人者亦深矣余同為公弟月上質其所業公才以為不可教則之既學遂見子充英妙之氣多多文字間未嘗不驚且愧意貌欲追及之其後每見則必出其文以示予而亦每不同雖營俯仰如雞

胡仲子集　卷五　三

虎踞王闕旋虛陛之上馳騁縱橫如風雲變鳥構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黃公如出一律雖乎並驅而天馳逸驚也余亟請之不暇古之君子所無關焉非有待乎其外也待乎外而聞焉者則君子之不貴者多矣君子之學將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之立言者猶其措諸事業也自吾識子充垂三十年搢紳學者不必才且賢而多就功名以取富貴不旋踵而灑散白骼委地鄉為烏有者其人往往而子充幸而相見間無恙也以其所得者許人且敢諸先的果能使乎今子充年壯未艾才氣足以有為天苟使之遇合而措諸行事則

不敢知由其所得蓋推而達之古吾見其無不至矣
漢仲有言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之千
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
必待此而後知其道爲此則予慮之文不可不傳也以
余度其師友之間知之深不自知其言之道捨之於道
學術之在吾鄉猶其在天下也吾何嫌而不樂爲天下
道哉

送趙子將赴北序

武城余公逢心將建好士維自審所當而所至延訪儒
者退然如布衣居制東二年移病乞去余始以諸生進

謁既而公歸淮南丁太夫人之喪中原構亂江南當其
衝遂起公衰絰中守鎮安慶天下如公者計不多得不
以廟堂之地處之而置在疆埸恐一旦倉卒非國之利
去年公之客趙子將來言公無恙惟須髮泛白較加瘠
耳聽其言論自分與城存亡決矣子將從公游最久在
武昌時嘗教其子濤從公至京師公爲書薦之吏官諸
故人自京師至儀真又屬其故人善遇之其來是也且
曰制東有胡翰者子往見之於學當有得也故子將以
公之言爲信而不忘余於閩在安知余之非才哉無閩
有石燕人不貴而宋人貴之襲以爲玉故也使知其非
玉則棄而去之進於燕人矣趙公宮之珍庫以蓄蘇趙
人發而識之質劣不能逃其堅波性無損馥故也使若
楚之多留餘則安用是哉今見公之日少不慮公之
於予有甚於平生知己者想藏石與趙之尚楚不足爲
世重歟設所取於余公之好士則天下之士知之子將
在其門非若今之非才也年少氣銳可以有爲於世進
之以學可以自見古人何乃徒然其黜齊梁之中契
契齊走道路而不假則人不知也予將家而之豐城有
老親在焉日夜念之告於余曰吾韓將南而今反北其
踰矣余甚怪之則曰是氣未靖　江東可　京師

進余　帝以直道譴　柄臣於盛錢方物之
時昭才則之禍而不肆今起而用之吾往依焉嗟乎子
將余無以增益子矣何以稱予哉今天下之患四肢不
奉者多矣帝詢追無高聽心可恃也子往而見余公之
反益以東南之事告之如余公者宜少在外哉此非
予言天下之言也

送陳仲經赴京師序

括蒼陳仲經將爲京師之行其姻友韓進之爲之請贈
言余問仲經何如人也曰醫者也予知其醫乎曰吾昔
河東張中華嘗稱其術本東垣李氏又善鍼法則其人

而壽盟也余於鍼灸未暇論嘗閱李氏之學推人之
病根於中氣不足其治本以脾胃為主其用譴於內外
有餘不足之際窮其補瀉升沉之理隨證加損而為之
方其意較可見矣故世多尚之嘗有中風不仁者祭視
之投以人參數斤而愈有病者蠱者祭視之旣白木嘗
歸佐以它劑投之以木香傷中氣人所用者輒去之病
者服之三月不愈又以蠱者之證為不足從其劑亦不
愈毋氏始病熱不汗頭若霧皆痛甚七日而亂適祭視
之氣曰此傷寒也或曰非也病且革祭診而視
余　師之醫十倍而甚於此

目知子集　卷五　六

李　之患世人以元氣不足為
反為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知為明之學者祭
邪精爲為元氣不足視之間有中者則其術神矣不幸
往往而死寧不為之寒心乎苟是者蓋有由矣昔明之
之言曰氣外傷有餘之證必見於右手左主表故人迎
脈緩而大倍於氣口或再倍或三倍內傷不足之證必
見於右手主裏故氣口脈大倍於人迎傷寒者在心陰
則再倍大陰則三倍豈不明甚矣乎後之學者淺其
意之所當而不得其所不言且於脈固有不能盡明者
矣為不能明何以語其說也唐許胤宗不欲著書以為

一 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由今視之胤宗
之言豈不信乎世皆知鍼石打人一擊見病之應捷於
飛矢以故不敢輕用就令用藥皆以針石視之豈不屢
發乎余未識仲經而觀以是吾者重進之之請也吾之
以余所見者與其慎之也仲經謀嘗於脈而又慎之用
吾學李氏者至於兵君在翰林雖善推殺士仲經往矣
吾見戶外之屨滿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夫
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　勞獲

胡仲子集　卷五　七

琉球五年秋琉球奉表從載入貢道里
所經余復見于太末辭其行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
足矣縱横折衝之間一言學之足為中國重一字失之
亦未嘗不為患秋維笑東南海中諸夷國遠而險者惟
日本近而險者則琉球耳由古以來嘗負固桀驁以為
中國不足制之元入中國所統土宇與漢唐相出入至
不中嘗命將出師制寧粉於討日本未及其國而海舟
多漂覆才制其從之議取他琉球用閩人吳誌十之言才
出師而臣使生喻其國遂泉南者與從之志才維是而
罪豈二國果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

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行國中不煩刃斧錄而二國歷數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首拜舞闕下此非人力蓋天威也文敏以加彰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聳因其喪亡而懷柔之介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辯傳介子之勇冀脩其任而歎慷慨許國曾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其故而敘賜焉其公是之公存聞中常取僕大尉家法書以遺歡欲其不安為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饒於貲贄恒以此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動於利者使歡不動於利　奉天威命

安往而不濟為動於利則雖奇丈夫猶伊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　國家委重非特使事並行之以此矣

送祝生歸廣信序

余觀秦漢以來學術之盛未有加於宋諸儒者方乾道淳熙間朱子紹明道學之統于東南時則有若廣漢張氏東萊呂氏相與左右而扶持之其它豪傑之士如永嘉薛氏戴氏東陽陳氏唐氏亦皆角立自以其所長纍於一世之間而江西陸子靜氏則又其卓然者也自鵝湖會集而議論往來是非紛然至不能契而今之則各尊所聞行所知以從旋之君子二子既沒國家混一南北表章聖賢之學教人取士非朱氏不著為令於是天下靡然向風猶已昔之所謂豪傑明已廢斯盡絕其說之存者亦無幾矣獨為陸氏之學者今江東西間往往不乏其人世乘徽含之而於千伊使之不傳者何也竊徵諸其書不謀其道以是觀其人則亦後賢州錄事節遊初先生曾為余言其時之視前遠之學出自陸氏且甚高其行今十有五年矣至正丁亥余居先人之喪有友偕客來見者余衰絰釋杖而出望見冠服甚不肅即而與之語則樸乎儒者問其家世則曾表先生之從子元暉也問先生則即世矣因述其行己之槩

先生遇事不頓利害與人謀必忠誠所樂以講學為己任指授有師法尤篤意其列人危素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日道之以為興吾教者必斯人也噫使先生為在則僕承下風而趨向所甘心焉而今不及見之元暉之所得者又特其地理之說為詳殆其受辭耳地理家者余尚禍福以惑人徼取重賂而元暉避利不為趨見不可不為誠斷濡世澤猶不失為儒家子余間與之周旋登麓而望指某水某丘數右可徵者窮其故不余告也於其歸省乃築交友賦詩贈之敢致一言曰子之不我告者其術秘耳顧聞子從父所紹於陸氏曰可乎余

嘗識危君於京師危君不有言其學之所自乎言之史
閩安仁李仲公子之先友也余觀其文章不在予從父
下矣予幸歸而拜之以余言賢者先生有若朱子之徒
者其言如此且翹翹肸望之先生其謂何哉予它日其
有以語我來

送張傑夫赴廣陵序

張君傑夫以己亥之秋用知信安郡事踰二年辛丑余
始獲與之游又二年而君以秩滿調廣陵其子之鼎祝
彥明氏來告曰行者必以贈禮也贈以言者義也宗君
之望於先生久矣今君之東焉有行色先生盍亦圖諸

胡仲子集　卷五　一

余聞之嚴脫盖學有祠曰文昌祀七曲之神楊姓宋氏
榜其初與君同所自出每春秋君必潔牲誥告祠下每
祭必戒治與諸生極歡而罷且俾紀諸壁美之余既久
託以遠僻不果答君之既後予否饋遺之如弁髦表不
色勉從禮以奉行者夫人之相與不以迹合為難其好
我也則望以引行之示其出祖也則致夫戀惜之私歟
不色勉而繼之以義今天下構兵數歲矣廣陵在東南
為大都會昔之豪華鉅麗皆君所見者一旦鴻與遠矣
直視平野設險以相保孑遺之民望治甚於飢渴苟能
罷築食力飲撥之卽撫瘡者歡之猶父母神明也果何
憚而不至林之畏天命而悲人窮此其時也君邑家上
黨往從其任幸爲我謝諸牧守高蓋之車緹油之屏朝廷
所以崇有德者二千石與列卿實共贊之今方修漢故
事頼勉旃毋自處黄霸下也

送葉通判詩序

方山葉君來佐郡事其居距學宮肇章楩梓之陰相接
磬鼓之音相聞也君且日出署公燈是即從容與諸生
談義夜時往來觴酒豆肉相勞問無宿不歡肰相得
也於是四年矣書考且去諸生來告曰君之勤於政在
於民者詳矣日不可量也寧承　予之光在詩有之

胡仲子集　卷五　十二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藐則從之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君則教我矣今君之驪駒在門矣一言以道揚厲
美夫乃不可乎然先儒推明王之言肰甘棠周人所以
美召公也崧高周人所以明申伯也託物色嬌嫩而可
擬於政者古之義也君家方山海上負標于衢知其山
川風土之勝以攝其登高望遠之情不亦宜乎請以是
賦之既而成章屬余敘之今也君東西南北之人也幸
而果爲仕詩書法律以相從事以爲其志沾沾自足試
是用求矣往歲東南之民弄兵海上聞其鄉有孝義者
合衆得千百人猶爲國先驅出死力討之事亟集而時

師執狐疑之心不决卒蹇虎自遺亡者至今托脆此其人為如何耶吾恐生不足以知君也君行勉之毋久處囊中不脫穎而出也

送許祭酒還京師序

元年冬　詔宗國子學大選儒臣以興教事於是許先生存仁以達用之才名宗之學簡任
聖廷由博士起拜祭酒先生既蒞職致請于　朝俾歸省先塋之在金華者逾十有二月丙午謁拜塋下拔事戒行內自京師外及鄉人君子莫不喜聞快睹而係頌之以為閭里之榮也邦家之光也斯文之幸也翰雖

病　竊猶不能已其區區焉自昔聖王之興順天應人以有大造於海內士無貴賤無小大無遠近咸有帝臣之類故知者效其謀勇者陳其力術者技者輸竭其能蠭興角立一切馳騁以就功名其間克任道德之重膺師友之選者計自漢唐以來幾何人也漢高帝以馬上取天下若無事吾儒者唐太宗雖從事吾儒求其經綸天人之學培植國家之本若房魏諸臣豈皆庶幾廣閎之風乎
皇帝監觀古今當四方用武之日即以教國胄子為先務先生在　皇宮歷年既久啟迪弘多至于今茲遂長成均優游之日將達之為人皆知先生之才之學足以致之而無愧也翰於先生之歸寧闕之日忝在諸生承
輝　朔問之間自視無它長惟一誠對越耳厥後知帝王經綸天人之故培植國家之本有出於知力方術之外者又知先生所以膺師友之選任道德之重非人所及知也此易所謂尊酒簋二用缶者歟昔嘗受之先師而存仁獨能紹而行之循是以往苟無替焉則閭里之榮邦家之光斯文之幸也余將它日以為先生賀

送周善長歸省括蒼序

余交善長父子間今十餘年矣至正乙未之夏宣城貢

公　以侍從之臣除閩海廉訪使者道經婺之蘭溪天盛寇人多患賊遂從溪上民家居之善長侍其嚴君濟川先生走數百里自松陽山中來見公歡甚敘故舊之好形之詠言復手書乾齋集中諸詩遺之以歸濟川亦數偕行示余且從會焉余於公無能為役其見察於吾仲文人不知之濟川知之也因識公之末簡後四年余脫亂山中見濟川于松陽又六年見其子善長于嚴州狀而足聲還若不相識者而善長固識之不忘今年余卧病太末善長以公事至郡數枉余舍言論移日以小卷三植物請予書之君子於松取其貞於竹取其直

秋梅取其潔莫不有可觀者方天地閉塞風霜之氣肅
秋草木能不易其操者寡矣并而至於人亦取不幸而
罹世草昧衣冠塗炭能不變其志者未嘗無其人亦豈
多得哉始余與濟川相見時海内雖多故民猶晏晏也
往來江湖之上過從寂寞之濱嘗歡取自得因念在鐵
唐夜與貢公共談以吳梨命余叙之意謂歷焉以取
名鄉耳公之心余知之濟川知之也濟川嘗為文學掾
猶粗守名檢退休山林高年無恙今又有子如此其得
之家學者乎鄉服習聲大夫之流風餘韵者乎其能保
能宜能自也必矣歸省之日幸致余意於而翁曰謝家

王樹畫在庭砌矣罷封植之以無忘爾乃是歲乙巳冬
十月叙

送袁知州赴寧都序

江西既平執政者選賢長民之吏起袁侯於信安以知
寧都州事信安之師伊公也有保左之好在時人處郎
于以仁名家也自以要之義來謁余曰袁侯行有日矣
吾高識許韻先生一言以嘉惠之余觀州郡守吏秩不
崇於諸侯而舒等耳諸侯始封地大者五百里小者百
里而止今郡地千里州縣不下數百里俗之登耗政之
小大食穀之出納教化之厚薄恒繫於長民者由是

擇吏者慎之有守焉而無所建明不可也有為焉而無
惠愛以加民不可也有惠愛而不知經國之大體猶不
足為也兼是數者與望焉之而皆格不逮將將隨焉而
升也豈不難哉今袁侯之為寧都不待積勞書能公府
拔之將校之列而付之民社之任其賢可知矣袁侯受
任務其力為之勞而撫夫文墨之事其往宜矣獨侯有
母夫人在堂高年七十餘李令伯所謂盡節於陛下之
日長報劉之日短者能無惓惓於懷乎方是時令伯為
此言猶未食晉人之禄也為仕焉而食人之禄處兩難
之勢古之君子蓋有道矣詩不云乎四牡騑騑周道倭

遲言行役之志也又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王事不
可不同也為臣子之孝思根於天性乃能以私恩廢公
義乎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據其輕重而
行之故曰不遑將母雖行之父母之愛焉已故故曰將
母來諗今寧都在西江之上計其道里所及有非昔人
之憂是吾未知在位者從政之可也且記以從養者
非昔人之不遑將矣余故以是為君之行庭告之義也

送吳思道歸金陵序

東南數郡惟金陵為最始余至其地從先生長老考德
問道則知李公晉仲之賢也則陳子恭許可進群輩媲

起乃邦之元也子恭守信余贅白城隱士亡心齋雅俗由翠微之顛下憩清源寺具酒肴談笑為樂復上馬度仙先生賦詩羅文錫江諸生皆和之集亦一時之勝概也鄉余再至求其人則往往隨牒四方存者無幾矣又其後余至焉則山川改觀求其人之存者寡不化為異物矣及來信安之地亦余故所存者其良物雖異然較之他郡調濟為甚顧凡謝類多賓客游士家有異思道者晉仲之鄉人也與可進為同行余往時雖不及識之而翩翩諸公間同久為余言其事歷歷如在耳睫余思晉仲不可復作見其鄉人於世異事殊之後寧不愴乎

也郁思道甚直而不求異於人遇俳而人不售於俗志尊古雅尤善畫好鼓琴吾摩序之職既而以東寧郡之鮮亦知之其知者又久久遠據為於是得余而別留速夫當東之故雖今之情而擇之曰天地之化終則有始如恆而不知變則淪怛也知變而不知恆則淤恆也凝則固淡則流不知天者也於風望乘乎此聖人乘乎時天將欲之則聖人從矣賢人君子出矣子歸而視夫貴賤窮達之氣則知余言為可徵矣李興故白面書生嚶言經傳稿死而無聞也乎其行哉

青霞洞天游記

道家所謂青霞洞天者世名爛柯山即晉王質觀棊處也在今信安之北賢里余客信安嘗欠於有吏事恆艱於以為同志不果今年夏六月己日龍泉章公三益來撫郡乃會諸生出城南門東行十里至武坪又數里渡沙步溪又出入篁篠中十餘里抵山之麓有寺曰寶巖觀曰仙集徒宇皆已刹後日午熱甚道士具茗列坐久之溯溢循武家耳道士除道為徑引右拾級而上遇梁橋直通徑頂皆石梯如蛇蜿其下則歟可容淨地如屋者東西廣百餘丈廣中之巨木蔽空公與諸生皆集觀風水葉庶涼虛衍旋先不絕涼爽襟袖如坐瓊雲蒼雪

間求昔人之遺刻唐宋以來陸庭鑑劉徐霖游鈞諸名篁往往可識其它漫漶難識之不可得狀陸庭碑是古行者竹河河數行已余與客吳思道尋緣石陰於山之脊出所坐梯石上曰頂皆林泉溪石起伏野中東南諸峯層立蒼翠晚霽則紫微也最後公亦使一童登之復出縱從閩道士敘樵叢精舍所在莫有知者日且暮悵然有懷賢與余皆東陽人書石曰胡隆兼徐之嚴有晉與寄之里人胡翰入山與客六人共飲未醉輒去翰記

胡仲子集卷第六　　門人同郡劉剛編

孔子家廟碑

先聖孔子卒于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葬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藏衣冠琴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跋魏高齊之有國莫不繼承為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　元封以遷

漢故事周太祖平　州　人主之尊　子禮情文崇極纖縣姜加常以宗子　人爵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于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咸淳初鄉守孫子秀請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堵于郡東北隅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尚書趙汝騰記後燬於兵迺從城南宋亡而已收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收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　江南廟　廟故書樓其制非僭禘　贊會治元年敕

以分省郎中姑孰王

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布恩信戢　姓受　詔拜廟庭以為水木本原所繫不可無以示浙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旌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于庭歎於侍事顧狀咸器牲之碑用修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言者既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固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成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　有三世廟于魯者禮也合魯而南　大國以廟　氏亦禮也禮

所在君子懷之況　人將曰　聖人之後也以聖人望之崇德業以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以無替旨同有肅廟今有闕宮至今歌咏不忘使人想見盛德之美於鑠不亦休哉古之拜而系之詩曰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大宗孫子猶皆魯邦世乾承美作廟于南會遷之禮器斯在上典無違述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穆然王祉劃然具瞻俾就傾圮賢孔王公畏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澤被邦絡袞衣陟降庭址　萬則有休亦有旨　式燕紀匪南紀是表魯邦

浦陽王氏義門碑頌有序

浦陽王氏其先由烏傷之際林徙于深溪逮今十又三世由士覺之父逮今孫曾同居而不異爨者五世士覺既長其宗於是益闡亢其宗以迪本諸禮書采近制定為規則凡敘先務本惇禮厚生睦族卹衆吉凶之際雖細之務具有條貫而儆戒防範曲盡其處不忘告次既成師其子姓而躬蹈之致懿親愛協于人心公孫無亂咸嗟嗟稱願父老僉謀以為

皇明肇修人紀崇　天地同

氏者實化育之所陶甄

不能周知有司未暇以聞而吾鄉生處仁里曷值太平之盛不可無以請擇列上其狀士覺固謝曰吾何善而父老過為軒輊浮亦惟吾宗祏是賴昔吾鄉林之族其蕃其別出金華者為文定公季海散處湯谿者為忠惠公處一而吾十世祖親質來遷于是則忠惠之大父也雖同所自出吾祖未嘗以門閥加人安於田野非其力不食非其財不取衆以善人稱之諄朴之風代相承承暨吾祖吾父不敢一從吾父從輝性尤勤儉然惟其處好　之日誓言當法吾勤儉合食共處

嘗　吾在時如臨汝勗之吾兄弟無忤背以承夜寐惕不敢私其田廬私其貨財私其服御奉養以承前人之餘休禮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則合族者所以尊祖也敬宗也所從來遠矣吾懼不能繼其後且天地有常經生民有常性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於孝悌和敬者常道也學親親合其本支端及宗姻者常事也皆吾所當為而為之吾職也吾懼不能盡其職其可讓於人乎是重吾不德也父老益用之金華胡翰聞之以謂其友劉剛曰大道行而天下為公大道隱而天下為私由世而降也世降則

風俗治化隨之皇降而帝五典必叙而從俾帝降而王六行必書而始備其又降也則秉倫之而有不率者矣防範之而有弗之禁者矣雖五典六行人倫之常而吠之者鮮矣於是而有表宅里之制所以異俗之移風易俗之微意也非直榮一夫而榮一家將以一夫一家而為天下感化人心也天地之氣積陰於北秋陽於南陽明勝則為物皆生氣暢則人感調自有開以來未有廢斯而開其坤珍合於易之出震見離者惟我

皇家之興實符之

皇上法中和之極正朝廷以正天下定禮樂立制度一

道德同風俗方恢有虞成周之化况在涵煦苟有知識
靡不有孚顯若洪畿甸之內禮義之鄉宜有先天下而
至感者以余觀於王氏莫惟世德之時臻哉蓋天地之
氣化
國家之聲教有以啟之道之扶而植之易曰聖人作而
萬物覩其徵見於斯矣它日旌書之錫不在深溪而安
在乎有其實者其名歸之士學何患焉幸勉之勿替剛
曰吾請復於士學諭於父老問有尚家有法君子不以
小廉廢大德先生之言是也昔部使康公嘗作頌以美
義門鄭氏王鄭東西都也願有述焉原繫勸之以九歌

之義乃為之頌曰
皇帝受命靈承于張奮其神武汛掃海宇監觀下民又
失其敘五典不惇九法收斂乃建有極原乎中正彝造
人倫以立民命彝教流行自南而北如彼風霆不速而
疾猗歟婺區國之東鄙仁漸義摩濡於日耳孰不興起
莫為善類九世同居則有鄭氏誰其嗣者相望伊邇鄭
國之孫忠惠兄弟樹德自昔封之以世五世不墜亦鄭
之流今也其昌繩繩而長曾孫其良肅肅是將曰父而
父曰子而子夫夫婦婦無非無是兄兄弟弟何彼何此
歆以情情算如一己歆從如雨拿不寧俾享祀以時察
膳孔宜樂我孝思百爾不虧瑞聯有則乘慎無私惠我
宗姻及彼比閭歲以不飢誥寒而捨何以俾之孝友所
崇嗟嗟孝友惟德之本天經地義生民之彝胡習而渝
道隆而微比屋鮮封辭語相爽積流苦潰有果表儀萬
哉爾祖慶無不從卑亦曾孫寔之惟繇為父為母保佑
自天之啓
皇明萬國以正萬民以寧家是用成職究爾宗則大爾
門大公之世仔游不諱下臣作歌以揚頌聲有來觀民
視此可徵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參知政事胡公之將士與郡人之所作也
公殁之明年冬既戴公之德慕公之為人營建廟祀于
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
朝廷嘉公忠壯贊學扶翊興運弘濟艱難身歷百戰
功烈一時不幸死於時難之變不可無旌卹之典於是
特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越國公謚莊獻之臣馬哈謀致祭于祠叙述厥勞褒
崇恩至國有僑比公之深于經濟釋手稽首奉揚休命
以為先臣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謀略　恭惟列備戎行
自起義以來　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

陵保有其城從東及京口以及毗陵西南抵宣歙以及
睦州由睦而東婺為臣據麾下衢處皆平廣信亦平大
威震疊無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夫君
也況以身先士卒推鋒勁悍將至郡邑輒下未嘗以金
帛子女之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參大政報
國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甚難赤心待之與得其
死力耳故雖刳目不悔也先臣既殁國家益用兵上流
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通巴蜀攝循嶺海又
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項背歸地數千百里先臣實
不獲與諸將分甘同苦竭股肱之力効尺寸之勞於戰

場是則天也
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兼覆廣照不求備下臣既
起臣德澤於喪經之中授以兵柄繁有爵位又追念先
臣之勞錫之封號贈秩上公亦有享祀于婺之人以焜
燿其後嗣子孫先臣有知且不死矣臣聞同物之精御
為之神明命思神以為賢哲則若先臣之勳蹟盡力馳
驅一世其氣發揚于上宜不可掩故有不廣之聲往往
於歷見之錢道長類如也蓋其忠不朽如此德
澤不武世守東陲不能負嶽伐獻以雪先臣之恥昭
國家之賜唯君子父子之寵綏能已哉而為我載諸疊

壯之碑翁抑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
彭來歙祖逖李嗣業者天遂奪之故公之功烈表澤被
于江左淛東浹于婺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
可扼腕也大哉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
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
國家實宜之盛禮也以美紀者乎乃許以銘文曰
皇奮威武者宣亦已噫若先臨則有虎臣相〻如
林之毅然也胡公實處乃佾昔在有元雲雷迍屯失其
金鏡肇我姤綏天造有郁華城淮濤俾公來輔織西長
契先國伯其克壯且仁秉炎山立翹雅川躍以步易蹊

動國不濫左則左攻右則右所當向披靡何敵不卻何
城不築土守斯拓闢而往來淛水洋洋公來制閫于睦
之鎮于以奠彼于彼東陽建城維丘如水有防龍節爲
章予矢受斯清昔謀略斯用於郡有蝗蟊公則是取
郡有封豕公則是拒不犍不懈由公戢蝻不扎不虐由
公戢私公之於婺孔虔且時匪是我私王司是畎固有
療獨人莫之知反嗟而遂孰極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
其相親諮嗟惟公是悼今日公之德固亦嚴於斯不忘
是用作廟作渹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
祀有樂泊乃宴清四惟大於相古作明福慶無疆有刻

伊闕
皇命使臣聿來稱秩最其勤勞將以超用惟我司公肅
然診卧志不克究澤則困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似蹟其
有位啟王所懷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永百
世

新脩廣濟廟碑

嚴陵之山其望爲烏龍起江上巋然崇偉陟乎崱屴而下蟠屈地中其西南爲郡城來至郡二里有祠巋然負山而臨巨木則廣濟廟也廟祀山之神宋天聖中除賜護境王紹興從郡臨安勅加其爵郡守史至者既祀

事則必告謁有故則必爲民祈請著爲恒典如右秩禮王師東下令行省右丞李公思齊率將士狥克郡城大修山川之祀擊牟豕謁拜祠下士卒喜心易德往來實禱者與郡人相屬於道洪武甲辰之歲公在鎮蓋六年矣恩威流布竟內乂安人民和會神既底昭而公每待事則潔清以慎不怠不瀆如欲和順惟廟之木石丹漆黝堊歷歲滋久摧朽剝泐將弗治之陰陽家言歲星不利乃飾廟像加粿采爲明年乙巳春始掄材庀工命塈下剔漸葺之於是摧朽者易以堅良剝泐者施之塗塈而凡門廡宮牆未兩月而巍峨炳耀暈人目矣神安其靈人用稱享而公之將事益虔又明年郡之父老請刻石紀成公謝不可父老益又固請公乃詒于翰曰事神吾職也曷足紀乎唯神時以書佑我土則庸敢忘初吾之至民始按堵諸酋在杭其帥楊某率兵以襲我城不利退北三十里決意復戰而頃若有追者洶洶山谷間遂驚懼而遁乙巳春寇兵犯我諸暨新城合十有八萬守者告急公將帥救禱于廟是夕廟旁居民聞人馬聲若潮而起者怖不能寐未幾復其聲而喑之龍潭之上非神與有力則一介甲胄曉見以濟故凡旱潦大災疫癘之興師旅之役吾必祈焉輒爲告應卒焉

此非徼福於神實鑒之其尚致忘於聞而顯之天下名山川自五岳九鎮以降能出雲爲風雨阜民財用者郡邑皆得如望秩祀之能捍大災禦大患者則大祭祀之今山川之神往往以其有靈宇廟聞若神之事由五代及宋傳者多矣以今觀之豈過矣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苟信且順天人應之矣況於神乎是固依人而食者也公精白一心以忠國愛民宜獲其報歟以是復于公告于父老而書之石神在唐貞觀時青溪人其出處之故幽明之辨具宗章峴郡丞鄉碑茲不復述敢告後世迎送神之靈系辭其後

俾邦人歌以享之云

神之來兮肅以風雲仔降兮玄宮咸靈憺兮有赫雖要眇予無窮擾群牧兮東表阜百穀兮西顥承羲ㄟ兮祚明德惟下民是胄右迎神　神頎採兮安留忽而去兮上浮望杳冥兮不可板華冉ㄟ兮山之幽玄猿啼兮石裂文魚波兮奮風起惟峻極兮終古民享祀兮如始右送神

成趣軒記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己者己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若莫之致而致也雖己亦莫知之也曷從而得之惟無所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良

之於御蒲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為得矣大舜之田虞氏之博昭文之鼓琴岳公之飲酒極天下之樂自以為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為何如也張君子愚臺有契於是遂即其居室而扁之愚客越州城中有屋數楹倚地龍山之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童以出荷鋤畊植倦而休ㄟ而復作自食其力怡懌不給非有三逕之菊松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中州者為多加以鄉旅塵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雞黍與壺觴也獨其環堵蕭然短褐簞食其貧類焉而猶未能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孰信之余以為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曰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余每恨無以得之間與子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類乎其有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詳記於田父野老相與歡用一笑歌彌足矣安能老而浮湛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

天機流動軒記

至正十年春武威余公廷心持憲節按部至浦江問邑之士於謙齋趙侯ㄟ以戴昧能進公嘉獎之隸書署其軒曰天機流動余嘗造焉昧能暁而乞言於余既數月矣未有以復也則問諸叔能而知其說本莊周氏之書又數月浮東陽陳君ㄟ采所為文請之乃慨然曰是不既備矣乎抑余久不敢易其言者則有由然矣昔者君子之教人也孰不欲引而納諸聖賢之域爲其必曰下學上達者懼涉於高遠而不知務也顏子樂明睿矣孔子教之博文約禮之外若無事焉以聖人之教如此後

世猶有爲周之學者而況以周之說明吾聖人之道豈不難乎彼以爲無內無外也而吾亦且以爲無內外也彼以爲無迎無將也而吾亦且以爲無迎將也然則吾之所謂天機者即彼所謂天機乎吾嘗觀之天地之間鳶魚有不同矣而莫不各得其時所鳶之飛也翺翔乎千仞之上倘倘然不自知也魚之躍也浮游乎九淵之下潑潑然亦不自知也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原泉之出也前者逝而後者續草木之生也榮者悴而蘇者伸是孰使之然乎抑自然乎日月往來而明不息寒暑往來而四時相禪以爲有推移者乎且孰推移乎是以

爲有主宰者乎且孰主宰乎是以爲氣出於神乎氣固神也以爲機出性乎性固非氣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一陰一陽道也顯諸用則萬物無不依藏諸密則一物非我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近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而況於人乎況於聖人乎今徒見夫榮衛周流呼吸出入而吾無所與者吾謂之天男女飲食視聽言動而吾有所與者吾謂之人是知有物之物而不知有物之則也苟知之則形色天性也此吾所謂道非周之所謂道也雖知之苟得之全其在我者而已矣全其在我者無私而已矣是故純亦不已者德之盛也自強不息者勉之至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自知猶人之所知者慎獨之事也不慎乎獨則有時而息不極其純則無以與天一此吾所謂學非周之所謂學也由聖人之學以求聖人之道齋也未之能盡辭以告人雖然余竊嘉其端而不言不可不雖之也敢用是以記夫叔能之軒

樂道齋記

斯君文嘉來自行御史臺留鄞即揖鍾與之接昔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斯君太子之門學生也以才能推擢爲時用其志未嘗不在詩書但居閒故有齋曰樂道顓

來生一言以相其志余聞之駭且慨鄙人於道未敢啟也斯君之所樂者鄙人何足以知之將以言其精也則鄙人足履跡未嘗及君之門目未嘗睹其堂奧之美二者何居雖然昔者嘗私淑之矣天下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重珪累組不足以爲貴萬鍾千駟不足以爲富君子之所樂者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喻之先乎天地而不見其始後乎天地而不見其終行乎日用而無乎不在是故三皇得之以立人極五帝得之以顯人文禹得之以治齊湯得之以革夏文武得之以造周伊

尹得之於野成湯舉之顏淵得之於陋巷孔子稱之孔
子得之而人莫知之故孔子得之發憤而不知老之將
至孔子之徒既沒由是而得之者鮮矣更千五百年而
周茂叔令其門弟子求之其弟子程伯淳求之其後朱
仲晦繼之然皆引而不發由是而知者鮮矣吾嘗求之
天地天地高厚而無窮於是而求之日月日月循環而
無端於是而求之四時四時變化而不測於是而求之
萬物萬物生生而不息於是而求之吾身吾身至近若
或得之耳目視聽熒于聲色口悅芻豢体好安逸於是
充而治之心通乎神性命乎天至微至賾無物不該於

於是存而養之克治存養日求不已於是而勉強以繼
之勉強猶人也非天也故求三十年矣志勧力勤而未
之懷也今君既得以名其齋其若飲醇酎乎酒香時
履樂乎若登春臺而熙熙乎若游康衢而嘷嘷以為後
乎是未可知也吾又烏足擬諸形容哉為我謝斯君用
家軍旅之事者與而君之身焉有行也余不敢詳聞也
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義也君
幸職思其居以報國家天下安而後匡子得遂其私他
日退而無廢是廬田舍言以求余之時不言其尚何如
哉其尚何如哉至正丙申春三月嬀仲子記

畏所記

常山邑丞劉彥英嘗自深水辟地抵吾婺數過從論學
及領邑事又數於衢郡見之間語余曰吾於世無所畋
長自家庭子弟從師受學長而服官歧時蹀四方恒若
弗勝也弗進也人以吾為畏焉吾念之困然計吾得者
以畏也失者亦未必非畏也因名其室曰畏所願乞記
於下執事余謝不敢今年閒余病且衰歸其請益固迺
作而言曰君子處天下之至約而不厭服天下之至賤
而不懼履天下之至險遇天下之至變而不驚且亂中
立而不倚內省而不疚者乎畏也苟得志雖富且貴焉

當大任於廟堂之上決大議於人主之前一言僨國不
變色而利澤加於民若舉而措之惡乎畏也吾聞之天
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舍
處有一不誠焉言動有一非禮焉雖至微至隱也而人
傳泰之天命變乎凶矣操舍之頃存亡之幾也欲危之
前吉凶之辨也今君之畏詎不以是乎則吾知之矣以
是而畏之唐虞三代之聖人猶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
翼靈靈不能一朝夕寧也書曰克畏蹈而畏之也又曰
寅畏敬而畏之也又曰抑畏謙而畏之也皆所以畏天
也詩曰胡不相畏小人無所忌憚不知天者也不知天

者不當爲而爲之知天者不當爲而不爲當爲而不敢不爲之故其畏也非匪怯也非委靡也又非有操切之者畏天曰旦與尔游衍畏天曰明與尔出王君子知天於無不畏仲尼嘗其三其致一也余與劉君皆學仲尼之學者而余懦怯委靡恒患不振獨慚於劉君方共與時聯舟兒云疾殁之中奉其母夫人以行歷數歲而返于鄉州爲年無慮不失人子之道一弟二子自爲師友不廢義方之訓雖仕宦非其志也邑人親之凡事不嚴而集其立心行已加於余矣在易之訟以惕無咎在震以恐致福君何失乎以君懷惕惕之心求免於戾則非

也天下有任重道遠而負荷不輕者吾於君未名寔寧不重有警云泰兆敦牂之歲夏五月記

愚齋記

趙氏兄弟合食而居者三人伯明循其先業尤精於方術求其診療者應之而赴不規於錙銖之報人以是德之郡長佐爲伯章之父年七十矣數致伯明視疾無者効視之戚會伯章曰吾祿不足於養何以報之君子贈人以言吾以伯明之義告諸君子幸爲我張之伯明曰吾何足以辱此吾有室曰愚齋願得胡先生一言記之於吾足矣它日來請余以爲天下之利人爭取其厚天下之名人爭取其美太史公所謂集神道能爲重積者實存乎此而名爲貴今不求其美而自託於愚無乃過乎試以爾術言之人繫命於天有疾而寄之於醫按尺寸切動靜其要在脉其候數矣推而內外推而上下欲知其處究諳其常欲知其始究從其母由陽而别之知疾病之本由陰而别之知死生之期不智而能之乎病有淺深有奇恒有表有裏有過不及而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藏之勝驗之以六氣之化調之以百藥之味味殊性異唯所用爲病同治異非明乎以平爲期不失其宜不賢而能之乎然死於將危明愚於未至下工

十不失五次工十不失三上工十全然非不賢不知者之所能也自儆賢季以來若岐伯雷公鬼臾區其人皆幾於神聖非但賢智而已其後若秦和趙人淳于意雖不及古之神聖其人皆賢知也又其後若張仲景華元化徐文伯許智藏之屬亦非不賢不知而能其術也伯明之術得之先君子而先君蓋有所受矣其有不本於是數子之緒者乎嗇夫之固神聖賢知之事也嘗思若而能之乎伯明習其事而既能矣則所謂愚者何有哉周人錄緣傳寫其指昔帝遺珠罔象得之君子蓋深矣智巧爲今世之術術操操者紛紛相驚於時殫極智數

求所貴欲不遺秋毫計其用心未有不以爲智爲賢也由君子觀之其性鑿矣其情蕩矣曾難當之不若寫亦甚矣夫以昭昭者全賦於人參爲三極物莫以靈焉非純樸無以養其真非沉默無以保其和非敦厚無以致其遠非深潛無以極其奧然樸也沉默也敦厚也深潛也聚發愚乎則伯明之蕙雖謂之愚可也伯明之望人皆知之其愚未有稱者唯於余頗有合焉其爭歸友居南山中將與聰明屏嗜欲久視人數其必歸於余言矣

芳潤齋記

甲申子春　未六一　八九

爲儒韜刪養浩受業于潛溪宋先生業成就吏部留京師益磨切其學于四方之賢士四方來者莫不爭先願與之交公卿大夫言于
朝將用其所長養浩固卑讓引而東歸闢室以爲讀書之所扁曰芳潤以求其歸宿于六經乞文爲記余請詰諸其師以爲潛溪當世儒宗方以文顯于之文大酷似之何以余言爲哉養浩曰先生非西河之人來何以此語我先生吾師之友即吾師也願以告我余聞之不能奪其志迺爲之言曰天下之物莫不有聲色臭味之可好而我藉之在天下非有聲色臭味如物之可好而惟儒者好之其曰芳潤者自晉陸機有是言人傳誦之六藝之文曰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禮樂也樂亡而禮僅存其三曰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漢儒聚而言之以爲六藝之遺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不能究其說累世不能通其學聖人之言豈趙趙焉是哉夫子奉旧于漢加之傳注日以滋蔓故習於訓詁者溺於專門流於術數者拘於災異句詞章而已爭事口耳非有得也易通於幽明之故書紀夫政事之實何取於芳潤也詩以道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何取於芳潤也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又皆民生動作威儀之則聚氣流行

甲申子春　未六　六

合同之化非徒訓說其芳潤又何有也無亦以其辭焉已乎苟以其辭則有卦畫以來列聖繼作渾渾灝灝之代有不同至周而郁郁矣郁郁矣及周之衰失其本真吾夫子從而纂之刪之正而備之聖謨猶洋洋然望之若述刪之而愈與江河不足以爲淺廣泰華不足以爲高嚴草木之英不足以爲梓雨露之甘不足以爲美大羹玄酒不足以爲醇猩唇羅炙不足以爲勝味乎此若心融意通其爲渾也勝也粹而美也深廣而高嚴也貴乎天下之物而人無有厭飫也此其爲芳潤泝溉天下後世多矣春秋以來若屈原荀況之在戰國賈誼董仲舒

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在漢韓愈柳宗元李翱之在唐歐
陽脩蘇軾曾鞏王安石之在宋皆得其膏馥詠採擷
爭雄擅長於作者之場機此固其靡者耳由是入溺雖
少年才藻奇麗而氣不揚德不勝僅浮乎其濡沫無第
雲吹噓以飛一時者之作者曾不足以希建安七子之
後欲以議乎秦漢之上相去益以遠矣焉觀道之大全
哉文者載道之器也德脩則道凝道凝則言之有本者
如是舍本而求末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雖兩漢唐宋
魁人傑士才驅氣駕老其平生之力未能極其淵源之
所如往昔者聖人建極以身為法於天下患無以周天

下之衆又慮後世之遠於是著之為經學者生乎聖人之
後誦其詩讀其書要將以自体之以心會之則聖人之
道不在於書而在吾身吾心矣聖人不能有加於吾之
性天地萬物之理皆吾性所固有也吾於是而得之亦
不能有加於吾之性其得於天者固如是特因聖人有
以啟沃之而得吾之本然者耳世儒習而不察聖學不
明及宋二程子出於濂溪之門始闡揚之以承墜緒晦
菴朱子益加討論以一家就朕後聖經賢傳訛者正疑
者缺猶者明如日中天士得而讀之如出三代之前值
其把迷由之而無疑世之篤於自信者何其鮮也能任

重者又益未之見焉氣習陋文獻日以替矣吾與曾
溪柳且老矣無能為矣養浩游於濂溪之門既得其學
此其所長足以用世顧乃退就泮泊從事於聖賢經傳
硜硜窮年此其志豈徒在乎口耳三寸之間而已哉余
故即其名齋之義推論古今得失學者當務求其本六
經之旨昔人以為列天地也君臣也親父子也別夫
婦也篤兄弟也明長幼也謹朋友也吾思養浩兄弟館
人王氏長幼千餘指合族以居父子親兄弟睦恂恂習
為孝友禮讓而養浩常周旋進退其間為之軌度記之
經解所謂六教者養浩有之矣道在邇美成在久則予

所望也洪武十三年冬十二月四日胡翰記

胡仲子集卷第七

門人同郡劉剛編

深溪王氏祠堂記

古之祭者大夫之家祭於廟庶人之家祭於寢士得大夫而殺焉礼也未有祠堂也祠堂始於漢不過邱墓時為之禮之變也宋儒去墓而營於家則變而協諸義也古者士有禄位復立之士無禄位苟無禄位則庶人耳不得有廟以賢人君子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亦清矣以公卿大夫之後高門巨室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又清也何貴於士乎於是而有祠堂之制以廟則不僭以寢則不褻而於士為称深溪王氏郡著

姓也宋太祖之世其先有策勲為金吾衛上將軍封鄖國公贈尚書令者理宗時有以進士登科言事動朝廷拜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卿謚忠憲者其别出之族有為尚書為丞相者蝉嫣蝉聯後先多矣而忠憲之譜單處棠願獨不樂仕進徙居深溪營貲産以善處遺其子孫子孫遵之力於封殖五世而至善淵處士澄誕建有家萬於孝友今五世矣合族以居積數十年而族益熾且蕃則又大新其室廬規地正寢之東首建祠堂用妥其先世之靈始自高祖不敢遠及鄖國者遠故也高祖有服則當有祭非僭也其次則曾祖及從曾祖又其次則祖及從祖繼祖為禰禰之昆弟及從昆弟族合則祭亦合非褻也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歲時奉其明薦罔敢或怠以粢盛醴齋牲殺器皿不可無田以給也則置祭田以燕器不可以獻褻衣不可以祀也則置祭器祭服凡礼之得為者視其力而為之其不得為者則弗為也厥協諸義其長士覺錫懼來者不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劉剛叔浩來請記余嘗觀於易之渙萃見祭祀之足以感人心焉天下至大而人民至衆也人各有心孰能萃之惟祭能萃之渙而異心者可萃也則生而同氣者宜若之何哉士覺於斯堂惟足以昭格祖禰之

神尤足式孚乎孫曾之心矣孫而又子子而又孫孜其孝享合精聚神猶一人可也同居不異爨猶一日可也寧有替乎存乎其人耳余客浦陽間翰與剛遇士覺家少長序立左右熟視之藹如也終食而退言語若不出諸口於是知王氏之立族有不在貴顯者知其將事其有足觀者乎昔朱子叙家礼欲略浮文務本實竊附孔子從先進之意余於王氏亦以是云俾書諸麗牲之石

知本堂記

國家營新城於諸暨常栖重兵省佳有文武長才者鎮之於是叅政胡公往蒞其任數年之間令行化孚人用

知韓公迺因其餘力構堂曰知本而居之未幾移鎮來
杭
朝廷加公行中書左丞新城之堂蓋廢矣則又即闢寓
而扁焉以新城往時陳剛之記俾復述以記夫今堂余
觀天下之物其厚者積必高源深者流必長盛德之興
其後必大昔越國公畢志効力於社稷有開國之功有
庇民之德身不食其報而遺福在其後昆公實承之
朝廷嘉念越國特錫封之典厚任子之祿殊恩顯秩萃
于一門烜爀當世公實承之此宜夙夜不能已其懷懷
之心也是堂之作其名蓋有由然矣夫以燕處之私不

忘其所始則其於涖官必莊矣戰陳必勇矣豈有非孝
不忠之事乎故家有嚴君由之以生者謂之父母左右
就養服勞至死可也天下有王由之以存者謂之父母
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可也而又有大父母焉雖吾君吾
親皆資之以始所謂萬物本乎天者是也就之而不可
得養之而無所致其力君子於此蓋難矣今聞推吾功
業本乎仁義仁義本乎心心本乎天是之謂知本孰謂
而求之誰不易矣天體物而不遺吾以爲君親皆天也
匪乎日用之所當爲者孰使之天使之也天性在物雖
穴處而食之民歟猶將知之何猶至於人而知之乎故
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一者何天
而已矣知所以事天則知所以事親矣知所以事親則
知所以事君矣反而求其本亦曰敬身焉耳詩書稱君
子世爲忠貞名流繼徽成功人孰不以此望之公乎尚
允蹈之不然則余猶有言也亦末矣

清風樓記

赤松宮精觀之西廡有曰沖和之院者道士倪天中甫
子安居之其先師曰竹林王君王君之師曰石泉趙君
皆以詩名方外元貞和石泉與其徒嘗構閣曰松花遠
今六十餘年天中子安又即松花之後爲樓高三丈有

奇横闊與深皆五丈有奇工既竣請取竹林所謂清風
集者因以名之而藉吳君德基屬余記焉古稱金華山
一名長山袤延數十里至赤松而風氣斯會丹崖翠壁
環合爲一關水汩瀲繞山曲折若左右領而公吾黃初
平牧羊山中即其地也今堂趾故存觀之廬舍聯絡錯
峙各擅其勝而是樓踞之吾嘗與德基登其上見山
之諸峰高者竦而側者跂俯者伏而淺者赴鴟若鴻騫
扶者挽挫者揖者人立而植者壁缺處數之不暇晨霞夕
靄晦明吐納大松數千百章柯葉輔布如車蓋宮奇木
異草往往非人世間物可服餌也山雨日出森爽萊然

之氣襲人其北脩竹高个如碧雲蒼玉歷寒暑而不變
望之有太古之色不敢狎也禽鳥嚶鳴蕃蔚中澗谿決
起清瑕淑瓧于々條々而來不槩不暐琴々才々而草
木動閒谷應雜若琴瑟笙筑引金石而考之乍作乍止
余乃顧謂于安曰美哉風乎往來升降于两間而浮游
回薄乎四時之序可以鼓大化舉大物人卒遇之可喜
可愕可悲可慨其变不窮而孰吹噓是孰槖籥是吾與
子皆不得而知也臨乘塏之地處墟垠之野壹焉而觀
川焉而游散南薰挹西灝蹤滌世之污濁由是以快一
時之懷則人得取而樂之也天下之物人得而取之故

吾取之也奚與之爭人得而樂之故吾樂之也無有不
足今瑩子之樓俯仰山水之間援襟而坐飄若蟬蛻而
極有宇宙者恒以是也故人皆物乎物而吾獨與造物
游世言神仙好樓居得不有泠然從容廓而至者乎吾
慕其人久矣不及見之而偶獲與二子相說于方之外
天中愿而朴于安敏而好脩皆能成其師之美者余每
過之于安輒留就飲舉大白引滿劇談大笑視其頭髯
蒼如也或疑其為神仙云

悅親堂記

越國胡公之鎮金華也其內弟馬克敏實隸麾下開請
於公願假行伍迎母以歿養焉公許之今十餘年矣將
治装歸淮南告于胡仲子曰金山吾土也罹兵革之變
吾兄弟三人者奉母避亂廬陵未幾兄弟俱從戎馬因
知仗濟天不弃吾母子渡江而南惟越國公是依以至
于今日溪值海宇混一
朝廷詔凡在廣播遷者咸歸其鄉土復故版籍吾將入
籍為金山之民矣奉吾母行且有日願先生教之則吾
雖不獲嗣諸將驅馳出死力以取功名如世所謂豪傑
退而治穀服化不失孝友之稱於鄉人是先生之賜也
胡仲子曰夫士之去其鄉猶大夫之去宗廟諸侯之去

社稷也冀其所欲欲不得於君則去之國有故則去之
未有若今天下之变父子兄弟不得聚廬而處者皆是
也殊鄉異井資濡沫以全活不為人俘虜則幸矣欲保
右有家孥養親母甘旨輕煖之奉適于口体優游朝夕
之閒不知安土之既久而陟岵之可悲此十不兼一也
況大兵之後復睹太平之盛遂歸舊鄉紹復其先世之
業親戚故人相賀于閭拜母于堂舉酒為壽何慶背而
內之以饑寒生此萬不與一也而吾於克敏見之克敏
歸矣吾聞金山故說元縣有彭山之勝東關之阻風氣
去中土不遠繇晉以來南北豪傑之戰爭往々皆在其

地而今莫不剷為丘墟榛莽所生鳥獸所萃霜露所歸四顧蒼莽欲求其故處不可識則凡富貴功名人主待之以為榮恃之以自託於天壤者果何如哉故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吾性之所資生而有知則知愛其親矣不幸而遇變幸而不失其常皆天也天以是厚於子而子弗求盡其道不可也盡其道者誠身而悅乎親也吾何加乎哉請徵諸孟軻氏之言以悅親名其堂而歌之云輪乎奐乎吾何美乎斯以致吾養乎母壽且康樂有孫子乎

安樂窩記

東陽多大族子孫能克其宗者有蔣氏焉蔣氏居横城南溪間而南溪之族凡弟四人長曰伯康次曰仲曙曰叔夏曰季高其先君子晦父棄諸孤之日甚為皆幼也唯母夫人從師教之未幾皆卓卓能自立樹曰吾黨以吾父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人致謹焉其後伯康三弟又即世伯康曰吾豈以吾弟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益致謹焉今母夫人七十有餘歲矣履聰髮顏色愉愉然飲食起居安亡恙於是伯康規堂之西為室於池水之上取古之善事親者善事舅姑者刻而繪之室以備鑒戒既成則奉其親居焉曰吾親老矣幸而安於斯樂於斯矣不可以它名也遂名之曰安樂窩又以安樂窩者康節邵子之室嘗有是名也今襲之不疑邇於乎其先友范景先景先曰在禮有之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事也繫乎繫何為而不可乎伯康因介景先屬余以記之君子不設人之善余雖不敢猶頗執筆以從君子之後乃言曰若昔邵子之居洛陽寢室不過夫唯求冬燠夏涼焉有娛樂即歌於此其為安樂者乎則天下之廣乎皆浮而有矣不然則壽九餘暇閑往闕來有不得而與知者乎則天下之至理亦窩矣邵子求學於古今盡古今之情求學乎天地盡天地之情非私於有我者也苟不私於有我則其所謂安樂者天下後世人得而同也猶伯康乎今天錫乎之母以眉壽又康寧無恙矣亦一安樂也乎更多故而能奉其親飲食寢處不違膝下是亦一安樂也今取之以名是室宜人乎之私哉循乎大而已始余從文懿許公識伯康之先君子沉厚長者稽致師儒方相為義塾船復其先世之舊有志不遂及季高登黃文獻公之門余復見之方著明學然亦不遂後先數十年見其父子如此而余亦逸老矣何幸於安閑之餘又見吾伯康之猶克其宗哉

恒欲周游兩晥訪其故家餘俗過南溪謁吾伯康盡載
其先世藏書以足吾平生所好患未能也伯康年終老
之吾聞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此孝之大者純
善若卯子可也伯康幸加勉焉不有得於余言則有浮
矜景先之言矣余因將登子之堂執爵以爲母夫人壽

滄洲趣軒記

有爲希夷之學者曰一山外史隱居赤松之山作軒于
池上既落成矣聞名於客〻巧歷之靡適於可也久之
而有函圖來若叢而視之則上清玄壺子所爲滄洲趣
也乃以名其軒而求記於胡仲子其言曰吾軒廣十餘

極趾其前以爲池周亘百數十步於勢劣矣而有不可
爲畛域者焉月往而規蹤日入而眼洞天光下燭雲影
相涵與夫山之草木水之鱗介莫不往來隱見於空明
之中而蕩摩浮動於几席之上吾坐而挹之豈不猶洞
庭之野其涯之洋煙消雨霽漁人舟子散而之乎東西
澂渙瀠洄一碧千頃而天隨子真之扁傲睨乎其間也
吾循池左右列爲小廡四阿相承以屬乎南而南無之
外則金盆上宵諸峰之水合流而西泗溅西崖之隙出
乎舒履之下弃與石遇鳴聲叅發小者潺潺大者澎湃
雷震駭乎前雷霜變乎色相禪於晝夜之間吾卧而聽

之望不猶江河溟渤潮汐生而波濤作大風鼓之神物
馮之矗起千仞變化頃刻目不敢注聽不可極而安期
羨門之流乘蹻而自適也故吾雖處乎一山之中一軒
之内而浩乎有滄洲之趣子以爲奚若仲子曰天下之
患不能兼而有之抗志幽遐者其居與笑而不知江湖
之爲大寄懷奧曠者其視宏矣而不見山林之爲阻今
子殆兼之乎余聞道家有十洲者而滄洲不與焉昔東
方朔隨師之主履中檢十洲亦未嘗及是也樹之後數
百年而後謝朓知之又數百年而後杜甫知之二子者
數之歌詠亦不能有也則所謂滄洲者果安在哉物生

於無始名出於所寓方其未有物也玄黃渾淪而未萌
且孰爲天孰爲地而孰爲子之洲乎及其判而有物則
天積氣耳地積塊耳以積塊而浮游於混合清薄之中
則天地亦一洲也人生長休老於其間不自知之而求
之意能不測之測况若至人者與之居終古不得矣吾
則握諸寄常詢餘之未自謂足以盡天下之妙而道亦
遠矣故湖也池也甫也皆未詳焉至也汝南之壺㱚者
樂之也卬之精爽者安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近其
趣一也試觀於止水聆夫鳴泉動靜相誘而孰使之天
下之物莫不皆然又孰從而有之此希夷之道也故之

文徵搏之不得名嘗得其趣則方壺之圖寓也子之軒亦寓也而吾爲子記之亦寓也將混而爲一而問諸祖洲之人焉

白雲亭記

距婺之東百有五十里其邑爲東陽未至邑四十里其鄉爲懷德其山有曰八華山者故文懿先生講學之所也山之麓邑人許氏居之其兄弟曰和伯曰晋仲自以其生也晩不及登先生之門幸嘗私淑諸人與有聞焉顧瞻遺蹤流風餘韻文學而未泯山川草木猶得被其榮矣則吾寧能已其興起之情乎乃作亭山中書其扁曰白雲亭白雲者先生故所自號也因其自號而名之尚賴也余聞之許氏乃記之曰儒者之學肇本明經宋南渡以來朱子嘗以是傳之黃文肅公文肅傳之何文定公文定之後王魯齋繼之金仁山又繼之至先生蓋五傳矣延祐乙卯丙辰之間天下承平諸公貴人方事文治聞先生名者爭欲辟致爲時用先生固辭而侍御史趙公宏偉目金陵萬書頌率弟子以事先生先生留金陵踰年乃歸從游者益衆以日皆不能見容遂屏跡山中諸生贏糧笈書從者如故合秋臨而歌乘櫂暢讀嶠而挺消泳壞與心會業以事工同一時之盛也先生

既沒門弟子人自爲學逮今未六十年何其微也唯孫山表著鄉邑蓄蕃百里聞余說而望之欲從和伯　其故獨曾不能一至焉若先生之門則嘗泯矣方年少氣銳聞其所聞而莫救其所以聞也見其所見而莫究其所以見也又況其不得聞不得見者安能有諸身乎事往而世已殊志存而力不逮今老矣獨不能已者何哉萬物同宇以生而人在天地猶一物耳自幼至老大都不過百歲而百歲在天地間須臾耳以須臾影焉之生而欲並天地以立與天地以爲終始者豈有它哉惟盡夫人所以爲人之道焉耳人之所以爲人之道其理命於天所以爲性者五著於人所以爲倫者五明而誠之曆吾固有者也雖先生之受於仁山仁山之受於魯齋上溯朱子之傳有不得窺者豈能外是以爲教乎由朱子等而至於河南二程子又等而至於先聖人孔子豈有異旨乎故曰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聖人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知其至而至之吾雖不能以一觀萬於去先生未遠其道可識也和伯之所尚有不能已者矣和伯之弟晋仲與余生同學同志最與余友矣君德其先生之仲子存鑲相友善它日登斯亭二三君子誠以余言觀之則凡與

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不暇它求而得之矣故余於其
瑩覽之勝取物之美不暇推而書焉

養石山房記

吾鄉葉以誠寓於豐而以養石名其山房山之人聞而
訾之曰是何忍也天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權權焉而生
焦焦焉而食於是有稻粱果蔬水土之品以為饔飧醯
醬菹凍也有牲牷魚鱉鳥獸之肉以為殽胾醢醯膾鮨
也皆養生之具人所同也今葉人之所以養而取諸石
焉是以平城砥礪之質而從乎籩簋遂豆之實也以環
詭殊特之觀而等乎餚饌甘旨之饋也雖修火之材均
胡仲子集　　秦子　　一三
水之劑旦旦而湛熾之何異以饜飫人哉於術亦左矣
寫焉以誠不取也哉從而釋之何訾之過乎聖人貴無
体之禮無殽之樂序知天下不有無味之味乎太山之
礴是焉雲母生之以雪水漬之以秋露可滌而飲也符
陵之砂状如夫容粹而内之甕吞取紫背連之三伏可
粒而食也若是者益多矣故八石五母亦至人之所養
也粒天地而生非若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脂膏薇一許
而月一取也故衛生者資之非直已人之疾起人之死
同得久視天地而不老也古固有為之者矣何獨至於
今而異耿乎以誠多葉乎其必有所受矣以誠曰允若
人言是猶歸伯休我也吾嘗冀擬之儲于公卿之門
人不我廣也而今循方士之劑於三家之市又何求哉
竊觀於唐人韋應物之詩而悅之不知其斷之辭而顯
眞也請質諸嫣仲子仲子曰大道裂而百家之言興其
諸也千百歲矣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
以謂石物白馬無定白物堅石無定堅惡甚石也吾以
公孫龍之言為幻矣昔歲居金華山聞有黄氏子初平
者又幻於龍也其人牧羊能叱山之石以為羊持無
薪於世不得其指焉以誠求之幸嘗參贈微枝而傳諸
山房之扁得見其人矣試以余言似之毋以事牧豬吾
胡仲子集　　秦人　　西
有瑪瑙且來峽之毋使人擬議於斛也

樗巷記

浦陽魏氏由宋至今為邑望族而介嘉尤良謹能交賢
四方賢士與嫣仲子為世契仲子嘗踐長山往過其家
山中見大木有若樗若椿者問諸山之人莫之知也
至于邑即孝嘉舍客而詢之仲子語以故吾見大木有
若樗若椿者山之人常我告此何木也孝嘉曰是未大
木俯睨者乎小枝拳曲者乎此散木也吾蒼帶取以名
之莊周氏所謂樗者是也仲子曰吾屬久於子之門步
則從子之曾大夫太父游既而奔走世途間又逃子之

父子游周旋進退庭砌間五十餘年矣昔之㪚者新奕
者闢拓者扶矣先世封殖宜有嘉樹如王氏之槐田氏
之荊安用是散木若樗若椿者且吾觀之又未始有也
持自託於莊周氏則子之家著孝慈子弟慎禮節生産
力業益又豈衍矣人皆知子之才也何居乎彥嘉曰待
物以為器者徇外而忘內也狥己而不知成者見利而
忘患也吾豈藉夫擁腫拳曲者以為吾輪輿觀美乎吾
豈自詭不欲人之知矩繩墨我乎吾豈莊周氏之流乎
以吾性不諧於俗便而就之則矯圓而執之則鋸鑿
據君子不由也不若去智而任理去術而任情彼以我
為散也必不求用於我不責備於我歷若樗之全盡其
天年乎此吾志也先生何索我之深哉仲子曰物以才
而貴以非才而賤以有用而伐以無用而全故楩楠豫
章杞梓栝柏樸樕之屬世謂之文木樗櫟樝棃之屬世
謂之散木文木大者為棟梁為欂櫨小者為榱桷為椳
闑其用不可遽計是宜貴也散木大不中繩墨小不中
規矩求棟梁欂櫨者無所用之求榱桷椳闑者無所用
之匠者不顧是宜賤也才而貴也而或伐之不才而賤
也而或全之是才不如非才也貴而用也而或有故而
合之賤而非用也而或不虞而突及之是才猶無於非

才也物之相形何算哉此養生之所以難也莊周氏得
其一偏彥嘉氏得其一偏仲子則異矣天之生才非一
朝夕而生也非一朝夕而成也合眾才而言之其爵成
不同其所貨者異也聚一物而例之其爵成不同非其
所貨者異也物有幸不幸也人之所遇或幸或不幸皆
天也君子不貳所以事天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
無用之用知無用之用而不知有用以無用為用有用
者才也以無用為用者德也德崇而道亦是不惟程亦
身且裕爾家用蕃爾子孫矣故曰十年樹之以木百年
樹之以德彥嘉其樹德乎哉曰吾彥嘉善豎其取諸虎
日者能已人之疾是在決齋之經子與莊周亦覓兵耳
彥嘉笑而謝曰何言之寬也請書以為吾齋之故實俟
夫在博物者辨之

為善堂記

宋先生景濂既辭翰林之職今年朝于京師而歸余過
浦陽見之相與道舊故者累日將别復謂余曰吾兄景
淵嘗築室於故所居潛溪之上取
宸翰褒美吾先人之辭名之曰為善諸友記之矣惟子
知我不可無以贈吾兄余謝曰先生觀於天下之義理
深且遠矣不敢徒為修大常徵請易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以是命於人〻具有之當為而為之者君子也不當為而為之者小人也故君子為善不求知於人不責報於天余嘗敬其微而見為方少壯時先生與余自城府抵其舍於是獲拜先生之大父贈太常少卿省暨其先君贈禮部尚書者簡然而偉樸然而古終日侍坐不妄交一語〻即其平生所慥不及它事劵酒共酌歡然竟醉人不見其惰容莫不以長者目之與其族人居族有犯之者不較也與其鄉人處鄉有犯之者不較也恬然無幾微見睚眥鄉人藉其貲力自視以為得志不知公同長者也先生時在家亦方

業儒出從學奮不顧人之是非人益以為迂闊余雖鮮雅尊事敦禮之天不與善人則已苟與之其必有達者於遠今五十年遺恒

國家革命詔求儒雅先生遂應聘而起數其碩學渊也

鴻業

天子嘉其能推恩及其先先生就先所燭昭若日月於是先少卿先尚書之厚德既行鄉閭以為不及事者人皆識其可尊自

九重褒於天下善積於人久而不知而驗於天之所由定要示子孫以為明訓豈若庸人儌一旦之幸不再傳而遂無餘称者哉故曰德厚者流澤光德薄者流澤卑施之厚薄存乎其人善進而不已則薄者可厚善畫於自止則厚者可薄余與先生君友也而景渊又生同歲余視之猶先生也有言焉得不盡故頌堅曉節如少壯時不忘昔人任重道遠之義斯為美矣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環郡之邑欲田高者嬰坼下者凋燥陂澤既竭原泉不通禾稼日就槁農民告病郡邑循禱祀之禮籲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愈如故迫秋七月不雨農民告病益急從政者患之蘭溪距郡五十里其邑旱不為災蹤邑而西又二十五里為香溪入其

境則其澤之竭者涸而注其上之注者淖而決田閒竟然皆長稼也余為怪且喜問諸父老皆曰先是同旱杲農告病矣賴吾邑之長者安劉君思忠而免於難乃六月己丑君率父老禱于里之假王廟合百神而奉之明日雨庚寅入蜡山禱于天津廟〻故有大神曰澤闔曰澤浦益司龍者也迎而致之又德而雨越三日戊辰又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酉君露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甲戌神應之以雨越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足雖不就膏是則神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恨不尸而祝焉余聞而僉惇劉君非有民社者焉為而及

是哉既而退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吳德璋氏皆曰誠如父老言然不唯畢是往年禱而既我於溫陸之毒亦惟君惓惓以將事吾懼無以報之則著為咏歌之辭而今又重崇德為其成而應也均有休徵矣而使吾二人言之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今先生幸辱臨蒞土而窮目為容反下走走不敢隱惟余言不足以傳君之既不於先生圖之而孰圖之先生尚不鄙遠淳記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它日重良仲至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識不閔雨而書喜雨而書其有志於民也今郡邑猶古侯伯之國蒞政者孰不有志於

民寧風旱從時而凡禮之所常為者尤致力焉而猶冀能致其所難必劉君一司征耳其職不過榷貨財督税課取諸商賈之類與郡邑有民社者異矣所不必蒞人之無禄殫瘁心而極之天亦輒應之豈有它哉宇宙內事即吾分事昔江西陸子嘗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況其政者一視同仁而無間可也天之仁愛吾民恒欲厚其生不幸而丁斯之旱豈使之無孑遺哉故一夫罹其禍一鄉遂其育積誠之至則天心順應之矣余取鄉人之言論著君之美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賑民而有志於民者所善也此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焉

胡仲子集卷第八

門人劉剛編

嘉禾頌

至正戊子秋杭之皋亭山麓田有嘉禾為里父老言狀有司余聞其事稽諸故實有大瑞有上瑞有中瑞有下瑞凡嘉禾並萃木連理皆下瑞其名物十有四天人之際至德感則和氣應和氣應則休祥臻祈合與育勝論翕龍仰因物以著不期而至代紀厥美五行土爰稼穡萬種之命懸之數景星慶雲甘露醴泉諸福之物數其剡澤未有偉書而以為白狼赤烏之不嘉則唐人張若過矣聖人南面而撫六府用八政貴食重穀其所

崇者非以瑞也況時和歲豐而今重以瑞告是乃天地俾發靈既昭示於人如數閔尤山之麓有國若稷之宜有加焉昔天降嘉種于后稷而生民之詩作唐叔得禾獻于天子而嘉禾之書旅草野之臣豈無以鋪揚國家盛美如詩書所載竊感父老之言不勝欣欣之忠謹拜手稽首以獻頌不足應于登歌庶或采而被之民俗亦康衢擊壤之遺音云爾頌曰

天降嘉種蚤民乃粒有自六州滋布九域大江以南浙為奧區膴膴所出厥田孔膩幡吟百萬土膏陣發汗邪宜稻日發如植有芃若苗一本而數株其旨穗盈拯之

蘇湖濯醴泉秀瑞日啟堅且好既穎且栗香祥來告
來諗歌故者焚驚嘆前所未睹傾邑闔野聚觀竊詠相
訟收存農夫之慶嗟時農夫東作是勤我播我耨我耔
我耘驅我蟊螣薅我稂莠孰知其他而畀斯瑞人亦有
言靡不有自和氣致祥乖則致異孰秦叟理孰秉經綸
垂休錫羨自我相臣相臣曰吾惟聖天子天子照御交
任先使大夫卿士雝雝濟濟左右克讓共期于治薦啟
馨香不大聲色昭格泰質渾淪密勿工庸降監來肯元
元時雨時暘時燠時寒風以時若歲邇用康坤元富植
嘔靈勃祥景星慶雲非瑞之大白狼朱鳥乃其小者善

政養民稼穡惟寶惟寶之瑞終美且好嘉禾既旅呈徵
瑞宣致此不易保之惟艱昔在成王輔惟周公受天之
賜不有于躬曰欲曰成王心罔懈靡驕靡吝惟公僅懷
漸仁摩義教以化之制禮作樂範而陶之明明我朝監
臻勿渝小臣作頌徵在詩書

瑞竹贊并敘

上人仁公居智者之明年得瑞竹於山中命工即雷音
堂之南植之一本復榦其高不過數尺而雲儀霄采鬱
亦對常倚賦君子之風上人乞余贊余笑曰上人視天
下一切物無所好也何取於是乎而以余言為也抑試
試請見竹之別類六十有一而瑞竹不常有也由其不
常有故人異之人異之則不謂之瑞不可也古者王政
非平則福草生於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生於庭
今不復見而於上人獲是竹觀之亦豈有致之者乎然
非有也吾聞懷盛德者其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雖有
鬼神莫測其際故能無匹也無仔也無為而無不為無
感而無不感無不感而無不應動者有知而自化之植
者無知而自生之有知無知生生化化皆吾性中物亦
果何取於是乎此上人之所以寫懷也乃為之贊曰
有篁者植在堂之下高節對常其天無虞泠然清風哉
沐甘雨雖是後人永保貞固

文官花贊

草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著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率
以不恒有為瑞以不多得為貴率年所建崇賜翻閣
家之瑞也歷代始有之揚之墳襲潤色玉為天下之美
也豈世所多得哉物皆然今鎮江其地即潤也范氏世
居之為望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吳中富人及
京洛公卿之家所見諸亭館競一花一卉之奇以泰
示世俗極侈靡之娛者往往求若是花焉未有聞也
當唐之世唯學士院有之其曰文官意亦以是耶范氏

世業儒以詩書起家為令宰仕司業者衣冠相望於宋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花亦有不期而符者邪天地生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為緋碧者不能以為紫令以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而遷為之變其得於造化之妙非人力能致之唐人以貴王子為異花若文官乃異花也夫以造化所鍾之異天下不多得之物而又植於衣冠之族又有名公鉅卿如韋知安者本其所自而書之製為樂府以歌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曾不預於瓊花玉蘂之列者蓋花氏故闕聞也其花先世所植手澤也非舊瓊招隱若佛之宫瓊花玉蘂人得望而見之使人得

而見之有力者得取而有之矣則花氏咏之宜至而傳之不廢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皆是類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顧以平生不如有此花一旦則之可謂寡陋之歎不能無如妄豪發之情焉乃述其事以昭其後人從而為之贊曰

泰園委和嘉植挺生花素含貞揭采代榮如紱命服品秩有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徵前聞厥類匪一瑞木四照神芝五色不貴異物邁種厥德于古有訓君子是式

南埜老人贊

猗若老人咸家在天食氣之毋居物之先樂有壽考得之自然申錫下土何千百年

怡顏齋銘

衛之趙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呂子嘗寓焉寺故有雲山閣有怡顏亭兵興以來荒廢為墟故湮不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匾石刻余於祝仲文家見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講習猶諸生也迺名其齋曰怡顏以余嘗事二子之學來徵言乃為之銘曰

萬物芸芸孰怡孰顏人之處世日落乎前苟物於物其

物供遣不物於物空心孔融內欲不萌外不能干以一觀萬殊彼兩間流峙動靜匯山則川飛躍下上匪魚則鳶春木既榮冬卉亦妍化育流行精顯異宣乾確坤隤形附象麗厥有生靡不可觀皆吾之與靡不可歡惟不能于私乃樂其天

處約齋銘

郡諸生徐吉從師受業所處甚約也既名其軒乞余銘之

惟士尚志必慎厥守處約雖同窮在久賦命在天靡不有定富不可求貧亦何病懸衣百結華於黼黻逌菴

胡仲子集

卷八

八

胡仲子集

卷八

七

桂林有蒙齋祠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熙初張宣
公典郡因而新之朱文公記于石樂歌二章則其時嘉
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呂子約于成公母第
也時任治于衢故人傾焉溯其遺迹耽見之翰墨間
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時氏而時氏
得之呂氏者魯公之孫蔚至今寶藏唯謹余知讀金吉
父濂洛風雅即熟是詩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
虞氏德作夔致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唯公能詠
之間抑揚回衍辭不費而意已獨至矣世之纂述者但
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辭筆在勒成行下哉洪武

年夏六月跋

宋忠簡公告身跋

忠簡公以宣和四年差監鎮江都酒務告命之下太宰
王黼首薦焉黼於是即拜太師與蔡攸童貫同任國事
北啟遼釁內小人而外君子宋運否塞之時也汴京既
陷王業偏安於江表百五十年之間朝廷人才之用舍
往往如是宋氏之不競誰執其咎哉

鄭北山復官誥跋

鄭忠愍公以紹興二年進士授文林郎累官中奉大夫
資政殿學士宣撫四川檜羅誣構卒于封州孝議二年

始復故官此誥是也淳熙九年贈光禄大夫則明禮沛恩所及也公之立言幼氣見於在朝之初宏　蓋烈著於治蜀之日而威名暴於天下強敵悍虜遠近懾服固一代之偉人也其受知高宗雖出於檜之薦而未嘗苟為檜用檜弄議而公抗論未嘗主之檜皆有憾會而公以備邊未嘗遠之檜欲歸金降人而公處其為叛卒誅斬之以是忤檜擯之死地終始大節炳如也哉肇之士斷能傳誦獨公平生為學所以探陰陽之賾極幽明之故不以進退死生累其心貫天人而一之者則概未之察焉公在蜀六年其著書有曰易窺餘者紛藉於

公八世孫謐伏而讀之竊慕公後偉之績勳藹之節由其得於聖賢潔靜精微之學者有以發之也而翰又何足以窺之姑識卷末以俟知者

劉公亮告命跋

父以子貴而贈爵後世之禮也蓋有天下者推禮追王之意以及其臣子所以為勸也猶古之義也劉氏在宋其事不見於史非此告莫知其名爵之為太中為中奉哉昔王昭遠能藏其先四世告命君子稱之則此亦未可以彌文論矣

范習良帖跋

范公　明世家番溪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之內公參制科不就而此書則覽其經元間者蓋元卿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此一篤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為可慕公卿之薦引為可階其於聖賢之學如飢渴焉嘗曰學者嘗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工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識為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蕃稱公危坐一室取帷故篇人所不堪而神守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即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

為何如也若子於此其亦可以與起也夫

宋吏部侍郎朱仲文奏稾跋

朱氏自晉渦堤令沉始家于婺四明居士元幹其後也紹興閒居士嘗獻賦行在為人卓犖不羈今卷中雜咏遺言則乾道二年所書概合古今雖在缺映豪氣躍躍飛動使見於用宜何如哉吏部侍郎仲文其諸孫行也仲文歸寧軒實如詩居士即奇之紹興四年及第陳亮榜第二人奏策十事則開禧四年公在諫垣所擬指陳時政議論剴切雖忤權倖不失為社稷計矣余觀二公遺墨因念宋渡以來大義不伸大恥不復紹興三十餘

年不能振而起之韓侂胄何為者乃欲於開禧之際徼一旦之利是如舍有可乘之勢而不察宋無可戰之實故守軒以朝綱不振軍實不嚴隱隱言之疏鍼北伐又力爭之居士之才不見於用守軒用而中遭貶斥不究其才推其志皆可勗也守軒嘗學於東萊先生與孔山喬壽朋為同門紹熙廷對又為同年其後壽朋當朝言事與守軒所見大略亦同壽朋言具宋史而守軒行事世多不傳此卷則其四世孫了菴所藏以遺行之者屢更兵火行之護之如扶鼎凡了菴一時諸老淮陰龔聖予粵人謝皐羽同郡胡汲仲往來詩翰至今䕶守不墜使予閱之益知高山之可仰而慨喬木之不存識之末卷以見人才之進退盛衰世道之升降係焉

文與可萬竹圖跋

與可在宋為良二千石蘇文忠公從表兄弟也平生知其為人之賢文藝之妙者世莫若公嘗謂與可所畫偃竹雖數尺而有萬尺之勢今以是圖觀之猶不滿數尺而烟容雨態縱橫掩冉漫若千畝萬个近在人目無不可愛蓋墨竹以小為難而多者益難欲振筆直遂如公所謂兔起鶻落殆未見其可也否則滯而不化亦何取焉惟與可能臻其妙而文忠之言當觸類而悟也

王右軍書東方朔贊跋

東方朔贊與黃庭經皆永和十二年五月所書右軍一時之筆各自為體不同流傳至今求如此本者甚不多得雖紙墨剥蝕隱然其有當時瑯琊之風豈惟右軍書法之妙蓋若驚鴻者於此見之而唐人摹勒之工亦未易以刻鵠議焉晉仲家庭方從事臨池之學不宜以王敬仲自居當官奴之淳樂毅論可也

懷素墨蹟跋

張長史觀舞劍器藏真見夏雲隨風二人遂悟書法之妙遠軼千載矣及閱越人得永師真蹟若不及見焉世之師心而不師古者何足以知之臨川蔡君厚定此三十字為藏真書非長史也余聞藏真以狂自任長史以顛著稱正相類耳想其人而觀其書使人意氣飛動時又善雲晉仲請識其後以為山中珍玩是歲洪武癸丑十二月十有二日也

米南宮書蘭亭稧帖跋

米南宮論蘭亭稧帖毫髮無遺至其所自書乃縱橫若此蓋出入規矩晚年筆也南宮嘗稱善書得一筆已獨有四面故其對帖臨倣者與真無辨而任意揮洒者入妙自得人鮮及焉余昔見黃寔敍公恨不及以此贊之

姑識于公手跋之後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石塘先生以前代儒宗折節下交一郡史貸來國人之急而致書焉曾不以為浼而盛稱其賢則子智之為人果可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守有為不幸而為吏也雖為吏而無愧於天下之士其義可尚也由是先生尚之亦義也先生之雅操與文章並著於世孰敢而孰乎哉舒聞取石塘行所謂吉人廉士遺我五斗亦受而哺之無愧色者其言雖為張瑄發可見其於子智不苟也子智老於郡邑有先生以為知己而又希尊稱其家兄其所托者遠矣

北山紀游揔錄跋

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余閱諸古而於此卷見之矣自至大庚戌以來卷中作者由侍講黃公傳之而同理業公吏部吳公長史張公離之又其後而待制柳公太常胡公立夫吳公之詩附焉數公同出吾郡事種名當世高文大册施之朝廷者足為邦家之光幽懷雅韻託諸老佛之諸者足為山川之壯豈多得哉余嘗承下風往來周旋其間顧不獲與諸生從杖履之後山空谷寂寞未嘗不三復而為之憮然儒墨異端出入殊趣吳公既以文與懷況死生之際幽明永隔黃公又安得不增悼耶未及百年變故倏忽在昔已然而今為何如也吾鄉扶輿清淑之所鍾偉乎其不可遏望遠已耶比居長山之下靠執牛庭報之以遲夫若人焉今存礼不以衰老弃余將入京而過余衡門留之不果攜示卷諸生陟潛岳而登其家顧余力踣僅能及之極覽無際返念往躅雖瞠乎其後而亦望然其青者也書以識之庶他日冠蓋盛華煇其餘年以壽劉孝標王子文山中故事

蘇平仲贅言後跋

右贅言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之學

天子選為太學正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指經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之士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若拙不及人視之略畢一儒者耳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其兄弟之間愉愉然閒讀書為文硁硁如也余於是得其贅言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隸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体達於人情之鈎探物連常不絕其出不窮原其微之要始要其勢之

所必至歲歲然思以杜之極之將以上承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及知者余知之矣第粟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聽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聲言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道歟之忠有虛達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宋知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空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萃惟在廷哉惜不令黃魯直見之而余獲爲之聲節云

劉叅諮鐃歌鼓吹曲後跋

右皇明鐃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鉏剛之所作也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先生博學能古文辭嘗敘述宋太祖太宗功業之盛爲宋鐃歌傳誦搢紳間以爲度越蕃變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体製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横發音節鏗鏘則浮之潛溪又將退躡其武而驂驂其前矣昔潛溪在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

聖朝躬涉干戈之亂登于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羣雄合天下而爲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十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

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說說乎如在短簫鐃歌間不知其爲衰頽也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沖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韋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余豈欲與之角頡頏於安之虛歎慨於末習之縈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駸駸適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徜徉乎柴桑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與非以能言爲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爲妙也此所謂

發乎情也大者在天地流散萬物前者唱于後者唱喁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亡將若是乎雖尚友千載可也曷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尚爲我祈諸牛尾之歌吾同將擊壤而和之矣猶不知聽之者其誰歟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龍眠居士博學精識尤刻意繪事取法顧陸諸家下及韓幹靡不該焉幹作十六馬坡翁賦詩當時自以爲韓生之馬蘇子之詩爲世兩絕矣安知居士所作有如此者令人見之便如秦川沙苑間虛躍躍然世稱居士之精緻可學唯疏簡處工不能近余觀於此始知之方篤

入唐而恐未能致之先也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右服胡麻賦蘇文忠公所作黃華山主王子端之所書也子端在金源事章宗為翰林脩撰是時金有國已久士大夫余干戈從事翰墨之間如党竹溪趙黃山諸人各擅所長以名家子端行草則取法黃山能變而之古者也余往在燕都嘗於市上購得子端過蜡枇山和二兄詩二首辭翰皆非近世人可比遭值戍戍兵燹之變散逸不存意猶惜之反來太末復於民家見此卷楷墨零落幸而存耳意欲售人而人不知其可貴獨余寓目

之頃如豬蓐物服之不復求之今乃歸於吾鄉人任氏卷後有元遺山題識以瑚珠青大之喻為不可曉蓋余人傳寫誤以珠在淵作在瑚珠也猶未審青大喻昔宋李常取文忠此賦以續蟋余不復論而論子端書法氣韻似米南宮妙處不減昔人自明昌距今垂二百年當土宇分合之後寥寥不可多得矣雖有拱璧寧能過之

書賈節婦傳

天下兵興士大夫能死事者鮮矣而況鄙夫賤人乎是固難也鄙夫賤人能死事者鮮矣而況婦人女子乎是尤難也至元初朝兵渡江巴陵有韓希孟者魏公七世孫賈瓊之妻也嘗為軍帥所得之義不辱赴江水而死既死人於衣帶中得其帛書有句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之語又云皇天有知許我血西請又云願魂化精衛填海成蹟其言慷慨激切毅然有烈丈夫之風鄧公伯常賦詩以道其事惜世少有知者今賈氏婦之死殆有類焉而余采之民間其潔身就死而人不及知者尚多有之矣以天下之至難而婦人女子能之孰謂為士大夫者不能然生人之類所以不至於淪盡者蓋必其有在也

書王東姜傳

士生干戈之際能自脫於死地不為人俘囚陷於鈇鑕則其身之卑賤能存其身不輕用之而又能保其妻孥於流離顛沛之餘守其宗祧以時祭祀則又其家之幸矣今東姜既有之而又能推夫不忍之心釋人於死者之手其言曰吾力猶可生人雖百煉舒不恤也往來江東西間余活者看而人周急者吾而人來吾黎人被其賜者亦如之事具今宋起居所著傳中其為人也賢乎哉昔何蕃居太學六館之士更朱泚之亂不受汙辱有死喪無歸者即身為治喪蕃固賢也非昌黎韓子人孰知之東姜蕃之鄉人也其用心亦庶幾於蕃者則是

傳其可少哉或曰閒隱之心人皆有之非有為而為之也秉彝豈欲待是以受其名哉余聞之由是而益賢之云

書尊生子傳後

余始識尊生子時天下方用武尊生子自越至余見于今曾國李公之門美鬚長身望之偉然聽其言洒洒如也公遇之甚厚留幕府數日輒去余亦領教信安後十餘年復會於金華則尊生子奉
朝廷之命同知金華郡事顧不居嚮昔之故以一詩自通過余々視之尊生子且老矣意氣猶攘々也郡虛長吏尊生子攝郡事昕秋民有不直不以煩劇置不問必盡其情重者有遣輕者下屬邑々徵斂不入度其寸力約盡程度取辦而止吏緣為奸於法不可貸乃痛繩之不貸尊生子猶待大体類如此人以尊生子為儒者必寬柔之尊生子笑曰今豈昔時耶猶欲循雅吾民乎且吾陸剛是人言非所忌也其治如故踰年而郡著治績余在信安嘗時一歸嘶敝其居恨不及從鄉人長老樂其有成而尊生子見之輒念其老且衰將以一壑樓息余唯而退同侍治裝而東聞尊生子已去職矣既去而余從家里中則尊生子歿又後矣今讀其傳安得不使余歔欷流涕世豈復有斯人耶古所謂孝友于兄弟者疏于政者其尊生子耶余故論著之而或以尊生子之死非于華子稱述之詳其不尊生耶抑有由然耶當為而為之者君子謂之義不當得而得之者君子謂之命君子亦安於義命而已尊生子雖亡而有不亡者存焉此其所以為尊生子耶

書劉府君墓銘

余不識劉府君嘗於潛溪宋先生館下見其子劉而獲交焉今劉將入京師持是碣過余山中此何異歸退之誌李翱之祖墓也退之言翱有道而文固於是乎在余於劉望之矣

鄭仲涵像贊

有體其貌有瑩其神發華騰而不沫恬自得乎一性之真有物其文有淵其思顧贊達與未遑競得探乎千古之秘我懷伊人於焉寓目猶想見鐔刃之湛藉前民之疵譏也

書朱氏家慶圖

浦陽朱仲賢有母高年九十餘康強無恙仲賢率其母弟日致孝養毋弟或不繼則身養之作堂曰萱隱奉其弟若子若孫若從子若孫曾歲時為壽以娛悅之以昇聞於邑人傳於京師士大夫含詠以道其美余友吳孫

歌誦之余問仲賢何如人也曰謹愿人也何以為謹愿也曰仲賢嘗吏于邑而今老矣能保其身以至此者豈易矣乎斯其為謹愿也余喜而謂之曰子之言耿矣殆未知所以然也詩曰孝子不匱唯孝則施之四海而皆準仲賢惟不能孝恭耳苟孝矣則天必佑之故仲賢雖為吏而不辱其身也身不辱矣而又使之多男子也惟孝為然邑人不出乎里知仲賢之孝也故称之若京師之人可謂達且众矣何自而称之亦惟孝感而已矣豈常有私之者乎余與仲賢居同郡相見之日甚少往來邑中不信宿輒又别去將以知仲賢而信其說之不我

欺者以予觀於仲賢近七十歲其母九十餘歲矣以務躬致養其親亦五十年矣積日以至月積月以至歲溫清定省之節甘旨滑瀡之奉可勝計乎而今其母色笑在堂洩洩然其兄弟怡怡然而諸孫又詵詵其可喜非孝而能之乎天下之富貴者多矣有不能一日竭力致養其親者欲如仲賢其可得乎故書之以為人子之勸豈溢美云

胡仲子集卷第九

謝翶傳

門人同郡劉剛編

謝翶字皐羽建寧人也家故饒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翶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翶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翶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於越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翶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

去人將覆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與交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甚餘日以向邑一不聞當世事翶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禹穴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歡欲流涕晚登睦州山水涉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徠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噣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葬望碑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翶率其徒游焉題即此為葬地作許劍錄及劉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

曰我死必以骨歸葬於許劍之地既闕訃訖如其言瘞穿部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傳且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宮小宮受業焉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忠齋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補嘉興丞數以書干宗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毋畏不且賜函鐍責文及翁頑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宜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忠齋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執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魏仲子曰對少客浦陽登仙華寶掌諸山從楷神學者問翱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翱有晞髮集既有霞南集忠齋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翱集僅存其辭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書之鄞江任士林稱翱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趙氏大墓表

洪武元年十月壬午趙氏先世之喪既葬于金華縣慶雲鄉青岡之七星原郡守高公昇題曰趙氏之大塋其孫古愚於是具其族出世次所以蕃大而流遠者請識而傳諸子孫初秦悼王在宋為太祖太宗母弟王弟四子曰德雍是為廣陵康簡王康簡生承亮是為與平忠靖王忠靖生克愉觀國文忠公文忠生沐莅內殿承制承制之子堅　官使臣奉大夫始自汴徙家于衢則建炎再造也今其塋中居昭穆之首碩人田氏祔焉官使生常熟縣丞諱公傳娶徐氏卒葬于衢常熟生長溪縣丞諱彥鉷娶徐氏卒葬蘭溪今其塋皆為依而不遷長溪之子遂昌縣令諱旰夫居穆之次其配徐氏祔焉遂昌無子以從兄晟夫之子為後諱時亮居昭之次其配徐氏祔焉是為古愚之高曾祖曾祖有子二人長諱若韶號退藏山人娶陳氏何氏李氏則其大父也次諱

若隆娶童氏則從大父也又各居昭穆之次穆之右則祔以伯父諱嗣淇嗣鴻者叔父諱嗣淵者嗣淵之配張氏如之昭之左則祔以嚴者諱嗣滋者嚴妣葉氏如之考妣之次則古愚之弟古恒及其嫂張氏祔焉八世合二十喪皆雜從其塋穸尊尊也親親也所以昭有禮也禮必本其所始所以昭有德也惟趙氏蟬聯累葉自汴從衢至長溪丞又從于蘭溪至退藏公又從于婺今遂為郡人翰同里閈嘗獲友退藏之門聽其二子之議論未嘗不以前人葉瘁為疚于時汎覽貴志而沒亦惟後之人寔其闕之故古愚古怡古忱篤於孝友不替其父

命於十年之後既買地縣北婺女鄉奉以襄事今又改卜茲土克邁前跡是爲有合於古者邦墓族葬之義故輸書之非徒示其子孫且以爲邦人勸

胡義士墓表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祐其先建安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爲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括處處阻險而俗積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爲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石抹宜孫率兵討之執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蔚溪之寇毆民杜伏吹群起以利大入剽掠橫殺不辜元祐慨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爲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束手視之耶走白邑令爲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爲義兵偵之不敢輒犯詭還其徒來降尋乃寇出抄虜燒邑郭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祐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祐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榜于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祐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按堵全其能檄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于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岩致書元祐曰

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呂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祐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屬衆固守鬭戰至山岩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祐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于前倉又破之賊數戰不利明日乘晝勒其衆間道出方岩與呂原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死于陣又明日賊復至與元祐遇于古田元祐盡銳以戰頗請允中曰賊衆我寡唯死鬭耳不可退而復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後于陣元祐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也邑令野速達爾其死輒泣曰吾爲天子命吏不能竭股肱効尺寸力而元祐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之屢與賊搏雖斃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愧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於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

王師克婺城永康內附又十有一年

朝廷修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余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余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于色爲余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援而與之俱頗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備仁之狀宋先生濂

之銘在余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為人當匿戢難時巨族寒畯男女扶攜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祏弃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吏畫地自守玩愒以養寇畏縮以為特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途以不貲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為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途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也君既死而懷利計私者苟免且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祿位乎享其貴富乎就令有之泯為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關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

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童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即裕次裑次衲次從余既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撫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何逌山墓誌銘

公諱欣字天儀其先澤州晉城何氏唐會昌間澤州亂何氏南徙析其族辟地衢婺三州而婺之著籍自淳始歷五代至宋其十一世孫有諱棣者是為公之曾祖其別出之族若殿講文定公基司農卿夢祥參政夢然皆以學術貴顯故棣雖不仕而蔚為聞家棣生焯於公為祖焯生璧於公為考璧娶應氏以淳祐十年生公生二十五年而宋亡元有天下恥於仕節當世業醫藥為人治疾不避風雨寒暑治之常若不及無貴富貧賤必具善藥與之或不償其直置之弗較所至人賴其濟元貞初北游燕薦用者授婺州醫學教授轉江西醫學提舉公雖隨牒漫仕意漠如也每風日清美則幅巾藜杖盤桓墟舊閒長者事之以禮少者接之以誠陳說前代典故談諧俚俗聽如阿堵前事文懿許公謙方罷孤時落落不偶在里中時從公游公奇其才館于家以世務機利迷罔它岐固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懿遂

決意於學學得其師猶未振也公悉出其家書貲之率鄉人子弟師事之未幾而爭走其門矣其然以道自任雅尊事公見之必淮聞其言必傾耳以聽公長文懿二十年以泰定二年二月十六日卒于家文懿哭之盡哀明年天曆改元遂以九月某日下葬蘭溪州橫山下林之原今公之墓有宿草者四十餘年矣天下皆稱文懿之賢而不知世有郎有道之流后籌者何所賴乎故其孫穆以前榮酒許存仁之狀來乞銘存仁文懿子也建其先人之言曰吾所以克禔其身克植其家者先生教也嗟乎斯足傳信於君子矣公歸逌山美丰姿不事遷

幅名鄉鉅人見者咸稱曰遯山先生而方術蓋其一技云有子曰宗誠曰宗暎曰宗瑞孫曰紹祖次曰穆〻即請銘者銘曰

道苦多岐吾何適也雖有鉅且寧弗杞也君子之善不必己出也轢軼之跡天下莫較其力也

譚榮甫墓誌銘

譚氏之先有國濟南歷城閔春秋於書譚子是也譚子國入於楚子孫散居楚地其在湘潭者則自豫章來徙宋吏部侍郎世勣之後也由吏部肆今忠顯校尉濟七世矣濟從王師征伐以功授千户所領撫藩官金華敎書

來告曰濟生十有四年而大父没踰年而父又没後十有二年東南兵起吾族存者鮮矣竊爲下走幸不隕厥祀聞諸禮云先祖有美而不知是忘其祖也濟唯前人之休是顧敢忘之乎雖薄祐不足以繩祖武敢謂不知乎是用攄其行事圖不朽于子翰惟禮有銘職在子孫合而徵諸人私至公也不忘其祖重本始也故不敢辭按公諱安榮字榮父生而性慧能言毋夫人授以孝經隨口成誦長父與從兄偕處從兄亡無子公以其子〻之内外斂百指公以其身律而撫之未嘗有違言時方承平州郡以權貴相傾有勸公仕者公曰吾非不願也幸有先人之敝廬可以避燥濕薄田可以供祭祀具饘粥讀書教子優游卒歲良亦足矣終不能与世乾没以此自守累皆區計与人交不吝施予人有緩急飢遺以粟衆濟以韡又作其餘以修川梁除道途崇其利者歸德於公則曰吾安譽邪又謹事浮屠崇塔廟像設爲莊嚴其或譽之則曰吾求福田邪人聞其風咸知公爲長者年七十有四寢疾久不合稱謂其子自吾感疾明旦且暮矣殆不起乎詰旦果卒公生宋咸淳某年十月四日卒於有元某年正月二十八日後六年乙丙十有一月庚申始從先兆葬于湘潭縣石塘山之原曾祖某祖某

湘潭縣丞考義先隱居不仕自號湘潭居士妣劉氏配賀氏公之起家賀氏實佐助之通書算茹素至老年八十有四以至正十年二月一日卒是歲十有二月某日祔葬子二人長應辰次應璋〻繼從父後女二人適王以大賀世榮孫男六人明福玄壽貴某貴即濟曾孫男永齡曾孫女二人濟家金華去家數千百里計其先祖之葬且二十有八年中更兵變者十餘年人民就死忘其族者不可勝計而譚氏之宗祏獲全於土崩瓦裂之中繼有春秋封爵之緒有孫奮其忠勤不失爲

國柱〻之臣則前人潛德之光豈不昭乎休哉銘曰

推其蘊足以行吾義不專乎利安其止足以全吾志不貴乎位是謂鄉之善士其生也無媿其死也有餘裕矣

蔡基先墓誌銘

諸暨居先生疏爽好士所与游皆當世名公卿通州大邑賢豪詞翰之流與夫山澤布衣有志無所用而儕於耕牧者非是不屑也嘗為余言其鄉人蔡君基先之賢力學而不干進教行於家而自得於田里有足多者既又曰基先不幸折其左脛雖賢而無所用於世且世方以疾趋佻巧相徼逐孰從而知焉余聞先生言固識之矣常恨不及見其為人數十年来天下屢變先生既没

蓋無聞矣於是而得先生之子徽之書為其友蔡權之父請銘蔡書按狀视之則先生所言基先君也君諱嗣祖字基先自曾大父柏大父行之父遇龍世為諸暨人皆業儒毋楊無子君次室呂所出也幼嗜學從鄉先生受業昧爽執挾冊先諸生以往遇溝瀆左足折其脛由是出入不良於行矣然月朝謁先聖先師雖風雨大寒暑必入學呂無廢禮言當世治忽人物賢否出處得失雖足跡不離户限測之而必知言之而必當若數計而符節合也所居負陳朱山列蒔花木賓至即留連觴詠以為樂元末兵興呂三子語之曰吾讀書嘗有志於時顧以疾無能為矣今天下多故吾其休矣汝輩圖之汝樞汝賢宜為我幹蠱汝權宜務學居先生性吾友也方講學瀫溪之上汝宜從之君乃即邑之南塘營一室居為力耕者十餘年兵勢益熾未幾而其地悉為屯戍君挈挈東西未嘗戚于容及

國家洗滌宇内寢就寧謐即欣然攜老幼載圖書返于南塘題其居曰遺安莊諸公賦詩落之而君亦將足其休焉之志作為太平之民優游乎其間亡何遘疾而卒寔洪武四年正月十日距其生之歲大德丙午得年六十有六矣娶田氏先君卒繼王氏子三人皆田出即樞

賢權也孫二人曰照曰熙方田氏没時三子請治葬君曰吾以邵子範圍數策之豈久人世者亦將覯化矣汝營兆塗候吾歸同穴可也後二年果符之又三年權以春秋中第授延安中都縣主簿樞賢咸克家鄉人稱之女一人適王祺避兵走道上懼不脱虎口投道旁沸釜以死勝者亦死之事見元　不浼則君之賢不特能自破礪其所以化子　染多矣權既簿中都以洪武十年丁丑代是明年十有二月庚申卜地其山之原舉三喪合而窆焉世言越多隱君子徽居先生吾幾失王駘今君已矣考其行事益知先生之言為信又

嘉權之孝徽之義皆能成其父之志有交友之道不可
謝其請也乃論次而為之銘曰
士之致遠以志而奮以學而勝不以疾而癈為吾之病
故張籍盲于目不盲于心徐積聵于聽不聵于行洵彼
基先亦孔之能生免有樹死免有承貽謀自身又何愧
乎古之人

韓復陽墓碣

吳郡韓奕既葬其先君之喪于郡支硎山之碧琳原而
墓石久未有辭於是乞銘于金華胡翰以疾不能趨拜
致書采吉曰奕聞之公卿大夫貴而在上其賢可紀人

胡仲子集　卷九　三

已知之雖殁而自足見於世惟窮在下有善而人不知
知之而傳不遠無以自見於世則於法宜得銘昔朱子
有是言而奕之先人不幸踐之奕為此惧願先生有以
貽之以蓋其不孝噫何言之悲也是用叙次其事韓氏
系出魏鬫忠獻王故安陽人宋南渡始家于杭徙于蘇
由高祖至君遂為蘇人君之曾大父曰某大父曰某而
曰某者其考也妣唐氏君諱某字復陽少孤奉母以孝
聞于鄉里鄉人以能子稱之力學好古尤精於醫家之
說為人治疾由江而達于淮由遊貴人長者之門所全
活甚衆所至必求當世人物魁偉特達有才識者承其

下風即庸衆無所取長雖富貴人以富貴視之不屑意
也淮陰龔璛遂昌鄭元祐在吳中為士林之望獨推行
董与君款洽四方來者問吳中士兩人者以君為稱首
於是人知君之於醫蓋寓也元之始亂張自誠據蘇州
忌衆不附大結人心引士類為已用或強起君君固以
母老辭母亦遣曰是不可起也藉令富貴如汝家世何
訖不就退然以奉親教子為務年五十任母旁依依若
孺子居闤城中食飲必適母常愉愉無不堪意疾革囑
其子奕曰善事吾母吾負阿婆矣遂以洪武四年某月
日卒以是年六月某日葬春秋五十有四娶唐氏先卒

胡仲子集　卷九　四

子一人女一人女亦先卒子即奕也其孫曰貽君為人
性亢而色溫見人有善欣喜動眉頰有過則面質之人
始若不堪而心卒愧服嘗論醫以為醫之為術与儒者
之學皆出古聖人而後世粗工皆竊妄去聖人遠甚以
庸妄業聖人之事又不習其書又不肖於儒宜其失之
者多矣吾所以求賢豪事之意必有隱者焉及君得烏
傷朱彥脩所著格致論推本黃帝靈樞素問以為說辭
然當於心特彥脩没已數歲君迺命奕從其門人盡受
其術奕讀書未嘗識余其於不淺之辭何取乎而欲寄
重焉余覩君之在吳雖不有位為公卿為大夫其平生

砥礪自可為稽紳學者稱道公卿大夫用事者一時若甚炳烈尚怵於利害臨變故俯就拆辱身陷若滅雖鄙夫賤人皆得嗤詈為其失得相去為何如也故君子之可貴者甚於爵祿矣奕也何患其不傳哉乃銘曰

有相之術不用於國用之靡疾遭世大擾不屈于纍處之有道孝思孔樂奚不可依返乎玄宅則有子是若

王子智墓誌銘

昔石塘先生胡汲仲好施與而慎許可風烈皦乎當世學者尊而仰之以言語文字借譽為重莫不彬彬可覩然未有如古名節之士者先生既沒余業其遺書得一

人為若王君子智何其見器之深哉方子智署慶元郡史慶元趙誠之先生故人子也妻女流落先生致書貸子智之俸以周其急先生在吳門豪富人有餽粟三百石者叱而不受其視一郡史五斗粟為何物須吾義所在當子智為之先生嘗謂子智廉潔勇敢流輩中絕無旹也天下不以其言為過而信其人之賢余為得而沒諸

王氏世為處麗水人曾大父師尹宋迪功郎大父日章父英宋鄉貢進士妣趙氏宋瑞州守崇鑛之女君諱臨子智其字也幼讀書即嶷如成人既冠舉教官授慶元象山教諭部使者魯山瀫公見而材之不欲置君散地俾吏子溫由溫詣台又詣慶元其在台也臨海令李某貪暴威逼其民致死事聞于郡郡將賊之君持不可一繩以法台人為之語曰李木杓乃見王無藥蓋疾其棓取而卒其敗也濱海鹽竈戶私貨鹽以爲民民不堪誣以致傷人命連逮繫獄久之不得其情狀吏無以決君謂鹽無權貨死無屍傷其贖釋之及詣慶元屬州奉化有林氏者出貿海上與漕船遇漕船擊而掠之有司逮捕百餘人愚閭狀枉置獄以強盜傷物主論死會朝廷遣秋官按獄釋君自佐至州按之君謂漕船轉粟京師殺傷人海上而事有起因別無始謀与規財劫盜者有

差等矣豈貸死君國有楮氏者以女贅繆氏子為壻楮氏死其弟誣繆氏子藥之君識之繆氏固嘗藥也不當坐部使者楊某恚曰囚屢更當事豈皆誤耶君持讞覆白復詰曰此何例耶君曰吏奉法法當其可即例也二獄卒如君議郡隸元帥府時首帥黷貨斂燒郡政郡莫之如何君條其不法十事白御史宋公帥罰之致仕而遁兩浙鹽運司歲詣官賄課至郡其吏恣橫凌轢有司因閭利以為市君又言其不法運使為公騒之吏以責還後至者戢不敢逞郡積為歷三郡於是帑淵謡還行省議者以君枉斷推埋事繳駁不叙君辯訴于省于

御史退休十有餘年意自適也或語及前故輒曰我命
不達耳朝廷之臣必不壞法也已而中書報下事果直
銓授龍游縣典史人意君困阨久矣寧無變志君戒其
諸子曰我洗手奉公今老矣豈爲汝輩變所守邪汝力
學足矣龍游衢屬邑衢守禹昂天召諸邑令議均賦役
而龍游之役獨署典史莅之君曰役之不均吏弄法耳
吾當躬其勞於是吏不得爲輕重守念其貧以君年老
諷之君曰死貧可也尋感疾且死語家人曰死者必見
祖宗不可無禮乃沐浴正冠衣而坐家人扶持之則又
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汝等宜退遂卧而卒是歲元

統甲戌上距宋咸淳辛未君生之歲得年六十有四嘗
以平反林氏等獄薦廾廉訪書吏檄上不報以易經舉
進士再試有司不中故雖有志於時謾〻筆刀間脫穎
不能以寸輒又躓而蹶之然未嘗易其廉挫其銳也以
是爲沒仲所知終身不踰蓋非學所及而得於天性者
如此君自號紫芝而娶趙氏宋吏部尚書立夫之女有
子三人長景行次景仁景儀女二人孫男應麒應朝二
人景行仆而甚貧君卒十有九年始克葬又二十有四
年以狀來請銘其墓在萬翁山王氏先塋之南其葬以
至正十二年十月甲申相其力者吳士弘及弟闓也銘
曰
士之立身曰惟名節惟君有卓著于困阨歷郡之曹典
縣之慎積勞孔多一命不獲有奮其銳有耿其潔猶亦
不汙摧亦不折與世轇轕之死弗奪誰曰予知自我先
哲先哲之言其潛則娛君子之澤其遠不竭我是用揭
表茲玄宅以告其子孫世其清白

吳季可墓誌銘

吳氏世居崇保曾祖應高妣張氏祖紹孫妣時氏包氏
黃氏考用和妣黃氏皆有善行凡浮屠之居往〻割田
資之歲脩報祀其故居既遷焚蕩叢翳高垣大術猶隱

隱爲人指目徘徊相顧蓋其起家非一旦僥倖發述者
更宋元數百年子孫至今有餘休焉有元盛時蘭溪以
邑升爲六州當閩浙之衝使客之往來貢賦之轉輸供
億恒仰於州〻仰於鄉於是以里之正主之吳氏老人
重廉恥壯者懼羞辱公年未冠輒請曰吾職也吾親幸
少安即趍至州日與吏相上下吏嘉其勤不廢而趍辦
衆目之以爲吳氏有子矣安得吾兒如吳氏子乎然公
雖不自多見人武斷苟取則曰吾不爲也小民忿爭一
言析其曲直人〻悅服正有不法者聞之竊恐且懼州
凡十鄉南鄉之田畝稅二升有畸北鄉倍之稅入不均

而民征需緣拋爲多寡益不均公率衆向吏救不均不
能一朝更也征需不均更之复掌耳盡搉其本以畝計
乎於是有司計畝料征十鄉如一戍戍冬越國胡公兵
嚴州東窺蘭溪清野相拒州民不戢而越境就食邏得
之以諜當殺公適見之部領問曰此諜乎公曰亦平民
耳是何能爲不如縱之公遂率以歸全活者數十人既
而越國下蘭溪游兵四出居民竄匿公自山趨而下見
旗者曰個見撫兵安業以給軍餉旗者喜引至轅門越
國一見壯其言進而撫之殺以大杖署其字杖上命之
之曰違律暴掠者用此杖之軍旅萬衆終皆見杖輒惴

息去也姻戚鄰黨之女婦男子被掠而驅還者盡取以
歸家聚而寢食之衆賴以安洪武八年春有　旨遣貧
民無田者至中都鳳陽養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繫相疾
視皆有難色獨公所遣揖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體
上德意無以私廢義公臨事有爲類多如此環境之民
倚之爲保障晚得目疾年六十有九以洪武九年七月
三十日卒于家即以是歲九月九日葬于其鄉上葉塢
公諱綺字季可長身而美鬚望之嶷如也在群季中最
爲有器識始家向源被災即踰山而西度地八石溪據
兩源之會泉甘土美建屋數十楹數十年間居積益致

其利皆公出獨見爲之娶陳氏邑大家婦儀母道閑之
有素秉家政綜理皆自己出均一無剙公之酬酢世故
無内顧之憂此其助也公殁三年夫人時年七十有八
言笑自若無疾而卒實洪武十二年五月某日也其葬
則以八月八日祔焉子三人曰晉曰謙曰駿晉駿早殁
孫男八人曰良曰英曰禹曰誠曰敏曰詠曰昶曰恭女
三人曾孫男四人曰曾曰攢曰恕曰栄女三人公之孫
曰英者知孤恒在公時不能植立承祖父母意公殁英
治家事惟謹尋以事逮役三年祖母遂殁後歸哭于墓
所告于從父謙曰吾祖生不被祿位而流澤在鄉里在

子孫宜得銘辭以昭之失今不圖後將何待於是以公
從子知濰州事履之狀來請翰周公之里人也而又與
履交最久方履在濰州時不遠數千里遺履書曰吾世
以儒著藉守先人資産以樹門戶而立身齊家未嘗踰
先人一迹今
閔家譽積裒而吾赫名爲懼豪長者好事一旦有連吾
老不免耳嗟夫何其慮深思遠也及英以中都之役免
歸果符公之言而人益知吳氏善慶之所積於茲較然
矣乃銘曰
積善若登莫知其增視其後昆其徵則明惟季可父克

謹其承頎然長身玉立端凝剴鄉之傲脫人于兵利而不有再覩廿年居寵惟畏摧謙先幾比尔諸孫言如著龜尔孫行矣三年而歸惟公之慶公則弗知我說其潛尔孫之貽著于墓石昭哉孝思

商節婦誄

商先生淵之妻以兵而死于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景濂又哀之以辭嗚嗚乎白於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大義億兆人之所同也而於恥女子見之君子從而與之曰節婦列其事而不原其心則余不可以無言矣節婦之心何心也得之於天而人不與力焉良心也良心也者在臣為忠在子為孝在婦為貞而臣也子也婦也發於其心之所不能已者所謂義也故忠可教孝可訓貞可勸而不能必其果於行惟其不可必奮而為之所以行吾義也故君有不得於臣父有不得於子夫有不得於婦而非教之所能為也百乘不足以為貴萬鍾不足以為富一日不足以為短千歲不足以為長而於名非有所計也以教為可成名為可榮此君子之論也天下之事出於議擬者患不能致果利害之際一髮不容不幸而動為其心二矣故天下之士砥志礪行臨事而摧衄者多矣而名節之美著於尺籍編伍之卒於人之所不屑又其著者則窈窕婉孌閨闈之秀而確乎其不可奪毅乎其不可回若節婦者是也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寶耳女婦耳一旦奄至于邑而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為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汙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於死而得其死義也自靖而已自靖也者心之所安也節婦亦得其心之所安而已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往往有之吳履之妻死於自溺賈誠之妻死於自溺姜氏之女死於自刎童氏之婦死於自刎張氏之妻若女俱死於自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儒者於家有所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圉一旦罹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其幼方笄又從而死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無貴富貧賤等耳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無所為而為之者也自夫人之沒今二十年矣唯宋氏謝氏嘗有列其事而見於紀載者它固寂寂然矣余於是录之附著於此其居不同鄉其生不同族其死義之心一也天下之為人臣為人子為士君子者誰獨無是心其可徒歆動於節婦之風

哉余雅辱交於淵故著明其義為誄以泄其哀思焉節
婦名真張氏与淵皆喙縣人誄曰
有馥者蘭于繁霜其悴之有瑳者瑞于烈火其焚之雖
則焚之彼則遂之固天也尋之

胡仲子集卷第十

門人同郡劉剛編

弔董生文

余自京師南歸次于直沽泝流而達于衛漳過陵
州故廣川地也或曰漢江都相董仲舒墓在焉為
文弔之其辭曰

出國門以南邁兮涉衛漳而濟舟波流渾其若河兮道
既阻而且修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夫子之首丘望原隰
以懷思兮悵欲去而复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驁其
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固多奇士
兮僅有取其慷慨非天降大雅兮繄孰為之表礪與盎
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即士明經以致用兮義非台
而不食徽天人以為言兮明灾異之在辟引君致之當
道兮情眷眷於悱惻嘉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不
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固無人而害重顯僨直而見悼
兮私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淆而弥亂辭
不中夫犧牲兮執鸞刀而薦聲登饗時以實讚兮濫黃
流而注茲競刻方以為員兮攫梁殖而去之徒操末以
齊本兮引繩墨而止之下皇皇而靡所騁兮上訖訖以
為得孰好賢如緇衣兮孰惡惡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
兮詎多欲而不惑庸僕時之見察兮廣師言之允一謂

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尚恥兮又豈
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昂兮繄未量乎夫子之志曰
正誼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繳內顧而如斯兮撥王
佐亦異異俾說遇以獲售兮固吾心之所羞比柳下之
三黜兮由直道以事人百里之飯牛兮豈汙辱而忘身
道有時而詘兮亦有時而伸諒天命之未違兮獨奈何
乎生民

憫貞淋文

何斯世之昧昧兮耿獨抱茲貞淋曰降命之自天兮固
恥軀之所服肇兩儀於厥初兮恆正位而並育矧夫人

之伉儷兮豈云既而異族昔結髮以承歡兮將偕老以
為期忽惡符之在首兮遂中道而棄之惟國有大事兮
莫大於征伐之師既北面以奉命兮頓委質以驅馳冑
白刃以爭先兮懼不得其所死苟死弗憮子素兮又安
足以痛毀相女婦之從夫兮應一齊而不再力莫拯君
之阽危兮雖獨生其何待孫神之成憂兮陳迎蓍而捐
軀高叡之喪趙兮泰腹目而與俱卓恕行其威教兮皇
甫條而猶詬李斷臂於逆旅兮昊凝骸以詒後諒風獻
之一致兮曠年歲而不可幾襲芳菲以紉蘭兮又佩之
以雙玦仰三辰之在天兮心炯為其昭晰即所安而自
得兮吾竊哀丈夫之非烈

東征詩有序

淛東行中書右丞李公以親賢之重撫制軍民轄寧金
華嚴陵信安括蒼廣信諸暨五郡一州之地諸暨城小
而偪於張虜雖以重兵鎮之虜猶數犯境上今年春遂
大率其屬入寇邊吏告警公合將士由嚴陵馳援距諸
暨新城十里曰龍潭據其地與寇相持明日寇以我師
新集空壁來突而前公望見即下令曰彼衆我寡唯効
死斬擊耳毋掠人馬貪而失利又仰而祝曰願天佑社
稷微臣不敢愛其生以縱敵於是將士皆奮公策馬陷

其中堅手槍斃數人左右縱擊遇者靡地躪而殲之流
血膏野斃者萬餘人遂北虜其驍將百數十人凱旋之
日上功幕府公推而指揮群帥之力居多
天子嘉念之賜予甚渥昔南仲召虎左右王室戡除寇
戎詩人歌之不以二人克專勤勞頌乃歸美天子之命
稱誦四方之本今日之事惟授任得人以故公與將士
茂建厥績天下聞者皆知我師之用敵舉群雄而脫其
距角合海內而登于大一統之治昭哉徽乎其在茲矣
不可唁無紀述迺敘而賦之以備凱奏爲詩曰
天遣草昧篤生

真主暨厥良弼大啟土宇自沸〻之東郡邑棋布阻山帶
川樹屏為同與敵相制邦之門戶匪親與賢疇克畀付
桓〻我公兩有文武龍節虎符來自
王所塗楊省轄出奠邦土于宣于蕃就啟余侮毒爾虔
尊竊治鼎釜以其螳臂抗我戎輅歲直乙巳中綖建斗
大衆厥虎深入我阻偪我新城撓我黎庶勢如累卵岌
其可怖邊吏驚告公起馳赴軍于龍潭柵其高阜轅門
方樹士食未餔飽值我營謂可拾取螳螂蜂午鼎來縱
橫深絕其淵高憑其陵有輕我心不知我勍我用大奮
奮其忠貞師直為壯彼則何名以少擊衆在古可徵爰

明仲子集　卷二　四

令衆旅告厥神明顧天侍佑爾衆欽承毋利貴獲不踴
股眩望其前鋒公則是膺挺身躍馬其揚如鷹如鸇如
虎其徒奔〻如雷如霆飛震雨崩東戈就殞投刃乞生
倏溯紛紜席卷而平流血殷野橫尸一成匪曰嗜殺亦
豈窮兵寇衆授首唯惡是懲既懲其惡亦罔不矜亦貰
不寧天開日明衿甲旋旅肅〻其征椎牛饗獻俘于廷
皇心允懌是用大賚公走入覲稽首拜賜明〻我
皇制勝萬里師力臣武忠任指使滄海波平金徽道路
防風不朝塗山用又惠迪有慶從進自墟公昔受鉞志
在敵愾繼今以往尚罔或怠不息不亟公心抑〻下民

是依廣士是式為邦柱石以殿
皇國皇國既平四夷既寧公之孫子與
國圖極

招鶴辭

世言鳥之壽者必曰鶴稟氣於陰而游於陽遠可
千歲識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余家二鶴其
一縞而緇翮頰而項不丹與古相經言不類雅善
雖其一丹項青細羽毛皓〻然而潔方致舞而變
余惘之將世所謂壽者非耶抑衆剛風駕飛仙下
上于玄閶闔不得而知也乃招之辭曰

明仲子集　卷十　五

鶴之去兮下土方檜不可巢兮帳孰與之翱翔三桑無
枝兮望蒼門而未陽而毋折勝兮忍鄧林之不芳鳩鳶
吻而嘯號兮鴟鴞矢以為長仁鳥高逝兮杳莫聞其歸
昌牛衰化而為虎兮雖食靈而無良莽蒼〻而陸逆兮
括隱〻而機張蟪蛄復墟彼猰貐兮騷百怪以伏藏鶴之
去兮海是泊激淡無垠兮深入冥漠天吳九首兮佗五
而可愕海童之幺麼兮又啼而相薄歸墟合天尾閭兮
三神峙而嵯錯何飛廉之弗戒兮舟欲進而忽却扶固
象而駕蛟魚兮將往來以東臨觀蕩〻於天外兮求坤
軸之所託懼鼇力之不任兮玄黃質而揮霍鶴之去兮

無遠遥大圜於穆兮上積清寥澹至人之無爲兮与光以遊遨驂騏驥於天路兮左玉女而右松喬齊騫騰於嵐背兮吹參差之洞簫恍出有而入無兮非世俗之所服憑髙雲以結思兮極勞心之悽惻昔余覽夫巫經兮嘉金行之肖像曰吐故而納新兮歲千祀以爲期朝濯神於秋水兮夕申誓乎湛露曾日月之幾何兮忽澗瀾而莫之主仙既不可睹兮彼又得而馭之世不可以容縱兮將羽化而去之萬類之芸芸兮何有於乏安留神奇而憑生兮倏負齋以爲歸齋何飛而戾天兮魚何躍而在沼鳳何覽而來下兮龍何欲而能擾氣寔使之然兮孰觀其徼妙夏虫之疑氷兮取誚於知道上下爲宇兮四表爲樊大和訢合兮含生孔蕃曷不古處兮樂全其天慶拊足於車子兮徒支袂而泗漣龜曳尾於泥塗兮懼觸罟而造鑽龍既往而知來兮唯委順於陶甄援雅琴以裵彈兮聊揮余之中情亂曰山海浩兮蔽虧城郭綿兮委蛇人民是兮今豈非芝三秀兮可療飢盍歸乎來兮丁令威

白鹿引

士之在公者不欲以簿書刀筆自穢恒曰吾吏隱也歸於人而人稱之亦曰彼誠吏隱也有一人焉以刀筆尚論其能則必以爲譽己矣求若古人隱於吏者則自京師達乎郡邑槩未之見焉何其鮮也今年秋余以疾歸畊田里有白鹿生者与余遇焉嘗聞鹿千百歲者始白匡廬衡霍間古仙人乘之以遨遊于金庭不死之鄉安肯屑意人世乎吾懼不足以承左顧生曰子以錙銖富貴爲朝夕之生夕之生於巖穴者即仙也耶安土而不詭於人類者非其儔耶則子亦不知道矣余聞而異之留与之處投袂而去它日問諸其友則曰此武城周生也生客廣陵辟地東南雖陋甚不厭貴人聞者辟以自佐即不拒趨事穆穆然未嘗職吏牘或以吏誉之即笑視曰是刀筆者何負於人獨白鹿生非吏耶其爲人如此雖其友亦莫盡知之古所謂依隱以玩世者其生也哉蓋學老子者乃賦白鹿之引歌以招之云

鹿之呦呦兮彼好者子非仙之儔兮尚何求兮鹿之伎伎兮彼姝者子世莫係累兮是以從吾志兮大車連駟吾不知所税兮

少梅賦

少梅者以其抽毫象物託意於梅而命之也余爲之賦則屈子所謂置以爲像者云

夫何一嘉植兮怨肖儀而孰主解余衣以盤導兮馳余

思子瑶之圃若有人兮獨立兮千古氷為魂兮玉雪其度澹遺世以消搖兮貿婷節而不可接恍髣髴而一見兮若経年之遠别散縞衣於空明兮攜瑩龍以起怨情惝怳以搖曳兮亂漫汗而揮霍斂雲蒸而飈厲兮紛又継之而雹撫陽關与商兮齊造化於一指驚建木之既播兮眷瑶華其何異靚娩婉而凌波兮浩綽約乎崇阿向北風而含韻兮承南服之沖和春淵淵兮何其望美人兮天一涯折芳馨兮延佇將以遺兮所思大化不停兮細入無垠高下散殊兮其機孔神服貞白以自嘉兮今胡為此滋焰也豈隨時而変化兮懼夫人之逐臭

也豫章不辨兮樗中繩墨棄厥簡簵兮矢違以為直惻衆芳之蕪穢兮天肅殺以戒寒竊獨憐其中情兮豈云異夫荃蘭何靈均之好脩兮結琨纏而帯楊吾將歛而就實兮和商鼎以進帝嗚呼噐哉兮係茲令美世莫諒其真兮尚識其似

湘筠辭

湘之山兮西延湘之水兮東鶩何簡簵兮孔多望不極兮湘之浦帝子去兮雲中俾夫人兮延佇書叢樹兮柎蘭又奠欄兮蘅杜載雨兮載陰滔滔兮誰与渡將以遺兮琅玕抱幽貞兮永固

于蔿于歌

于蔿于歌者唐魯山令元德秀之所作也開元中車駕東幸德秀使樂男歌于蔿上帝歎曰賢人之言也而後世無聞焉庸取晋宋督補詩之義為之歌曰

于蔿于道不容車豈不容車敎無虞扈臣執轡無疾徐省方巡守周八區皇不出狩民不蘇皇出征皇躬弗寧守以時古有程童何知皇孔明扇巍巍業煌煌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不虧不傾四方觀厥成

風雷引

烈烈兮轟轟為瞧兮為霆迅發兮震驚蒲太虛兮下上聲謂天降兮孔仁孰司柄兮其厥靈民無穹兮載寧穀既揚兮沛澤零

長清操

河之水清兮清且漣濟我泳其流兮而飫之不知我飲而盥兮我何求思勗兮勗兮毋揚其波兮毋混其泓

思沂操

魯人有居越者勝為不忘魯之舊鄉余以聖賢之道不下帶而存也作思沂操以廣其志云

沂之水兮決決曷不歸兮以流我衆我思兮孔長沂之

水兮湜湜曷不歸兮以沐我德我思兮心惻沂可思兮
亦可沂兮鼓而舞兮嘒吾之與兮

越水操

越水漖漖兮不可以方舟旋桓有魚兮不可以為罐九
罭寸目兮豈不密且周惟魴及鱮兮埸澤是求有獺有
獺兮復陂于洲

長山操

長山之下兮翳翳其木曷于無田兮亦有嘉穀孰為于
陵穿余之屋不以我為盧兮反縱尔毒逃咒匪寧兮曾
莫我敢遏

瞻彼日矣美孝子愛日也孝子有母眉壽不能
已其喜懼之心焉故作是詩以美之

瞻彼日矣歲聿其徂言念母矣故老之寧人各有生匪
恤我私母也在堂無盡犯時載省載溫載奉拜旨載笑
載言載酌之醴以志為養則有多祿如何孝思惟日不
足瞻彼日矣迅逾飛翰明登于天忽薄于山言念母矣
雖百其年此日不愛後視則悠亦既愛之匪金匪璧一
寸之晷天寔我錫錫茲雖老永有壽考孰慰母心惟忠
是路在昔張仲厥德允藏萬斯不忘錫類于家邦

之子于征美監寧陳生也陳生歸省其母奉養
于京師故蠱其行以慰其母心焉

之子于征有楚者衣翼彼北風翩其以歸豈忘在公爰
恤尔私惟
皇有命來慰母思之子于征言汎其艫明發于越夕濟
西吳薄登于畿安車載驅惟
皇有命將母來居之子有母令儀有恤養則有祿
享斯尔錫曷以報之稽懷罔極竭尔丕節迺殫乎職

新城頌頌

新城頌頌執窕安宅帝紹東人命我郭伯郭伯莅止作
之司轄慎迺夙夜舊其柏撰弓矢斯抗戈戟兆鑠寇来

授首開門可祈新城膴膴嘻散余侮郭伯惟翰遵養其
旅野無驚燧田有植稌僵旗臥鼓不試亦武如彼雷行
濡以甘雨民斯莫若靡東相自東徂西自南徂北芒芒禹迹肇
戒邦域我民綏矣我公歸矣令聞令望德不回受祿
不貸公則有之民何既之薄言酬之惟
天子是毗下民是宜

南箕長好風

南箕長好風東畢復好雨陰魄生自西終夕成未阻悠
悠望彼蒼肺肺不得語起坐酌酒漿北斗在庭戶

冬日何可愛

冬日何可愛夏日何可畏嬀首問羲和羲和不停轡寒燠相代更天運自有常但惜愛日短不及畏日長

日出照高樹

日出照高樹翳翳綠當戶端居念友生海泊何處所西路阻且長東流莽回互豈云阻音容亦乃乏書素懷德必有鄰興言自中古振衣起彳亍見此裼之久

鬱鬱孤生桐

鬱鬱孤生桐託根鄒嶧顛皎皎白素絲出自岱畎間一朝奉達貢妙合良自然桐以爲君琴絲以爲君絃中含希世音置君離別筵征馬悽不斷僕夫跽當前君行千里道豈惜一再彈南風日渺渺清商動山川和者昔已寡聽者今應難

人生苦偪側

人生苦偪側莫處靈闇殺機起不測朝夕相持思尺書下齊城執土封秦關用意何嶇嶇舉世尚其賢湯泉自長溫蕭五自長寒天地有至性貧賤吾所安

維南有佳物

維南有佳鞠風露養清妍離離綠玉樹粲粲黄金錢色含坤裳美質抱日精圓餘靈自女几滋布孫樊川既入神后品還充仙子餐中歲登百歲上壽延千年千年與百歲何異瞬息間獨有幽貞節可比金石堅託以奉君子歲晏期弗諼

擬古

一夕復一夕一朝非一朝朝眼見春花開忽驚秋葉飄人非金石姿安得長不凋窮年事馳騖聊言遠游遨手提具鐲劍拂拭鷿鵜膏含精變光采上薄青雲霄願君勿[illegible]置佩此長在腰南山有猛虎西江有長蛟斫蛟取猛虎始貴非鉛刀

白虎誰家子翩翩新少年寶帶千金裘鞍重兩囊鞬五侯爭馳鞚七族莫比肩朱任長楊間捉出飛鳥先朝從羽林獵夜宿秦樓邊前楹列庭實中庖具珍鮮趙女舞雙袖吳姬調七絃張急調高起酒盡意彌堅恨無美人贈中激壯士肝睽離各自覺重來還復然

喈喈復從從雄鳴雌自續借問此何音有鳳人不齒三文被自體五采燦盈目聲諧九成奏靈出梁羽族自從阿閣傾再改岐山下千年不來儀四野多鴟鴞世德誠已微天路清且穆顧同東南風吹度玉笙曲

長安萬里烽日日送遠行輕車列千駟驃騎驍嫖旋西出橫門道意氣傾公卿皴戟夾左右部曲聯若星疾驅呼延塞深入依屠城旋頭無時落邊風且莫驚

力格中帳起心共刻功燕然石受爵天子廷既獲世間
頭復垂身後名借問毛錐子區々何所營
梧桐生朝陽不附衆木林上枝拂雲漢下根困重陰嶽
火棒質古鮮爲桃氏琴宋絃縆橫理加以玉与金徽軫
何騄々清彈揚妙音重華不可見懷思意何深
千里不思井與君相別離風塵雖異路恒願同懽歡在
金莫爲玦在玉當爲環聯以翠織成宛轉衣帶間相望
胡與越寸心良自堅日入已三商憂來翻百端遠々託
清夢不知寒夜闌
日長自愛惜夜長復悽惻人生幾何時少壯已非昔涼

胡仲子集　卷十　十四

風動萬里起念南与北山川路杳々車馬去不息燕趙
高聲名潮揚壯林力仲尼七十說未遇身削跡爲雲不
上天爲能雨八極
昔聞崑山木結實大如棗一食能療飢再食可輕舉大
和溢肌髮含真逐仙侶左眄東華君右招西王母蒼蘇
手共閒金冊笑相旅后皇降嘉種寧遑同宿莽杲々晨
出日初々載陰雨飄被非一朝長此千萬古
飲酒須飲醇結交須結真貌合不足貴言合寧可珍良
女桃李樹家々自陽春當時握手者孰是同心人吳中
有雙劍一奉洛陽賓精靈頗然合萬里情相親

示順生

去日不可追来日猶可期朝采六軌咲夕玩忘其渡海
是衆水精聖亦塗人爲披冊自有得爲用比阜夔
明招山中人高義無等倫恨予弗見之一去五百春我
學如聲肬未成先誤身誤身之不淋誤世心不仁
大音在天地浩々空山河作者推李杜於古未足多至
哉風與雅采之香蒼歟世人事琱琢伐柯徒伐柯
嚴霜十二月鷄鳴思遠遊遠遊方遠々客行何草々福
徒汴水来復鼓秦淮棹秦淮楊柳樹物色今年早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胡仲子集　卷十　十五

東望赤城山遠在滄海頭雨雪方霏々行人不可留衣
裳好結束文采珊瑚鉤早傳一札書爲報東諸侯書報
東諸侯崔食懷遠憂鄭虔行臨郡山多少田疇居民莫
海水海畫夜始秀丹丘有羽人歲晏長悠々

遊仙詩

夙志慕仙術笑傲人間春朝陪瑤池燕莫揖滄海塵逍
遙安期生遨遊棄朵雲縹緲玉虛遺我紫金文天地
此中畢世人不得聞受之今十年留待遂遠君青鳥從
西來飛去扶桑津寄書久不到白首悲秦人

寄陳子尚錄事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楚間一歲一歸春四十來作官人
生貴得意寄書忽長歎芳蘭委蔓草霜露後摧殘寸心
欲爲託相望隔山川出門道路惡起伏千萬端直性不
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至正壬辰之春余卧病始起遠時多故奔走山
谷間觸物興懷怨後成什合而命之曰襍興

登歲吾憂患況茲抱沉痾展轉不能寐夙夜如枕戈骨
肉交相持朋友亦屢過感時寒燠易無乃久穩和石間
有三秀豈丘多玉木達人貴知命永言心匪它
病起不飲酒客來意何如四座皆春風燕燕深相於當

有富貴交賤有貧賤趨古道吾所憂今人寧見迭忘情
衡門下言笑色喜眩忽淹杯康篤何煩翟公書
水煩魚不大毆從馬已疲法令貴寬寧牛毛安所施秦
風蕩六合賦役懸爲畢料民事陵夷簿書日孜孜君卿
嘗見嗟譏者以爲宜其執如張弓後來誰祀之詩人詠
豈弟勞人千載思
緣山列城郭歲久亦已頹羽檄來何方工作殷如雷六
丁運巨石泉扉皆然開不知誰家墳暴露骨與骸古碑
置城頭歎息三歎細死者何所知但爲生者哀
巴陵韓希孟淑質自天挺一爲軍中虜視死猶一瞬
云瑚璉器不肯作溺皿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頷魂
化精衛填海起成嶺與天如有知許我血面請書帛字
不滅千歲光炯炯蹈躅我爲閨丈夫可以警
野王有二老嫣若雙飛雛不相恨不枝寧啄中田粱翻
翔千仞上覽德肉入區赤符啓帝子黝其應瑤閣一鳴
洞壁纏雨露凌天佛飄紋不可繫漢綱亦已疎至哉高
尚風急此其誰攸忽非識光倫竟乃董公徒
偶家長山下遂與世途遠泉聲掛屋角曉見池水滿日
出生清華風來送餘善大化無端倪寧謂心有累床頭
遺古書歲月忽已晚玩之不能了聖哲有憂患

卧龍岡觀賞秋壑故第

宋祚移東南會稽劉內地白日照城郭相君開甲第蜿
蜒卧龍岡高出列雉背窮曲五萬極增雄蹤九陛飛棋
凌卅霞交疏澈清吹上極高明居下有幽深邃栖甲戟
不虞爲計亦已至以此忠社稷寧復憂傾墜榱榱脉所
闕榱榱復多制崦嵫日西薄祝栗風南鷹曾營十萬師
閒鉛一辭潰木拔本先蹶堤壞川如沸詩人謹厲階人
禍豈天意至今王實甫百罪有餘辜寧學岡頭石零落
重奎宇山川一何似蒼莽喚能外諸特賀老湖酒船撫
堪繫吾寧慕賢達聊以抒長慨

呂梁磯

河水趨山東四瀆無險塞呂梁扼其衝漂若萬騎敵水勢與石鬬終古怒未息舟行齦齶間衆挽不餘力進始踰跬步退忽落千尺長年起相語茲土神所職登祠奉嘉薦拜跪悚下聽船頭勇牽纜檣表高挂席好風東南來送我天北極叱馭誠足欽垂堂詎遑恤昔聞莊叟言有山在離石懸水三十仞魚鼈皆辟易孰探天地性遂極生民溺洄飛九州野吾願覩禹跡

夜過梁山濼

日落梁山西遠望壽張邑洸河帶濼水百里無原隰蒹

葭參差交舟檝宵征入劇若穿土裂中含元氣混浩蕩無端倪𡽪然向帆集野闊天正昏過客如鳥急往時冠帶地雜踵萑蒲習肆蕩劉跳梁潛謀開坏塹古云萃淵藪豈不增怏悒蛙鳴夜未休農事春告及溯焉江上懷起向月中立

益清堂為國子生張伯高賦

高堂思何浩突若臨瑤池碧水皆種蓮怡氣安得緇玉質皎白內朱華爛相輝不矜顏色麗豈憂零落滋馨香無時發露冤隨風吹堂中有美人佩服芳霏霏與言誰與聽悵慕此良時寧無百年賞頓結千載期流芳在人

世樹德詠如斯

書黃賀州平寇事後

荊楚綿百蠻襟帶極遐裔連山限車轍外薄海無際風氣何冷厖悍羣蠢動相噬古雖郡縣置盡地出租稅負陰恃向國大寄植形執聚若蜂蟻來散如鳥鼠逝堯仁不能覆桀紂思一雜懸兵萬里外暴露蒙瘴癘亦有內齊民詿誤混狂猘巢穴牢弗破根本先自噬天遺繁黎種出入更患害聖哲戒不虞窮討諒非計皇靈昌下土共共火俱屬日月所出入有生盡懷保寶賀峙嶇間蔚蘗久聯綿濯吏得黃侯為國際信著王師不血刃綏懷下

推懸列功奏天子璽書遠頒賚錫以大銀盎副之金帛對嶺海數十城安得百其喙我聞范史言此屬非難制力弱校弄潢非可羌戎例漢廷慎擇守祀良復誰繼侯今酒盡白侯心甚豈第分符浙水上應念東人動蚤經尚有知東人敢忘惠作詩勸不隕庶以示來世

西村老人隱居

振纓起陳力投簪遂辭祿吾今見伊人逍遙在郊牧含和春載陽芳辰日初旭鳥鳴高樹巔牛飲澗溪曲藹藹桑柘陰藹藹來牟熟穗彩送故畬綠溪候新醲高柄生風涼締衣無暑得披帙欣自悟臨觴復誰屬情真不

客意豁已忘俗列生談力命老氏貴止足

夜宿寶石精舍

出郭唛稚子薄暮投山扉葉落故園樹危柯風更悲旁生各已息不知夜何其上人池閣中燈火深相依盈樽豈無酒多病久不持嘆我園中果飽我以豆糜出户見明月踏月寒裳衣悠悠故意長落落新知稀冉冉歲云暮百尔慎所歸

京口紀行

大江風西來波濤一何浩我舟不得㨗綷細越昏曉衝運已舠曷耀靈思東景早出南徐州草亂霜露少悵悵

沙塵飛亂亂車輪繞寒氣來薄人重裘僅如縞日高衆鳥翔天末徘徊沓川流與岡巒合沓自回抱人生大塊間孰能出其表勉為辛苦行益見顏色槁人言野多虎前驅善相保頑非千金軀敢欲伏宥莫共子陳此情歸來卧蓬島

南京遇蘇平仲編脩

南州苦寒月雨雪久不霽風沙滿長道四顧心飛揚君子有行役來書歸故鄉故鄉浙水上遠在天一方父母及兄弟昔別今五霜我昨來自東音問不得將為言起居好良足慰予腸讙讙

帝王都濟濟人物場藹藹爭先鳴翩翩適高翔六館走相送如失淤偃風惜茲歲華晚眷彼川路長卧聽吳門鐘歸共越人航上堂拜家慶兄弟同樂康歡言酌春酒拜舞迎春陽頌言千丈膊長照百年觴

歸故山

西阜高見日今朝故山粟萬木亂已微白雲思鄉起池邊記昔行城郭無人至三秋相望深纆抱悠悠竟出郭懷昕親復上橋南路大田美多稼嘉澤何慰愛人皆望秋賓事其已風露杖葉陂中行低細亦異故

命童

今晨雨新歇日出東南隅草樹有佳色當軒散紛敷敷言命童僕治我園中蔬幸此季冊暇且復一荷鋤雖有邑勉勞良足其中尉但恐惡草長不治成荒蕪世事每如此豈敢忘勤劬

青霞洞天偕童三益無事觀石橋

太末一為客俛恐三四歲常恐去鬢變示諧滄海情今晨屬休暇文彦皆合并方舟濟沙步飛蓋指岩扃青霞天之表赤日午正停息陰無擇木抱渴無啟冰寧知大火維有此真福庭巨石跨千尺如梁架青冥深疑地肺開洞見天光明玉樹交左右俗鳥無一聲凉風度如冰

炎溜蕩然清音聞儒爽者生隱交心與相特執方急旁
朓眺若醒柯爛胡不歸海枯囘其恒疲瞬焂翻覆大化
何由傳不如飲美酒且置石間枰

張節婦

人生爲夫婦結髮相同依恩愛在偕老零落中路岐夕
坐守空閨晨興簪悪弃身爲張氏婦誓立將安歸顧言
持寸心如石無改移上奉百歲姑下哺兩男兒〻雖勝
所出鞠匪夫體遺烝嘗尚有託門戶亦足持瞻望恐弗
及劬勞匱敢憚鄉人敬婦德縣官尊母儀二子伯与仲
孝思長不衰相見髮種〻猶說機綵時故家海東頭波

濤識渺瀰獨有雙栢舟可以濟艱危行者會弗攜令人
愁蛾眉。

桐谷山房

客從山中來爲言山中居種樹不作琴清陰常繞廬倚
然窓几間中有竹素書上窺聖人奧下扶百代殊寥〻
千古意問子今何如勿學臧与谷亡羊苦多途翰盦心
齋人不遠復亦初歸撫庭前柯看見雙飛鶴

贈鄭生赫東

游子不須遠傳槐江上春冀古有采客白髮乃吾親十
年阻南北一見駭心神天道諒不惜嗟〻行路人

家君未仕時嘗與吾師論天下才德士傳指必以
長山先生爲首懋温私竊識之既而先生過于家
而獲親炙之其德穆然而温其才亮然而長始知
吾師與家君之言信哉予家方義聚五世先生與
之勸之其言雅而正簡而明内外大小咸知佩服
先生之教吾師特手類先生集將欲圖諸不朽家
君遂與諸仲父謀爲之刊梓適告于大父大父忻
然從之起手于洪武庚申夏六月而畢工于明年
冬十一月也雜著之十卷古近體詩二卷附錄一
卷共九萬九千六百九十餘言凡民生日用百須

之具大父則命懋温專給之家君既仕嶺南重受
方面之託還書于家俾克終先生集不幸先生於
今年春已易簀矣惜乎不克覩厥成也雖然先生
懷才抱德困不得位而見於事業而今獨傳於文
章四方學者爭先覩之爲快先生倘知之寧不瞑
目於九泉也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一月既望浦陽
義門王懋温謹識

胡仲子集後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言心聲也必涵乎德而言發諸口非能言之謂也是故君子之行道心有得之言則發之得乎深者發之弘得乎精者發之確唐虞三代之盛聖賢並作德之發於言者渾渾噩噩不可涯涘至孔子時格言大訓壹皆本乎德之發則郁郁然彬彬然出其門者雖稍分其科終不媿乎孔子者也秦漢以來能言之士非不彬矣較於唐虞三代孔子之門則德有慊焉逮及唐宋諸子間出得之既博發之尤醇使列聖之道晦而復明如日中天其亦無媿於孔子之徒至今人

樂誦而悅聞之元氏有天下光岳之氣未分有德有言者迭起其間亦一時文獻之美剛生也後不得聆諸老之謦欬而窺其德之淺深嘗私竊為憾幸汎掃潛谿宋太史公及長山胡先生之門俱獲受其德教太史公所得也深先生所得也精其言之發確而弘者剛日誦玩之味乎口浹於心而不敢釋諸手也

国朝初太史公出握文衡居禁林代

天子之言言之發乎德者有集傳乎世矣先生雖亦被

召與脩元史之成　詔職詞垣以備顧問而力以疾辭重賜白金文綺俾歸振教鐸於姑蔑之郡未幾復以病歸還處長山之陽一日盡以其所著書命剛曰吾老矣將以斯文授子子其勉之剛再拜受教唯謹先生蓄德而著言本乎六經參乎史漢以及諸子司乎其有聲嗚乎其有光若明堂之朝嚴階陛盛冠裳而序伯華戎之不紊如也若泰壇之祀列陳匏犧牲玉而龍衮璪冕之容穆如也先生恒不以為足逮老而志不少衰每斥言之出士林傳誦王公大臣爭虛左延譽以不得見為恨而天下學士仰之如景星卿雲將謂再起蒲車置于玉堂之署黼黻

皇猷彌綸文化而整飭一代之言不幸先生以今年春

正月九日卒家於是慕先生之德思誦其言有未得者咸相與欷歔太息剛也不敢安敢祕先生之言而靳其德教倣荀卿賈誼諸書之屬詩賦之首編次成帙歸胡仲子集通若干卷既請太史公序其端潞與頗學先生者同以為法而浦陽義門王氏復之父子德先生之澈言遂謀刊梓以傳王氏合食五世崇豈非其義聚攸洪武辛酉冬十一月望日門人同郡劉剛謹序

白石山房逸稿二卷

（明）張丁撰

附錄一卷

清初鈔本

白石山房逸稿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張孟兼撰、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洪武初、徵爲國子監學錄、與修元史。以太常丞出爲山西按察司僉事、遷山東按察司副使、以執法不阿、爲吳印所誣訐、棄市。明史文苑傳附載趙壎傳中。藝文志載孟兼文集六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亦同。其本久已散佚。近時有孟兼十一世孫思煌者、始掇拾他書所載、重編定爲五卷。而集內收他人唱和題贈之作幾十之七八、孟兼著作仍寥寥無多。此本不知何人所輯、視思煌本較多數首、疑尚出明人裒集、故思煌未之見也。孟兼與宋濂同里、其被召也、濂實薦之。太祖與劉基論一時文人、基稱宋濂第一、而己居其次、又其次卽孟兼。今雖不覩其全集、而卽二卷以觀、其詩文溫雅清麗、具有體裁、而龍驤虎步之氣、亦隱然不可遏抑。援迹二人、良足驂駕。基雖一時之論、卽以爲定評可矣。

書劉伯溫序張孟兼文藁後

龍門宋濂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溫負氣甚豪恆不可一世士常以屈抑書生自命一日侍
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爲問伯溫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翰林學士臣濂華夾無間言者次卽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卽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燁然既退徑、以此語諸人自以爲確論嗚呼伯溫過矣濂以無根據之文何敢先伯溫今伯溫之言如此其果可信邪否邪縱使伯溫非謬爲推挹者才之優劣庸豈不自知邪伯溫試過矣惟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藁序嘉其措詞而辯達他日必輝前而光後其悴、猶前意也伯溫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今昔不能不慨然興懷孟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溫昔日之言以表吾悵悵緬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白石山房逸藁卷上

浦陽張丁孟兼

郊祀慶成分得雷字四十韻

宋太史濂序 附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卽有事於、昊天上帝以
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於今五載弗懈益恭粤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葬丙日長至後道其時前期丙辰　上御奉天殿集臣工於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已播反上御爲田司各成且修內放弗肅及朔行事百辟卿士從先駿奔駐陛肥腯圭幣溫　龍用發雅酒齊苾芬樂舞具畢升禋上聞　皇心內外暨文兩盡　上帝居歆福祿攸降既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黃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吳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丞陶誼晉府錄事張孟兼吳府錄事吳從善咸謂皇帝升中於天國之大典章際熙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遂以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各賦詩一章而屬濂序之濂聞郊社之礼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寖涉不經且

感於六天六命之說莫之適投君國子民者亦罕
能躬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　皇上一振
礼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　親升泰壇昭事　上
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歛陽舒降甘風雨卑及
寰宇物無疵癘行見鳳凰降而氣龍假矣猗歟之
盛茲非其時乎昔者周人之誦所謂昊天有成命
昔郊祀天地也思文昔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與
容率未能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自
而明之群公之什優柔而推朔嚴肅而泰豫足以
美盛德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詩

日石室二　二

人之微旨所可覘者遠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
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之成憲後王之所取
法者其大槩亦頗著見於　開云是歲十有二月
甲戌翔金華宋濂謹序

后德錄　昌曆　天心淵　聖朝膺曆初滌蕩雲漢
乙光昭削僭功允烈未王化愈逝金陵據地險王焰
美時調甘露譜祥集嘉禾兩歧天升中酬　昊帝欽
萬配　神尭五德明禮肅千官縟礼饒嚴將躐赤詹
十王指玄朽大報儀應紛長迴意更邵深宮申誓命
宣室稟章條法鼓雞人叫布車太僕要祝融驅祀帰

太乙引仙伍葩　朱休近小小與掃紛　赤蒂木鉛
入騄重華聯熊虎揭城蓋神仙捧玉雕清蹕傳警蹕
紫陌覘沖偉爾乃泰壇展因之宋啟起家永救日月
之升映星杓節合辟代炳鸞刀禾啟背貴識星霸來
尚智竟胸鈍圭辟嘀分奠尊靈璞首標大信承泰設
庶樂備雲韶孫竹播笙麗空泰絹瑟噪九成魯韶翟
六變膺懇瞻禋已行明信王逝吉隨聽文貞情並至
儀累物俱遷　聖慮尤無射臣心總不能慮嵩神自
靈肘緊祉霏什　祖成首行　澤中徧旭咻徳馨
稱紫府仁饗徹丹霄　天既齊明假人因頌祝萬百

日石室三　三

昌歌日彩萬壽持松喬景福穰穰降神休疊疊徵祥
光庭筆敘協氣靄鑾德烱備尤晦晦清寧更庶蓼尊
親康血氣作睹叅　翅嘉瑞薦進荻雖皆風叶蕭九
圍精悲塞重擇雅聲　允矣三靈答懸哉百冷消恩
臣叨相札皆尹叨恩謹

夜坐國學王兎泉聯句

宋太史濂序　附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日入酉予與仲子璲
過張錄事孟兼於成均東燭對夜孟兼方命侍史
汲王兎泉禽茗戲題參軍將劉職方崧周廣部子

琮皆集相與談詩至恒心膺粹抵掌笑譚呂太常
仲善聞之亦罷然來會既啜茗已孟兼出新造玉
兔泉銘諷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
爲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于是有一日之
長得題其首句餘則以次而賡鬭奇抉勝鬭鬭弗
能休至二鼓詩成各擁衾就榻連雞再號風雨凄
迷僕夫載壺官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予亦歸穩去
朝　天矣明日孟兼持屬邃作小楷繕詩於銘左
徵予爲之引於戲人事聚散如風中飛灰莫回旋
飄泊爲常有一定之跡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岸幘

咏詩娛然　一笑豈非天哉然此七人之中楚產
者大半獨予父子與孟兼居越西相距僅半舍他
時戎後先投簪而歸文九節節訪孟兼白石山房
翔泳諸賢並齊漢上致一見不可得取此卷閱之
恍如聚首我均時事不有慰於寂寥之鄉也邪孟
兼子諫皆以字名熊君字伯輔劉君字子高子則
南宮散吏金華宋濂也
戉竹地何壇理澤資灌沃 濂 元奔北貫徼井浮廡新
斲 削自非三家子孰甚一川綠 熏 熔精本徒金主色
純勝王 子琮 霜毛頹寒紋雷電劇夜谷 嵩 碾則補酒榼
木丹驗仙籙 仲善 杵舂搗靈弃漾喧嘩堂鷗 遂 芽月生
除精觀天漏晴旭 濂 冰瑩毛骨豎鑑徹豬背竭 肖 飽
名徒自奇繪行紘雖繢 熏 雖滴東郭從雖洗上蔡辱
琮 引滴魏木瓢探幽紱頻償 嵩 瓶嬰參銀林出窗戢
攫粟 仲善 醉眸目暈花東泥指連瘀 遂 濡毫乃自照
影從人欲 濂 光洗天上魄祥啟地中濁 肖 搞辭挹餘
青盟高備嘉吉 子琮 對判非貳師池移堂身毒 熏 燕丈
姚溪陳篚南鄭留蜀 嵩 不動凝寶雪頻移笑風 熏 仲善
天光一眼開雲影片鱗來 遂 劇笑覺瘳瘠瘵足想彳
于 濂 感贵虎爪跑斛以猿臂躍 肖 梁士濯纓冠漏卑
卸刀淛 子琮 精當罪君降渡戎井宿昔 熏 誰知鐘阜分

脉與伊洛屬 嵩 錫名爾固嘉戰句吾何局 仲善 聯將指
肖 几矣務擊令足 遂 獨成客吟嘯斜月墜屋角臺 濂
桓能窮短詠鄭可錄 濂

題跋門

丁嘗因潛溪先生獲交於前太常博士鄭君仲舒仲
舒之文閎通博大汪洋無涘然一裁於理嘗語丁以
爲文之道必根忠孝性情之實而發然後可傳傳斯
永久時丁初知爲文仲舒一見奇之許以有就丁茲
受知　聖天子致榮膴累預官於文爲稍帰省丘隴

道經義門謁仲舒之廬而宿焉仲舒開示丁義門詩
奏省守内韶公名文丁友慶詳琉報焉陞乎其後迺
聖天子登清海甸廣勵學宮弘宣教鐸表取君家
義範垂示來茲　綸恩指日下矣丁賦短歌書之末
簡頫丁言何足為義門重屢丁名得藉義門以貽不
朽爾里人張丁孟萊拜手書
孝不寘厥親義不辭君役克全茲兩端稔足乂雍睦
世俗習凌漓君家仍朴遬世俗尚浮屠君家尊儒宿
文章風遷名直義素積蓄　寵恩未閭門用是效額
俗末學勉追隨步趨恐不足更作短歌行聊以侑頌

白石槀一　六

祝

寄桃源鄭徵士

予任山中時賦詩寄桃源鄭徵士有云桑麻引境仍
雞犬曉夜空山自觸懷今來江左每懷舊趣而不可
得乃以二句析之為韻賦古體十四首首六句覓便
寄之且以表予之思云爾

桑字

我思桃源山林谷春晝長雲生石室靜花落泉水香
笑我不歸客何年返耕桑

麻字

何年返耕桑與子種桃花山中尋釣處石上看紅霞
竟日得解后相從飯胡麻

別字

相從飯胡麻已與塵事絕致身在烟霞此心比水雪
便當賦歸來共話經年別

境字

共話經年別令人發深省悠悠感萍蓬戀戀依鄉井
從爾結茅屋適時桃源境

仍字

適深桃源境日對青崚嶒閒聽夜雨雲處泉春水
況此人事絕况憂世相仍

白石槀二　七

雞字

况憂世相仍浩然樂幽棲山室夜花落木裘春鳥啼
我厭朝市居樹衣把犁耡

犬字

攬衣起聞雞寤寐恒長嘆懷親念已頻覲主稱覺靦
欲尋舊離落聽吠山家犬

曉字

烟霞故深窈上拂穹宇高下俯人寰小
冷然風露凉落月林間曉

夜字

落月林間曉白雲散幽舍翩々笙鶴同井々神仙下中有好修人浩歌美清夜

空字

浩歌美清夜翩々挾天風承芥碧澗底霜其青雲中洞口有霜暴飛流落晴空

山字

飛瀑落晴空青雲上可攀念子冰雪姿愧我塵土顔長歌采芝曲白雲滿前山

自字

白雲滿前山杳々入蒼翠風清鶴在林夜靜月墮地惟有屋下泉汨々來何自

鶴字

汨々來何自泉鳴晝寂寞春暖澗艸生鳥弄林花落山人盡歸來爲伴松間鶴

猿字

爲伴松間鶴松老枝葉繁石瀾不復覺丹成竟忘言幽響亦何處雲蘿自啼猿

送童良仲歸蘭溪

嘗讀登科記稍憶與子年君名乃亞魁衆口爭稱傳
豈惟宗黨重亦爲閭里賢授官得要地尚爾客幽燕
音書或間至途路動逾千不謂兵革起陵谷成變遷
南北遂阻隔相望各一天我思君快覩心若搖旌懸
君世居蘭溪我家浦水邊相去固甚邇雖大脊相連
胡爲萬里別不啻參商然人生出處異會晤寔因緣
去年朔方平君挈家南還相逢逆旅中把手話纏綿
江城寒雨歇況乃歲又徧促席竟反夕剪燭夜忘眠
或於風雪際圍爐擁青氈吟詩共論語談壓石門灘
君才十倍丕顧我何能先鉛諸麤醜女效顰愧妖妍
人如伏飛鳥飲別進遷翮此意誓不改此義金石堅

還返僅半載慰藉肯弃捐興言久居此浩然鄉思牽
今日既得請促裝買歸船功名非吾事身世圖主全
故山有敝廬讀書可終焉昔有釣游處西郊及東阡
鄰翁假謨據嵗時羅酒筵匪學高尚隱寔且脫憂煎
聞之使我驚我亦思林泉我生素狂替藉稀徒備員
我欲乞歸養日夕心乾々念君挽莫留告別一何遄
採囊更何有恰剩三百錢沽酒勸君飲爲君寫拳々
燕雨急如洗薰風與微肩到家可計程定及秋月圓

送鄭叔車還鄉

蘇太史平仲序附

滄江義門鄭君仲舒北仕於燕二十有餘年不聞問亦且十年仲舒之子林車居常望〻如也王師既下燕林車即告行於尊長往迎方燕之下也凡在仕籍者徙而處之汴京者有之徙而處之兩淮者有之挾而致之南京者有之而踪跡仲舒之所之言人〻殊或言南京或言兩淮或言汴京又或言於時仲舒已解官不在行間仍留燕也然言之南京者十五六從者惑於所之叔車曰古人之尋其親也無方而獲見焉者多矣況吾父有方乎燕也汴也淮也南京也吾無不之焉則吾父當無不見焉又奚惑乃行〻次京口遣從者走南京訪焉比從者至於南京則仲舒之於南京也二日矣方卧病逆旅從者以告林車叔車兼程而來仲舒見而悲〻而喜〻而不知病之去體也內交於仲舒之士僉曰仲舒幸哉有子如此真無忝義門子孥哉余竊以為林車之來子職也而其事則始有險阻之者使林車竟絕江如淮如汴如燕不先之以從者如南京至不至從何而知之先之以從者矣使仲舒之至也後一二日則林車亦且如淮如汴如燕矣林車行萬里外而仲舒客南京病臥而愁居左右就養將仰之難哉今仲舒斯息肩弛擔而從者適至乃若期然林車還得共為子職仲舒享其養而安焉此非人也天也明年春仲舒謀歸拜其先人墓弗克命林車代之行張孟兼氏與林車居同邑且親書其能子也為詩以餞之舉諸縉紳和之而屬予序之

晚秋氣始肅遠客早知寒登謳越重河長路浩〻
鄭君去故國水宿更風餐因蘇猶沈綿伏枕在江干
昔年仕朝著濟〻俱鵷鷺有子長階庭娟〻秀芝蘭
兵塵隔遐情恨不生羽翰流言日紛起念之熱肺肝
燕山尚冰霰汴水猶波瀾既憂涉遐關復恐衣裳單
未知親定所豈憚行路難頗學朱壽昌歷訪遍川巒
望雲朝屢悵見月宵永歎嗟違十五載夢寐何時安
一旦過中達兩眼共相看阿兒悲且喜揾泪不能乾
阿父病頓愈傾倒為汝歡細詢盡故舊相語夜向闌
幾人亂離後骨肉能兩完況乃四千指舉族無一殘
會當返故里高堂舞斑斕同事尚留滯遠子先往覲
小咏銀尊人慶使衆心寬念予以鄉邑美伊予識琢
移忠諒由孝建業登王官荆花既煒〻桂樹亦團〻
好將丹一寸書入青琅玕

送鄭仲宗聽壺　諭東歸

客裏論心緒山中有隱居每聽深竹雨還釣碧川魚
謝笑歸難得多緣計不疎好將　天上語子細報鄉
閭

詠茶　金華之茶産于龍門者爲最佳龍門宋太史濂讀書處也

佳品龍門產先春長碧芽滃泉分玉乳浴火試雲花
心入詩脾度香清夢境賒相如故病渴飲啜轉風華

過梅節愍故宅

梅公懷可作吾此溯微爲力罷千金拮諜週萬勝壘
孫忠殉社稷亂石葬衣冠依約曾棲處楓丘血尚丹

登聚寶山分韻得春字

眺跡憐身拙登臨縱目頻江山如好客花鳥故餘春
落落行藏異悠悠歲月新數莖初白髮朝夕爲思親

西州曲

送郎下西洲畏儂不回顧恨煞浪頭風轉向烟中樹
烟樹冷茫茫風來吹斷腸贈我雙環鐲不如置道傍

金華洞天

洞天萬仞落空翠押仙何年上青雲攸泥已去荒宮
宅住丈五闌遺舟臥水尚西　時得客嚴雪吟、春
不消我欲乘風問生術林間黃精深雨苗

北山草堂

草堂面面近嶙峋白石蒼苔不染塵澗瀑倒吹千嶂
雨山花遮護半叢春雲封竹戶常無俗僧到斜陽可
結鄰松下茯苓今已老那堪車馬誤閒身

題鞠隱堂卷

玉雪爲頰白髮鮮兒孫滿眼見曾玄彩衣獻壽三春
酒黃菊當期九月天上蟠桃應已熟堂陰萱草故
爭妍丹青解寫名門德留取家聲奕世傳

展閑人先生墓

閑人先生孟兼受業先師也往拜墓側詩以哀之

氣吼何年吟少微喪何門凡雲烟禪十年禁火人何
在一代文章事已非哀華寒烟天漠漠空林落葉雨
霏霏傷情更有山陽笛吹徹梅花未忍歸

秋興

白露盈盈上碧枝蒹葭正是月明時危樓獨倚聽歌
細靜掃孤吟詠句遠望孤帆栖鳥夢幻殘橫楓落亮
蹤迹瑯玕長玉千竿外疑有高人住水湄

郡中贈風鑑僧

祖師相法此心通西笑長安只向東自我作災還作
福與人言孝復言忠看得定時原不定吾來空處轉

非空八識田中撲七尺大家帰認主人翁

漫興

梨花半開夜雨催無奈李花如雪堆門前美人不見
來東風楊柳吹手迴
青驄驕嘶金鐙衍美人二月裁春衫江頭少年青新
〻西湖放船開錦帆

楊柳詞

柳色青〻柳葉齊送君江上羽雲低妾似柳條金縷
恨君如柳絮逐東西
搓得鵝兒嫩欲黄輕寒初試怯羅衣柔條不禁隨風
舞傳恨猶能繫妾腸

白石雲二　四

賦得可憐人度可憐宵

燈花剔瘦鬢上蟬枝雞羽深泣紅綿瓦盆盛水濁如
春蚕頰不照雖紋玄青奮無脂陂陀小草衾著膝者
霜晚紙疏令竹化蛾飛笑茶煮乳春寒少去年賀廠
種楊柳春去采芝秋縛帚荒祠壞壓高似樹蟋蟀撲
墨入馬口空條漸老月漸稀月時空有雨濺衣花房
道旁兒為客醒時不見胡燒夜江更含淚如食又寒
鵲孤棲不穿綠鬼母輕搖蜀閣絃外孫懷貼卯卯哨
天河水夾弓箏推為敲銅消令如箭香骿壘綠畫花

給乙夜采蘭燒至丁忽剪茉莨作秋苑懶從鏡裏留
涅〻麁甲無心老紅掌横取金盞報雙鬢驚黄不度
上風熾淚新痕為誰盡

補牛尾八闋樂歌辭

葛天氏之世人民康乂樂由此興始紋三人操牛尾
投足而歌八闋攷呂氏春秋頗載八闋之名然而樂
辭不傳後世間有擬作率以今辭敘古題雖多昌明
之氣終鮮邃穆之風乃按其時代以補為歌辭

一曰載民

彼民之初生于靡憑依熙載兮不知不識彼一人兮
操耍會以首立

白石雲二　三

二曰玄鳥

鴯之來民迎祺矣鳿之歸民〻打文相甲歷以制宜
之子兮勤施

三曰遂草木

而萌繁茁而曼瓞卿乃據乃剔畜其質中我宫室中
我琴瑟

四曰奮五穀

種之嘉穀乃畜（叶音蓄）出而作趋其鏄倉斯千耗有年
乃昭年育乃造救履

五曰敬天常
聿康因自神兮彼天析其柱維民受似亂兮晴日跕
而在茲迺維其數叶音妒迺安其度
六曰達常功
若掘大象兮調太鴻無精拱默兮耳目內通維平九
寰以承流兮順執從風亮天工兮一人斯陰
七曰依地德
彼冥而靡懷兮惟厚取財而勿匱兮惟有耕者餘饒
宿龍首俾我不忒法其陰德
八曰總萬物之極

睽羣生氣莫閒芸焉有一何稱應乎未兮緊心奪招
物閒智兮一物兮達

浦陽張丁孟兼

太極宮碑記

浦江縣治東南不百步有宮曰太極宋嘉定乙亥閒
知縣錫山尤君曄以邑祝釐請禱之事遠詣廣福觀
觀在仙華山下去縣十餘里許非便謀創此宮前建
三清殿後敞層閣以祀星君廡翼如重門外關觀
者欣豫莫不起敬遂聞於朝從仙華舊額揭焉仍命
廣福觀道士徐思恭至領宮事崇真羽以居之至正
戊戌罹於兵燹宮燬道士王無為乃銖累寸積明年
建三清殿又明年建門臺亡何仙去其徒王洞觀圖
終先志從建東西廡既而庖庫諸室皆成凡其教之
所宜有者嚴奉扉不如式殿堂像像金碧交輝視舊
觀蓋有加焉於是介廣福觀夏文莊謁余文記之蓋
常以為天不可得而名言也以其不可得而知也故
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昭晰風雨雲電之
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為天者無不在於是
矣道家以清淨無為為教所謂太極焉者豈名其所
不可名而一歸之於天者乎雖然聖人有作治具畢
舉將濟億萬生民於仁壽之域生斯世者莫不遂其

生養休息之期熙熙皞皞晏然樂於閭閻井陌間則
太極者何往而不在乎以是求之天亦無不在矣豈
非所謂歸之於天者而名言之也抑古之為仙者不
擇地而處若今之所稱琳宮珍館則在於深山森林
窮巖絕谷之地往往車轍馬跡所不通太極宮則在
於亨衢廣市間與浮塞窮絕之可名不亦古仙人之
遺意歟有若王君師勇能修其學以與廢起墜為任
述前人之所志可不謂之知道之士乎餘浦江之北
有山曰仙華如桂旗鐵馬風井雷劈最歸勝奇黃帝
少女實升其上縣倚山而為治昔之所以建宮於是

者夫豈偶然之故哉至若作新其舊克繼成志庸不
可無述以示將來遂為之詩曰
仙華之山仙上昇列群千仞虹電勝其陽作邑治所
焉有宮翼然引峻嶒身有至人道大弘窮爾妙理非
夢蔑氤氳磅礴判未曾何有下濁清上烝陰陽闔闢
始有稱萬理各具物以承屬之至人道乃奴父視六
合備其能澤流教行微贊與豈與人世拔靈仍他由
森爽軀馮蒸百霞來降鸞鶴乘資雨玉笈差層層仙
籍浩瀚開金滕紅雲翠霧紫艫後十洲三島恍在登
神光進貴猶炯瓊春令作者良匪矜琴容範我儼若
增壽以爾石宜後庸

遊禹門記

禹門禹貢龍門也亦曰禹門度兩山石立河出其中
廣不百步世謂禹鑿所傳三月鯉魚上度而為龍處
也其東岸曰看鶴臺尤孤峭不可下瞰西為梁山即
呂梁也北曰建極宮作於道家者流祀神禹也故刻
石十餘多元名臣勇文也極幽閒煙雲水石之聚蓋
地四岸之居相[illegible]閒時可以[illegible]
異境也并河之東為太史公墓墓前為廟有晉永嘉
中[illegible]村碑今皆[illegible]

山曰巳是是日到子夏墓墓在新豐里新豐之南曰
通化里即文中子講學處也[illegible]故老無存皆不
得也明日得東皋子黃頰山詩東皋子文中子弟也
名績字無功以琴酒自娛隱黃頰山題是詩山作詩
極幽永非唐以來人語宋熙寧初李公壽始訪其地
[illegible]
[illegible]
津縣云

高巫咸祠碑記

維書曰在太戊巫咸乂我王家又曰在祖乙時則有

若巫賢〻咸子也則巫氏父子世為商輔矣而巫咸
尤見諸子百氏書夏邑有山曰巫咸頂志以咸所於
是焉名頂故有巫咸祠遺蹟存焉莫知其所始山陵
有廟尊嚴蓋宋崇寧間邑大旱禱巫咸得雨請於朝
賜封王號見斷刻云卅弍八年久將今剝有待以其
頃作新祠而以巫賢侑惟巫咸古賢臣也生而為治
功在王室沒而為其澤及後世則能出雲為風雨而
民以望歲者望之豈可謂虛也卯是宜食享〻土不
誣乃為作迎享送神詩使歌祀之而亦以紀其成焉
詩曰

白石寺下
曰

巫山兮峩〻神憩兮中巖神去兮千古盍瞻兮我土
神化兮為雨風雲兮上下呼我民兮匯神何怙山雲
兮浮〻神宅兮山之幽神降兮我留於厲兮我差我
享兮以雩匯鍾鼓兮為妖呼頫我民兮不渝神享兮
何之風雨兮其馳神我兮不遠我望兮以思呼祟年
歲兮惟神自茲

元故十二府君墳記

嗚呼是惟我大父公之墳也公生於元至元戊子四
月十一日卒於重紀至元庚辰七月二十日以明年
十二月一日葬于徐山其葬也卯陳箎先生為志其
堂後公二十有六年祔以安人陳氏丁生也後既不
及表見墓上禎思先美不傳死且不瞑目於是用志
取陳先生之志以繫其辭著茲石焉公諱鎮字安卿
號平齋由始祖乾四府君至五府君四世矣自下名
咸觸而以行稱五府君兄弟七人子六人有十三府
君子三人有五府君子一人二府君二府君子五人
一為浮屠其四是支為東西南中永云有五府君娶
錢氏生者元類中是為南派於公為高祖省元娶胡
氏二子維紀維宇維之娶陳安人生我博士公曲江
諱夢龍娶潘夫人生曾祖諱一清字宗禹娶于安人

白石寺下
王

生伯祖山早世次即公也公生而倜儻通事廓落無
阿私意自未冠時即承家料理得撰繼承子之術浸
成其業有急告者不問親踈咸怡然濟之鄉閭右有
非義必委曲權阻令不得騁故毀譽每相半而公卒
確行其志不少奪凜然有古任俠之風族人　其蚤
世家落有孫女煢〻旦夕莫能給公歎曰古之人尚
推其餘以濟不足況同氣耶遂以女歸與諸女居鞠
之長成嫁於邑士公欲築室營建而母卒因慟哭曰
母氏勤于內治不能享一日安遽為終古之隔欲養
而不可得痛志吉哉見歲時祭祀必泣下皆不自已

卷以至於終身無不皆然父性喜遊日具酒享賓客
公侍左右有所顧欲輒下視唯唯莫弗如聽每或至
夜分猶温温笑語未嘗告倦父甚愛之先是公康
等與人小隙至誣以死事公素慕義且能幹知其為
冤逆曰若輩爭利故忍以骨肉害人耶伉乃叩頭謝
曰君仁人也某願乞代改悔厥後果帖帖皆公力也
公嗣與豪子甲訟田有隙值遣有錢時近大父居學
直其死主誣公吏役受賕誣成其獄弟亦上狀有司
請以身代因得明察其奸而罪之子某鄉里稱為二
難云公娶陳安人無子次娶徐姚生子四女二孫男

中書堂一　下

七孫女三宰年五十有三嗚呼哀哉丁初生甫晬而
公疾作且呼亂者育丁撫丁之首而歎曰吾未耄恐
斯疾不起得見孫乎苟有成吾願足耳及臨歿猶以
為言嗚呼哀哉小子丁不能謹公之訓損未有所就
而辱公之言為甚痛尚忍云哉茲懼群行湮沒他日
無所攷質姑直記所聞以俟當世盛德君子請銘焉
歲次乙巳秋九月九日孫丁謹記

元故勉卿府君行狀

府君諱邵字勉卿生元大德癸卯八月二十七日卒
至正甲辰九月四日壽六十有二以是年十一月十
三日庚申祔葬祖妣安人之墓初曾大父娶于氏始
生丁大父時以大父子五寡兄弟殊不懌及得府君
則懌然喜高祖傳士公見府君振拔中書撫其首曰
他日大吾門者非傳士公既不可作后有以傳士公
言告府君輒泣下性好學已而幹蠱廢筆硯尤尚令
實不喜浮華恒語人令世人自稱我儒士也及觀其
言行相戾不啻天淵吾不能儒但求無愧此心而已
識者以為名言嘗題所居之壁曰仰不愧俯不怍以
勵子弟謂苟能無背斯言始可為人頂立天地耳中
年慕神仙家術嘗從會稽真人許無文授無文得至

白石書六十　七

人之學涵授以修煉之訣府君于是謝諸家事獨處
一室無晝夜寒暑趺坐木榻身如槁木自是不設衾
不交睫者十年其肌骨如百煉金或按之則肅然可
象故人識與不識咸稱為神仙中人先是丁大父與
豪子某訟田有隙于指道上賊殺近大父居陰厚其
主使誣于官大父府君兄也官為賕惑府君奮身不
顧如大父上狀乞以己代己而得明其非罪而罪于
某邢里咸稱府君之賢府君稟介剛正無阿徇意其
樹立有卓然不可撓者尤放浪形骸凡事不介蒂于
胸臆　嘗酒口不談塵世事惡論人臧否過飲往辭

大笑而已俄而寒疾作既愈十日再作又十日竟逝矣先娶方氏次娶鄭生子五人長讃次庸為石峽書院山長次隆次雷次址女二長適于次適洪鳴吁府君無恙時執丁手而語曰汝梢以文墨見稱我死汝其狀我丁不敢背諱用列此大概直記其行仍書為兩通一焚諸兆前一藏諸家櫃俟當代盛德君子尚乞文焉

元故贇十九聘君行狀

府君諱天錫字君予自先清河復遷之祖至府君十三世矣曾大父諱雄字雄之隱德弗耀大父諱夢龍

字由之仕元為明州路學正父諱一平字宗望娶方氏生府君兄弟凡四人府君其長也府君性至孺謹懷親鄰戚有愚人皆稱為長者其讀書則求大義不事章句奉視未嘗去左右朝夕問起居寒燠疴癢其衣服大父甚鍾愛之及長善理家政而無朋夫弟妹皆撫育之或築室俾其營建先是世居南山之麓去今居五里許府君以宗姓眾多俱異時不恒聚見乃造廳事故基遇歲時集長幼序拜其間尤致于宗親有不給者濟之嘗曰以吾身論之皆吾祖宗所分恩自陀峻平春秋祭掃尤瑩禮畢率諸子弟列序兆前告之曰某府君葬于斯平生修某德行某善娶某氏生某子言辛必泣下曰汝等謹識之為人樸和易一以誠接物或不知而忤之者輒不與較故人亦愛敬而不忍欺每宇居正不傾上堂上嚴凝端肅若對人者行步不疾而頎視睇睇皆可尺寸數過僮僕未嘗厲辭色執勤服勞者皆忻忻如也時宗藩有奇府君才者辟為會田都總管府治中辭不赴至正末鄰寇屢起將入縣境鄉里亦眾間竊發燬人室廬獨府君之居相戒不敢犯後府君卒已久鄰里撓悅猶喃喃不忘一語及府君必舉手加額甚至有涕泣者府君

生于元至元壬辰正月十五日卒于至正庚子四月二十日壽六十有九娶朱氏夫人亦生於壬辰四月十三日先府君三年卒於丁酉十一月初五日壽六十有六合葬縣西施礼山之原子三長坦翁次泰次祐女四長適朱某夫人之姪也次適石某次適樓鉄八道求[illegible]祥和禎祐禧道禪約嗚呼哀哉丁於府君為從孫府君在時丁[illegible]知為尤詳迨今言猶在耳而府君已沒矣慨想群行不白於後世直記其大略請求當代立言大人誌之以圖

不朽云

唐珏傳

唐珏字玉潜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屠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攢宮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憤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兩酒食陰召諸年少亭子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揖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已下欲随號收瘞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舉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更當易以他骨爲贋如珏言乃往收其遺骸瘞蘭陵以後植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求會出金帛爲諸人壽戒勿泄也逮又易宋内爲諸浮屠乃棄陵骨棧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其骨之獨存也亡何下人袁俊爲越治中物珏爲子師聞問曰吾聞越有唐姓者瘞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舉手加額曰先生義士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賢俊亟爲買田宅裝之先是珏卧疾一日夢吏持文來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甚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人揖珏曰朝以遺骸無以報代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學以養乃後揖及闕翻然而覺莫省謂何也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淒苦時讀者莫不泣翱字皋羽閩人亦奇士

贊曰予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也非程嬰公孫杵臼莫濟其孫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愧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其誰與歸

白石藁下　二

釋登西臺慟哭記

登西臺慟哭記者粤謝翱之所作也不書翱文信公值國亡難起兵勤王翱亦從同邑智人之會于相開府時杖策軍門署以爲諮事參軍後丞相死翱慟知己之不復收乃所登之臺如吾鄉也何楚於其死若其慟西臺則慟乎丞相也慟丞相則慟乎宋之三百年也西臺者子陵之西臺也始翱哭於夫差之臺句踐之國又于此升臺而哭者亦登峴殘草之意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

年別公漳水湄
釋曰按文公丙子七月開督于南劍時德祐二年也
公時年二十八明年正月文公引兵趨漳州謀入衛
道阻不通三月入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其別者是年
也按稱唐魯公而不姓者猶韓愈稱董晉為隴西公
之類
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常往來處
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今其詩具在可
考也
按戊寅十月文公引兵至潮陽十一月兵潰被執逆
北徙留燕至元壬午賜死時年四十七謂其悲歌
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者蓋指其題詩張睢陽
廟也
予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
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
及其時適相類則裴回顧盻悲不敢泣又後三年
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
哭公焉
按乙亥文公募公于贛州後守吳門除江淛制置使
知平江府公過姑蘇而哭也在乙酉之歲時年三十

晞髮集下　二

七乃落魄吳楚間始有屈平遠遊之志而其志誠可
哀已又按公祭文公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
老淚如霰其所以記別時語而不忘可知矣夫差臺
在州治之西
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
此丙戌年也按行述謂公是年過句踐行禹穴問北
鄉而泣焉時有冬青樹引別唐珏玉潛云
又後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臺
按乙丑年公從先君倫登臺時年始十七後丁亥公
後過而哭焉謂今者在庚寅之冬時年四十二矣公
所以必記其年者蓋不忘其先後本末之事焉
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
正買榜江涘登岸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
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
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
拜起
按友人甲乙若丙者意為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
雖不知其然惟三人同登時詩可攷見也三人者皆
知公之心故與之俱而比其名者隱之之辭號慟者
三蓋卿之以禮也

晞髮集下　三

又念予弱冠時往來沅湘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
君爲令今予且老江山人物瞭焉若失後來過此將
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淡浥滲鬱氤氳林木若相助
以悲者
江山人物瞭焉若失云者其乃痛梁柱之隔絕乎謂
昔從先君及有雲西南來云者其乃念家已喪亡而
思親之不可見乎
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
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朱鳥兮食歌闌竹
石俱碎

古之人有遺詠遺意者我聞其說既數而不復還
故爲辭哀之其人未嘗死也杜甫剪紙招我魂正此
類也然文公既死而公以歌招之者其有得于古道
焉蓋公雖哀而不過於傷而傷之在彼是皆至誠惻
怛得性情之正非若婦人慟而已按朱鳥南方宿也
味鳥首也春秋傳古之火正或食于味故味謂之鶉
火而火正配食于火星者以其于火有功故也蓋宋
以火德王而繫于南化云者以其雖化而化必於南
文公有功于宋猶星有功于火也亦以朱鳥配于宋
焉其友方巖過公墓有詩懷之朱鳥食何向正此謂

也歌闌竹石俱碎益哀之深而不自知也
於是相向感唶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于榜中榜
人始驚予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
中流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
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
相向者與客相向而悲也唶嘆敘其感有感而嘆也
東臺去西臺若干步云邏舟者邏舟也移榜中流舉
酒相屬爲詩寄所思者蓋哭始 而悲之未忘也亦
情性之正而不爲事物所移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
少變而愈深此君子之心忠厚之至也至于雪作風
凜雅不可留又且登岸宿乙家復賦詩懷古其於登
臺之心則一而已斯可見公不忘之意也哉

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予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
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時來言是日風帆怒
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游之偉
予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
之助固不可知然茲游亦良偉其爲文辭因以達
意亦誠可悲矣
明日若登臺之明日也別甲者別思齊于江也與丙
獨歸者與桂芳而歸又明日至其居也甲後書來謂

風帆挺駛鹽甲與公同氣其所見者響應若是非真有神之助也蓋公之至情達乎中正而若有見焉其忠篤悽愴之著也如此捶嘆息謂阮步兵者此持撥比其哭之一辭若公者又非其比矣

予書欲倣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恭字恭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按公行述謂多所著書如季漢月表皆采獨行倣秦楚之際予未得而盡見也登臺後二十六年若在庚寅之冬其後六年公卒于杭思齊方鳳從往杭買舟載棺至釣臺而葬焉其後會稽楊先生維楨爲文以表之而刻之墓上仍題其墓曰粵謝翺墓蓋從其初志焉予謹按文公死年四十有七今公之死也如之嗚呼惜哉

後跋

箕子痛殷已過故墟而欲泣焉以爲近于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歌詠者憂宗社之音也今翺之慟哭西臺也毋亦悼斯人之已非憫亳社之既屋義激于中而情見乎辭又豈異於箕子歟且翺在勝國時無祿位之寄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知己以及于國跡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之位者乃反不見其歌而亦不見其慟也其本心宜何如哉百世之下秉貞尚義以能發乎中心之憤憤者非翺其誰歟予後翺之生私心景慕每誦其文多微言于是忘其愚陋本諸遺意以詳釋其記使後世知有箕子之歌于前而有翺之慟于後也雖然若翺固未可以喻于箕子也吾獨惜翺之時有箕子之位者而無翺之慟也後之秉史筆者尚庶攷于斯清河張丁識

釋冬青樹引別玉潛

冬青樹引者宋文丞相軍門諮事參軍謝翺之所作也宋故宮在會稽境內元楊總統欲利其金玉以宋王氣在是矯詔發之當是時山陰唐珏見諸陵已發延菜其夜使人收拾遺骸骨葬蘭亭之山種冬青樹爲識翺珏之故人也至元丙戌入越嘗登越臺慟哭丞相故時有新作爲自古忠臣義士所見略同若唐謝之爲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邪玉潛珏字也

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

釋曰山南陲者山之南邊也九日者暘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昔羿射日中其九日九烏

皆空惟一日爲靈禽者烏也烏者陽精也精爲魂今九日居上枝者魂升其上也日者君之象也

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雜龍髓

林至元丙子元兵入錢塘厥後楊總統易宋內爲諸浮圖建白塔于興元寺徙置諸陵遺骨及天下民猶戶口其內星在尾者歲在寅也猶唐薛仁貴爲吐渾所敗是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之類以今所占其次有不利于時者矣

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

恒星者常見之星隋天文志恒星者在位人君之象（白石書下）又也夜不見猶春秋傳日夜食之類七度未詳山南已見上與鬼戰未詳

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

金粟山名昔唐玄宗至肅宗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蟠鳳翥之勢謂近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今宋陵寢既獲安矣故援以比爾離離多貌言其陵之多也白衣者衣以白衣也昔燕丹送荊軻易水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況其有君臣之義乎靈禽即烏也杜甫詩謂烏之鬼者良有是乎

後跋

予既注皋羽登西臺慟哭記又以此詩讀者未易通其詞旨故爲之疏以便參攷而自曾爲直文獻黃先生之門人傅藻氏以書來謂聞之文獻者曰楊總統初欲利攢宮之金玉故爲妖言以惑主聽而發之越中王修竹一日出金帛與諸惡少衆皆驚駭而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乃有賜不審欲何爲雖死不敢避因徐謂曰爾輩皆宋人也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記自思陵以下試隨號收遺爾衆皆諾遂夜往收貯遺體骨而葬上種冬青樹爲（白石書下）元識此歌詩之所爲作也其說如此予以舊注頗有異同亦既以書致鄙見于傅君矣故末即以舊聞非是而未加攷定姑書一通寄傅且書來言于此以聞讀冷者庶幾乎言或可再正而未晚也丙午正月十日

張丁識

跋張孟兼白石山房詩卷

莪門鄭淵

古人未嘗欲隱也其志不行然後放情肆志于烟霞泉石間蓋不得已也同邑張君孟兼築室白石山中為讀書之地其志豈欲隱哉蓋欲養其所學以適當世之用耳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孟兼負其所學惕然而起亦既施教成均主事祠曹幼學壯行之志將於是而展焉行見道德文章衣被後學上承　聖天子之寵光是則白石山房將藉之而有餘榮其視指於南為捷徑者皆見弃於吾孟兼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矣

張孟兼集附錄

劉伯溫玉兔泉銘并序

自古有以執軋天下箝人口使和己者鮮不由細微以及大此姦人之素能也故高之馬莽之祥瑞推其言而莫之違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之事宋高宗也以岳飛軍之武之忠且排擯之殺其身以及其子反以為功而宋之君臣莫不致其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玉兔之泉以清美為建業城中第一壹香顯而今僅者檜實知之耶或有善秦土脈工事井之術者雲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兔邪則皆不可知也夫檜之罔民投詐壹下于高宗哉白兔之瑞非無關天下之大害是故賢人君子恐之而莫與較于是乎卸夫諂子遂探其意而奉之以為侒是蓋不足辨也金華張孟兼閔泉之芳潔以為人所污而銘以雪其冤愛物之良心也予亦悲之為之作後玉兔泉銘銘曰嗚呼泉乎夫何辜為檜所污世無吳隱之孰昭其誣嗚呼泉乎尼父大聖猶言且至孱環與羅疽白兔之傳夫何傷于尔歛檜死為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泉或斯祛嗚呼泉乎終古弗渝

宋景濂重題王先泉卷後
泉地産初何與人事世目之為貪為盗不過藉其
名以属人行衆固自若也金陵有泉曰王先甘潔
異常或者悼其不幸為姦擒所發或者以擒之惡
無汚泉之清争出巧辯嘵嘵不自休嗚呼安得莊
生齊物之旨詰之者哉部使者張君孟兼將上山
東出示此卷請重題其後題已孟兼曰先生可為
調人之官矣一笑而别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天地正氣絪緼輸囷不折不回行乎大虚在物受
之則為腓為屈軼在人受之則為列烈之士剛
烈之士貴執莫能加威力不能變參乎氣化關乎
治體其重于物又不翅千百萬嗚呼卾正不兩立
正氣伸則卾沴廓清矣哉　國家始建國江左搬
從泰元之請立按察司設官分職彈劾百僚所以
伸正氣也迄今垂二十年憲度益嚴遴官益精有
若山西僉憲張君孟兼尤號稱職者也孟兼性梗
亮不善為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雖撕沮蓋縮不
暇顧然亦無它腸當良朋盍簪酒酣耳熱抵掌笑
談胃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已其氣袞袞不衰
名上　中朝選教胄子又之遷南宫奉常奉常南
宫掌礼儀郊祀之事無以攄其耿耿及今出持使
節知孟兼者謂曰孟兼行哉民生休戚無不得言
吾見軺車夕至而封章朝上也貪贓舞法吏吾見
望風畏𢚩解印綬而逃去也民冤之不伸戾氣鬱
結吾見其然而冰釋也孟兼行哉雖然鷙鳥之搏
搏不如威鳳之雝雝欲從之攫攫不如祥麟之容
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
苟有德焉又何擇夫之不革行哉擇夫革行正氣
之充塞乎道之行也孟兼蓋於此而留意焉吾卿矣
達自宋以來繡衣持斧搢搢見稱于時者凡六七
人嗣芳獻而繼選執羈於孟兼望之孟兼行矣孟
兼精于古文辭前御史中丞劉公極稱道之尤深
名理之學其與李修愚奉往復論性書上徹　九
重之聽蒙　召對左掖門士林以為光榮云

故葉夫人墓碣銘

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孟兼請余銘其大母葉
氏之墓凡三年矣予時供奉詞林日以文墨事
上覺弗暇為今當　恩休致家居而孟兼亦　予
告省親道過于門又從以前事為屬其言極悽戚

予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孟兼之言曰大父年
踰六袠而未有孫及生孟兼具牢醴饗賓士大夫
且曰吾衰矣不意垂歿之年獲抱孫焉於是賓士
大夫咸起舉觴為壽未幾大父巳大母見孟兼孤
应尤愛憐之孟兼病創瘍足跛體晝夜啼不休
大母與母〻范韜揣房中親為傅藥卽置其食與
衣見其學步學言每為喜動顏色已而歎曰恨不
令汝大父見之年十九礼冝設塾始離大母左右
遊學城南師事閒人先生辨析六藝采判為篇章
及之乃歸大母喜倍于前已而復歎曰恨不令汝
四
大父見之歲乙巳 朝廷下詔求賢以圖治安州
縣不以孟兼為不敏交章薦之孟兼將赴京大母
執孟兼手泣而言曰汝大父念汝甚唯孫忌之不
幸不見汝之成立汝今欲入官當夙夜盡心以奉
亡上無錢不辱予何人光身姓卯職自戒凡孟
兼謹佩服之弗敢違既至京 恩擢國子録轉主
事儀曹遷丞奉常凡歷八春秋屢思歸告覲省勅
有物尼之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嚴君以書來
曰汝大母以今日終臨終無他言惟曰吾年七十
又四分當死百無所憾于中獨惜不與吾孫一相

見耳孟兼讀已五內分裂恨不即死相從于地下
礼部尚書陶公白于丞相府遂以上 聞獲還哭
于墓次時大母祔葬大父徐山兆域距卒時已三
十四日矣自時厥後孟兼出為今官尋陞山東提
刑按察副使痛念祿足以光養而大母違捐館舍
直然傷心然非辭章無以白大母之行而彰孟兼
無窮之悲焉所以不避謹呵而頻瀆于執事者職
是故也予聞之亦為之愴然嗚呼余何忍不為孟
兼一銘之乎葉氏諱某杭之仁和人父信母某氏
世以種善聞年三十歸浦陽張府君鎮初府君娶
五
同郡陳氏無一子早卒前之小宝時某其貞順事
陳氏如事姑從好施與逢革宴無依者捐所有物
賓之弗靳三族翕然稱其賢生一子皇二孫長即
孟兼次善一孫女適某四曾孫鈞朝幹全子自少
齡恒得驚風疾數涉阽危賴祖妣全冰人保抱携
持以全性命甫祿 熙朝位躋法近常忠有以發
揚潛德而一時故老稱稱能文辭者先後漸盡竟
無從求之方戰惕不自寧而孟兼乃惓〻徵銘弗
財萬可謂知其理中物我穀命之試者予頓悅焉
嗚呼余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雖然孟兼以文

章政事著聞當世備承直指戒誓暴廷其大父母雖不獲見亦足以慰九泉之望銘與不銘未足深議也銘曰

君子抱璞以其繼宗也斯勤斯恩奚暇計其療恫也珠之藏櫜玉之韞櫝寶之傳有終也爾盤而啟光燭於外大顯厥庸也隶石勒銘樹之林塋爲識其封也

元故一鄉善士張府君墓版文

浦陽江之上有大姓曰張府君天錫字君輿魏然爲學人也自成童時穎知孝敬日侍大人母父疾

白石臺房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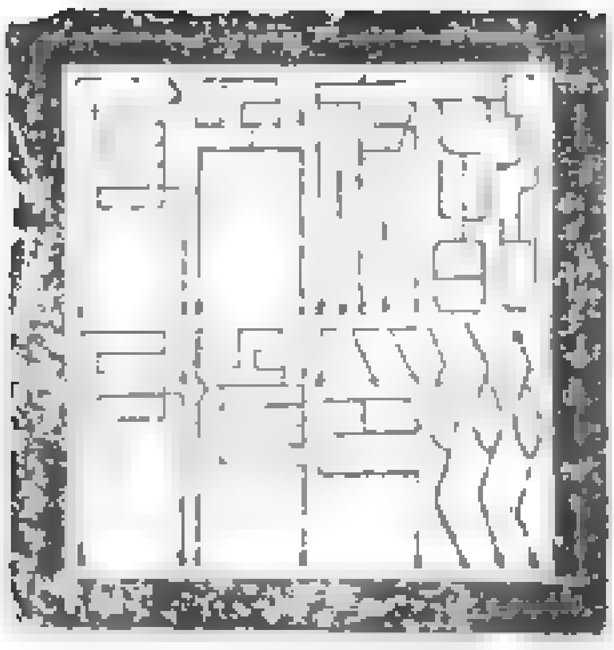
惻問衣燠寒而進退之年既長江推揚 之仁九族有弗振者時卹其匱乏復擢族遠情疎築堂南山麓爲序拜旅飲之所長幼之節粲然不紊其於悖愛廣順之道有所稍焉然不足以爲足寒食十月朔展掃先世諸塋必歷告嗣人曰此爲某府君某名行若何支系若何本末如連珠已而泣曰吾發種々矣苟不言爾等尚不知土中爲何人慎哉之勿使牛羊踐履其上平居工楷危坐終日不妄動即動足跡亦有恒度撫世酬物一以誠有犯之者任其繆罵而耳如無聞未不喜以疾言厲色加人々愈愛慕之雖遊勝亦從化俯首趨功雖欣如也及疾不問賢不肖皆歎惋悼惜有至流下者至今語及府君備拳手加額稱之曰長者々々云府君之先初自清河遷已歷十有三世曾大父維大父夢龍湖之儒學正父一寧妣方氏府君生于某年月日歿于某年月日壽若干以某年月日葬于縣西通化鄉施禮山原配室朱氏婦道克修前卒竟合葬焉子三但泰祐女四未某名某棲軼陳厚其婿也孫五琯福驥安慶曾孫五某々昔濮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于郡閭雖齊魯諸儒質行成自

白石臺房 七

以爲不及若府君爲人實有石氏之風奈何士習不古文有餘而行不逮尚有愧乎齊魯諸儒又何敢望君之蒲恒哉是可嘆已但等遠從孫太常丞丁徵濂勒銘墓門濂聞至正初宗儒賢王有奇府君才者辟爲營田總管府治中府君辭不赴今故不以爲稱而題之曰一鄉善士張府君墓并感其事而銘之銘曰

生之温守之仁發之淳行之新以飭其身以佑其門以壽其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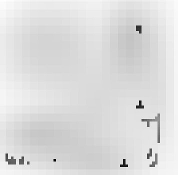
高季迪西臺慟哭詩



越人謝翱嘗為宋丞相文山公之客公死之十二年登釣臺祭公以哭自為文識其哀曰西臺慟哭記東陽張孟兼持示求詩僕感其誼遂賦一首

義々于陵臺其下大江奔何人此登高慟哭白日昏哀哉宋遺臣舊客丞相門丞相既死節有身耻空存北望萬里天再拜奠酒尊余雲莫飛來恍如載忠魂所哭豈窮途中抱千古冤上悲宗周隕下念國士恩淒涼當世事感慨平生言空山誰知冤惟有猿與猱豈不畏眾驚毅然不忍吞人言天有耳山哭寧不聞須同長風還吹此血淚在埋燕山隅一嶴宿草根田橫去已遠茲道不復論作歌悼往事庶使薄俗敦

白石臺隣 人



趙玫古先生遺集六卷首一卷續集一卷

（明）趙撝謙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銘内堂刻四十年增刻本

考古文集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趙撝謙撰。撝謙有六書本義、已著錄。明詩綜引黃宗羲之言、謂其詩集名考古餘事、凡千首、不傳於世。今考焦竑國史經籍志、撝謙集已不著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雖列其名、而不著卷數、則亦未見原本、信乎其久不傳也。此本所錄詩僅十餘篇、古文亦祗五十餘篇。前有順治丁酉黃世春序、稱其子孫式微已甚、而能錄其遺集、出沒於藏書之家、殆天將藉是而彰考古云云。蓋其後人掇拾散亡、重裒成帙者耳。集後附遺言十六條、又載其裔孫諸生護上瓊州姜參政請復姓書、及與浙中族姓札數通。蓋撝謙沒後、其幼子流寓海南、依母族冒吳姓、故護請於姜而復之。又撝謙所作造化經綸圖、亦附於後、編次頗無條理。然傳刻先集者多因祖父以附子孫、自宋元以來即往往以文集為家牒。陋例相沿、亦不自是編始矣。撝謙以小學名家、不甚以文章著。此本又僅存殘賸、未必得其精華。而意度波瀾、頗存古法、究與鈔語錄者有別、是則學有原本之故也。

乾隆癸巳

趙考古先生遺集

銘西堂藏板

原序

嗟夫士負材力學患不遇其時離羣獨處患莫能知之士大夫時遇矣人知矣而猶不免終身困窮者其故何哉[illegible]俗者固已謂不可用於一時人得之[illegible]及置已多[illegible]況夫自風習之學者亦[illegible]精[illegible]不世也與[illegible]者之[illegible]有大有小有久有[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已爲其[illegible]無以役加那明輿仁者之餘討伐四出而偕[illegible]之中以智計見文章之士以簡册見煩劇之材以吏能見朝收暮爲莫不極一時之選而吾姚趙攷古先生最後乃出然特以修正韻書召至一試旋推爲中都典簿又未幾以[illegible]論海南卒死于官士以遇時爲幸者因止于此識觀先生之學皆有原委非復肆力呫嗶僅欲爲而已也即以六書見取此正其獨得之學當令屢[illegible]成一代不刊之書乃未見究竟此書而遂去是豈肖以所學狗人者耶設使先生欲大行所學吾不識人之能[illegible]否又當何如也厥後始有所謂六書本義又有聲音文字通此亦不見合而自存其所得[illegible]欲以區區字學名世也然則明之負于先生與先生之負于時與吾終不得而知之也余于太沖[illegible]得[illegible]孫[illegible]像[illegible]文[illegible]存今詩十餘篇[illegible]之要之與古作者何[illegible]

猶未有表章者則其降于湮沒也亦幾矣然其孫式微已甚卒果有文章之好而能錄其遺集出沒于蠹帙之家遺天將藉是而彰先生與先生之于海南士風丕變人稱爲海南夫子則先生之所以不朽者有在而吾猶珍惜其遺文亦後學景仰文獻之懷自然如是者今余有錄本矣太冲可以付本還其孫告以先生之不遇于時猶能教行一方昔退之不傳猶可以斯文得遇于來世之人也丁酉端陽後二日後學黃押春書

明史列傳

趙撝謙名古則更名謙餘姚人幼孤貧寄食山寺與朱右謝肅徐一夔輩定文字交天台鄭四表善易則從之受易定海樂良鄞鄭真明春秋山陰趙俶長於說詩從而質焉樂府廣陵張昱工歌詩無爲吳志淳華亭朱芾工草書篆隸撝謙悉與爲友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本義作聲音文字通時目爲攷古先生洪武十二年命詞臣修正韻撝謙年二十有八應聘入京師授中都國子監典簿久之以薦爲瓊山縣學教諭二十八年卒於番禺其後門人柴欽字廣徵以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進言其師所撰文字通當采錄遂奉命馳傳即其家取之

邑志傳

趙謙字撝謙初名古則家貧力排養父夜則讀書達旦年十八遊台鄞受業鄭四表四表學於敬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高弟子也二十二領鄉薦盡交當世之士洪武間詔修正韻徵至京宋濂遣子仲珩受學焉出爲中都國子監典簿謙雖不與正韻之事而仲珩所用即謙說也尋與同官不合歸築考古臺讀書其上二十二年復召爲瓊山教諭[illegible]吾開滌黎獠之人皆向學稱爲海南夫子卒於瓊謙爲音[illegible]之學世久不明平上去入謂之聲四聲必貫沈氏平東上董去送入屋之類則非角徵宫商羽謂之音七音有序沈氏前東後公東冬異處之類則非依類象形諧體細詰而盡其跡者獨體謂之文合體謂之字六義相資自程邈造隸王次仲制分自趙省易而文字益非故著聲音文字通百卷謂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翼片言隻字皆從伏羲六畫流出四聖與易幾傅之曲說也注爲圖疏詩已以敬取武王戒書銘其未備者五十二篇發明康節之詩兼理氣一天人彰明善惡分别賢愚作造化經綸圖曰觀此以明其理寡欲以養其心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不難矣以史多缺略作歷代譜贊及

古官[illegible]古教通[illegible]以爲學之[illegible]六[illegible]作文學字之[illegible]器物附之作學範六篇詩一千餘篇名曰考古餘事文不在列也永樂間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上於朝

考古先生小像

考古先生像贊

縉風肆泗[illegible]續關閩
弌中造化[illegible]上經綸
書續表銘圖開義摘
東淩木鐸後學山弌
瓊山後學丘濬

銘西堂藏板

考古先生遺集目次

卷首
造化經綸圖
卷之一
奉吳尚學書
答傾希武書
又答傾希武書
答林左民書
與徐大章書
與宋指官廷臣書
簡錢博士
卷之二
送彭士廉致仕還鄉序
送石玉海之官郃陽序
送金正音詩卷序
送饒希賢序
送汪尚志東遊詩序
龍丘集序
送吳仲虞詩序
送趙中學詩卷後序

銘西堂藏板

送翁德賢序
送汪侍質序
送趙學諭序
卷之三
贈駱敬則序
贈衛士宋某序
送眼科湯道人序
送常師赴天界寺序
題濟齋詩序
王氏族譜序

陳氏族譜序
談某贈吳仲庚
竹說贈胡復初王自强
卷之四
丹山書院記
崖廬記
稽古齋記
竹東軒記
柳林書莊記
草亭記

鳴山草書處後記
海雪軒記
日省齋記
壯芴軒記
卷之五
鄒道朋傳
銀壙生傳
厲廷傳
巨腹子傳
錚常百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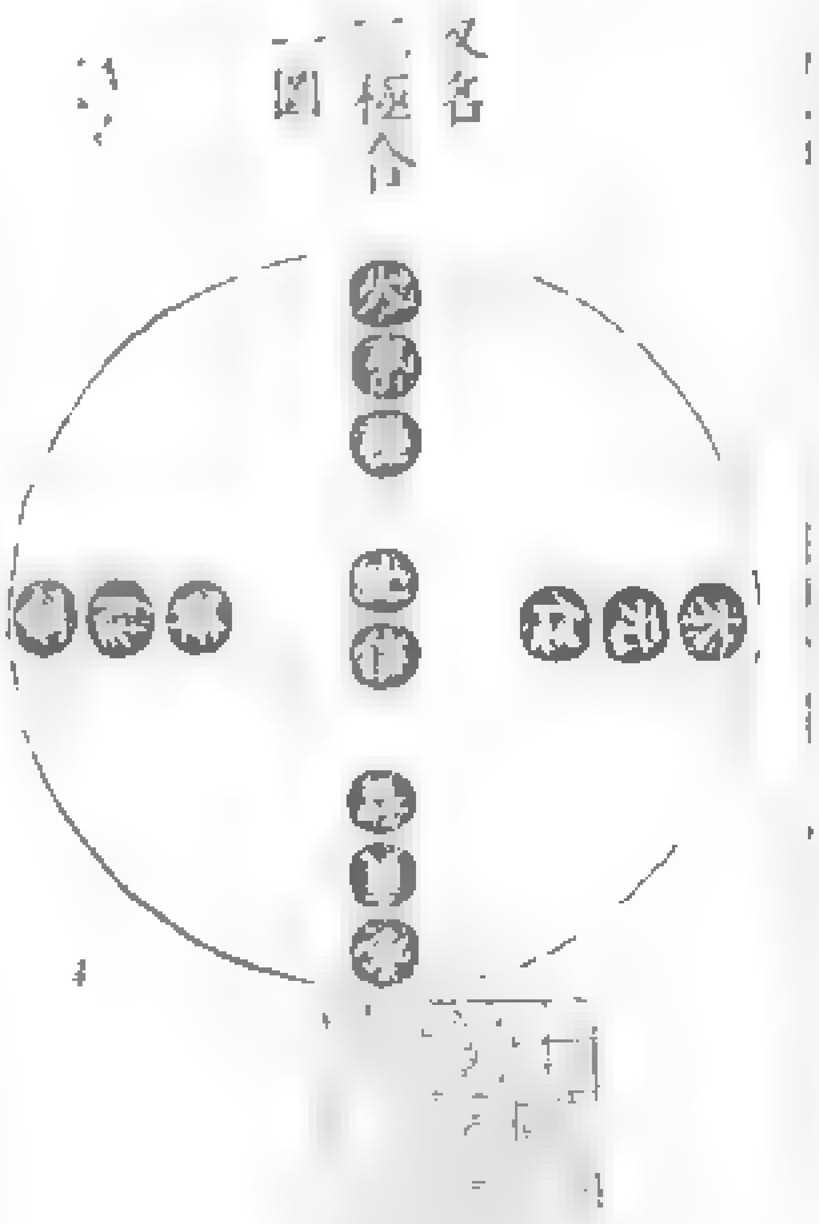
盧節婦傳
中山三君子傳
故處士方君墓誌銘
雲屋先生墓誌銘
卷之六
跋雙節傳後
跋寶節婦傳
跋樂仲本孝義男孺誌後
跋節孝編後
跋瓊花燈卷

書徐知遠送行卷後
書劉梧州墓誌後
書續周武王戒書後
續戒書銘詞五十二首
雜言十三則
詩
次倪安道韵十首
松菊徑
芋栗園
桑柘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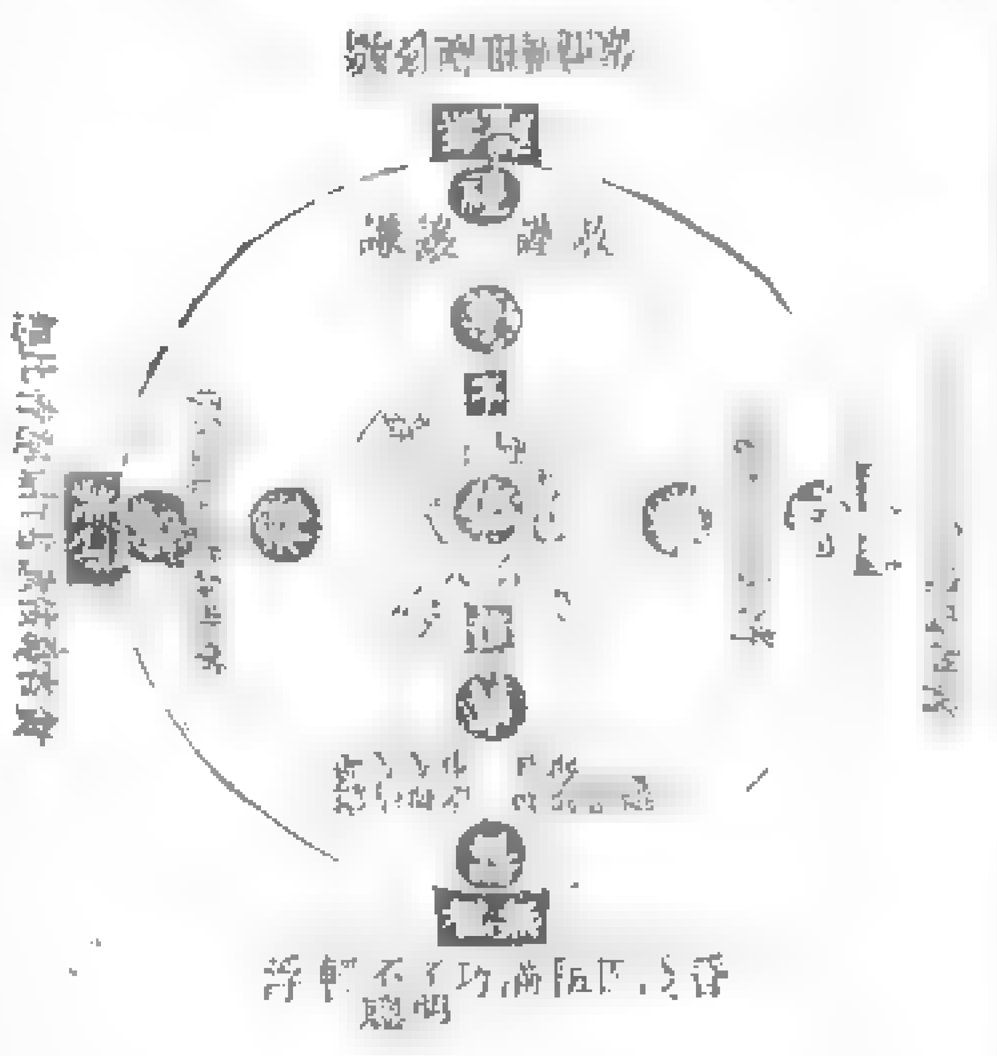
芝蘭室
錄示子孫
與駱則誠澗別寄以詩
題白沙翠竹
聲音文字通成有感
喚僊閣
附
雪窗夜話一則
遺言十一則

趙攷古先生遺集目次

造化經綸圖



造化經綸第二圖



昔我□□遺巷公爲余生男之馬公門□□乃八□
先祖書答□忠敬古先生造化經綸圖經八年方
中學實□有二首信之仁義條分書其中指畫端
好馬公濟世王□存張子羅曰惟先生遺集尚有
是圖佚不載爲補諸卷首得於編縮成小圖說係
藏於後亦便後學之省覽云東山謝秀嵐謹識

造化經綸圖說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乾道成矣靜而生陰坤道成矣陽變陰合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一皆自然之天也邵子心爲太極蓋造化之一氣即聖人之一心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矣故不能由靜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身安其業然人不見其迹者以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

不離靜雖有而不舍無彼[illegible]與萬民齊見役託觀勞於其間而不自覺故曰帝出乎震成乎艮帝者主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乎夫三聖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者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性者仁義禮智是也情者喜怒哀樂是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illegible]此心之所主顧不重乎學者誠能時時省察念念不[illegible]使道心常爲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寂然不動之時與造化同其體及感而遂通自然與造化同其

斯其所以爲[illegible]學之道三極者一[illegible]各 太[illegible]也[illegible]

甲戌秋七月既望俗姚[illegible]謹識

(仁)愛理具得之於人之於心 (圖)

(孝)存則承顏養志愛敬不忘沒則貽終追遠繼志述事慎行其身不敢以遺親行知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公)老吾幼吾聚斯和彼物我不分窮達一視克伐怨欲不行意必固我不立

(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所長者病人不以所能者愧人不念舊惡

(慈)少者懷之不獨子其子矜孤恤貧隨力濟物

(寬)細過藏疾犯而不校

([illegible])[illegible]心寡慾不傷故舊不遺簡序相親成人美掩人過

(陰)(符)設機穽包禍心陷人不義中人凶禍

(忌)害物傷人幸災樂禍忌聞人才美而妒疾見人富貴而熱中凡以驕己爲滿者皆忌也

(貪)貪貴太[illegible]求持之無厭[illegible]念忿爲不忘收人之

之惡
喜聞人過好言人短忘恩負德得新棄舊輕背毀好
攻訐
兇多尙人不遜善事功欲自己出議論專好已勝
不耐激觸不能容忍
私 立物我分町畦凡事只求自利
褊 氣字狹隘不能容物
任情恣橫挾勢憑陵
宜理 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忘義不屈不撓詞色不佞不諛

弟 敬兄友弟恭老尙年
止 任理而行不爲阿比安命守分不肯苟求凡出處語
默進退屈伸剛柔寬嚴好惡取舍從違避就貴審其
宜而不失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
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乾健篤實不爲物撓富貴貧賤不淫不移威武不能
屈
介 確然有守不爲俗變
廉 見得思義分無求多

必爲知過必改
貨殖玩物貪名逐嗜不務自守動輒有求
不濟人之才當予者不予但有刻忍變惜之意不教
人以善所有則隱蔽惟恐他人知之
患貧畏禍背人謝禍患之來只有個處置若過於憂
是無義無命也
佞 務悅諂笑巧言飾詞攀蹠曲拳凡冀以逢迎投合人
意向者皆是
耳於聲目於色口於味鼻於臭四肢於安佚

柔而無立隨俗浮沉自守不堅屈於威勢
不求中正好惡任情
自壞屑甘猥賤
徇己自是違衆從欲
不顧是非徇情黨物
不安義命不務反躬一切歸咎於天人
恭理 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主於辨分敬長崇賢居處恭執事敬內則攝思慮去
知故凝然而無適外則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
[illegible]而不慢

不作然自放不事然自得言不輕發事不□舉不出
位而思不怨天不尤人不居下訕上務隱惡揚善避
嫌疑審去就不計以爲直不徼以爲知
辭尊居卑推多取少慮以下人善則歸人
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狹富貴以自恣矜才美以爲高常有欲自長見意有傲
傲在其中常有陵轢人意便自傲在其中
侈大宇廬華衣服飾車馬美飲食麗器用越制度不安
分

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
氣象凡突難親
核物不委曲與人無恩義
倫賢德侮老成自處放肆待物輕率
別理得之於大具之於心
博覽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凡大而天地之理微
事物之故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狀近而
身心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無不
疑事辨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言不信又當先覺不可受人之欺其

言見不賢而內自省親賢人遠小人
識別邪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別是非辨可否審利害計始終義以爲質禮以行之
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貞僞忠佞審於辨察
貧富貴賤付於自然
不讀非僻之書不爲非禮之動
不受諂諛之淫樂聞讜直之言

於事不審是非可否於人不識賢愚善惡遠賢人之

小人
以小小得喪爲利害以小小毀譽爲榮辱以小小逆
順爲恩怨
拘方泥曲執滯不通
安於卑陋不務廣覽博取以長見識
器識褊狹不能自居矜驕傲世侮慢才德
好穿鑿徼以爲智
溺亂色觀非僻之書玩非禮之物
諱聞過喜談佞惡正直
行不詳審而妄爲言不詳審而妄發

不致篤

其實無妄

言顧行行顧言

循物無違

為人謀而忠與人有終始禮遣無虛偽

不誠

虛言罔人僞行炫耀

食言僞言大言行事不衷實為人不親切行失自爲蔽

心迹不相副沽徼以求名

機關挾術數務詭隨易反覆

致吉先生遺集卷首 終

同里後學張廷枚唯吉甫[illegible]

答吳尚學書

吉明不佞與君[illegible]作足下[illegible]長台子一年而[illegible]皆不能彷彿君子之[illegible] 乃復[illegible]狂惑而好自高人人有過而不自知使知之[illegible]無狀然頗好經史百家之言不懈[illegible]四方上下於子大夫間十有五年矣[illegible]自謂己之見識今四方之大人是[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於其間也[illegible]七時而邑之名[illegible]不得其[illegible]敢為十八九時求道鄉[illegible]名皆不下百數[illegible]有吾邑天台鄭四表工於詩名冠國京明於[illegible]者潘南與十一[illegible]經史者四明樂仲本鄭千之外學而博識者[illegible]堂復見心其尤也四表學下兄之乙科以忠以忠學於王伯試[illegible]之高[illegible]也俊得聞易[illegible]緒餘[illegible]於[illegible]四表[illegible]一頗好古[illegible]篆隸[illegible]仲本下之[illegible]兄弟了明春秋經[illegible]之學者朱伯言劉[illegible]中[illegible]兄弟[illegible]尤也[illegible]

行走百餘里往來問於朱氏與萊原齊或至其家
時以爲狂然不爲損益也郡中如丁袁山趙衍制錢圃
博唐丹壑或寄或來皆衍際者他如丹生之子思七江
上霖柯伯衡者亦不下五十輩而衍以博學稱道以善
衆府名恩上以敏捷顯合爭一派則由徐道善皆以之
相知交也進善亦名士許白雲先生門弟子也二十二
年館鄉廡得恣游錢塘名勝地明博如徐人卓芝秋如
[illegible]善書如俞子仲占卜如張子員外學之[illegible]道理
者如巽樸兼習內外典言如[illegible]何其最名者人較若
是而出萃類亦爲不少[illegible]十九上京師京師天下人物

所聚之地也乃得出入其中與之上下孔[illegible]封上行聖
人之後也一見乃有昔嘗受教之感汪戀齋信居台[illegible]
少有昔用實功之粲宋潛溪斯文之宗主乃以不及見
時劉子憲當世詩伯足爲忘年朱禮部沖雅溫和而文
者遂爲莫逆如谷畯與樊張然仲與[illegible]中朱孟辯朱季
子楊秉昔夕聚丘張廷璧皆當世芝蘭[illegible]不與[illegible]
其他或以經術或以才藝或以[illegible]能或以其[illegible]
暴或以其行可則或以其習見典則之故或因其所尚
有與書名帖而與之交若是者凡百十子　作[illegible]
有益也其不能有所輔[illegible]稗補於已初因與往[illegible]

有不可絕者尤多幾也及守官中都群雖所接者亦不
減在京時然相與骨肉兄弟者祇林左民許庭顯而已
年來不幸失喪使人之擬道者取辱而歸使伏於草廬
林谷間嗚呼慮謂無復有發日之所友者也何幸復得
君　作子於斯文用事之時如足下者與君與君珍
重珍重古語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而況[illegible]蕩於萬頃
風濤之中而得[illegible]者吾與君其亦知吾樂
之否乎曾謂輔仁朋友[illegible]朋友之道也而來
教乃不輔責於我而[illegible]也因思所得之所益
且常失之[illegible]小人[illegible]爲不中然於其道也

[illegible]何待我[illegible]然用意不可虛辱欲有
[illegible]足下足下德天才[illegible]學博問不待言贊而吟
[illegible]向[illegible]人息以貞守乎道不慣無悶以俟乎時惟
[illegible]之私則不復

答顧希武書

長白尊齋吾兄足下月來得庭與書自鍾離數日來得手則書自西陵今又得吾兄書四十日內連得故人書貴何可言近時朋友之道缺絕何有以規戒講習爲久遠計者聚則圍坐嘲謔散則烟飛雲散走於此而亦不免相與隨逐不然自爲迂腐而不合今得書言欲終觀書此不刊之議卑也勉成之詳審之嘗謂韻之有如鹽醯稻粱人所不可缺者經史外餘事如魚肉膾羞羊豕列饌有嗜者有不嗜者至如鹽醯稻粱凡圖[illegible]之[illegible]者莫不賴爲難然其書始於晉之江式成於梁之沈約以歷陸法言孫愐丁度蘇軾兄弟毛晃歐陽德隆[illegible]孫容泰內翰黃公紹至本朝諸老或修或注或增或減或分或合或次第之或諧音之人人自謂光前絕後今觀其疵瑕玷者兄此舉亦無乃歸其武乎詳審之蓋此書非特六書之義達四聲七音之妙知造書之本原了爲俗之變者未易與之言也走每讀經史力倦神疲則偃臥於床手執韻書仰而觀之見其疵瑕有出則沸然起坐噫然罵前人者亦是之聊自慰藉發憤[illegible]至自不能不然耳亦欲更正次第刪煩翦俗一歸本義以埽古今之謬所恨力隻工浩散之家累尚攻而未能也何幸得吾兄亦有志於此爲韻書之例成之又安知百千年後無有發者如吾兄者勉成之詳審之韻細附去易林爲鐵仰所假未還之象背藝人忘之欲之何爲婚事始畢乃蔣何之先生之[illegible]想須[illegible]求知能繼其後否仰回勒此不具備

又答[illegible]書

某[illegible]以[illegible]陰先生執事[illegible]周[illegible]之空寂者開人足首[illegible]
[illegible]況古則[illegible]因[illegible]若[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得執事所
[illegible]所[illegible]　復累日若飢渴[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若[illegible]之[illegible]已實有得於心腹腸也執事而[illegible]
[illegible]之過而與我之[illegible]夫自抑寧過而與人寧厚雖君
子謙欲之道[illegible]執事之於不[illegible]宜而命之[illegible]理之猶有
[illegible]拮[illegible]之可[illegible]何與孫也[illegible]是[illegible]何不[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然出以小人皆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辨[illegible]是非者則但見[illegible]而已何[illegible]如執事高

瑚[illegible]淺心[illegible]若[illegible]然[illegible]與我若是是終焉我之[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便[illegible]易[illegible]者[illegible]執事[illegible]易亂有與傳[illegible]
[illegible]遠取[illegible]於人者[illegible]傷哉且天地造化其[illegible]無窮
道理亦[illegible]人[illegible]各有[illegible]得[illegible]其所得而已何[illegible]之
[illegible]觀[illegible]程朱亦未無少[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心無[illegible]得[illegible]有[illegible]思[illegible]久
[illegible]諸家[illegible]未[illegible]又何謙抑之有而[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也
故雖然以不[illegible]之文王之象周公之爻孔子之[illegible]
古[illegible]字皆從伏羲六書流出於六[illegible]之卦[illegible]
[illegible]故[illegible]象之者以明理之[illegible]者外見以人[illegible]

[illegible]易者象也可以一言蔽之已矣朱子雖以取象太繁
者然亦曰看易者須是象看便滋味長若遺惡舍看也
及其遺忽乾坤見小八卦自理明已明[illegible]矣恐於見象
處[illegible]有不足可憾[illegible]見[illegible]餘[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答林右民書

秋季偶入府學會教授王俊華詢知故人出處且喜足下榮歸總得見下書林題再三今門攻精撲自不能捨其光耀耳珍重珍重古則牟求不在父氏似有罪矣形影轉覺貧甚不免離次授徒爲衣食計寄迹大家左壁遍閱曾時祭紀奔走道途古之炭敝交情且將文墨皆絡無可與談者因數絕人事足跡不入城市寂處林藪寄字開惟以易書先滌心慮而已此外於掇音韵昔人制已久但未遑討論其於聲音之然文字之本義出於自名曰聲音文字通寄爲有功名人神之妙

後與未諳徧有未聞者因雅氣兼師聖補正定之又不敢以人言耳當聞得史文章大才器皆以明皆一言韵事未後於古今古則之作自謂光前絕後於古文之論必有可觀者焉時與希或古之發嘆增增足下以意擬復仲翁公聞之亦能信之否乎因成此書求存疑俟后世知己交際處當如鄧圖歸以分已日當於眼又不能遠視時輒似果然疑問恐如小之無故消弭喉吻間有一突如核物塞首其嘉之焦何有外令人不堪其大害雖有數枚而反之且故人林下明寄去但見恨

與徐大章先生書

竊謂兩漢以上著書者皆不藉序文蓋其自信有可必傳者更不待他人讚揚而後取信於人也圖以來既不能自信而無疑而人又不足是非於其間必待有名位在上者倡之也其或不布於名位在上而後爲人竊爲已物者亦有之如郭象之莊子註宋齊丘之化書是以其書雖不足傳因序文而名於後者亦或有之某之六書本義雖未敢自信其必傳然竊觀前人自許祭酒以來欲明之者不啻百數十家紛紛藉藉井不各自以爲盡矣盡善然卒無能使者蓋皆未明乎六義而未得

其凡例也向上金陵而得以此書見知於執事即許序之及東還復見而執事倘抱不豫遂弗敢固請茲因所親陳杭敢以復請故人之美稱稱善誘君子之道某必欲執事敘名以執事一代文章之砥柱斯文之宗表而某又生於東南故也顧字書雖一小藝然用之甚大蓋理甚博嘗謂水火之生人不可一日無者而人不汲汲然者以其隨處隨足而衆人昧焉惟聖人於易坎離始終明之字書之於世用者亦若水火人顧不察耳夫以六約所謂儒者擬於世尊創畧無次第猶至今用於人人而況實有過之者乎蓋聲音之在造化有定自

然之序如祖父伯叔兄弟子孫生生之道存處運用各不可紊約未之知世習邪疑託綱不容變更實可知也某甚有志此而未暇也以拙事見知故附及之

與宋相官書

昔則今專廷臣相相公閣下昔在鋪辦深蒙副目非斯文之不名焉能獲此吵哉刁求于餘年使者二三四不奉又長者非慢日怠乃恐血於閣下故不敢止今復此啾惟有說而熱思之乃敢[illegible]宋公乃逵道[illegible]君子人也豈敢[illegible]之不許而有 中瑜日伏之不專且實故獲於慮乃陷於險人之訂下抑觀之日吉進人若是須皆殞日之為何足動乎之乃自[illegible]日由[illegible]賢之由[illegible]行我求於此皆通於彼[illegible]于今年[illegible]從伏之[illegible]實必有遵御者[illegible]今[illegible]往[illegible]拜深歲[illegible] [illegible]之書傳之于後必自所

有也今傑之出此[illegible]非 [illegible]矜耀發冠于左右[illegible]有文以慢[illegible]始道其常耳[illegible] 往歸甚時自以為識不滅古人學不下今人及出而安抉天下時彥亦可與之上下稱首已乃[illegible]豪傑之士取功名易可若舉羽不容任心所取者既非同道決志所行者又非要地遂及情勞簡何[illegible]自理不以小節者為介亦復何慚李[illegible]得伏于時其與豪作于制度足以自見甘不著書檀臣于時身求郎下潛不能[illegible]幼然及構而取又何必是人必之左明假使[illegible]見[illegible]有日充[illegible]于慢忠上自之心[illegible]誠闡下[illegible][illegible]以自其時于今而及此乎[illegible]故敢東[illegible]付覘者下[illegible]

晉然大守貞守諸公語及別意諒亦非諸已心乎仲尚
筆致敬餘不備

□鈸指□□
□籐嵠山中□介□□也技藝詞章無□爲□□敵□
的□不倦徒兀兀□視闇者志何□仕也抑□□先生
之矣仰先生之意疚然未獲造先生之庭拜先生于□
下者蓋爲眇小末予不敢以容易見耳嘗欲令□書知
爲予才上蘇東坡所言者以□道其志而陳于先生之
前則其委曲之情□愚之□□心何□之□□□□
嘉之矣今因□中□□□□爲先容不□
先生還能予見否□

同里後學裴廷枚唯吉[illegible]

送彭士廉致仕還鄉序

道在天地間雖不遠人苟不知其所以致之之方則違乎其弗能行也故聖人恐天下學者娓娓焉莫察乎其致道之方於是制之以禮使世之學者由禮而行則致乎道也庶乎其不難矣[illegible]者所以節文乎人防閑爭禁邪妄者也君臣而無禮則不[illegible]父子而無禮則不能[illegible]孝夫婦而無禮則不[illegible]長幼而無序則不能

[illegible]序朋友而無禮則不[illegible]軍旅祭祀而無禮則不[illegible]嚴誠敬誠為子弟而[illegible]學禮則不能灑埽進退故禮[illegible]之[illegible]下三百為教甚大孔子曰立於禮其不然乎彭君士廉汾河之善人君子也出仕于時則秉禮而來[illegible]中京大學[illegible]以年老去歸田里其於禮以[illegible]進退周旋其間習熟久矣里中子弟問告曰人學後仕歸必有[illegible]必[illegible]來[illegible]而問[illegible]之事[illegible]人之道矣然過[illegible]也[illegible]必以禮告之告之[illegible]必有問[illegible]行行而合於道也[illegible]遠矣若夫鄰相[illegible]約[illegible]留[illegible][illegible]中父老相勞勞[illegible]借[illegible]其[illegible]

君[illegible]下[illegible]中也[illegible]矣有不行余[illegible]以
[illegible]吉

送石氏游之官郃陽序

予幼讀中庸稱像篇石氏先生有功于聖賢之學者也尚不知石城爲何人聞諸先生於[illegible]石城乃世宗時之名儒講學[illegible]於鄉延爲同郡猶恐[illegible]者尚而未及言其實而未[illegible]見物以紀其子孫然亦未知其所自今年秋予以鄉貢赴京師道與石海會於大官衙之次知其乃端良其問之乃石城先生之裔由國學出身者[illegible]而人是送訖之乃出其先世傳物以示然後知[illegible]有氏所自爲宋鄉世文章故家也私竊喜之未幾石海且銓郃陽縣丞將之官予乃崇肉載酒祖道白下河而

言之曰子既讀書明能明天理於出歷諸事又能施諸用矣不明天理而措諸事則窮究難不致其用而徒明其理則爲空言事理無缺體用兼備者之道也由是而階以至[illegible]縣善政爲理朝大用者未可量也豈止丞而已哉予既喜識石城子孫又慶石海由是而階故序以別

送金正言[illegible]序

天賦大地之人義夫婦人倫之大綱是以詩首關雎書紀釐降易始乾坤存秩則道德皆所以正其道而致謹乃傳故古之議婚者必與相擇取所繫惟賢是求聖德道以孔子度其子以女之治長齊度其己之子以女容伯氏度其小君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志未但[illegible]之道後之道[illegible]孔明之[illegible]之承正道之終[illegible]之[illegible]道[illegible]同[illegible]合而相取[illegible]有然也[illegible]化易道休人望夏久昔則慕[illegible]之盛[illegible]名則[illegible]之榮以貴[illegible]務[illegible]人以爲[illegible]務伐于世以相合賢德之

[illegible]取[illegible]世[illegible]予[illegible]之知也余[illegible]語[illegible]史[illegible]氏之論[illegible]予[illegible]道者未嘗不慨然[illegible]德[illegible]然[illegible]君子人也不[illegible]利不[illegible]貫[illegible]幾[illegible]有[illegible]賢行學[illegible]見而道同[illegible]余送以女妻之[illegible]子人與[illegible]聞其[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有宗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余與[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

送楊希賢序

自古豪賢達人聲揚當時名流後來者由其用于志義而已用于志義則執守正道道通閤于義者則逸跡事列皆當若伊阿衡之自畎畝傅悅之自版築皆仰哉之下曾不暇照為武侯之躬耕諸力匿何也之[illegible]以是皆勵于志而存于義者也余友楊希賢自[illegible]拜[illegible]京師不幸遭母喪奔歸其扶櫬也多[illegible]而哀處國而裕如任事而克當益用于志義者也嘗與余龍泉絕頂閱覽江山興感今昔已而離坐自右上論道人物希賢四顧慨然曰[illegible]亦如此雄麗日先背

人才何幸皆不拔如下[illegible]光武太宗果毅雄斷之君謙啟下賢之時乃退[illegible]由斷有五絕之嗣我又嘆其不能人有所為而致任于堯舜域也所遭可得[illegible]賢何甘于此他如賈誼黃瑾或逢時不偶或才質[illegible]復同古哉且丈夫以天生才於時既充於學而遂[illegible]其行不遇則韜光自怡遇則烈烈如伊傅可余時[illegible]古心甚[illegible]而多之今於其服闋將朝敢序於其行登徒自千里外不知我希賢為何如人者哉于此而知其為用于志義人也

送汀衡志東遊詩序

[illegible]泰山者陵阜陋不足以稱其幽隱起伏觀東海者潤者溪沼不足以方其深渺變怪是以豪放不羈之士往往降志人下有滯宋江河過知則握手放歌而極歡[illegible]其情降息之間不遇賦林棲野處而舊激悲嘯者有[illegible]醒者懷[illegible]于世世間截久[illegible]若衡志少敏于學博該經史[illegible]知詩劣道合[illegible]自探西北名山[illegible]地[illegible]不諧俗于遂奔歸窮伏于四明林谷中欲以為東游之最我未遂其遂欲乾舟往返以攄其志而發其情渲結積者焉壬戌之春過余

山中居而以東遊告曰其高友送行詩章若干首曰子亦有贈我者乎余遂問以言曰子往東海其將若友[illegible]之倚而[illegible]時消息乎且將如安期羨門之徒內案何達夫乎丈乎抑將以觀日出[illegible]出没[illegible]變化[illegible]而[illegible]者敷若曰我姑行我亦不知我所行[illegible]適何如耳[illegible]書若[illegible]我所[illegible]送[illegible]以為送東遊詩序

龍虬稿序

男子初生以射桑弧蓬矢欲其志四方也及其力學濟物藻行貞堅則行其所以行之其有懷抱利器不得少試而恒偃蹇于時者其自絕也器有命焉而不可强且致孔子厄陳而不愠孟軻困齊而歸夫至若顏子之簞瓢原思之甕牖榮公之帶索袁安之卧雪陶潛之乞食雖備嘗阨困苦然脩名之士亘古[redacted]之間權縱横肆存世之後者寧齊蜉蝣之衆朝菌而已哉[redacted]則以余歸于正也先生字惟泉名本姓徐氏毅然男子大丈夫也少有志于四方自謂功名可反掌取而爲時所阻嘗北游又

有阻乃歎曰富貴命也其可致力者在我而已遂克志于詩書而淑于鄉人遂[redacted]國朝因薦者入覲又有阻不獲試對制受職出又歎曰拜瑜哀乎而莫知豈非命夫相抵任至中道病革又歎曰吾死是豈非命夫遂絕其言今家弟子潁川陳思得其之官紀行詩三百首其今稿仍家皆已散失關得一二合爲巨帙而求余序之嗚呼以今之考其行不愧于義而攷文論敏言者必道其于　明然何限于蜉蝣之忌誠以能其生有德而不遺八明其可傳于後者則有有也甚足以傳賢者知其文命哉韓信之參參於編集而欲其傳豈不賢歟昔六年

之有攷者已有之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今某之也然能其之詩文固不俟吾序而後傳信其不遺于時而爲韓信之義乎是乎以序之

送吳仲庚詩序

廬江吳君仲庚以卓越之姿廣博之學叙與大官而來司秋于餘姚民甚德焉公暇則就邑中文儒之士講其經籍明徹修已治人之道其志不拘于小成其進蓋未可量也當其考滿赴銅上君子之惜其去者莫不悵然不忍其別者不形于詩咏則無以慰去留之心乃相與以仲庚嚴背[illegible]爾得名勝地分題若歷山舜井之所丹山赤水洞天為漢及丹仙之地龍泉為方干王安石題詠等處凡廿名各為古律五韵以道其行且寓離別之情勉勵期頌之意蓋皆發于情而歸乎理義之正者也詩成授余序之余與仲庚情好尤為敢如是言之

送趙中孚尚卷後序

凡古聖賢名士英傑俊良之龍田于天下後世者皆志之所志者也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尚志孔孟而上一代聖賢其道大明著于六經百中卓然同不行言及放孔孟而下如荀况司馬遷楊雄班固陳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之志于文韓信衛青李廣鄧禹諸葛武侯李靖郭子儀張浚之志于武董仲舒韓李陶淵明司馬光周程張朱[illegible]于道龔遂黃霸房杜魏徵之志于平治蘇武[illegible]顏真卿文天祥之志于忠江革茅容下至朱壽昌之志于孝校乘曹植王粲

謝靈運杜甫李白之志于詩程邈王次仲史游蔡邕鍾繇王逸少歐虞褚李之志于書皆極其至而流譽後來者孜其名垂于後世千萬代而不湮也下而至于卜筮醫數伎術突射之流雖不能若聖賢英俊之久遠其射而其時存亦與于庸衆人為凱帶本之陷溺者間其心之所在過其關與冊其背悅而不以為苦焉衛者也宗人趙中孚有志士也其學業于實際也濟濟若淡自不務為其說道物于色而不急西出獻所志于[illegible]于老于古文者[illegible]已之後今[illegible]者自[illegible]于其志之心能[illegible]如其[illegible]

存箴頌皆賦詩爲規戒頌其既亭之癸余復道其志之
人貴乎不阿謟亦以其已然者爲中孚頌復期其未然
者爲中孚規欲中孚之必至于古之賢者士君子之良
而後已也中孚其勿以余言爲贅

送翁德資序

物生天地間者皆有用瓦礫之不材甃砌者用璞懷之
芳穢培植者用草木之畜魚大者棟梁之小者榱桷之
曲者轅軛之細者薪蒸之其或堅若骨漆者則爲弧
矢禽獸之用蚌蛤蛇蚓之毒敗鼓皮之朽可備藥者
用其有不可用而存乎兩間者無所用人且忠之然則
人之生也其可不知所用乎天之所與者叔衆庶而
君未用之大者也創天之所與者亦然用日月以照臨
之用風雷以鼓動之用雨露以滋沃之用霜雪以收藏
之交以溫涼之變易莫非天之用也人之用也亦大
用得其用則天地位而天下安用不得其用則天地閉
而民物殃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又曰小人之使爲國
家菑害並至其不然乎當堯舜時禹之徒二十二人用
其用也專以大故世極治建桀而不得用者故移於善
用者之殷用于殷者伊尹仲虺其尤也周之作治臣十
人大用至于今上禮樂之治必歸之周其季也有孔子
可大用而不得用故定詩書禮樂作周易修春秋遂承
其可于千萬代者其可尤大且遠自茲至于今日其間
治亂廢興者皆因善用不善用得用不得用所致也擇
其用之善者古之設有書何事無[illegible]

堯唐有房元齡杜如晦姚崇宋璟宋有韓琦富弼司馬
君實皆純正公大者餘之適于用者不能專其大故其
設于後者亦不能純行正世有志于用者當其此就彼
友人翁德賢蓋亦世之有志者嘗獲小用于時矣于與
來舒服闕將升上朝庶幾于大用者於其有[illegible]
田賓之說明

送汪尚賢序

[illegible]而雪[illegible]行追過遠處渴收[illegible]心行[illegible]
台于上而廹了上事者執日援[illegible]今[illegible]
[illegible]實出霜凍逝[illegible]風振木由[illegible]
而也汪君尚質乃郵數千里之[illegible]
其行亦與苦而尚質怡然自[illegible]
來為者且尚質援扇無爲之之迹矣[illegible]事之遠乃日
勸若是哉因問其[illegible]
語則交誼者見弟[illegible]
情動於中而況可斷[illegible]今者情之切[illegible]欲見之於

日暮尚行路濟[illegible]之是[illegible]于人倫
今交孟子謂仁義之[illegible]從兄而已[illegible]
尚之如此果此者今于[illegible]乃[illegible]其行而
之日子之兄吾亦友之[illegible]其爲人也[illegible]
政也必平和溫[illegible]然吾嘗聞之[illegible]政能[illegible]之子之
兄[illegible]人和其必有同類之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
[illegible]由其[illegible]子往[illegible]質子之見[illegible]矣

送族子學簡序

夫學□以輔乎道學所以欲知其道而行之也然行之明學該不當乎內以終老而晚大休皆名亦不失為有道之士其其求公而道而實約日行險也若是之學乃為知其然已矣□□□經典賢之域也士其不用之歟而知行道其有發者君子所以貴乎士濟文明之時也洪武十六年詔天下府州縣學擇其秀明學該者一員貢于京師以之試吾有志于學簡者當其選夫其時正懷抱利器之士奮志之秋也學簡其勉之況是選將擇于等夷之中欲其明學欲其講而

已行欲其範正儀觀欲其恭度而且一四校試于有司而後敢升于春官春官則加試效勞者豈易得哉學簡其可不致勉乎然世有能熟講一經傳註而約略其大說者及授以政事不過腐儒則姦邪險詐而卒致譏頑俑者則又不若不學而適于時務之為愈也學簡其知勉焉吾于宗族諸子于學簡尤加做異者于行因欲因之以言而期勉之今茲凡與納交者一以慶其赴是選 以惜其去之遠乃相率賦詩以道起別之情以道路所歷名山勝地之在郡將者分其為題什共十篇而授于學簡學簡既名謝是有宗簡留行□

慶吾學簡之將行又所學之道又重諸公之贈乃申言所勉之意而序如右

致吾先生遺集卷之二

同里後學張廷枚唯吉輯

贈駱敬則序

先技藝術數之道皆可以當材而至於學皆可精于儒而篤于道者則不能闡其蘊籍況欲合其學與夫各人之一身與天地同其陰陽藥石草木之性又非窮理格物者不能知也余嘗讀素問靈樞本艸諸書而歎其論議造化之妙與易書相發明而鳥獸草木之名不獨于三百篇識也而且人人之生死于其間者其學固不至大矣乎此所以自古名賢達人多托其學而行其濟物之志然亦非潛搜博覽先生前六經而諳群書由大路而有濟物之心者也趙與時錯遂大肆于醫而卒名于世而得行其志其所著之書尤傳誦于人人晚歲遊居東海之上由是貫籍餘姚而傳其業得其與者吳有溫夫駱君兄弟其尤也吳君既以儒理該博之道得之而駱君兄弟又以姻戚而卒其業名今與二子游又嘗私淑于先生故吾非直言二子之兼通於醫而愛先生之道有所傳也非徒慶先生之道得二子而傳則在賀今人之爲幸也既以賀于今之人又以自賀也今年

秋余病瘧甚瘵息閉[illegible]火[illegible]舌不可[illegible]
俱變既而曾則徵駱館藥乃愈及病間[illegible]
過余爲余談其病對之苦[illegible]
得今先而幸免者則[illegible]致也敢以爲文爲[illegible]
余[illegible]心[illegible]之[illegible]能[illegible]
未達者二子是[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兄弟之行德于人也[illegible]
諸人日者則[illegible]先生與君[illegible]
先言必不以余言爲[illegible]

贈術士宋某序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以富貴貧賤生死壽殀皆可推而前知也至乎必時早暮驗其果否蓋有不知其所以然也今秦川宋君文彩炳耀負實信讓推五行術以游湖海凡縉紳士學子大夫莫不延謁而交接之然其得之精驗若鄧人之斷例如持燭之取影灼灼然不能逃其所推也蓋嘗管郭袁李亦不過是余性愚魯最不喜小道因宋之泰猶篤信之然不知其所以然也且長平之戰一坑四十萬人皆惡曜之所使與方觀之時死囚四百一日縱

返皆吉曜之所臨歟隋煬之世殺盜日熾盜賊蜂起抑何曜之競遇乎及于太宗相去止十數年道不拾遺風俗不變又何曜之遽易歟是則尤不可知也今之世有循雖薦率典章議然後言度然後動杜門而受凍餒猶不免于刑辱其狠性肆虐壽容奸險日益侈靡厭飫榮[illegible]以享終是吉凶之曜又何其禍君子而福小人意不[illegible]知者宋君脫靈于其術而有所得幸勿攻訟[illegible]復序以聞

送眼科湯道人序

榮陽鄭斯舉余友制陽父之從弟也一日道其子孫遇余山中居請文以贈湯道人者余不識道人何如人因以問孫曰道人善眼科觸凡有目病者不拘久近易劇求之輒與善藥期乎必差然後已病既差然後受人直或知其貧而不能具者則雖與不受其所服巾衣屣杖[illegible]如田舍翁飲食取充渴饑而已謙恭恂恂之態不肯見其少形假游遨暇則凡坐終日如斯而已隱其名而不欲聞于人故人不得而名之以其類有道者故咸以道人稱之去年春我母氏李目病幾瞽日般請高手醫

皆不能療後得道人差即思所以報厚之者皆不足以壽吾母之心敢以先生之文為請余不獲辭乃為之言曰道無內外學無大小藝無貴賤誠能內宜處已而外足濟人雖聖賢之道亦不過是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范仲淹云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然則醫者小道小藝也今道人藉乎醫之　利而能處已濟人若是豈非有道者乎世之文學及[illegible]者亦有之原其心志不在于富則在于貴竊名道[illegible][illegible]于一時何有若道人之濟于人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以易其名自激于時以勵風俗庶乎報答道人者[illegible]由一己之私而且何[illegible]

于世也噫余因是有所感矣世之妄行而蹈艦穽者〔?〕無目者也倘闓道人之風而作新則其術非惟可施于病目之病又可施于不病目之病矣夫然則道人濟人之志約且大也生之伯父善知古者歸以余交示之以爲何如也

送李山遊天界寺序

善乎游者嘗有觀水夫水出于山而爲川自川而趨于江淮河漢然后放于海[illegible]之人不足以容江河淮之流非由石湖泉而爲其[illegible]又不足以成海之大此善觀水者自川而海皆有以下于心也是以觀水[illegible]于[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于心[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由[illegible]水之爲川則河而放于海[illegible]常師徒[illegible]

生目之游而不求夫合于心者則猶臨原泉而不探有本之旨見可進而不溯遊覽之本猶河于海而不知河海之所以大也余與常師納交久故于其行不可以不告也

題澹齋詩序

伽者錢塘峯上人因王君士秀與余會俾其詩于大人題其所謂澹齋者什而徵予序之余一復什中所底之其皆當世名卿賢者之山乎水林也其所詠歌莫非贊美上人能攻苦暇矣有治于理者可旨秀逸信哉其可什也雖然論其極不過日飢啖水藥身衣所敗進等寂目幽獨也夫如是何山林之可之十安于恬靜者亦皆能之而況上人有道者乎嚴余則以為上人之所謂澹者得非味道之極致歟嗚呼世方以榮利瘠渠眩人耳目說人口體引人心志不搦不止則淩奪之風起而澆漓

之風突今上人獨驟本得自然一室聽于無聲視于無味其興味殆其不貴金石寂寞之在太虛洞然虛明四大而面志得益宇定而光明斯境也雖奏鈞天之音陳錦繡于前不足以眩乎耳目陶醉諸等不足以適乎口腹羨以筍篾以干酬不足以動乎心志甚人皆為上人不堪其處而上人方自樂其樂而極乎嗜系者又何其如之宜乎士大夫詠歌之而不一書也然吾聞詩之為道往往能使人感動興起然天理不泯人道等還又焉知夫不有觀感興發而思有以易之者有乎自有感焉俾日徐移日復其澹泊

賤榮利取助聲詩豪必不如什中之所云也然則詩也蓋有補於世教有可傳于人人豈與分矣乎詩者北哉余不到鄞東山水間遊久矣士秀倘遇上人于丘凡举前說而有得焉以告質之然乎否乎

王氏族譜系序

孔子謂於禮樂能言之文獻不足則不足徵是以左李以前轄綴詩書禮樂之家無有譜系始[illegible]王之族譜序亦修記血脈枝分衣冠房從宗系歷系得第及諸房略宗史家志籍錄譜因之別其志在于敬承先祖其心惟反公本使後生者得有所攷以知猶水之有源猶枝木本者也兆君友人王秀君家而系之所由始也今君王氏患其家世人遠其淵源本難迹尋欲註其傳得其自譜某以來今于其身歷世之實詳而爲帙冊以示子孫序之且告曰兆王君子于家族之譜所以明尊卑別名

分故不可不譜苟不判其貫不可以冒而取鉄爐步之識也今之好分者收目前占顯官固人誕延補續非僭竊笑于人得不有愧于承[illegible]以表其先乎夫如一有譜宗之本約曰其源出于某山名谷離鄉者亦不之信徒取諸身日我則不然譜之者庶以明尊卑別名分俟後之賢子孫得有所考耳余方爲之言曰今夫水與木曰某山某河出于某之名山大川某樹某木出于某之高陵喬谷離然厚土之下其脈衍流無非水也大地之中條葉貞然無非木也思溪水名于佛宗元六一泉發于歐陽子醉翁之木嶧漢之水肇自前甲又何必專舉

某山某士有名泉山一作長材也我王秀翁祖父以来積德樹蔭恒庭岡基非一日矣如涓涓之泉亭亭之木滋潤扶植於此王秀又能發達之培植之吾見將盈科而行滔滔浩浩達者海矣鬱然秀發蔚然蔭張蔽日月凌雲霄矣他日王氏之門[illegible]由出清流源來文獻有徵王秀之功也嗚呼余揣其原蓋亦由于江左一槐今不[illegible]不得之者齋孟氏所謂宗儀之士顯無交王門[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陳氏族譜序

天下事物之理皆一本而萬殊者也有大而顯著可循而知者有小而淺近不可得而知者如天下之山千支萬派起伏散峙若不可得而知者苟求其所自斷南北西東之異支派貫達要必宗于五嶽五嶽之大脈則總于崑崙也其雖大而隱者由萬殊而求一本可循而知也若夫合論之衆播種于壽畝之畔目今而芸落爲斛退數有散數家之近數形于人之手苟求其粒之孰爲其所從出一本而後萬殊不可得而知也氏族之在天下也非若山派之顯著粟粒之繁衍欲求其故

自鼻祖而達仍來世祖明備生卒條貫有不可得者何其子孫失于纂撫之過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孔子之歎蓋文獻不足徵也以夏殷之後猶如是况其他乎以陳氏言之始于周武王克商求舜帝之後得胡公滿封于陳以備三恪陳乃太昊庖犧氏王天下之墟宛丘也故制字从阜自謂宛丘从木木乃太昊之王德从東諧其聲也子孫以國爲氏後有廣陵之陳木劉氏爲相元子以外孫劉嬌嗣此稍劉者之派也有伏身陳元子姪亦改爲陳此氏北之派也陶之行自示其改爲陳氏是萬年之派也而世獨稱潁川者由陳寔之族繁盛又有賢德顯川四長故也越餘姚之有陳氏不知譜與于何代特書於宫題名記陳庚應者咸淳十年進士也官東陽尉有文德而亦弗能知其子孫之所在也今茲陳杲持所爲族譜一編來徵予序觀其鼻祖翀許瑗墓志所謂賢之陳府君七世祖則東易尉進士公也其譜由宋至元十不能聚其傳世之詳不能悉譜而不詳由進士至其七世不能致其年壽名諱之實乃以府君杲銘進之代深皆其傳家稽物明乎世系族衆皆奔競於利欲之途能有何治自保家以先代事業爲志者今杲敢

於千譜之作保諸其世乎搜纂於晚暮之餘誠恐失之者不隤矣乎使其子孫觀先世之靈哀家庭之際必能繼而起而念其宗……陳氏之慶未艾也杲敢非特慎其族譜之有功且有望于其子孫也且可爲好請者有守有爲士也

談棊贈吳仲庚先生敍

棊之設不知權輿於誰何或曰軒轅氏以教兵法或曰陶唐氏以教丹朱其數技爲[illegible]且蠱惑人耳目動搖人心志而一勝一負欣愧不絕竟何爲哉然自春秋已來傳記所載代有其人而孔子亦謂飽食終日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則其數之所以來尚矣有不可遽絕者一局之路三百六十一一象生數之主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而爲四以象四時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白黑相半以象陰陽局方而靜以象地子圓而動以象天奕無同局以象變化以是

言之則人若寓道者焉余少志聖人之道而不遑他技于奕也未嘗學焉年來因伏林谷置身荒莽筆竹之間扶得而翫久則稍稍行筭一二能奕者與之數投於是得枝之移遷俗之遠也于是凡有拂牾于心愛[illegible]有激觸志怒牢落不平一寓于棊則仆然以已其在于[illegible]一負欣愧之際則不論也淮南吳公仲庚[illegible]所通諸所謂器宏而足遂者乃能[illegible]之任而居于尋常之地世之勝負一置不[illegible]之奕棊故于其任滿將行姑與之談棊水陸[illegible]有不平于心借以能其欺者與之一段亦可以少[illegible]

若夫[illegible]頌之詞則習之意[illegible]公陳[illegible]余敢[illegible]旨以餘姚名山川分題各賦五韻古律而余得[illegible]文曰嘗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聲有言哉

竹說贈吳復初王自强

余客居陳氏竹西軒有朋之賢者胡復初王自强甚然嘉曾謂余曰吾嚮明有所適將托迹于宴寶之濱以專致乎詩書冀求吾志恐不克與吾子暌離見以貺譯爲學必求吾子文上以爲進德錫而下以慰予思余指軒前竹而告之曰若知夫竹乎夫竹挺而直若乎有其德虛其中似乎有所容動而節類乎有所守者哉夫竹不直則不能特夫霄漢而凌霄漢其中不虛則不能以通造化之蘊不勁而節則不能藉于歲寒歷夫冰雪也夫君子之道惟其直故不撓於物惟其中之虛故懿夫德

而德若不足惟其節故介然而不亥不撓則能自强有行不足則能進修未艾不安則能見幾而作是以窮居見道益亨達行而功則倍也二子欣然曰是足爲進德益而慰于思矣請書之遂書而遺而各贈焉

趙考古先生遺集卷之二　終

趙考古先生遺集卷之四

同里後學張廷[illegible]校閱

竹山書院記

儒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學[illegible]之徒非不勤書而力學也然卒爲庸世[illegible]儒之小人而士君子恥道之者其患在乎於書未[illegible]於學[illegible][illegible]有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先[illegible]也是以蟲魚[illegible]史每於其前以訊笑交人學士嗚呼是未知夫書之爲道者也[illegible][illegible]人地之[illegible]最[illegible]貴之道[illegible]有[illegible]海[illegible]於[illegible]宗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由之[illegible]安樂而[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之用[illegible][illegible]

可[illegible][illegible]啟死學之稻粱魚肉饑[illegible]者[illegible]人[illegible]之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節而[illegible]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節[illegible]粱魚肉而[illegible][illegible]亡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未有深[illegible]而不[illegible][illegible]者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不深知而由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化仁[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信潛心備守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道不明則[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天此所以行哉[illegible][illegible]必有以[illegible]丁時而[illegible]役[illegible]也友人[illegible][illegible]宗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氏族故以書懲自況志所守也雖然以宗海之[illegible]
豈不獨修朱紫衍當如不受子如其行義以道不[illegible]
近者也有所名世必矣他日人因紀之無心于富貴而
富貴自來相為又甚終上[illegible]誠

艮廬記

[illegible]氏[illegible]式遁跡[illegible]明山谷中[illegible]
[illegible]兼且月[illegible]久夢[illegible]人[illegible]
其廬謂[illegible]平曰人生兩間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書間來謂予而徵記予曰予以定而名其廬既審矣
[illegible]符篇[illegible]足又器也卜而吉[illegible]乾大[illegible]予[illegible]曰乃占
[illegible]何綿蒿曰[illegible]
[illegible]卜予其有矣且遯之爲卦也貞艮山也悔乾天[illegible]
天下有山之象爲互體爲坎是山中有[illegible]
門闕坎爲[illegible]有[illegible]可遯之象乃所[illegible]
所卜而又得所居之象吉又何[illegible]大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艮山之[illegible]
[illegible]也

稽古齋記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於理未甚損也聖人歎之者蓋歎古道之漸[illegible]也今[illegible]而之務于今者盛興史數傳其[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耳書又工乎點畫波折之間務[illegible]巧[illegible]以[illegible]入至於六義[illegible]其本[illegible]知也[illegible][illegible]夫欲[illegible]道必先窮理[illegible]必[illegible][illegible]究乎六義此[illegible]者保氏之教然也[illegible]音自三代以下六義不[illegible] 癸[illegible]文[illegible]得象形[illegible] [illegible]事會意[illegible]得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 門[illegible]

假借轉注則未之取也 [illegible]精擇應參乎此[illegible]蓋雖多然又不過篇[illegible] [illegible]觀其假借[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名徐[illegible]同[illegible] [illegible]跡[illegible]取[illegible][illegible]超然特起者則[illegible]也[illegible]約[illegible]野[illegible]家或人用筆其不失於繇次者[illegible]相[illegible]而造化之自然也而野王或以予[illegible]有之[illegible]約[illegible]音[illegible]渾然一途去取之際雖諸公之用心[illegible]有所失[illegible][illegible]余近在山中[illegible]古之暇[illegible]日本[illegible][illegible]字[illegible]八百七十[illegible][illegible]日指事加乎象形者也次[illegible]曰會[illegible]

曰諧聲合乎象形指事者也次五曰假借次六曰[illegible]注乎曰者之中者也[illegible]氏明[illegible]正[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之見[illegible]未敢自[illegible]于古人其[illegible][illegible]少有助焉夫[illegible]之知[illegible]同志[illegible]聞之則忽未之見也及來[illegible]有志於古以稽古名齋[illegible]生且俾余為以莊言之今謂古莫先於[illegible]六[illegible]以[illegible]稽古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於是哉余故[illegible]之[illegible]發之也若夫所不可[illegible]者今[illegible]不能[illegible][illegible]乎相遇與吳君[illegible]一[illegible]之先[illegible]

遜觀今日所[illegible]直[illegible]

竹東軒記

駱君則誠嘗為其親戚淩卿氏求文其所謂竹東軒者盧吾邑之大姓也以竹東名軒蓋因其所居有竹而其所業足以知其人之德矣雖然余未與淩卿接焉於毀譽君子所戒時雖[illegible]然而未有以信其命及余往中京駱君又自餘姚致書來述前盟乃為之言曰昔之以竹自世者淇澳之猗猗假彼以興其德渭川之千畝竹之利等千戶侯者以遊於千百以逸稱于唐假尊榮而逃虛寂者不可一日無此君假嘯咏會於心而適于趣者爸[illegible]下之間至徑捷而尾[illegible]蓋者截筒以諧鳳鳴此又律

首有弱聘者役彼而[illegible]此又以為彼與者今淩卿之好之也未嘗其志之所在焉乃有其待儲其意欲逃塵澂怡適情遨[illegible]思潔風[illegible]而仰慕[illegible]修者乎嗚呼今余絆此何日得與陽因與駱君攜手出[illegible]郭而門徑道盧氏竹林東坐軒中求[illegible]翁必能堂我竹根出酒核相斂劳是聊也[illegible]前縣吟竹葉[illegible]瑟作人從質頌之章嘗更為淩卿道之

柳林書莊記

凡人之有得於心而可以樂其志者雖小技亦多身而嗜之帶若不足者如窮羿之使射精庶之好[illegible]治之鍊金郢人之巧斲伯牙之於琴[illegible]長吏之於草書公孫大娘之於舞劍吳道子之於畫是皆技[illegible]也不能舍其志於斯有得於此則樂於斯而[illegible]於[illegible]得於技藝之末者猶如此而況有得於聖人之道者哉夫聖人之道昭乎六籍託造化通鬼神昌萬物之理窮古今之變前於先王不能遺後乎未來不能越得之於心則泰於身而溢於前[illegible]不足以比其[illegible]

代[illegible]不足以如其[illegible]足以[illegible]其降[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足以与其味[illegible]不足以供其[illegible]此[illegible]之[illegible]有理者[illegible]精進[illegible]會[illegible]少[illegible]者其[illegible]志於斯得於斯而樂於斯以學[illegible]也余稍[illegible]君[illegible]少力於[illegible]由有仕而不[illegible]大[illegible]所有[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道[illegible]同一[illegible]以[illegible]刻[illegible]其中名曰[illegible]息[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以[illegible]於斯之如是[illegible]呼[illegible]有[illegible]於此未能如[illegible]之[illegible]日[illegible]志[illegible]

歸訪裴顏之居而造焉有合於胞中非獅子枝上坐綠陰中以得聞其所未聞讀其所未讀斯時也理明契釋見道躍如豈不樂也哉裴君必不吝知故先文以寄之

草亭記

友人余君伯上[illegible]外[illegible]居近郊[illegible]作[illegible]之所即舍後隙地之地數十畝中[illegible]其[illegible]爲八九[illegible]以自[illegible]花[illegible]數百十本引泉注渠而決左右分則見[illegible]其所曰東園亭曰草亭闢待[illegible]以延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來[illegible]於餘姚[illegible]日大丈夫生天地間[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前後疏後英諫斥奸邪[illegible]宛[illegible]由[illegible]後壯士入則玉[illegible]

[illegible]八人皆[illegible]下世不得志則貴于荒僻笑[illegible]之[illegible]清泉時披讀古[illegible]上傲人[illegible]放浪以舒所積時[illegible]則提狗烹羔吹竹彈絲謳[illegible]辭酒上致樂于親下蓄[illegible]于妻子嗚呼寧似夫沒身于世者[illegible]升斗之祿湯縮于人而不忘[illegible]而[illegible]少者哉今方[illegible]謝人之所汲汲者[illegible]好非俞君吾雖與談乃爲之歌俾俞君酒[illegible]爲而歌歌曰東園之[illegible]草亭[illegible]八百[illegible]日爲長[illegible]以[illegible]人

塢山讀書處後記

余筮仕于中京期月節被讒毀擯回田里復得歸棲塢山卒業訪覽時相與從事于詩書者或羈于世故或迂于異端或梏于商賈或汚于屠販或淪于百工技[illegible]始終不踰志而由則明牧入則讀書者惟山之陽[illegible]廷玉由之陰胡弦直如直如與余所居尤近相與往[illegible]尤密問過其讀書處而問之曰古人有別三日當刮目之語今吾雖犇也久矣若讀書何居直如將酒[illegible]對時髦陳書要品評古今人物曰六經萬世之標[illegible]或不顯傳注疏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太公[illegible]列不過[illegible]其[illegible]何得此城[illegible]屈原仲舒亦各[illegible]了長之[illegible]皆未幾楊雄[illegible]也班固非[illegible]不能繼[illegible]不及[illegible]假[illegible]能也不能[illegible]作[illegible]而[illegible]鄭[illegible]務[illegible]求肯效[illegible]之[illegible]明乃不得[illegible]允[illegible]不足[illegible]諸人物[illegible]乘無[illegible]傑[illegible]久長李白杜甫[illegible]小技[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者[illegible]非[illegible]之爲[illegible]者居[illegible]之位程明道[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康節明見大道[illegible]誼則期治[illegible]後[illegible]列工師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匠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所謂雖多亦奚[illegible]六[illegible]年[illegible]文[illegible]所不可少[illegible]心[illegible]以[illegible]一[illegible]以書丁[illegible]末爲後記云

梅雪軒記

大凡形象乎天地之間者我之心泰趣通見皆可以遣意而自娛苟鬱不平之氣觸世之故見之益足以發怍于中而已倘何適趣之有大沚蘋澗藻之微物可以薦于宗廟者誠之所寓也芣苢小草可以利樂者適于情也蓍龜可以畫卦觀梅可以悟道會于心也震雷驚于前而不知積雪深尺而不覺非不號號而冽冽也誠之所注心有所在故也黍稷生民之天周大夫見之而興歎萇楚無知之樸樕稱 已之不如花鳥乎日之可樂者感時恨別則濺淚 驚心太陽下土之所仰照而

以寓意則欲其爽明月光輝之可愛營學則欲其休照何則心之所激情之所感有不同耳昔賢之所好以白以蘭以梅以竹以清風白雲雪月而見美于當時傳與後世者益皆因其所適所寓于一時耳謂其深有所得于其物者吾亦未之見也友人駱君則誠當隆冬大雪之時對梅吟笑適梅花半吐恍然有得于心遂題其屋壁曰梅雪軒抑亦識其一時所適云耳駱君通古心豁而氣平又不屑于世故其接于前而交于目者非有得而可樂者矣曰梅雪而已哉則識又[illegible]吾先人亦嘗有其號矣因吾時所適遂得[illegible]知所好者篤矣然則駱君以梅雪名軒有得奚大夫之登其軒而睹其題名者不[illegible]我則誠者也

日省齋記

水□之鑑也明矣置之于室而□一不如則塵垢侵之可求其明乎是□□之者必錫以拂之自旃以序之藉之以綺縠□之以文繡不又圍之以匣木不用則退藏于密矣用而發之則光景熒然隨物之來而不能逃其妍媸矣心之存乎人者豈不神明而靈變哉然物欲攻識亦猶塵垢之于鑑□約而引之可以為神明而蔽蔽即是以修道之士窒其欲而養其性節其情而防其蔽閑耳目之視聽謹乎思之動靜閒居則寂然而神凝應事則剛然而條達一作貫博學守約貫如實踐而省

思之至者為能至乎此□同邑童子彥蒙好讀書能務志取曾子自治要語築居于所居之室曰日省齋乃因叔仲本與善□而來□記余既為之說而又進之曰孔門弟子甚三千為得聖人之道而得其宗者惟曾子當今之時縱心侈欲順情苟行而不□察其身而致謹復者比比為而彥蒙獨能守約持己為可畏省不貲也哉他日泰宇寧而神□亦由日省之功也行篤自邇登高自卑彥蒙尚其勉之

拄笏軒記

君子有持心之道若防水焉今夫水靜而瀦之則汪洋渺瀰而澄澈能鑒及欲灌溉流注取之則不竭抑之不汚決之則沛焉莫能遏禦蓄故也君子之於心恬而安之虛而廣之敬以一之勿私焉而自撓勿欲焉而自蔽勿念慮馳逐而自水火則事物之來是非之別洞然若持燭之取影瑩然若臨鑑而鑒形素養故也此吾宗人自立甫丞廣陵尹蘇臺而皆有善政於人也由其平居之時持心於窮理昭指而非撓蔽馳慮之所致也常臨軒拄笏崇朝竟夕凝然不動儼然若思因得其得遂

題其軒曰拄笏經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自立其名知此道者矣或謂自立勝逸豪邁趣適于西山爽氣以屈段柏冲輩耳余則以自立蒞事上以徵治人以雜而欲若穩其分以承終與者也奚有局于動者一作動者也□□在上而自以為高者一有乎因解或者之言而像君子持心之道以為拄笏軒記

同里後學張廷枚呂青輯

鄒道朋傳

太學生鄒道朋字涵德會稽餘姚人也有遠志聰達校之眉目頰鮮如赭丹少以民間特秀補縣學生師知其才博觀爲事奮然自樹立痛刮磨琢勵砥精進就常若不逮日講等夜閉戶誦習夜則候同舍生已寐復出下且成[redacted]篇徐步兩楹[redacted]面仰星以爲常雖雪寒雨甚不少輟故其[redacted]尤踴其變與就構復蹴側抒思頃之然後徐羅髮悵然歎曰鄒道朋汝當爲天下奇丈夫安可悠悠然作餘姚人物也乃起後以業優升于太學太學官咸器重之而日提子等輩適朝廷選任仰試出試器之者咸其大能不許莫名進同請弗獲同舍生爲之怨而泣曰我嘗跡于知皆備者謂我來作某驛丞某驛恐不久於雖者出一施游學見于行事吾有少稍於人庶以少自于世且以爲父母慰假久摩此一如内老云我肩舜命父母之悲爲何如雖不免俱爲父母累與其默默而沒不猶愈于得一暴其志乎如期果歿故寧太學悼惜焉時年二十三

野山外史曰鄒道朋其亦若學聖人之道而欲行之者抑不得伸其命也夫孔子曰苗而不秀者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豈不然乎觀其同舍生言悲夫

銀塘生傳

余嘗自中都歸餘姚遊歷不入吾郡因出游諸山
及往時過界上山谷中探求生石之所拔有奇者
或謂余最道北有銀塘生者事搆[illegible]真人以爲
神仙不質形容常采牛出入門閭洞天以爲常
一子困筭坐長字與不可過問稍對紅漿紙形畫卵其
有在之者[illegible]變成復謂于上極其特秀澤光韵鋭極
其身化腕而張衣枝上[illegible]過谿若倚吟嘯或林谷
求之而與但不與凡偕[illegible]或問其姓氏則啞笑不答因
其皆贊銀塘生賞于上以[illegible]之故好事者往往懷豪皆

[illegible]之[illegible]宗得爲自識[illegible]其面壁請之則生弗傾是以
[illegible]其片紙[illegible]言者[illegible]余初聞而疑乃及叩所
[illegible]得者[illegible]見之乃[illegible]以爲若宗彝筆迹宜其寶與而
[illegible]如也[illegible]若宗彝不爲時用而依隱玩[illegible]
[illegible]行于上大行爲下廣施則又非恆人所[illegible]
人所及也愷嘗與遊宿山中浮屠道論古今[illegible]以
[illegible]予後屢叩[illegible]有可取得此則乘機[illegible]
[illegible]爲最達時不遂而能盡誠者孔明其尤雜世[illegible]
[illegible]分者陶淵明其極[illegible]不平致平身也邵康[illegible]
[illegible]世道也程伯子不能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吾與數[illegible]

[illegible]不憫有不平感於心餘人[illegible]常[illegible]
[illegible]有所發晩來坐[illegible]不上山多[illegible]鼠[illegible]
[illegible]霰生擲礫[illegible]余意其得[illegible]
[illegible]否仰復然一鼠又嘗與饮舞[illegible]
[illegible]少論其技藝之精小大皆類此其[illegible]後[illegible]
公人曰遺[illegible]不[illegible]一日[illegible]
[illegible]尊我[illegible]則[illegible]不能諶也
[illegible]手[illegible]

厲延傳

趙先生曰夫孝爲百行之首故歷代史稱有孝友傳獨行傳以其誠有關於風教也夫家有恒產足贍衣食而能晨昏定省雖不多得然亦子職之常猶未足美乃若貧窮窘難素不學書而能盡於孝道者豈非天性然乎然使之沒齒無聞是可悲惜也余故于厲延有所深惜云

厲延者越之餘姚人也幼喪父保養稚弟與母氏居率窶其弟成孝友人家本田野細民貧無爲業乃學爲藏[illegible]其賣以供母日得粟數錢歸而陳母膝下問母意所欲而敬具之故延之兄弟食或不給而母饜其滋味及夜溫被使和俟母臥寢乃褁燈下夜作刻刻然刓竹不[illegible]帽私相傚詬或曰邑里之某富室也兄弟日相與敵而視恒慽慽誠非人類也季或曰巷南北之某望族也日夕飫而夫妻屢相殘虐而親輒顰泣翕僴弗若也故延之兄弟夫婦或無過咎焉可使延之兄弟日知書而進於道其所就當何如哉觀其私相儆戒之詞今之富足而憂及其親者亦獨何哉曰醉醇飽腴而心爲形役者於風教何哉

巨腹子傳

巨腹子莫知其氏名其腹皤然而巨故以是稱於人人其性幽雅不喜與人競或饑寒之靡以爲意甚則徐和以嘯爲笑樂闕經書不喜字過或求其賦詩則曰爾爲我筆之聚口而成求其觀書則曰吾非儒者生好肆意山水間遇清絕處便藉草石坐脫冠掛松樹枝解衣鼓腹長歌聲振林木聞者疑龍夜吟嫋嫋有餘韻不啻淵啗肉過三四簋或謂之曰復能進乎笑曰樂將軍八十何食肉數斤飲一斗我壯年謂不廉將軍若耶復盆鼓缶立盡齊喟然曰天地間有真可樂人不知也其知而與得[illegible]我與無何公乎無何公者世莫知其何許人或曰即巨腹之[illegible]別號也或曰一人曾牧羊於石山中六

尋常百姓傳

大丈者既貫習六經猶當考信博覽于傳記雜家如古之卞隨務光黙裘循子之流不於傳記雜家見乎隱山外史曰余讀上虞志而未嘗不歎其自古多名[illegible]澗之士及近世亡墓山水間覽訪今而又歎前隱光德者嘗又曰古世之流風乃有尋常百姓者其亦上虞高伯陽之民爲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乃余竊志之其傳曰尋常百姓者越上虞之隱君子也姓名謙字省謙其曰父皆仕于元謙獨棄去不欲乃放志今籍研究術於天文地理老子之學暇則能力田問不事華

農衣止麻縈食飲止菜　務欲出己力不一介取于人也好篤古文法書名畫奇器日對列一室歸外置昔者内皆數鉢卿欲于中乘興作梅畫以子壁得尚何即者于其上人來之命就取去不較與人辨析古今務欲歸當致極既則飯諧謔笑放春秋法曰紀而賜時事及已所爲丁錯命曰計夢歷嘗竹杖布衣箬笠木屐行道上或睨之私語人曰彼氣貌道有道者其所願一尋常百姓也謙聞之曰吾夫命我名浮于實君子所恥賁子之名乃余之志余雖名實俱凉願爲尋常百姓耳因自號爲尋常百姓云

盧節婦傳

餘姚盧家有節婦湯氏名蓂娥夫曰仲良先是仲良娶陳氏生子祥甫三歲而陳死仲良自念爲世故上不得盡孝敬于親下無所托其遺幼乃再娶湯氏湯年十九事舅姑盡婦道奉其夫盡妻道保遺幼盡母道入盧門四年而仲良亦死臨死時與湯訣曰吾向娶汝本期養親托幼今我復是不幸非但幼無所托而且遺親之悲又重以累汝因嗚咽不能言湯未及答而仲良息絕湯即收涕跪床前地矢曰我此身雖父母遺體今既不幸能不辱于義猶不有光于父母我終當奉君之親長君

之孤孫一作一爲君婦遂嚙左手中指出血瀝口中復以滴仲良口以爲信乃躃哭仆絕頓而蘇見者慘惻及葬術家卜兆曰此爲中勿易湯少偏之曰且留一穴隙待我入以爲守節之志決矣三年有鄰媼來爲媒者節婦歎然曰若爲媒耶俟我入所留一穴然後言自是無敢復言者今年六十矣而未嘗爲容鄉之父老欲上其事節婦聞之曰是吾職分上事奚以旌表爲人以是益賢之

巨子趙吉則曰能致身於君謂之忠竭力於親謂之孝兄無弟悌謂之和夫死不再嫁謂之節爰此人之所以

為人之職分而異于禽獸者之大倫也然大丈夫男子猶弗能知焉而行況一婦人旣知有職分上事而所行若氷雪之瀯瀯噫湯其賢矣乎

中山三君子傳

[illegible]先生名木字良材中山人也其先佐太[illegible]節有功封東方青地[illegible]居中山伯氏爲[illegible]亦有名木生而剛[illegible]及壯身干[illegible]尺許予數[illegible]者亦皆不畏寒暑[illegible]人皆[illegible]其[illegible]蔭庭[illegible]受刀氏[illegible]從[illegible]各[illegible]或[illegible]名當[illegible]逮秦始皇登泰山遇雨因[illegible]其宅封爲大夫以秦[illegible]受其爵不應逐遁去[illegible]神仙之術嗜茯苓琥珀[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牛坐伏[illegible]凌雲霄[illegible]道之士多往依焉或[illegible]其[illegible]爲時人尊之稱爲十八公陶潛李白崔[illegible]名卿[illegible]之然不若同郡竹虛中梅[illegible]世[illegible]友以[illegible]稱亦謂之三[illegible]妊[illegible]人[illegible]藏于家云

竹虛中名[illegible]倫[illegible]定音律[illegible]

[illegible]

〇者也者在震方稱若負在揚州稱徐篤在荆州稱箸
箬在漢州稱篔簹以德稱于衛以富稱于渭川以材稱
于嶧陽以善笛稱于柯亭以神明稱于淇水皆有傳記
見諸史別錄又有稱子者最後由蒲暨晉僉孟宗哭笋
湧門能孫名過其祖學浮屠氏一人曰玉版師尤見知
于蘇軾云

梅之實名華嘗魁進士第入四明稱伯華魁州數字仁
中父甲字子牙皆不官舉宋武帝女壽陽公主於
含章殿下首爲主粧假因以爲梅粧子多至億一作兆
駿女十一人長適鼎實今其偏嫁時酒早亡其十八眉

谷南地庶士君貌如玉風骨清潔性度恬靜每於霜晨
月夜舒香夜坐意趣灑然何遜度日休林君復極重之
之成賦詩以贈累代名士作歌者千計初殷時與傅
人見高宗高宗既立說爲相授之實太宰命之曰來汝
要若作和羹調味甚適世傳梅羹其遺法也及魏武
出師令開水道有功食邑上林苑後衰肩不事事嘗
言之以爲朝臣皆曰不忍食後命畫像其宗今

贊

太史氏曰其人德之不可不稱也
八以其操其氏以止其相以其

就以花德于人嗚呼自太皞黃帝歷數千百年其子孫
逮今蕃衍繁闔世世見重于大夫賢非至德而然者矣
哉梅之不可不稱也

故處士方君墓誌銘

會稽四明山中有處士方君諱松字廷齡者孝于親友[illegible]弟而明達于事理鄉之人藉以爲安者也洪武十[illegible]月某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娶陳氏生二子曰[illegible][illegible]君十餘日卒君之卒爲遺傷[illegible]也楷出繼君[illegible][illegible]朱氏生一子曰楓孫一人曰孟始君延余于家[illegible]其二子曰楷楓者若父愛山翁得疾余日往視見君言床側顏悴心怦百計請高手醫鑄進藥食立晝夜[illegible]而喪及[illegible]喪衣禮葬至行人所不能者縉紳談其[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有以[illegible]管率[illegible]之伯仲間愉愉如也年不[illegible]

其[illegible]破[illegible]葬以何[illegible]不[illegible]其何說也嗚呼君[illegible][illegible]遺其祖孫[illegible]極矣又[illegible]祭君靈而哭之其[illegible]也[illegible]可哀也夫楷將以十三年某月某日葬于[illegible]了山之[illegible]致狀來請余志其墓遂序歲月日[illegible]

余[illegible]爲銘曰

允也方君鄉稱行賢不耀其報壽以不延[illegible]雖不[illegible]孫子也綿綿

雲屋先生顧公墓誌銘

大明洪武十有五年九月初六日雲屋先生卒于鄉之[illegible]定海縣[illegible]鄉其仔馮安長[illegible]陵宋且名方逆[illegible]又哭十二日[illegible]名於其家得[illegible]山名勝集[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家[illegible]貲盛之[illegible]得交[illegible][illegible]以其[illegible]情之[illegible]

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其別號也[illegible][illegible]

氏諸史觀法書名畫有衍然後已凡[illegible]
變文爲[illegible]
同下居近[illegible]之勝也[illegible]
[illegible]
人[illegible]高奇賤人其[illegible]
[illegible]虎頭[illegible]改物以[illegible]遺[illegible]越山水間不
愛玄裝常有權貴人欲一見之脫夜將[illegible]遁跡[illegible]
好對惡而未嘗取受[illegible]丁人性剛直或折人過失而
人服之卒時年六十二先娶[illegible]氏再娶杭之陸氏
子觀[illegible]也觀[illegible]未兆謀買山于
宗正鄉顧[illegible]之原卜[illegible]未[illegible]安將謀諸與先
生交[illegible]者[illegible]日可[illegible]曰
公[illegible]于武[illegible]而仕時乃[illegible]克奮十學師厥古德施
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

趙致古先生遺集卷之六

同里後學張廷枚唯吉輯

跋雙節傳後

余讀蓉天竇氏二女傳竊嘆其以孱然二女子能足時殉節有如是者及讀顧蔥田雙孀詩而益嘆其姑媳同節者又如是也今朔京師會畢明季倩公復出示其祖母母夫人雙節傳尤異其在家爲姑姪歸人爲姑婦俱遭不幸能雙全其節乃如是也自劉向列女傳諸史傳婦人守節者間有之而未有姊娣姑姪姑如竇氏與雙孀比者求其如雙節者何可多得若知其有光於節與竇氏並相傳無疑矣書此以識

跋竇節婦傳後

余讀古忠臣孝子節婦傳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曰嗟夫其人雖化其爽風烈猶耿耿然若表日月而横行宙不待史之記與否也然史不可不記者非為忠臣孝子節婦也為天下後世勸也使天下後世聞其風則思見其人庶幾有能卓然自立者今讀竇母竇氏事蹟非閨闈而自立者歟不然何其志行高然與古人並光耀歟嗚呼闈而知之就若親而炙之為俞[illegible]間古人之從者同能自立如此則竊令其親炙母之化者當何如哉余以知蕭山節婦固不止一吳六癸巽時史稱曰蕭山多節婦自吳母始頎不偉歟

跋樂仲本孝義男墓銘後

璠璵之璧荆山之玉至寶也納之韞櫝猶爲人之常情及其毀棄而混於瓦礫糞壤之中然後焚不驚駭而歎惜之今觀樂仲本先生銘其子枏之墓表其孝義而歎不年嗚呼痛哉夫父子之道天性雖常況而死為人親者且傷仲之況乎才德兼備如枏而能與弟爭死于横逆之場者歟噫常人聞之尚為流涕宜乎樂先生哀歎痛惜而銘之也

跋孝節編

夫死不再嫁謂之節善事父母謂之孝惟此之行日不多得若予爲其覩而稱多婦婦因其夫而赴水火者或有之若益鮮矣而況子代父死于兵刃之下若徐充遠者而爲之夫婦能設計焚夫于倉猝被執之際投紉婦之中如潘妙圓者而爲之婦如此者吾知前乎千百年之已往後乎千百年之未來豁因海之濱愚人行之何論一人而止耳脫或有之其闕潘徐之風而踐迹者或寡矣之編其有補于世教也豈淺淺哉

跋[illegible]化[illegible]

[illegible]大賢近者貸施傳自邑翁而下既極[illegible]至若[illegible]行賈[illegible]是固皆有亦附[illegible]當時人子之能孝行而大有用于世教者反不得知貸施之徒[illegible]貸既好施仁後爲之[illegible]吾家[illegible]揚化[illegible]有仁也[illegible]之[illegible]

書徐知遠送行詩卷後

洪武二十年秋九月既望府學訓導徐君子伴將致仕
還鄉出餞于秦淮諸友坐而不忍別欲作一詩道[illegible]
行又非志就因觀鄉先生劉中山諸公分題詩文其忠
君愛國之情故有離別之思祝頌勉勵之意誠所欲言
者皆已言之謙復何言哉姑識別時歲月于此

書劉伯川墓銘後

昔人謂不朽之文惟其子余與劉思晶伯仲[illegible]
相用君之為人其風度藹然于心口間[illegible]
矩哉及讀江陰孫先生所書墓銘斯知余心之不誣然
有所感焉矣以伯子于哲少遺風清齋讀以終山岳之
深幾微所怨蜂蠆之存君子殆不免乎

書續武王戒書後

蓋嘗稽古聖賢未嘗不兢兢業業以致戒也是以黃帝有巾机之[illegible]孔甲有盤盂之戒禹勒筍簴湯銘盥盤遂于周之武王既踐祚猶咨尚父而爲戒書至于席几杖彝無不有銘惜其散在諸書不彙爲一乃竊裒而集之三十有四篇自席銘至矛銘十有四篇者在戴禮自管至井十有五篇出太平御覽衣鏡觴三銘則得于後漢[illegible]穆傳又得几杖二銘于崔駰傳三復其旨若行洞庭之野而聞簫韶之音三日不食而得雋永之味因喟然而歎曰以往古之聖猶兢兢若是之至況後世卑末小

[illegible]敢不惕然以求諸心[illegible]哉是以古銘隨物而書之矣僕[illegible]遍爲于坐右間有餘夫所用器物之未有銘者既輒如武王銘之數而加十有七[illegible]并敢求諸[illegible]賢作者[illegible]庶幾常目在之以自儆云爾

[illegible]戒書銘詞五十二首

有攸爲問[illegible]其往失有攸行問兆乎凶吉惟誠德之孚神[illegible]德之至 凡民有疑惟龜質 銘蓍

[illegible] 動則吉行靡中動乃凶神之教之伊蓍筮之用 銘蓍櫝

[illegible]德容以寒蔽斯黹 銘香鼎

山[illegible]立[illegible]發[illegible]銘案

聲明之[illegible]用[illegible]永昭明之德于[illegible]無疵 銘香爐

窮而深[illegible]乃[illegible]有容[illegible]所出 銘書庫

正其心長其[illegible]氣閑[illegible]視允守茲者可企 銘室

大哉聖[illegible]於[illegible]之所[illegible] 銘書樹

[illegible]則[illegible]有[illegible] 銘[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于茲[illegible]自歎 銘關

[illegible]安[illegible] 銘[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安以存 銘[illegible]

[illegible]食[illegible]之與[illegible]珍食[illegible]或頻覆 銘鼎

戒爾盈盈易傾守爾中中有容 銘[illegible]

[illegible]之則符心德長短不[illegible] 銘[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出[illegible]汝口[illegible] 銘[illegible]

待時而動隨時而靜動靜[illegible]其[illegible]其柄 銘扇

利在鎮剛而悍惟所致易有用錐銘

上無銘下無潰慎所與乃無辱刷銘

維爾之宜乃清水滌治之成[illegible]之澤銘菜

溫而潤惟爾德之蘊端而方惟爾德之臧虛而[illegible]足以

容斯實硯匣銘

黑所致[illegible]亦繹欲有所染其慎之墨銘

[illegible]而教質而文紀厥善余所遵圖書銘

方而式廉而直覆渠循常契余德界方銘

蘊厥機勿妄開彼其不齊[illegible]書[illegible]銘

不偏倚惟爾德之宜正直　[illegible]所之[illegible]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中節[illegible]正大[illegible]而無[illegible]今[illegible]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形[illegible]名永[illegible]紀[illegible]銘

[illegible]七切忘我[illegible]於見以寧余[illegible]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範我[illegible]於[illegible]行[illegible]揚於兄度銘

[illegible]形[illegible]亂[illegible]是[illegible]明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合[illegible]用[illegible]此陰陽銘

[illegible]可[illegible]丁[illegible]日外不見其內[illegible]內外[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銘

[illegible]而[illegible]方而丁是[illegible]是[illegible]以彰我名印銘

[illegible]形[illegible]聖經學欲[illegible]高[illegible]銘

[illegible]茲塵如垢去身如惡去心[illegible]銘

[illegible]旋中矩處彼得所銘

[illegible]易雪心難潔[illegible]

[illegible]剛則缺太[illegible]則[illegible]

雜言十三則

趙子浮遊溪澤水甚淨清而彼墓見戲者以泥抑之失其真可入欲淨清而彼抑失其真者多矣奚止水哉

甲塘有拘忌者見鵲集鳴則手加額而喜且祈頌有逆烏來鳴則怒罵而唾逐之余見其皆爲也而其好嫉與話問之答曰人言鵲能報吉鴉能送凶噫但以人言而好惡者多矣然之易惑因其常余獨爲烏加不平焉

趙子歸見醉夫蒙首而臥道上額破血流痕至踵水污糞穢之染殆[illegible]其[illegible]嗚呼酒之設本以

養人而苦人若是豈不可哀也哉

趙子曰君子未嘗自以爲君子故其行也日進君子小人未嘗自以爲小人故其行也日益小人小人之[illegible][illegible]子亦猶君子之惡小人也微乎君子者其[illegible]之

趙子曰貧困之切身非不可不[illegible]也而君子不[illegible]有命也

有客大過市而失足於溝[illegible]污及其[illegible]之趙子適見而歎曰世之充目而失身于[illegible]或致陷焉寧有污足又何[illegible]

內途有人夜見[illegible]中光[illegible]往拾之過蒔蜂螫其手毒[illegible]而毀其身終不悟哀哉

[illegible]治世之瑞物也[illegible]其出則天下平雖[illegible]人皆知信之有致生鷹而[illegible]未嘗[illegible]者以爲[illegible]聽[illegible]信之[illegible]于[illegible]者或[illegible]者[illegible]往[illegible]而投之[illegible]乎[illegible][illegible]之不[illegible]者笑[illegible]嗚呼世之以耳爲目者比[illegible]而況[illegible]者以鳳也哉

巨魚有乘潦水而野者水涸而泊于涸則不能[illegible]其身而見制于鯢鰌受侮于[illegible]趙子曰巨魚非不能口鯢鰌而不能[illegible]失勢故[illegible]

有以[illegible]果餵西鄰[illegible]

刀有餘[illegible]曰其刀[illegible]甘其[illegible]于[illegible]刀曰[illegible]今人有甘小利而[illegible]不[illegible]傷[illegible]者悲夫

多慮而叢於心者夢亦怪險[illegible]亦不作縱作之正[illegible]有序[illegible]也是以行欲其實而心欲其[illegible]

驊騮騏驥馬之良者也[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矣故曰才各有能有不能

[illegible]火生民之大用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爲寶[illegible]以其[illegible]

臨可取故也金璧寒不可衣飢不可食而人以爲至寶
者以其産于遠而少于世故也是以智者務實去華迷
者貴遠而賤近

詩

次伯安延齡十首

[illegible]心得張湛南日[illegible]乳射日[illegible]幻[illegible]錄石胡可[illegible]

精貫飛符爭大井鼓[illegible]古理詩迷無乃照[illegible]

[illegible]能深失倫序

[illegible]昔[illegible]大欲[illegible]始[illegible]忽値[illegible]

不[illegible]反逕枝期[illegible]日

[illegible]收有功

[illegible]我何年[illegible]陰[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氏[illegible]義心

[illegible]附[illegible]

[illegible]化浩無端人生八[illegible]妙不測神聖[illegible]

杜[illegible]一[illegible]非難與言理絶[illegible]獨抱瑤琴彈

[illegible]我周穆王八駿窮荒里朝發崑崙頓夕飲瑤池[illegible]

求自[illegible]千載[illegible]人[illegible]三復所招[illegible]歎不能已

伊昔紛榮耀[illegible]帝天桃花今作春[illegible]寒氣[illegible]

大朴[illegible]子行行野人家瑤臺豈非貴不久[illegible]

[illegible]既云逝大道如頹波緣業乘時[illegible]

憩久[illegible]沉痾大如何熟能火且[illegible]

[illegible]哉日[illegible]心[illegible]上抵排[illegible]

[illegible]

千載下臨風窈窕[illegible]
[illegible]學仙但[illegible]九[illegible]龍虎交構[illegible]丹[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雖是不抑長生誠可求道理心非[illegible]
頑凡亦俗知合自然
[illegible]本無思悠然亭榭上[illegible]吟[illegible]
[illegible]在邊隔趙李想[illegible]了[illegible]
松菊徑
[illegible]日[illegible]松菊[illegible]
春英無數[illegible]
芋栗園

人間八月稻粱熟爭似山中芋栗收也可[illegible]
兒[illegible]見[illegible]
桑柘林
[illegible]起正紛紛桑柘斜曛下畝雲白眼看他閒[illegible]木
只將紅紫媚東君
芝蘭室
[illegible]猗猗寵色新藹然一室[illegible]
如此清芬可比倫
錄示子孫
冬晨寒氣交夏午炎光[illegible]

[illegible]枝叔次更[illegible]
[illegible]書雖久終無[illegible]能[illegible]勝[illegible]惜
與[illegible]則[illegible]
玉山玉泉推咫尺[illegible]
[illegible]落花鋪地[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
白沙翠竹
[illegible]汀沙白白如銀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寄[illegible]文字[illegible]
文字[illegible]說十年[illegible]
[illegible]字[illegible]
總憐朋[illegible]歸臥雲山看薜蘿
喚仙閣
蒼山倚斜構丹室棲神仙神仙去已遠遺跡在林泉
[illegible]何術能長年[illegible]不可見[illegible]
自[illegible]鶴[illegible]田長林振[illegible]秋[illegible]
高士[illegible]

雪窗夜話

貴莫貴於爲聖賢富莫富於蓄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士能弘道曰達貧不安分曰窮得志於一時曰殀流芳於百世曰壽

洪武戊辰臘月望竟夕大寧宗人德昭友生柴欽同在余舍既乏酒飲又無火炙夜映雪危坐以爲清供亦韵事也乎

遺古

嘗自齋曰使我與草木鳥獸同腐何以學爲

讀武王戒書歎曰以往古之聖猶警戒若是之至況後世眇末小子敢不惕然以省其心哉 [illegible]書後

聖門之學以立志爲先以持敬爲本

毋自暇念曰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諸讀書非識字義之精[illegible]於上達乎何有[illegible]

詩教所以貴於博文也

典籍時與僚官論事[illegible]歸閣案牘[illegible]之下[illegible]隸隨僕人之計[illegible]以御下之[illegible]

之出處繫於此者遽[illegible]於今者俯於後予之屈寵必有伸通者爲

嘗元坐山中仰而思之俯而歎曰六子諸子史籍圖說皆以詳悉歷代前人矣惟音韻之學世久不明音韻[illegible]於國家同文之教不可不明

篆考古璽著聲音文字通其音曰平上去入謂之[illegible]皆必貫沈氏平東上董去送入屋[illegible]商羽謂之音七音有序沈氏[illegible]胸非矣依類象形[illegible]合體謂之字六義相資自夫[illegible]

省易而文字破壞則代益非矣

嘗謂人曰吾於聲音文字通一家之學有精義入神之妙雖伶倫復生倉頡復作不易斯言矣又曰聲音文字通一家之學自秦漢以來所未有也

叙論瓊山時作造化經綸圖以示學者曰竊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冬十一月卒於廣城寓舍年四十有五前一日病亟起坐于床命侍者取紙筆書云余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爲人物人物不能不散而爲

太虛其聚其散蓋皆理數之自然有不能自已者豈有所作爲也余此身在太虛中如冰在水而今將爲水矣旬月前嶺表舟中每晨起必誦易或中庸琅然一過始進食因謂從孫生前曰朱伯二二書之理爾當究乎吾不久當歸吾元

歲壬申得攷古先生古文五十四篇古今體詩十九首雜言十三則遺言十一則於竹浦黃氏繼於謝丈雪漁處得造化經綸圖一卷續武王銘五十二首雪窗夜話一則次第之補諸傳像用授梓人

先生平生著述自學範六書本義而外都無存者前明邱深菴李西涯謝木齋諸公亟之求獲是闕數百年復傳於世寧非神物護持之也

乾隆癸巳小陽月望後二日郡山張廷枚識

趙攷古先生遺集卷之六 終

前明成化間我姚參政姜公按節瓊州獲先生遺集學範二書以歸學範行世已久遺集予始從蛛絲蠧簡中授付梨棗又得雜文數篇并趙氏海南世系圖續刻於後

乾隆乙未春王月十有二日後學張廷枚題

趙玫古先生海南世系圖

趙[illegible]　孟時[illegible]

昌南絕　鼠南[illegible]　敢南

華　宋　富

[illegible]

往編玫古集後有先生裔孫名[illegible]參政趙氏海南世系圖并書二首字多訛[illegible]不成[illegible]括其始末使後人知所考焉按先生任瓊山[illegible]子孟時孟時生三子鼠南昌南俱絕[illegible]子榮華富榮生三子讓其一也先生[illegible]還鄉葬先生於學後坡原奉母吳氏徙居定安[illegible]因母姓門籍成化間參政訪先生後人讓上并自敘其流離改姓之故參政復其姓為趙氏

羅山廷枚書

石鼓文辨
六書本義序
送胡信中詩序
代滑攖寧送吳稅使分題詩序
書童蒙集句後
答張天民書
跋森玉軒
題芸香室卷
楓林讀處銘
三戒

攷古先生續集

同里後學張廷枚羅山輯

石鼓文辨

嗚呼三代之文字存於今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盤銘延陵墓碣及法帖皇頡文二十八字間見商周彝鼎款識而已夫蒼頡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數字而已比干盤銘世復罕用商周款識又不多得法帖所載翻摹失真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錯利鈞殺自然而無涯生動而神混機發秀出唯石鼓文爲可寶吳所謂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瑞樹離披有哉言也惜其歲久剝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餘年理難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石之質頑性堅若世爲碑碣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爲也見於秦斤以丞爲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爲帝亦可爲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爲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今按易

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殹丞字正當從山取秦丞
篇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
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所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
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一也溫彥威使三秦以為
後周文帝獵于岐陽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
陽之語而云也尤為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苟
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
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醲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
若其蘇勗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
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為宣王田獵之詩而史籀之書

也蓋宣王田獵岐陽之時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如
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詞多與石鼓同如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修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趚
趚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龐龐四牡奕奕吉日亦
曰四牡孔阜蓋即石鼓趍趍六馬四牡其寫之謂也它
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即我其用逍之謂也曰之子于
苗即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囂囂徒御不驚即徒騎
孔庶[illegible]以既簡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悠旆旌即其旃
維存之謂也其曰赤芾金舄即鞾勒填填之謂也曰舍
同有繹即來[illegible]天子之謂也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即

秀弓孔碩彤矢䥫䥫之謂也曰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即
左驂旛旛右驂騝騝之謂也曰助我舉柴即我鹿允異
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大害不余及之謂也曰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天子永寧
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丙申之謂也曰
田車既好即角弓既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
即從中原其䢵孔有即我以濟于原我[illegible]止射其來大
有其來逍逍之謂也曰儦儦俟俟即[illegible]君反之謂也
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我弓既時[illegible]射之旅[illegible]之謂也
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即一方之謂也曰發彼大兕即我[illegible]

其特之謂也況石鼓漫毀者[illegible]不若車
攻[illegible]篇簡潔是鼓十篇之意[illegible]見[illegible]詩
[illegible]篇而夫子定為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
見收而遂以是疑之論語所引素以為絢兮偏其反
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有疑論語乎前人音釋
者多有得失而後相違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
歐陽[illegible]集古所載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所
錄無復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著資古又知三
字余得宋時蜀本[illegible]集古[illegible]
今世所有者[illegible]精好因裝潢成軸每[illegible]

有之其間文依吾氏潘廷補以劉方木耆杜甫以下諸
君詩文時一觀焉則儼如對古人矣

六書本義序

六書何為而作也惟皇羲繼天立極將以開物成務
載道傳世而作也在昔朴未散六書之理已悉具於冲
漠無朕之中自元氣肇分天浮地降日月著明星宿
縣象六兩變化山川流峙與夫人物草木鳥獸之紛然
賁若者莫非自然之書天不能盡於是滎河出圖假手
皇羲而六書之文興時則有若朱□侯剛從而廣之而
六書之字備六書既備則結繩之政代而人文昭天地
之理藏而萬民察六書之時用大矣哉洋洋分虞夏商
周之世其道大明而司徒之職設保氏之教立及竅政
襲興焚毀文籍李斯乘時改作篆用其私程邈工改隸
苟趨省易分隸家行於是其道始微漢有其法太史試
學童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
輒舉劾之至宣帝乃命尚修蒼頡法光武時馬援上
疏論文字譌謬和帝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博采
稽考訪之於逵著為說文後世宗之魏晉及唐能書者
輩出但攻乎點畫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
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
盡廢其有作興之者如李忱之字林李陽冰之刊定徐
鉉之集注徐鍇之繫傳王安石之字說張有之復古編

鄭漁仲之六書略戴侗之六書故楊桓之六書統倪鏜之六書類釋許謙之假借論周伯琦之正譌之類雖曰有功於世然猶凡例不立六義未確終莫能明其旨指事爲象形會意爲指事既非矣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則失之甚者也於乎正書之不順俗書害之也俗書之相仍六義之不明也古則自早歲即嘗研精覃思折衷諸家之說附以已見撰集六書之義正其以母統子以子該母子復能母婦復孕孫生生相續各有次第分爲十類以象天地生成之數著爲十二篇以象一年十二月部凡三百六十以當一朞之日目該萬有

餘數以當萬物之數其相連亦俗變者爲道之類不能悉出而亦不之出者又以見世道無窮之變爲凡五脩始克成編而名之曰六書本義脩乎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大讀書讀書用識字義之所載所該以俟心悟神入豁然貫通則於上達乎何有此古聖賢之設教貴夫博文也否則不敘何足以知之然積一得之愚不敢不攻正於有道致古君子倘恕其僭而[illegible]其心焉

送胡信中詩序

吾邑胡信中氏篤志力學人也由縣學而升大學由大學而出試正經界事既克成績而復入大學逾二年請于司業先生而歸覲其親禮畢即括衣服挾所讀書册戒行就道欲速卒業吾黨之凡與交者惜其久不面而會別又亟乃採說其袂市壺酒緘肴祖于江上亭咸相白賦詩以道其行而屬予爲序予因舉霞觴而祝曰夫學以明理理以處事今吾子以卓學之資既克篤志于學理無不明出歷諸事施無不達此正聖賢知行兼進内外合宜體用之道也吾子能由是而盡其力漢終

若始則何古人之不可企信中忻然而作曰敢不藉佩若言以自勉遂書此爲送行詩序而系以詩曰杓會篩陶冶庶可成鼎鉉良工精琢磨自然成瑚璉人生苟不學百歲胡能淹彼美定安靜勿書光陰勉挾策試神京闡酢如九轉藐藐能若是果與瀛洲選一歸覲庭闈復上胡灤堤送別懋江頭姓氏響幽巘

代滑擬學送吳稅使分題詩序

別離而與情見送行而發詩詠其來尚矣見于經則三百篇之間即其後歷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作者尤甚晉宋而下始有詠物以見意者唐以來有分韻分題者焉雖體製不同其實在乎達離別之情以寓勉勵規頌之意而已夫紛然乎兩間者飛潛動植之物耳凡有血氣者莫不有情艸木金石之無情猶能以氣類感若栗花石質芽磁引而針動矧有情者而無所感哉宜乎龍飛而雲從虎嘯而風生也人之于物尤靈而秀者非惟有情而已且又有理義以節正焉是以相交也以

情聚相聚也以義合聚合離常則離別之情見至則剛長生涕泣不忍者於是作者才者形于賦詠以制之使其情不至于傷且哀也

書童蒙習句後

好古而不諳今則窒而不通博文而不約禮則汗漫而寡要故君子貴乎酌古以準今守約以施博也凡古之道琛皆廢墜惟書得行自夫隸草擅場六義由晦而書之廢亦甚余不揆研精覃思纂成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又慮童幼之士汗漫不得其要復習子母偏旁凡千二百字練成四方言句庶乎守約而施博也以四體書之庶乎酌古以準今也於是篆本之六義分隸之省易艸書之狂悖琛自可領其要矣然分隸有門無門有聲無七之類艸之有處無處有棠無棠之類又不

如分隸師亦可以觀世變也雖然若大卿患變之遞近古秦泰春之首與隸則艸亦有可取者焉

答張天民書

走少時讀書竊感夫朋友非骨肉之親而居人倫五之一豈知聖人立教之旨者也夫輔己之仁責己不善相與講明道藝而成事業皆於朋友焉取之斯其所以為大也近從事縉紳之間或仰其德或求其藝或樂其多文稽古是以孜孜汲汲惟恐不逮者蓋欲其所謂輔仁責善明道藝成事業而然也聞執事所守久矣思欲一冀得見出肺腑敷肝膽以攄所積蘊以言所未[illegible]抱恨未獲今蒙以所作為先施三復伏讀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識之而已心識之矣雅意不可虛辱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跋森玉軒

無其物而美其德雖艸木之微亦貴重之故嚴以玉稱竹瑯稱松金稱蘭菊也慎於俗而矯其時雖通貴之寶亦汙賤之故有以磤豐為罪者欲以黃金同土價者以錢為阿堵者噫豈人之情不知所貴賤哉由天理之公或當好惡者耳西陵徐君顏其玩竹之軒曰森玉蓋惜其物而美其德之云也然亦慎於俗矯其時而云耳豈非隱德閭世之君子哉余他日訪故人吳季用于漁浦道經西陵見團青聚綠璆琳琅玕之所經造其下怏然有得于心大篤知章更當為徐君[illegible]之

題芸香室卷

曩周秦刑璞以與嬰孺必取剛柔命前幾鈇鉞以假材婢必鄙商彝此獨立特行之君子所以每見嗤於庸人俗隷也友人張君與樵好植芸香草因以名室蓋以芸之能辟蛀書蟲也時之好花卉而玩浮華者未必不若嬰孺材婢之視刑璞商彝也故閱其卷而益有所感噫

楓林讀書處銘

上虞項宗周父顏其教子習業之室曰楓林讀書處以徵餘姚趙古則銘而警之遂銘而警之曰大道無形理微方寂幽而神明昭而家因昧者冥冥知者恒存於是以上是宅是耕誠能耕熙中心有得毋自中塗以是誌德終始乾乾則趨聖域

三戒

昔柳子厚作麋驢鼠三戒蘇子瞻愛其辭復以河豚以下三者擬之其風戒之意切矣近有觸予懷者頗類乎是故亦作三篇云於左

灘之龜

余舍瀨溪溪上石磊磊然延袤數十畝間而新霽之後有龜出曝於石牧兒適有見者躡步從之號於衆曰吾得龜矣從众往聚觀之諦玩有狀有欲視其首者龜堅縮不出戲祝曰龜乎龜乎能出首以示予乎頃復不出乃相謀以幾棘搦之搦其尾則首出摑其首則尾出兒

乃大笑曰以善道求汝則首不出以惡法侮汝則首尾俱縮何爲知所從耶吾聞汝能先吉凶以告人而不能先吉凶以免己尚爲智者耶羣兒皆揶揄大笑余聞之亦含笑而歸四本識之

穿山甲

甲蟲有穿山其名者蓋善穴山而出故名性嗜蟻於群聚處斂閉甲佯死於地蟻入甲縫[illegible]然如得[illegible]物欲其至衆則闔斂其甲入水張甲浮蟻水上徐以口拾之日食皆然一日遇人於山谷間人以沙[illegible]擲之則谷然作束如石狀以紿人人見其紿也因持以歸脔其肉而食之昔恃以其甲能已風疾復貨于藥肆呼穿山甲食之計亦巧矣何其巧於取蟻而拙于避人也哉今[illegible]肉[illegible]甲亦之患悲矣

水之鷸

鷸，名青翠鳥，毛羽青蒼邦彩可[illegible]飛水上入水底取魚。以食之巧者利其羽毛以[illegible]網飛于水上嬉而翫。其羽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小續集

終

草澤狂歌五卷

(明)王恭撰

清鈔本

草澤狂歌五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王恭撰。案恭所作三集，鳳臺清嘯已不傳，故千頃堂書目有其名，而闕其卷數。范氏天一閣藏本僅存其白雲樵唱，而無此集。此集出自秀水汪氏，蓋幾佚而僅存也。大致與白雲樵唱相近，而中年所作，情思較深。靜志居詩話嘗摘舉其集中佳句數聯。然如渭水寒流秦塞晚，灞陵殘雨漢原秋，棧閣葉上驚新雨，砧杵聲中憶故園，幾處移家驚落葉，一年歸夢在孤舟諸句。皆詩家常語。至雲歸獨樹天邊小，雪罷孤峯島外青句，則小字形容頗拙，罷字節次未明。又鳥外明河秋一葉，天涯涼月夜千峯句。尤爲疵累。夫晝見飛鳥，不見明河，夜見明河，不見飛鳥。上四字自不相貫。一葉落而知秋，不係乎明河。天河夏月已明，不係乎落葉。下三字亦不相屬。蓋興之所到，偶然拈及，不足以盡其所長。讀恭詩者毋執是以刻舟求劍可矣。

草屋狂歌目錄

卷第一

五言古風

竹[illegible]日池軒

次友進俊

鏡臺

送楚上人

[illegible]懷古

飲[illegible]後[illegible]花寄友人

夏日過周六園林因有茶爪之會

[illegible]山小景

梅城夕景

春夜懷同志友

送人中秋閨懷寄之

惟[illegible]問

秋之[illegible]

新秋有感

[illegible]

古鏡

蘭畹

書室山林堂

題東華觀壁

趙城別筵

南山塔晚眺

寫懷

江園晚秋

水墨[illegible]水

秋谷飛雲圖

贈何秀才二首

餞晉安何文學被使卒遼東

哭亡友陳一

卷第二

七言歌行

夜半嘆

題琴合故紙卷

漫詠行

鶴詠嘯懷林十二韻後
龍引行留別陳大因悼楊閑西
霜天曉角
綠甘廬州贈朱山人
羽林少年行
活坡過集吳陳仲進士因訪故人陳則
誠博士書至
西林野老
閨中曲
醉送辭
送人從雷陽軍
贈桃源陳處士
鐵笛篇
寄猶田家
歌行重別海上陳文學
歌行贈方隱逸兼張林二學士
梅花引為林逸人賦
海上贈別駕馬英

酬閑西故人
答林逸人兼柬劉大因憶滄洲野堂叟
山齋遣懷
雜心悲
燈夕感懷
醉歌行留別張潛
放歌行酬林逸人良箴
洗馬津
題滄洲野堂春二首
送人至溫陵
出門行留別城中友
觀滄洲上叢有作
題建安吳氏古林樂隱春
酬陳大見寄
暮雨遣律
春日郊行 光望兼蘭龍門漫上
夜行贈劉大
州樓對雨有別

甲午春寄懷九梅江宅作
秋詞意
貧居喜故人陳南谷見過仍贈別云
行路難
江上吟
送畫史林彪白歸燕行
聞友人歸吳門
寄遊吳谷
題吳南林遺姪所贈墨竹
送僧歸日本
山中喜故人綉衣使者見過
聞笛戲送人之塞上
美人勸酒
畫溪山小景
女耕田行
孀婦吟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梅城小景
賦得剡津送李丘鄭先生之江西考文
夏蟲
墨梅
感懷
夏小吟

卷第三

五言律詩

九日
寄別陳大生聚之京師
偕陳處士宿拄山禪室次韻
遊拄山寺
三溪訪陳澄清
留別海上陳文學二首
送馮生就後荊安
送造上虛從京貢
暮春贈別方陳二公遊泉城
初秋感事有感
滄洲雜詠中賦得蟾蜍水簾

題鄭氏家藏古畫
夏日遊靈瑞寺四首
古塞下曲三首
送人奉使日本
過石城東之山蘭若訪從兄闍上人
夏日喜故人見訪
題前山居所
題馬圖
初夏旅懷
西岩庵前小池
擬唐高適送鄭侍御謫閩
經石城尋莫山蘭若訪從兄闍上人
寒山過雨圖
漁隱
殘夏懷西岩舊隱
送僧歸日本
遊靈瑞寺偶賦
經漂母墓

擬唐韋應物賦得暮雨送李胄
經爐峰蘭若
山水圖三首
枯木
贈別畫史林虛白歸嶼南
夫來山訪道
野居喜故人陳希召過仍送別去
泊舟武甯
題猿鹿圖
晚游龍門庵因訪高漫士
夜泛臺江
送客還荊丘
經故人墳
喜嶼南景辰子兄過見惠
贈瞽者
題靈瑞招提
詠道經
送隱人至

四月東湖泛舟
山人入城二首
久雨後湖堤散步贈三同志
避暑
三山送客歸錢塘
遠浦帆歸二首
夏夜閑詠六首
贈隱者赴召二首
訪山人不值二首
林塘夏夕有懷同志
書雲山小幅
夏夜舟中
送人下第歸桐城
冶城馬上
山路見落花
漁樵情話
登鳳山仙人杵二首
織婦
將別友人之長沙太守
示胡君
往山中舊宅
贈詩僧
題王府扶張園
林下逢僧送陽生談禪
山齋獨夜
夏日過周氏園林園有茶瓜之會
獨酌書懷
山行聞樵歌
過皇恩寺
燈下寫懷
梅城霜夜
寒村訪隱者
秋江送行者
秋中九日登南樓
昧日送僧還山中
擣衣

九日鳳山載酒
秋江獨釣
殊暮寄山中人
殊山行旅
都門留別
初冬登南樓
江城暮甫
寒山送客
冶城送人之金陵
松林觀瀑圖
台城客夜
送黃山翁還玉融
獨酌古懷
秋塘曲
寄江清王道人
書上清方壺醉墨山水
春登御風臺二首
閒居喜故人見過二首
送僧遊吳
與醫者過詩以贈之
經鄱陽舟中作
登雁山望太常峰有懷所知
題道人南觀
送邑令秩滿之天官
仰平峰山送人之吳
田家喜晴
送人使邊
仲夏五日遊盤石二首
詠荔枝
懷畫史林景時二首
與同志泛舟得江字
送友人仲豪若讀書
送人赴秋闈
贈玄夫贈
仲秋洪山經狂客墓
贈道人別

題美人吹簫圖
僧房秋夜
寄遠上客
月下聞琴
擬題鼓山寺
和王[illegible]山居[illegible]韻
老竹[illegible]
夜寒曲
暮秋大雲峰[illegible]
文石漁家
題鷲峰[illegible]寺
送道士還山中
擬早朝
山中即事
暮春餞別
春暮感懷
送僧尚觀
閑居寫興

山路聞鷓鴣
擬書賈島題李凝幽居仍次韻
山行過故人墳
山寺讀書二首
寄衣曲
夏夜[illegible]行[illegible]
寄[illegible]秀才[illegible]
春[illegible]
[illegible]
暮春[illegible]門[illegible]客
新燕
寒食登臨
宮井
田家留客
送春
贈故人陳孟數牧安陸州
睡覺山中
挽惜

夜泊楓橋懷所知
送衲子兩遊二
暮秋登冶城平遠臺
海江送林中州歸
送人還建上
宫燕
春日登能峯觀
贈別陳孝廉志道
上巳邑中值雨
山人以春茗見寄賦以答之
題山水畫景
送張道士歸山用唐人韻
送邑長史
送僧住崇聖寺
題道人幽居
仲家岩讀書
贈林濟之江田送男氏赴京選
題王晏壁梧山房

墨下
夜宿石門聞秋風
文石江村
與同輩遊霍童山
送滄州出邑偶財

卷第四

七言律詩

送林大歸
用韻答林大
邢邊人寒夜見過
答梅江陳以方
秋日留別劉太二首
別劉山人
梅花城觀燕
梅江旅夕
中秋對月
客中聽越調
經馮氏先塋

行次海上
別林十一恭兼馮生二女兒
行次淮安園悼同門友被讒逮于京
寄倩江隱人
秋半山中
黃宿陳八家樓
雨林感舊
懷劉晋弟從京口運
書懷簡劉大二首
書林二宅緯江春曉圖
別朱大
挽林隱逸
送友人流西源
向雲庵
贈劉友七律
題墨梅煙月景
題歐陽明府江山草堂卷
送劉監生還京
寄劉三知己
文筆山房為延平郡造士朱貢賦
書耆陽戴氏竹萱堂卷
題岳陽樓壁
山水圖
奉答陳滄州
春初懷故人
隣居喜故人陳希呂見過仍別去
竹下彫
江城夕眺
夏日過周六園林因有茶瓜之會
三山送客歸錢塘
夏日過琳宮
過爐峯寺錫京行廊嚴肅然排徊而
還
送邑遣士貢京師
春過岩泉寺
路傍柳

題故人山房壁
擬題黃鶴樓
送隣子為僧
送人使琉球
擬唐劉文房青谿口送人歸岳州
送人之温陵牧
次塘行人擢浙江憲副
楚山天風海峰亭
夏初登西石蘭若懷合公
擬唐王摩詰積雨輞川庄上
仲夏過重瑞招提
寄鄭助教兼似胄監諸友
晚晴登沙阜望海嶼偶賦
借龍華琳宮避暑
送人遊武夷
送陳之用任鄖州郡幕
送陳林二殺長運軍儲　海城
擬唐賈島夏夜宿表兄宅話舊

閑上仁兄擢廣東邑令
秋日旅懷
粵城懷古
題處士山房
中秋宴集分韻得清字
暮歸沙堤
送王董教歸沔陽
灞陵衰柳
擬盧允言晚次鄂州
送人致政還吳中
春日遊山寺
賦得牡丹園感舊遊同輩
送僧遊天台
夏初登鳥石蘭若懷洽公
贈老僧
與老人期不至
擬唐姚合贈王尊師仍之韻
借病起別故還山西

用元水韓芳閣下同韻
寄遊天台[illegible]
送人赴衢州府推官
金陵客夜
擬唐張文昌[illegible]使君
秋後燕別
秦望山懷友
春暮[illegible]
孟夏山居
送人入楚
送邑造士貢京師
訪僧不值
送人遊溫陵
冬舍清明
卜居佳處時精舍
題山樓夜雨對林
暮春擬[illegible]城[illegible]山
夏初[illegible]懷[illegible]
孟夏山中
送人遊鼓山
寄鄭助教兼似胄監諸友
送同志住寺讀書
天王寺避暑
贈丘道士還龍虎山
秋夜飲
快宴御風臺
擬遊洞庭
月夜有懷同志
開王介軒偕諸公登仲家岩作
送邑造士李良箴貢之京
遊東華觀
春城送客
將入蜀留別同志
留別方丈友
擬喜韓君來送[illegible]
雨晴偕林[illegible]

賀寧德林訓廸
風雨荊楚送人之嶺南
挂晉陵前
雪滿湖寺
草木月色
登城萬歲塔
擬登金陵鳳凰臺
擬遊嵩山寺
秋過嵩嶽洞
送劉姪歸蜀譚
題吳漢傳遠遊卷
喜諸元謁至
挽陵子賢

卷之五

七言絕句

江嶠圖
登西石岩不與曰占
畫馬圖

綠白楊
西市晴雲圖
山水兩面二首
春山欲雨圖
韓信報金漂母
古木小徑
雪灘鴻鵠
秋水鷺鶿
贈美人吹簫
宮人春思圖
早寒
送人之蜀
蕪城送客之廣陵城
憶山中精舍
寄越城知己
寓意
客中夜雨
題墨菊蘭二首

經淮安有感
水墨蘭菊
題猿圖
題小景山水
口占寄友
秀魁題梅
明老題梅
題茅齋霜月
野航風雨
題木芙蓉
林彥衡典教閩山奈以墨竹寄之因題於上
竹蓮到為都易截雲聲
青雲山小景
村人牧牛圖
暮春雨中作
登鳳凰山仙人橋
道邊柳
擬遊天台山
送人歸蜀二首
和稚清話
偶成
夏口早
閑川秋
題秋江待渡圖
山樓晚坐有懷今古
山庄偶夜
遠浦歸帆
秋山暮歸二首
秋日遊靈恩寺
春江夕望
山居即事
古意
送人往小洲
東泉
山中人

暮春田家
夜棲山館
聽雨
送人歸覲
春暮門中作
送與南林處士歸
指城曉角二首
飲酒言懷
雨後登南樓
折荼蘼
贈釋子赴闕
王昭君
田家夜雨
經山中舊宅
四月東湖泛舟
貧士
野寺尼
送人下第歸桐城

江城夕眺
林塘夏夕有懷同志
釣溪
池館新秋
田家新釀
秋日郊行
雨園賞菊
節後黃花
暮秋喜友人自京回
秋山行旅
碧洞飲
瘦馬圖
山樓晚坐有懷同志
新秋送別
送僧遊方
聽雨
送道士赴闕試經
題水墨蘆雁

草澤狂歌目錄

暮秋送客之塞上
寒齋留客
治城送人之金陵
溪行遇雨
雨後秋山
客中見新雁
秋日郊行
客中見孤雁有感
雨中秋思
九月二日見菊蕊尚青偶賦
鶺鴒
木芙蓉
秋暮喜友人自京還
林窗睡覺
石城送人之金陵
冬飲

草澤狂歌卷第一

新寧王恭安中著

九日感懷

方氏日涉軒

端居適有暇安此林中室晚日對閒漫得會
心目春風始萌達秋草裏已綠亦蟬歸樹枝歲
事已闌從始回感物候炊媚差獨物表境自
愜心幽意方憂浮榮豈不似安命良無款細懷
笑桑人臨風行芳蹊

張良進履

藏君震六合俠國日已隳相韓心志憤不
浮魂進逢遲留吏感激心内如屈辭但長跪意
性於自中大夫有意暑於鄉里隨之照剪細間
賓可与王者師終然辞簡太永興赤松期杯言
以勝是千載令人思

韓

脫屣登九疑過見相君史嘱與赤松誠若何
珍之燈悲以盡然自嫌虞帝魂背楓同遲亂白

[illegible]

化[illegible]瞬月[illegible]青[illegible]

送[illegible]山人

[illegible]

稽山懷古

遠遠稽山雲淡淡鏡湖水雲水兩無心千秋只
相似憶昔金門人黃冠此山棄恩榮但
得兼初志蘭亭何若覓備竹[illegible]果[illegible]識斷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山鳥空宅思同靜者論相期在薜蘿

梅城小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來[illegible]和[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曾眞箇相[illegible]

[illegible]人中秋閑帰肯中

[illegible]地[illegible]末[illegible]是吳村唯臨[illegible]欣開見[illegible][illegible]良悠然

秋晴暑[illegible]日[illegible]上到涼風吹冬衣[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清蕭

水清漣猶爲宮到家日未幾雲[illegible]幾回合[illegible]桂

[illegible]遠前[illegible]色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中棚

雌[illegible]詞

[illegible]才[illegible]川對來蘇南山[illegible]頭平事[illegible]時辛苦力

不任[illegible]足青潤水[illegible]肩[illegible]難涂[illegible]日晩獨還缺

風動誰吟雖應鹿門隱可以諧我心

秋夜宿石門洞

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巖[illegible]枝翠微暗林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門發天鼓海月[illegible]秋夜[illegible]良有移警像

[illegible]青[illegible]想頓[illegible]托[illegible]界[illegible][illegible]以思歸

新秋有懷

梧桐殘金井鏡水冬秋習簡颸想來道一葉涼

羅素[illegible]葉[illegible]蟬[illegible][illegible]夏鳴聽[illegible]露生[illegible]不天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木鳴

[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舟[illegible]懐[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住[illegible]般[illegible]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攸秋雲[illegible]足

[illegible]有[illegible]時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靜如練

古鏡

[illegible]有精龍鏡[illegible][illegible]在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流息[illegible]蝕

[illegible]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孫月[illegible]秋長[illegible][illegible]如處心何

由[illegible]若[illegible]

蘭畹

蘭生秋九畹歲經淩衆芳風通紫英秀露滋雲

華[illegible]義之以為佩何必[illegible][illegible]蹟常恐雲霞集時

[illegible]蕭[illegible][illegible]相思[illegible][illegible]豊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徨

[illegible]雲[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臺[illegible]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空風

[illegible]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

[illegible]青[illegible]

題東軒觀壁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花[illegible][illegible]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羅數

□□□林亭竹□時古多雲煙獨往人峰最深
□□中□古□屯人所居□出家了

城坡對酒

□□□□臺陵留處諸射花□何成史捲庭昔
中□惟□閑日笑尊新秋霜亭不足引離人聞
□□鳥聲

南山塔晚眺

當擇除飛翠落日懸孤嶂霜降群木殘天秋百
泉響夕鳥還迷心歸雲發與想類古謝塵墟漠
此在中貴

古懷

拂襟坐空宇蕭索鳴雁鳴涼霜鬢飛使北斗占
所檻候利中夜起空歎感千古聊侍搏雨獨
斷懷吾多古來曠達者豈應身後名無限人已
是此情為誰傾

江國晚秋

渠國秋氣深微霜侵衣薄斜日川上臥孤峰殘
中庭時時身人相依依海山郁隣皆聲已淒迷

碣晚犹作念戊若竹新猿來蓮草黄花与嘯臺
前代風流亦如此如何兵飲杜陵畫

水墨山水

楓林翠微裏暝色川已從岩岑晴胃雪潤綠淺
流水仙賞磨舟壑懷聲有當藤永懷不可即雲
月下清冷

秋谷飛雲宿

仙賞風所裝屯湖行獨尋清櫂往巾鳥嶽開丘
中渠流水潘詠與歸雲閑來心從堆謝朝市永
梅明蕐深

贈何秀才二首

東海有佳士被服美且都騎向元時貴未言驚
世儒耕六丘往古躍躍若曾珠雪富為之攝儀
春為之愚賞於行高臺可置也尺騙惜其時不
遂岩若如此天

又

涼颸草炎熾秋雲來當陰油然起雷寸條尔為
甘霖志士鶴絲齋俊林壑樂山林時來遂所遇注

白雲無心斷情永在眷此道將誰任世復曉判
璞人恍貴黃金點畫圖窮者千載無知音

輓晉安何文學被淩亭連東一

蚁卿平不死嗟不見逢州野水曳天在寒山海
樹秋月城書店門從日德照出惆悵夜声别訊
堪久夜花

哭六文陳一

聞君政死觸之夜沾衣昔獄書傳上秦臺鏡
六非恨果莊草棣瑰連趁山繳從此無由會閑

宵夢不歸

草澤狂歌卷之

草澤狂歌卷第一

新淦王洪安中著

七言歌行

汲井嘆

轆轤轣轆青燕芙蓉擢金井比君不照心似春可
憐彩桐吹墜小風搖花落步中踏破露華人生
百年有知己暫時榮落何須嗟

題琴余故衣卷一

峄陽孤桐垓樹枝旻然作紋雲錦衣黃家舊物
紫陽篆形炳文章光陸離亂離何事翻相失龍
池鳳沼無春色淪落天涯几百秋星意人間今
復淸賢衆識好人史肯相重脫陷廣有情君看
昔日延陵對好濟怨自流告

广漢歌行

白不明貴山種古斜裂鉄点霜霜草萬天激
清響彼彼龍鳴西旭中君不見豐城匣中三尺
水凛凛神光射牛斗蛇蜓已淩秋海空落落寒
星氣化紫升斗光芒如此黃金散盡疑下村

四海蕭條人竟欺男兒空負報國憤此心感激
誰能知悲歌聲筑未燕市易水秦原幾千里鼓
刀屠肆心可憑慷慨夷門為誰死青袍買酒上
林春衣上徒香涙痕五侯賓從少知己竹林
平少輕才人山中行不取那相天府穰侯下相
謀人間凡撫臨小不致身歡伍胥市狐裘拓
方如[illegible]明策扶長馬打射策何須白璧囊中史
轉數黃騎塞上色以嫁郎長歸來好驕卑便發
青門道青門柳枝二月春成絮愁人不堪掃石
門山水青如苔與君閑米日幾回寧無様來二
千古莫棄黄土三百盃

鷓鴣啼　懷秋十二調之

鷓鴣啼聲韻斷空林殘雨寒蕭索黃茅嶺上幾
人行綠樹村南萬花暮鷓鴣啼聲惱殺誰使羈
旅淹翻空定門對惆悵縱傷行路心有道行人
行不得悵天涯關路今親愁聽鷓鴣啼驛
樓寄撲身不悟旅含郎今應始知鷓鴣啼草凄
悲風北山去何意

龍門行　留別陳大固悼楊開西

楓林野水龍門道無那青山秋浩浩少頭昏曉
羅艮潮渡口寒砧自芳草芳草凄凄春復秋來
往行人憑白首十年不醉龍門痕此從結過愁
見說休不見一三姓斷殺含蕭條須何堂秋風
晚[illegible]又復久山黃蜒之川人望已結馬樓[illegible]見
之[illegible]何曲亦不知[illegible]十方以寒山花映悵前度
了野馬秋此去傷心不能已嘆息人間秋如此
詞賦空留千萬古世人見如一盛水貪踏天涯
一送君龍門之下又離群那知別後芳山裏時
八月清嶺誰思閑

霜天曉角

女垣啼烏天已霜不能一鼓悲歎腸商聲凄凄
羽聲秋將七縱使皆饒傷不可作俠健沙漠冑
門中事少歎哭趙白頭是旅不勝碧眼胡兒漁
兒家無不青梅香山淡隨風笑杜丘陵秋可吟
金覆蓋山河誰識千秋萬古愁自從棄置江淮
又幾悠關山一望何首曉色撲燈朧上春風光不

風塵不相今古總因成則歌雪花有人眠不知
曉排闥月開門自分花間此長相思

經世兵州贈朱山人

北風吹長林，下自日暁黄葉除洞少人行萬
嶺千峰繞飛鳥騰盡山中寂正歛收詠嘆棄松
君門禁錮巷裏人煙解廣紫蘿中難大喧君家
清排連雲起挂上青山下泉水長流東流究不
田野花林路長蒼苔攬中書．青石下谷口隴
隴錦樹迴如君人攬青囊秘前代曾搞共流筆
山北山南浮雲多白壁黃金買無地沖霧長番
懶出山姓名那得滿人間滦河萬水下堪聽鐘
乘龍駕鶴北可觀

羽林七年行

羽林七年佳伏手自矜出小豪門裏傾財破產
不鏡貧計勝駿財自知已擁鏃少婦邯鄲雄燕
歌一曲舞雅衣飛觴勿盡蒲萄樣樺艱聲碎珊
湖挾翼雲還洗咽塵暮肘戰十場身不顧性命
由來一羽贴汗功勳不枯甲去歸來下馬洛陽

城南陽甲少年皇上是皆仰看陛拊掌人居日
依女兒．胡風今亦雄盡獨无秦風吹異影
長天一別不上行更洲平泉深意亡．
石城過雲荒陳津隹士品程叔人陳則

贈傳士書生

別看相推在城下如處有人也如晃君是南宮
第一流守行從門最畢昔別來有君毛胃奇美
鼎大館行夫有文之自如此男兒性命那
可安結交死度同鄉里世少惟君獨知已相看

不忍問同袍十人幾人黃泉裏生別故園長苦
幸又熱親老兒家貧三年古戍鄉心遠四壁秋
風山名隽桐邊枝丈近有書ㄟ中道遠意何如
乃知別後相思苦未必青雲交態疎

西林野老

西林野老頭踏白鬚滿燈前對孤客音年曾過
君家闥君似有下所自深斧走界塵不停鼓昔
嘆人生如轉燭掌中已失日珠明目下誰情汗
血駒亦昨風光那可想西艷田畴日應往荒園

種豆苗不生白首驪牛犁下行日暮宗霜拂高
樹挂已門前隨如雨世事悠悠莫恐嗟將錢選
船窗滿人

閨中曲

安定官道廣陌西甲第朱門隨柳低豈期夫婿
重遊俠走馬探花柳閑鬪雞射雉回賣青油幰幕
醉金鞍白馬羅衣羅車洛陽北今年好字大
行西不見何處寄西庭空致行人歸馬蹄塵前
春色悽悽鞠鞦飛鳴悲六啼机中雲錦爭成
淚門外飛花踏作泥愁時把鏡空自悲消裁衣
華飛得知東鄰少年在相別嫁來原是娼家兒

醉歌謠

君不見貧士裁衣白學飾暫著翻成惜於錦相
逢心上秋頭從既偕貫黃沙信君歡消徹千斛
金首所謂能求離覺頭春但當越不城南松柏
莫言情義更今時

送人及西島華

杜牙了之笑之風柳依垂行人懷生事恨一不
從別勞人懷記重負行心腸一尺真歸時之
留王謝櫻花村門行愛幻居上

贈洪泉湖最上

先君滄海心脫略當世事殊散義照人風流建
安氣文章出於古如德在水中淋屑先秦
貞後史家私居往來非無自趕他泉叢西衝門
貫注大以東流不門限居程白學衣自中野
淑刀成之古市著蒿於瀧之數千難足古宗濤
自隨君為結繼遠心步瓶暗照史以有時山水
窮登眺凍蘿猶一闌樣嘯林霜明雨不違人手
撫松枝向雖笑有時中酒高惑脈飆蕭細楚臨
風前胸中凡是正聖意自外能無纓冕帝君不
見今南青青歲多草行之只箕長安道昨日寶
青何處多在使人馬今如何

雲亭篇

皆把書見已如歲白日廣前期出已逐容無力
中指我見日西戌一在東中一輸況一日分始
出見於上暖且大將行路行竹啼來自長看嫁

時[illegible]

[illegible]田[illegible]

[illegible]南成[illegible]大海來

[illegible]何[illegible]黄羅樹

[illegible]鴻[illegible]木綿[illegible]何多嶺峡

[illegible]要[illegible]人

[illegible]海上陳文學

[illegible]人[illegible]居別桁

[illegible]時[illegible]結之何

大逢得錢相逢且沽酒醉劍何思悲路此白雲
海上逢之開州山微茫青一隻別思空隨海上
夜鴻一已作雲是月君莫愛長安直上金明枝
石真青々前設移南山桂樹與同歸、

歌行贈李記溪由東林之學士

今行青冥[illegible]兵中水時有海上人心期六
如此天長東[illegible]清流漢隔丹幾[illegible]雲林中羅
彘[illegible]一[illegible]如盤
[illegible]面[illegible]山雲人[illegible]平松

桂[illegible]中[illegible]七人家禮田收黍仍麻
[illegible]水仙同[illegible]是[illegible]罷酒
[illegible]中[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寒[illegible]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技欲曉
[illegible]人[illegible]梅繁
[illegible]風[illegible]歌生郭

日臺風流獨數莫居闢門閉秋山老雙鶴不精
胡姬留裏生事隨漢女宮中樂君向林間住日
長相違花成不果只最宜明月照行柳不惜飛
花底酒觴滿遶花下堪面容回首東風撲行跡
明月滿舟歸去來故園亦有更衣拍

海上贈別駕馬兵

杜陵之人[illegible]雲容舵隨相[illegible]川翔風[illegible]而狂歌
搖樹秋[illegible]看[illegible]陌黄金高臺無復見青
實失路在東多諾貴[illegible]明君不[illegible]陵豪氣今

如何只今家貧離此歎黃葉秋風滿窗户半室
而樓扁小雲。默獨歐山中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那可
与智時[illegible]跳不須論君看[illegible]日揚[illegible]宅[illegible]莫蒼
苔心閑時

酬閔西故人

故人以[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漸之[illegible]好[illegible]此[illegible]當時[illegible][illegible]
與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問此[illegible][illegible]今
朝又署[illegible]全剛世情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生貴賤耶
可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招風[illegible]又[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
閑門但讀書知君詩錢那沽酒花点錄君向曲
雲中山猶鶴可為群秋來偏是淡霜柏丘桂松
枝堪寄君

答[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東[illegible]人[illegible]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史

少年學俠遊脫自逍伊闕白馬行晉[illegible]里花錦
連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月東[illegible]水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川虎[illegible]西京[illegible]漢念已[illegible]開闊[illegible]雪來[illegible]利
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德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隨
今[illegible]頗[illegible]落[illegible]間[illegible][illegible]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illegible]章
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光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囊中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翻
翻為予歸[illegible]滄洲人

山齋[illegible]懷

雨[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林[illegible]飛雲淡而歸宿為欲有托誰歎大[illegible]閣樓
淺獨先覺仲尼爲旅人泊陽[illegible]西漢太[illegible]古且
然[illegible][illegible]任蕭索[illegible]金不何為[illegible][illegible]海[illegible][illegible]服[illegible]
可[illegible]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雞公堂

荒崗古臺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樹[illegible]理[illegible]子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復蔵空餘古木啼青猿[illegible]前塚高數
人不買西家價銅石燕尾春中几[illegible]路荒草轉
歸來再數資金買山莊死以[illegible]日[illegible]所有樹
藏[illegible]將[illegible]真蘭猿[illegible]前[illegible]氣
[illegible]山[illegible]石
[illegible]遊[illegible]
[illegible]
同草[illegible]中[illegible]
中之人今有無

燈夕感懷

昔元宵點燈燒道依前春閏還有離程昨夜來
風起村艷萬九丁樹燭村酒但此景相逢秋歌
跳開口救人健否嘆世事浮雲南柯一覺山水
闌珊舊　能分定元宵[illegible]如翻去本顏疏裏衣
折風不月照帘[illegible]路橋斷不堪回首躑望久念
大家告清此城河時又黃金成中都瞻斷少年
朋替長在夜雨剪春韭

醉歌行留別張潜

中流[illegible]笑闌駝鞍金美酒金頂羅指留吐氣烏
君酹相逢不若當者何異君傳長以會少離別
今[illegible]戲桃銀燭燒黃昏青娥[illegible]語[illegible]以空悲傷
對中向[illegible]東北別情歌此時日花開
[illegible]子貴賤[illegible]何[illegible]論古來[illegible]常來[illegible]水中
[illegible]之境[illegible]離[illegible]散
[illegible]遊[illegible]
不情[illegible]今[illegible]燒[illegible]有[illegible]金　去之難
園步非心事難共知結交謌結輕薄見一朝負

賊思相棄豈惜浮沉應有時搔頭搔卿書無
樓上与君傷別離傷別離長相思水流花謝兩
相失兩散果離從此時明朝更遠千萬山再歌
一曲行路難行路難[illegible]心肝

次韻行路林遊人夜飲

掃構從別三十秋流眼光陰如水流黃金白壁
米河桐[illegible]人見我如其序甚[illegible]大行此境絕鬱
壩遊水無行舟君山月[illegible]看双足石燒香炉時
一灘春擔燭雲吁吳欲相思無[illegible]風雨愁遠望

[illegible]佳氣錦花白馬曉時來翠華開
[illegible]天地又向秦中太華黃河一髮天邊瀉
[illegible]中[illegible]長空群飛者皆定廣成
子[illegible]洪崖翁口含明月駐精魄身騎白鹿回
[illegible]業米楷絶倫更世乙始窺其家羽人
[illegible]帝供[illegible]前[illegible]狗声[illegible]
[illegible]封拜[illegible]元
[illegible]下[illegible]楊桃楊雄才大人稱識
窮巷蒼苔[illegible]行其單馳馬走長安城楊雄與人
無世情明當携手天門歸青霓為裳紫霞衣朝
飲天地莫流瀣下視九土如塵微

洗馬潭

[illegible]古潭淨[illegible]積水流天[illegible]昔人洗馬
今[illegible]草縈繞自相映憶昔前朝全盛時驊
騮洗濯人争騎風流一去楚[illegible]人
[illegible]

[illegible]人洗馬

題富川野堂春二首

[illegible]

又

大堤深樹花高原漁村黃花接[illegible]晴煙帶野水遠村
江上只留三畝宅人間不記五侯門青林白鳥
閑昏幌細雨飛花美酒尊卿[illegible]相[illegible]來一醉故
閑山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北邸跨街坊少住樂車巷東譙家[illegible]五侯池館

少陵無行人不爲輕肥樹長安西上行路難壖

錦者黄金貨皆漢廷諸君忌年少長沙遠謫何

時運梁園宿客今何在梁園種木開已大梁園

歌舞已謝賓客使行人想風采此意臨岐難重

陳祖首孟酒流品中榮愛業大篇文熟莫愛風

光忠邦人

[illegible]

茵鍾繇[illegible]之嘆來此[illegible]陳[illegible]滄州二卷俱可

人[illegible]中如有神始知也筆皆風格[illegible]盡餘

[illegible]

若有見寫[illegible]林自點白鹿[illegible]

飲大江海[illegible]居今[illegible]知柯所鮮向

白山作第[illegible]中虎酒祀此黄林下還丹結龍

帝京者有[illegible]貴藥[illegible]錢常與人挽[illegible]出

合逢竹叟散帙[illegible]流醉翁中武陽山水多奇處

金叢倉[illegible]但此村熱大[illegible]鳴石[illegible]無村木藏

松逸路自[illegible]光閒[illegible]流石不[illegible]

[illegible]

抑余蕭索少年江俠興所變舊身欹向銅龍樓
長安春物忽拋棄淮南覇水空悠悠青雲遥遥
誰將引况乃摧殘更多病綠鬢重教變雪霜丹
心不必隨所嬉陳君惆悵無世情讀書千卷尚
逃名一門兄弟供[illegible]役日成歲君更老成成君
雲氣之[illegible]俗自賊相[illegible]清轉熟容含烟霧之贈
我山路累日常分異風雨要之四月天狄村岑
頭更流正不殷又意倩寄筆屋禿君年貴卜錢

答馬進士錚

請君膝上[illegible]今々撥商羽古調淒涼那可聞世
情天變[illegible]遺跡聲斂雅秋來自鸞乎北所勝向
誰側是天宮翻隨草遠綠池世樹空悼傷五陵
曾賞能相尋知己少々竟誰是客合鄉書醉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illegible]以君安客情偏重春酒糟餚百餘覺積雨
閒宵醉與眠空林連曙鶯殘啼々時曾向故園
歸々見鄉縣故舊稀傷心一二同袍友問我飄
零只有衣食居敢蹤出自守貧對天涯與君淳
幾日相思々見[illegible]人歸[illegible]

奉寄鄭[illegible]向龍門處士

寒陰更微曙澤閒東風便嚶々黄鳥語晨々青
綠柳滄洲二月花正開滄洲空上置酒盃發[illegible]
忽見浮丘自借問行人何處來去年走馬輾[illegible]
關闕月都門正飛香客含偏鸞白下春歸々不
昨奈誰月開君昔時能遠持飄如黄鶴橫几叫
淨峨不肯縛羣峻良嘯曾來踏舞風流况是
[illegible]名人謹筆能詞言亦有性當何成負郭田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但願心來思從頭說相隨相送雁峯頭更散青
天碧海流送君別來春幾日落花春暮入人愁

十[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旗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吞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傾
甚由來不棄[illegible]看君共里青雲意[illegible]念[illegible][illegible]失
路人

歌行贈別友

湖中雪晴冰始坼湖上數峯川綠蘿綠蘿飛
數十丈夜夜[illegible]闌猿鳥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肯松條蕭
西山中無不在風流跳擲[illegible][illegible]綠[illegible]天[illegible]存琪
安氣不朕門外翁如雲薰[illegible]不過五侯門閒中

慣識黑鹿雌黃裏長就鷗鳥群閉門讀書寧自
守未有低頭傳處段感慨白璧重連城眾[illegible]資
金大如斗文章才我[illegible]何有況之老化為大塊
飄飄江海兩[illegible]慕春花風塵　在酒別君此去
春風回天難逆令人來乃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獨
[illegible]致[illegible]時去矣

明光試萬石崗

吞山西來爭駿奔衆峰獨有傳山亭[illegible]崗陡嘆
[illegible]陡攀躋萬山如雲[illegible][illegible]陡登人歎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彭城餘慶多[illegible]聲名能与崇嵩[illegible]他日當鳥
萬石岩

樂府李公陳凡梅江先軍

古統蟠龍對苦色錯鬧欲吹青鏡白三人意腸
獨正直和蠡響碎心太寒悠悠[illegible]水輪臺樹信
陳平原北何處騎射紛紛杜死兎驕嘶紫岳躍

青驄銅駝陌上香風暖田竇門前客應識白頭
乾戲不遮寶冬日草雲門自閉雪風蕭面如
劍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合謝君[illegible]已[illegible]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不
凡羅塘[illegible][illegible]萬石秋[illegible]行吟雄

秋胡妻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叢臺[illegible]小邯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修始自從十五到君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春風
秋月長差見見長行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心在謂君情暗相許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江亭[illegible]妾貌乘黃金河水東流如妾心
亭竹[illegible]妃[illegible]君夫十古情別婦歲
[illegible]春[illegible]故[illegible]陳[illegible]見[illegible]何明引
積雨春雨梅開門開[illegible]色雨花[illegible]心[illegible]豐陶出
門[illegible]見門花窗[illegible]從[illegible]來春風雨細魚
[illegible]
呼[illegible]碧溪
秋[illegible]醉[illegible]居[illegible]在瀛州海[illegible]臺
山聽驕龍雖[illegible]我陶令[illegible]未見王謝[illegible]樓

仙人掌山道何如此[illegible]逢人好[illegible]書莫持[illegible]一
[illegible]折秋風楊子橋
[illegible]
[illegible]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五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更他人[illegible]道
[illegible]見蘇[illegible]來遇韓信[illegible]流[illegible]湖

那守自一朝思龍端顏色[illegible]長多難[illegible]人
江上吟
[illegible]花朝[illegible]蘭舟
[illegible]留上[illegible]中流
[illegible]翠[illegible]雨[illegible]帖
[illegible]世事東流[illegible]醉[illegible]花
秋鐘[illegible]陵[illegible]山水[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更吹[illegible]江楓[illegible]
[illegible]仙[illegible]與行[illegible]青水黃[illegible]不知處

綠[illegible]人[illegible]白鶴高飛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横[illegible]
[illegible]細[illegible]
[illegible]東[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聞友人尉吳門

半秋才子附州虔艳詩麟經過作劍白挂興教
入天門幾度春風侯王策（今年行府）了吳門吳
門外月持離棍空知塔隔夜仙付與鄉關昏暇
酒樽吳門憶曾扁舟度西是故人住宦屬丹楓
江上碧天秋林鐘聲吹送山暮晚予見歸西復
東郭々道上驚飛葉献獻與周湖明春弹冠自
咲空抛種夜湖花外多佳致山水問時日應至
宦遊吳比在長沙登[illegible]思深漢文帝

夢遊天台

東海蓬萊影水清蕭隱映金銀臺青山嶽吳
一々六々々處那見之台天台佳氣々翁百千
大鳥嘷々月青雲上四顧春草戶城岩東接萬
古道在高飛昔傳聞八代苑々一夜飛登遊前後
樵流然月眠夜影之飛遊々更華撫華頂運天
高百紀々空方之[illegible]煙雲微蒸方小破雨流
身前々而逝了華林傳覺今幽思能追能吟悲
風散仙人吹來々然々携筆畫與煙與雲傳約

方金母吉露方元君秘々章方條予揮宝劍方
花々又向府々九鶴皆道君髮乃起秋花化了肥
自八々顶戒此上天夜然々々下行人住在
樓别之々之秋仙前象何般時天我自劍々貴
丁令引予徐々金在紫花之々先作利雪讀立
禪道史驚覺々々醉拯起枕席烟霞裏四壁大
肤夜已々今霞月色寒如水天明走馬入紅塵
々即仙花處時節

題興南林覺性[illegible]精舍

憶昨南遊花興頭陀畔堂上幾日留江雲滑樹
飛明別雨散虎飛宝月秋[illegible]川之知何處西至
々寺山中皆語天雨天下々此見示才在吳
山々秋風野鶴閒啼々以徐之以便瑶青山
山夕掛晝晚明虎入戶窺々々紅雪谷見金門
客行城遊老花々々日蕭今入雲憶君歌風黃
楽人對々

元[illegible]時日本

法師東向方成行獨清苦一錫行挑貝葉書帙

帆映別秋來樹茫〻海天無行路水月登〻中
禪悟純梵朝殘后望此懷高夜毛上山雨隨樹
忽復東歸去萬里歸波　孤雁夜半能吟大空
是天邊島見〻吟曙邊孫不斷那可攀別處知
歸來何處

山中寄故人情來使者無蓬

谷口披來雨閉門碧苔深華居絕傳侶谿〻愁
我心豈中故人昔相〻別來不見青雲隔聽毛
駿馬嬌不羈驅〻來問山中容山中野人獨布
不知作客與故人摘薜蘿東處開花落猿鳥声
中缺竹泉西游不問行來久且寄林間一攜手
亦更之首海上雲相見好醉且中酉〻酣醉劇
我來於博齋別思人故〻哀君大隱金門裏唯
予還對舊山中山中寂〻日將夕芳草萋〻踐
相憶瀟地殘花送馬蹄天涯目斷悲難極

閑留歌送人之塞上

橫笛時離亭扁舟越江口月下何人最斷腸天
邊路別以楊柳楊柳聲音悲復悲梧桐蕭瑟江

楓林長堤半夜黃昏飄積谷〻江[illegible]心長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新豐美人青樓[illegible]結[illegible]嬌人眉皆歌秦箏
勸此両西不萬封金屏色鄉君細致休辭醉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青蒼兮千株柳徹鐘遠兮東林歸帆銳兮仙島
波角中兮逍遥遊周兮映徹予生兮既又愧
還山兮不早何當故兮可業獻吾木兮將老

女耕田行

烏鳴啞啞屋上啼東隣西舍把犁[illegible]兄[illegible]已牽
一[illegible]成數畝山田[illegible]晴[illegible]日已是多磽确無
人要牛耦耕借毋今年[illegible]女來窮門戶蕭條耕
良[illegible]淹由舍[illegible][illegible]裡田直傳幾昔書東[illegible]小年
參差[illegible]然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缺[illegible]稅錢奈[illegible]休舊[illegible]年
[illegible]尉向田頸拜田祖黃犢表吹野草風青蒲溢
[illegible]山屯則路遠遙使悲悲傷閒道照兄心戰場
[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何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更[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雨[illegible]

閒[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更[illegible]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月明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昔日紛紛[illegible]長[illegible]夫婦好寧甘守節在君門
[illegible]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林荒春[illegible]秋來章應[illegible]夜半傷心
不忍啼天明猶把孫兒哭

代閨人答些薄少年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學[illegible]莫草對[illegible]思妻[illegible]燕趙姿顏自任
[illegible][illegible]長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白馬黃金鞭子明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別知何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起暮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北山雨[illegible]盡參青犹未廻轉頭黃葉[illegible]蒼苔

寂寞冬日無人見寂寞黃昏月又來

賦得倒津送浮丘鄭先生之江西考文

樹[illegible]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千尺神物埋沈
[illegible][illegible]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挽映流寒聲破
瑞井上吹龍[illegible]光[illegible]山色[illegible]照[illegible]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鳳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浮[illegible][illegible]送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衡海舟翩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津[illegible]凝[illegible]纓

[illegible]梅城小景

江城何人夜吹笛吹落梅花曉無蹤仙嶠蒼茫

閒步斉〻烟收慘淡秋色何處征帆天際歸夕陽楓樹鳥飛夜泊對〻有無限寄甘向滄浪老漁歌

退藏

美蕉東風乍起辟入梧樓玉除户几天上斷泥出入簷令密雨知誰革盡〻以收梧托伯景寂寞吳宮燕起〻去入誰家燕飛心今非昨頻又兩霑〻衫當花竹〻見為謝〻漢江青雲飛

墨梅

南枝臈月帶水寒春信總還當年宗實衍吟霜兩經曾臨雕飾等含前雜淡時暗香踈影林烟只今猶向畫中看恨倚闌干葉居開裏人何在以六橋風雪更〻仲微白年愿望相思几度湖

寄懷

踈簾高捲上釣望眺那恨愁〻立盡當年情無情青燈綠尺紋書會也〻不似猜風霓闘東江自晴間憶誰是几依〻今何知當千古

戊茂江萬事剝頗劉見農卑行子少坤洞

思山吟

夜何思兮高顏之峰前嘲之萬標寒明底銅澗[illegible]

[illegible]

拂兩目兮[illegible]素琴山之靈兮來前音從聲傳之顏何兮與[illegible]〻香清冷其[illegible]解其襟既替龍之[illegible]林泉而[illegible]襟

草澤狂歌卷之二

草澤狂歌卷第三

新寧王恭安中著

五言律詩

九日

落葉蕭秋山魏明杏靄間江村多雨外世難幾人還白髮偏能長黃花好是閒聊將一樽酒漸醉對頹顏

冬日別陳大坐羅之浮韶

日出行子衣不得穩庭闈祖席君難醉朋簪我獨違風吹千里別淮海幾人歸賤把鄉書寄新秋有雁飛

偕陳處士宿栖山禪室次韻

探幽識靈境習靜愛古刹林風落晏花山翠濕衣蕎心空憶道腰神靖悟禪說高興殊未窮殘鐘徹月下

遊栖山寺

水木通禪觀青蹤却忘還風泉衣上落魚鳥鏡中閒綠髮從教變青雲未可攀超然人境外何必市朝間

三溪似陳澄清

清淺連多曲春流拂樹過楚花雲際落山色遠多蕭分遠懷覓幽情處薜蘿散魚鳥中更誤笑傍如何

留別海上陳文學一奇

扁舟東風後壺山夕鳥邊花桃花底隱別草草江雨際春雨快燈耿夜照明對江南上何處復憐情客思已遠幹轉雨外帝家林歸夢積村路獨行遠泉樹看成霧林花路作泥辭君理行櫂萍水又東西

送馮生被徙荊宗

迢遞別金路君行亂我心楚山南去遠湘水北流浮鄉達秋中樹過城雨外砧窮荒人少到音問祇南金

送遠士盧紀京貢

宮柳拂行塵孤城帶遠人海天殘雪夜京樹入

生春白髮相知少音山獨夢頻斯文應未泯行
矣莫嗟貧

暮春贈別方陳二公遊泉城

惆悵又分襟江亭酒後斟桐花衣一剪楊柳返
中音醉悵平原釗閑銷季子金五陵鞍馬盡愁
負少年心

初秋露坐有感

夜蟬鳴露華林館侯初涼哭逐秋風要愁分演
水長身天地罢五口歲時荒山想無情極閑
余應斷腸

滄洲雜詠中賦得塘塗水澗

三足欽精耀置君書素頭頸輪倚清清助爾文
望優領包未同群　蛙非無儔無因反月冢千小
載從（儔一作滄洲）

題鄭氏家藏古畫

涼雨淨氣壚孤雲結層陰飛流激苦澗嘉木登
幽林鳥啼谷中趣人閑川上心誰爲後來者當
期此授簪

夏日遊靈瑞寺四首

鶴石孤峰轉龍宮古道斜如何在人境別自有
仙家流水仙梯近歸雲覺路賒勝遊須永日何
必在生涯

蘭若當生處紅過憶舊林樹迴千嶂合門掩白
雲深野鳥啼禪榻清池淨客心終悲城市裡人
事日相侵

蕭王宮殿古高搒鉄序埃山遠人行少江空湖
白來泯雲沾野榻飛鳥上經臺自愧紅塵侍無
因共酒盃

古寺隣江島蒼苔紫翠閑斷雲連楚樹孤烏凌
空山酒植穿花入
暮始言還

古塞下曲三首

雲中今已平軍士凱歌聲天地胡塵淨關山漢
月明洗兵秋更靖牧馬夜歸營多少還家夢中
原有弟兄

十二羽林郎橫弓事朔方陳雲遮塞月殺氣墮

胡霜戰苦陰山黑兵殘落日黃長驅射鵰手生
繫左賢王
幾戰交河北天山晴雪花橫戈辭漢月驅馬入
胡沙聊律依字壘殘兵悵暮笳風塵殊未息鄉
國慢咨嗟

送人奉使日本

扶桑東海際望望水雲浮曉月都門別秋風別
使心無龍驚漢節務來貢南浮且復對王未歸
朝早賜金

過冶城尋芝山蘭若訪從光闌上人

梵宇相逢處依依憶斷竹佛香雲近榻禪寂鳥
窺房粥茗留清晝鐘魚出上方空門多別意猶
解惜芳

夏日喜故人見宿

林居清夜靜喜與故人期巷幔涼先入深池影
自移挑燈閑對酒掃榻坐聯詩明發天涯別重
來是幾時

題前山過雨

嵐氣集雲輕群峰微雨晴日照起頹赤木葉聲
秋聲山色淡孤雁天共伯勞下禽良有清處可
以濯吾纓

題馬圖

龍種來何處千山路可窮自然千里駿曾取貳
師功畧入天池月驕嘶街道風只今誰復惠誰
數千花驄

初夏寫懷

春歸南花曙孤思倦登樓野樹青殘雨江雲白
遠洲鳥啼驚物換草綠伴人愁
芒射斗斗

西岩庵前小池

西岩春池小冷冷隱翠微虛角窺色相怡悅即
禪機雨積龍泉古波澄鳥影稀塵纓從此濯相
對欲忘歸

擬喜周進送鄭侍御詔判

閩川今謫志惆悵復離群別夢逢京雨愁心佳
楚雲猿聲聞樹遠帆影趁江分聖主恩波重多

才不棄君

紅塔城尋芝山蘭若訪從先闍上人

蘭若三山下相逢慰所思支離驚落葉留戀借
逢枝境靜禪皆寂身空病不起自吟塵土隔徒
有韻傷悲

寒山過雨因

落葉塞鴉秋墜紅溪不流數峰殘雨外獨樹斷
雲頭暝色浮僧磬寒光入釣舟向来瞿曌處逈
逢隔滄洲

漁隱

自無簪組分結屋近苔磯夜月懸孤艇寒潮入
半扉溪山曾無趣魚鳥已忘機爲問青雲者誰
能忍布衣

殘夏懷雨岩舊隱

関河春斷狄比館欲迎秋忽憶山中事偏懷靜
者流焚香依睡榻洗鉢動寒湫苔破紅塵侍何
期到上頭

送僧歸日本

滄波杳無際迢迢入扶桑杖錫逃何處歸途信
一舡龍宮朝洗鉢蜃至夜焚香法侶堯相待私
枝倚舊房

遊季獅寺偶賦

行來指舍近一路入迷津古壁苔殘露微鐘遠
暮鐘向晴空翠晚夜落松香飲此地堪傷無何
日度下橋

經漂母墓

寂寞淮陰路荒城接楚原誰能懷漂母曾此飯
王孫孤塚今猶在千金不復論自慚非國士益
去向何門

擬唐常建物賦得暮雨送李胄

江城分手處夕雨更沉沉野樹含滋色層峰淺
翠參空濛閑塞遠飄兩海門深送別情無限然
日暮煙

江陵峰寺白

過遠汎緣楳寺門偶獨行野寒隨杖履古木帶
蒼煙月以禪行之僧閑鳥所鳴興闌歸自晚鐘

磬有餘聲

山水圖三首

半幅竹楓夕照見遠山斜倚夕暴[illegible]古木隨
[illegible]
[illegible]
山人無[illegible]趣看[illegible]樓[illegible]草蕭寺外塔風輕想
倚舟岩際隱達月藏陰丁瑞溪往[illegible]得佳貴何
日去瀛洲

山水恨盟蕭三蘚翁情天邊孤峰遠島外白
雲橫野衲閑猿坐山人伴康耕看圖應不厭疑
是輞川行

枯木

楚木臨煙石年探[illegible]崩老根[illegible]斷蘚飛幹接
長藤性竹空勞匠心厭也頹借春風影榮謝羨
爾獨棲層

贈別畫史林盧白歸嶺南

恰君心不霸水墨始清奇瀟灑南宮能[illegible]家北
苑安壺觴喜邂逅岐路惜分離後夜人[illegible]憶猶
帝海樹枝

武夷山訪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相思[illegible]外雨[illegible]春[illegible]岐路[illegible]獨
見[illegible]故[illegible]別思人[illegible]相逢無[illegible]恨盡
山向夕曛

泊舟武昌

孤舟隨鳥渡漸至楚王城黃鶴久飛去高樓空
復情[illegible]陽春樹歌漢口夏雲生鸚鵡芳洲近淒
涼待月升

題猿鹿圖

竹青翠樹裡猿鹿共[illegible]閑挂影異[illegible]外[illegible]遊落
野閑[illegible]圓[illegible]閣年　無[illegible]猿山
林[illegible]往還

晚[illegible]

句夕龍門度風翔半落霞暫停遊子棹得話故
人永句口多留遊津頭酒幔斜踟躕那忍去來
月海以山
夜之其江
無諸古棧餘淵滿合山洲賓從苗驄馬壺觴慶
山川夜月猶怨海寔扶叔莫署龍書臺
以江
送客還蘇丘
江南春草歇斗酒送歸程別路關山色鄉園易
水聲嶺雲遊子恨遠柳故關情握手自茲去空
關征雁鳴
徑故人墳
東城日將曙驅馬入寒雲無復平生友空餘數
尺墳汴鱗行鳥跡折碣積苔紋欲薦寒泉水臨
風淚四分
喜瑰南景霞子見過見過
林永好兄弟情洲比瑞瑛海嶼拾殘棠天壇夢
舊無相逢逢徑草清話一樓書莫遺明期別思
君恨有餘
贈醫者
仙醫何處住賣藥到山城歲月壺中度人煙醉
裡行吉林春樹曉橋井野泉清已飲上池水行
論指下明
題靈瑞指提
遠峰入翠微海色上行衣寺古殘僧少林空野
鳥歸蟲花燃石洞芳草侵山扉盡醉壺中物長
歌送夕暉
誦道經
幽躍宴心坐焚香誦道經青童開寶笈白髮對
黃庭玉珮飛驚馭瑤笙載鶴鴒天花搖亂處還
遇見仙靈
送隣人塋
卜葬今幾年此別閑黃泉兩相臨長逝拾迴若
門急之壟春寂寂萬里樹茫茫歸路東城曉誰
知[illegible]然
四月東下送舟

落日東湖裡相携著綵舟澄明冷水物皆萬狎
山鷗戴妓從歌舞飛觴任去留綠荷深處只流
觴上滄州

山人入城二首

翠微行漸遠去去入城扉漸憶人煙近茅亭故
舊稀市塵沾草履官柳拂荷衣日前淡水來
流無是非

久雨後湖堤散步偕三同志

湖上雨新晴相將著屐行萬衣沾野色佩蘭引
波聲吟響魚皆聽机忘鳥不驚隔林村路曉歸
無月初明

避暑

林亞竹避暑藤葉畫陰陰地僻無行客山深獨
抱琴白雲時在俺流水始知音寄語塵中者閑
來共息心

三山送客歸錢塘

句手螺江上青山驛路長煙雲添別恨關月照
行裝浙水金鱗活西湖白藕香羨君從此去調
膳上南堂

遠浦帆歸二首

收曆釣魚磯青山帶夕暉天邊飛鳥倦浦口一
帆歸花嶼鳴聲小蓮窗月色微叩舷聞獨坐忘
却白鷗機

浦淑松村曲孤帆一片秋風移蓮裡軸影拂水
邊佳鼓枻驚打頂鳴弦起夕鳴江江波浪擊青
春風安流

夏夜聞笛二首

露生空庭夕送峰片月明誰將楊柳調吹作鳳
凰鳴思繞波似臺禁隨嬴女情舊遊寧毋得聞
此轉悲生

誰截湘南管晴移午夜吹數聲孤月下獨客斷
腸時零落梅花生滿條楊柳枝天明漢江上何
處覓桓伊

贈隱者赴召二首

鶴書天上去遠遠到山城猿哭驚別[illegible]懷蘇
荔[illegible]哭中星馳遠作[illegible]帆紅塵[illegible]金門下共

應被屍学
習靜東山裡五杖別西前獨來丹陽谷對斛綠
雜又獨康誰同伴雲霞[illegible]去五雲霄漢上還
有夢未期

訪山人不值二首

迢迢過前峰林深無氣象也知行處盡猶未與
君逢向壁猿啼獨空潭樹鶴鐘不知人代裡何
日得相從
山中尋舊侶何事掩荆扉樹密藤花落蘿深草
外稀蕭條人不見寂寞鳥空歸葉上留名去孤
雲無頭遠

林塘夏夕有懷同志

城徹池色定林靜藕花香深樹歸殘鳥青山飲
夕陽同心嗟遠道久別隔他鄉世事今如此何
以世無能

書雲山寺

表仙保依深江上禪微人烟中極南億舍對
殘津山四雲東了林以条引結仁僧多小事對

此可忘機

夏夜舟中

暑氣夕仍熾隆江思夜遊孤舟乘楚月醉客發
吳謳鳥浦鍾初斷村林人漸收鴉鳴青海色城
闕復堪愁

送人下第歸桐城

如君宰火微且復顧庭闈折桂暫無分飄蓬今
獨歸壺公當遠拂金菓待行衣送想青燈下閑
窗靜掩扉

詣城馬上

策馬三山路經過似勝遊千門煙柳晚獨樹鶴
群秋雁落天遠小孤帆鳥外愁曉來煙人起種
乾風也須

小吟上濱

野花垂嶺口無主亦芳菲色映林倍嬌春吹來
奇人去花折未既多作[illegible]歸日常許人倍[illegible]
風吹更飛

自抄[illegible]詩

礪斧出幽林移竿對水汀[illegible]
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雲霞[illegible]可臨仙[illegible]唯樵[illegible]歸回看煉丹處岩
畔草萋萋
[illegible]山東西陰蒼翠白雲封峭壁懸梯近幽林桂
瀑垂虹蜺侵絕[illegible]星漢接危峰不見燒丹者空

吟趣世[illegible]

贈別友人之長沙太守

[illegible]山郡湘南驛路徹楚山猿亂叫湘水雁
孤飛見月鳴琴坐行春佩印歸吟君五馬貴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illegible]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經山中舊宅

行行林路遠此地復傷懷[illegible]壁懸蛛蔓閑門蘚
古苔隣僧驚獨往楚老候重來欲去仍回首猶
[illegible]處[illegible]

贈禪僧

吾師能演法住落天花諦聽來何處荃時付
作家三事納具筆變樹拂袈裟早晚離言說空
[illegible]有[illegible]筆

題王孫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林下逢僧遂偶坐談禪

[illegible]

[illegible]肯吹下歸帆去，數有風[illegible]三月出從分別惟
[illegible]鳥鳴

山齋獨夜

獨坐空窗裡，虫聲入戶鳴。山林甘寂寞，風月共
淒清。夜半猿聲斷，[illegible]，[illegible]明月，[illegible]聲聲繼
覺不關情

夏日與周[illegible]園林同有茶花之會

森森風山裡，林虫噪不絕，[illegible]無塵外事，便有靜
中趣。鳥觸亭風萋，猿枝宿露枝，茶花並異味，隨
興且淹遷

獨酌言懷

[illegible]亭酌以[illegible]，[illegible]心向日，陰氣忍青山微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極不知古今，盡壺中物仙
[illegible]何似[illegible]

山行聞樵歌

樵歌何處響，迢遞白雲深，嫋嫋嘹邊起，蕭蕭空
外音。何須諧律呂，即此是謳吟，卻厭[illegible]樓曲，高
音繞暮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來

[illegible]夜

獨坐山窗裡，燈殘欲二更，月中山華墜，階下草
虫鳴。風便遠鐘響，霜寒獨自驚，青燈猶未達，徒
此送離情

梅城霜夜

夜靜潮聲遠，城高月影寒，梅花孤角折，燈火幾
家殘。松葉枕中落，偶殘夢裡看，天明得霜樹，雲
水空漫。

天[illegible]詩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思更輕分

[illegible]行詣

殘柳綠依依，離樽對夕暉，鴻隨去櫂落，夢映

[illegible]

晚帰言帰

秋中九日登南楼

海上登臨望荒城水亂流天邊孤嶂雨煙外幾
家秋近郭寒砧響長汀落雁愁鄉心正無郵回
首仲宣樓

殊日送僧還山中

雨風殘葉下秋錫返東林浮世空傷別孤雲不
住心人煙飛鳥絶山月斷猿深後夜相思處唯
聞鐘磬聲

擣衣

獨抱情砧冷郵墻擣夜闌洞歎双杵落愁絶一
吟殘烱月閨中趣風霜塞下寒年々寄遠相
情限憂々

九日鳳山載酒

一日[illegible]山[illegible]登[illegible]喜盃酌風飄烏帽落雲慶菊
花[illegible]樹色殘[illegible]將[illegible]帯[illegible]不
[illegible]

[illegible]

蕭條驚葉隨孤[illegible]
竹半雁催秋色晚[illegible]
椅日又殘

秋暮寄山中人

水閣催寒早微霜幾夜砧懷君隠居處落葉亂
山深楚鳥無遺跡孤雲不繫心懸知燈火夕閑
坐聽猶吟

秋山行旅

客路青山外蕭條盡白雲猿啼山寂々霜降葉
紛々楚寺鳴相磬空林帯夕曛鄉心未已殘
角不堪聞

都門南別

都門霜葉落[illegible]雨孤舟日
暮雲飛地初月上[illegible]懸行去懷
君鶴鷺群

初冬登南楼

接[illegible]入

[illegible]島[illegible]事[illegible]故園[illegible]柱[illegible]帝
入野老鶴

江城聞角

何處玉龍鳴寒江帶楚城梅花[illegible]夜
[illegible]入[illegible]明[illegible]誰
是不問情

寒山送客

秋[illegible]林丁[illegible]峰[illegible]外[illegible]帶
行衣[illegible]鐘度天涯遠驛歸知君愁此別雁
念故人歸

古城送人之金陵

嗟君此別漫荒城又[illegible]外落[illegible]思夜
中[illegible]嗟[illegible]別[illegible]
此情驚心

秋林觀瀑圖

瀑布[illegible]明滅噴壁飛白虹穿林散
晴雪[illegible]絕[illegible]
又坐[illegible]

古城[illegible]

鐘[illegible]吟[illegible]
[illegible]花[illegible]
[illegible]

送黃山翁還王驄

[illegible]
[illegible]
君[illegible]

獨酌自懷

秋居[illegible]百年會[illegible]一[illegible]任
荒[illegible]
[illegible]

秋塘曲

[illegible]斷
[illegible]不歸登
[illegible]秋色

寄上清王道人

閒[illegible]無[illegible]山中[illegible]鶴[illegible]

何處心懷九轉丹夢繞二花樹嬌肯並孤雲飛
韓寄王母
畫上清宮壺醉墨山水
林下多白雲溪口繞水木長啼鳥鶴群倏然在
空谷悠〻山色闊浩〻波光綠寄醉墨壺中唯
應道機髮
春登御風臺二首
蹤歷芳臺古天空野望長雨晴閒樹出雲盡粵
山蒼翠藉凝寒碧煙花果熟香御風人不見徒
此立斜陽
雁峰晴翠裡臺古獨登臨山阜人烟積山城無
凡翠壁雲飄杖自扶吹拂下襟心給無則遠空
驚予古心
閑居喜故人見過二首
出獨守林丁荒蹊喜見君歸苦鄉甘守樂非更
論文章髮歸青鏡浮名寄白雲釋祀如有意慎
勿又離群
寂寞臥空齋閒病閑緣皆一洗幽夢斷千里故
人來野竹迷〻〻二花送雨益又愁分手去心
事向誰裁
送僧遊吳
遠師何處去迢遞別東林浙水人烟積吳門雨
雪深天山秋蜀影迷葉暮鐘音盡〻懸蜀偈懸
知不住心
與醫者過詩以贈之
長桑親受訣復飲上池清貴專軍論償是山南
隱名才林春齋積杜寺野荒千里馬能醫國何
解僂見榮
侄都易舟中作
揚帆渡彭蠡雲樹瞻吳〻潮到潯陽白山連迷
葉青乾坤隨去鳥江海任風萍回首御扶遠歸
鳴不可聽
登雁山望太常峰有懷所知
雁山青翠裡遠見太常峰勝槩無期到逢人無
處逢仙源雲傑鄉祇花樹叢茸興盡獨歸去空
林聞暮鐘

題道人省親

獨鶴下三天吹笙度紫煙道心飛鳥外親念白
雲還丹脉調香飲霞衣拂壽延更教人代裡何
處覓神仙

送邑令秩滿之天官

天南望帝畿想近一絲闕作縣三年别趨朝袞
日濤林江帆序　澄嫁馬駙、想是龍池上香
名是尔稀

六平峰山送人之吴

斗酒臨長驛孤帆半夕陽花催離思急柳引醉
歡長楚樹兼雲遠吳山到海蒼六平山下路何
日更持觴

田家喜晴

田家嵩惜雨積雨轉傷苗語旦雲從淡新晴漆
漸消迅雷潛地底初日映山椒積下豐年兆何
應答聖朝

送人使遼

寺門丁青匱迎人望使星清衣解風簡驄馬入

龍亭雪淨胡天綠春回草塞青須令月支長丞
表到王庭

仲夏五日遊盤石二首

盤石隣湖面涼風薜荔青酒酣山鳥伸曲度水
龍聽吳桂飛蘭櫂补遊到玉瓶不知相水上飄
白為誰醒

盤石蒼山口催遊重盡替酒醒荷氣殺雲斷水
容陰盡樹浮空迴青蛾隔雨深懷涉千古事誰
是獨清心

詠荔枝

憶昔開元日繁華御裡看玉環天上去無復到
長安香沁瓊漿冷紅垂火齊圓九重思玉食馳
貢未應難

懷畫史林景時二首

故人何處住獨樹孟家隣水墨今誰重雲泉我
共賞襟期多古意交態任時人醉裡徒揮洒無
錢奉老親

水墨人皆畏麻平被布衣雲山隨處寫御樹暫

時帰雨地愁看月孤村猶掩扉並期應早計何
事久相違

與同志泛舟得江字

浦口齊橈棹滄波泛玉缸雲帰山點ゝ天碧鳥
雙ゝ蟬月涼生夜無風響渡江無未酒劇飲無
使寸心降

送友人仲蒙岩讀書

萬峰烟鬱裡君去獨垂帷散帙林中晚愁燈雨
外徹書声連澗水人影落苔衣不獨使蒙子寺
勤仰者稀

送人赴秋闈

涼露滴宮槐黃花映古書秋風芹泮別曙日禁
闈開戰勝應誰敵名香得意回知君經濟手不
愧子雲才

贈老僧

武夷山水好笠影空悠ゝ掛梅雲生石翻經月
映林屐行跡ゝ禪鉢洗洞泉冷九曲似雨裡惟
聞雞聲ゝ日

仲秋洪山經狂客墓

狂客今何在風流世共傳夜臺依宿草壓樹入
新烟月冷延陵劍湖空賀監船秋風正搖落同
首獨潸然

贈道人別

塵中聊久住飄佩入千山片石松邊住孤雲鶴
上還苔侵丹灶緑葉壓紫雲閒後夜重洲月想
思古翁澗

題美人吹蕭圖

可憐嬴氏女粉繪君手生無復來鳥偶空餘弄
玉名陽花疑解語枝與恍聞声却憶秦樓月偏
閒獨客情

僧房秋夜

寂ゝ空門掩三花隱亂峰往殘僧入定林暝鶴
帰松境淨天香入簾棲月影重來懷禪榻夜元
曾別塵ゝ

寺建上客

建水接閩闊連峰鳥外聞漁商壚雨遠蝦菜野

塔雪烟火外中鼓御林雪裡之年〻舍利步不
百解離頂

月下聞琴

空林微月出花下一琴横急瑟弓明調高多山
水情雲邊孤雁斷秋外百泉鳴生久長河淡梵
餘昊猶贊

擬題鼓山寺

重峰飛鳥外前頂翠蒙茸雪霧逕春葉雲殘
聖鐘邊僧由来偈習静處中峰自吠紅塵裡誰

能寄遠贈

和王摩詰山居即事韻

寒〻人境外閑坐愛晴嵽谷轉猿声迴林出鳥
影稀雨溼苔蘚壁澤映蘚蘿不日〻邊楓處孤
雲去獲歸

老將還鄉

百戰邻重関〻边受邻水箭除關塞引思邊故
園歸舊業春苗發青山白髮稀獨怜閑夜夢扰
邊〻休人

夜寒曲

霜行八風〻動啼井上楼煙蟲気鳴目書時時夜
声愁满被蘭香减銀箏雁影流相思江樹盡敲
碎玉搔頭

暮秋太常峰掃松楸

迢遞孤峰裡含情對古丘苔碑空鳥跡山葉蒂
猿愁望曉泉門夕寒花隴樹秋臨風一澆酒回
首淚成流

文石漁家

海國春光外人烟盡水鄉潮生孤嶼沒月出白
沙汀夜火隣歎至雲帆拂處房從來少耕種幸
是生滄浪

題鷲峰寺

鷲嶺鬱蒼〻香臺出上方苔花侵佛像荔葉滴
僧房禪室餘殘露鐘樓半夕陽空門無色相何
必嘆淒涼

送友之七里山中

仙臺飛鳥引月生大隱林石歸路夕〻抹卓霞山盡

錦[illegible]今丹臨野水飛颯入寒松把我江座裡空

憐他世眼

擬早朝

鐘鼓金門曙千官列雁行西山金[illegible]月見閑[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柳遠[illegible]色花大八[illegible][illegible]中有一[illegible]思

[illegible]上[illegible]王

山中即事

習靜當幽處開庭隱翠微休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階見

人稀曲洞西燈雲高岩樹落暉遠知銅墨貴不

羨薜蘿衣

暮春餞別

官柳拂晴煙情多又別離且備吳食酒將贈[illegible]

朝驛遠樹青雲外孤帆夕鳥邊明朝相憶處兩

地聽啼鵑

暮春羈懷

旅館春將盡鄉心醉不違人煙隨去住岸柳任

東西花落吳山暮鴻歸楚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三無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啼

[illegible]僧有[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庭[illegible]觀合無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

[illegible][illegible]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身遠江座裏人

[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

閑居寫興

山樓[illegible]靜下[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推案而無僧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攤書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羅[illegible]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吹

山路聞鵑

朝入翠微畔杜鵑雨林鳴聲聲行不得去去若

為情吾[illegible]湘南驛黃[illegible]嶺外程鄉心已無那聞

兩淚沾纓

擬唐賈島題李凝幽居仍次韻

愛爾幽樓處清溪水[illegible]園遠[illegible][illegible]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符

閑門[illegible]夫[illegible]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拂石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此相

對更何言

山行逢故人墳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揮[illegible]請

集319 .(1)

遺文宿艸令誰江清須不可闕主鈴三尺劍落
日掛揪紛

山寺讀書二首

龘報尋罕微貞發入珠林書映蘇羅色声隨鐘
梵音芳〻孤鳥外燈影斱須深寂〻空門夜闕
寵往聖〻
聲〻連梵音人影与禪心散帙誰摩空懸燈支
遁林灵花開戶落法雨下帷深沫洄東流去真
源何處尋

寄衣曲

孤月照庭閑相思剪合歡淚從燈燭下霜入刀
鼓寒绝漢含微遠空閨錦帳殘兒君封袤裡誰
為著時看

夏夜寄宿僧房

落暮中峰裡逢聞仙梵音獨尋鐘聲遠漸至薜
蘿深月色虛禪室泉声到客襟誰知慧灯影千
此照塵〻

[illegible]馬壽木丁第婦

御闕不得意秋卷自呈親共恨持衡手空憐泣
玉人拂衣楓葉落歸擢菊花新擢秀非難取長
歌泮水春

春陰

海國東風後千江積曙陰斱雲隨雨寄歸雁帶
烟深柳暗迷花騎花裏[illegible]家[illegible]遊於勝遊地愁
絶五陵心

宮鶯

宮滿曉沉〻閒閑百囀音声隨天樂下色借御
苑深柳外寵殘螢花閒識墮簪長門終日閑閑
尓獨閑心

暮春御門送客

四牡正騑〻承恩出帝畿五門宮滿渐千里布
帆飛煙火吳山遠[illegible]不
[illegible]春衣

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風入斷腸

寒食登臨

木室青霞煙羅鳥道邊千門初禁火獨樹已

消ゝ消和寺唱飛花拂綺筵回首古城下新

樓星芊

夜坐

梵石長門裡畫閣一鑑清銀床苔蘚猶依絕轆

轤鳴淡泊如思淺清冷似無時鉛華空自照惆

悵若為情

田家西疇

曉天曙煙新麥秀池田疇相逢江上路且醉寬

頭春稚子摘紅葉家人裏紫蘇感君情獨厚應

不嘆家貧二

送春

綠樹海邊樓年光逝水流向來攜手處誰是少

年遊池草生還夢林花落更愁君為送春去吟

髮又成秋

贈故人陳孟敷牧安陸州

是鄉能幾日五馬又辭川下陳三某人間望

一危帆飛渭水洞路繞鳳山微足別無窮恨土

惝惘布衣

睡覺山中

林棲無外事心似楚僧山萬疊千峰起空廣午

夢思初有氣泉下山時花川偏旬歸來晚氣

鐘著蒼山

晚僧

雙樹經行處空樓結吟固松聲禪擢夜苔色影

堂春如意閑孤月袈裟積暗塵空門了生滅塵

世獨沾巾

夜泊楓橋懷所知

落日閶門外楓橋暫泊舟寒山初上月吳苑欲

含秋別夢千里遠殘鐘半夜愁天明望鄉樹遥

遥憶同遊

送桐子西遊

遊方參佛祖一錫別東林世路城眉外人煙劍

閣風霜新戒臘水月印禪心果咏何處覓

山思梵音

暮秋登海城平遠臺

山壓無譜野臺秀半夕暉連天孤樹遠滄海片
鳴飛紺苑皆黄落琳宮盡翠微回看南陌上四
牡正騑騑

海江送林中州歸

不羨無吳飯寧甘苜蓿香小齋瓣瓣合曲几近
蛟房別路江沙曉行衣受海霜到家看舊竹涼
月滿横塘

送人還建上

建水千峰外春城送獨歸雨花飄別酒楊柳拂
行衣到浦秋帆遠聞天一雁飛到家應幾日書
信莫令希

宮詞

昔、、、衣還尋芳飛詰果依滴户識王近
羅幃影落宮潮小声沉御柳數長門春寂寂猶
憶海西歸

春日登龍華觀

著采青翠裡琳館是仙家徑轉龍峰過林深鳥
道斜白雲咱放馬金鞍歩煙霞山覺塵心遠蒼
藤落数花

贈別陳奉廣赴京師

斗酒粤城闇千门柳色新孤帆辭海月疋馬入
京塵鳳闕趋朝早龍池聽漏頻青雲從此去應
念布衣貧

上巳坐値雨

蕭々江上雨孤館獨田人山水愁中趣鶯花客
裡身懸楼爽樹合僧舍暝烟新遂憶蘭亭會凄
涼幾度春

山人以春茗見寄賦以荅之

仙人春雲草遍被谷雨前色疑蒙頂露香許武
夷泉林屋人稀到山厨手自煎愧無瓊玖報徒
此寄芳箋

題山水雪景

嵯峨判雪後峰見雪花飛萬壑飄瓊樹千峰掩
翠微霜橋吟罷度剡曲棹歌歸因憶陽春調雨

今和昔稀

送張道士歸山用唐人韻

烟霞寧似別歸去禮元君養道看黃老時身寄白雲人稀松作伴身遠鶴全群回首千峰暮瑤歌鳥外聞

送邑長史

白面書諸生寧知贊畫榮一徑諳治體百里見民情入幕郎官幸揮毫接牘清一貧今似水處處見香名

送僧住崇聖寺

青山崇聖寺方丈久芳菲愛尓禪枝秀如今法宇開明心超上乘真旨悟西來振錫從茲去雲遊施食臺

題道人幽居

學道居人境林廬晝亦閑境開傳妙訣秉藥叩名山熊罷三花采往茂一鶴還黃精新釀熟常有好容顏

仲蒙岩讀書

我愛仲蒙隱於茲入罕以日間隨鶴遠心靜見人稀散帙時閑整照以燭檢森叫身那可則持[illegible]日忘歸

贈林子之江西送舅氏赴京兆

宅相今誰是名家慶見君何一看勺水送引上青雲海樹烟邊合江山行外夕陽歌滿衣相對思悠々

題王委壁梧山房

梧寺隱山房憐君看鳳凰一篇秋影淨半榻夜声涼葉露沾書帙烟花拂酒香行吟中琴瑟清廟有輝光

塞下

萬馬防秋急三邊殺氣高鳴笳双雁落伐鼓夜太屯月無蕭沙積風乾白草東空持三尺劍白首未承恩

夜宿石門聞秋風

洞口微鐘夕陰林散夜声孤燈殘月下千嶂斷猿鳴颯沓驚禪定蕭條動客情來幡清不寐松

際月斜明

文石江樓

獨樹斷磵頭天空水自流人家多島嶼海艇半滄洲海色晴帆異潮聲入戶秋為憐魚蟹美長醉酒家樓

與同草遊霍童山

白鶴今何在千秋共鶴林人煙山縣小魚鳥洞天深苔色迷仙路泉深淨客心無因問丹訣天路杳難尋

送滄洲出色協賦

白髮臥滄洲翻然憶舊遊醉尋陶令酒吟倚謝公樓砧杵千門夕梨棠一縣秋去逢高隱士應是久淹留

草澤狂歌卷之三

草澤狂歌卷之四

新寧王恭安中著

七言律詩

送林大歸

歲晏山空蒼棠深臨岐那忍重分衿扁舟不載同歸夢片月空懸遠別心去住誰為悲客路東西總是失家林為予歸去逢知己但道平安是好音

用韵答林大

正尔交情似海深不堪為別泪沾衿幾回見雁思鄉信千里移家共客心斷酒黃花重夜擣秋風寒葉脫秋林天涯共住同蕭索莫惜逢人寄遠音

邢生人寒夜見過

每憶家林結弟兄別來空感故鄉情天涯白首重相見客裡殘觴且共傾積雪寒江楓盡落斷猿孤嶂月偏明十年滄海多離別盡必今宵泪滿纓

答梅江陳以方

先生清隱謝浮名數畝山田也自耕家近隣洲饒蟹舍客面郷館有魚吳寒山對雨同誰賞野寺尋鐘憐獨行遠桂新詩川底落村思一夜對猜声

秋日留別劉大二首

十年分手隔山川乍見那堪又別筵白髮所着青鏡裡黃花飄近羽觴前奴湖積水啼孤雁獨樹高原烟亂蟬何事嚴關離恨切月明重語舊筆弦

年少与君輕別離宵將清涙洒臨岐那堪短褐飄逢後不似寒窗剪燭時逢夜客心懸絛緒隔篇霜影動幸髮十年此今仍分手何得離尊復共持

別劉山人

十年自世尚間關客裡逢花好是閑遠雁晚来何處下孤舟江上幾時還寒雲埜樹愁中雨疊嶂青猶夢裏山流眼未成歸隱計對君空有涙

原次

春化城觀兵

元馬驕鳴出風晴閑手不射鵰弓千家山郭潮声裡幾曲營門柳影中遙滿旌麾嚴虎帳庙喧簫鼓祀龍宮王門定遠遙堪羨白首為儒感慨同

梅城夜泊

澤國秋風旅雁飛海天悲思正依依孤城背瀨閑吹笛白露横江又濕衣桔柞遠村寒事早帝播殘火夜歸魚舟來且醉海江月進莫鄉棗落青薇

梅江旅夕

登江如練繞楓林似滿横江帶夕陰秋滿山城飛一雁門臨潮水抵千金向來幾處懷親夢黃葉他鄉在客心無那愁腸偏受雨夜樓更鼓又霜砧

中秋對月

風苗樓前万景乾碧天如水浩漫漫鳴声遠度

苗坊小兔影斜臨王鏡寒塞北将軍空倚恨湘
南遊子莫凭欄異鄉人夜堪惆悵何處明年更
獨看

客中歎越調

遠村灯火絶人行一曲淒涼對月明山暑下時
孤雁冷鄰姬嬉斷百虫鳴黄沙積裡霜天夢白
草逢頭日暮情欲安南音誰感滿激天涼雨送
餘聲

汪馮氏先基

晋吝别後遠悠悠寥落他鄉土一杯楚水寒禽
室对客夕陽红樹更閑愁手披荒草孤墳在泪
洒殘梅一笛秋濉海十年多少恨幾人帰埜故
山頭

行次海上

晩風吹雨動離顔别路蕭條草樹間指水亂流
疑无有一峰寸嶋〻月山鸡鳴海曙寒洲丨雁
引秋敲落葉閑枒李飄〻又何往暮雲飛鳥也
知還

别林十一恭并馮生二女児

速君江上草凄〻久客將歸路欲迷日暮孤舟
〻客情天涯十載又〻携清杉声洲朔声〻積
雨秀洲蘆桑翁題愛重逢更何日野雲流水各
東西

行次淮安

廿庶因悻同門又被讒淺于
京

傷心不見舊同遊離思蕭〻醉未休暮雨門臨
青燕國夕陽湖到白沙洲幾家煙火遺民在千
里〻陵丘國楚草梧行人倍惆悵手雲何事上
西州

寄清江隐人

手遠臺中醉盡暫寄王津上惜分謀卑車映月
經櫻里孤棹移家入桂林 海別来無舊業白
雲帰後更何心豪華近付東流水誰笑開門碧
草浮

秋半山中

南北雲来孤嶋青点花苔葉露先零天涯月出

人隨影夜半出林大吠受僧捐焚香留偈別軍
城吹角帶愁聽送情舊好佳期在應買黃壚醉
未醒

黃崗陳八家樓

世上悠悠多辜負唯君高誼始相視昇咫獨恨
長江別南北誰憐失路人吹笛關山明月上到
樓鐘鼓更殘頻江湖風浪連城起何處飄飄北
此身

西林感舊

十年重過謝公樓千里離心感舊遊江上行人
孤笛晚路傳離黍幾家秋停雲世事如春夢流
水年光易白頭別後芳原那可問寒猶野鳥自
堪愁

懷劉君弟從梟口軍

別離江上語依依黃葉原頭雪漸飛孤劍獨隨
邊將遠封書遥寄塞鴻歸蘭陵夜靜休聞笛此
國天寒正擣衣何處看雲倍惆悵楚猿湖水舊
山扉

書懷簡斜大二首

客庭風雨似秋天轉憶浮生事泯然病髮到來
同落寞故園歸去是何年淒京塵夢遥鐘外過
邊鄉心与鳥邊萍水不堪沉恨遠此行偏動故
人情

海上殘春積雨香旅懷誰為落花傷未須對酒
驚遠其且喜移家近章臺已馬寒原仰漸遠百
年孤館夜偏長大常峰頂閑和月盡竹離情照
斷腸

書林二定洋江春晚因

東風閒颺薜蘿衣水國倉茫共掩扉楊柳晚声
寒外盡閒何春色鳥邊歸出蘭露下相見遠漂
樹雲來楚望微惟其長吟此空裡風元爭戚謝
玄暉

別朱大

木香花發是清明杜宇聲來感客情遠道春深
那忍別一樽江上且同傾青塘白馬門空掩積
雨寒山暮獨行相識非君相慰藉亂離心事有

誰手

枕林隱逸

家住双誰久不同一飄江上獨傾懷箕燈坐聽
風林雨德帳閑荒草徑苔西州別後草蓋庄楚
澤春浮玉亍冬我欲梓觴酹芳草夕陽何處是
泉臺

送友人流西源

鳳林閑路遠悠悠惆悵行人過陜州渭水寒流
秦塞晚霸亭殘雨漢原秋玉門壁壘行應過白
草黃雲夢亦愁海同人今已盡南冠何事到
碁頭

白雲庵

白雲深裡舊岩扉岩蘚蒼蒼一徑微翠壁江泉
飛鳥道石林精舍掛僧衣三峰月出聞猿斷五
粒松香見鶴歸今日置身千仞表了然心地發
清機

贈劉友七律

仲尉門深遠市塵隱居何用嘆清貧濟田歲
聊從杞先隴青青日近隣夜織勞剪佳婦早晚
書齋丁課兒頑林泉無事仍堪樂杞勝支離哭
此身

題墨梅煙月景

林下花香雪更繁蕭條苔徑共誰看空香半入
閑情定霜影全侵夢鶴閑任遂憐歌江上發恐
隨邊笛月中殘故人天外遠相憶欲寄南枝悵
獨難

題歐陽明府江山草堂卷

溪山下草堂開竹杖黃冠日往迴雨帶新潮
低拂幔雲連張鳥落鄉孟洞祖每憶林間桐靜
彭牝思石上苔嘉政只今人共說未應陶令賦
歸來

送劉監生還京

官船一棹大江流才子還京賦遠遊帆帶夕燕
依御苑夢隨涼月到家樓長淮雁影催寒曙近
郭砧声報晚秋此度金門應早達莫令卿舍久
淹留

寄劉三知己

家居風景似湖南長氣山中酒共酣歸夢幾回梧葉雨懷人多在菊花潭空林野雪閒相待親闊青雲遠自慚闌說茂陵仍臥病獨將心事問誰堪

文筆山房為延平郡造士朱貞賦

文筆山深隔翠微清暉迢遞映書幃門臨絕澗逢人少簷接孤峰見雁飛四壁泉聲喧午夢半簾藤影落秋衣潭津自昔多才俊詞翰如君世所稀

書壽陽戴氏詩畫堂卷

年年才子舊知名曾是情親被寵榮臺章別來應有夢白雲頻望不勝情關河迢遞娛親舍銅陵海曲近海城他日錦衣回省去故園都水有餘清

題岳陽樓壁

凌空飛構鬱嵯峨無那湘山遠樹柯栗夢曉煙隨鳥沒洞庭秋水寒蕭多靈妃鼓瑟聲猶遠仙侶題詩壁未磨更借杖伊二弄笛何蘭聽斷暮鍾和

山水圖

城隅山水共清輝城下居人半掩扉遠樹凝鐘隨去棹亂鴉雨到行衣潮來絕島天邊小日落孤帆島外歸為問滄浪垂釣者白頭何事未忘機

奉寄陳滄州

潮來官舘思依依日日首關河一夢飛滄海斷鴻看又到故山明月幾時歸蕭條短髮臨青鏡諷咨秋風度客衣唯有滄州知己在未應尊酒頓相違

春初憶故人

楊柳初青雁北歸海天愁思共依微青山悵別頻勞夢楚館逢人欲換衣花外青雲孫與遠濱遙對酒故人稀料思更有蘭期在寸心同已幽頓違

聚居喜故人陳見過仍別去

雨君軒城問訊蘇客裏相逢思轉迷芳草斷雲
驚別久青山明月舊遊非瀛州迢遞愁中望海
樹滄江島外微別後思君何處是孤原殘日草
依々

竹下酌

遠攜壺榼上迷林竹裡行廚共盍簪龍影亂浮
瑤席瀾鳳毛低拂玉盞深澤心氣真人難醉谷
口風微鳥自鳴更約把琴重載酒風流何當到
陰山

江城夕眺

荒城百雉鬱嵯峨城下風來湧浸波雲靜遠天
飛鳥過瀾平孤嶼夕陽多風帆點々連煙樹山
磬遙々度薜蘿十二危欄都倚遍閑心無那月
明何

夏日過周六園林因有茶瓜之會

鳳凰峰下舊荊扉龍眼陰々暑氣微海上雲山
迢遞見林間車馬往來稀風搖竹露沾紗帽鳥
蹴藤花墮葛衣不為茶能留永日主人談咲卻

忘歸

二山送客歸錢塘

無諸城外樹依々亂酒山驛送獨歸吳岳滄茫
天外出浙河迢遞鳥邊微離心漢々隨流水征
馬蕭々向落暉歸到故園明月夜候門童子咲
牽衣

夏日過琳宮

瓊館迢々隱碧岑平時鐘磬出空林苔花暑氣
侵仙侶鶴伴閑雲對客簪小洞石泉香洗藥古
壇松樹伴樵柴欲談火棗交梨事愧殺紅塵一
片心

過蟾峰寺錙錫京行廊廡肅然徘徊而還

西風拂鉢去依々寂寞空門客至稀花徑路苔
行鳥跡竹林空翠遠人衣翻經榻下餘殘葉施
食臺中半夕暉惆悵松枝猶未偃卻今吾度獨
行歸

之是芝士貢亨郎

朝逢遊子拂征鞍花映江城解珮環供帳草鴦啼越嶺驛程春樹遠淮山金门燭影趁朝入壁水書生聽漏還他後橋門㢑見月相思人在五雲間

春過岩泉寺

遠公高洒在東林竹裡開〻隱翠岑社樹春来忘色相雲花空裡見禪心〻雲丰嫺忘香界孤磬中峰出梵音此地從来供習隱浮生我度得相尋

路傍柳

裊〻官亭黄柳枝乱鸎啼斷緑楊條影西年少青花騎乞借隣娼賣酒旗闌裡豈堪窓外見天涯誰思西中吹抱根不会臨長道空與行人贈別離

題故人山房壁

薜蘿深隱似仙家丰畝蔬園社種茶澗口香泥行鳥跡廣前春雨落松花忘鐘漢〻青林晚遠瀑涔〻白日斜拂壁爲君書此去明朝相憶盡雲霞

擬題黄鶴楼

黄鶴〻山前黄鶴楼〻前江水古今流英雄寂寞餘芳草鸚鵡淒涼但遠州漢〻日月明鴻影度武昌雲斷笛声秋行人更莫頻登覽銅輦時逢帝子遊

送隋于為僧

胡楢初服製袈裟暮掃塵蹤便出家鉢洗維摩溪上月心依支遁寺前霞林端引水時流去雨後捲山学種茶詩得滿園成樹年少林枯樹也開花

送人使琉球

扶桑無路但行舟寸于今持漢節遂自是皇威均雨露故時冠冕化琉球風波浩蕩天曉島嶼空濛瘴海放早晚星槎帰上國珠方休起見京樓

擬唐劉文房青谿口送人帰岳州

青谿柳色動離愁江水啻愁送客舟兩岸斷烟

看卿獨半天微雨聽鈎輈洞庭月傍君山曉湘
浦雲連夢澤流歸去故園如憶別秋風應倚岳
陽樓

送人之溫陵牧

溫陵出守君恩重五馬翩翩悵別離斗酒不堪
留客醉一麾今去共誰論判桐見月攜琴坐今
來行春露冕看使傳甘棠公款簡香名應是到
朝端

次塘行人擢浙江憲副

一任曾來伴他青冕是天朝被寵光宮柳遠隨
驄馬色苑花遙惜繡衣香雲間浙水騰秋隼天
入剡溪涵曉霜莫向錢塘追故事六和高塔望
烟涼

遊鼓山天風海濤亭

高亭上與翠微連漢漢風濤際海天吳越百城
飛鳥外琉球孤島斷雲邊靈洞古人稀到青
草池空鳳杳然深愧遠公相問姓自非京度上
蓮社

夏初登西石蘭若懷洽公

蘭若春歸雨霽天虛堂上獨聞磬石扉碧蘚
侵僧榻林迷孤雲宿甚寒祇樹陰啼野鳥斷
鐘香出入煙洽公往處今陳迹日暮燈蓋懸
閒然

秋日壁詰情翻之上

石林迷遍輞川輞精雨煙空見春花翠壁紅泉
分鳥道白雲芳草半人家林間紫日朝行藥白
石雖迷寄元以纓系向來真小事欲從林叟問
曉含林間皆是木蘭榮

仲夏過靈瑞指提

夜半青山有梵音曉攜清興問珠林烟霞路轉
禪扉靜薜荔花香野殿深暫入影空室噪逝新
來釋子未知心廟心法莊嚴久析究何因復
布金

寄鄭助教與仙胄監諸友

斗酒東城送別時馬前楊柳綠煙絲橋門到日
聞鶯早御信逢秋寄雁遲璧水鶴尋麟鳳去故

人誰與薛蘿期焉言二館諸才俊好向春風折
桂枝

晚晴登沙阜望海崖偶賦

夕無殘雨半沙丘沙口行吟獨布裘泉處人烟
分水國牧村魚鳥盡帆洲雲歸島嶼千峰白風
送江潮五月秋榮辱升沉君莫問滄溟東逝更
悠々

借龍華琳宮避暑

避暑林扉興不窮仙家遥借翠微峰雲間鷄犬
稀人跡石上莓苔見鶴蹤水箄更尋花處月角
巾閑掛鳥邊松自從心境清涼後却笑塵中萬
事忙

送人遊武夷

閩洲山水獨清暉九曲仙源世所稀劍浦夜天
帆川々慢[真?]々[?]樹島邊微胡僧出飯馳珠鉢羽
士相逢薜荔衣玉女峰南孤磬裡知君今去欲
忘歸

送陳廷用任潮洲郡幕

潮陽贊畫新恩重斗酒臨岐且共[權?]落日亭々
折別攬垂楊裊々拂[?]鞍蛇山斷草岩烟積鱷
渚倉皮席雨殘[?]晴清時[?]似水香名應是到
朝端

送陳林二[根?]長運軍餉云海城

投筆當年曾作尉富民何事出封侯却今大姓
專輸餉誰信軍儲借上籌千里帆檣趨杭白百
城烟水鼓鼙秋仍聞曲部多窮卒此日還須主
將憂

擬唐寶達要夜宿袁見完話舊

茉莉花香暑露清芰荷高館月微明傷心欲話
他年舊握手空驚此日情青鏡流年猶共白綠
樽深夜酒同傾[?]愁別路楓川外千樹蟬聲送
客行

聞士仁見擢廣東[?]令

佐時吳江[?]繁更堪無復在王門風霜不改
平生節雨露還沾此日恩馬首未應趨嶺徼鶴
聲先[?]到家園白沙堤上如休騎[?]與逢[?]別

玉樽

秋日放懷

西風殘雪帶晃冉次第誰堪宋玉悲歧路自傷
孤客暮雲山空見斷鴻秋色林舊業餘青草萍
蹤未涯仕白頭戴度扁舟吹笛夜令人歸夢滿
東流

粵城懷古

無諸建國古冶州城下長江水東流楚帳帝陵
啼鳥外青山遺廟暮雲頭西風木葉空湟曙落
日人煙故壘秋借問屠龍舊從珠斷破寒草不
勝愁

題處士山居

數畝閒園一布衣薜蘿深處市聲稀酒醒別墅
更猿嘯客散空林夜葉飛翠壁江泉分藥徑清
池白石映柴扉長安道上多車馬何事丘園便
息機

中秋宴集分韻得清字

廣寒宮殿涼如水坐對清暉欲二更但使玉樽
頻注酒莫令銀甲少彈箏已令野曉明還成廣
樣星河淺漫清歷禊不禁風露恍都然身世在
蓬瀛

暮歸沙堤

十里黃沙海上頭數株榆葉半滄洲西風未添
平侵戶落日雲山遠帶樓雁影蕭蕭孤笛暮砧
聲杳杳我家秋候門稚子牽衣笑不省微霜着
敝裘

送王重教歸汾陽

祖道黃花白露寒江亭流涌悵離顏春今共向
沙頭別鴻雁紛飛雨外還夢清雲川三峽水漢
陽帆帶五華山津林此後風相憶莫負王音清
楚闈

霸陵橐柳

昨夜微霜落灞橋數行官柳已蕭蕭空鶯坐處
王孫葉繫馬日前有舊條色借青娥双晚黛声
隨意吹度寒蝸泰山送別那堪折應把離情寄
玉簫

擬盧允言晚次鄂州

日夕卸帆黃鶴浦三湘夜色帶霜天風鳴岸葉
朝和落月到船窓客未眠隣笛凄京臨野水驛
樓迢遞隐江烟年〻跳出枕岸棲鴨斷孤雲吾
烟邊

送人致次還吳中

朝辭印後髮如霜匹馬東還路渺茫獨樹斷雲
吳苑暮孤城殘雨海天涼秋風供悵人離別黃
菊家林酒正香早晚醉眠花下醉白雲飛近遠
初堂

春日遊山寺

東林雨後樹蒼〻市鳥東開到上方林澗鳥鳴
延語老年林花氣襲衣裳棲閑空地禪供寂心
忘空〻異〻之自悅此身人代裏何因棲迢遠
似真

賦得牡丹因感舊遊同輩

洛陽城裡都吟鞍多度侯門看牡丹色借珂環
嬌上馬香分弄玉醉乘鸞銅駝月色人何在金
谷春歸夢又殘惆悵舊遊今寂寞一枝濃艷共
誰看

送僧遊天台

飛錫天台東路遥赤城霞色帶層標青山乞食
林中晚〻寄世〻五夜來朝〻眾人烟多息嶼上
方鐘梵出雲〻月遠從〻門悅之來久息得從師度
石橋

夏初登烏石蘭若懷洽公

宿雲臺下舊叢林憶昨從師聽梵音燈影夜窺
儀鳥進茶烟風飛碧蘿深蕭條香界栖禪處寥
落空門嘆遊心砍問影臺何處是枕鄉孤樹一
蟬吟

贈老醫

賣藥囊中况有錢長桑親訣舊曾傳心知肘後
丈當初〻門〻川竹大年香滿香林澄〻露結
垂秋井漾雲泉核今蒼長生丹山棲無乃青雲日
所眠

與道人期不至

獨鶴孤雲無垢氣漫期飛錫到人群林間十月
春晴翠天外三花又夕曛塵世幾回逢甲子青
山何處訪茅君想邀聯袂林姑酒峯自夕香手
自焚

擬唐姚合贈王尊師仍次韻

羽客吹笙何處去藥花香路薜蘿間〻鶴犬
雲中室渺〻烟霞海上山白鶴夜歸徑欲盡黃
梁秋熟夢初還塵生未免緣浮累長慶逢師無
事頹

借房燕別故人還山中

苔鮮蒼〻野殿涼別離逢借贊公房雲間駐鶴
琉璃席谷裡曇花從羽觴對酒不將牢快恨還
山應制薜蘿香江湖秋水多魚雁思爾封緘寄
草堂

舟次水驛寄關外同志

帆落秋風酒半醺驛樓津樹大漢濱夕陽鴻雁
舟中見明月梅花曲裡聞獨客袂分把浪〻故
人何處更離群盡皆尚有清雪夢已隔關關一

片雲

夢遊天台

赤城霞氣映秋山萬仞丹梯〻一望蔥含四繞嶠
片雲〻不檣僧去春雲閉宇飛花〻二花夕天
近瑤京一悵望何處淡雲霜外舖覺來明月舊
鄉關

送人赴衢州府推官

清獻曾聞尚節操料君應與故人期且傾綠酒
田暫珮蒭竹葉花從路岐衢霍雨晴飛鳥外滿
湘雲春下廬峰想知官下多鄉思回雁峰前好
寄詩

金陵客夜

官槐夫道暮鴉鳴返馬聊堪客帝京紅燭夜寒
千里夢青山明月五鄉情白門寺裡霜鐘斷金
水橋頭曉漏清陌上相逢空借問幾人爭識馬
周名

擬唐伏人送丁以元使君

出臨汀帝承恩重驛路遙〻幾日程五馬不辭

旬郡走一塵應是到官清節江地古銅鹽富閑
徹夫寒薄瘦清恨使改手公事少木犀花下日
閑行

霜後小別

小堂紅燭吐烟清鐘漏微微出縣城當地不堪
人又別離送異廠通頻隔里河參慢浮霜影酤
誰誰家起夜聲明發寶江孤手赤片帆天外掛
離情

奉寄鄭助教

每同霜寒新雁飛五門何處整朝衣鳳臺月色
空中白長条鐘聲馬上微中歲一官仍獨冷西
膠三礼知用稀杜陵別後相期少惟尹摶中酔
落暉

春暮三家

花落閑園杜宇飛半溪流水映柴扉茅簷叙
雲來瞑苔径蒼蒼客到稀洞口清猿啼近榻林
間馴鹿息應機長安年少多纓冕不似山中薜
荔衣

孟夏山居

卜居曽貴買山錢林下衛餘屋數椽池潤垂蘿
時見漲綠把琖画畫閑蟬潭邊廊邊疑盤谷瀨
口人看似桐川自是幽棲無外事閉門閑有奉
生病

送人入楚

斗酒官亭醉未休春江解纜倍離憂明朝夜月
舟中別夢渺蒼波馬上遊漢漢暮雲愁國千滿
滿黃鶴漢陽樓此行若聽王門眾草作蘭臺宋
玉悲

送邑吏士贊亨歸

柳陌花嬌鳥復飛橋頭孤路思依依少婦解纜
醉殷勤馬上看小入窗城此時嗁聲別夢橋
門前水映行衣之知關下不忍重一遍有多不
小稀

訪僧不值

萬松陰裡隱禪扉一上中峰入翠微澗口綠蘿
清峭情林祇樹拂行衣春城乞食何曾到滄海

浮丘更未歸此處尋僧應不遇泉声山影思依
依瑞

送人遊温陵

送君南去柳條新匹馬蕭蕭滿路塵天近温陵
貴見日朝帰論海遠無津刺桐乗晴千門曙紫
美花開四座春聞說此鄉多寶貝昔時全盛只
今貧

寒食清明

杜宇啼来欲暮春忽逢寒食倍沾巾萍蹤每恨
天涯別華髮空看鏡裡新故鄉松楸應漸遠吳
鄉風景有誰親往逕哀處堪惆悵渾是山陽笛
裡人

上巳遊龍峰精舍

香臺逍遥隱中峰巾舄行尋避世蹤勝槩獨時
孤鳥押幽期畏与野僧逢薜蘿洞口雲沾袖澗
獨溪邊雨驟鐘回首下方塵土近落花芳草思
重重

題沙堤陳氏園林

嘉樹山處盡園林攜刺蘿情催隱心雨過沙山
俱滌小春来也小竹指止八点秋色一篇前夜画
攜花香月下琴魚喜應無銅罍繫時時来往得
幽尋

暮春遊治城与石山

子規啼斷欲春帰鳥石蒼蒼八望微烏道陰陰
人語也棣房段段鶯聲稀桃柳雲濃深冬雪鄉
洞花残未夕曛回首驟程雨太似朝離恭別浸
沾衣

夏初籌峰

籌峰逍遥出高林昔往蒼蒼洞穴陰獨樹斷雲
孤鳥下亂山残日一蝉吟杖藜庶過泉應碧丈
室僧帰月又深幾度欲携枯隱丹緑蘿花處息
塵心

孟夏山中

烟溪風淡落花深啼鵑声中見緑陰半壁白雲
浮几席一簾晴翠襲衣簪幽棲也作懷人夢高
臥悠悠聞心自咲淵明偏愛甫山林寂落久

無金

送大捲鼓山

靈源洞口白雲飛君去凭高入翠微閩越故城
閩外小琉球孤嶼島邊赫天花放〻邊僧宇林
吹飄颶客及吾對鳳凰也上月相今之地亦
忘機

寄鄭助教兼州胄監諸友

奉詔西遊三月遲金陵山水帝王都御書見雁
休愁音信合聞鶯曉夢歸白首橋頭聽夜漏青
雲池館醉春衣遠情碧水多麟鳳天子臨應世
吁捧

送同志往寺讀書

一燈寒夜捲空門萬卷經書自討論自寄河沙
離獨話心遊沫洒得真源天花紅遍芸香落法
雨微添草帶寒知尓適遙鐘梵裡學成休負遠
天恩

天王寺避暑

溪口長藤半落花掛圍閑士與袈裟林端香度
禪扉淨谷裡雲歸鳥道斜冰簟臨風開白攝王
盤貯水割甘瓜生來心境微涼夕更喜山童解
煮茶

贈丘道士還龍虎山

吹罷瑤笙一鶴東只今明月暗芙蓉到來倉海
桃前雨歸去丹丘島外峰月洞夜涼瑤臺魄露
易秋早應生耳仙孫玉珮悠　去來擬人間晨
日邊

秋夜飲

斑柳烟空三露滴夜堂紅燭照長筵門臨一葉
秋聲裡庸奏秋風夕鳥邊且做芳樽吟綠水莫
將青鏡嘆流年與酣耳熱忘頭白不覺清宵刻
漏傳

秋宴御風臺

御風仙珮影沉〻華漏亂臺翳日陰千里滄波
天外合九閽秋色雁邊深寒花委露沾歌席簪
葉飄風墮客簪但得玉壺頻有酒此身長健
登臨

擬遊洞庭

微風孤櫂洞庭遊千里滄波一鏡秋連雁遠鐘
聲夢澤斷猿殘雨岳陽樓巴陵雨霽君山出蜀
道水消楚水流欲弔重瞳何處是蒼梧琴瑟不
勝愁

月夜有懷同志

誰家虎笛暗飛声越海城頭片月明隣杵不堪
霜下聽塞鴻偏向夜中鳴故人久別滄波遠明
鏡愁看白髮生我度相思孤枕夢滿庭風葉不
勝情

蘭王介軒偕諸公登仲蒙岩作

萬里人去青山在白石岩麻薜蘿陰絶澗來霜
殘葉桐半林微照斷雲深蕭條香吟無僧迷寂
歴寞花見客心迷想難言多卑事心流時有謝
公吟

送邑進士李良蔵貢之京

木落霜寒斷雁鳴六平峰下送君行孤帆杳杳
辭親舍匹馬翩翩水雲深共卿昧鐘朝颯影橋
門孤燭夜書声遠吟得桂青霄上應憶山中獨
隱名

遊東華觀

群山飛翠六平峰琳館依稀茅幾重心遠獨隨
雲鶴去机閒應共羽人逢三花影落壇邊樹五
粒春飄石上松借問仙源在何處白雲迷却往
來蹤

春城送客

江城春半柳依依客裡相逢又遠違谷口花深
迷去騎天涯草綠帶行衣雲開越水千峰出路
遠關門一雁微想是故園佳麗地倚門量子喜
君歸

將入蜀留別同志

蜀道嘗來非世路明朝豈是想征衣劍門積雪
人行少棧石連雲鳥度稀白帝曉邊春樹盡錦
官城下夕陽微舊遊讀有相思處萬水千峰幾
日歸

留別方丈友

平波一一之暫定舉又向煙霞悵別顏習靜豈知
離思苦勞生應愧遺心閑誅鐘遠火舟中夜獨
鶴孤雲夢裡山此後相思何處是寸心遙在翠
微間

擬唐韓君平送長沙李少府入蜀

世路何如蜀道難臨岐誰不悵離顏湘潭騎影
寒流外巫峽猿啼夕照間夜火錦城江上驛暮
雲劍閣鳥邊山秋來應有相思夢莫惜音書寄
往還

寄時羅林董教

幾年片片着儒衣兩度持衡出桂闈湘海路遙
歸夢斷楚天雁少寄書稀時清豈嘆官如舊道
在寧憂祿尚微聞道故人多踐履綠環珮滿
玉墀

寄寧德林訓導

憶君時復詠登樓雲樹蒼茫悵別愁兩地情多
孤夜月十年官冷夢滄洲鶴林山色當孟綠蕪
室潮聲到縣秋早晚香名應更遠泮池何事久
淹留

賦得折枝送人之歙劍

昔年高品滿長安剪此今閑又剝閑別有芳花
亂別別路條動和無情花雜亂牽丹砂粉織
手擕倩碧玉盂明發忠州十里外竹花遠寄也
應難

泛舟遊

海門湖際見瓜州雲樹蒼茫馬上遊千里河山
歸為首百重烟水入淮流孤城猶夢瓊花月晴
苑傷心碧草枝二十四橋人靜為誰猶倚木
蘭舟
不林秋樹隱鳥聲知何處李別何處燭夜浮
泉影盡湖花落散月明多冥上迷興休畫佩避
世間猶卧世麗城郭雲林從此別晚鐘聲裡唱
驪歌

題瑞城開元寺

城裡青山萬梵音晨鐘高閣影瓦上鳥邊禮樹
人間遠寄外雲花野照半皆色苟廊下履迹月

明空界印禅心自怜人代多氣始未得焚香礼
遍林

華石上人見過

久諭塵俗悒細衣曾是三生石上遠賴詩遠公
西来偶也今方度發清枕金沙堤晚香中別袂
樹林深定裡帰獨鶴孤雲無住着却令方外故
交稀

登冶城萬歲樓

绝頂層樓出半天千山寄手翠微邊雲飛百粤
滄波外島度千峰夕照邊平遠臺空秋珮冷吃
盧閣靜夜燈懸昏龍射釋今何在蔓草芳陵衰
度煙

擬登金陵鳳凰山臺

高臺犹有鳳凰名臺下金河遶帝庭淮水漫流
千古恨鐘山還帶六朝青風檣猶雨丹陽渡酒
慢寒花雨下亭欲把一盃指李白海天霜雁晚
真

擬遊君山寺

獨向巴陵上小舟君山迢遞鏡中浮猿啼古木
雲邊逈鳥度吳花衆外幽烟繋夜寒雲壷月天
香剎從洞庭秋更隨楚袖看冥异惆悵黃英墓
下遊

秋過紫雲洞

仙源迢遞紫雲間遶興蓬秋偶得黎遠海鶴帰
空夜月孫臺人去但荒山苔邊積水流天鏡鳥
外危峰點翠叢古竹房中孤磬晚此身聊似野
僧閒

送劉姪帰蘭津

春浮花裡未成歡何事秋深惜別難沙堤離來
楓葉变江津帰去菊花寒魚風春慢鳴蛩坐蚌
月臨窓對酒看此後相思應不遠也須双鯉報
平安

題吳漢津遠遊奏

獨啣君命出神州吳楚青山馬上遊千里関河
千萬貢百城煙水入閩秋鏡湖鄉曾浮仙櫂鐘
阜帰期憶鳳樓聞道昆明旦別王程犹恐久

海苗

喜潘元洞至

金沙堤上見潘安自憶林居尚鶴䴉明月青山恩久別黃花綠酒又同歡空洲日暮孤鴻斷岐路霜飛遠樹寒明到龍江重回首別離渾似夢中看

挽陳子賢

清猿血滴泉中夜山鬼怨死薜蘿擁手臭吹烟香往件兒堅明滅寒泉瀉玉楞客遠迎仙魄劍掛殘星冷枝岩落月衣寒地下秋海天雲斷桐花夕

草澤狂歌卷之四

草澤狂歌卷之五

新寧王泰安中著

七言絕句

二喬圖

雙娥嬌挽馬雖攀反被柔牽誤却身回首東吳何事業楚煙寒水更愁人

登西石岩不與口占

狂客登山遠興新欲同清興憶無同此身得似同林鳥飛去飛來不屬人

畫馬圖

淮泗雲空苜蓿齊圉人牽出踏青泥金輿不戀西池賞虛負天寒十二蹄

種黃精

手種黃精只半畦阜根時見葉初齊不知門外殘春雨多少飛花醉作泥

海市晴雲圖

無剩雲山王氣收行人猶自問登舟祇今海子橋西子獨照灣河水尚流

山水扇面三首

茅舍青山山四隣蕭條苔徑絕紅塵相邊試問
山中事老向林泉有幾人

烏外垂楊覆石磯隔江晴翠曬行衣蒼苔野徑
柴門迎相對雲山共息機

夕陽溪上橋邊閒白鳥桃花村杏雨晴才學林僧
解忘世有錢莫買沃洲山

春山欲雨圖

疎雨青山靜自機野情聊小寄情欲把琴欲渡
湘江去雲暗蒼梧雨欲飛

韓信報金漂母

恩昔一飯尚知酬義重黃金論劉恨淮陰
何似叢斷烟寒草不勝愁

古木山禽圖

梁王池苑罷經過古木殘雲奈爾何莫放流音
空嫋嫋行人長少夕陽多

雪灘鴻鵠

北風吹雪度河關家近瀟湘夢亦閒猶勝寒環

舊時雀孤飛正在乾撿山

秋水鷺鷥

白毛皎皎飛早霜繡衣凌夜度斜暉自是影落
王漣水不管人間更斷腸

漢美人吹簫

偷桃戲染鳥雕婚長信宮深夜度吹簫一曲學州
相倚恨露花如水上芭蕉

宮人春思圖

君恩如小柳條輕門外金鞍日度聲獨立長門
春又晚一番開草上階生

早寒

客舍迎吳門去歸白雲鄉樹遠依依西風黃葉
如相識故向山陽笛裡飛

送人之薊丘

憐君遠逸薊門行匹馬關山聽程盡北燕山
何日到秋風以雨又分花

寄城下客之廣陵城

金陵樹裏第行和二十四橋春水流腸斷瓊花

天上去更無歡管下揚洲

憶山中精舍

一徑巾溪别林扃清梵香臺夢裡往遙想秋來
風露冷芭蕉抽葉幾回青

寄越城知己

郢樓昨夜鄉心如夢便思鄉路五吟草道故人
消息迢遞玉津水即長沙

寓意

南苑花紅北苑梅美人樓上注羅衣問時種樹
應皆落何事秋風却復飛

客中夜雨

孤閣懸燈暗復明滿林凉雨落秋聲別來多少
湘江水盡向蒼梧葉上傾

題墨菊蘭二首

霜落楓林秋氣高露黃烟翠指湘阜青林酒醒
西風急剩寫離情寄楚騷
湘江問唱九歌散東里應解五斗崇讒讀
秋物冷露黃煙翠不關情

往懷安有感

黃河江水古今流送盡年光與客愁事嘆寒門
空草色五陵佳氣散成秋

水墨葡萄

西塞秋風寒露飛草龍珠帳正依依不知五馬
緣何事轉憲崇州一斗徵

題緣句

西風殘葉響秋江樹杪青猿鞋影双因憶孤舟
往峽江數声隨雨落逢窗

題小景山水

雲山迢遞樹蒼蒼春水微茫帶野航欲傍西郎
深隱去武陵雖好是他鄉

寄友

青草平湖白鷺飛石門烟樹半晴暉荊澤對酒
閑壺悦誰向籌峰共採薇

秀野題梅

霜花映水夜含虚画角散中片月孤一自羅浮
清夢覺又隨香影到西湖

明老題梅

東閣高人不見尋孤芳只合老山林心知尚有
青天明照見歲寒水雪心

題尋齋霜月

猿斷霜空鬧影微半林孤月掛荊扉五陵年少
皆潛乞何事真山獨布衣

野航風雨

楓樹蕭蕭野水西楚天雲雨正淒淒滄江欲暮
風猶急誰從扁舟更出溪

題木芙蓉

西風吹袖玉顏酡拚落秋穠奈尔何一自扃池
清賞後梁王賓客已無多

林秀衛典教因山索以墨竹寄之因題
于上

好是當當玉一枝露寒金鎖料林實吟
開看西知尔家園落事思

白蓮圖為都尚載處譽賦

青枝淺波綠錦裳參差環珮夜微涼青苔已在
瑤池上況是承恩雨露香

畫雲山小景

野杖閑行日未曛肅歌休使世人聞生平最是
知心者祇有青山共白雲

胡人牧馬圖

海子搖遙卻為辭燕山秋草色漫漫百年王氣
和烟散往事空從畫裡看

春春雨中作

簷前花落杜鵑啼行草漢漢半雨声迢遞故園
歸未得天涯方此慰閑情

登鳳凰山仙人棹

鶴山此生寸覓可西棹不句香閣屢几自憚
無杜角躅材岩扉試一攀

自遣抄

驛呼長不幾百歲計人到此乃生悲最怜每被
長軍師而地匿瞑拼小兒

和楚天山

城上[illegible]

登覽處泉声山影晚滿

送人歸蜀二首

蜀棧凌雲不見行劍門烟樹萬重清君家二在
画見圖出畫平川是錦城
斜日西望蜀江流白帝城邊草未秋歸到山林
何事攀木棉花發杜鵑愁

漁樵清話

樵歌日々出林扉盡得身閑坐釣磯莫向相逢
咲貧薄人生此樂也應稀

摘蘭

寂寞深林楚水濱可憐開落不逢人知音更有
誰堪贈持与湘南放逐臣

夏夜舟中

碧潭遠夜小孤舟行月清風從是到何事故人
千里外江楓漁火共閑愁

碧竹歡

試和青句當王鶴得莫通處渦埭灣我同所賞
西湖月臥載畫舟夢々香

題秋江待渡扇面

孤庭楓樹暮江頭何事隔江遠未舟岸向瞿塘
雖下過雨疑明月斷腸愁

々樓晚生有懷会意

烟霏煙抹夕陽收何處猶啼更倚樓云國故人
与別後世雲湘水共關情

山居偶夜

草屋殘燈夜轉深竹邊螢火照孤吟青々應
猶啼斷續葉蕭々月滿林

遠浦歸帆

遠浦歸舟鳥外還棹歌迢遞過前灘舟楓樹裏
帆相露多少青山夕照間

積山暮歸二首

枕御杖上夕陽微寂歷秋風吹葛衣回看前溪
燈火起陰虫聲裏和荊扉
白雲迢遞亂峰浮谷口詩呻轉將林歸到茅齋
燈火々不堪黃葉與秋栝

秋日遊皇恩寺

遍宇徑臺花已香白雲深映竹邊房清楚情共
林樹別行聽微鐘到學堂

春江送客

江亭春樹曉蒼々樹裏鶯啼也斷腸三疊陽關
須盡醉東城門外是他鄉

山居即事

門掩青峰野水間綠蘿花暝鳥飛還紛々車馬
紅塵裏何似山家半日閒

古鏡

匣裡菱花重百金重々塵洗衣塵侵六言只辨
媸妍色不照孫臣一片心

送人從軍承寧

悲泪含悽別四隣溫陵南去柳條新慇懃試問
邊城卒年少封侯有幾人

采桑

玉腕羅裙陌上桑南枝裊々北枝長慇懃為謝
青雲客莫把黃金買路傍

寄山中人

嘉君久住在深山高卧林扉日々閑借問松間
溪白鶴何時相問到人間

暮春田家

鵓鳩啼傍野田飛布穀聲中半掩扉不願五陵
衣馬貴但令州縣往來稀

夜投山館

野館殘燈暗復明子規聲裏客愁生綠蘿洞口
三更月何限鄉山萬里情

聽雨

中酒空齋畫不眠蕭々寫雨暮春天自憐索々
芭蕉裡擬是吳山半夜船

送人歸覲

天涯長望白雲飛此日憐君暫得歸好是鄉園
春雨後落花風裡舞斑衣

春暮雨中作

湘簾卷盡思悠々日斷天涯雨未收莫道故園
無別恨落花流水也關愁

送馮南林虛白歸

情深那忍送君還海峽南邊雨未乾歸見渭陽
如借問為言行子寄平安
梅城晚角二首
玉壺淋盡銅殘更鳴嘹音門聲度声明發不堪
同日度和梅花天落滿城
城鳥啼斷海東頭三弄梅花起戍樓誰向譙門
看月色贊々都是別離愁
飲酒言懷
竹亭々花徑小闌干綠酒新詩且共歡浮世相逢
須盡醉青雲都向命中看
雨後登南樓
雨過晴樓獨上邊海雲江樹遠含煙衆峯盡逐
東々水惟有山如舊時
初夏
手挽長條刺棟衣淡黃味向共芳時五陵年少
無拘繫家盡殘香未肯歸
贈釋子起闕
遠隨飛錫過閩關遥遂吳山共楚山近想禁垣

清梵晚冷々鐘聲五雲間
王昭君
千載日佳出半宮玉月双垂々自能義度指斥
歛酒夜胡王空惜舊時宮
田家夜雨
山雨瀟々醉掩門自憐身裡戲兒孫打欄桑上
背行不々天涯斷客魂
陟山中舊宅
柴門空掩樹陰々積雨荒苔路更深自是塵中
聊又住白雲流水更關心
四月東湖泛舟
荇花風裊斷烟微共着蘭舟泛夕暉遠下篙人
時向亭亭荷深埋鴨飛
翁士
百金費盡不羞貧鐵足衙門幾度春昨日東風
南陌上看花未是五陵人
野寺尼
情悰閑中憬々深空門總到更登二楞伽讀罷

禪初定，野鳥林間只共吟。

送人下第歸桐城

青雲失路欲沾巾，陌上愁看得意人。歸去青東山下路，野花啼鳥故園春。

江城夕眺

江頭獨樹起孤烟，江上雲開雜蝶連。芳艸暮歸鳥沒，望鄉猶在夕陽邊。

林塘負夕有懷同志

野樹殊藤覆夕陰，半池殘水更涼深。相思幾度空惆悵，林下何時再盍簪。

釣溪

山下清溪月滿灣，簑衣孤坐一綠閑。五陵年丸諸家子，白馬翩翩自往還。

池館新秋

西風池館早涼歸，梧樹蕭蕭一葉飛。誰道秋來非宋玉，江南遊子更沾衣。

田家新釀

數畝山田沉一秋，釀成寧羨醉鄉侯。興來獨共隣翁醉，不問農家識字遊。

秋日郊行

獨扶殘醉出江城，原埜西風萬葉声。日暮關河似秋水，蕭蕭鴻雁不勝情。

西園賞菊

秋風蕭瑟過重陽，黄菊花開酒正香。大地相逢須盡醉，牛山何必淚沾裳。

節後黄花

節去東離花漸衰，依依蜂蝶不須疑。蕭條更有餘香在，不比渠園二月時。

暮秋喜友人自京回

秋風黄葉雁臨關，客路微霜感別顏。[illegible][illegible]故園芳草積，西湖船有幾人還。

秋山行旅

寂歷高秋亂葉飛，斷猿声裡日初微。自憐萬里長為客，猶向西風著布衣。

碧洞飲

翡翠盤深瀉緑波，曲堂微冷藕香多。寄言河朔

流連飲莫把黄金鑄保羅

瘦馬圖

曾是瑤池弄影嘶病來無復錦障泥只今毛骨
[illegible]清減空对寒原百草齊

山樓晚坐有懷同志

松下樓高入翠微望中山水有晴暉空林月上
溪聲冷何事知心與願違

新秋送別

故人此別隔關河況復新秋一雁過明日征帆
何處曲斷蟬衰柳夕陽多

送僧遊方

東林溪上暮雲飛空地焚香送衲衣行處不須
芳錯問野花山鳥即禪機

聽雨

桄榔葉底夜声寒鄉樹無由夢来看明發不堪
江上望蒼梧雲盡水淒淒

送道士赴闕試任

仙遊何必恨離心楚水吴山鶴上吟更想清晨
瑞往處蓬萊宮殿五雲深

題水墨蘆雁

秋水黄蘆山月明同來兄弟幾多情飛時莫近
瀟湘浦二十五絃腸斷聲

暮秋送客之塞上

臨岐盃酒若為情楓葉蕭蕭得雁鳴萬里河關
秋色裡憐君何日到邊城

寒齋留客

山中酒熟蟹初肥寂寞憐君問竹扉莫為家貧
便分手出门應是故人稀

冶城送人之金陵

越王臺下送離觴回首關河路渺茫別後相思
孤笛夜鳳凰臺下有微霜

溪行逢霜

蕭條客路度微溪昨夜清霜印馬蹄楓葉梅花
愁望斷更堪林外埜猿啼

雨後秋山

遠天雨過亂山蒼十樹高原葉盡黄惟有西風

松栢裡白雲深閉野僧房

客中見新雁

西風初别塞垣邊迢遞〻飛甚水頭客裡心驚
聊忽見故園兄弟更關愁

秋日郊行

荒原蕭索葉皆稀海底孤城掛落暉時事滿懷
吟不盡西風吹冷薜蘿衣

客中見孤雁有感

江嶽迷秋去漸稀明朝回首是烏衣獨怜滄海
入流落代向西風嘆未歸

雨中秋思

西風微雨對門空堂柳蕭〻葉盡黄江海親朋
零落尽秋寒燈下倍凄涼

九月二日見菊蕊尚青偶賦

楚秋閑行過短籬菊開青蕊尚開遲年〻九日
龍山會恨殺黄花未滿枝

鶺鴒

雲霄千里競前飛風引鈴声落翠微幾度月明
霜冷夜飄零代認主人歸

木芙蓉

小池霜冷藕花空却有寒枝帶露紅莫恨芳容
生獨晚好隨黄菊傲西風

秋暮喜友人自京還

黄花蕭索暮寒催千里怜君此日回自説月明
霜冷夜相思曾倚鳳凰臺

秋宿睡覺

西風烏桕葉先零黄菊盃深酒未醒何處砧声
忽驚覺露華明月滿中庭

冶城送人之金陵

嗟君此别欲何之楚水吳山驛路微遥想鳳臺
何日到五門西上曉霜飛

冬獵

搖落霜天百草空羽林年少灞陵東弯弓射鼓
平原麋唤入吳姬酒舘中

草澤狂歌卷之五終